續修四庫全書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九七一・子部・法家類

管子集注二十四卷 〔清〕王仁俊撰……一

鄧子一卷 〔周〕鄧　析撰 〔明〕楊　慎評注……六二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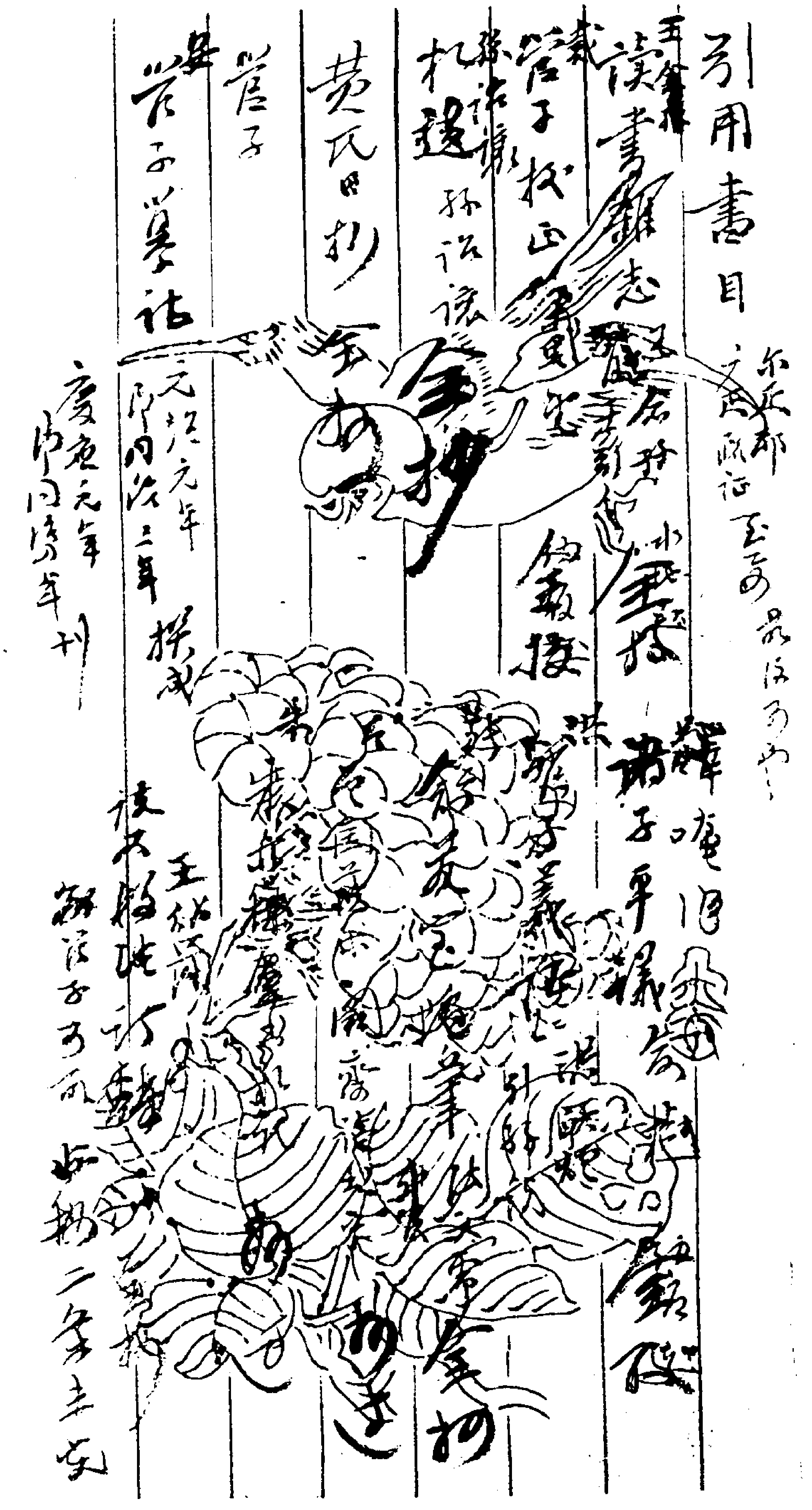
鄧析子二卷 〔周〕鄧　析撰 通考一卷……六三七

商君書新校正五卷 〔清〕嚴萬里撰 附攷一卷 〔清〕嚴萬里輯……六四七

慎子一卷附逸文一卷 〔周〕慎　到撰 〔清〕錢熙祚輯校……六七三

光緒五年影摹

宋本管子



引用書目（[illegible]）

（王念孫）讀書雜志（[illegible]）[illegible]

（戴望）管子校正 [illegible]

（孫詒讓）札迻 [illegible]

黄氏日抄 [illegible]

管子

（安井衡）管子纂詁（元治元年 [illegible] 二年 [illegible]）

（慶應元年 [illegible] 年刊）

[illegible] 諸子平議 [illegible]

洪頤煊 管子義證 [illegible]

[illegible] 舒藝室 [illegible]

王紹蘭 [illegible]

[illegible] 二年 [illegible]

國粹

管子序

楊　忱　撰

序曰春秋尊王不尊霸與中國不與夷狄始于平王避夷難也是王室遷而微也見于周書文侯之命微王也是王者失賞也費誓善其備夷是諸侯之正也秦誓專征伐是諸侯之失禮也書春秋合體而異世也書以文侯之命終其治也春秋以平王東遷始其微也自東遷六十五年春秋無晉以其亡護亂也及其滅中國之國而後見其行事譏失賞也周之微也幸不夷其宗禝齊桓之功也其中國無與加其盛也其夷狄無與抗其力也見于衛詩美其存中國也春秋無與辭何異也存一國之風無其人則衛夷矣全王道之正與之霸是諸侯可專征伐也夫晉之爲霸也異齊遠矣桓正文譎夫桓

之爲正抑夷狄存中國文之爲譎陵中國微王室晉之風也無美其美無功其功外無他焉雖國人不與也然而桓之正非王道之正也以文譎而桓正也桓之功非王道之功也以攘狄而存周也無桓周滅有周桓賊桓卒齊衰楚人滅周周之不幸桓之早死也故曰周之存桓之功也桓之不幸管仲之早死也故曰桓之功管仲之力也自是楚滅諸國而熾矣今得其著書然後知攘狄之功皆遠略也儒譏霸信刑賞豈王者詆民哉霸嚴政令豈王者怠忽哉霸卿方略豈王者不先謀哉霸審勞佚豈王者暴師哉霸謹畜積豈王者使民不足哉亦時夷狄内聘大者畏威小者懷仁功亦至矣不幸名之不正然奈衰世何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此其據也時

大宋甲申中秋九月二十三日序

管子目録

第一

牧民第一（經言一 解六）　形勢第二（經言二 解）　權脩第三（經言三）
立政第四（經言四 九敗解）　乘馬第五（經言五）

第二

七法第六（經言六）　版法第七（經言七 解）

第三

幼官第八（經言八）　幼官圖第九（經言九）　五輔第十（外言一）

第四

宙合第十一（外言二）　樞言第十二（外言三）

第五

八觀第十三（外言四）　法禁第十四（外言五）　重令第十五（外言六）

嚴鐸捐贈圖書

第六
法法第十六（外言七）兵法第十七（外言八）
二冊
第七
大匡第十八（内言一）
第八
中匡第十九（内言二）小匡第二十（内言三）王言第二十一（内言四　闕）
第九
霸形第二十二（内言五）霸言第二十三（内言六）問第二十四（内言七）
謀失第二十五（闕）
第十
戒第二十六（内言九）地圖第二十七（短語一）參患第二十八（短語二）
制分第二十九（短語三）君臣上第三十（短語四）

第十一
君臣下第三十一（短語五）　小稱第三十二（短語六）　四稱第三十三（短語七）
正言第三十四（短語八　闕）
第十二
侈靡第三十五（短語九）
三冊
第十三
心術上第三十六（短語十）　心術下第三十七（短語十一）　白心第三十八（短語十二）
第十四
水地第三十九（短語十三）　四時第四十（短語十四）　五行第四十一（短語十五）
第十五
勢第四十二（短語十六）　正第四十三（短語十七）　九變第四十四（短語十八）
任法第四十五（區言一）　明法第四十六（區言二　解）　正世第四十七（區言三）

治國第四十八（區言四）

第十六

內業第四十九（區言五）　封禪第五十（亡注元篇亡今以史封禪書載管子言補）　小問第五十一（雜篇二）

第十七

七臣七主第五十二（雜篇三）　禁藏第五十三（雜篇四）

第十八

入國第五十四（雜篇五）　九守第五十五（雜篇六）　桓公問第五十六（雜篇七）

度地第五十七（雜篇八）

第十九

地員第五十八（雜篇九）　弟子職第五十九（雜篇十）　言昭第六十（亡）（雜篇十一）

修身第六十一（亡）（雜篇十二）　問霸第六十二（亡）（雜篇十三）　牧民解第六十三（亡）（雜篇一）

第二十

形勢解第六十四（解二）

三冊

第二十一

立政九敗解第六十五（解三）　版法解第六十六（解四）
明法解第六十七（解五）　巨乘馬第六十八（輕重一）　乘馬數第六十九
問乘馬第七十（輕重三 亡）

第二十二

事語第七十一（輕重四）　海王第七十二（輕重五）　國蓄第七十三（輕重六）
山國軌第七十四（輕重七）　山權數第七十五（輕重八）　山至數第七十六（輕重九）

第二十三

地數第七十七（輕重十）　揆度第七十八（輕重十一）　國準第七十九（輕重十二）
輕重甲第八十（輕重十三）

第二十四

輕重乙第八十一（輕重十四） 輕重丙第八十二（亡） 輕重丁第八十三（輕重十六）

輕重戊第八十四（輕重十七） 輕重己第八十五（輕重十八） 輕重庚第八十六（亡）

右二十四卷

凡八十六篇　內十篇

采輯校注書目

黃氏日抄（宋黃震）　容齋隨筆（宋洪邁）

讀書雜志（王念孫）　諸子平議（俞樾）　札迻（孫詒讓）

管子義證（洪頤煊）　管子校正（戴望）

求闕齋讀書錄（曾國藩）　舒藝室隨筆（張文虎）　群書札記（朱亦棟）

說文段注訂補（王紹蘭）

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向言所校讎中管子書三百八十九篇太中大夫卜圭書二十七篇臣富參書四十一篇射聲校尉立書十一篇太史書九十六篇凡中外書五百六十四以校除復重四百八十四篇定著八十六篇殺青而書可繕寫也管子者潁上人也名夷吾號仲父少時嘗與鮑叔牙游鮑叔知其賢管子貧困常欺叔牙叔牙終善之鮑叔事齊公子小白管子事公子糾及小白立爲桓公子糾死管仲囚鮑叔薦管仲管仲既任政於齊齊桓公以霸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謀也故管仲曰吾始困時與鮑叔分財多自予鮑叔不以我爲貪知吾貧也嘗爲鮑叔謀事而更窮困鮑叔不以我爲愚知吾有利有不利也公子糾敗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鮑叔不以我爲無恥知吾不羞小節而恥功名不顯於天下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叔鮑叔

既進管仲而已下之子孫世祿於齊有封邑者十餘世常爲名大夫管子既相以區區之齊在海濱通貨積財富國彊兵與俗同好醜故其書稱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上服度則六親固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下令猶流水之原令順人心故論卑而易行俗所欲因予之俗所否因去之其爲政也善因禍爲福轉敗爲功貴輕重慎權衡桓公怒少姬南襲蔡管仲因伐楚責包茅不入貢於周室桓公北征山戎管仲因而令燕脩召公之政柯之會桓公背曹沬之盟管仲因而信之諸侯歸之管仲聘於周不敢受上卿之命以讓高國是時諸侯爲管仲城穀以爲之乘邑春秋書之褒賢也管仲富擬公室有三歸反坫齊人不以爲侈管子卒齊國遵其政常彊於諸侯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太史公曰余讀管

漢書食貨志[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張曰下文屢言四維此時亦維之誤

朱本旬字誤

戴曰朱東光本作地舉辟則可

留[illegible]輕重甲地辟舉則民留處事

謂地闢之為善[illegible]辟舉則民留家

仁從榮意林作倉廩實知禮

節國多財遠者來衣食足知榮

辱 輕重甲[illegible]

氏牧民山高乘馬輕重九府詳哉言之也又曰將順其美匡救其惡故上下能相親愛豈管仲之謂乎九府書民閒無有山高一名形勢凡管子書務富國安民道約言要可以曉合經義向謹第錄上

管子卷第一　　唐司空房　玄齡

牧民第一　　形勢第二
權脩第三　　立政第四
乘馬第五

牧民第一（國頌　四維　四順　士經　六親　五法）　經言一

凡有地牧民者務在四時（四時所以生成萬物也）守在倉廩（食者人之天也）國多財則遠者來地辟舉則民留處（舉盡也言地盡闢則人留而安居處也）倉廩實則知禮節衣食足則知榮辱上服度則六親固（留行也上行禮度則六親各得其所故能感恩

俞曰飾當讀爲飭飭正也順讀爲
訓教訓其民之道也
張曰祖當作故

戴曰御覽居處部十六倉部六引此無廩字元刻作無饋
菅於荒誤荒形近或作蕪誤
俞曰璋乃墇誤說文墇擁也
答菅當爲蕪字誤也於舍也
丁曰璋當爲障與說文注塞也
說文引障之亦塞也又土部墇擁
也亦通　悟疑借爲仵作爲忤
日本秘刻本悟上有下字作障
俞曰校即論語犯而不校之校古任
本重言校者我與也注非
張曰祖當作故

戴曰類聚五十三引復錯作得損
御覽六百二十四治道引錯作措
張曰錯字衍類聚引得其損之誤
潘曰差若　激滿恥不融

（而結固之）四維張則君令行故省刑之要在禁文巧（文巧者刑罰所由生）守國之度在飾四維順民之經在明鬼神祇山川（鬼神山川皆有尊卑之序故敬明之）敬宗廟恭祖舊（謂恭承先祖之舊法）不務天時則財不生不務地利則倉廩不盈野蕪曠則民乃菅（菅當爲蕪）上無量則民乃妄文巧不禁則民乃淫不璋兩原則刑乃繁（璋當爲章章明也兩原謂妄之原上無量也淫之原不禁文巧也能明此法者則刑簡）不明鬼神則陋民不悟（不悟鬼神有尊卑之異也）不祇山川則威令不聞（言能登封降禪祇祀山川則威令遠聞）不敬宗廟則民乃上校（校效也君無所尊人亦效之）不恭祖舊則孝悌不備四維不張國乃滅亡

古本淫後作姦淫誤是也

曾曰璋者障假

曾曰悟疑讀以爲神不祐

安曰悟不與上下相韻疑當作悛改也

右國頌（頌容也謂陳爲國之形容）

國有四維一維絕則傾二維絕則危三維絕則覆四維絕則滅傾可正也危可安也覆可起也滅不可復錯也何謂四維一曰禮二曰義三曰廉四曰恥禮不踰節義不自進（自進謂不由薦舉也）廉

御覽甲錯置也非衍

俞曰周官廉字多有察義故曰不以蔽惡

張曰全疑當作正

王云治要類聚引作政之所行

謂政順民心則行不順民心則廢

戴曰御覽治道五引我如承之

張曰治要引畏作懼下文故刑罰繁而意不恐則作懼也

俞按意不恐者謂見而無懼也

俞曰老子將欲取之必姑予之

不蔽惡（隱蔽其惡非貞廉也）恥不從枉（詭隨邪枉無羞之人）故不踰節則上位安不自進則民無巧詐不蔽惡則行自全不從枉則邪事不生

右四維

政之所興在順民心政之所廢在逆民心民惡憂勞我佚樂之民惡貧賤我富貴之民惡危墜我存安之民惡滅絶我生育之能佚樂之則民爲之憂勞（君於平康能佚樂人必爲之憂勞下三順皆然）能富貴之則民爲之貧賤能存安之則民爲之危墜能生育之則民爲之滅絶故刑罰不足以畏其意殺戮不足以服其心（畏意服心在於順其所欲不在刑罰殺戮）故刑罰繁而意不恐則令不行矣殺戮衆而心不服則上位危矣故從其四欲則遠者自親行其四惡則近者叛之故知予之爲取者政之寶也（謂與之生全取其死難也）

右四順

淮南兵略是故上視下如子則下視上如父上視下如弟則下視上如兄上視下如子則必王四海下視上如父則必正天下上親下如弟則不難爲之死下視上如兄則不難爲之亡

安曰涸竭同義作涸似是涸狀形也

戴曰說苑引涸作渴。孫曰文子精誠作積於不盡之倉下令於流水之原當亦作如

戴曰趙本藏長注經入引民作士爭作靜。張周官士師注宮宦府也

俞曰[illegible]以言利[illegible]以倚偏世者[illegible]治法[illegible]今多[illegible]以往[illegible]世[illegible]名

戴曰治要一作壹。俞曰論語有子曰信近於義言可復也

安井衡引猪飼彥博曰威令之令特衍

錯國於不傾之地積於不涸之倉（涸竭也）藏於不竭之府下令於流水之原使民於不爭之官明必死之路開必得之門不爲不可成不求不可得不處不可久不行不可復錯國於不傾之地者授有德也積於不涸之倉者務五穀也藏於不竭之府者養桑麻育六畜也下令於流水之原者令順民心也（張曰上文授有德也務五穀也育六畜也皆四字句下句令字衍）使民於不爭之官者使各爲其所長也（各長其所長則順而悅故不爭也）明必死之路者嚴刑罰也開必得之門者信慶賞也不爲不可成者量民力也不求不可得者不彊民以其所惡也不處不可久者不偷取一世也（謂所處必可使百代常行）不行不可復者不欺其民也（復重也欺民之事不可重行也）故授有德則國安務五穀則食足養桑麻育六畜則民富令順民心則威令行使民各爲其所長則用備嚴刑罰則民遠邪信慶賞則民輕難量民力則事無不成不彊

顧廣圻曰士字當是十一字并寫
俗誤[illegible]爲有間[illegible]一家
之人也有間[illegible]一鄉之人也
有[illegible]國[illegible]之人也有間
[illegible]天下[illegible]天下之人也

俞曰生猶通也同生同姓也禁藏
篇如與之同生[illegible]與字之誤
如與之同生義與此同

王念孫曰[illegible]上文生[illegible]均行
[illegible]此[illegible]作國[illegible]人[illegible]
[illegible]
戴望曰宋本作如日如月[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曰求[illegible]來字之[illegible]
食[illegible]與人[illegible]食服乃
[illegible]
[illegible]

民以其所惡則詐僞不生不偷取一世則民無怨心不欺其民則下親其上

右士經（士事也經常也謂陳事之可以常行者也）

以家爲鄉鄉不可爲也（言有家之親所以爲鄉之疏必生怨故不可爲也下三事同此）以鄉爲國國不可爲也以國爲天下天下不可爲也以家爲家也（一親）以鄉爲鄉也（二親）以國爲國也（三親）以天下爲天下也（四親）毋曰不同生遠者不聽（謂家也言有家之親而謂之曰不與汝同家而生用此以相疏遠者必不聽下同）毋曰不同鄉遠者不行毋曰不同國遠者不從如地如天何私何親（五親）如月如日唯君之節（六親也天地日月取其耀臨言人君親下當如天地日月之無私也）御民之轡在上之所貴（言人從上之所貴若馬之從轡）道民之門在上之所先（上所先行人必從之若由門矣）召民之路在上之所好惡故君求之則臣得之（君將求之臣已先索得之也）君嗜之則臣食之君好之則臣服之君惡之則臣匿之（一法）毋蔽汝惡毋

[illegible]曰私乃[illegible]
[illegible]
權若地若
天[illegible]
說

言臣乃[illegible]
官[illegible]
道也

戴曰宋本景本聖王並作賢王御覽皇王部一引與此同

孫曰韓非子難三篇言滿下俱有於字 聖王作天下王

俊曰城郭一節即爲子羽郭

城民不以山谿之險一章義

俞曰處字無義字即衆馬篇聖人處國之民之處言死無事用之注誤

丁曰者疑與上文對文此當讀如出不

正之長也。俞說同 俞曰可立以爲長也

丁曰六親與五法當分兩節宋本及劉注本子目分爲二甚是

丁曰史記集解引劉向別錄曰山高者形勢 俊曰今劉向叙录亦山高一名形勢

張曰祈羊當作祥 祥謂國語篇之祈祥之國山澤

戴曰宋本玉作王古玉字

異汝度也（汝君）。賢者將不汝助。言室滿室，言堂滿堂，是謂聖王。（二法也。言堂室事而令滿取其露見不隱也。）城郭溝渠不足以固守，兵甲彊力不足以應敵，博地多財不足以有衆。（言城郭兵甲博地不足以固守應敵有衆，其固守應敵有衆更在有道者也。）唯有道者能備患於未形也，故禍不萌也。（三法）天下不患無臣，患無君以使之；天下不患無財，患無人以分之。（可以分與財者賢人也。）故知時者可立以爲長，無私者可置以爲政，審於時而察於用，而能備官者可奉以爲君也。（四法也。）緩者後於事，吝於財者失所親，信小人者失士也。（五法）

右六親五法（安曰牧民是一篇文字分段爲五篇其易讀蓋依其學者作解時所爲）

形勢第二

（自天地以及萬物，關諸人事，莫不有形勢焉。夫勢必因形而立，故形端者勢必直，狀危者勢必傾，觸類莫不然，可以一隅而反。）

經言二

俞曰祈讀爲幾說文以血有所刏塗祭也注言羊以祭故曰祈羊北宋本作耶羊以祭耳耶乃字之壞字

山高而不崩，則祈羊至矣；淵深而不涸，則沈玉極矣。（極，至也。山不崩，淵不

戴曰汝吾聽作男

丁曰度乃去俗字當爲度正

一5 071 冊 續修四庫全書

吾當依明刻宋本及朱本作祥。此皆涉上句祥字而誤。形勢解作祀也。

俞曰：段玉裁說文注從山中取然亦聲[illegible]

戴曰：形勢解作銜令

戴曰：元刻則作而，及後放此。合

朱曰：蜀乃器之誤。本作劉績

王曰：脩當爲循。事試形循寫[illegible]

戴曰：鶴鶴鏘鏘，鏘鏘作將將，唯作維。案好古字，雖今字

丁曰：間乃問之誤。尹注作問者，間與問通。易益彖傳……問之……注問猶言也，謂移所問非蓬之問[illegible]明主不能無異度之言[illegible]也。張曰：俞曰聲是之問[illegible]

丁曰：蓋從後形作犧牲

戴曰：宋本犧作羲，是也。說文羲

獻也

張曰：主功有素，即老子所謂見素抱朴之素，後素功也。素，未色其抱以素，功犧牲不能以宝幣，借喻以申上意

（同興雨之祥，故羊王而祈祭，取羊以祭，故曰祈羊。）天不變其常，地不易其則，春秋冬夏不更其節，古今一也。（今之天地即古之天地，今之四時即古之四時，故曰古今一也。）蛟龍得水而神可立也，虎豹託幽而威可載也。（至德處盛位，天下可平載行也。）（張佩綸曰：風雨以無鄉從來爲形勢）風雨無鄉而怨怒不及也。（鄉，方也。既無方所，故無從而怨怒也。）貴有以行令，賤有以忘卑，（貴而行令，令乃行；賤而忘卑，卑可移。）壽夭貧富無徒歸也。（皆有理在焉。）銜命者，君之尊也；受辭者，名之運也。（言受君之辭以出命，則名必運行也。）上無事則民自試。（試，用也。）抱蜀不言而廟堂既脩。（抱，持也。蜀，祠器也。君人者但抱祠器以身率道，雖復靜然不言，廟堂之政既以修理矣。）鴻鵠鏘鏘，唯民歌之。（德感化也。）濟濟多士，殷民化之，紂之失也。（戒紂之失，故化文王。）（曹曰：聲[illegible]）飛蓬之問，不在所賓；（飛蓬因風動搖不定，喻二三之辭。問，明主所不賓敬。）燕雀之集，道行不顧。（燕雀翔集，事之常細也，故行道之人忽而不顧，謂小事非大人所宜知。）（張曰：此依不及物者比之飛蓬燕雀[illegible]）犧牲圭璧不足以享鬼神，（鬼神享德，不在圭璧。）主功有素，寶幣奚爲？（主能立功，可謂有素。有素則諸侯不敢犯，寶貨玉幣帛何所爲乎。）羿之道非射也，造父之術非馭也，奚仲之巧非斲削也。（羿之射，貴其肆武服戎，不在其落鳥中鵠。造父之馭，貴其軍容致遠，不在轍跡

戴曰：鏘鏘之容貌，鏘鏘也，言感儀可象，民樂而歌之。

宋翔鳳曰：方言一蜀也，此老子抱一之意。俞曰：蜀當作檮，檮即今檮字。言君有德之風，任體守字，[illegible]不言而[illegible]堂上正無形不語也。

音釋：蜀，本作屋，祠[illegible]乃檮記誤。檮字經典字見於洪本者，釋宋本者，[illegible]爲檮字作者

丁曰名疑爲招之誤招來也猶未民之先趨其利則不召而民自至

王曰當從朱本作獨有之也

孫曰夜猶掖也掖之使下文言有所思行者也後謂此則夜字之誤亦非慮行

王曰衡作平隱之封其有於高

丁曰此當爲從營從文從言訶也（今作苛此從一）（知任言又引）從文從衛心從衛夢言不義也亦從衛諛也後外注譽不肖

王曰按與諛同臣當作巨誤巨與其及天下之大而非一家一國之謀也法按注臣有大言行者大字所訓臣字正文臣字涉注而誤尹所見本尚不誤

戴曰元刻本見下有者字後林同丁云可下疑脫與字

孫曰裁通材　俞曰按後終原文本作欲人之懷也服而勿厭也若作美人之懷則何以不及美字定字之義耶

潘曰當作資形誤孫作資王氏資嫌食說義本此

戴曰宋本朱本此皆作資與後林合丁云原均刊本作此資

安曰古本參下有之字

偏天下也奚仲之巧貴其九車以載不在斲削成光鑑也（偏天下也奚仲之巧貴其九　車以載不在斲削成光鑑也）召遠者使無爲焉親近者言無事焉（遠使無爲所以優遠方也親於近者貴於恩厚不在於夜行謂陰行其德則人不與之爭故獨有之也）唯夜行者獨有也

平原之隰奚有於高（言平隰之澤雖有小封不成於高喻人有大失小善不成其美隰下澤也）大山之隈奚有於深（隈山曲也言山既大矣雖有小隈不成爲深喻人有高行雖有小過非不肖也）訾讆之人勿與任大（訾毀賢讆言與譽惡也如此之人任之則亂大邦也）

譕臣者可與遠舉（言行莫先謂之譕臣有大言行者可與圖國之遠也）顧憂者可與致道（顧憂謂忘事勤臣道有如此者可致於道者也）其計也速而憂在近者往而勿召也（小人之計得之雖速禍敗尋至則亙憂及之此人親近推之令去不須召也）舉長者可遠見也（舉用長和衆皆見之故曰遠見）裁大者衆之所比也（裁斷也能斷大事衆必比之）美人之懷定服而勿厭也（欲令人貴美而懷歸者須安定服行道德勿有疲厭）必得之事不足賴也必諾之言不足信也（言人於事莫爲疑動言必得應諾如此虛誕者耳不足賴信也）小謹者不大立訾食者不肥體（言人無弘量但有小謹不能大立也訾惡也惡食之人亙憂嫌致瘠故不能肥體）有無棄之言者必參於天地也（言無可棄動爲法則若天地之無不容載故曰參之天地）墜岸三仞人之所大難也而猿猱飲焉

洪按服而勿厭即詩方服之無斁

必諾之言能得信諾也有言信也之諾

俞曰立古位字

劉曰伐文不應有故曰二字王從之
宋本周本[illegible]以生故表諸校
曰[illegible]校古也訓古讀也刻文說非
徐[illegible]管仲傳附[illegible]云而代孤
竹春往冬返迷惑失道管仲曰老馬
之智可用也乃放老馬而隨之即不行其野[illegible]
張曰無[illegible]之說[illegible]上文語正與之
以遠者常也　戴曰後將校為
廣於野者其成者神則將執之
做事作徽說文徽也
俞曰段以為矣何逢殃之有勿當為
勿字之誤言相戒之而勿忘之也下云
朝忘其事夕失其功一
宋本稺作穉
張曰宋本入作[illegible]文選[illegible]注
引[illegible]作[illegible]
文下九字[illegible]王同

會[illegible]讀為擯言主存[illegible]
則為擯者亦不肅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故曰伐矜好專舉事之禍也（猿遇墜岸而能飲喻智者逢禍而能息也）不行其野不違其馬（馬有識道之性不違馬而自得塗喻未經其事問其所經）能予而無取者天地之配也（天地施不求所報也與而不取可以配天地也）怠倦者不及（倦怠之人觸塗廢滯故多不及）無廣者疑神神者在內不及者在門（無得以已不及疑神不祐雖無形常在於內故曰在內也不及外見故曰在門也）在內者將假在門者將待（將假謂神將借已也待謂須自厲以待）曙戒勿怠後稺逢殃（每曙而戒所以戒皆之事以待曙戒戒勿爲倦怠也）朝忘其事夕失其功邪氣襲內正色乃衰君不君則臣不臣父不父則子不子上失其位則下踰其節上下不和令乃不行衣冠不正則賓者不肅進退無儀則政令不行且懷且威則君道備矣莫樂之則莫哀之（常能樂人及其有難人必哀之也）莫生之則莫死之（常能生人及其有危人必死之）往者不至來者不極（此往情不至則復來意不然也）道之所言者一也而用之者異（道之所言其理不二但用之不同其事遂異也）有聞道而好爲家者一家之人也（雖聞道但好理家此但一家之人耳言無廣遠）有聞道而好爲鄉者一鄉之人也有聞

孫曰上不字當作未據
[illegible]
於老馬之
[illegible]
[illegible]
上文代於
[illegible]
相承似為
[illegible]
重舍為注
稱將也
[illegible]云朝勤
而夕倦

王曰天下當爲天地上文天地之配也（上配也）

黃氏日鈔云地誤下

宋曰宋蔡潛道本作道往者其人莫往道來者其人莫來上句

言人与道偕往而不見其往也下句

言与道偕來而不見其來也劉氏振

孫校改作道往者莫來道來者莫

往彼倍語字

張曰徬猶滿也大國富民衆兵強此盛

滿之國也雖已盛滿無德厚以安之無

度數以治之則國非其國而民無其

民也此申上文所謂騎戒自息徐務

逆殃期忘其身多失其功也

言宋本澤作澤古字從省宋

本戴曰俗作舍

孫曰形勢解生作往

陳曰古本往作任不誤趙後解作

趙誤

孫詒讓曰生猶材也謂材未乾燥也韓

非子外儲說右云此新屋也塗濡而椽

生呂覽別類木尚生加塗其上必

將撓此生材與彼同義

道而好爲國者一國之人也有聞道而好爲天下者天下之人也（此亦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也）有聞道而好定萬物者天下之配也（此則君子體斯道也）道往者其人莫往道來者其人莫來道之所設身之化也（道者均彼我忘是非故無來往之體然道之所設身必與之化也）持滿者與天安危者與人失天之度雖滿必涸上下不和雖安必危（能持滿者則與天合能安危者則與人合不合於天雖滿必涸不合於人雖安必危）欲王天下而失天之道天下不可得而王也得天之道其事若自然失天之道雖立不安其道既得莫知其爲之其功既成莫知其澤之藏之無形天之道也疑今者察之古不知來者視之往萬事之生也異趣而同歸古今一也生棟覆屋怨怒不及弱子下瓦慈母操箠（言人以生棟造舍雖至覆屋但自咎而已不敢怨及他人至弱子下瓦所損不多慈母便操箠而怒之喻人主過由己作雖大而吞聲過發他人雖小而振怒也）天道之極遠者自親（天道平分遠近無二故遠者自親也）人事之起近親造怨（人事則愛惡相攻故有近親造怨也）萬物之於人也無

俞曰生讀爲

笙方言笙

細也自關而

西秦晉之

間凡細貌

謂之笙

王曰宋本逆作圍下文天之所圍及尹注同古逆圍通

王云勞作烏集之佼佼與交同

張曰見與之交衍而知而安矣而下心行能請

王曰當從朱本作見與之友見哀之哀當為愛哀與愛古字通役當為交交與交同隸書作見愛之交

劉曰勞衍猶作獨任之國王曰任通士曰講尹注非張同

戴曰宋本未作往誤

張曰言而不可復者猶莫逆與下行而不可再義同注誤

私近也無私遠也（動物則有識而無知植物則有生而無識故於人也無私遠近）巧者有餘而拙者不足（萬物既無私於人故巧者用之有餘拙者用之不足）其功順天者天助之其功逆天者天圍之天之所助雖小必大天之所圍雖成必敗順天者有其功逆天者懷其凶不可復振也烏鳥之狡雖善不親（狡謂猜也言烏鳥之性多猜初雖相善後終不親）不重之結雖固必解道之用也貴其重也毋與不可毋彊不能毋告不知與不可彊不能告不知謂之勞而無功見與之交幾於不親（見謂不忘而恃之也與親與也）見哀之役幾於不結（役而哀之雖有惻然見而不忘故彼不結也）見施之德幾於不報（雖有恩施之德然見而不忘故彼不報也）四方所歸心行者也（心行能不見則四方歸之）獨王之國勞而多禍（獨王謂無四鄰之援也）獨國之君卑而不威自媒之女醜而不信未之見而親焉可以往矣（未見而親親必無終故可往矣）久而不忘焉可以來矣日月不明天不易也山高而不見地不易也（日月無不明假令不明是天有雲氣而不易也山高無不見假令不見是地多嶮阻不平易也）言而

孫曰隱射兩不字皆作之按不可復不可再狀云難悔不可追注非

浩曰取當作恥○注非勅文列下文仍則民無恥又從射雅然注引下文民無取二取字皆作恥

壽曰刊本柳作樹按校文有誤無形刊本誤

不可復者君不言也行而不可再者君不行也（謂臣有忠言不可復言者則由君不言故也臣有善行不可再行者則由君不行也）凡言而不可復行而不可再者有國者之大禁也

權脩第三（權者所以知輕重也君人者必知事之輕重然後國可爲故須脩權）　經言三

萬乘之國兵不可以無主（無所主則無所統一也）土地博大野不可以無吏（無吏則不屬於墾闢）百姓殷衆官不可以無長（無長則無所禀令也）操民之命朝不可以無政地博而國貧者野不辟也民衆而兵弱者民無取也（兵無主故無所取則）故末產不禁則野不辟賞罰不信則民無取野不辟民無取外不可以應敵內不可以固守故曰有萬乘之號而無千乘之用而求權之無輕不可得也（國號萬乘及其兵用不滿於千如此者權必自輕也）地辟而國貧者舟輿飾臺榭廣也賞罰信而兵弱者輕用衆使民勞也舟車臺榭廣則賦斂厚矣輕用衆使民勞

孫云民力之民因上文而衍
王云孫說是刪去民字

戴曰注末無一作靈

俞曰刑當作形。韓非子難三引管子曰見其可說之有證見其不可惡之有形

[illegible]曰有刑者言之也不必作形。韓子言通用[illegible]注[illegible]或[illegible]注不能以非而文並無形字[illegible]以斷之矣

俞曰行當作外今本之誤爲二字並衍文。此本作其所不行於其所見而求其所不見之外韓非子注並引管子正作其所不行於所見而求所不見之外

則民力竭矣賦斂厚則下怨上矣民力竭則令不行矣下怨上令不行而求敵之勿謀已不可得也欲爲天下者必重用其國欲爲其國者必重用其民欲爲其民者必重盡其民力（重爲矜惜之也）無以畜之則往而不可止也（往謂亡去也）無以牧之則處而不可使也（人雖留處無畜牧之道故不可使也）遠人至而不去則有以畜之也民衆而可一則有以牧之也見其可也喜之有徵（徵驗也必有恩錫以驗見善無空然矣）見其不可也惡之有刑賞罰信於其所見雖其所不見其敢爲之乎（所見之處賞罰既信則所不見懼而從教不敢爲非）見其可也喜之無徵見其不可也惡之無刑賞罰不信於其所見而求其所不見之爲之化不可得也厚愛利足以親之明智禮足以教之上身服以先之（服行也凡所欲教人在上必身自行之所以率先於下也）審度量以閑之（所以防閑其姦僞也）鄉置師以說道之然后申之以憲令勸之以慶賞振之以刑罰（振整也）故百姓皆說爲善則暴亂

戴曰刑非刑作形是也有徵則有形是如形意也說見上文

俊曰此句意亦原

戴曰殺宋本作弒

孫曰用之有止用之不止治要引止作正　俊按此所說止之止蓋對上文取字言似不必作正

孫曰[illegible]鈔[illegible]引貨作賄

之行無由至矣地之生財有時民之用力有倦而人君之欲無窮以有時與有倦養無窮之君而度量不生於其閒（度量不生則賦役無限也）則上下相疾也（上疾下之不供下疾上之無窮）是以臣有殺其君子有殺其父者矣故取於民有度用之有止國雖小必安取於民無度用之不止國雖大必危地之不辟者非吾地也民之不牧者非吾民也凡牧民者以其所積者食之不可不審也其積多者其食多其積寡者其食寡無積者不食或有積而不食者則民離上有積多而食寡者則民不力有積寡而食多者則民多詐有無積而徒食者則民偷幸故離上不力多詐偷幸舉事不成應敵不用故曰察能授官班祿賜予使民之機也野與市爭民（民務本業則野與市爭民）家與府爭貨（下務藏積則家與府爭貨）金與粟爭貴（所寶惟穀故金與粟爭貴）鄉與朝爭治（官各務其職故鄉與朝爭治）故野不積草農事先也府不積貨藏

仁俊案意林作野無積草府無積貨市不成肆朝不合衆治之至也觀其文斯則賢不肖可察

陳田民情二字蒙上文人情而衍

俞曰官疑衣字之誤

戴曰文利作陵上下有脫乃本可

潜曰當作婦人言事君臣上篇主德不立則婦人能食其意又云婦人嬖寵假於男之知以援外權注非

於民也市不成肆家用足也朝不合衆鄉分治也故野不積草府不積貨市不成肆朝不合衆治之至也人情不二故民情可得而御也審其所好惡則其長短可知也觀其交游則其賢不肖可察也二者不失則民能可得而官也（二者謂好惡交游也）地之守在城城之守在兵兵之守在人人之守在粟故地不辟則城不固有身不治奚待於人（待謂將治之言身既不能自治則無以治人也）有人不治奚待於家有家不治奚待於鄉有鄉不治奚待於國有國不治奚待於天下天下者國之本也國者鄉之本也鄉者家之本也家者人之本也人者身之本也身者治之本也故上不好本事則末產不禁末產不禁則民緩於時事而輕地利輕地利而求田野之辟倉廩之實不可得也商賈在朝則貨財上流（若桓靈之賣官也）婦言人事則賞罰不信（婦者所以休其蠶織此之不爲輒言人事婦人之性險詖故賞罰不信矣）男女無別則民

孫曰治要引無難字

孫曰治要引作下[illegible]凌焉

俞曰閒當讀爲瞷昭二十一年傳又大瞷於君閒者數矣而[illegible]作[illegible]

安本作祟神祟注同非也神祟祟也卜筮巫醫之徵也當以射其不祀也

東曰文刻本作巫監本作祟○丁曰書序作巫宗說文祟神禍也不上醫爲祠

張曰獨王一本作獨任徐解亦作任此王字任之誤

仁俊案意林錄一年之計等句如字均作皆

戴曰前自此句之後從此句以下[illegible]

無廉恥貨財上流賞罰不信民無廉恥而求百姓之安難兵士之死節不可得也朝庭不肅貴賤不明長幼不分度量不審衣服無等上下凌節而求百姓之尊主政令不可得也上好詐謀閒欺（閒隔也有所隔礙而欺誑也）臣下賦斂競得使民偷壹（偷取一時之快）則百姓疾怨而求下之親上不可得也有地不務本事（本事謂農）君國不能壹民而求宗廟社稷之無危不可得也上恃龜筮好用巫醫則鬼神驟祟故功之不立名之不章爲之患者三（苟功不立名不章必爲三患下獨王貧賤日不足是也）有獨王者（謂無黨也）有貧賤者有日不足者（有日不足之費也）一年之計莫如樹穀十年之計莫如樹木終身之計莫如樹人（樹人謂濟而成立之）一樹一穫者穀也一樹十穫者木也（果木過十年漸就枯悴故曰十穫也）一樹百穫者人也（又有百年之壽雖使充百年子孫亦有嗣之而報德者故曰百穫也）我苟種之如神用之（一種百穫近識者莫能見其由故曰如神用也）舉事如神唯王之門（王者貴神道設教也）凡牧民者使

俞曰飾當讀爲飭下飾小廉亦當爲飭
飾小廉謹小恥文同

士無邪行女無淫事士無邪行教也女無淫事訓也教訓成俗而刑罰省數也（所角反）凡牧民者欲民之正也欲民之正則微邪不可不禁也微邪者大邪之所生也微邪不禁而求大邪之無傷國不可得也凡牧民者欲民之有禮也欲民之有禮則小禮不可不謹也小禮不謹於國而求百姓之行大禮不可得也凡牧民者欲民之有義也欲民之有義則小義不可不行小義不行於國而求百姓之行大義不可得也凡牧民者欲民之有廉也欲民之有廉則小廉不可不脩也小廉不脩於國而求百姓之行大廉不可得也凡牧民者欲民之有恥也欲民之有恥則小恥不可不飾也小恥不飾於國而求百姓之行大恥不可得也凡牧民者欲民之脩小禮行小義飾小廉謹小恥禁微邪此厲民之道也民之脩小禮行小義飾小廉謹小恥禁微邪治之本

王曰審本作重書鈔御覽引
作重洪同戴曰元刻本審下有也字
若此言人主重民而枉法則謂不可不重
民不畏民不畏則不可御故曰欲民之
可御則法不可不重法法而法重於
民不爲愛民枉法律以與此同今本作
下文兩不可不審而誤
俊曰諸者將立朝廷將用民力是
朝廷與民同歸于法也

也凡牧民者欲民之可御也欲民之可御則法不可不審法者將立朝廷者也將立朝廷者則爵服不可不貴也爵服加于不義則民賤其爵服民賤其爵服則人主不尊人主不尊則令不行矣法者將用民力者也將用民力者則祿賞不可不重也祿賞加于無功則民輕其祿賞民輕其祿賞則上無以勸民上無以勸民則令不行矣法者將用民能者也將用民能者則授官不可不審也授官不審則民閒其治民閒其治則理不上通理不上通則下怨其上下怨其上則令不行矣法者將用民之死命者也用民之死命者則刑罰不可不審刑罰不審則有辟就有辟就則殺不辜而赦有罪殺不辜而赦有罪則國不免於賊臣矣故夫爵服賤祿賞輕民閒其治賊臣首難此謂敗國之教也

孫曰治要引作立君
安曰篇中皆述人君所以自立作立君似是

孫曰治要引無授字

戴曰中立本材作財

立政第四

三本　四固　五事　首憲　首事
省官　服制　九敗　七觀

經四言　俊曰當作經言四

國之所以治亂者三殺戮刑罰不足用也（三謂三本也謂治亂法各有三也）國之所以安危者四城郭險阻不足守也（四謂四固）國之所以富貧者五輕稅租薄賦斂不足恃也（五謂五事）治國有三本而安國有四固而富國有五事五事五經也（自三本已上總其目）君之所審者三一曰德不當其位二曰功不當其祿三曰能不當其官此三本者治亂之原也故國有德義未明於朝者則不可加于尊位功力未見於國者則不可授與重祿臨事不信於民者則不可使任大官故德厚而位卑者謂之過德薄而位尊者謂之失寧過於君子而毋失於小人過於君子其爲怨淺失於小人其爲禍深是故國有德義未明於朝而處尊位者則良臣不進有功力未見於國而有重祿者則勞臣不勸有臨事不信於民而任大官者則材臣不

安曰行跡者皆正人無類禽獸其異
謂無行禽猶不作禽者
俞曰禽猶也左襄廿一年傳如禽投
因朱禽與因同蓋以柄因言聯於之實以
禽猶言則於之禽也便辟左右之人擅
作威福則猶禽獸然矣今也不然亦
可通矣無行禽也下文跡遠無蔽
獄猶言無隱故曰以獄治可證
文禽字之義

王曰治要引德作位大位而不
至仁於失衆心故下曰卿相不
得衆國之危也卿相即大位也

張曰本事農事　权猶有也不務本
了尹注本可證農

孫曰治要引德作位長短經一亦引作
大位不仁　俞曰大德不至仁仁作乃人之
誤字雖有大德而利害其身不能
及人也下文卿相不得衆國之危也即
承此文人不得衆人所以也

用三本者審則下不敢求三本者不審則邪臣上通而便辟制威如此則明塞於上而治壅於下正道捐棄而邪事日長三本者審則便辟無威於國道塗無行禽（無禽獸之行）跡遠無蔽獄孤寡無隱治故曰刑省治寡朝不合衆（何曰無隱治與無蔽獄同義周官小宰司市鄭師古注諸並云治訟也）

安井衡曰故衍

右三本

君之所愼者四一曰大德不至仁不可以授國柄（德雖大而仁不至或苞藏禍心故不可授國柄）二曰見賢不能讓不可與尊位三曰罰避親貴不可使主兵四曰不好本事不務地利而輕賦斂不可與都邑此四務者安危之本也故曰卿相不得衆國之危也大臣不和同國之危也兵主不足畏國之危也民不懷其產國之危也故大德至仁則操國得衆見賢能讓則大臣和同罰不避親貴則威行於鄰敵好本事務地利重賦斂則民懷其產

孫校當作救下文符火災救山澤救字假通之山澤無焚萊之禁則草木不殖茂　洪頤煊云宋本作草木不植成俞曰植本作殖古借字也作與得通草木不殖成昭草木不得成也蓋為得訛又得為植本字讀作直因誤為植宋本是段作得則又非管子之原文

四固

君之所務者五一曰山澤不救於火草木不得成國之貧也（戴曰宋本不下有得字植作殖下桑麻不植於野亦作殖）二曰溝瀆不遂於隘鄣水不安其藏國之貧也三曰桑麻不殖於野五穀不宜其地國之貧也四曰六畜不育於家瓜瓠葷菜百果不備具國之貧也五曰工事競於刻鏤女事繁於文章國之貧也故曰山澤救於火草木殖成國之富也溝瀆遂於隘障水安其藏國之富也桑麻殖於野五穀宜其地國之富也六畜育於家瓜瓠葷菜百果備具國之富也工事無刻鏤女事無文章國之富也

右五事（嘗曰此管子經國之大要而後世保甲之法所自昉）

分國以爲五鄉鄉爲之師分鄉以爲五州州爲之長分州以爲十里里爲之尉分里以爲十游游爲之宗十家爲什五家爲伍

孫曰匿字衍注非　安曰匿讀爲匽
王曰博當爲摶　摶專同
洪曰衍搏執手出入之不時者

洪曰圈讀圈豕之圈屬係也群
徒役朋輩之類結交遊之人幼
官有稱圈爲屬即其証
注非

戴曰敬與儆同戒也一云敬乃敢之誤

戴曰宋本著作箸案說文無著字宋本是

文書亦邢律箋出此

什伍皆有長焉築障塞匿（匿隱也）一道路博出入審閭閈慎筦鍵筦藏于里尉置閭有司以時開閉閭有司觀出入者以復于里尉（復白）凡出入不時衣服不中圈屬（羊豕之類也。）羣徒（衆作役也。）不順於常者閭有司見之復無時若在長家子弟臣妾屬役賓客則里尉以譙于游宗游宗以譙于什伍什伍以譙于長家譙敬而勿復（既譙能敬而從命無事可白則是教令行。）一再則宥三則不赦凡孝悌忠信賢良儁材若在長家子弟臣妾屬役賓客則什伍以復于游宗游宗以復于里尉里尉以復于州長州長以計于鄉師鄉師以著于士師凡過黨其在家屬及于長家其在長家及于什伍之長其在什伍之長及于游宗其在游宗及于里尉其在里尉及于州長其在州長及于鄉師其在鄉師及于士師三月一復六月一計十二月一著凡上賢不過等（謂上賢雖才用絕倫無得過其勞級）使能不兼官罰有罪不獨及（罪必有首從及黨與也。）

齊曰司諸同

俞曰墨子非命上先王之書所以出國家布施百姓者憲也而國下同足證憲布令

張曰類聚[illegible]引之師作五師

王曰致下不當有于字衍文
俞曰管子原文當云遂于官致鄉屬及
游宗皆受憲官亦縣字言五鄉之師
出朝遂於于官舍之中致鄉屬及
游宗而受憲焉下云憲既布乃致
令焉然后敢就舍是受憲之後
即致令于君則未反其鄉可知若衍
于字則在國中而所謂鄉字晦矣

陳曰考憲乃布憲之誤

賞有功不專與。孟春之朝。君自聽朝。論爵賞校官。終五日。季冬之夕。君自聽朝。論罰罪刑殺。亦終五日。正月之朔。百吏在朝。君乃出令布憲于國。五鄉之師。五屬大夫。皆受憲于太史。大朝之日。五鄉之師。五屬大夫。皆身習憲于君前。太史既布憲。入籍于太府。（入籍者入取籍於太府也）憲籍分于君前。五鄉之師出朝。遂于鄉官。致于鄉屬。及于游宗。皆受憲。（憲所以察時令。籍所以視功過。）憲既布。乃反致令焉。（致令於君。）然后敢就舍。憲未布。令未致。不敢就舍。就舍謂之留令。死罪不赦。戴曰宋本作罪死不赦五屬大夫。皆以行車朝。出朝不敢就舍。遂行至都之日。（五屬之都。）遂於廟。致屬吏。皆受憲。憲既布。乃發使者致令。以布憲之日。蚤晏之時。憲既布。使者以發。戴曰元刻作已發通然後敢就舍。憲未布。使者未發。不敢就舍。就舍謂之留令。罪死不赦。憲既布。有不行憲者。謂之不從令。罪死不赦。考憲而有不合于太府之籍

丁曰布憲當為行憲上云憲既布有不行憲者謂之不從令故此謂首憲既布然後乃行行憲下云首事既布然後可以舉事舉亦行也若不謂可以布憲矣

俞曰當作使於宮室之用薪蒸之積足字與民字相似而誤所字衍文
戴曰民字當從足字知所字誤衍

戴曰敬當讀為儆叢大山　陳曰敬讀儆
先謙曰　荀脩荀子作順脩

者曰侈專制不足曰虧令罪死不赦首憲（歲朝之憲）既布然后可以布憲（憲謂月朝之憲）

安本作侈曰專制注侈多也　俊按侈與不足為對文安說是

右首憲

凡將舉事令必先出曰事將為其賞罰之數必先明之立事者謹守令以行賞罰計事致令復賞罰之所加有不合於令之所謂者雖有功利則謂之專制罪死不赦首事既布然后可以舉事

右首事

丁云敬與儆同山澤以下七字當作一句荀子王制脩火憲養山林藪澤草木魚鼈百索以時禁發句例相同　夫財當作天財詳見同書國軌

脩火憲敬山澤林藪積草夫財之所出以時禁發焉使民於宮室之用薪蒸之所積虞師之事也決水潦通溝瀆修障防安水藏使時水雖過度無害于五穀歲雖凶旱有所秎（扶門反）穫司空之事也相高下視肥墝觀地宜明詔期前後農夫以時均

洪云[illegible]后稷先田小匡篇[illegible]九州

王曰由當作田之誤一本作田一本作

由海人謂[illegible]之田謂農官也

張曰田當作司田下文有大司田此脫司字

也即謂田字而誤　張曰由猶司字之誤

匡作五寡或為大司田

安引楊慎曰非諸外付東西耕曰橫

南北耕曰由呂覽見使后稷為大由

注大田大農也錢瑭神農書農官當

後曰由田字實一字[illegible]當字之誤

而誤記校田大夫之[illegible]文出[illegible]云

鄭稱杜有[illegible]之[illegible]漢有嗇夫

礼云嗇夫[illegible]司[illegible]之虞此嗇及鄉師

孫曰黎[illegible]服制篇六畜作畜度

王曰生上不當有脩字[illegible]穀文[illegible]

因無脩字　孫曰服制篇陳作甲生上

無脩字是下有之字　穀作[illegible]貴作

才貴作美

洪曰服制篇作服有文章

洪曰黎下有[illegible]誤以服制篇證之鬈

字下當有卷以廟將軍大夫不得以

燕饗以十三字　長鬈卷貂服制篇

作[illegible]絡貂絡四字形相近

王曰[illegible]作刑[illegible]戮民不敢服[illegible]其主德

洪曰服制篇作不敢服絲元德則本

無[illegible]字

脩焉使五穀桑麻皆安其處由田之事也行鄉里視宮室觀樹藝簡六畜以時鈞脩焉勸（戴宋本作觀[illegible]）勉百姓使力作毋偷懷樂家室重去鄉里鄉師之事也論百工審時事辯功苦上完利監壹五鄉以時鈞脩焉使刻鏤文采毋敢造於鄉工師之事也

（[illegible]嗇[illegible]以嗇[illegible]者同　文嗇皆田嗇乃[illegible]田[illegible]名按礼之官[illegible]子曰[illegible]鄭君注儀礼[illegible]嗇用室[illegible]嗇字有[illegible]甲本後人不知[illegible]）

右省官

度爵而制服量祿而用財飲食有量衣服有制宮室有度六畜人徒有數舟車陳器有禁脩生則有軒冕服位穀祿田宅之分死則有棺槨絞衾壙壟之度雖有賢身貴體毋其爵不敢服其服雖有富家多資毋其祿不敢用其財天子服文有章而夫人不敢以燕以饗廟將軍大夫以朝官吏以（戴曰以字[illegible]上衍）命士止于帶緣散民不敢服雜采百工商賈不得服長鬈卷（求圓反）貂刑餘戮民不敢服絻（一本作絲）不敢畜連乘車

（戴曰案宋本作夫人不敢以燕以饗廟以廟將軍大夫以朝官吏當據補　宋四將軍大夫朝大夫為將軍乃上大夫也墨子亦有將軍大夫之名）

俞曰[illegible]河水注引竹書紀年鄭[illegible]命將軍大夫逆[illegible]代史王去[illegible]戮[illegible]通[illegible][illegible]

俊按法法篇曰君在上位民毋敢立私議自貴者彼注云私議者必自持以為高也法之節文曰士無私議

俊按任法篇群党比周以立其私請謁任舉以亂公法

法法篇曰彼下有立其私議自貴分爭而退者則令自此不行矣故曰私議立則主道卑矣

俊曰鶡冠子天則篇夫使百姓釋己以上爲心者教之所期也

戴曰鶡冠子天則篇作未令而知其為未使而知其往上不加務而民自盡此化之期也

右服制

寢兵之說勝則險阻不守（言事者競陳寢兵其說見用而得勝則武術必偃雖有險阻不能守矣）兼愛之說勝則士卒不戰（兼愛之說勝則徐偃弱而行仁宋襄惑而慕古也）全生之說勝則廉恥不立（全生之說勝則王孫自奉千金何侯日食一萬）私議自貴之說勝則上令不行羣徒比周之說勝則賢不肖不分金玉貨財之說勝則爵服下流觀樂玩好之說勝則姦民在上位（觀樂玩好之說勝則費仲以奉奇異而居顯位董賢以柔曼而處朝謁也）請謁任舉之說勝則繩墨不正諂諛飾過之說勝則巧佞者用

右九敗

期而致使而往百姓舍已以上爲心者教之所期也始於不足見（戴曰字衍可從之）終於不可及一人服之萬人從之訓之所期也（謂君將行令始獨發於心故不足見終則功成事遂故不可及也）故未之令而爲未之使而往上不加勉而民自盡竭俗之

戴曰蜀刻作成而不敗

俊按期字一人謂所容人和也作之謂之政之類也

趙本作太王曰宋本不作大大山下與川相對為文無取於大也

所期也（君既盡心於俗所以能期於此也）好惡形於心百姓化于下罰未行而民畏恐賞未加而民勸勉誠信之所期也（君之好惡纔形於心百姓已化於天下）爲而無害成而不議得而莫之能爭天道之所期也（君能奉順天道所以能期於此）爲之而成求之而得上之所欲小大必舉事之所期也令則行禁則止憲之所及俗之所被（被合也謂俗與憲合）如百體之從心政之所期也

右七觀

丁曰藏本作期前子目亦據元本改正

乘馬第五（立國　大數　陰陽　爵位　務市事　士農工商　聖人　失時　地里）　經言五

凡立國都非於大山之下必於廣川之上高毋近旱而水用足下毋近水而溝防省因天材就地利故城郭不必中規矩道路不必中準繩

右立國

無爲者帝爲而無以爲者王爲而不貴者霸不自以爲所貴

戴曰御覽卅七地部引作均平
猪曰孟子言夫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不正井地不均穀祿不平與此所云
意

戴曰春秋冬夏宋作與本文上
言不列行疑此今正

戴曰宋本無損字疑此地字宜
衍當云天莫之

丁曰正地之要不必寸寸之懷下文正代
而不必同言

則君道也貴而不過度則臣道也

右大數

地者政之本也（政從地生）朝者義之理也（義國朝起）市者貨之準也（市所以準貨之輕重）黃金者用之量也諸侯之地千乘之國者器之制也五者其理可知也爲之有道

地者政之本也是故地可以正政也（地平可以正政）地不平均和調則政不可正也（不均平和調則地利或幾於息故不可不正也）政不正則事不可理也

春秋冬夏陰陽之推移也（夏秋推陽以生陰冬春推陰以生陽）時之短長陰陽之利用也（必長短相摩然後成陰陽之用也）日夜之易陰陽之化也（晝熱夜寒交易其氣此陰陽之化也）

然則陰陽正矣雖不正有餘不可損不足不可益也（假令時有盈縮不正則百六之運數當然也雖有堯湯之聖不能免之故不可損益也）天地莫之能損益也（天地亦準陰陽不可損益也）

然則可以正政者地也故不可不正也正地者其實必正長亦

王曰正不正當作地不正。俞曰正不正內上正字衍，此承正地之正不正則官不理而言，地不正也。

王曰不正者謂爵位不正也，對上爵位正言之。理字涉上而義可理而衍。而不可不理也，對上義可理言之。舊以字及而不可不理也六字衍。

王曰百利不得當作百利得之。百貨賤則民之得貨多而百利得，百利得則百事治矣。御覽引正作百利得。張校同。

正短亦正小亦正大亦正長短小大盡正正不正則官不理（謂天地之正不正。官不可得理）官不理則事不治事不治則貨不多是故何以知貨之多也曰事治何以知事之治也曰貨多貨多事治則所求於天下者寡矣爲之有道（喬曰為當作謂此反爵位篇亦為謂言之故結之曰謂之有道天下乘為上節則逆言之故結之曰不可謂之有道）

右陰陽（豬曰題與下事不合蓋此等皆後人妄增）

朝者義之理也是故爵位正而民不怨民不怨則不亂然后義可理理不正則不可以治而不可不理也故一國之人不可以皆貴皆貴則事不成而國不利也（皆貴則無爲事者故事不成也）爲事之不成國之不利也使無貴者則民不能自理也是故辨於爵列之尊卑則知先後之序貴賤之義矣爲之有道（俞曰此為亦作謂）

（俞曰御覽引作百利得乃後人不得其義而改之耳此言百貨賤則百利不得於是人人務其實力所求利而百不得爭之流耳）

右爵位

市者貨之準也是故百貨賤則百利不得（謂不得過常之利也）百利不得

戴曰市者可以知治亂下當有而不能爲治亂句與下文一例

安曰此節釋上文黃金者用之量也以上文例之當有右黃金之量五字

王曰當作諸侯之小大上文諸侯之地千乘之國者之制也

則百事治百事治則百用節矣是故事者生於慮（謀慮則事生也）成於務（專務則事成也）失於傲（輕傲則失事也）不慮則不生不務則不成不傲則不失故曰市者可以知治亂可以知多寡而不能爲多寡爲之有道

安曰此爲之亦法訂之

右務市事

黃金者用之量也辨於黃金之理則知侈儉知侈儉則百用節矣故儉則傷事侈則傷貨儉則金賤金賤則事不成故傷事侈則金貴金貴則貨賤故傷貨貨盡而後知不足是不知量也事已而後知貨之有餘是不知節也不知量不知節不可謂之有道天下乘馬服牛而任之輕重有制有壹宿之行（一宿有定準則百宿可知也）道之遠近有數矣是知諸侯之地千乘之國者所以知地之小大也所以知任之輕重也重而後損之是不知

張曰：以上正言般符蓄也。樊从爻林，取交積材之義，雜非草不可，亦非草木，下言上棘者，此數所謂鎌根草者也。又別之曰樊棘爲林之地，非艸其草寞。棘之棘，亦無从樊也。

丁曰：九而當一，與下蔓山九而當一，兩九字皆當爲十。下文汎山九而當一，是其例。上文百而當一者，皆爲下言五而當一者三。三成者，不之一成，十分之一成，五分之一。三等者，地由下而中而上，皆整齊成數。若如今本，則分爲四等，且先九而當一，而後十而當一，九失序，次而藪反蔓山之與汎山亦無區別。

張曰：蔓山所出，何止于林？九當作五。汎山亦可析，其所出與下林同，何云十而當一？疑此三句字皆衍文。山林宜以數相後，汎水三因當移林下，與澤爲數，蓋錯簡。

丁云：[illegible]多以名見名，[illegible]指土指也，而管子地界。

猪飼彥博云：司馬法六尺爲步，步百爲畝，畝百爲夫。以是推之，聚五十步，離二畝，制十畝，田五十畝。夫曰離，揭也，二畝地，[illegible]故名離。與古本三夫作二夫，是也。周禮遂人，中地夫一廛，田百畮，萊百畮，二夫爲一家者，蓋以中地爲率。

任也，輕而後益之，是不知器也。不知任，不知器，不可謂之有道。地之不可食者：山之無木者，百而當一；涸澤，百而當一；地之無草木者，百而當一；樊棘雜處，民不得入焉，百而當一；藪，鎌纆得入焉，九而當一；蔓山，其木可以爲材，可以爲軸，斤斧得入焉，九而當一；汎山，其木可以爲棺，可以爲車，斤斧得入焉，十而當一；流水，網罟得入焉，五當一；林，其木可以爲棺，可以爲車，斤斧得入焉，五而當一；澤，網罟得入焉，五而當一。命之曰地均，以實數。方六里命之曰暴，五暴命之曰部，五部命之曰聚。聚者有市，無市則民乏。五聚命之曰某鄉，四鄉命之曰方，官制也。官成而立邑。五家而伍，十家而連，五連而暴，五暴而長，命之曰某鄉（猪曰某下古本脫字），四鄉命之曰都，邑制也。邑成而制事。四聚爲一離，五離爲一制，五制爲一田，二田爲一夫，三夫（猪古本作二夫是也）爲一家，事制也。事成而制器。方

[illegible]

張曰五尺見水上云十仞下云十一仞五尺閒在中間相去太遠疑尺字亦當作仞涉下比之於[illegible]

[illegible]

六里爲一乘之地也一乘者四馬也一馬其甲七其蔽五（蔽所以捍車馬）四乘其甲二十有八其蔽二十白徒三十人奉車兩器制也方六里一乘之地也方一里九夫之田也黃金一鎰百乘一宿之盡也無金則用其絹季絹三十三（三等其下者曰季）制當一鎰無絹則用其布經暴布百兩當一鎰一鎰之金食百乘之一宿則所市之地六步一斗（一本作一升）命之曰中歲有市無市則民不乏矣方六里名之曰社有邑焉名之曰央亦關市之賦（命出關市之賦）黃金百鎰爲一篋其貨一穀籠爲十篋其商苟在市者三十人其正月十二月黃金一鎰命之曰正分春曰書比立夏曰月程秋曰大稽與民數得亡三歲脩封五歲脩界十歲更制經正也十仞見水不大潦（大潦一本作大績繼也預貯水也）五尺見水不大旱十一仞見水輕征（征稅也）十分去二三（謂去十仞之二三）二則去三四（謂去十仞之三）四則去四（謂去十仞之四）五則去半比之

[illegible]

俞曰：當作五尺見水，十分去一，四則去二，三則去三，二則去四，一尺而見水，比之於澤。

王引之曰：五尺當爲一尺。若三尺而見水，則地狀高燥，不得比之於澤，寫者誤耳。

孫詒讓曰：聞當作閒，形近之誤。閒見即荀子修身所謂多見曰閒。[illegible]閒見與博學相對，[illegible]博學也，即周禮內府之九職。[illegible]太宰九職之[illegible]功也，分所不[illegible]九職之[illegible]按古鈔之[illegible]也。

俞曰：君臣當作群臣。

趙本作貸離。陳曰：當從宋本作貣。貣[illegible]離狀其[illegible]謂夫粟夫家之粟也。

丁曰：不可使而爲工者，不可使爲三月之功也。工無[illegible]下不信而文了之，亦不忘其功。

[illegible]周禮刑方氏[illegible]注讀華爲價，此貸離亦當讀爲價[illegible]夫粟[illegible]夫所[illegible]畝之粟也。言役於工而使用而[illegible]爲工者，[illegible]其所作，[illegible]使出夫粟。

於山五尺見水。（言平地五仞見水，同於山五尺見水。）十分去一。四則去三。（八尺曰仞。分九仞，則屈每分有二仞。二尺去其三，則餘有一丈八尺。）三則去二。二則去一。三尺而見水。比之於澤。距國門以外。窮四竟之內。丈夫二犂。童五尺一犂。以爲三日之功。正月令農始作。服于公田農耕。及雪釋。耕始焉。芸卒焉。士聞見博學意察。而不爲君臣者。與功而不與分焉。（此人而以爲君之臣也。然以高尚其事而不爲。若此者預食農收之功。而不受力作之分也。）賈知賈之貴賤。日至於市。而不爲官賈者。與功而不與分焉。工治容貌功能。日至於市。而不爲官工者。與功而不與分焉。不可使而爲工。則視貸離之實。而出夫粟。是故智者知之。愚者不知。不可以教民。（教民必以有智者。）巧者能之。拙者不能。不可以教民。（教人爲工，必以巧者。欲令愚智之人盡曉知之，然後可以教人也。）非一令而民服之也。不可以爲大善。非夫人能之也。不可以爲大功。是故非誠賈。不得食於賈。非誠工不得食於工。非誠農不得食於農。非信士不得立

三尺見水，毋从古本作二尺。安井不直云比之于澤也。據此當以見二丈二則四則去一則之爲十三仞，十四仞，十五仞，一四則，三則二則之爲四尺，三尺，二尺也。

俗曰其敢爲之請其當作莫敢莫字下莫之於有珍之言君用人不由請託雖官位虛而莫敢爲之請也　如本作莫

戴引吳氏意　宋本無此曰道力位字之說　此下衍也八字（吳鼐人）

于朝是故官虛而其敢爲之請君有珍車珍甲而莫之敢有君舉事臣不敢誣其所不能君知臣臣亦知君知已也故臣莫敢不竭力俱操其誠以來道曰均地分力使民知時也民乃知時日之蚤晏日月之不足飢寒之至于身也是故夜寢蚤起父子兄弟不忘其功爲而不倦民不憚勞苦故不均之爲惡也地利不可竭民力不可殫不告之以時而民不知不道之以事而民不爲與之分貨則民知得正矣審其分則民盡力矣是故不使而父子兄弟不忘其功

右士農工商（劉云此篇言均地立制定賦之法事民未設其緒言以人君當務末又言均地分力使民知時爲下三節之綱以言士農工商之何說）

聖人之所以爲聖人者善分民也（善令人知分故名爲聖人）聖人不能分民則猶百姓也於已不足安得名聖（不能令人知分則已尚不足何名爲聖人。）是故有事則用人（謂用人也）無事則歸之於民（謂令人退歸而居也）唯聖人爲善託業於民（謂託

王云生讀爲性。閉當爲辟，辟，[illegible]也。類，善也。言民之性由乎中正則善也。注非。
俞曰辟與闢同。闢與閉相對，皆兩字平列。民可使由，不可使知，故老子曰故開之則民聰，聰其智多，民難治，即此意。

戴云亡讀爲忘。貨據注當爲貸。孫詒讓云大戴記注貸時過。注失時蓋本作貸時過。是以貸字可作貸爲代，誤云。與下文未協，非通。

（人以成功業也）民之生也辟則愚（縱其淫辟則昏愚也）閉則類（類善也閉其淫辟則自善）上爲一下爲二（下之效上必倍之也）

俊按當作閉則愚，辟則類。俞說闢與辟字是也。禮記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閉則愚之說也。此言有功，則辟則類之說也。此二語與今世界知識之義尤通。俞引諸子老子爲說，恐非書指。瑞按上文亦不必有異文者也。中第一[illegible]上篇[illegible]者知之，愚者不知，不可以教民；巧者能之，拙者不能，不可以教民。是君子以開民智爲第一義。故曰閉則愚，辟則類，釋上句力是也。

右聖人

時之處事精矣不可藏而舍也（時至則爲之不可藏而捨息也）故曰今日不爲明日亡貨（言不爲則失時）昔之日已往而不來矣（言日既往不還來也）

張曰此即形勢所謂[illegible]。亡即失也，當爲與貨協。

右失時

劉云此[illegible]。張曰呂覽任地不知事者時未至而逆之，時既往而慕之，當時而薄之，使其民而郄之，民既郄，乃以良時慕，此從事之下也。

上地方八十里萬室之國一千室之都四中地方百里萬室之國一千室之都四下地方百二十里萬室之國一千室之都四以上地方八十里與下地方百二十里通於中地方百里

右地里

劉云此[illegible]上[illegible]衍

管子卷第一

拘（九禺切。）蜀（音獨。）絟（七全切。）暴（彼各切。）比（必異切。）

第971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　4　版反內

俟曰言是字亦是衍文此注七字而不能廢小注六字見於下不能立其人一節義

翁曰治要引作治矣
俞曰安治之安猶[illegible]也

管子卷第二

唐司空房　玄齡

七法第六

版法第七

七法第六（謂則象法化決塞心術計數。　四傷。　百匿。　爲兵之數。　選陳。）　經言六

言是而不能立言非而不能廢（謂之是不能立其人而用之。謂之非不能廢其人而退之。）有功而不能賞有罪而不能誅若是而能治民者未之有也是必立非必廢有功必賞有罪必誅若是安治矣未也（能此四者可以安治矣而猶未者則以未具下事故。）是何也曰形勢器械未具猶之不治也形勢器械具四者備治矣（四者備謂立是廢非賞功誅罪。）不能治其民而能彊其兵者未之有也（能治民然后能彊兵）能治其民矣而不明于爲兵之數猶之不可（雖能治民而欲彊兵必明於爲兵之數然後可。）不能彊其兵而能必勝敵國者未之有也能彊其兵而不明于勝敵國之理猶之不勝也（雖能彊兵其欲勝敵國必須明審其理。理之不明猶是不勝也。）兵不必勝敵國而能正天下者未之有也兵必

案似有也類種以比讀次上文下比文也
擬也狀者言形狀也

石乃與斛同詩文斛平斗斛量也
豬飼彥博曰疑古本作斗角讀為
注云角量以為誤入正文
案曰斗斛以上以器而言角量以事言

予當作石所指則而服錯儀畫制
下錯儀畫制不知則不可以所言
猶日朝夕初期明景景表故云猶定景表
言之而定也

勝敵國矣而不明正天下之分猶之不可故曰治民有器為兵有數勝敵國有理正天下有分（器數理分即下之七法也）則象法化決塞心術計數（此七法之目也）根天地之氣寒暑之和水土之性人民鳥獸草木之生物雖不甚多皆均有焉而未嘗變也謂之則（根元也生萬物者天地之元氣也）義也名也時也似也類也比也狀也謂之象（善者所以合宜也名者所以命事也時者名有所當也似類比狀謂立法者必有所倣倣不徒然也）尺寸也繩墨也規矩也衡石也斗斛也角量也謂之法（角亦器量之名凡此十二事皆立政者所以為法也）漸也順也靡也久也服也習也謂之化（漸謂革物當以漸也順也靡也謂物順教而風靡也久也服也習也謂人服習教命之久）予奪也險易也利害也難易也開閉也殺生也謂之決塞（凡此十二事皆為政者所以決斷而窒塞也）實也誠也厚也施也度也恕也謂之心術（凡此六者皆自心術生也）剛柔也輕重也大小也實虛也遠近也多少也謂之計數（凡此十二事必計之以知其數也）不明於則而欲出號令（明則然後可以出號令）猶立朝

孫曰墨子非命上中下俱言譬猶運鈞之上而立朝夕

王曰檐當為擔擔古擔字

丁曰運均墨子非命中作員鈞音相近古通

广正疑轉也運鈞轉移無定望以為陶者之鈞其於鈞一曰内旋輪是也今注輪誤輪殆不可通

戴曰廣正脛從以樟為漆之誤

字說文作續也

俞曰息狀迎也古人文字皆先左手於右手誠先左手而後右手讀之之耳息不成文不辭注說息止亦得其義

張曰作書者自右而左而上今反之也

王引之曰倍為背之借招射之的也

拘當為射

洪曰招讀為孟子又從而招之之招趙注招罥也許非徐而彭抱之是招行也注非

戴曰宋從朱本材作財

戴曰上作論是一本此作於誤不從今亦從之

夕於運均之上檐竿而欲定其末（均陶者之輪也立朝夕所以正東西也今均既運則東西不可準也檐擧也夫欲定末者必先靜其本今既擧竿之本其末不定也）不明於象而欲論材審用猶絕長以爲短續短以爲長（鶴脛非所斷鳧脛非所續也）不明於法而欲治民一衆猶左書而右息之（息止也左手爲書右手從而止之則無時成書矣）不明於化而欲變俗易教猶朝揉輪而夕欲乘車不明於決塞而欲歐衆移民猶使水逆流不明於心術而欲行令於人猶倍招而必拘之（物有倍叛而招之者必有以慰悅之令其感服今反拘留之則彼逾叛矣）不明於計數而欲舉大事猶無舟檝而欲經於水險也故曰錯儀畫制不知則不可論材審用不知象不可和民一衆不知法不可變俗易教不知化不可歐衆移民不知決塞不可布令必行不知心術不可舉事必成不知計數不可

右四傷

王曰此當作右七法

俞曰墨子非命上云言而毋儀譬猶運鈞之上而立朝夕者也間讀九可其證

傳歐即毆字下以教作徙古數字獻眾句法

俞曰商君弱民篇背法而治此濟大川而無船楫也

吾曰百匿求匿也言各匿其
者其情固而則上失其威也

王曰貝當為則
安井曰從設人君以為人所見知泄
字与下情誤而衍

百匿傷上威（百百官也言百官皆匿情爲私則上威傷）姦吏傷官法姦民傷俗教賊盜傷國衆（盜賊之人常欲損敗於物也）衆傷則重在下（君威傷則臣及得尊重）法傷則貨上流教傷則從令者不輯衆傷則百姓不安其居重在下則令不行貨上流則官徒毁（官者既不以德進但以貨成故官徒毁徒事也）從令者不輯則百事無功百姓不安其居則輕民處而重民散（輕民謂爲盜者用盜致富故處重民謂務農者爲盜破產故散）輕民處重民散則地不辟地不辟則六畜不育六畜不育則國貧而用不足國貧而用不足則兵弱而士不厲兵弱而士不厲（厲奮也）則戰不勝而守不固戰不勝而守不固則國不安矣故曰常令不審則百匿勝官爵不審則姦吏勝符籍不審則姦民勝刑法不審則盜賊勝國之四經敗人君泄見危（謂常令官爵符籍刑法四者爲政之經四者既敗則是君泄其事君泄其事則其位危矣）人君泄則言實之士不進言實之士不進則國之情僞不竭于上（下皆隱實貝言虛則是國情不竭）

安曰輕民謂
誤于也

吾曰實當从朱本作寶。寶下今本衍於字。安井曰古本無也。明本之誤也。俞曰古本作民義甚明足本字一戴曰元本朱本皆作社宝猪曰上故字衍。命當作令。此下不當的丁曰當作不為親戚危其社稷。法注當為是皆作親戚。陳曰當作社稷戚於親與上從當。猶言重于親也。注本親不存社稷不識。

丁曰房乃君誤。上之名親也。君對下群臣而言之戴曰元本作莫敢開焉

（於上）世主所貴者實也所親者戚也所愛者民也所重者爵祿也亡君則不然（俞曰特是仁君亡仁形近易誤）致所貴非實也致所親非戚也致所愛非民也致所重非爵祿也故不爲重寶虧其命故曰令貴於寶（重寶而全命則當弃是令貴於寶）不爲愛親危其社稷故曰社稷戚於親（社稷者身之存亡故弃親而存社稷）不爲愛人枉其法故曰法愛於人（法者崇替所由故弃所愛而存其法）不爲重祿爵分其威故曰威重於爵祿（威者人君以服海内必不得已寍散爵祿不可分威也）不通此四者則反於無有（不達於四者用非其國故曰反於無有）故曰治人如治水潦（治水潦者必峻其隄防也）養人如養六畜（養六畜者必致其閑皂堅其羈絆）用人如用草木（用草木者時入山林輪轅不失其宜樵蘇各得其所）居身論道行理則群臣服教百吏嚴斷莫敢開私焉（君之於民其猶居身治之養之用之三者各各得宜論道而行理則無私不服也）論功計勞未嘗失法律也便辟左右大族尊貴大臣不得增其功焉疏遠卑賤隱不知之人不忘其勞故有罪者不怨上（罪得其人故不怨）愛賞者

陳曰愛當作勁。法賞不惑等生受也

右四傷百匿　校今從此

王曰宋本無百匿二字是當傷未篇目有百匿乃四傷之一不得與四傷並列

俟按存疑在也

孫曰御覽百四十八術覽二百七十至引此八者皆猶敵兵刺數後而無敵八字數句備數後舒正天和文又有明析今本脫誤

俟按正征也其子征之易云正也

此節正字當為征

無貪心（賞不踰等故息其貪也）則列陳之士皆輕其死而安難以要上事（賞罰不濫則立功要功之士知其不誣故競而爲之）本兵之極也（爲兵之本其極要者在於明賞罰也）

右百匿

王曰此當作右四傷其百匿二字則因篇首而誤衍乎

爲兵之數存乎聚財而財無敵（存謂專立意存之君無財士不來故存意於聚財則彼國之財不能敵也）存乎論工而工無敵（工者所以造軍之器用者也）存乎制器而器無敵（器謂兵器）存乎選士而士無敵存乎政教而政教無敵（政教軍中號令）存乎服習而服習無敵（服便也謂便習武藝）存乎偏知天下而偏知天下無敵（偏知天下謂偏知其地形險易主將工拙士卒勇怯）存乎明於機數而明於機數無敵（機者發內而動外爲近而成遠不疾而速不行而至見其爲之不知其所以爲有數存焉於其間故曰機數也）故兵未出境而無敵者八是以欲正天下財不蓋天下不能正天下（財謂貨財不能蓋天下則無以正天下也）財蓋天下而工不蓋天下不能正天下工蓋天下而器不蓋天下不能正天下（則雖蓋天下而工與器不能蓋則無以正天下餘皆放此）器蓋天下而士不蓋天下

戴曰：王求之二字衍也，與上下文義不合。[illegible]經簡，或云衡庫乃衍字，[illegible]語。[illegible]按：王道以下，文義甚古。王者之正，[illegible]漢[illegible]法說，衡庫爲天子之禮也。古司馬法[illegible]也。

俞曰：注云觀當爲勸，非也。大戴四代篇曰：[illegible]三立知而[illegible]聞也，亦以立與見對。立知見聞也，知聞即見聞也。[illegible]以立與[illegible]近以見與遠對，此云立少觀多，正與[illegible]。王曰：財當爲材，[illegible]天下之精材，論百工之銳器。孫說同。

不能正天下。士蓋天下而教不蓋天下，不能正天下。教蓋天下而習不蓋天下，不能正天下。習蓋天下而不偏知天下，不能正天下。偏知天下而不明於機數，不能正天下。故明於機數者，用兵之勢也。大者時也，小者計也。（王之征伐能立大功者，在於合天時也。至小者捷勝，亦在人計謀也。）王道非廢也，而天下莫敢窺者，王者之正也。（大寶之位，神器也，古今所共傳，非有暫廢，而天下莫敢窺窬者，以王者當樂推之運，應天人之正。）衡庫者，天子之禮也。（衡者所以平輕重，庫者所以藏寶物，不令外知者也。言王者用心常當準平天下，既知輕重，密用於心，無令長耳目者所得，此則天子之禮然也。）是故器成卒選，則士知勝矣。（選謂簡其精練。）偏知天下，審御機數，則獨行而無敵矣。所愛之國而獨利之，所惡之國而獨害之，則令行禁止。是以聖王貴之。（貴謂貴兵。）勝一而服百，則天下畏之矣。立少而觀多，則天下懷之矣。（立少謂興亡國雖少，天下共觀之，故曰觀多。桓公救邢遷衛，用此術也。或曰：觀當爲勸。）罰有罪，賞有功，則天下從之矣。故聚天下之精財，論百工之銳器，春秋角試

戴曰宋抄與本藏作臧 趙本作藏

丁曰害字屬下文楚圍即承此二句言 納官莫出於圍 趙本亦誤作害

趙本理皆作札 丁曰宋抄與本揚快本札字作理 彤按抄俱是理字者後涉學此言於不和理也

丁曰曲制見孫子 三言兵本管子鶡冠子兵權 引入握神曲五帝術兵家言 陸注非 蓋兵法一書之名

丁曰此言數之多少必出于計 計下不當有數字 下文計必定于內 計未定于內皆承此計字言之 參各本皆無此手計而無數字 陸曰下從無此七字 計數兩衍 注多步 要步大誤

丁曰參意篇作戰之自敗此勝字誤當作敗 朱字衍

以練精銳爲右（右上也。）成器不課不用不試不臧（兵器雖成，未經課試則不用不臧。）收天下之豪傑有天下之駿雄故舉之如飛鳥動之如雷電發之如風雨莫當其前莫害其後獨出獨入莫敢禁圉成功立事必順於理義故不理不勝天下不義不勝人故賢知之君必立於勝地故正天下而莫之敢御也（戴曰御古禦字 俞曰不義不勝人者孟子所謂行一不義而得天下不為也）

右爲兵之數

若夫曲制時舉不失天時（制雖委曲，順天而舉，不失天時也。）毋壙地利其數多少其要必出於計數（壙，空也。天之所覆，空地謂山河陂澤，所以營作而興利者也。必計數其多少步之要，然後度材而用之。）

故凡攻伐之爲道也計必先定于內然後兵出乎境計未定於內而兵出乎境是則戰之自勝攻之自毀也（自勝謂自勝於是已，其敗可知也。）

故張軍而不能戰圍邑而不能攻得地而不能實三者見一焉則可破毀也故不明于敵人之政不能加也（不明敵故未可加兵。）不明于

丁曰智下脫敵字，下故蚤知敵也。尹注此文亦云兵無主則不蚤知敵，亦有敵字。

孫曰功讀為工。工，巧也。

丁曰常讀為長。權修篇：百姓殷衆，官不可以無長。

偷謂之生無奈而免，即民幸生也。

張曰獨行即上獨出獨入。丁曰當作蚤知敵則獨行，與下文一例。今本誤注文而衍人字，又誤則作如。兵法篇曰蚤知敵，則獨行。

俞曰獨行猶言出入無人之境。

戴曰說文以啚為鄙嗇字。

敵人之情不可約也（不明敵情未可約士約誓）不明于敵人之將不先軍也不明于敵人之士不先陳也是故以衆擊寡以治擊亂以富擊貧以能擊不能以教卒練士擊敺衆白徒（白徒謂不練之卒無武藝）故十戰十勝百戰百勝故事無備兵無主則不蚤矢（既無備無主故敵來攻不能先知之）野不辟地無吏（戴曰宋楊本作富）則無蓄積官無常下怨上而器械不功（功謂堅利）朝無政則賞罰不明賞罰不明則民幸生（僥倖以偷生也）故蚤知敵人如獨行（蚤知敵人則有以備之敵人望風自退故曰獨行也）有蓄積則久而不匱器械功則伐而不費賞罰明則人不幸人不幸則勇士勸之故兵也者審於地啚謀十官（地啚謂敵國險易之形軍之部置十官必伍什則有長故曰十官又須謀得其人也）（張曰殺將衍也不損脫）日量蓄積齊勇士徧知天下審御機數兵主之事也故有風雨之行故能不遠道里矣（行疾如風雨故不以道里為遠）有飛鳥之舉故能不險山河矣（輕捷如飛鳥故不以山河為險）有雷電之戰故能獨行而無敵矣（雷電天之威怒故莫敢為敵）有

日本豬飼彥博曰救乃投誤。
戴望曰下脫矣字上下文例可證、
俞曰風雨飛鳥雷電、金城一體
皆以喻水旱而言。謂非
[illegible]耳綢繆耳

張曰当作士不齊也注誤
俞曰士不齊者士不齊以不至古通。
野不收耕不穫二不字亦当作也。

俞曰奇後即周禮奇衺之奇。蓋
不待之說。版法侍郡乃恐
丁曰雕通彫物之彫飾者必傷俗
之雕飾者以救[illegible]
[illegible]
王曰攻國救邑[illegible]
道里不[illegible]
邑[illegible]
故[illegible]
[illegible]

水旱之功故能攻國救邑（謂其功可以爲彼水旱。）有金城之守故能定宗廟育男女矣有一體之治故能出號令明憲法矣（謂上下同心。其猶一體。）風雨之行者速也飛鳥之舉者輕也雷電之戰者士不齊也（懼雷電之威故彼士不齊）水旱之功者野不收耕不穫也（能令彼有水旱。故不得使收穫也。）金城之守者用貨財設耳目也（貨財所以養敢死之士耳目所以聽鄰國之動靜令必知之。）一體之治者去奇說禁雕俗也（奇說謂譎誑之言雕俗謂浮僞之俗）不遠道里故能威絶域之民不險山河故能服恃固之國獨行無敵故令行而禁止故攻國救邑不恃權與之國故所指必聽（雖有權與之國。不顧而恃之權與謂權爲親與也。）定宗廟育男女天下莫之能傷然后可以有國制儀法出号令莫不嚮應然后可以治民一衆矣

右選陳

版法第七（選擇政要載之於版以爲常法）

經言七

俞曰植乃悳誤[illegible]天悳者天心也

俞謂嗣讀爲司。注非

戴曰宋本飭作飾

戴曰朱本作有不行。与注合

佼曰牙同芽　終字句

劉曰當依[illegible]作寡不能圖

丁曰当作福富与爵貴对

洪曰審作嗇、嗇用財，加下用財用力對舉。慎施報用財也。案[illegible]用意。

凡將立事（立經國之事。）正彼天植（謂順天道以種植。必令得其正。）風雨無違（君道不虧，則風雨無違也。）遠近高下，各得其嗣（高下猶多少也。謂君之賦稅，因其遠近之別，以多少之差，輕重合宜，故可嗣之以常行，嗣續也。）三經既飭，君乃有國（三經謂上天植風雨高下也。是三者既以飾整，故君可以有國也。）喜無以賞，怒無以殺。喜以賞，怒以殺，怨乃起，令乃廢。驟令不行，民心乃外。外之有徒，禍乃始牙（徒謂黨與也。外叛者有黨與，禍由是生，故曰始牙。）眾之所忿，置不能圖（眾忿難犯，故必置之，誰能圖之。）舉所美必觀其所終（凡人之情，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故須觀之。）廢所惡必計其所窮（蜂蠆有毒，故必計其所窮。知困獸猶鬬，其所終將何爲也。）慶勉敦敬以顯之（人有敦敬，則慶勉以顯之也。）冨祿有功以勸之（人之有功，則冨貴以勸之。）爵貴有名以休之（賢者有名，則爵貴以休之。）兼愛無遺，謂君必先順教萬民鄉風（上之敦敬有功名之士，必爵祿順而與之，所以敎之急也。如此則民向風而從化。）旦暮利之，眾乃勝任（有功名之士，既旦暮得利，眾自屬而勝任。）取人以己，成事以質（將欲取人，必先審己才略，能用彼不質，謂準的，將欲成事，必先立其準的，事不違質，然后爲善。）審用財，慎施報，察稱量。故用財不可以嗇，用力不可以

俊曰彼宜

王曰嗇讀爲悋悋逆也後解人心逆則人不和人不用則怨又云用財嗇則不當人心不當人心則怨起用財而嗇然則曰悋

俞曰殃行昌爲韵　禍當爲韵

俞曰昌當爲圖。不正圖謀也

戴曰宋本作禍昌而不悟此脫而字

俞曰頓卒當作顛。頓卒以九年傳引左行頓者[illegible]昊[illegible]史記愛[illegible]呼[illegible]作顛[illegible]卒[illegible]注[illegible]一本作顛頓[illegible]文則[illegible]頓為正字

王曰當從宋本作有過後解正作有過

王曰倚衰亦同宜之奇衰。後解及明法篇並作奇邪言法立而不動則奇衰之人皆懼也

王曰當從宋本作參也　趙本作參法　佐後解作伍宋本作伍

王曰藏[illegible]在施有。眾在廢私。尹注四字為句者決後解作說在愛施有眾在廢私和宋本作四說在愛施其上文云愛施俱行則說君。說君。說施之類說。文子。此四說之語[illegible]則此文亦字為句。本篇脫四字。寧字從新有愛字。而脫四字

苦用財嗇則費（嗇於用財不以賞賜則立功之士懈怠敵人來侵其費更多嗇悋）用力苦則勞民不足令乃辱（民不足則令不行故辱也）民苦殃令不行施報不得禍乃始昌禍昌不寤民乃自圖（謀爲叛己）正法直度罪殺不赦（夫正直之法度罪殺有過終不免赦）殺僇必信民畏而懼武威既明令不再行頓卒怠倦以辱之（頓卒猶困苦其有怠倦不勤則困苦以辱）

注何因苦爲什疑所見本宋本作困今脫困字亦誤

罰罪宥過以懲之殺僇犯禁以振之植固不動倚邪乃恐（言執法者必當深植而固守則不可動移若乃頓倚而邪則法亂而身危故可恐也）倚革邪化令往民移（既能正倚化邪歸於正直如此化出令纔往則民移）法天合德（天之資始無有私德）象地無親（地之資生無所私親）參於日月（日月無私耀也）佐於四時（賞以春夏刑以秋冬）悅在施有（將悅於下在於施無令有）眾在廢私（將欲齊眾在於廢私）召遠在修近（修近則遠者至）閉禍在除怨（除怨則禍端塞）修長在乎任賢（任賢則國祚長）安高在乎同利（與下同利則高位安）

修宋本作脩　安高宋本作高安

王曰修字當從後解作脩言爲長久之道在乎任賢也俗謂誤李氏故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即召遠在修近也

管子卷第二

戴曰宋本夜是致字之訛老子致虛極守靜篤也劉云下人物字疑衍物事皇大也言人君能虛虛守靜則於之人事盛大矣丁云若因二字當在人物上若順也順因人物虛靜之道也圖書從圖本無下人物此十字下當接下文常至命云云凡物開靜當字上又脫一字則皇與則帝則王則霸之字四字同理則富則治則安文法一例與法篇出皇帝王霸則生則四者不到

黃氏曰抄云衍人物二字

劉云後中國作寧虛當以靜而由虛 盛曰

虛守靜對文老子所云致虛極守靜篤

說也 文學舊校下文云若賢授德則帝身仁行義服忠用信則王審謀章禮選士利械則霸云云疑本作若皇帝王霸為次與下諸句相連其因二字未知何字之誤夜字復圖作靈蓋帝字古作處遂誤為夜而人物字疑當衍文宜虛守靜則皇所謂無為而人自化正與若賢授德則帝句相對而多誤衍又料錯亂顛誤在首與下文不相屬遂令讀者莫解 丁君士涵說小異

用五數 戴曰宋本脫此句

書曰宋本濡作儒後圖同王云儒濡皆偄字之誤凡從耎之字多誤從需

戴曰丁云毆讀為嫗說見下嫗養也

劉師培作驅養

俞曰毆之與養二字義不倫尹注曰謂禽獸之屬能為苗害者時毆逐之所以養嘉穀也斯亦曲說毆當讀為嫗莊子人間世篇以下嫗拊人之民釋文引崔注曰嫗拊猶嫗呴謂養也字亦作嫗禮記樂記篇煦嫗覆育萬物此云嫗養彼云煦嫗覆育其義正同嫗即嫗也養即育也

聖原從圖本無下人物字

管子卷第三

唐司空房　玄齡　注

幼官第八　幼官圖第九　五輔第十

經言八

幼官第八（幼始也陳從始輔官齊政之法）

若因夜虛守靜人物人物則皇（言欲候氣聽聲以知凶吉必因夜虛之時守其安靜以聽候人物此時人物則皇暇故吉凶之驗不妄）五和時節（土生數五土氣和則君順時節而布政）君服黃色味甘味聽宮聲（此土王之時故服黃味甘聽宮也然土雖均王四季而正位在六月也）治和氣（土主和故治和氣）飲於黃后之井（中央井也）以倮獸之火爨（倮獸謂淺毛之獸虎豹之屬）藏溫儒（藏謂苞之在心）行毆養（謂禽獸之屬能為苗害者時毆逐之所以養嘉穀也）坦氣修通（坦平也平土政則其氣修通）凡物開靜形生理常至命（凡土正之時所生之物但開通安靜則其形自生既循理之常則無殘盡於所賦之命也）尊賢授德則帝（帝者之臣其實師也故尊賢授德則可為帝也）身仁行義服忠用信則王（服行）審謀章禮選士利械則霸（章明）定生處死謹賢修伍則眾（生者安定之死者處置之斂葬其柩）信賞審罰爵材祿能則強（有材者爵）

戴曰常讀爲長說見七法篇　丁云同異分官句有脫誤不可解以上文句例求之脫去四字

王曰段中方本圖作攻　下以言一本攻作攷是也威當爲國

戴曰當從圖作致下以言先典曰詞甫爲言尹注非

安曰誠當爲誡字之誤荀子發誡布令而敵退是主誡也

洪曰散當作致尹注非

丁曰帝讀爲定見周禮大宰注及小史注　定與成同義定事與成形對文

王曰當爲博

王曰十官當在七官之下　六紀之上

之有能者祿之）計凡付終務本飭末則富（凡謂都數也付終謂財日月既終付之後人）明法審數立常備能則治（常謂五常也備能謂才能之士備有之）同異分官則安（同異之職分官而治）通之以道畜之以惠親之以仁養之以義報之以德結之以信接之以禮和之以樂期之以事攻之以官（攻治）發之以力威之以誠一舉而上下得終（謂初會諸侯上下得終其禮自此至九舉說九合諸侯之所致）再舉而民無不從三舉而地辟散成（成謂諸侯自盟要不事於齊至三會則諸侯散其成而朝齊）四舉而農佚粟十（四會之後傜役減省故農人佚樂而粟得十全）五舉而務輕金九（五會之後兵戰既息事務轉輕而金得九全一以供官也）六舉而絜知事變（絜圍度也絜胡結反）七舉而外內爲用（外謂諸侯）八舉而勝行威立九舉而帝事成形（九會之後威行海內雖居侯伯帝王之事既以成形）九本搏大人主之守也（自九本已下管氏但舉其目或有數在於他篇但此書多從散逸無得而知然九本所以搏擊強大故人主守之）八分有職卿相之守也十官飾勝備威將軍之守也六紀審密賢人之守也五紀不解庶人之守也動而無不從靜

丁云雷曰乃霜字誤四時篇春行冬政則雕行秋政則霜行夏政則欲

丁云義當為和聲之誤也素問五常政大論其候溫和注和春之氣也[illegible]閭以當通[illegible]與月令[illegible]闇[illegible]也陳云宋本始卯作始母[illegible]當作母[illegible]母卯[illegible]此篇名又見[illegible]之小節中節冬之小節中節[illegible]不[illegible]于文則春秋不當[illegible]于天[illegible]其字或作母或作卯又註作卯今依宋本作母[illegible]圖古本卯皆當作卯

而無不同（強動弱必從強靜弱必同）治亂之本三卑尊之交四富貧之終五盛衰之紀六安危之機七強弱之應八存亡之數九練之以散群傰署（傰猶曹也凡上之諸數既已精練然后散之於衆使傰曹署著其名以司之）凡數財署（數謂國用之數使財者署）殺僇以聚財（或因亡國或因滅家莫不籍沒其財故曰殺戮以聚財也）勸勉以遷衆使二分具本（使上之傰署財署分知其事各具其名籍之本則財署知聚財傰署知遷衆）發善必審於密執威必明於中（發善謂行賞執威謂行刑）此居啚方中（此五時之政管氏別五其啚謂之方啚而土位居中）春行冬政肅（肅寒也冬氣乘之故也）行秋政雷（春陽秋陰陰乘陽故雷）行夏政閹（春既陽夏又陽陽氣偎併故掩閉也）十二地氣發戒春事（自此已下陰陽之數日辰之名于時國異政家殊俗此但齊獨行不及天下且經秦焚書或爲煨燼無得而詳焉闕之以待能者）十二小卯出耕十二天氣下賜與十二義氣至修門閭十二清明發禁十二始母合男女十二中卯十二下卯三卯同事（謂三卯所用事同他皆倣此）八舉時節（木成數八木氣舉君則順時節布政）君服青色味酸味聽角聲（此木王之時故服青味酸聽自）治燥氣（春多風而旱故治燥氣）用八數（八亦木成數也）飲於青后之井（東方井）以羽獸

戴曰空即内字之誤而衍者從閩本誤　宋本
彊作強

陳云基與綦同注非

戴曰四時篇作夏行春政則風行秋政則水行冬政
則落

丁云惠棟周云作下當作上下古文二二按此當衍一下
字應讀絕下句爵賞司為上文十二天爵下賜
予下文十二白至下收聚句法一例

戴據本作十二小暑終吳云大暑小暑以下文十二大
寒終例之則大小二字當互易

治陽字戴曰宋本皆脫此句
丁云詩當為樸字之誤淮南要略高注云剝拖
一樸大素也

之火𥢶（羽南方朱鳥用南方之火故曰羽獸之火）藏不忍行歐養坦氣修通凡物開靜形生理合内空周外（春主仁故所藏者不忍之理合聚於内出空於外）強國爲圈弱國爲屬（強國所以禁禦弱國弱國圈然也）動而無不從靜而無不同（強動弱必從強靜弱必同）舉發以禮時禮必得（強國舉發必當以禮時也禮也必得其宜）和好不基貴賤無司事變日至（鄰國和好不基貴賤之位無司存如此則事變日至無寍居基漸）此居於圖東方方外夏行春政風（春箕宿多風也）行冬政落（寒氣肅殺故凋落也）重則雨雹（其災重則雨雹水寒所致）行秋政水（秋畢宿多霖雨）十二小郢至德十二絶氣下下爵賞十二中郢賜與十二中絶收聚十二大暑至盡善十二中暑十二大暑終三暑同事七舉時節（火成數七火氣舉則順時節而布政）君服赤色味苦味（此火王之時故服赤味苦也）聽羽聲（羽北方聲也火王之時不聽徵而聽羽者所以抑盛陽）用七數（七亦火之成數）飲於赤后之井（南方井也）以毛獸之火𥢶（毛獸西方白虎用西方之火故曰毛獸之火）藏薄純（盛陽之性失在奢縱故所藏者省簿純素也）行篤厚（陽性寬和故行篤厚）坦氣

丁云此六句當承月令[illegible]四時當作春行秋政則果行夏政則水行冬政則[illegible]
今本葉字無義淮南子時則篇作秋行夏令華行春令榮疑此葉字當作榮字之誤蓋榮華二字義本相近故管子言秋行夏政榮行春政華而淮南子言秋行夏令華行春令榮文雖互易其實不殊也
丁云期乃則字之誤風[illegible]

宋云上四卯字[illegible]孫星衍先生以為[illegible]為[illegible]且漢上史[illegible]

王引之曰介蟲當云介獸

丁云開與閒通[illegible]

吳云通疑遺字之誤遺與和為韵

修通凡物開靜形生理（物形既生自然修理而長育也）定府官明名分而審責於羣臣有司則下不乘上賤不乘貴法立數得而無比周之民則上尊而下卑遠近不乖此居於圖南方方外秋行夏政葉（盛陽氣乘之故卉木生葉）行春政華（少陽氣乘之故卉木更生華）行冬政耗（盛陰肅殺故虛耗也）十二期風至戒秋事十二小卯薄百爵十二白露下收聚十二復理賜與十二始節賦事十二始卯合男女十二中卯十二下卯三卯同事九和時節（金成數九金氣和君則順時節而布政）君服白色味辛味聽商聲（此金王之時故服白味辛聽商）治濕氣（秋多霖雨水故治濕）用九數（九亦金之成數）飲於白后之井（西方井）以介蟲之火爨（介蟲北方玄武也用北方之火故曰介蟲之火）（元本無之字）藏恭敬（金性廉絜故所藏者恭敬也）行摶銳（兌金性勁銳時方肅殺故曰以勁銳摶擊所以順殺氣也）坦氣修通凡物開靜形生理間男女之畜（男女之畜有內外之異故須間之也）修鄉閭之什伍（殺氣方至可以出師征伐故修什伍）量委積之多寡定府官之計數養老弱而勿通

劉云當依後圖作利害

戴曰四時篇作冬行春政則泄行夏政則雷 行秋政則旱

丁云當作十二大寒至靜以上言始寒中寒終也

俞曰尹注曰冬行刑之時故成僇器此妄說也僇者彡之叚字說文彡部彡細文也器成於僇與下教行於鈔同義鈔猶眇也皆謂始於微眇也彡與眇聲相近故彡字從彡得聲而彫字或為彫彬字或為彬公然則以僇為彡猶以絲為繆矣丁說同

又曰亦一字下為可疑止為又言動靜不記行止無量所當戒也

許先生曰鈔[illegible]為杪方言杪少也與宋說同當為杪之借字

丁云當以東字逗取字與所行或懼也

戴曰宋本予作與之辭之字之誤當以[illegible]令其謬甚也

老少異粮故其養勿通）信利周而無私（申布秋利既令周徧無得有私）此居於圖西方方外

冬行秋政霧（秋多陰霧）行夏政雷（盛陽乘盛陰故雷也）行春政烝泄（少陽乘陰故烝泄也）十二始寒盡刑十二小榆賜予十二中寒收聚十二中榆大收十二寒至靜十二大寒之陰十二大寒終三寒同事六行時節（水成數六水氣行君則順時節而布政也）君服黑色味鹹味（此水王之時故服黑味鹹）聽徵聲（不聽羽而聽徵者亦所以抑盛陰也）治陰氣（不治則盛陰太過則治陰氣也）用六數（六亦水之成數）飲於黑后之井（北方井也）以鱗獸之火爨（鱗獸東方青龍也用東方之火故曰鱗獸之火）藏慈厚（若人者好生惡殺故於刑殺之時藏於慈厚所以示其不忍也）行薄純（冬物朴素故行省薄純儉）坦氣修通凡物開靜形生理器成於僇（冬行刑之時故成僇器也）教行於鈔（鈔末也冬為四時之末歲之將終也）動靜不記行止無量（記動靜則行止可量）戒審四時以別息（息生也四時生物各有不同故須別之）異出入以兩易（出入既異又並令無差故曰兩易也）明養生以解固（固謂護恡也生既須養則物不可恡故曰解固）審取予以總之（又恐所養過時故審取與之多少以揔統之）一

戴曰孤寡當爲鰥寡

孫星衍曰據下文玄官圖篇數字上脱毋征二字

俞曰會者飭之壞字修與飭相近修春秋冬夏之常祭飭天壤山川之故祀二句相對成文尹注以常祭食三字連讀解爲常所祭常所食失其義矣

[illegible]季春紀天子焉始乘舟高誘注焉猶於也公羊隱二年傳託始焉爾何休解詁云焉猶於是也焉於古通[illegible]四體而無禮者流之焉莠命讀之句下文斷之於[illegible]祠句文義相對尹注非

俞曰處四體而無禮者與下文立四義而毋議者相對爲文尹注以官處二字連讀解曰官處謂處官也失之

俞曰議讀爲儀說文人部儀度也廣雅釋詁儀表也是儀有傾邪之意[illegible]四義以義爲之明法解曰雖有大義主無從知之大義即大儀也是以義爲儀也此文又以議爲之立四義而毋議即立四義而毋儀謂不傾邪也尹注以無異議說之未達叚借之旨

會諸侯令曰非玄帝之命毋有一日之師役（玄帝北帝之帝齊桓初會命諸侯不使非時出師故令曰若非玄帝有命之時毋得有一日之師役一日尚不可况多乎）再會諸侯令曰養孤老食常疾收孤寡三會諸侯令曰田租百取五（百分取五分）市賦百取二關賦百取一毋乏耕織之器四會諸侯令曰修道路偕度量一稱數（偕同也稱斤兩也數多少也）藪澤以時禁發之（草木零落然後入山林獺祭魚然后修澤梁也）五會諸侯令曰修春秋冬夏之常祭食（常所祭常所食各有時物也）天壤山川之故祀必以時六會諸侯令曰以爾壤生物共玄官（玄官主禮天之官也）請四輔（四輔即三公四輔也所以助祭行禮）將以禮上帝七會諸侯令曰官處四體而無禮者流之焉莠命（官處謂處官位而四體無禮者謂之莠命而流放焉莠命者謂穢亂教命若莠之穢苗也）八會諸侯令曰立四義而毋議者尚之于玄官聽于三公（四義者謂無障谷無貯粟無易樹子無以妾爲妻諸侯能順命而無異議者則尚之于天子玄官聽三公之錫命尚上也）九會諸侯令曰以爾封内之財物國之所有爲幣（爲幣禮）九

丁云常至句下脫爲文誤書歲所至即下文五年而
與云云王周定制也

孫詒讓曰此文四輔上疑亦當有受命二字
受命即朝與下文受命三公文例正同
丁云令大夫即命大夫也來修[illegible]使命大夫
來修行
丁云至字疑衍[illegible]上文諸侯三年而[illegible]習命句例
同[illegible]爲[illegible]
俞曰三年二年之下文云十年五年於義難明諸
侯既三年而會至習命矣安得又使大夫往
受變再反五年即爲十年亦是五年而
會之期安得又使重適入王朝官圖十
年作七年亦不可通合十年計之則爲七
年執五年計之則即二年耳今以上下文
求之此皆傳寫誤也蓋三千里之諸侯二年
而使大夫通吉凶三年而使名卿請事至
五年則自來會矣計五年中止空閒二
年適當未會之前一年及此會之後一年立
法周密不容更有五年十年之事此二句
當在下文三千里之外諸侯世一至之下蓋世
一至則太疏闊故五年必使大夫請受變十
年必使重適入正禮義之[illegible]誤所宜訂正
王司廷爲可安入爲司廷官名言以
大夫爲此官也安謂詞狀乃可也
諸侯乃入而共受命也
宋二朱本皆無之字[illegible]
有之字[illegible]以此下九條[illegible]
理[illegible]
俞曰說文人部儀精謹也義即儀之段字謂
精謹行義也行義二字不同賈子俗激篇
此其無行義之尤至者已尹注謂庶幾行
義者非是
陳土枚謹案期字[illegible]行文則勝之也

會大命焉出常至（謂上九會既出大令故天下諸侯常至非此之外則朝聘之數遠近各有差也）千里之外二千里之内諸侯三年而朝習命（因朝而習教命）二年三卿使四輔（諸侯三卿使天子四輔以受節制也）一年正月朔日令大夫來修受命三公（習所受命於三公）二千里之外三千里之内諸侯五年而會至習命（因會而至以習命也）三年名卿請事二年大夫通吉凶十年重適入正禮義（重適謂承重也適諸侯之世子也）五年大夫請受變（請所變更之教令也）三千里之外諸侯世一至（道路既遠故世一至）置大夫以爲廷安（其遠國大夫則爲置廷館每來於此以安之也）入共受命焉（入共國所有因以受命）此居於圖北方方外必得文威武官習勝（善勝敵者必得文德之威武藝之官與之練習士卒則可以勝之）務時因勝之（時是也務是因循不逆於理可以得勝也）終無方勝之（從始至終計出無方者勝）幾行義勝之（庶幾行義者可以勝）理名實勝之（整理名實不謬妄可以得）勝急時分勝之（敗敵所得之物應受分者急分與之可以得勝）事察伐勝之（伐功行賞之事必察有功不令無功者妄受以得勝）行備具勝之（行師用兵必備其攻戰之具可以得勝）原無象勝之（奇計若神

一第671冊　續修四庫全書　子　反文內

丁云下文十一句皆定字居首此本字疑衍

戴曰從聞作知聞

王曰綸理即倫理

王曰依奇即依倚也

王曰舉發不意即下文出其不意也衍奇字

俞曰交讀爲校謂考校其物必因其方也尹注謂交質之物因方之有非是

注當作無極
孫云未當爲觀字之誤

戴曰驚疑[illegible]字之誤
戴曰昌當爲[illegible]爲[illegible]字之誤也

（無象可原者勝）本定獨威勝（用師之本定能獨威者勝）定計財勝（計謀財用先審定者勝）定聞知勝（聞知敵謀能審定者勝）定選士勝（精選士卒能審定者勝）定制祿勝（制祿亦與有功能審定者勝也）定方用勝（異方所用各有不同能審定者勝也）定綸理勝（經綸之理能審定者勝也）定死生勝定成敗勝定依奇勝（所依奇策能審定者勝）定實虛勝定盛衰勝

舉機誠要則敵不量（發舉兵機誠得其要則敵不能量也）用利至誠則敵不校（用兵便利又能至誠則敵不敢校也）明名章實則士死節（明忠義之名章功勞之實士則死節不求苟生）奇舉發不意則士歡用（奇謀之舉發彼不意則士樂爲用）交物因方則械器備（交質之物因方之有則器械備具也）因能利備則求必得（因彼所能所利而以備之則所求必得）執務明本則士不偷（執所營之務明所爲之本則士不苟且）備具無常無方應也（其所備具無有常者所以應敵無方）聽於鈔故能聞未極（鈔深遠也所聽在於深遠故能聞於極理）視於新故能見未形（未形者新事將起所視者在新故見未形也）思於濬故能知未始（未始者事之深濬者所思在深故知未始）發於驚故能至無量（發舉可驚故敵不能量）動於昌故能得

戴曰故當爲攷[illegible]立於謀[illegible]其中堅實使敵不可攷也[illegible]誤

王曰博當爲摶摶即專字專一與純行義正相承

王曰當讀則其攻不待權與爲句權與即權輿也[illegible]七法篇攻國救邑不待權與固事謀篇獨出獨入莫之能禁止不待權與輕重甲篇數欺詐僞[illegible]

孫曰數讀[illegible]數之數也[illegible]動愼十號與下明審九章[illegible]云同法一例　王念孫曰[illegible]言[illegible]兵法篇三官不繆五教不亂九章著明此五官當作五教　丁云當作主必常[illegible]兵不可以無主

王曰稱當作精　丁云[illegible]戴曰[illegible]

其寳（舉動昌盛故敵懼而輸寳也）立於謀故能實不可故也（其所建立皆用深謀故常堅實不復衰故）器成教守則不遠道里（器用完成教令堅守故欲往則至不憚道里之遠也）號審教施則不險山河（號令審悉教命施行則赴湯火而不顧豈險難於山河也）博一純固則獨行而無敵（德博而一行純而固則仰我如時雨歡我如椒蘭誰能敵之）愼號審章則其攻不待（愼號令審旗章則攻者爭先登豈顧後而相待乎）權與明必勝則慈者勇（權謀明略必能勝敵則慈仁者猶致勇奮況惡少哉）器無方則愚者智（器用無方應卒必備則愚者習而成智況不愚乎）攻不守則拙者巧（我攻既妙彼不能守則拙者習而成巧況不拙乎）數也動愼十號（兵既數動必愼一號九章等此有因其數在他篇）明審九章飾習十器善習五官謹修三官必設常主計必先定（軍之主將既必有常軍之計謀亦須先定）求天下之精材（精材可以爲軍之器用者）論百工之銳器器成角試否臧收天下之豪傑有天下之稱材（稱材謂材稱其所用也）說行若風雨發如雷電此居於圖方中（此中圖之副也）旗物尚青（木用事故尚青）兵尚矛（象春物之芒銳）刑則交寒害釱

[illegible]

王曰經[illegible]兵過敵[illegible]而敵不知徑不知教不著對文經之言徑[illegible]徑者不知其不意

戴曰元本作莫之能害後圍亦作圍

俞曰由疑甲字之誤哀二十六年左傳甲開守陴

王曰蓋士字[illegible]幼官圖

俞曰食乃飭之壞字上文[illegible]死亡不[illegible]食當作飭死亡不飭禮記[illegible]曰飭死事即此飭字之義

（其行刑戮則於初且夜盡之交其時尚寒主春人不得已而行刑故難言而欽卹鈇或爲鉞）器成不守（器用既成則敵不能圍守也）經不知（經法也用兵之法敵不能知也）教習不著（我之教習敵不能著著猶明著）發不意（其所舉發出敵不意）經不知故莫之能圉發不意故莫之能應莫之能應故全勝而無害莫之能害故必勝而無敵四機不明不過九日而游兵驚軍（四機即上不守不知不著不意也）障塞不審不過八日而外賊得閒（障塞者所以防守要路也）由守不慎不過七日而內有讒謀（由守所由而防守者）詭禁不脩不過六日而竊盜者起（詭禁所以禁詭常也）死亡不食不過四日而軍財在敵（死亡者不享食鬼神必怨怒故軍財在敵）此居於圖東方方外（此東圖之副也）旗物尚赤（火用事故尚赤）兵尚戟（象夏物之森聳）刑則燒交疆郊（其用刑則於疆郊焚燒而交也）必明其一（一謂號令不二）必明其將必明其政必明其士四者備則以治擊亂以成擊敗數戰則士疲數勝則君驕驕君使疲民則國危至善不戰（用兵之善者其唯不戰乎）其次一之（其次善者雖戰而號令一）大

戴曰大勝者三字衍文當[illegible]以勝[illegible]者[illegible]可司馬[illegible]也[illegible]同

[illegible]詔疑[illegible]曰校劉[illegible]本並作[illegible]詔[illegible]疑當作招招昧[illegible]子[illegible]內篇云[illegible]昧之所以消也[illegible]詔紹與招字文相近而誤

戴曰宋本詔作[illegible]丁云詔文[illegible]昧與末通內[illegible]篇云不適於四末注四末四支也左[illegible]元年傳末四支也招[illegible]末斷絶謂以絶[illegible]其支體[illegible]斷絶之也[illegible]按公羊襄二十七年傳注曰昧割也

俞曰為詐當作譌詐為乃偽之誤字兵法篇作不可數則偽詐不敢嚮是其證　孫[illegible]衍同

劉云兵法篇作和合故能習習故能諧諧[illegible]莫之[illegible]傷[illegible]丁云[illegible]

王曰適勝當為勝適勝適之所[illegible]兵法篇察數而知治審器而識勝明理而勝敵

勝者積衆（積衆然后可以大勝）勝無非義者焉可以爲大勝（所以勝皆大義故成大勝）也大勝無不勝也此居於圖南方方外（此南圖之副也）旗物尚白（金用事故尚白）兵尚劍（象金性之利也）刑則詔昧斷絕（其用刑則繼晝之昧斷絕而戮之也）始乎無端卒乎無窮始乎無端道也卒乎無窮德也道不可量德不可數不可量則衆強不能圖不可數則爲詐不敢鄉兩者備施（兩者謂道德也）動靜有功畜之以道養之以德畜之以道則民和養之以德則民合故能習習故能偕（偕謂同爲其事）偕習以悉（悉盡也）莫能傷也此居於圖西方方外（此西圖之副也）旗物尚黑（水用事故尚黑）兵尚脅盾（象時物之閉盾或署之於脅故曰脅盾）刑則游仰灌流（其用刑則游縱之所使仰藥死而既乃投之於灌流）察數而知治審器而識勝明謀而適勝通德而天下定定宗廟育男女（宗廟存則男女育也）官四分則可以立威行德制法儀出號令（擇才授官四面分設）至善之爲兵也非地是求也罰人是君（至善

丁云王當爲立字之誤立威與上立義對文

戴曰焚當爲樊字與藩通也謂脩心以樊籬海內若藩籬之也又下文山澤而焚之義民謂王當作利焚作樊言其利山澤而藩籬之也左傳哀[illegible]其[illegible]引焚作樊可證

王曰人君謂明堂而下又會合也合諸侯命於天地也

丁云知當爲志字之誤

洪曰上危字當爲易字之誤尹注非覽要兵法篇曰三官不繆五教不亂九章著明則危而無害窮乏而無難亦以危難連文洪說以非

俞曰執讀爲慹漢書陳萬年傳咸叉慹服注執讀曰慹是其例也說文心部慹怖也怖即今怖字著於取與之分則得地而無後患故不慹與上文審於動靜之務則功得而無害者文正相同尹注謂不慴執失之

王曰執當爲報報復也反也言明乎取與之分則得敵之地而敵不能從取其地[illegible]曰報[illegible]亦不報取地而不反

安井衡云此篇名圖當依前列幼官所不及以爲十圖今不作無圖者言其自前篇分寫[illegible]後人圖再抄幼官以充篇數也

（之兵不求其地所以君可罰入若紂桀之人比屋可誅也）立義而加之以勝至威而實之以德守之而後脩勝心焚海內（既獲敵人之國順而守之然后修其法制如此則強勝之心可以焚灼於海內）民之所利立之所害除之則民人從（立利除害則人從也）立爲六千里之侯則大人從（既九會之後天子加命立爲侯伯面各三千里四方相距六千里大人謂天子三公四輔也）使國君得其治則人君從會（國君謂天下同盟諸侯矣）請命於天地知氣和則生物從（謂郊祀天地神祇使之合德則四氣和可知故生物從之）計緩急之事則危危而無難（緩急之事皆已計定則二者之危無所難緩急之事皆有可危之理故曰危危）明於器械之利則涉難而不變察於先後之理則兵出而不困通於出入之度則深入而不危審於動靜之務則功得而無害也著於取與之分則得地而不執（謂不慴執）慎於號令之官則舉事而有功此居於圖北方方外（此北圖之副也）

幼官圖第九（西方本圖　西方副圖　南方本圖　中方本圖　北方本圖　南方副圖　中方副圖　北方副圖　東方本圖　中方副圖）經言九

秋行夏政葉行春政華行冬政耗十二期風至戒秋事十二小夘薄百爵十二白露下收聚十二復理賜予十二始前節弟賦事十二始卯合男女十二中卯十二下卯三卯同事九和時節君服白色味辛味聽商聲治濕氣用九數飲於白后之井以介蟲之火爨藏恭敬行摶銳坦氣脩通凡物開靜形生理閒男女之畜修鄉里之什伍量委積之多寡定府官之計數養老弱而勿通信利害而無私此居於圖西方方外

右西方本圖

旗物尚白兵尚劍刑則紹昧斷絕始乎無端卒乎無窮始乎無端道也卒乎無窮德也道不可量德不可數不可量則衆強不能圖不可數則爲詐不敢鄉兩者備施動靜有功畜之以道養之以德畜之以道則民和養之以德則民合和合故

能習習故能偕偕習以悉莫之能傷也此居於圖西方方外

右西方副圖

夏行春政風行冬政落重則雨雹行秋政水十二小郢至德十二絕氣下下爵賞十二中郢賜與十二中絕收聚十二大暑至盡善十二中暑十二小暑終三暑同事十舉時節君服赤色味苦味聽羽聲治陽氣用七數飲於赤后之井以毛獸之火爨藏薄純行篤厚坦氣修通凡物開靜形生理定府官明名分而審責於群臣有司則下不乘上賤不乘貴法立數得而無比周之民則上尊而下卑遠近不乖此居於圖南方方外

右南方本圖

若因處虛守　靜人物則皇五和時節君服黃色味甘味聽宮聲治和氣用五數飲於黃后之井以倮獸之火爨藏溫

[illegible]

儒行歐養坦氣修通凡物開靜形生理常至命尊賢授德則帝身仁行義服忠用信則王審謀章禮選士利械則霸定生處死謹賢修伍則衆信賞審罰爵材禄能則強計凡付終務本飾末則富明法審數立常備能則治同異分官則安通之以道畜之以惠親之以仁養之以義報之以德結之以信接之以禮和之以樂期之以事攻之以言發之以力威之以誠一舉而上下得終再舉而民無不從三舉而地辟散成四舉而農佚粟十五舉而務輕金九六舉而絜知事變七舉而內外爲用八舉而勝行威立九舉而帝事成形九本搏大人主之守也八分有職卿相之守也十官飾勝備威將軍之守也六紀審密賢人之守也五紀不解庶人之守也治亂之本三卑尊之交四富貧之終五盛衰之紀六安危之機七強弱

佑之案曰此篇以政治條目分系中與四方齊於法于九時而圖之左右以使覽及制圖者出不能為圖則於篇中記其方位俾人備之復作幼官圖傳者兩存其文遂前後複出

之應八存亡之數九練之以散群傰署凡數財署殺僇以聚財勸勉以遷衆使二分具本發善必審於密執威必明於中

此居圖方中

右中方本圖

冬行秋政霧行夏政雷行春政烝泄十二始寒盡刑十二小榆賜予十二中寒收聚十二中榆大收十二寒至靜十二大寒之陰十二大寒終三寒同事六行時節君服黑色味鹹味聽徵聲治陰氣用六數飲於黑后之井以鱗獸之火爨藏慈厚行薄純坦氣修通凡物開靜形生理器成於僇教行於鈔動靜不記行止無量戒審四時以別息異出入以兩易明養生以解固審取與以總之一會諸侯令曰非玄帝之命毋有一日之師役再會諸侯令曰養孤老食常疾收孤寡三會諸

[illegible]

侯令曰田租百取五市賦百取二關賦百取一毋乏耕織之器四會諸侯令曰修道路偕度量一稱數毋征藪澤以時禁發之五會諸侯令曰修春秋冬夏之常祭食天壤山川之故祀必以時六會諸侯令曰以爾壤生物共玄官請四輔將以祀上帝七會諸侯令曰官處四體而無禮者流之焉莠命八會諸侯令曰立四義而無議者尚之于玄官聽於三公九會諸侯令曰以爾封內之財物國之所有爲幣九會大令焉出常至千里之外二千里之內諸侯三年而朝習命三年三卿使四輔一年正月朔日令大夫來修受命三公二千里之外三千里之內諸侯五年而會至習命三年名卿請事二年大夫通吉凶七年重適入正禮義五年大夫請變三千里之外諸侯世一至置大夫以爲廷安入共受命焉此居於圖北方方外

右北方本圖

旗物尚赤兵尚戟刑則燒交疆郊必明其一必明其將必明其政必明其士四者備則以治擊亂以成擊敗數戰則士疲數勝則君驕驕君使疲民則危國至善不戰其次一之大勝者積衆勝而無非義者焉可以爲大勝大勝無不勝也此居於圖南方方外

右南方副圖

必得文威武官習勝之務時因勝之終無方勝之幾行義勝之理名實勝之急時分勝之事察伐勝之行備具勝之原無象勝之本定獨威勝定計財勝定知聞勝定選士勝定制禄勝定方用勝定綸理勝定死生勝定成敗勝定依奇勝定實虛勝定盛衰勝舉機誠要則敵不量用利至誠則敵不校明

[illegible]文[illegible]曰[illegible]字疑衍

名章實則士死節奇舉發不意則士歡用交物因方則械器備因能利備則求必得執務明本則士不偷備具無常無方應也聽於鈔故能聞無極視於新故能見未形思於濬故能知未始發於驚故能至無量動於昌故能得其寶立於謀故能實不可故也器成教守則不遠道里號審教施則不險山河博一純固則獨行而無敵愼號審章則其攻不待權舉明必勝則慈者勇器無方則愚者智攻不守則拙者巧數也動愼十號明審九章飾習十器善習五官謹修三官必設常主計必先定求天下之精材論百工之銳器器成角試否臧收天下之豪傑有天下之稱材說行若風雨發如雷電此居於圖方中

右中方副圖

吾案下也字衍前後無此字

旗物尚黑兵尚脅盾刑則游仰灌流察數而知治審器而識勝明謀而適勝通德而天下定定宗廟育男女官四分則可以立威行德制法儀出號令至善之爲兵也非地是求也罰人是君也立義而加之以勝至威而實之以德守之而後修勝心焚海内民之所利立之所害除之則民人從立爲六千里之侯則大人從使國君得其治則人君從會請命於天地知氣和則生物從計緩急之事則危危而無難明於器械之利則涉難而不變察於先後之理則兵出而不困通於出入之度則深入而不危審於動靜之務則功得而無害也著於取與之分則得地而不執愼於號令之官則舉事而有功此居於圖北方方外

右北方副圖

春行冬政肅行秋政雷行夏政則闇十二地氣發戒春事十二小卯出耕十二天氣下賜與十二義氣至修門閭十二清明發禁十二始卯合男女十二中卯十二下卯三卯同事八舉時節君服青色味酸味聽角聲治燥氣用八數飲於青后之井以羽獸之火爨藏不忍行歐養坦氣修通凡物開靜形生理合內空周外強國爲圈弱國爲屬動而無不從靜而無不同舉發以禮時禮必得和好不基貴賤無司事變日至此居於圖東方方外

右東方本圖

旗物尚青兵尚矛刑則交寒害釱器成不守經不知教習不著發不意經不知故莫之能圉發不意故莫之能應莫之能應故全勝而無害莫之能圉故必勝而無敵四機不明不過

[illegible]治要引尸子曰故度於往古觀於先王非求賢務士而能立功於天下成名於後世者未之嘗有也

九日而游兵驚軍障塞不審不過八日而外賊得閒由守不慎不過七日而內有讒謀詭禁不修不過六日而竊盜者起死亡不食不過四日而軍財在敵此居於圖東方方外

右東方副圖

五輔第十（謂六興七體八經五務三度此五者可以輔弼國政也）　外言一

古之聖王所以取明名廣譽厚功大業顯於天下不忘於後世非得人者未之嘗聞（不得於人而能使名譽顯當時功業流後世者則未嘗聞）暴王之所以失國家危社稷覆宗廟滅於天下非失人者未之嘗聞（不失於人而能使失國覆宗者亦未嘗聞）今有土之君皆處欲安動欲威戰欲勝守欲固大者欲王天下小者欲霸諸侯（言諸侯欲大利則王天下欲小利則霸諸侯也）而不務得人是以小者兵挫而地削大者身死而國亡（既不務得人故必致禍小則地削大則國亡）故曰人不可不務也（當務得之於人）此天下之極也曰然則得人之

孫星衍曰治要引無以政二字

戴曰元刻斯作莫

孫星衍曰群書治要引中作忠下同

洪先生云飲食當作食飲與下文食飲薪菜文同

張文虎曰說文兇擾恐也與上朝廷閒而官府治相反

劉曰當作殘苛王注云

王曰覆讀爲愎愎鷙皆狠也

道莫如利之利之之道莫如教之以政故善爲政者田疇墾而國邑實朝廷閒而官府治公法行而私曲止倉廩實而囹圄空賢人進而姦民退其君子上中正而下諂諛其士民貴武勇而賤得利（賤苟得之利也）其庶人好耕農而惡飲食（惡費用之飲食）於是財用足（好耕農故財用足）而飲食薪菜饒（省費用則薪菜饒）是故上必寬裕而有解舍（解放也舍免也）下必聽從而不疾怨上下和同而有禮義故處安而動威戰勝而守固是以一戰而正諸侯不能爲政者田疇荒而國邑虛朝廷兇（小人競邈故兇）而官府亂（小人用法故亂）公法廢而私曲行倉廩虛而囹圄實賢人退而姦民進其君子上諂諛而下中正其士民貴得利而賤武勇其庶人好飲食而惡耕農於是財用匱而食飲薪菜乏上彌殘苟（居上位者小人故殘賊苟且也）而無解舍下愈覆鷙而不聽從（覆察也鷙疑也上既賊苟而不舍故下伺察而懷疑鷙鷙勑吏反）上

孫文濤曰下書作引當爲和其之初交爲狄人之供非也上下交[illegible]說孟子言上下交征利

黃曰興當爲與法也第二下文所謂六興者何也此六者種之興也皆當作與今本誤作興不與也句而誤

王曰利當爲判　壇与廛通

丁云墆即滯字周官泉府作滯史記作蹛

俞曰尹注曰傳送貨財必慎止宿其義甚爲迂曲且上文修道途便關市皆二字平列則將宿二字亦當平列廣雅釋詁將行也宿止也然則將宿猶言行止耳

洪曰慎讀爲[illegible]

王曰罷露[illegible]室家疲敝也露之言[illegible]也

下交引而不和同（上引下以供御下引上以恩覆二俱不得故不和同也）故處不安而動不威戰不勝而守不固是以小者兵挫而地削大者身死而國亡故以此觀之則政不可不慎也德有六興義有七體禮有八經法有五務權有三度所謂六興者何曰辟田疇利壇宅（壇堂基）修樹蓺勸士民勉稼穡修牆屋此謂厚其生（上六者可以厚養其生也）發伏利（利人之事積久隱伏者發而用之）輸墆積（墆貯積也）修道途便關市（謂所置關市皆令要便也）慎將宿（將送貨財必慎止宿）此謂輸之以財（上五者皆生財之術故曰輸財所以納財於民）導水潦利陂溝決潘渚（潘溢也決潘溢者決之令通潘音翻）潰泥滯（泥塗爲滯者亦潰決之令通也）通鬱閉（鬱閉亦謂川瀆有遏塞者）慎津梁此謂遺之以利（上之六者所以遺利於民）薄徵斂輕征賦弛刑罰赦罪戾宥小過此謂寬其政（上之五者所以寬裕其政）養長老慈幼孤恤鰥寡問疾病弔禍喪此謂匡其急（上之五者所以救民之急）衣凍寒食飢渴匡貧窶賑罷露（疾憊裸露者有以振救之）資乏絕此謂賑

其窮（上之五者所以振民之窮乏）凡此六者德之興也六者既布則民之所欲無不得矣夫民必得其所欲然后聽上聽上然后政可善爲也故曰德不可不興也曰民知德矣而未知義然后明行以導之義（行即七義）義有七體七體者何曰孝悌慈惠以養親戚恭敬忠信以事君上中正比宜以行禮節（比合也行既中正而又合宜也）整齊撙詘以辟刑僇（撙節也言自節而卑屈也）纖嗇省用以備飢饉（纖細也嗇悋也既細又悋故財用省也）敦懞純固以備禍亂（懞厚也音莫江反）和協輯睦以備寇戎凡此七者義之體也夫民必知義然后中正中正然后和調和調乃能處安處安然后動威動威乃可以戰勝而守固故曰義不可不行也曰民知義矣而未知禮然后飾八經以導之禮所謂八經者何曰上下有義貴賤有分長幼有等貧富有度凡此八者禮之經也故上下無義則亂貴賤無分則爭長

王云失疑爲佚秩佚也
俞曰失當讀爲軼廣雅釋詁軼過也言貧富無度則過軼也尹注曰失其節制亦此意

戴曰宋本敎作敬

丁云謹當爲法字涉下文互譌而誤

王云辯治也以治以治俱矣
成材也
俞曰功讀爲攻謂攻治其材藝

幼無等則倍（倍乖戾也）貧富無度則失（失其節制）上下亂貴賤爭長幼倍貧富失而國不亂者未之嘗聞也是故聖王飭此八禮以導其民八者各得其義則爲人君者中正而無私爲人臣者忠信而不黨爲人父者慈惠以教爲人子者孝悌以肅爲人兄者寬裕以誨爲人弟者比順以敬（比和）爲人夫者敦懞以固爲人妻者勸勉以貞夫然則下不倍上臣不殺君賤不踰貴少不陵長遠不間親新不間舊小不加大淫不破義凡此八者禮之經也夫人必知禮然后恭敬恭敬然后尊讓尊讓然后少長貴賤不相踰越少長貴賤不相踰越故亂不生而患不作故曰禮不可不謹也曰民知禮矣而未知務然后布法以任力任力有五務五務者何曰君擇臣而任官大夫任官辯事（辯明也能明所任之事也）官長任事守職士修身功材（材謂藝能士既脩身必於藝能有功）

也尹注謂士既修身必於埶能有功非是

下云力常作法此法上文力之務句而誤民知務之務字當為法度與上下文一例

於是術曰故曰二字因上文而衍

也庶人耕農樹蓺君擇臣而任官則事不煩亂大夫任官辯事則舉措時官長任事守職則動作和士修身功材則賢良發庶人耕農樹蓺則財用足故曰凡此五者力之務也夫民必知務然后心一心一然后意專心一而意專然后功足觀也故曰力不可不務也曰民知務矣而未知權然后考三度以動之所謂三度者何曰上度之天祥下度之地宜中度之人順此所謂三度故曰天時不祥則有水旱地道不宜則有飢饉人道不順則有禍亂此三者之來也政召之曰審時以舉事（時則天祥地宜人順之時也得其時則事可成）以事動民（事成則民可動）以民動國（民昌則國可動）以國動天下（國強則天下可動也）天下動然后功名可成也故民必知權然后舉錯得（權謂能知三度）舉錯得則民和輯民和輯則功名立矣故曰權不可不度也故曰五經既布然后逐姦民詰詐僞屛讒慝

宋本諂音滔過也聖案宋本是諂疑也晏子春秋內篇諫上曰隱情奄惡蔽諂其上與此文同

俞曰飢饉不當言修修乃備字之誤備俗作偹偹誤作脩又誤作修耳版法篇修長在乎任賢其後解則作備長此本書二字相亂之證也

王云苛誤作苟

俞曰君悅玩好則民務末作疑備用不足然本文無君字注又非也悅乃說字之誤其說在玩好言求其所以然之說則在玩好也韓子內儲說外儲說篇並有其說在某某之文墨子經

而毋聽淫辭毋作淫巧若民有淫行邪性樹爲淫辭作爲淫巧以上諂君上而下惑百姓移國動衆以害民務者其刑死流（大罪死小罪流）故曰凡人君之所以內失百姓外失諸侯兵挫而地削名卑而國虧社稷滅覆身體危殆非生於諂淫者未之嘗聞也何以知其然也曰淫聲諂耳淫觀諂目耳目之所好諂心心之所好傷民民傷而身不危者未之嘗聞也曰實壙虛墾田疇修牆屋則國家富節飲食撙衣服則財用足舉賢良務功勞布德惠則賢人進逐姦人詰詐僞去讒慝則姦人止修飢饉救災害賑罷露則國家定明王之務在於強本事去無用然後民可使富（本事謂農桑也無用謂末作也）論賢人用有能而民可使治薄稅斂毋苟於民（謂無苟取於民）待以忠愛而民可使親三者霸王之事也事有本而仁義其要也今工以巧矣而民不足於

下篇言說在某某者七十八句蓋古人自有此文法下文其悅在珍怪其悅在文繡義並同此

下云方丈陳於前五字衍　尹注方丈陳前四字似詳上文珍怪二字校者誤以之入正文耳

下云梨[illegible]之段借[illegible]古[illegible]字說文[illegible]分解也

王引之曰采當[illegible]采[illegible]平雕琢平者全曰雕玉曰琢背文不刻爲文[illegible]今[illegible]使平也古工文刻鏤削正用文

[illegible]曰采[illegible]樣不[illegible]之木

是曰失當爲先先猶尚也言守法之人不尚無用之物也

備用者其悅在玩好（君悅玩好則民務末作故備用不足）農以勞矣而天下飢者其悅在珍怪方丈陳於前（方丈陳前則役用廣故農勞而不免於飢）女以巧矣而天下寒者其悅在文繡（君悅文繡則女工傷成天下寒）是故博帶梨（梨博帶以就狹也梨割也）大袂列（列大袂以從小）文繡染（染文繡爲純色）刻鏤削（削刻鏤爲純素）雕琢采（采雕琢爲純慢）關幾而不征（幾察也但使察非常而不征賦也）市鄽而不稅（鄽市中置物處但籍知其數不稅斂）古之良工不勞其知巧以爲玩好是故無用之物守法者不失（或爲無用物守法者必得而誅之無所漏失也）

管子卷第三

傰（音朋）

戴曰准俗準字說文曰準平也从水隼聲段先生注云準五經文字云字林作准按古書多用准蓋晉魏時恐與淮字亂而別之耳

戴曰苓靈之借字

俞曰毋監于讒義不可通監當讀爲陷監本從䀠省聲與陷聲同故得通用也字又作嚂淮南子脩務篇莊呉分奮以嚂其口嚂即陷字舊注或以監爲嚂因即監字而加口旁耳管子作監者嚂之段字淮南子作嚂者陷之俗字矣

俞曰區字不當疊下文云不用其區區句區者虛也可知此文不疊區字矣即涉下文兩區字相連而誤衍耳

張云疑衍一區字不用其區鳥飛準繩下屬之云不用其區區者虛也人而無良焉馬曰虛也者以不用其區區句而下屬正按區字之文與舉目注以區區連讀而又于舉目下增一句區字一義

管子卷第四　　　唐司空房　玄齡　注

宙合第十一　　樞言第十二　　外言二

宙合第十一（古往今來曰宙也所陳之道既通往古又合來今無不苞羅也）

左操五音右執五味（第一舉目）懷繩與准鉤多備規軸減溜大成是唯時德之節（第二舉目）春采生秋采蓏夏處陰冬處陽（第三舉目）大賢之德長明乃哲哲乃明奮乃苓明哲乃大行（第四舉目）毒而無怒怨而無言欲而無謀（第五舉目）大揆度儀若覺臥若晦明若敖之在堯也（第六舉目）毋訪于佞毋蓄于諂毋育于凶毋監于讒不正廣其荒（第七舉目）不用其區區鳥飛准繩（第八舉目）讂（火縣反）充末衡易政利民（第九舉目）毋犯其凶毋邇其求而遠其憂高爲其居危顛莫之救（第十舉目）可淺可深可浮可沉可曲可直可言可默（第十一舉目）天不一時地不一利人不一事可正而視定而履深而迹（第十

洪曰捊當作桴左傳右援桴而鼓桴鼓椎也擿當作擿擊則擿之二字通言若鼓之有桴擿擊之則有聲有聲也

俞曰齊讀爲濟荀子王霸篇以國齊義楊倞注曰齊當爲濟是其例也此言君但求正其國而無自濟其私欲也尹注非

王曰當爲西施

丁云分敬當作合敬尹注合私也

（二舉目）夫天地一險一易若鼓之有捊（宅耕反）擿（丁歷反）擋（丁用反）則擊天地萬物之橐宙合有橐天地（第十三舉目）左操五音右執五味此言君臣之分也（左陽君道右陰臣道故曰君臣之分也）君出令佚故立于左（君但出令故曰佚凡右爲用事故左佚而右勞）臣任力勞故立于右（臣則任力故曰勞）夫五音不同聲而能調此言君之所出令無妄也（五音雖有不同樂師盡能調之喻百度雖各有別君則盡能裁之故所出無妄）而無所不順順而令行政成（君出令皆順奉之則政成）五味不同物而能和此言臣之所任力無妄也（五味宰夫能和之百職臣守任之而無妄也）而無所不得得而力務財多（臣能任職得宜務而財必多也）故君出令正其國而無齊其欲（民欲既異常隨其欲而教之也）一其愛而無獨與是（正臣其愛宜一率土周之無所獨與則是愛不一毋獨與是也）王施而無私則海內來賓矣臣任力同其忠而無爭其利不失其事而無有其名分敬而無妬則夫婦和勉矣君失音則風律必流（流謂蕩散）流則亂敗臣離味則百姓不養（臣離味百職曠故百姓不養也）百姓不

俞曰說文䟽部䟽足剌䟽也讀若撥此文撥字即䟽之叚字剌䟽則有不正之意故與正爲對文也荀子正論篇不能以撥弓曲矢中亦是以撥爲䟽又或以發爲之考工記弓人曰菑栗不迆則弓不發

孫詒讓曰案淮南子本經訓注云扶撥以爲正高注云扶治也扶之訓治古書未見以意校之疑當爲[illegible]

[illegible]郭云榑桑神木日所出也山海經注[illegible]作扶桑是其例也[illegible]

[illegible]曰究當爲窮究不窮也塞不窮也

丁云說文楥履法也憲即楥字

張文虎曰丁云僊與遷同是也[illegible]

養則衆散〻君臣各能其分則國寍矣故名之曰不德懷繩與准鈎多備規軸減溜大成是唯時德之節夫繩扶撥以爲正准壞險以爲平（准必壞舊高峻而後以爲平也）鈎入枉而出直（工人用鈎則就枉取直也）此言聖君賢佐之制舉也（言制以舉賢之法用鈎也）博而不因以備能而無遺（所舉既博則枉直咸盡故無所失雖雞鳴狗盜無所不取皆有所長故能備之）國猶是國也民猶是民也桀紂以亂〻湯武以治昌（湯之國人亦桀之國人武之國人亦紂之國人桀紂以之亂之故也湯武以之昌治之故也）章道以教明法以期民之興善也如化湯武之功是也（湯武之昌教化明也人之興善亦章明也）多備規軸者成軸也（規者正圓器軸者轉規大小悉須備故多備方王嚴剛圓柔和今用規者欲施恩引物也）夫成軸之多也其處大也不究其入小也不塞（究窮也大軸用大處小用小故因物施宜故有大小也）猶迹求履之憲也（迹者履之所出善者恩之所生憲法也擬迹而求履法履法可得施恩而求善心善心可生也）夫焉有不適善（以恩驅善故無不適也）適善備也僊也是以無乏之（僊輕順貌既皆適善能備以恩爲善者輕順人君善既備順何所乏哉則求者無不善也）故諭教者取辟焉

丁云[illegible]

[illegible]湇古育字[illegible]讀如畔

丁云玩尹注當讀是非有句必交來句又云是既信之有矣則當讀苟信是句以有字[illegible]以有不可先規[illegible]必有不可識慮[illegible]不可先[illegible][illegible]出於[illegible]不備[illegible]高是而不能平[illegible]其非也[illegible]

丁云玩尹注曰疑衍字之誤

王云[illegible]獲[illegible]爲[illegible]

王云浧當爲逞逞與盈同儒當爲偄偄與緛同緛爲縮也

[illegible]

（辟法也取爲規矩也）天湇陽無計量地化生無法崖（湇古育字天以陽氣育生萬物物生不可計量地以陰化無物不化故乃法以制崖畔君之恩法天地之厚廣也）所謂是而無非非而無是（亦既行恩又須順物當順而是之不得有非當順而非之不得有是也）是非有必交來苟信是以著不可先規之（是非既有必使二者俱來得以驗之是既信之有矣非則不可掩故先以恩意令息改也）必有不可識慮之然將卒而不戒（不可識謂其非謀隱伏意在不測或苞藏禍心故必有以防慮之如其事將終即必當陰備待之不可戒告於彼也）故聖人博聞多見畜道以待物（以道待物物無不容也）物至而對形曲均存矣（對配也物至矣以多少之恩配大小之形如此則均平皆在於恩而無遺失也）減盡也溜發也言偏環畢莫不備得故曰減溜大成（減溜盡發君既均施以恩故物盡發於善亦既盡善君教不偏減順圜圓之周無不備得也）成功之術必有巨獲（巨大也功大成大獲）必周於德審於時時德之遇事之會也若合符然故曰是唯時德之節（德既周時又審二者遇會若合符契則何功而不成也）春采生秋采蓏夏處陰冬處陽此言聖人之動靜開闔詘信浧（弋逞反）儒取與之必因於時也時則動不時則靜是以古之士

丁云[illegible]陽[illegible]當爲主，顯揚爲文，以下全字相對，宋本上作時，[illegible]

王曰：注云陰愁而藏之，則正文含字當是[illegible]字之誤，[illegible]陰字艸書與[illegible]同

王曰：辟之讀曰避之，下屬爲句。也字後人加

張文虎曰：夏就清則無及於暑，冬就溫則無及於寒，以喻賢人之沈抑以避罰，靜默以俟免也。宋本及作反，形近而誤

丁云：[illegible]字疑誤，當云進傷爲人君者之義，退害爲人臣者之生

當進傷而揚雄傳[illegible]大行[illegible]

[illegible]曰：戴校云：端當[illegible]說文云：專，六寸簿也。按舍與捨通，端[illegible]司服先鄭注云衣有襦裳者爲端，[illegible]玄端之通[illegible]不舍端[illegible]也。[illegible]曲禮請業則起，鄭注業謂篇卷也。修業不息版者[illegible]方版[illegible]是曰大版，謂之業，故版亦謂之業

[illegible]

丁云：琅[illegible]說文作[illegible]

有意而未可陽也故愁其治言含愁而藏之也（有意濟世時亂方殷未可明論故曰理代之言陰愁而藏之）賢人之處亂世也知道之不可行則沈抑以辟罰靜默以侔免（侔取也）辟之也猶夏之就清（七性反）冬之就溫焉可以無反於寒暑之菑矣（夏不就清冬不就溫更以寒暑致災終無益也喻賢者不避亂世更怊刑譴何榮之可得哉）非爲畏死而不忠也（賢人之避亂世豈畏死而不忠哉但以無益而徒死也）夫強言以爲僇而功澤不加（時非所言必致刑僇既僇矣何功澤之加哉）進傷爲人君嚴之義（臣進而遇傷人君因此益加其嚴酷也）退害爲人臣者之生（退而不遇害而人臣因此轉更偷生也）其爲不利彌甚（不避亂世而遇害則君益其嚴酷臣益偷生不利彌甚也）故退身不舍端脩業不息版（版牘也）以待清明（賢者雖復退身終不捨其端操不息修業亦不息其版籍所以俟亂世清明候風雲以舉翼也）故微子不與於紂之難而封於宋以爲殷主先祖不滅後世不絕故曰大賢之德長（可久可大則賢人之德業）明乃哲哲乃明奮乃苓明哲乃大行此言擅美主盛自奮也以琅湯（琅音浪湯音場）夌轢人之敗也

丁云筭當為等句稱度量三者同文

俞曰依讀為殷禮記中庸篇壹戎衣鄭注曰衣讀如殷聲之誤也齊人言殷聲如衣然則管子書以依為殷正齊言耳不殷其樂謂不盛其樂也說文㐆部曰作樂之盛稱殷

俞曰業明而不矜謂業盛而不矜也淮南說林篇長而愈明高誘注曰明猶盛也（[illegible]）

孫星衍曰惠與[illegible]

王[illegible]校曰三字衍

丁云案[illegible]遂速没法句[illegible]上文[illegible]没法句[illegible]斷[illegible]句中[illegible]遂没法之意

常自此是故聖人著之簡筴傳以告後進曰奮盛苓落也盛而不落者未之有也故有道者不平其稱不滿其量不依其樂不致其度（有道者則湯武也所以不平稱滿量依樂致度者所以晦其明）爵尊即肅士祿豐則務施功大而不伐業明而不矜夫名實之相怨久矣是故絕而無交（有名有實必爲人怨其來久所以絕四鄰之好杜賓客之交惡其名實之聞也）惠者知其不可兩守乃取一焉故安而無憂（名實不可兩守故但存其一從此而息所以安安而無憂也）怨毒而無怒此言止忿速濟没法也（毒者陰爲賊害從而怒之彼知其所以行毒怨恨續赴其行毒之法没而不用今不爲怒者所以止此忿速濟斷没法也）怨而無言言不可不慎也言不周密反傷其身（言怨怒但可藏之在心不言之口以泄其恨陰懷他計反被傷身也）故曰欲而無謀言謀不可以泄謀泄菑極（既欲其事方始圖之無使謀泄泄謀災必至故曰災極至）夫行忿速遂没法賊發言輕謀泄菑必及於身故曰毒而無怒怨而無言欲而無謀大揆度儀若覺卧若晦明（言人君材質雖不慧但大揆度儀法有疑則問之賢者覺而卧聽若從晦而視明可）

王曰不可庸用　循當爲猶猶亦若也

王曰義失正也爲夫夫字一下移下作士夫行私欺上此四者用所以害君又失正也猶君字疑衍

俞拓本作損北宋本作損作須然則威疑威之誤其威可須者其滅亡可待也涉下文是以威盡焉而誤威爲威遂臆改可須爲可損矣

丁云須乃頃之誤頃與傾同言其廣大其威可以傾覆滅亡也廣大也荒通用以人所貴者廣其不荒孔注荒亂也荒即亡之借字

（以成大也）言淵色以自詰也靜默以審慮依賢可用也（君有所未捂當淵寂）（其色以自窮詰靜默其神以審思慮有所不晤依賢以問之故其爲可用也）仁良既明通於可不利害之理循發蒙也（問於仁良其事既明見利害之理則通晤循而用之其蒙自發明也）故曰若覺卧若晦明若敖之在堯也（敖堯子丹朱慢而不恭故曰敖敖在堯時雖凡下材但以聖人在上賢人在下位動而履規矩常自禮法竟以改邪爲明故賔虞朝讓德羣后書曰無若丹朱敖）毋訪于佞言毋用佞人也用佞人則私多行毋蓄于諂言毋聽諂聽諂則欺上毋育于凶言毋使暴使暴則傷民毋監于讒言毋聽讒聽讒則失士夫行私欺上傷民失士此四者用所以害君義失正也夫爲君上者既失其義正而倚以爲名譽爲臣者不忠而邪以趨爵祿亂俗數世以偷安懷樂雖廣其威可須也故曰不正廣其荒是以古之人阻其路塞其遂守而物修故著之簡筴傳以告後世人曰其爲怨也深是以威盡焉不用其區區者虛也人而無良焉故曰

丁云解與堅義相反解疑當為[illegible]字之誤[illegible]格說文格擊也[illegible]杆格堅不可入之貌

俞曰此本作夫植之正而不謬涉上文而失字而誤作失耳植而無能句文義未足疑有闕文

俞曰美乃善字之誤上文云夫植之正而不謬不可賢也植而無能不可善也此云所賢善於聖人者即承上文而言不容有異文

戴曰當作以其與變化隨也化隨二字誤倒

丁云流字涉上文流施而衍

劉曰莊子謂行小變而不失大常亦此之意

王曰帝即常字之誤而衍先常猶常也先常句絕言大人之行不必以遵守故常

丁云義立當為義正

虛也凡堅解而不動陼隄而不行其於時必失失則廢而不濟失植之正而不謬不可賢也植而無能不可善也所賢美於聖人者以其與變隨化也淵泉而不盡微約而流施是以德之流潤澤均加于萬物故曰聖人叅于天地鳥飛准繩此言大人之義也（鳥飛准繩曲以爲直大人之義權而合道）夫鳥之飛也必還山集谷不還山則困不集谷則死山與谷之處也不必正直而還山集谷曲則曲矣而名繩焉以爲鳥起於北意南而至于南起於南意北而至于北苟大意得不以小缺爲傷（鳥意將集南北亦隨山谷而曲飛苟遂南北之大意不以曲飛小缺爲傷聖人行權亦猶是也苟得合義之大致不以反經小過而爲傷也）故聖人美而著之（美鳥飛之事著之簡策也）曰千里之路不可扶以繩（繩直千里路必窮也）萬家之都不可平以准（平准萬家居必塞也）言大人之行不必以先帝常義立之謂賢（守常違變道必躓也）故爲上者之論其下也（議欲理也）不可以失此術也（此術權道）讂（火縣反遠也）

王曰告當作吉對下凶字

王曰不慎二字衍聽不審不聰與下視不察不明慮不得不知句例相同

戴曰宋本昏作惛下同
陳先生云伎者忮之假借

王曰衡下言字衍

王曰立以宋本朱本作美好音也

充言忠也忠欲忠未衡言耳目也耳目欲端中正者治之本也耳司聽聽必順聞聞審謂之聰（耳之所聞既順且審故謂之聰）目司視視必順見見察謂之明（目之順視曰明）心司慮慮必順言言得謂之知（心之所慮既順且得故謂之智）聰明以知則博博而不惛所以易政也（聰也明也智也三者既博故事無過舉乃得中可制禮作樂易先古政）政易民利利乃勸勸則告（民既勸勉故可以禮樂告之）聽不慎不審不聰不審不聰則繆視不察不明不察不明則過慮不得不知不得不知則昏繆過以惛則憂憂則所以伇苛伇苛所以險政政險民害害乃怨怨則凶故曰譓充未衡言易政利民也毋犯其凶言中正以蓄慎也毋邇其求言上之敗常貪於金玉馬女而吝愛於粟米貨財也厚藉斂于百姓則萬民懟怨遠其憂言上之亡其國也常邇其樂立優美而外淫于馳騁田獵內縱于美色淫聲下乃解怠惰失百吏皆失

俊曰淮南人間訓天下有三危少德而多寵一危也才下而位高二危也身無大功而受厚祿三危也

王引之曰心怨當為惡怨上文言民惡怨

戴曰宋本必下有亡字

王引之曰當作可浮可沈沈深[illegible]為韻

丁云著當為諸據尹注人之所著事業上淮南泰族篇其以增事不得不多端超行不得不殊方對上文人之二字衍

丁云辯翔之段字漢書西域傳上翔宜注翔與詳同

宋本攻作政

其端則煩亂以亡其國家矣高爲其居危顛莫之救此言尊高滿大而好矜人以麗主盛處賢而自予雄也（言君王豪盛處己以賢自許以爲英雄予計也）故盛必失而雄必敗夫上既主盛處賢以操士民國家煩亂萬民心怨此其必亡也猶自萬仞之山播而入深淵其死而不振也必故曰毋邇其求而遠其憂高爲其居危顛莫之救也可淺可深可沈可浮可曲可直可言可默此言指意要功之謂也（凡此淺深曲直諸事皆可詳之言之指意要必得此然可以成功）天不一時（春夏秋冬各有其時）地不一利（五土十地各有其利）人不一事（士農工商各有其事）是以著業不得不多人之名位不得不殊（天時地利猶有不一況於人之所著事業及其名位豈得不多而殊乎）方明者察于事故不官（官主也）于物而旁通于道（方謂法術言法術通明之士察於天地知不可專一故云不主一物功用無方旁通於道也）道也者通乎無上詳乎無窮運乎諸生（諸物由道而生）是故辯于一言察于一治攻于一事者可以曲說而不可以廣舉（言寡

書名當為各下文所各事之儀

其詳不可盡是也

書半星中星也 說文云 [illegible]中分也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丁云闕當為泐

北文唐皆疑踰字誤

[illegible]

俞曰說文水部泊淺水也字亦作泊此文

薄字即泊之叚字廣韻博字注曰薄

博帶善相馬博帶即伯勞也是則

薄之通作泊猶博之通作伯矣上

句泉踰瀷而不盡與此相對成文

泉是水之深者泊是水之淺者因以

薄為之尹注遂失其義矣

[illegible]

[illegible]

書刊上審字涉下文審字而衍

能之人但辯一言察一理攻一事如此者唯可以示一曲之說未足以廣苞也）聖人由此知言之不可兼也故博為之治而計其意（知一言不可兼君臣言故博為理衆言而復計度所言之意以告諭之也）知事之不可兼也故名為之說而況其功（又知一事不足以兼衆事故每事皆立名而為此說又恐未明其功故比況而曉告之）歲有春秋冬夏月有上下中旬日有朝暮夜有昏晨半星（星半隱半見也）辰序各有其司故曰天不一時（此以上各舉天時不一半星辰序言其星辰晝隱夜出常見半至於次序有司以為法也）山陵岑巖淵泉閎流泉踰瀷（瀷奏漏之流也）而不盡薄承瀷而不滿（泉踰而前瀷隨而後欲其流不盡至溪谷小既停薄隨至而泄雖承瀷而常不滿之流也）高下肥墝物有所宜故曰地不一利（此以上略言地利不一也）鄉有俗國有法食飲不同味衣服異采世用器械規矩繩准稱量數度品有所成故曰人不一事（此以上舉人之事不一也）此各事之儀其詳不可盡也（此天地人三者之儀但略舉之故其詳不盡也）可正而視言察美惡審別良苦不可以不審操分不雜故政治不悔定而履言處其位行其

王曰循誤爲脩　書當爲畫

明墨章書釋上文深而迹言之

洪曰桴當作枹左氏成十二年傳右援枹而鼓韓非子功名篇至治之國君若枹臣若鼓字林云枹擊鼓杖也[illegible]當作[illegible]則[illegible]指之與[illegible]道言若鼓之有枹[illegible]然而有声當與注非上文同

安井衡云[illegible]尹注言往來[illegible]性[illegible]注之誤字

王曰也字衍

王曰有乃之誤

王引之曰泉當爲泉二字當下字及也並衍

孫星衍曰

劉曰山乃出字誤洪曰山疑當作由是言宙合之意散之至於無閒不可名而民

路爲其事則民守其職而不亂故蓀統而好終深而迹言明墨章書道德有常則後世人人修理而不迷故名聲不息夫天地一險一易若鼓之有桴（桴當爲響）擿擋則擊（險易猶否泰夫天地否泰應德而至猶鼓之合響應擊而鳴者也）言苟有唱之必有和之和之不差因以盡天地之道（唱則擊也小則小和大則大和故曰和象而不差應擊爲響象天地應德爲否泰也）景不爲曲物直響不爲惡聲美（物曲則影曲聲惡則響惡亦況天道福善禍淫隨事而至也）是以聖人明乎物之性者必以其類來也（惡聲往則惡響來猶積善餘慶積惡餘殃）故君子繩繩乎慎其所先天地萬物之橐也（君子知善惡必報繩繩戒慎先天地以類善天地萬物從而應之則善在先應在後如橐之成物也故曰天地萬物之橐）宙合有橐天地（宙合之道敎以先天地行善故橐天地也）天地苴（子餘反）萬物故曰萬物之橐（苴裹萬物在天地之中故爲橐也）宙合之意上通於天之上下泉於地之下外出於四海之外合絡天地以爲一裹（宙合廣積善以通天上入地下包絡天地爲一裹也）散之至于無閒不可名而山（宙合之裹故散其終上能無偷觀猶不可得其名若山然也）是大之

莫不由其設下文云大之無外小之無内
尹刻注非

戴曰呂氏春秋知士篇高注一猶乃也薄無二
字涉上文而衍

孫先生云富讀爲稱稱者滿也以稱與也
當以當猶言偕與當耳

無外小之無内故曰有橐天地其義不傳（苟非其人道不虚行故其義不可妄傳也）一典品之不極一薄然而典品無治也（典常也宙合之道專一而能常行則不有窮若乃輕薄不能崇重則此道或幾乎息矣常品之人不能重理也）多内則富時出則當而聖人之道貴富以當奚謂當本乎無妄之治運乎無方之事應變不失之謂當變無不至無有應當本錯不敢忿（當謂行賞以當功當功所以錯而不用者則以變不至也故雖不用物不敢忿怒也）故言而名之曰宙合（尋古遺言之立名名曰宙合也）

樞言第十二（樞者居中以運外動而不窮者也言則慮心而發口變而無主者也其用若樞故曰樞言）　外言三

管子曰道之在天者日也（日者萬物由之以照萬象由之以顯功莫大焉故謂之道也）其在人者心也（心者萬物由之以慮萬理由之以斷云爲莫大焉故謂之道）故曰有氣則生無氣則死（日與心以生成爲功而生成以氣爲言此言氣者道之用也尤宜重也）有名則治無名則亂治者以其名（物既生成須立法以治之在於名實相副故實稱其名則治名重其實則亂）樞言曰愛之利之益之安之四者道之出（四者從道而生故曰道之出也）帝王者用之而天下治矣帝王者審

吾貴在二字倒下慎貴在舉賢同誤

俊按不立字有誤
丁云下立字當爲亡字之譌

吾將字後人加　陳云宋本作將士將軍士也趙本衍數字後漢書光武帝紀於是大饗將士班勞策勳

所先所後先民與地則得矣（民者君之地君者民之天先此二者則無所不得也）先貴與驕則失矣（貴而不已則驕驕而不已則亡先此二者則無所不失矣）是故先王慎貴在所先所後人主不可以不慎貴不可以不慎民不可以不慎富慎貴在舉賢慎民在置官慎富在務地故人主之卑尊輕重在此三者不可不慎（慎三則尊以重忽三則卑以輕）國有寶有器有用城郭險阻蓄藏寶貨也（城郭完險阻脩則寇盜息蓄藏積民無飢故爲寶貨也）聖智器也（聖無不通智無遺策二者可操以成事故曰器）珠玉末用也（珠玉者飢不可食寒不可衣費多而益少故爲末用也）先王重其寶器而輕其用故能爲天下生而不死者二（謂寶與器）立而不立者四（人君雖欲自立而重珠玉則不令得立者四謂喜怒惡欲）喜也者怒也者惡也者欲也者天下之敗也而賢者寶之爲善者非善也（非善此珠玉也）故善無以爲也故先王貴善（貴善蓄藏）王主積于民（無不足）霸主積于將戰士（卒勇奮）衰主積于貴人（益其驕）亡主積于婦女珠玉（速其亡也）故先王慎其所積疾之疾之

吾胥待也言与人相待也

萬物之師也爲之爲之萬物之時也強之強之萬物之脂也凡國有三制有制人者有爲人之所制者有不能制人人亦不能制者何以知其然德盛義尊而不好加名於人（加名于人者人亦加之）人衆兵強而不以其國造難生患（患難于人者人亦患難之也）天下有大事而好以其國後（謙受益也）如此者制人者也（下人者在人上）德不盛義不尊而好加名于人人不衆兵不強而好以其國造難生患恃與國幸名利（言恃黨與之國又不爲推讓毎輙幸其名利也）如此者人之所制也（陵人者人反唛之息）與人相胥（胥視也常視人與之俱進退勞佚也）如此者不能制人人亦不能制也（侯伐鄭之比）人進亦進人退亦退人勞亦勞人佚亦佚進退勞佚愛人甚而不能利也（愛甚不利生其怨心）憎人甚而不能害也（憎甚不害生其賊心）故先王貴當（愛必利憎必害）貴周（深密不測則周也）周者不出于口不見于色一龍一蛇（一則爲龍一則爲蛇喻人行藏）一日五化之謂周（行藏五變故曰五化）故先王不

佐按列即分別字

丁云出當爲士字之誤士事也荀子書多以士爲事

中立本憎作贈

丁云視疑乃字誤參讀對兩生言下文云得之而生失之而死亦生死對文而之爲道不然一陰一陽就其化物者而謂兩生也若天地不正之爲變亂其中則二者沮矣不能化成其以參歟

戴校本作[illegible]之本作生財

以一過二（以少踰多衆所驚也）先王不獨舉不擅功（獨舉擅功人之所疾）先王不約束不結紐約束則解（有束故可得而解）結紐則絶（有紐故可得而絶）故親不在約束結紐（相親從心生也）先王不貨交（貨交則人心有親踈）不列地（列地則人心有向背）以爲天下天下不可改也（親踈向背是其改也改謂分別）而可以鞭菙使也（若乃不改而以鞭菙威之則無思不服）時也利也出爲之也（先王有所出爲必上得天時下盡地利）餘目不明餘耳不聦（苟非時利雖目視有餘不用其明耳聽有餘不用其聦也）是以能繼天子之容（天子之容時利而已）官職亦然（亦時利也）時者得天義者得人（義即利也）既時且義故能得天與人先王不以勇猛爲邊竟則邊竟安邊竟安則鄰國親鄰國親則舉當矣人故相憎也人之心悍故爲之法法出于禮禮出于治治禮道也萬物待治禮而后定凡萬物陰陽兩生而參視先王因其參而慎所入所出以卑爲卑卑不可得以尊爲尊尊不可得桀舜是也先王之所以最重也得之必

丁云案上文言萬物待治亂而後定初不言孝此承上得之必生言之得者得治亂也無語詞孝乃者字之誤已指先王言天下即上文所謂萬物也已斯待以成天下必待以生所謂成己而後成物也趙本[illegible]未知安井衡云唯無得之下應有不得[illegible]要而[illegible]之事而今脫之

俞據本傳作類無字衍文既云盡死矣不必言無涉上句七日不食無國土而衍

[illegible]宣趙本作[illegible]依宋本

丁云博當為摶摶亦圜也沌沌亦圜轉之意豚遁之段字豚豚遁隱也

安井衡曰本有下有所字

俊按我和之當作我利之

生失之必死者何也唯無得之堯舜禹湯文武孝已斯待以成天下必待以生故先王重之一日不食比歲歉三日不食比歲飢五日不食比歲荒七日不食無國土十日不食無疇類盡死矣先王貴誠信誠信者天下之結也（信誠者所以結固天下之心也）賢大夫不恃宗室士不恃外權坦坦之利不以功坦坦之備不爲用（坦坦謂平平非有超而異者故不能立功而成用也）故存國家定社稷在卒謀之閒耳聖人用其心沌沌乎博而圜豚豚乎莫得其門（一本作沌乎博而圜豚豚乎莫得而閭也）紛紛乎若亂絲遺遺乎若有從治故曰欲知者知之欲利者利之欲勇者勇之欲貴者貴之彼欲貴我貴之人謂我有禮彼欲勇我勇之人謂我恭彼欲利我利之人謂我仁彼欲知我知之人謂我慜戒之戒之微而異之（人心不同其猶面焉今既順欲穫失時無所收）動作必思之無令人識之卒來者必備之信之者仁也不可

戴曰適古敵字　先王二字衍

王曰自衆人至也此皆涉下文衍

俞曰而字並當作爲古爲字作𠂾故與而字相似而誤襄十四年左傳射爲禮乎太平御覽工藝部作射而禮乎孟子滕文公篇方里而井論語顏淵篇正義引方里爲井並其證矣知

吾梁渠之誤

欺者智也既智且仁是謂成人賤固事貴不肖固事賢貴之所以能成其貴者以其貴而事賤也賢之所以能成其賢者以其賢而事不肖也惡者美之充也卑者尊之充也賤者貴之充也故先王貴之天以時使地以材使人以德使鬼神以祥使禽獸以力使所謂德者先之之謂也故德莫如先應適莫如後先王用一陰二陽者霸盡以陽者王以一陽二陰者削盡以陰者亡量之不以少多稱之不以輕重度之不以短長不審此三者不可舉大事能戒乎能勑乎能隱而伏乎能而稷乎能而麥乎春不生而夏無得乎衆人之用其心也愛者憎之始也德者怨之本也唯賢者不然先王事以合交德以合人二者不合則無成矣無親矣凡國之亡也以其長者也人之自失也以其所長者也故善游者死于梁也善

王引之曰當作未之嘗有

宋蔡潛道本賤作殘

俊按倚讀如周禮奇衺之奇

射者死于中野命屬于食治屬于事無善事而有善治者自古及今未嘗之有衆勝寡疾勝徐勇勝怯智勝愚善勝惡有義勝無義有天道勝無天道凡此七勝者貴衆用之終身者衆矣人主好佚欲亡其身失其國者殆其德不足以懷其民者殆明其刑而賤其士者殆諸侯假之威久而不知極已者殆身彌老不知敬其適子者殆蓄藏積陳朽腐不以與人者殆凡人之名三有治也者有恥也者有事也者事之名二正之察之五者而天下治矣名正則治名倚則亂無名則死故先王貴名先王取天下遠者以禮近者以體體禮者所以取天下遠近者所以殊天下之際日益之而患少者惟忠日損之而患多者惟欲多忠少欲智也爲人臣者之廣道也爲人臣者非有功勞于國也家富而國貧爲人臣者之大罪也爲人

王曰故先王不滿也涉下衍

下二句當以明賞句屬上明刑則不暴之此與上文故先王重爲句例相同天道以下二十二字誤衍不可句讀

意林引此釜鼓滿則人概之人滿則天概之二句在上文爵祿滿則忠衰矣句下

孫星衍曰白帖三十御覽七百四十兩吃字引俱作鼓而老吃也作如老死耳

臣者非有功勞于國也爵尊而主卑爲人臣者之大罪也無功勞于國而貴富者其唯尚賢乎衆人之用其心也愛者憎之始也（愛盡而憎）德者怨之本也（德竭而怨生）其事親也妻子具則孝衰矣其事君也有好業家室富足則行衰矣爵祿滿則忠衰矣唯賢者不然（賢者有始有卒）故先王不滿也人主操逆人臣操順先王重榮辱榮辱在爲天下無私愛也無私憎也爲善者有福爲不善者有禍禍福在爲故先王重爲明賞不費明刑不暴賞罰明則德之至者也故先王貴明天道大而帝王者用愛惡愛惡天下可祕愛惡重閉必固釜鼓滿則人概之人滿則天概之故先王不滿也先王之書心之敬執也而衆人不知也故有事事也毋事亦事也吾畏事不欲爲事吾畏言不欲爲言故行年六十而老吃也

管子卷第四

張文虎曰按大字疑衍或大字之誤後人見上句作大城遂亦於郭下增周字亦衍也

張文虎曰戴云脩當爲循按下文正作循

俞曰化變而不自知當以民言不當以君言此君字涉下文明君在位上位句而衍

管子卷第五　　唐司空房　玄齡　注

八觀第十三　　法禁第十四

重令第十五

外言四

八觀第十三

大城不可以不完郭周不可以外通里域不可以橫通（橫通謂從旁而通也）閭閈不可以毋闔（闔扉也）宮垣關閉不可以不脩故大城不完則亂賊之人謀郭周外通則姦遁踰越者作里域橫通則攘奪竊盜者不止閭閈無闔外內交通則男女無別宮垣不備關閉不固雖有良貨不能守也故形勢不得爲非則姦邪之人慤愿（禁御周固形勢不得爲非則姦邪之人無從生心而變爲慤愿）禁罰威嚴則簡慢之人整齊憲令著明則蠻夷之人不敢犯賞慶信必則有功者勸教訓習俗者衆則君民化變而不自知也（習俗而善不知善之爲善猶入芝蘭之室不知

宋本飢作飢後皆放此御覽地部三十引無以字丁云下文七句皆無以字蓋未得其本無以字此其衍

戴曰御覽地部三十引此作不勤勤於芸道

孫曰猥猶總也猥以人猥計其野

（芳之爲芳也）是故明君在上位刑省罰寡非可刑而不刑非可罪而不罪也明君者閉其門塞其塗弇其迹使民毋由接於淫非之地（既閉出非之門又塞生過之塗成罪之迹莫不掩匿如此則自然端直欲接淫非之地其路無由也）是以民之道正行善也若性然故罪罰寡而民以治矣

行其田野視其耕芸計其農事而飢飽之國可以知也其耕之不深芸之不謹地宜不任草田多穢耕者不必肥荒者不必墝以人猥計其野（猥衆也以人衆之多少計其野之廣狹也）草田多而辟田少者雖不水旱飢國之野也若是而民寡則不足以守其地若是而民衆則國貧民飢以此遇水旱則衆散而不收彼民不足以守者其城不固民飢者不可以使戰衆散而不收則國爲丘墟故曰有地君國而不務耕芸寄生之君也故曰行其田野視其耕芸計其農事而飢飽之國可知也

孫文集曰脩疑當作備

王曰國城當作國域

行其山澤觀其桑麻計其六畜之產而貧富之國可知也夫山澤廣大則草木易多也壤地肥饒則桑麻易殖也薦（子見反）草多衍則六畜易繁也（薦茂草也莊周曰麋鹿食薦）山澤雖廣草木毋禁壤地雖肥桑麻毋數薦草雖多六畜有征（征賦）閉貨之門也（無化貨可出若閉門然）故曰時貨不遂金玉雖多（時貨謂穀帛畜產也）謂之貧國也故曰行其山澤觀其桑麻計其六畜之產而貧富之國可知也

入國邑視宮室觀車馬衣服而侈儉之國可知也夫國城大而田野淺狹者其野不足以養其民城域大而人民寡者其民不足以守其城宮營大而室屋寡者其室不足以實其宮室屋衆而人徒寡者其人不足以處其室囷倉寡而臺榭繁者其藏不足以共其費（囷倉所藏不足以供臺榭之費）故曰主上無積而宮室美氓家無積而衣服脩（氓家謂民家也）乘車者飾觀望步行者雜文采本

中立本覩作視（丁云方一本作百以作方為是宋本為萬曰方一里九夫之田也）俞曰下上二字疑傳寫互易上云萬家之衆可食之地方五十里可以為足矣是方五十里之地可食萬家之衆然萬家亦有盈有絀此復分別言之若在萬家以上者則宜兼就山澤之地若在萬家以下者則山澤之地可去也如今本義不可通所宜訂正

資少而末用多者（本資謂穀帛）侈國之俗也國侈則用費用費則民貧民貧則姦智生姦智生則邪巧作故姦邪之所生生於匱不足匱不足之所生生於侈侈之所生生於毋度故曰審度量節衣服儉財用禁侈泰爲國之急也不通於若計者（若計謂審度量以下）不可使用國故曰入國邑視宮室觀車馬衣服而侈儉之國可知也課凶饑計師役觀臺榭量國費而實虛之國可知也凡田野萬家之衆可食之地方五十里可以爲足矣萬家以下則就山澤可矣（萬家以下其人少可以就山澤逐便利）萬家以上則去山澤可矣（萬家以上其人多則去山澤就原陸而山澤有禁尓也）彼野悉辟而民無積者國地小而食地淺也田半墾而民有餘食而粟米多者國地大而食地博也國地大而野不辟者君好貨而臣好利者也（君臣好貨利則妨農功故其野不辟）辟地廣而民不足者上賦重流其藏者也（上賦重則人藏流散也）故曰粟行於三百里（賦重）

戴曰一二字當互易

豬曰苞讀為苴有假苴之苴遺棄也王從之

劉曰前言什師役則此師乃所役也什與所役一分則相去乎宗而為三分矣十分中有三分不事農之人而稼亡三之一矣王從之

丁曰損當為捐瘠讀為[illegible]

張文虎曰損疑當作殞然尹注本已誤故釋為毀損

[illegible]曰積當作[illegible]國已損瘠矣[illegible]曰損謂棄捐公羊莊二十年傳大災者何大瘠也大瘠者何痾也注云痾者民疾疫也瘠謂疾疫未死者

（則粟賤故人遠行而粜之或遠人來糴也）則國毋一年之積粟行於四百里則國毋二年之積粟行於五百里則衆有飢色其稼亡三之一者命曰小凶（三分常稼而亡其一時有凶災故也故謂小凶也）小凶三年而大凶（此三年不熟故曰大凶也）大凶則衆有大遺苞矣（時既大凶無復畜積雖相振濟但苞裹升斗以相遺也）什一之師什三毋事則稼亡三之一（師法也十一而稅周禮之通法今乃十三而稅無事於舊稼亡三之一也）稼亡三之一而非有故蓋積也則道有損瘠矣（既已亡三之一又無故積則道行之人有毀損羸瘠者也）什一之師三年不解非有餘食也則民有鬻子矣（既師十一三年而不解此當有餘食而不餘則以遇歲凶故也所以人有鬻子者）故曰山林雖近草木雖美宮室必有度禁發必有時是何也曰大木不可獨伐也大木不可獨舉也大木不可獨運也大木不可加之薄墻之上（凡此必資衆力則妨農事故宮室須有度禁發須有時也）故曰山林雖廣草木雖美禁發必有時國雖充盈金玉雖多宮室必有度江海雖廣池澤雖博魚鼈雖多罔罟必有正（多少小大之正）船網不可

戴曰博當爲摶說見立政篇

戴曰用力之所生用字當衍

張文虎曰推不必疑當衍下六句同

安井衡云古本實上有而字

一財而成也（必多財然後成）非私草木愛魚鼈也惡廢民於生穀也故曰先王之禁山澤之作者博民於生穀也彼民非穀不食穀非地不生地非民不動（動謂發生穀物）民非作力毋以致財天下之所生生於用力（天下所以存其生各由用力也）用力之所生生於勞身是故主上用財毋已是民用力毋休也（財從力生故用財不已則用力不休也）故曰臺榭相望者其上下相怨也（上怨下不供下怨上多稅）民毋餘積者其禁不必止（民飢貧則爲盜賊故禁不止也）衆有遺苞者其戰不必勝（戰士飢則力屈故戰不勝）道有損瘠者其守不必固（損瘠則死期將至故守不固也）故令不必行禁不必止戰不必勝守不必固則危亡隨其後矣故曰課凶飢計師役觀臺榭量國費實虛之國可知也

入州里觀習俗聽民之所以化其上（君斯作矣人胥効矣故人莫不化上）而治亂之國可知也州里不鬲（無限鬲也）閭閈不設出入毋時早晏不禁則

宋云長游謂田畯之屬　士舍鄉學之會同
鄉飲酒鄉射也

王曰蒸乃烝字之誤

俞曰及當為服服从及声故此作及與及相似往往致誤僖二十四年左傳子臧之服不稱也夫釋文作子臧之及曰一本作之服是其証也尚書呂刑篇何敬非刑何度非及及當為服刑謂五服謂五服即堯典之五刑五服也大戴記王言篇及其明德也及亦當為服謂使天下皆服其明德也說詳羣經平議此文士不及行當作士不服行謂士不服行道藝也字誤作及失其義矣

佞猶諂夫治惡貨為此貨有在位
於治德曰反而急之者

王曰本乃本字之誤下文無求字
勝文案曰陳志云求於本字之誤衍按上言
也本朝對下外勢而言
洪曰當作求本朝之臣

攘奪竊盜攻擊殘賊之民毋自勝矣（自從也既不設備則盜賊無從而勝）食谷水巷鑿井（谷水巷井則出汲者生其婬放）場圃接（鄰家子女易得交通）樹木茂（婬非者易爲）宮墻毀壞門戶不閉外內交通則男女之別毋自正矣鄉毋長游（什長游宗也）里毋士舍（士謂里尉毎里當置舍使尉居焉）時無會同（鄉里毎時當有會同所以結恩好也）喪蒸不聚（蒸冬、祭名）禁罰不嚴則齒長輯睦毋自生矣（鄉里長弟當以齒也）故昏禮不謹則民不脩廉論賢不鄉舉則士不及行貨財行於國則法令毀於官請謁得於上則黨與成於下鄉官毋法制百姓羣徒不從此亡國弑君之所自生也故曰入州里觀習俗聽民之所以化其上者而治亂之國可知也

入朝廷觀左右本求朝之臣（謂原本尋求朝之得失）論上下之所貴賤者而彊弱之國可知也功多爲上祿賞爲下則積勞之臣不務盡力（戰功曰多謂積勞之臣論其功多則居於衆二及行祿賞翻在衆下故不務盡力也）治行爲上爵列爲下

俞曰臣當依下文作人

戴曰宋本作不論而在爵祿無志字按志行二字當有宋本脱也

安井衡曰古本作材臣

戴曰宋本無行字按下文尹注人既倍本求外則國之情偽盡在於敵知尹所見本無行字勢字疑後人所加本註同也

戴曰行上脱而字当从下文補

則豪桀材臣不務竭能便辟左右不論功能而有爵祿則百姓疾怨非上賤爵輕祿（左右不論能而有爵祿則百姓非但疾怨又非上輕賤爵祿也）金玉貨財商賈之人不論而在爵祿（不論志行使之在爵祿之位也）則上令輕法制毀權重之人不論才能而得尊位則民倍本行而求外勢彼積勞之人不務盡力則兵士不戰矣豪桀材人不務竭能則内治不別矣百姓疾怨非上賤爵輕祿則上毋以勸衆矣上令輕法制毀則君毋以使臣臣毋以事君矣民倍本行而求外勢則國之情偽竭在敵國矣（人既倍本求外則國之情偽盡在於敵矣竭盡也）故曰入朝廷觀左右本朝之臣論上下之所貴賤者而彊弱之國可知也

置法出令臨衆用民計其威嚴寛惠行於其民與不行於其民可知也法虛立而害踈遠（謂其立法但能害踈遠而不行親近故曰虛立也）令一布而不聽者存（不聽者存是令不行）賤爵祿而毋功者富（無功者富則有功者貧也）然則衆必

俞曰兵字衍文也三年而弱與下五年而破十年而亡十年而滅句法一律故中說之曰戰不勝弱也地四削入諸侯破也離本國徙都邑亡也有者異姓滅也可證此文無兵字

伊康[illegible]不專必生於[illegible]

戴按公法一本作公道

輕令而上位危（輕令則有無君之心故上位危） 故曰良田不在戰士三年而兵弱（良田所以賞戰士不賞則士無戰志故兵弱也） 賞罰不信五年而破上賣官爵十年而亡倍人倫而禽獸行十年而滅戰不勝弱也地四削入諸侯破也離本國徙都邑亡也有者異姓滅也（有其國者異姓之人則宗廟滅也） 故曰置法出令臨衆用民計威嚴寬惠而行於其民不行於其民可知也

計敵與量上意察國本觀民產之所有餘不足而存亡之國可知也敵國彊而與國弱諫臣死而諛臣尊私情行而公法毀然則與國不恃其親（謂黨與之國不恃己以爲親也） 而敵國不畏其彊（寇敵之國不畏己以爲彊也） 豪傑不安其位而積勞之人不懷其祿悅商販而不務本貨則民偷處而不事積聚豪傑不安其位則良臣出積勞之人不懷其祿則兵士不用民偷處而不事積聚則囷倉空

俞曰古謂坐爲居如所稱居吾語汝之類是也居而自毀者坐而自毀也猶云坐而待亡也尹注曰居然自致毀滅以居爲居然文不成義矣

俞曰議當讀爲儀說詳幼官篇立四義而毋議者下俄者傾也邪也言法制平正而不傾衺則民不相私也尹注曰君出法制下不敢議未達叚借之旨

虛如是而君不爲變（不改常而更化）然則攘奪竊盜殘賊進取之人起矣內者廷無良臣（豪傑不安其位）兵士不用（積勞之人不懷其祿故也）囷倉空虛（民偷處而不事積聚故也）而外有彊敵之憂則國居而自毀矣（居然自致滅毀）故曰計敵與量上意察國本觀民產之所有餘不足而存亡之國可知也故以此八者觀人主之國而人主毋所匿其情矣

法禁第十四　　外言五

法制不議則民不相私（君出法制下不敢議則人奉公不相與爲私）刑殺毋赦則民不偷於爲善（有過必誅則善惡明故不爲苟見之善）爵祿毋假則下不亂其上（爵必有德祿必有功不妄假人則人知君我者必賢德故不亂於上）三者藏於官則爲法施於國則成俗其餘不彊而治矣（三者謂法刑爵也藏於官謂下不得擅其用如此則法施俗成自期之外雖不勉彊莫不從理矣）君壹置其儀則百官守其法上明陳其制則下皆會其度矣君之置其儀也不一則下之倍法而立私理者必多矣是以人用其

俞曰列讀爲裂裂分也列裂古通用五輔篇曰大袂列即其證矣

吾財厚當依注作厚財此言廢上之法制及厚財博惠以私親於民者皆聖王之所禁也與正經句文義不屬當有脫文

[illegible]曰[illegible]賞[illegible]聖王之禁也十九字[illegible]當[illegible]下文[illegible]之上

民字當作衆衆即商字隸[illegible]張壽碑[illegible]德之衆隸[illegible]有廣民之衆[illegible]皆作[illegible]傳寫者誤而作衆

孫星衍曰以注文釋下贅字不當脫福字

張文虎曰指奉與上下文不相比附指下引泰誓之文文云君失其道則大臣比權重以相舉於國小臣必循利以相就疑此奉字乃舉之誤

私廢上之制而道其所聞（既廢上之制故競道其所聞冀遂其私欲）故下與官列法而上與君分威國家之危必自此始矣（下謂庶人上謂權臣列亦分也）昔者聖王之治其民也不然廢上之法制者必負以恥（負猶被也廢法制者必被之以恥辱也）財厚博惠以私親於民者正經而自正矣（臣厚財而作福則正禮經以示之其人自正矣）亂國之道易國之常賜賞恣於己者聖王之禁也（賜賞者人君所獨用也臣爲君事故須禁之也）聖王既歿受之者衰（嗣君不德）君人而不能知立君之道以爲國本則大臣之贅下而射人心者必多矣（越職行恩曰贅福下者君之事也今臣爲之故曰贅臣之作福所邀射人心必使歸己也）君不能審立其法以爲下制則百姓之立私理而徑於利者必衆矣（徑謂邪行以趣疾也）

昔者聖王之治人也不貴其人博學也欲其人之和同以聽令也（博學而不聽令姦人之雄也）泰誓曰紂有臣億萬人亦有億萬之心武王有臣三千而一心故紂以億萬之心亡武王以一心存故有國

吾古當爲人己之己

洪曰威羣當爲成羣下文多及上之法制以成羣於國請論人臣黨而成羣

俞曰但力事屬四字爲句毋事治職但力事屬言不以治職爲事而其所竭力從事者惟在亟爲速屬也私王官爲句私君事爲句言以王官爲私以君事爲私也去非其人而人私行者爲句去乃法字之誤言法本非其人而實行而其人私行之也尹失其讀故所解皆非

諸父行句據下句力事二字疑當衍其一

告又僖占按作文不可通疑有衍誤當作王官私非其人去君事而私行者聖王之禁也衍文字又上下倒

之君苟不能同人心一國威齊士義通上之治以爲下法則雖有廣地衆民猶不能以爲安也君失其道則大臣比權重（與權重者相比）以相舉於國小臣必循利以相就也故舉國之士以爲亡黨（爲叛亡之黨也）行公道以爲私惠（費公以樹私也）進則相推於君退則相譽於民各便其身而忘社稷以廣其居（容受博也）聚徒威羣（蓄黨以威衆）上以蔽君下以索民（求人附己）此皆弱君亂國之道也故國之危也擅國權以深索於民者聖王之禁也其身毋任於上者聖王之禁也進則受祿於君退則藏祿於室毋事治職但力事屬私（其所勉力事務者但屬意於私）王官私君事去（王之官私事則營之君事則去之也）非其人而人私行者聖王之禁也（臣既非其人故其人但爲私行所以禁之也）脩行則不以親爲本（簡孝敬也）治事則不以官爲主（徼虛譽也）舉毋能進毋功者聖王之禁也交人則以爲己賜（臣或下交於人恃之以爲己之恩賜）舉人則

俞曰利通猶利達也言以賄賂結交利達之人而所以得者皆出於貧窮之民也尹注非

孫星衍曰勞讀爲券古通用謂以貧窮自飾而券其勤勞之事復不自安其業以爭權於貧賤故爲聖王之所禁

丁云姓當爲生假借字也家無常生猶言家無恆產耳

戴曰議言當爲訛言假借字也

趙本作壹士王曰壹當爲土重脩當者俗亡亦當爲己言收聚衆士以爲己用當置田疇以爲己業也

以爲己勞（爲國舉賢情之以爲己之功勞）仕人則與分其祿者（薦人令仕得祿與共分也）聖王之禁也交於利通而獲於貧窮（臣所與交通者皆貨利末業則農桑廢故獲於貧窮）輕取於其民而重致於其君（下取於人輕然不難上致於君僞飾成重）削上以附下枉法以求於民者（削上威用附下成恩枉君公法求人私悅也）聖王之禁也用不稱其人家富於其列其祿甚寡而資財甚多者（列業也臣有用少而家業富祿寡而資財多則以枉法取於人故也）聖王之禁也拂世以爲行非上以爲名常反上之法制以成羣於國者（拂世非上反違法制以結連朋黨亦所謂姦人之雄也）聖王之禁也飾於貧窮而發於勤勞權於貧賤（內富而外飾於貧窮內逸而外發於勤勞可以致勢而權於貧窮也）身無職事家無常姓列上下之閒議言爲民者聖王之禁也（姓生也身既無職事家又無常生自列於上下之閒其有言議每輒爲人以求名譽非純粹之道故聖王禁之也）壹士以爲亡資脩田以爲亡本（每以壹飧齎士以爲亡去之資若趙孟之爲又脩營田業以爲亡去之本也）則生之養私不死（既有所備預則私養其生雖亡而不死也）然後失矯以深與上爲市者（自恃其備然後君失必矯其有不從則示以去就之形而要之故曰與上爲市）聖

劉曰隱大宗隱行[illegible]之陝辟倚皆非也吾曰隱行辟倚謂隱行於僻邪之事也遁斯也上欺居下故民要于上下相遁

陳文源曰此注云側身而入國挺出而迎遠挺注疑當作側入挺[illegible]僻係对文

王之禁也審飾小節以示民（釣虛譽也）時言大事以動上（示君以遠不測也）遠交以踰羣假爵以臨朝者（遠交四鄰以越羣黨虛假高爵威臨本朝也）聖王之禁也卑身雜處（不簡儔類）隱行辟倚（倚依也自隱其行以避所依也）側入迎遠（側身而入國挺出而迎遠）遁上而遁民者（卑身雜處所以遁上隱行避倚所以遁民）聖王之禁也詭俗異禮大言法行（大為言譽以為法使人遵行也）難其所為而高自錯者（錯置也）聖王之禁也守委閒居博分以致衆（守其委積以閒居博分其財以致衆）勤身遂行說人以貨財（勤勞其身以遂其行施其貨財以悅於人）濟人以買譽（濟施人貨財所以買其聲譽）其身甚靜而使人求者（靜而多財故人求之）聖王之禁也行僻而堅言詭而辯術非而博順惡而澤者（所順習者惡事善潤飾之令有光澤）聖王之禁也以朋黨為友以蔽惡為仁（朋黨有惡相為隱蔽用此為仁）以數變為智以重斂為忠以遂忿為勇者聖王之禁也固國之本其身務往於上深附於諸侯者（每國自有其本臣無境外之交今雖身務歸於上而心有異託外深附於諸侯）聖王之禁也聖王之身治世之時德行必

吾曰和親當爲私親上文孝斷待惠以和親於民故莫之枝游上文行蘇者取也言漁利取功也其之辞辭於其蘇業擴王法其蘇取也

丁云宋本朱本皆作營按營治也君當爲分治其分於上言稱其營也管子多以營爲□□

俞曰絕猶亂也猶言撥亂以絕亂也如刑亂也秋天之偏有絕亡事之亦注曰絕猶亂也又絕亂繼也義通絕而定猶亂而定謂整亂而定也詩長發篇傳外有截截齊也云截齊整也是其義矣

曾曰絕而定猶董子皆說節進之

戴曰絕截之借字　中立本治誤作安

俞曰宋本作君國當從之君誤爲有後人不知君之通作有而疑爲君之誤並因臆改之耳

尊曰作君者宋本作君尊字則其本以御覽所引此正作君

孫星衍曰御覽六百二十八三君字引皆作尊

有所是道義必有所明故士莫敢詭俗異禮以自見於國莫敢布惠緩行倄上下之交以和親於民（從容養民謂之緩行）故莫敢超等踰官漁利蘇功以取順其君（飾詐以釣君利謂之漁利因少搆多謂之蘇功蘇生息也）聖王之治民也進則使無由得其所利退則使無由避其所害必使反乎安其位樂其羣務其職榮其名而后止矣（能如上事則止而循常也）故踰其官而離其羣者必使有害不能其事而失其職者必使有恥是故聖王之教民也以仁錯之以恥使之倄其能致其所成而止故曰絕而定（絕邪僻）靜而治安而尊舉錯而不變者聖王之道也

重令第十五　外言六

曾曰此篇言令不重所尊卑之所本

凡君國之重器莫重於令令重則君尊君尊則國安令輕則君卑君卑則國危故安國在乎尊君尊君在乎行令行令在

[illegible]

乎嚴罰罰嚴令行則百吏皆恐罰不嚴令不行則百吏皆喜故明君察於治民之本本莫要於令故曰虧令者死益令者死（增益令者殺無赦）不行令者死留令者死不從令者死五者死而無赦惟令是視（設令者必不赦此五死也）故曰令重而下恐爲上者不明令出雖自上而論可與不可者在下（不明之君雖日出令至於可否必與下論而後定如此者臣反制君何令之爲）夫倍上令以爲威則行恣於已以爲私百吏奚不喜之有（倍公則得成私虧令而喜不亦宜乎）且夫令出雖自上而論可與不可者在下是威下繫於民也（可否定於下則是威下繫也）威下繫於民而求上之毋危不可得也（下彊則上危也）令出而留者無罪則是敎民不敬也（王言如絲其出如綸所謂敬也留者不誅是敎不敬）令出而不行者毋罪行之者有罪是皆敎民不聽也（不行無罪行之反誅人之不聽上敎之然也）令出而論可與不可者在官是威下分也（官謂百官可否定於百官則是威下分也）益損者毋罪則是敎民邪途也

桂[illegible]華王氏

失極

中立本勝作行

丁云能上當脫二字

虛取姦邪得行毋能上通則大臣不和（小人好事）臣下不順上令難行則應難不捷（人心不一）倉廩空虛財用不足則國毋以固守（人飢則逃散也）三者見一焉則敵國制之矣（見一尚制況兼有乎）故國不虛重兵不虛勝民不虛用令不虛行凡國之重也必待兵之勝也而國乃重凡兵之勝也必待民之用也而兵乃勝凡民之用也必待令之行也而民乃用凡令之行也必待近者之勝也而令乃行（先勝服近習令乃得行）故禁不勝於親貴罰不行於便辟法禁不誅於嚴重而害於疏遠慶賞不施於卑賤而求令之必行不可得也能不通於官受祿賞不當於功號令逆於民心動靜詭於時變有功不必賞有罪不必誅令焉不必行禁焉不必止在上位無以使下而求民之必用不可得也將帥不嚴威民心不專一陳士不死制卒士不輕敵而求兵之必勝不可得也內守

黃云宋本作任王

俞曰爾雅釋詁數疾也禮記曾子問篇不知其己之
遲數鄭注曰數讀爲速天道之數猶云天道
之速也下句人心之變相對爲文下句至則反盛則
衰正是言天道之速也尹注訓天道數終是讀如
數且幾之數失之

不能完外攻不能服野戰不能制敵侵伐不能威四鄰而求國之重不可得也德不加於弱小威不信於強大征伐不能服天下而求霸諸侯不可得也威有與兩立（下亦有立威者）兵有與分爭（征伐有自諸侯出）德不能懷遠國令不能一諸侯而求王天下不可得也地大國富人衆兵彊此霸王之本也然而與危亡爲鄰矣天道之數人心之變（所以與危亡爲鄰則以天道數終人心變易故也）天道之數至則反（終於下者則反於上）盛則衰（日中則昃月盈則蝕）人心之變有餘則驕（不足者必謙）驕則緩怠夫驕者驕諸侯驕諸侯者諸侯失於外（天子驕則諸侯叛）緩怠者民亂於內（緩怠必輕於始故民亂）諸侯失於外民亂於內天道也（驕怠者必失外亂內此天之道）此危亡之時也若夫地雖大而不并兼不攘奪人雖衆不緩怠不傲下國雖富不侈泰不縱欲兵雖彊不輕侮諸侯動衆用兵必爲天下政理此正天下之本而霸王之主也

王曰明主諸篇作王其攻者為六攻

[illegible]曰注[illegible]者高[illegible]注[illegible]刑殺曰尊[illegible]三者[illegible]重而[illegible]之以上六也

王曰三者字因下文而衍 版注脱[illegible]

凡先王治國之器三攻而毀之者六明王能勝其攻故不益於三者而自有國正天下（明王雖勝攻於三器亦不加益即勝能自有其國兼正天下）亂王不能勝其攻故亦不損於三者而自有天下而亡（亂王既不能勝攻三器自毀更不減此三者縱有天下之大而遂滅亡也）三器者何也曰號令也斧鉞也祿賞也六攻者何也曰親也貴也貨也色也巧佞也玩好也三器之用何也曰非號令毋以使下非斧鉞毋以威衆非祿賞毋以勸民六攻之敗何也（言六攻能敗三器者謂何也）曰雖不聽而可以得存者（謂親貴也）雖犯禁而可以得免者（謂貨色也）雖毋功而可以得富者（謂巧佞玩好也）凡國有不聽而可以得存者則號令不足以使下有犯禁而可以得免者則斧鉞不足以威衆有毋功而可以得富者則祿賞不足以勸民號令不足以使下斧鉞不足以威衆祿賞不足以勸民若此則民毋爲自用（既有罪不誅有功不賞故人不自用其力也）民毋爲自用則戰不勝戰

王曰當作戰不勝而守不固戰固不勝而守不固則敵國制之矣

戴云元本作損益　正天下作王天下

不勝而守不固守不固則敵國制之矣然則先王將若之何曰不爲六者變更於號令不爲六者疑錯於斧鉞不爲六者益損於祿賞若此則遠近一心遠近一心則衆寡同力衆寡同力則戰可以必勝而守可以必固非以幷兼攘奪也以爲天下政治也此正天下之道也

管子卷第五

後悔索求也

孫星衍曰羣書治要引人作仁

管子卷第六

唐司空房　玄齡　注

法法第十六　兵法第十七

法法第十六　外言七

不法法則事毋常（不設法以法下故事無常）法不法則令不行（雖復設法不得法之宜故令不行）令而不行則令不法也法而不行則脩令者不審也（法既得宜而猶不行則以脩令者未審之故也）審而不行則賞罰輕也（脩令者既審而猶不行則以上輕於賞罰也）重而不行則賞罰不信也（賞罰既重而猶不行則以雖賞罰而不信也）信而不行則不以身先之也（賞罰既信而猶不行則以身不先自行其法也）故曰禁勝於身（身從禁也）則令行於民矣聞賢而不舉殆（聞賢不舉不若不聞所以有殆）聞善而不索殆見能而不使殆親人而不固殆同謀而離殆危人而不能殆（危人不能不若不危）廢人而復起殆（既廢更起或發其宿嫌）可而不爲殆（可爲而不爲多生後悔）足而不施殆（足而不施怨疾必生）幾而不密殆（幾事不密則害成）人主不周密則正言直行之士

丁云内猶親也

戴曰敬亦作儆字

危（所謂君不密則失臣）正言直行之士危則人主孤而毋內（策謀毋自入也）人主孤而毋內則人臣黨而成羣（君子道消則小人道長也）使人主孤而毋內人臣黨而成羣者此非人臣之罪也人主之過也（君不密之過）民毋重罪過不大也（有大過然後有重罪）民毋大過上毋赦也（不赦則懼而脩德）上赦小過則民多重罪積之所生也（所謂積小以成高大）故曰赦出則民不茍（有罪不誅則安用茍）惠行則過日益（特恩不恭非過而何）惠赦加於民而囹圄雖實殺戮雖繁姦不勝矣（造姦以待赦也）故曰邪莫如蚤禁之（無使滋蔓蔓難圖也）赦過遺善則民不勵（善即惠也）有過不赦有善不積勵民之道於此乎用之矣故曰明君者事斷者也君有三欲於民三欲不節則上位危三欲者何也一曰求二曰禁三曰令求必欲得禁必欲止令必欲行求多者其得寡（無厭則難供故其得寡）禁多者其止寡（法令滋章盜賊多有）令多者其行寡（再三則瀆故其行寡）求而不得則威日損（獨唱莫和非損而何）禁

王曰必竭當作不竭[illegible]變易無常民無所措但其下有竭力以事其上失据尹注則正文作不竭可知

俞曰說文怪異也禮記大傳[illegible]收族故宗廟嚴鄭注曰嚴猶尊也國無怪嚴謂國無異尊與下文無雜俗無異禮一律尹注曰國不作奇怪則嚴肅是無怪爲一義嚴爲一義矣失其旨矣

[illegible]（丁云嚴當爲儼字之誤）當爲偶儼[illegible]私議自貴也易令錯[illegible]怪嚴也錯說[illegible]作議[illegible]知也

而不止則刑罰侮（愈禁愈犯非侮而何）令而不行則下凌上（不稟其命非凌而何）故未有能多求而多得者也未有能多禁而多止者也未有能多令而多行者也故曰上苛則下不聽下不聽而彊以刑罰則爲人上者衆謀矣爲人上而衆謀之雖欲毋危不可得也號令已出又易之禮義已行又止之度量已制又遷之刑法已錯又移之如是則慶賞雖重民不勸也殺戮雖繁民不畏也故曰上無固植（植志）下有疑心國無常經民力必竭數也（數理也國無常經人力必竭而曰不竭者此非理之言也）明君在上位民毋敢立私議自貴者（立私議者必自恃爲貴也）國毋怪嚴毋雜俗毋異禮士毋私議（國不作奇怪則嚴肅而無雜俗有常禮士皆公議）倨傲易令錯儀畫制作議者盡誅（易令謂變令錯儀謂別置儀畫制謂更畫制凡此盡以法誅之）故彊者折銳者挫堅者破引之以繩墨繩之以誅僇故萬民之心皆服而從上推之而往引之而來彼下有立

尹注以自貴分爭而退者為一句丁云自貴二字当屬上讀上文云民材於立私議自貴而求馬若云私議自貴之說勝則上令不行

俞曰主乃其字之誤尹注云況其倨傲易風俗是其所據本未誤

戴曰猶疑獨字之誤

孫星衍曰長短經一引作則上尊

孫星衍曰長短經引作則卒輕死

俞曰潛夫論述赦今日賊良民之甚者莫大於數赦赦贖數則惡人昌而善人傷矣

[illegible]按宋本作凡赦者小利而大害故久而不勝其害無赦者小害而大利久而不勝其福　禍字作害今按禍福對文當以作禍者為正尚氏疑作害者涉上文害字而誤

王曰患下以要語書引有此字

王曰治要御覽引作砭之石

孫星衍曰雎當作疽淮南說林訓潰小皰而發痤疽韓非子外儲說夫痤疽之痛也不

其私議自貴分爭而退者則令自此不行矣（立議分爭退而不誅從此之後令不復行）故曰私議立則主道卑矣況主倨傲易令錯儀畫制變易風俗詭服殊說猶立（立私說尚能卑主況其倨傲易風俗而猶有立者乎）上不行君令下不合於鄉里變更自爲易國之成俗者命之曰不牧之民（於上不行君令於下不合鄉里但率意自爲易國之成俗故曰不牧之民言其不可養也）不牧之民繩之外也繩之外誅使賢者食於能鬬士食於功賢者食於能則上尊而民從鬬士食於功則卒輕患而傲敵上尊而民從卒輕患而傲敵二者設於國則天下治而主安矣

凡赦者小利而大害者也（苟悅衆心故曰小利人則習而易犯法故曰大害也）故久而不勝其禍（犯法漸廣轉欲危君故曰不勝其禍）毋赦者小害而大利者也（人初不悅故曰小害創而脩德故曰大利也）故久而不勝其福（家正而天下定則太平可致故曰不勝其福也）故赦者犇馬之委轡（必也覆佚也）毋赦者痤（徂禾切瘺也）雎之礦石也（疾可瘳也）爵不尊祿不重者

菲使八以爭寸攷石經之廣泥森孫
灘也治要初孝記一五八句指罪八御覽
三百五十八又六百五十二引俱作犯禮祖
碩石御覽六百五十二引作貶石

王曰所以當作足以
孫星衍曰羣書治要藝文類聚五十
一文選引獄箴注御覽一百九十八引
內所字俱作足

吾曰足上之字三字因上而衍
胥同待也待時而王
沈曰侑當為宥通假禮記王制注文備皆作
宥周禮宥之注侑宥也又亦作
宥
仁俊案宋本作惠者多赦
先易後難法者無赦先難
後易惠者民之仇據注法者
民之父母

俞曰低當為底昭元年左傳勿使有
所壅閉湫底杜注曰底滯也故以底滯
連文

不與圖難犯危以其道爲未可以求之也（以其道未可求故不與尊爵重祿既與之尊爵重祿其可與之圖難犯危也）是故先王制軒冕足以著貴賤不求其美設爵祿所以守其服不求其觀也使君子食於道小人食於力君子食於道則上尊而民順小人食於力則財厚而養足上尊而民順財厚而養足四者備體則胥足上尊時而王不難矣（胥相也）文有三侑（侑寬也）武毋一赦惠者多赦者也先易而後難久而不勝其禍法者先難而後易久而不勝其福故惠者民之仇讎也（惠者生其禍故爲仇讎也）法者民之父母也（法者生其福故爲父母也）太上以制制度其次失而能追之（能追海也）雖有過亦不甚矣明君制宗廟足以設賓祀不求其美爲宮室臺榭足以避燥濕寒暑不求其大爲雕文刻鏤足以辯貴賤不求其觀故農夫不失其時百工不失其功商無廢利民無游日（無闗閇之日）財無砥墆（墆久積也）故曰儉其

俊按妄乃姦誤

洪先生引大雅毛傳云曹羣也

舊宋本作必八觀篇賞慶信必則有功者勸九守篇刑賞信必版法解無遺善與賢舉則刑賞信必

道乎

令未布而民或爲之而賞從之則是上妄予也（未布而爲所謂先時者也當刑而賞故曰妄與也）上妄予則功臣怨功臣怨而愚民操事於妄作愚民操事於妄作則大亂之本也令未布而罰及之（所謂不令而罰）則是上妄誅也上妄誅則民輕生民輕生則暴人興（輕生故爲暴亂）曹黨起而亂賊作矣令已布而賞不從則是使民不勸勉不行制不死節民不勸勉不行制不死節則戰不勝而守不固戰不勝而守不固則國不安矣令已布而罰不及則是教民不聽民不聽則彊者立彊者立則主位危矣故曰憲律制度必法道號令必著明賞罰必信密此正民之經也凡大國之君尊小國之君卑大國之君所以尊者何也曰爲之用者衆也小國之君所以卑者何也曰爲之用者寡也然則爲之用者衆則尊

宋本誹作謗下文同

爲之用者寡則卑則人主安能不欲民之衆爲己用也使民衆爲己用柰何曰法立令行則民之用者衆矣法不立令不行則民之用者寡矣故法之所立令之所行者多而所廢者寡則民不誹議民不誹議則聽從矣法之所立令之所行與其所廢者鈞則國毋常經國毋常經則民妄行矣法之所立令之所行者寡而所廢者多則民不聽民不聽則暴人起而姦邪作矣計上之所以愛民者爲用之愛之也爲愛民之故不難毁法虧令則是失所謂愛民矣夫以愛民用民則民之不用明矣（夫用人者當以法令以愛人廢法而用之則人不可用也）夫至用民者殺之危之勞之飢之渴之用民者將致之此極也而民毋可與慮害己者（至苦也夫善用人者必以法其不從法甚者危殺之其次勞苦飢渴之將欲用之必致此極則姦者不敢爲非善者悦而從命欲求可與謀害己者其可得哉）明王在上道法行於國民皆舍所好而行所惡（所好者私欲也所惡者公義也）

俞曰軒冕不下儗謂其人有善即從而軒冕之不以其人在下位而有所儗也斧鉞不上因謂其人有罪即從而斧鉞之不以其人在上位而有所假借也心術篇曰因也者舍己而以物為法者也此因字之義也尹注曰不以下有私寵妄以軒冕有所許儗不因上有私憾妄以斧鉞有所誅戮此說殊不可通豈上有私寵即可以軒冕許儗之下有私憾即可以斧鉞誅戮之乎

俊按當作矢石誤作后者涉下然后而誤

王曰大當為人注大猶當為人

丁云危當是亡字之誤

故善用民者軒冕不下儗而斧鉞不上因（不以私寵下妄以軒冕有所許儗不因上有私憾妄以斧鉞有所誅戮也）如是則賢者勸而暴人止賢者勸而暴人止則功名立其後矣蹈白刃受矢后入水火以聽上令上令盡行禁盡止引而使之民不敢轉其力（轉猶避也）推而戰之民不敢愛其死不敢轉其力然后有功不敢愛其死然後無敵進無敵退有功是以三軍之衆皆得保其首領父母妻子完安於內故民未嘗可與慮始而可與樂成功是故仁者知者有道者不與大慮始（大猶衆也）國無以小與不幸而削亡者必主與大臣之德行失於身也官職法制政教失於國也諸侯之謀慮失於外也故地削而國危矣（言國無以小與不幸而削亡者其削亡也則以臣主有失故也）國無以大與幸而有功名者必主與大臣之德行得於身也官職法制政教得於國也諸侯之謀慮得於外也然后功立而名成（言國無以大與幸而有功

丁云傷疑惕之誤說文惕放也今通作蕩者復假之意

維遹案[illegible]附留于春秋書注記之春秋魯史之遺也時孔子未作春秋故云諸國之春秋[illegible]不以春秋曰例注於[illegible]者春秋[illegible]所見下[illegible]周之春秋[illegible]春秋史通六家篇[illegible]墨子[illegible]見百國春秋[illegible]春秋[illegible]古字通用

仁俊案意林作堂上遠于百里有堂上十日而君不知堂下遠于千里有事一月不知門庭遠于萬里有事期年不聞[illegible]

（名者其有功名也則以臣主有得名故也）然則國何可無道人何可無求得道而導之得賢而使之將有所大期於興利除害期於興利除害莫急於身而君獨甚傷也必先令之失（先身無害而有利然後可以及物令君獨立無與則是有害故甚可傷所以然者則由先令之失也）人主失令而蔽（失令則爲下所蔽塞也）已蔽而劫已劫而弒凡人君之所以爲君者勢也故人君失勢則臣制之矣勢在下則君制於臣矣勢在上則臣制於君矣故君臣之易位勢在下也在臣期年臣雖不忠君不能奪也（臣得勢期年君雖知其不忠而不能奪無如之何也）在子期年子雖不孝父不能服也（亦無如之何）故春秋之記（春秋即周公之凡例而諸侯之國史也）臣有弒其君子有弒其父者矣故曰堂上遠於百里堂下遠於千里門廷遠於萬里今步者一日百里之情通矣堂上有事十日而君不聞（其事適在堂上耳而君遂十日不聞）此所謂遠於百里也步者十日千里之情通矣堂下有事一月而君不聞此所

丁云請與情古字通此承上文情通言之

安井衡云古本勇上有故字

謂遠於千里也步者百日萬里之情通矣門廷有事期年而君不聞此所謂遠於萬里也故請入而不出謂之滅（臣有情告既入而不出此則左右不爲通於下其事遂消滅也）出而不入謂之絶（其事既出而不入此則左右不爲通於上其事遂斷絶也）入而不至謂之侵（其事既入不得至於君此則左右侵君事故也）出而道止謂之壅（其事既出中道而止此則左右壅君事故也）滅絶侵壅之君者非杜其門而守其戶也爲政之有所不行也（政之不行自致侵壅非由杜門守戶也）故曰令重於寶社稷先於親戚法重於民威權貴於爵祿故不爲重寶輕號令不爲親戚後社稷不爲愛民枉法律不爲爵祿分威權故曰勢非所以予人也（凡此上事其勢不當與人故君專之）政者正也正也者所以正定萬物之命也（萬物之命由正而定）是故聖人精德立中以生正（德精而不過其正自生也）明正以治國故正者所以止過而逮不及也（正者中立故過者令止之不及者令逮之）過與不及也皆非正也（正在於中立）非正則傷國一也（過猶不及故傷國一也）勇而不義傷兵（不及於勇故傷兵也）

王曰頗字衍以意刪去之

俞曰邪非為執鞭者要規矩而後于方圓也只下製矣謂夫論者謂世主不循其功而思太平此猶非有規矩而求方圓

仁而不法傷正（不及於仁故傷正）故軍之敗也生於不義（不義則失宜故軍敗）法之侵也生於不正（不正則入邪故法侵也）故言有辯而非務者（言辯而浮誕則非要務也）行有難而非善者（行難而詭怪故非正善也）故言必中務不苟爲辯行必思善不苟爲難規矩者方圜之正也雖有巧目利手不如拙規矩之正方圜也故巧者能生規矩不能廢規矩而正方圜雖聖人能生法不能廢法而治國故雖有明智高行倍法而治是廢規矩而正方圜也一曰（管氏稱古言故曰一曰）凡人君之德行威嚴非獨能盡賢於人也（人君之德行雖當威嚴既不能事事盡賢亦須納賢而自輔故曰能自得師者王）曰人君也故從而貴之不敢論其德行之高卑（人曰此人君也謂其道備德成不察其是非即從而貴之豈敢更論其高卑乎）有故爲其殺生急於司命也（秉人君之勢怒則伏尸流血喜則軒冕塞路故急於司命也）富人貧人使人相畜也（人君富人亦可貧人亦可使以富畜貧亦可）貴人賤人使人相臣也（貴人亦可賤人亦可使人以貴臣賤亦可）人主操此六者以畜其臣（六者謂生殺富貴貧賤）人臣亦望此六

俞曰六者謂之謀謀當作媒六者爲之媒言君臣會合皆以此六者爲之媒也說文女部媒謀也廣雅釋詁文同是謀與媒古字通[illegible]問篇作謀[illegible]二年穀梁傳[illegible]爲謀而恐疏其君者也公羊傳作謀[illegible]是謀與媒古本通用也

王曰[illegible]不知[illegible]有弑君弑父之禍也

俞曰瑕當讀爲格古字通也儀禮少牢饋食禮以假于主人鄭注曰古文假爲格[illegible]作格瑕之爲格猶假之爲格也令入而不至謂有所扞格而不行達也尹注曰君臣相帽故曰瑕未合入而不至之義

王曰事字[illegible]衍[illegible]

安井衡曰古本[illegible]作[illegible]

[illegible]治要引[illegible]作[illegible]

王曰敢字衍[illegible]治要引無之

安井衡曰古本[illegible]民下有行

者以事其君（人臣事君亦望操此六者以臨下）君臣之會六者謂之謀（君臣所以相合皆欲謀操六者）六者在臣期年臣不忠君不能奪在子期年子不孝父不能奪故春秋之記臣有弑其君子有弑其父者得此六者而君父不智也（令臣子得此六者是君父之不智也）六者在臣則主蔽矣主蔽者失其令也故曰令入而不出謂之蔽令出而不入謂之壅令出而不行謂之牽（牽於左右）令入而不至謂之瑕（君臣相帽故曰瑕）牽瑕蔽壅之事君者非敢杜其門而守其戶也爲令之有所不行也此其所以然者由賢人不至而忠臣不用也故人主不可以不慎其令令者人主之大寶也一曰賢人不至謂之蔽忠臣不用謂之塞令而不行謂之障禁而不止謂之逆蔽塞障逆之君者不敢杜其門而守其戶也爲賢者之不至令之不行也凡民從上也不從口之所言從情之所好者也上好勇則民輕

孫星衍曰治要引儀作義

中立本制誤節

趙本作務物王曰當從宋本

何如璋云尹注云高士必順考古道也疑正文遠字當作述

俞曰尹注以遠古卑人連讀非也上文云凡論人而遠古者無高士焉則此文當以德行成於身而遠古為句句末本當有者字今奪之耳卑人也三字為句與無高人焉義相應猶下文愚士也與上文無智士焉義亦相應也

孫星衍曰治要引一作達

死上好仁則民輕財故上之所好民必甚焉是故明君知民之必以上爲心也故置法以自治立儀以自正也故上不行則民不從彼民不服法死制則國必亂矣是以有道之君行法脩制先民服也（服行也先自行法以率人）凡論人有要（論人才行各有綱要）矜物之人無大士焉（大士不矜謙以接物）彼矜者滿也滿者虛也（所謂滿招損者也）滿虛在物在物爲制也（既滿而虛則制之在物）矜者細之屬也（自矜者小人之類）凡論人而遠古者無高士焉（高士必順考古道也）既不知古而易其功者無智士焉（智士必知古而謙功也）德行成於身而遠古卑人也事無資遇時而簡其業者愚士也（德行雖日成而乃遠古卑人則是事無資稟若遇有道之時其業必見簡弃如此者可謂愚士）釣名之人無賢士焉（賢士必脩實而成名）釣利之君無王主焉（王主必度義而取利）賢人之行其身也忘其有名也王主之行其道也忘其成功也賢人之行王主之道其所不能已也（不能已而後動）明君公國一民以聽於世（賢明之君）

孫星衍曰治要引經作徑

俞曰無論能之主當作無論能之士上文云忠臣直進以論其能然則直進論能皆以人臣言不以人主言論能之士即直進之士也雖分爲二句其實一事後人不察疑下言臣上當言君故改爲主非管子之舊矣

（必公誠於國以一其民人之心）忠臣直進以論其能（忠臣必直道而求進）明君不以祿爵私所愛（唯賢是與）忠臣不誣能以干爵祿（量能而必祿也）君不私國臣不誣能行此道者雖未大治正民之經也（治雖未大足成正民之經）今以誣能之臣事私國之君而能濟功名者古今無之誣能之人易知也（誣能之人功名所以不濟易可知起下文也）臣度之先王者（臣管氏自稱也）舜之有天下也禹爲司空契爲司徒皐陶爲李（古治獄之官作此李官）后稷爲田此四士者天下之賢人也猶尚精一德（謂各精一事也）以事其君今誣能之人服事任官皆兼四賢之能自此觀之功名之不立亦易知也（結上文也）故列尊祿重無以不受也（德不足以與其位也）勢利官大無以不從也（直以勢利官大故每舉必從之）以此事君此所謂誣能篡利之臣者也世無公國之君則無直進之士無論能之主則無成功之臣昔者三代之相授也安得二天下而殺之（三代無能授於有能桀紂失之湯武得之今之天下即古之天下豈有二天下而行）

善此文本作兵當廢而不廢則惑也不當廢而廢之則亦惑古今二字此二者三字衍

王曰何字後人加

（其刑殺哉）貧民傷財莫大於兵危國憂主莫速於兵此四患者明矣古今莫之能廢也兵當廢而不廢則古今惑也（兵有四患則當廢也五材並用則不當廢廢興之理難明故惑也）此二者不廢而欲廢之則亦惑也（二者謂廢興不廢既不廢矣久欲廢之則亦惑也）此二者傷國一也（廢之則寇來無以禦則傷國也不廢則費財憂主亦傷國也故曰一也）黃帝唐虞帝之隆也資有天下制在一人（資用也率土之賓莫非王臣故曰制在一人）當此之時也兵不廢今德不及三帝天下不順（三帝之時天下皆服不須用兵）而求廢兵不亦難乎故明君知所擅知所患國治而民務積此所謂擅也（擅專也君之所專爲在於國而治民務積聚也）動與靜此所患也（動靜失宜則患生也）是故明君審其所擅以備其所患也猛毅之君不免於外難懦弱之君不免於內亂猛毅之君者輕誅輕誅之流道正者不安（輕誅則垂正故道正之士不安）道正者不安則材能之臣去亡矣彼智者知吾情僞爲敵謀我則外難自是至矣（智者則道正之士從此云之敵國既知我情必爲敵謀我所以外難至也）故

彼指儒柔也

趙本堤下无矣六字王曰宋本正

丁云疑當作勝而多死

曰猛毅之君不免於外難儒弱之君者重誅（難爲誅罰）重誅之過行邪者不革行邪者久而不革則羣臣比周羣臣比周則蔽美揚惡（蔽君美揚君惡）蔽美揚惡則內亂自是起矣故曰懦弱之君不免於內亂明君不爲親戚危其社稷社稷戚於親不爲君欲變其令令尊於君不爲重寶分其威威貴於寶不爲愛民虧其法法愛於民

兵法第十七　外言八

明一者皇察道者帝通德者王（一者氣質未分至一者也道者物由以生者也德者物由以成者也夫皇帝王道隨世立名者也其實則一也）謀得兵勝者霸（所謀必得用兵必勝故霸）故夫兵雖非備道至德也然而所以輔王成霸（兵者不祥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故於道則未備於德則未至然用之上可以輔王下可以成霸）今代之用兵者不然不知兵權者也（權者所以知輕重既不知兵權則失輕重之節）故舉兵之日而境內貧（行師十萬日費千金）戰不必勝勝則多死（雖今得勝死者已多）

一第971 册 續修四庫全書 第 .0

元刻無者字
俞曰此當作四禍具而國無不危矣具其形誤
國而文倒耳

丁云故字當讀為衣
俞曰巧乃功字之誤王氏念孫已據七法篇訂
正矣寔乃正字之誤正讀爲政七法篇曰朝
無政是也王氏未訂今以七法篇考之此
而有譌誤當作官無常下怨上則器械不

得地而國敗（雖復得地，既貧且死，所以國敗）此四者用兵之禍者也（四者謂内貧、不勝、多死、國敗也）四禍其國而無不危矣（一舉兵而國四禍，則何爲而不危哉）大度之書曰（謂大陳法度之書）舉兵之日而境内不貧，戰而必勝，勝而不死，得地而國不敗，爲此四者若何（四者謂不貧、得勝、不死、不敗也）舉兵之日而境内不貧者，計數得也。戰而必勝者，法度審也。勝而不死者，教器備利而敵不敢校也。得地而國不敗者，因其民，因其民則號制有發也（號令制度因彼而發）教器備利則有制也（有制則能備利）法度審則有守也（有所守則法度審）計數得則有明也（有明則計數得）治衆有數（自治其軍有數存焉）勝敵有理（勝於敵國有理存焉）察數而知理，審器而識勝（器備利則敵可勝也）明理而勝敵（勝敵者在於明理也）定宗廟（寇寍則宗廟定）遂男女（人安則男女遂）官四分（既定且寍，則四分官以守之）則可以定威德，制法儀，出號令，然後可以一衆治民。兵無主則不蚤知敵（兵無主則人懷苟且，故不能知敵）野無吏則無蓄積（野無田吏則人惰本業，故無蓄積）官無常則下怨上（官無常則

功耕無正則賞罰不明賞罰不明則民輕其
産方與七法篇官無常下怨上而器械不功相
無此則言賞罰不明賞罰不明則民輕其產上文故白
王曰巧當為功七法篇器械
不功從注功訓堅利孫說同
俞按本作則敵獨行宋本作而獨行當從之而
獨行者知獨行也七法篇曰敵衆和敵人如獨
行

俞曰尹注曰有制則強可縱然縱字殊為
無義當讀為從案十年左傳從之將退
杜注曰從猶服也從強以制謂有制則強
可服古字縱與從通論語八佾篇從
之何晏集解曰從讀曰縱人知從之可知
縱而不知縱之可讀從斯不得其解矣

洪云身當為耳

柯按書鈔百十三引前文陂作
坂陵作陸隊作隧鼓作鼔令作衣

徵賦不節（故下怨上）器械不巧則朝無定（器械不巧則寇敵見凌故朝無定）賞罰不明則民輕其産（賞罰不明則人無聊生故輕其産）故曰早知敵而獨行有蓄積則久而不匱器械巧則伐而不費賞罰明則勇士勸也三官不繆五教不亂九章著明則危危而無害窮窮而無難（危危窮窮皆重有其事）故能致遠以數縱彊以制（有數則遠可致有制則強可縱）三官一曰鼓鼓所以任也（任猶載也謂令之儆裝也）所以起也所以進也二曰金金所以坐也所以退也所以免也三曰旗旗所以立兵也所以利兵也所以偃兵也此之謂三官有三令而兵法治也五教一曰教其目以形色之旗（五色之旗各有所當若春尚青夏尚赤之類）二曰教其身以號令之數（謂坐起之數）三曰教其足以進退之度四曰教其手以長短之利（長兵短兵各有所利遠用長近用短也）五曰教其心以賞罰之誠（貪賞畏罰士乃自厲）五教各習而士負以勇矣（負恃也恃其便習而勇也）九章一曰舉日章則晝行二曰舉月章則夜行三曰舉

孫星衍曰白帖五十八引作水行林行

孫星衍曰北堂書鈔一百十三引無十八行陸作陵

王曰韓本作舉而無字

曾曰陰陽之循環隨時遷皆可
為稽也稽道人心之變以比標
而以其思之遠也故曰徒

丁云揉幼官篇則[illegible]

宋本准作準

龍章則行水四曰舉虎章則行林五曰舉鳥章則行陂六曰舉蛇章則行澤七曰舉鵲章則行陸八曰舉狼章則行山九曰舉韓章則載食而駕（韓，韜也。謂韜其章而舉之，則載其所食而駕行矣）九章既定而動靜不過三官五教九章始乎無端卒乎無窮（無端無窮者，出敵不意，彼不能測知也）始乎無端者道也卒乎無窮者德也道不可量德不可數也故不可量則衆彊不能圖不可數則僞詐不敢嚮兩者備施則動靜有功徑乎不知（徑謂卒然直指，故敵不知）發乎不意徑乎不知故莫之能禦也發乎不意故莫之能應也故全勝而無害因便而教准利而行教無常（教既因便，故無常也）行無常（行既準利，故亦無常也）兩乃備施動乃有功（兩者，謂教與行）器成教施追亡逐遁若飄風擊刺若雷電絕地不守（謂孤絕之地無險固可恃，故不守）恃固不拔（拔恃固之守，必多費而無功也）中處而無敵令行而不留（用兵之道，常能處可否之中，則彼遠避而不能敵，有令必行而不留也）器成教施散之無方聚之

戴曰疑當爲儗之省字說文儗止也

丁云匱字[illegible]之段借左傳[illegible]

俞曰疑讀爲擬古字以爲礙廣雅釋言曰礙閡也旁通而不礙言無所礙也尹注曰精一其氣專而且定故不疑以本字說之則與旁通之義不貫矣

丁云定當爲[illegible]一字專字當在定字上一之也

俞曰畢了使成門或鈎梯[illegible]

[illegible]進而無疑退而無匱　阮作隊

劉云寳疑當爲寳字之誤言精白徑入寳貫猶深入非獨也下放此

丁云見乃出字之誤聖案古字見作[illegible]出作[illegible]以形近致誤

俞曰此本作故能疑神疑神猶言如神也形勢篇曰無廣者疑神是其證也言盡而不意故能疑神與下文和合故能諧諧故能輯一律後人不達疑神之義而妄增不字尹注曰皆非彼所意故不能疑度謂之爲神則神字與不能疑不相連屬其不辭甚矣

丁云無[illegible]惟守[illegible]

不可計教器備利進退若雷電而無所疑匱（匱竭也）一氣專定則傍通而不疑（精一其氣專而且定故不疑）厲士利械則涉難而不匱（士既厲械又利故不匱）進無所疑退無所匱敵乃爲用（既無疑匱敵乃服從而爲已用）淩山阬不待鈎梯（習山故也）歷水谷不須舟檝（習水故也歷謂淩歷而度）徑於絶地攻於恃固獨出獨入而莫之能止（見其隙故）寳不獨入而莫之能止（將獲寳玉必選精勇與俱故曰不獨入也）寳不獨見（與精勇俱見之）故莫之能斂（寳玉所以禮神使無水旱之災故取之不嫌也）無名之至盡（其取寳玉也潛伏不名至能盡獲而不匱也）盡而不意故不能疑神（既盡寳玉皆非彼所意故不能疑度謂之爲神）畜之以道則民和養之以德則民合和合故能諧諧故能輯輯以悉莫之能傷（我之軍士悉以諧輯故敵不能傷也）定一至行二要縱三權施四教發五機設六行論七數守八應審九器章十號（自一至已下管氏不言其數無得而知也）故能全勝大勝（全勝謂全我而勝彼大勝謂遍服諸國）無守也故能守勝（無守謂不守一數故能常守其勝也）數戰則士罷數勝則君驕夫以驕君

丁云時雨可言衆寡飄風不可言寡疑寔之誤寔是猶言寔速也

俞曰諸敵字竝當作適利適器之至也用適教之盡也尹注曰兵刃利而適者其器得宜之至士卒用命而適者則教使之盡是其所據本作兩適不作用敵也不能致器者不能利適不能盡教者不能用適即承上二句爲文則用適誤作用敵尹注曰器既不利教又不盡敵則不服豈能用之哉望文爲説而不一檢上文何也今本因下作用敵遂并用適教之盡也亦改作用敵則又非尹氏所據之舊矣宋本尚不誤

張文虎曰遠用兵則可以必勝從遠疑當作速所謂兵貴神速而上風雨[illegible]之喻是也速誤爲遠[illegible]相之久遠誤爲相去久遠也

俞曰出入異塗即所謂多方以誤之也注非

丁云脩當爲備

王氏經傳釋詞云焉猶[illegible]呂覽君守篇天無形而萬物以成至精無象而萬物以化象亦當作焉

使罷民則國安得無危故至善不戰（服之以德）其次一之（雖勝不驕）破大勝彊一之至也（不以勝爲勝故能破大勝彊也）亂之不以變（亂敵不設變詐也）乘之不以詭（乘敵不以詭故）勝之不以詐（勝敵不以詐謀）一之實也（凡此皆至一之實也）近則用實遠則施號（謂十號）力不可量彊不可度氣不可極德不可測一之原也（原本也凡此皆我守其一彼不能知）衆若時雨寡若飄風一之終也（用衆貴詳審故若時雨之衝用寡貴機速故若飄風之卒至此亦以一爲本故能終致此道）宋本敵作適　利適器之至也（兵刃利而適者其器得宜之至）用適教之盡也（士卒用命而適者則教練之盡）不能致器者不能利適不能盡教者不能用敵（器既不利教又不盡敵則不服豈能用之哉）不能用敵者窮（既不能用敵敵則反侵故窮也）不能致器者困（既不能致器則無以應敵故困也）遠用兵而可以必勝（兵遠用所以紀其反顧之心故必勝）出入異塗則傷其敵（出入異塗或有所傷也有迷而失道故爲敵所傷也）深入危之則士自脩（深入敵國其處又危所謂置之死地故士自脩以求生也）士自脩則同心同力善者之爲兵也使敵若據虛（居常畏懼）若搏景（繫無所獲）無設無形焉無不可

丁云威疑戒字誤古戒作㦸又作威說見集與威字形近命與名同管子名命多通用言道之若亡而存若後而先者不見以名之也

以成也（無策可以設無形可以尋所向皆無故不可以成功也）無形無爲焉無不可以化也（無形可以覩無計可以爲所在皆無故不可以變化也）此之謂道矣（無形迹可尋詰者道之謂）若亡而存若後而先威不足以命之（魯用兵者體道以爲變化者也故若亡者而乃存若後者而乃先今以威武命之去之遠矣）

管子卷第六

俞曰廣者曠之叚字荀子王霸篇人主胡不廣焉楊倞注曰廣讀為曠列子湯問篇不恩高林廣澤釋文曰廣一本作曠是其證也不廣閒者不曠閒也詩何草不黃篇毛傳曰曠空也空與閒義正相近尹注曰廣求閒安則增出求字矣

管子卷第七

唐司空房　玄齡

大匡第十八　內言一

大匡第十八（謂以大事匡君）

齊僖公生公子諸兒公子糾公子小白。使鮑叔傅小白。鮑叔辭。稱疾不出。管仲與召忽往見之。曰何故不出。鮑叔曰。先人有言曰。知子莫若父。知臣莫若君。今君知臣之不肖也。是以使賤臣傅小白也。（鮑叔以小白年幼又不肖而賤故難為之傅也）賤臣知棄矣。召忽曰。子固辭無出。吾權任子以死亡必免子。（任保也君若有疑我當保子以疾困至於死亡此可以免子之身）鮑叔曰。子如是何不免之有乎。（言必免也）管仲曰。不可。（以召忽言非）持社稷宗廟者。不讓事。不廣閒。（社稷宗廟至重故不可讓難事而廣求閒安）將有國者未可知也。（於三公子未可的知其人）子其出乎。召忽曰。可。吾三人者之於齊國也。譬之猶鼎之有足也。去一焉則必不立矣。（言三人不可異其出處）吾觀

關鐸捐贈圖書

俞曰尹注曰二公子謂諸兒子糾然上文曰夫國人憎惡糾之母以及糾之身而憐小白之無母也諸兒長而賤事未可知也既云事未可知安知齊國之必屬諸兒子糾哉二疑三字之誤齊僖公止此三子更無異人故曰非此三子將無已也

王曰惕當爲愓說文愓放也通蕩小白爲人跌蕩而有大慮也

困學紀聞引張嵲讀管子曰兄古況字

俞曰奉所立而不濟安得云是吾義也尹注曰更有所立不濟而死則增出死字矣疑管子原本文本作奉所立而不廢上文云犯吾君命而廢吾所立奪吾糾也雖得天下吾不生此即所謂奉所立而不廢涉上文事將不濟句而誤作不濟則不可通矣

俞曰兩君字並指僖公言夷吾爲君之臣則將承君之命爲社稷宗廟之計不爲子糾一人死也尹注曰言己

小白必不爲後矣管仲曰不然也夫國人憎惡糾之母以及糾之身而憐小白之無母也諸兒長而賤事未可知也夫所以定齊國者非此二公子者將無已也（二公子謂諸兒子糾言二子既不能定齊國而又不立小白即是將更無所用謂小白必得立矣）小白之爲人無小智惕而有大慮（言雖無小智能惕懼而有大慮）非夷吾莫容小白（小白既無小智必乖迕於俗人故非夷吾莫能容）天不幸降禍加殃于齊糾雖得立事將不濟非子定社稷其將誰也（糾既不濟次在小白輔小白而定社稷者非子而誰子謂召忽）召忽曰百歲之後吾君卜世犯吾君命而廢吾所立奪吾糾也雖得天下吾不生也（吾君卜世謂僖公之子小白等也君命謂僖公之命使立子糾今而奪焉我當致死）兄與我齊國之政也受君令而不改奉所立而不濟是吾義也（召忽稱管仲爲兄與我齊國之政謂使知政也今受君令而立子糾不改其所奉更有所立不濟而死是爲臣之義也）管仲曰夷吾之爲君臣也（言已立君臣之義與召忽異）將承君命奉社稷以持宗廟豈死一糾哉（言當爲宗廟社稷致死不死於一糾）夷吾之所死者社稷破宗

立君臣之義誤以君臣連讀失之元刻無臣字據先生云言君臣當作爲人臣此涉上文君令而誤俞云君謂僖公尹注謂己立君臣之義大非

元刻皆作僖

廟滅。祭祀絕。則夷吾死之。非此三者。則夷吾生。夷吾生則齊國利。夷吾死則齊國不利。鮑叔曰。然則柰何。管子曰。子出奉令則可。（子出奉令則小白有所依故曰可）鮑叔許諾。乃出奉令。遂傅小白。鮑叔謂管仲曰何行。（問其事君當何所行）管仲曰。爲人臣者。不盡力於君。則不親信。（不爲君親信）不親信則言不聽。言不聽則社稷不定。夫事君者無二心。（此事君之所行）鮑叔許諾。僖公之母弟夷仲年生公孫無知。有寵於僖公。衣服禮秩如適。（言無知之寵與適子同）僖公卒。以諸兒長得爲君。是爲襄公。襄公立后。絀無知。無知怒。公令連稱管至父戍葵丘。曰瓜時而往。及瓜時而來。期戍。公問不至。請代不許。故二人因公孫無知以作亂。魯桓公夫人文姜齊女也。公將如齊。與夫人皆行。（公謂桓公）申俞諫曰。不可。（申俞魯大夫也）女有家。男有室。（女有夫之家男有妻之室）無相瀆也。謂之有禮。公不聽。遂以文姜會

王引之曰智即拹字說文拹也一曰拉也
[illegible]

俞曰振通作搱儀禮士喪禮搱用巾古文搱作振是也宗雅釋詁搱拭刷清也是搱與拭刷同義此云搱疑謂拭刷其疑也作振者叚字尹注曰振救也未得其旨

俞曰二字爲衍文禮坊記爲陛下之日稱二君鄭注曰二當爲貳惟上之時爵得曰君之貳某甫然則彭生貳於君謂彭爲君之貳也彭生爲公子故云然尹注曰不以正道輔君而從之於昏故曰二夫臣從君於昏非有二心之故安得云二於君乎

戴曰恩乾桓專吉字容當爲閒容字之誤廣足釋詁閒加也昏於爲惡失指爲姓也傳曰很澁也乘醜配也言以昏惡二國之禍不以[illegible]加咎由其識往無恥之甚謂公與文姜淫指其過於萬民丁玘[illegible]

安井衡曰古本無齊字

王曰當依左傳作無所歸咎

齊侯於濼文姜通於齊侯桓公聞責文姜文姜告齊侯齊侯怒饗公使公子彭生乘魯侯脅之（乘謂扶力升車拉其脅而殺之）公薨于車豎曼曰（豎曼齊大夫也）賢者死忠以振疑百姓寓焉（振救也賢者死於忠義以救當時之疑故百姓有所託焉寓寄託也）智者究理而長慮身得免焉（智者既盡理而謀慮又長故免於危亡）今彭生二於君（不以正道輔君而從之於昏故曰二）無盡言而諛行以戲我君使我君失親戚之禮命（無盡言謂不忠諫襄公通其妹故曰失親戚之禮命）又力成吾君之禍以構二國之怨（恃其多力拉殺魯君故曰力成吾君之禍）彭生其得免乎禍理屬焉（禍敗之理屬於彭生）夫君以怒遂禍（君怒魯桓彭生則遂成其禍）不畏惡親聞容昏生無醜也（君而通妹是謂惡親不畏此事遠聞而容忍之然此昏愚之生於不識其類故曰昏生無醜醜類也）豈及彭生而能止之哉（及如也禍由彭生則彭生力能之今而成禍故當誅之）魯若有誅必以彭生爲說二月魯人告齊曰寡君畏君之威不敢寧居來脩舊好禮成而不反無所歸死請以彭生除之齊人爲殺彭生以謝于魯五

丁云公下不當有豕字蓋後人旁注以豕爲公因而誤衍

吳文傳以公子二字涉上而衍

孫星衍曰荀子禮論篇注引誅作譴楊倞書字通用

王引之曰徒本作侍

安井衡曰古本作使魯人殺公子糾

月襄公田于貝丘見豕彘從者曰公子彭生也公怒曰公子彭生安敢見射之豕人立而啼公懼墜於車下傷足亡屨反誅屨於徒人費不得也（誅責）鞭之見血費走而出遇賊於門脅而束之費袒而示之背賊信之使費先入伏公而出鬭死于門中石之紛如死于階下孟陽代君寢于牀賊殺之曰非君也不類見公之足于戶下遂殺公而立公孫無知也鮑叔牙奉公子小白奔莒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奔魯九年公孫無知虐於雍廩雍廩殺無知也桓公自莒先入魯人伐齊納公子糾戰於乾時管仲射桓公中鉤魯師敗績桓公踐位於是劫魯使魯殺公子糾（劫謂興兵脅之）桓公問於鮑叔曰將何以定社稷鮑叔曰得管仲與召忽則社稷定矣公曰夷吾與召忽吾賊也鮑叔乃告公其故圖（故圖謂管仲本使鮑叔傅小白將立之）公曰然則可得

俞曰反乃彼之壞字當以公若先為句彼恐注怨焉為句彼謂施伯也尹注云若先反管仲是其所據本已誤

張云反疑及字之誤涉上文恐不及而言

吾彼知句本作彼於弱齊彼乃專也小匡篇則魯能弱齊矣

乎鮑叔曰若亟召則可得也不亟不可得也夫魯施伯知夷吾爲人之有慧也其謀必將令魯致政於夷吾夷吾受之則彼知能弱齊矣夷吾不受彼知其將反於齊也必將殺之（既不受魯政而反於齊恐其將爲魯害故殺之）公曰然則夷吾將受魯之政乎其否也鮑叔對曰不受夫夷吾之不死糾也爲欲定齊國之社稷也今受魯之政是弱齊也夷吾之事君無二心雖知死必不受也（君謂桓公）公曰其於我也曾若是乎（曾則也則能無二心如是乎）鮑叔對曰非爲君也爲先君也其於君不如親糾也（言管仲親糾多於小白也）糾之不死而況君乎（親尚不死跡則可知）君若欲定齊之社稷則亟迎之（管仲既志在定齊社稷故須急迎之）公曰恐不及奈何鮑叔曰夫施伯之爲人也敏而多畏（多畏則念慮深）公若先反恐注怨焉必不殺也（若先反管仲而施伯殺之齊必注怨故不敢）公曰諾（從鮑叔之言也）施伯進對魯君曰管仲有急其事不濟今在魯君其致

王曰惕當爲愓荀子愓悍
憍暴是也

王曰及猶若也言若齊君用之
管子之事必濟也

王引之曰待禦也

宋本將胥二字作另耳

魯之政焉（有急難之事與小白爭國其事既不濟故來在魯可因此事而致政）若受之則齊可弱也若不受則殺之殺之以說於齊也與同怒尚賢於已（施伯恐管仲反齊爲害欲殺之有若與齊同怒如此猶賢於不殺也）君曰諾魯未及致政而齊之使至曰夷吾與召忽也寡人之賊也今在魯寡人願生得之若不得也是君與寡人賊比也魯君問施伯施伯曰君與之臣聞齊君惕而亟驕雖得賢庸必能用之乎（庸猶何也）及齊君之能用之也管子之事濟也（及猶就也就令能用之管子之事必濟也）夫管仲天下之大聖也今彼反齊天下皆鄉之豈獨魯乎今若殺之此鮑叔之友也鮑叔因此以作難君必不能待也（齊國強鮑叔賢故不能待待猶擬）不如與之魯君乃遂束縛管仲與召忽管仲謂召忽曰子懼乎召忽曰何懼乎吾不蚤死將胥有所定也（胥待）今既定矣（謂小白已定齊）令子相齊之左必令忽相齊之右雖然殺君而用吾身是再辱我也（君謂

陸文案曰尹注襄公立之明年按據下文入國之文則知襄公立之時年矣甚[illegible]之誤按從劉宋大人當可知矣詳

俞曰且乃語詞豈且不有焉乎猶云豈不有焉乎故尹注云直是智不行不得言無智也莊子齊物論誰獨且無師乎又曰彼且果有是乎哉果且彼無是乎哉呂氏春秋無義篇豈且恩相與哉乎哉蓋用且字爲句中語助說見王氏引之經傳釋詞而未引此文故爲說之

（子也）子爲生臣。忽爲死臣。（生則定社稷死則顯忠義）忽也知得萬乘之政而死。公子糾可謂有死臣矣。子生而霸諸侯。公子糾可謂有生臣矣。死者成行。（死成忠義之行）生者成名。（生定社稷之名）名不兩立。（既成生名不可又成死名）行不虛至。（必致身受命乃謂之行也）子其勉之。死生有分矣。乃行入齊境。自刎而死。管仲遂入。君子聞之曰。召忽之死也。賢其生也。（召忽之生不能霸諸侯）管仲之生也。賢其死也。（管仲之死不成九合之功）或曰明年。（集書者更聞異說故言或曰明年襄公立之明年也）襄公逐小白。小白走莒。三年。襄公薨。公子糾踐位。國人召小白。鮑叔曰。胡不行矣。小白曰。不可。夫管仲知。召忽強武。雖國人召我。我猶不得入也。鮑叔曰。管仲得行其知於國。國可謂亂乎。（管仲得行其智於國國則不亂今亂是不得行其智）召忽強武。豈能獨圖我哉。（國人既召小白則不與召忽圖我）小白曰。夫雖不得行其知。豈且不有焉乎。（直是智不行不得言無智）召忽雖不得衆。其反豈不足以圖我哉。（召忽雖不得衆若反獨能

俞樾本作及友乃友字之誤言召忽雖不得衆然其一二死友亦足以圖我矣故下文管仲之言曰朋友不能相合摎乃釋桓公此疑耳

刘本之作足

圖我鮑叔對曰夫國之亂也智人不得作内事（智人作内事則其國理）朋友不能相合摎而國乃可圖也（摎交入也朋友不能相交合則黨與弱故乃可圖）乃命車駕鮑叔御小白乘而出於莒小白曰夫二人者奉君令吾不可以試也（二人謂管仲召忽奉君令則致死拒我故不可試也）乃將下鮑叔履其足曰事之濟也在此時事若不濟老臣死之公子猶之免也（鮑叔言事若不濟則已致死公子猶可得免脫）乃行至於邑郊鮑叔令車二十乘先十乘後（二十乘先鮑叔欲與之入國十乘後令衛公子）鮑叔乃告小白曰夫國之疑二三子莫忍老臣（二三子謂從小白者不忍違老臣故相從中心實疑）事之未濟也老臣是以塞道（以事未濟故以二十乘先行塞道）鮑叔乃誓曰事之濟也聽我令事之不濟也免公子者爲上死者爲下吾以五乘之實距路（鮑叔於前二十乘更將五乘先行距路不令子糾之黨得及小白）鮑叔乃爲前驅遂入國逐公子糾管仲射小白中鉤管仲與公子糾召忽遂走魯桓公踐位魯伐齊納公子糾而不能

王云踐位二字衍尹云二年方踐位謬矣

丁云二年文當作公[illegible]亦當作公

俞曰祿字讀為錄祿領錄其政也尚書堯典篇納于大麓今文家說麓為錄故劉昭注後漢書百官志引新論曰昔堯試于大麓者領錄天子事如今尚書官矣鄭君注尚書大傳亦以堯聚諸侯命舜陟位居攝致天下之事使大錄之與史記堯使舜入山林川澤之說不合然管子書已云祿管國之政則其義古矣尹注不知祿為錄之段字而云空食齊政之祿夫食齊政之祿不可言祿齊國之政足知其非也

陳先生云貪讀為欽欽猶事也貪承命者欽承君命也

桓公二年踐位（入國二年方得踐位）召管仲管仲至公問曰社稷可定乎管仲對曰君霸王社稷定君不霸王社稷不定公曰吾不敢至於此其大也定社稷而已管仲又請君曰不能管仲辭於君曰君免臣於死臣之幸也然臣之不死糾也為欲定社稷也社稷不定臣祿齊國之政而不死糾也臣不敢（既不死糾室食齊政之祿而不定社稷臣則不敢言將致死）乃走出至門公召管仲管仲反公汗出勿已其勉霸乎（必欲令霸王而不已我將勉力而求霸也）管仲再拜稽首而起曰今日君成霸臣貪承命趨立於相位（君既許霸臣貪於承命故趨立相位）乃令五官行事異日公告管仲曰欲以諸侯之間無事也小脩兵革管仲曰不可百姓病公先與百姓而藏其兵（百姓困病當先賦與之而兵事且可藏）與其厚於兵不如厚於人（人厚兵自強）齊國之社稷未定公未始於人而始於兵外不親於諸侯內不親於民公曰諾政未能有行

丁云疑當作桓公又告管仲曰傳者誤置上文耳

[illegible]本作[illegible] 百世[illegible]中作內

俞樾云本上語作請修兵革下語作內修兵革內修兵革亦宜作請修兵革即上語不中言之此涉下文內奪民用而誤又因下文所云乃令四封之內修兵適與相合故讀者莫知訂正耳

王曰外字衍

宋本修作參

王曰惕當為暢 引之曰智

智讀為悔也 孫星衍四部叢刊作[illegible]

也二年桓公彌亂（不盡行夷吾之言故彌亂）又告管仲曰欲繕兵管仲又曰不可公不聽果爲兵桓公與宋夫人飲舡中夫人蕩舡而懼公公怒出之宋受而嫁之蔡侯明年公怒告管仲曰欲伐宋管仲曰不可臣聞內政不脩外舉事不濟公不聽果伐宋諸侯興兵而救宋大敗齊師公怒歸告管仲曰請脩革吾士不練吾兵不實諸侯故敢救吾讎內脩兵管仲曰不可齊國危矣內奪民用士勸於勇外亂之本也（脩兵則用廢故曰奪人用士所勸者唯勇則輕敵故爲外亂之本也）外犯諸侯民多怨也（外犯必多殘害故爲人所怨）爲義之士不入齊國（君爲不義故義士不歸也）安得無危鮑叔曰公必用夷吾之言公不聽乃令四封之內脩兵關市之征侈之（侈謂過常也謂重其稅賦）公乃遂用以勇授祿（士勇則與之祿）鮑叔謂管仲曰異日者公許子霸今國彌亂子將何如管仲曰吾君惕其智多誨（智多則可試誨之也）姑少胥其

引之及反之誤

注文原的將待字上書解為[illegible]
見探志

丁云裚裂折之俗字與又折[illegible]也

自及也（胥待也待其自能及道）鮑叔曰比其自及也國無闕亡乎管仲曰未也國中之政夷吾尚微爲焉亂乎尚可以待（國政微爲則未至亂可待君自及）外諸侯之佐既無有吾二人者未有敢犯我者（諸侯之佐既無有如我二人故不敢犯我）明年朝之爭祿相刺裚（子計反）而刎頸者不絕（裚謂掣斷之也）鮑叔謂管仲曰國死者衆矣毋乃害乎管仲曰安得已然此皆其貪民也（貪人爭祿自殘亦未能自爲害也）夷吾之所患者諸侯之爲義者莫肯入齊齊之爲義者莫肯仕此夷吾之所患也（有義之士內外不歸亂亡立至故可患也）若夫死者吾安用而愛之（貪人自相殺傷吾何能惜之）公又內脩兵三年桓公將伐魯曰魯與寡人近（謂國相隣）於是其救宋也疾（疾謂先諸侯至）寡人且誅焉管仲曰不可臣聞有土之君不勤於兵不忌於辱不輔其過則社稷安勤於兵忌於辱輔其過則社稷危公不聽興師伐魯造於長勺魯莊公興師逆之大敗

[illegible] 021 [illegible] 續修四庫全書 2 反之句

王引之曰当作甲五万

俞氏正燮云邑名春秋貴信篇云魯請比關內侯以聽國等有關如言封內食采邑非如漢人所謂[illegible]者也

安井衡曰古本作魯弱於君

之桓公曰吾兵猶尚少吾參圍之安能圍我（吾以三倍之兵圍之則何能圍我）四年脩兵同甲十萬（同甲謂完堅齊等）車五千乘謂管仲曰吾士既練吾兵既多寡人欲服魯管仲喟然嘆曰齊國危矣君不競於德而競於兵（人君當以德義服遠不當競於兵也）天下之國帶甲十萬者不鮮矣吾欲發小兵以服大兵（欲以齊國服諸侯而致霸王故曰以小兵而服大兵也）內失吾衆（謂數搖動之則衆疲而散）諸侯設備（數見侵伐故設備）吾人設詐（力不足則詐以繼之）國欲無危得已乎公不聽果伐魯魯不敢戰去國五十里而爲之關（更立國界而爲之關）魯請比於關內以從于齊齊亦毋復侵魯（魯請從服於齊供其徵求比於齊之關內）桓公許諾魯人請盟曰魯小國也固不帶劒今而帶劒是交兵聞於諸侯君不如已（若以交兵聞於諸侯不如止而不盟也）請去兵桓公曰諾乃令從者毋以兵管仲曰不可諸侯加忌於君君如是以退可（忌恐也諸侯欲以結盟致怨於君今請不盟從此即退可也）君果弱魯君諸侯又加貪於

丁云忌與惎同說文惎毒也

洪書鈔百廿三引桓公與魯莊公及曹劌盟莊公與曹劌並仰劍於懷而求削地 此約之

君（若果弱魯諸侯又以貪名加君）後有事小國彌堅大國設備（既有貪忌之名故皆設備）非齊國之利也桓公不聽管仲又諫曰君必不去魯胡不用兵曹劌之爲人也堅強以忌不可以約取也（不可以盟取信也）桓公不聽果與之遇莊公自懷劒曹劌亦懷劒踐壇莊公抽劒其懷曰魯之境去國五十里亦無不死而已左椹桓公右自承曰均之死也戮死於君前（左手舉劒將椹桓公且以右手自承而言曰齊迫魯境亦死今殺君亦死同是死也將殺君次自殺故曰均之死也戮死於君前）管仲走君曹劌抽劒當兩階之閒曰二君將改圖無有進者（拔劒當階所以拒管仲言魯齊二君將欲改先者之所圖今不當有進者也）管仲曰君與地以汶爲竟桓公許諾以汶爲竟而歸桓公歸而脩於政不脩於兵革自圉辟人以過弭師（既不脩其兵革故出入自圉辟其人以先者之過故弭息其師）

五年宋伐杞桓公謂管仲與鮑叔曰夫宋寡人固欲伐之無若諸侯何（無若諸侯救宋何）夫杞明王之後也（杞夏之後）今宋伐之予欲救

張文虎曰疑此言諸侯之君不貪於土則已若貪於土則必勤於兵也按子伯氏不言[illegible]今吾君伯氏皆出而問吾君申生受[illegible]死[illegible]法正同疑此不字係必非也

戴望曰[illegible]以[illegible]則[illegible]不信於民夫不信於民則亂內動則危於身夫詐密而後動者勝[illegible]密字當為靜字之誤也靜[illegible]而後動者勝靜者子不[illegible]為天下先之意也又[illegible]古之人聞先王之道者不競於兵今本注[illegible]其[illegible]又誤[illegible]為[illegible]而[illegible]遂不可讀矣

俞曰尹注讀不字絶句解曰以臣之意則與不與君同此說非也蓋此文十二字當作一句讀古而如通用不而即不如也言以臣之意則不如令人重幣使之也

之其可乎管仲對曰不可臣聞內政之不脩外舉義不信君將外舉義以行先之（以內行先之）則諸侯可令附桓公曰於此不救後無以伐宋（今不救杞後無辭以伐宋）管仲曰諸侯之君不貪於土貪於土必勤於兵勤於兵必病於民民病則多詐夫詐密而後動者勝（密靜）詐則不信於民夫不信於民則亂內動則危於身是以古之人聞先王之道者不競於兵（兵者凶器競之則危）桓公曰然則奚若管仲對曰以臣則不（以臣之意則不與君同）而令人以重幣使之（以重幣使宋令罷杞兵）使之而不可（謂宋不從令）君受而封之（受杞告命而建封之）桓公問鮑叔曰奚若鮑叔曰公行夷吾之言公乃命曹孫宿使於宋宋不聽果伐杞（宋果伐杞）桓公築緣陵以封之（緣陵杞城）予車百乘甲一千（謂與杞也）明年狄人伐邢邢君出致於齊（致命於齊以告急）桓公築夷儀以封之（夷儀邢城）予車百乘卒千人明年狄人伐衛衛君出致於虛（虛地名詩所謂升彼虛矣）

孫星衍曰蘄當作祈祈求也

安得有其實 張云有疑作無

王引之曰三乃五之誤霸形篇車五百乘卒五千人以楚邱封衛

俞曰尹注於王字絶句解曰臣有病者君當慰問之夫慰問病臣雖亦盛事然何與於霸業乎且病臣亦何罰之有此文問字疑因下文之誤山權數篇君不高仁則國不相被宋本國誤作問即其例也當讀國病為句臣願賞而無罰為句言國家罷病臣請有賞無罰以寬之也下文管仲又請賞於國以及諸侯君曰諾行之管仲賞於國君賞於諸侯按賞於國者承上文而言也賞於諸侯者承下文諸侯之禮而言也蓋此兩節國與諸侯分言下又合并而言之耳

（以望楚矣）桓公且封之隰朋賓胥無諫曰不可三國所以亡者絶以小（小國之亡理則然矣不當封也）今君蘄封亡國國盡若何（國之車盡於封亡國其若之何）桓公問管仲曰奚若管仲曰君有行之名安得有其實（既有行封之名則當虛國而爲之安得有其富實乎）君其行也公又問鮑叔鮑叔曰君行夷吾之言桓公築楚丘以封之與車三百乘甲五千既以封衛明年桓公問管仲將何行（更問以所行之政也）管仲對曰公內脩政而勸民可以信於諸侯矣君許諾乃輕稅弛關市之征爲賦祿之制既已（謂已行上事）管仲又請曰問病臣（臣有病者君當慰問之）願賞而無罰（元刻[illegible]上有稱字）五年諸侯可令傅（行此五年可令諸侯親附）公曰諾既行之管仲又請曰諸侯之禮（請諸侯交聘之禮）令齊以豹皮往小侯以鹿皮報齊以馬往小侯以犬報（往重報輕所謂大國善下小國則取小國）桓公許諾行之管仲又請賞於國以及諸侯君曰諾行之管仲賞於國中君賞於諸侯諸侯之君有

丁云宋本作可令爲西土按上文云可令爲東國則作令是也

丁云危傅之教心字訛寫也傅乃轉之誤

俞曰危讀爲詭史記天文志司詭星出正西史記天官書詭作危淮南説林篇天寸雖有見有詭文子上德篇詭作危是古字通也衞國之教危謂其政教詭譎尹注以高危釋之非是

今曰邇當讀爲爾説文敖部爾麗爾猶靡麗也然則魯國好爾謂魯[illegible]麗爾也正靡靡麗之意尹注曰邇近也未得其義

張文虎曰邇當如戴説作邇訓當讀爲馴

孫星衍曰小匡篇作季甫

劉曰小匡作公子舉[illegible]而知禮若[illegible]蒙[illegible]楚於魯[illegible]即一人相禮乃禮之誤

張文虎曰按下文[illegible]上疑有[illegible]二國亦只一句

劉曰蒙孫小匡作蒙孫

王云書鈔作蒙孫博於教者作博於教與此字同

張文虎曰孫云蒙孫作魯孫按魯字乃蒙字再訛爲蒙下蒙孫同孫星衍説同

行事善者以重幣賀之從列士以下有善者衣裳賀之（列士謂齊之列士管仲自以衣裳賀之）凡諸侯之臣有諫其君而善者以璽問之以信其言（謂桓公以璽問之以信驗其所諫之言爲善）公既行之又問管仲曰何行管仲曰隰朋聰明捷給可令爲東國（東國謂自齊東之國令隰朋理之）賓胥無堅強以良可以爲西土（西土齊西之土令胥無之國與士交兵）衞國之教危傅以利（謂其教既高危且相傅以利謂以利成俗）公子開方之爲人也慧以給不能久而樂始可游於衞（其人性輕率不能持久所謂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故曰樂始使此人游於衞誘動之令歸於齊也）魯邑之教好邇而訓於禮（既訓學於禮禮者所以飾貞故曰好邇邇近也）季友之爲人也恭以精博於糧

此[illegible]

多小信可游於魯（博於糧謂多委積）楚國之教巧文以利不好立大義而好立小信蒙孫博於教而文巧於辭不好立大義而好結小信可游於楚小侯既服大侯既附（厚往輕報所以服小侯游三人於三國所以附大侯）夫如是則始可以施政矣君曰諾乃游公子開方於衞游季

張文虎曰尹注云謂入伐存於
人下入之誤

王引之曰諸侯四字因下而衍
請救伐以下五句皆桓公告
諸侯詞此四字不得闌入

俞樾本作先致車千有關文據上文大侯
車二百乘卒二千人小侯車百乘卒千人此
言車若干乘言卒若干人又先言兵者先至
俞曰此上闕諸侯二字上文齊請救
於諸侯而齊車卒先致緣陵諸
侯之師戰於後也後字正對上先字
而言尹注誤以後故連讀解爲地
名非是
何如璋曰戰於後三字爲句以上先致
張佩綸說與尹注非

俞曰斬疑當作斯文選長楊賦鹿城
斯邑李善引管子篇斬柏斯也斯
孤竹猶取孤竹尹注謂斬其君則
當云斬孤竹之君矣
安井衡曰古本逕作道

友於魯。游蒙孫於楚。五年。諸侯附。狄人伐。（謂入伐齊）桓公告諸侯曰。請救伐。諸侯許諾。大侯車二百乘。卒二千人。小侯車百乘。卒千人。諸侯皆許諾。齊車千乘。卒先致緣陵。（先者使卒戍緣陵今有狄難故致之）戰於後。故敗狄。（後故地名）其車甲與貨。小侯受之。（謂敗狄所得車甲及貨盡與小侯）大侯近者。以其縣分之。不踐其國。（近齊之大侯則以齊縣分之終不踐其國以侵之）北州侯莫來。（謂不來救齊北州謂北之州即幽州營州等）桓公遇南州侯於召陵。（謂伐楚盟於召陵也）曰。狄爲無道。犯天子令。以伐小國。（小國齊自謂）以天子之故。敬天之命令以救伐。（言諸侯以敬順天命救齊伐狄）北州侯莫至。上不聽天子令。下無禮諸侯。寡人請誅於北州之侯。諸侯許諾。桓公乃北伐令支。（令支國名）下鳧之山。斬孤竹。（孤竹國名斬其君）遇山戎。顧問管仲曰。將何行。管仲對曰。君教諸侯爲民聚食。諸侯之兵不足者。君助之發。如此則始可以加政矣。（既使諸侯足食足兵然後可以加之政也）桓公乃告諸侯。必足三年

王曰安後詞猶乃也言必足三年之食乃以其餘脩兵革也
袁蓋曰尹註必足三年之食安為句非是詳[illegible]篇

注文原有以二韻相協國字疑亦作[illegible]世者詩[illegible]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illegible]勞也
陳奐曰士庶人毋專棄妻[illegible]下疑脫[illegible]
[illegible]上云諸侯毋專立妾以為妻[illegible]曰無[illegible]毋遏[illegible]國[illegible]毋予於天下句是
[illegible]祿下[illegible]即士無世官注非

張文虎曰[illegible]國[illegible]字[illegible]是[illegible]

之食安（有三年食然後可安）以其餘脩兵革兵革不足以引其事告齊齊助之發（諸侯兵之不足當引其事之闕者以告齊齊當發卒以助之也）既行之公又問管仲曰何行管仲對曰君會其君臣父子（會謂考合其君臣父子之宜）則可以加政矣公曰會之道奈何曰諸侯無專立妾以爲妻毋專殺大臣無國勞毋專予祿（於國無勞者不得專予祿）士庶人毋專棄妻毋曲隄（所謂無障谷也）毋貯粟毋禁林（山澤之材當與人共之也）行此卒歲則始可以罰矣（行之終歲而有不從者可以加刑罰）君乃布之於諸侯諸侯許諾受而行之卒歲吳人伐穀（穀齊之下都後以封管仲）桓公告諸侯未徧諸侯之師竭至以待桓公（竭至言其盡來）桓公以車千乘會諸侯於竟都師未至吳人逃（齊都之師尚未至而吳人逃也）諸侯皆罷桓公歸問管仲曰將何行管仲曰可以加政矣（諸侯服從如此故可以加之政）曰從今以往二年適子不聞孝不聞愛其弟不聞敬老國良（其老者國之賢良也）三者無一焉可誅也（無一尚可誅況稱三乎）諸侯之

俞曰此即什一之法而變通之仍是什取一也蓋雖有取三取二取一之不同然三歲一稅假令六年之中上年二中年二下年二則通三二一之數而適得六是即歲取其一也

王引之曰居當爲群三戶大夫之下文合免升通大夫生也

俞曰王氏念孫讀書雜志曰君當爲羣其說非也乘馬篇曰士聞見博學意察而不爲君臣者又云賈知賈之貴賤日至於市而不爲官賈者工治容貌功能日至於市而不爲官工者君臣與官賈官工並稱則君臣猶言公臣一案三九年傳公臣不足取於家注古君公通稱則君臣公臣亦通稱人尚者曰君臣有位而未仕者如何人義本同此古義自有之臣之所未可臆改也

臣及國事三年不聞善可罰也（及國事預知國政三年不聞善則不賢也故可罰）君有過大夫不諫士庶人有善而大夫不進可罰也士庶人聞之吏賢孝悌可賞也（士庶人有賢孝悌聞之於吏則可賞也）桓公受而行之近侯莫不請事（近齊之諸侯皆請齊徵賦之事）兵車之會六（兵車之會謂興兵有所伐）乘車之會三（乘車之會謂結好息人之會也）饗國四十有二年桓公踐位十九年弛關市之征（征賦也）五十而取一（取其貨賄五十之一）賦祿以粟案田而稅（案知其壤堉而稅之）二歲而稅一（率二歲而一稅之）上年什取三中年什取二下年什取一歲飢不稅（歲飢謂時歲揔飢故不稅）歲飢弛而稅（此歲飢謂有飢者有不飢者故弛飢而稅不飢）桓公使鮑叔識（音志）君臣之有善者晏子識不仕與耕者之有善者（不仕謂餘子未仕者）高子識工賈之有善者國子爲李（李獄官也）隰朋爲東國賓胥無爲西土弗鄭爲宅（爲宅掌脩除宮室）凡仕者近公（仕者有公事職務故近公）不仕與耕者近門（不仕與耕者當出入田野故近於外門）工賈近市三十里

俞曰尹注曰當令一人以車爲負載其行裝然正文明言人爲負注乃云車爲負義不可通尹氏特疑車非人所能負故曲爲是說耳今按車乃連字之誤海王篇行服連注曰輦名所以載作若人挽者然則此云負連猶云服連負服古通用淮南子人閒篇負輦載粟而至御覽治道部負輦作服輦是其證也連本人挽者故可以人負之下文云若宿者令人養其馬然則彼從諸侯來者固自有車馬此令一人負以連者當負其分數其壹衰壹豪耳

翔鳳案衍曰義當作職謂負擔職之數尹注[illegible]作狀

丁士涵云[illegible]小字傳寫之誤傳本[illegible]八契當爲入契

〔劉曰出於士字誤王引之曰數字當以所引作士此由字大略以教士事行令本士從此

俞曰尹注曰義謂供客之禮徒費義數而於事不當者罪之夫旣爲供客之禮又何不當之有且義數連文亦不可通義疑義字之誤七臣七主篇藏有與出故民有義不足王氏念孫讀義爲儀是其正與此同有所遺於正數之外其費義數費義數而不當是無也故有罪矣

五字當次於下行

猪曰發讀爲廢

俞曰尹注曰又教之和通不相告發雖有起而訟者莫不恭恪不爲驕傲此於句讀未審也當以起字絕句又字衍文涉下文又多發起句而衍七臣七主篇曰然彊發而起雖善者不能存卽其證此文發起之義上云野爲原謂能闢草萊也此云又不發起謂能治盜賊也云訟不驕謂能聽獄訟也驕讀爲喬

置遽委焉。有司職之。（遽今之郵驛也委謂當有儲擬以供過者立官以主之）從諸侯欲通（謂從諸侯欲通於齊）吏從行者。令一人爲負以車。（其吏從行而來者遽之有司當令一人以車爲負載其行裝）若宿者。令人養其馬。食其委。（其客若宿卽以所委食之）客與有司別契（別契謂分別其契以知眞僞也）至國八契。（自郊至國八契則二百五十里之郊地相距爲五百里此周之大國也）費義數而不當有罪。（義謂供客之禮徒費義數而於事不當者罪之）凡庶人欲通。鄉吏不通七日囚。（庶人有所陳訴通於君鄉吏抑而不通事經七日者則囚其吏鞫劾其所以也）出欲通吏不通五日囚（出謂欲適他國）貴人子欲通。吏不通三日囚。凡縣吏進諸侯士而有善觀其能之大小以爲之賞。有過無罪。（賞雖過能亦不罪也）令鮑叔進大夫勸國家。（外進大夫令之勉營國家之事）得之成而不悔爲上舉。（得此大夫故有成功終然允當無有可悔如此者舉善之上）從政治爲次。（所進大夫從政而能理者次上成功也）野爲原又多不發起訟不驕次之。（所進大夫有能勸勉農人開闢荒野皆爲原田又教之和通不相告發雖有起而訟者莫不恭恪不爲驕傲此又其次也）勸國家得之成而悔從政雖治而不能野原又多發起訟

[illegible]國語齊語曰工相[illegible]注曰以詐
王引之曰行此三者爲下[illegible]
循功因家得之以下後另
相間凡五事不得云行此
三者也
曾也要請行民上有定也下並同
管子注同
王曰多賢以字後人所加廣
雅曰勇勉也之耕者勉用力
也

宋本無之字

王曰而哉之而衍

劉曰處華曰對上處不華下文
又對上交有少長故飲食曰
王作之

驕（而驕[illegible]驕則誅衍而字[illegible]起字）行此三者爲下令晏子進貴人之子（晏子平仲之先）出不仕（不仕則樂道深）處不華（不華則無過失）而友有少長（友有少長則遵禮經）爲上舉（全此三者故爲上）得二爲次（得二三之二也）得一爲下士處靖（靖卑敬皃）敬老與貴（敬老近於親敬貴近於君）交不失禮行此三者爲上舉得二爲次得一爲下耕者農農用力（勤而不惰）應於父兄（孝且義）事賢多（擇善而從故能多）行此三者爲上舉得二爲次得一爲下令高子進工賈應於父兄事長養老承事敬（承奉君敬而從之也）行此三者爲上舉得二者爲次得一者爲下令國子以情斷獄（定罪罰者貴得其情）三大夫既已選舉使縣行之（三大夫謂鮑叔晏子高子）管仲進而舉言上而見之於君（見三大夫所選舉者此言選舉者國子主斷獄故不在三大夫之數）以卒年君舉（卒年謂終年如此管仲所進者君舉用之也）管仲告鮑叔曰勸國家不得成而悔從政不治不能野原又多而發（言相告發）訟驕（既訟而驕）凡三者有罪無赦告晏子曰貴人子處華下（處華屋之下則淫泆）交好飲食

戴望曰詩北山傳營事也此營字當訓為營上文事賢之事謂與營者意也

俞曰左氏襄十三年傳小人農力以事其上[illegible]之辨詳農說也

孫星衍曰御覽六百二十二引作農不事賢行僅一字上句同以衍農疑衍農字世之非也

安井衡曰古本廉下有於字

張文虎曰違乃韙之借字

王念孫曰有可當依上文作有罪

尹注即其証

（重交好則挾朋黨嗜飲食則道情薄）行此三者有罪無赦士出入無常不敬老而營富行此三者有罪無赦耕者出入不應於父兄用力不農不事賢行此三者有罪無赦告國子曰工賈出入不應父兄承事不敬而違老治危（危傾險也）行此三者有罪無赦凡於父兄無過州里稱之吏進之君用之（無過於父兄見稱於州里吏進此人君必用之）有善無賞有過無罰吏不進廉意（有善不能賞有過不能罰吏則苟免而已故不進廉意也）於父兄無過於州里莫稱吏進之君用之善為上賞不善吏有罰（雖無過於父兄而州里不稱吏進此人君承用之其入善則吏受上賞不善則吏當罰）君謂國子凡貴賤之義入與父俱（父貴而子賤也）出與師俱（師貴而資賤也）上與君俱（君貴而臣賤）凡三者遇賊不死不知賊則無赦（言人於此三者所在當致死所謂在三如一今賊將害此三者遇之而不能死有賊而又不知則不臣不子也故無赦也）斷獄情與義易義與祿易（凡斷獄者所以止罪邪止罪邪所以興禮義今犯罪者非以乖辭易義則以姦偽易祿也）易祿可無斂有可無赦（姦偽易祿者既當罰其罪可無斂其祿然今所有罪必無赦之也）

管子卷第七

[illegible]

管子卷第八　　唐司空房　玄齡　注

中匡第十九　小匡第二十

王言第二十一

中匡第十九　　内言二

管仲會國用三分二在賓客（二以供賓客）其一在國管仲懼而復之（復白也以賓客之費太半故白之）公曰吾子猶如是乎（以吾子爲賢當以供賓之義爲急務尚懼而白之乎）四鄰賓客入者說出者譽（入見禮而悅者出必爲延譽也）光名滿天下入者不說出者不譽汙名滿天下壤可以爲粟（播壤則生粟）木可以爲貨（破木成器則貨）粟盡則有生貨散則有聚君人者名之爲貴財安可有（有財則失名故不可有）

管仲曰此君之明也公曰民辦軍事矣則可乎對曰不可甲兵未足也請薄刑罰以厚甲兵於是死罪不殺刑罪不罰使以甲兵贖（有罪使出甲兵以贖之也）死罪以犀甲一戟刑罰以脅盾一戟（脅盾也既）

元刻無作稱

王引之云刑罰當作刑罪齊語作
重罪贖以犀甲一戟輕罪贖以
鞼盾一戟重罪[illegible]刑罪

王引之曰軍當爲鈞形誤
三罰皆出金一鈞也小匡篇作小
罪入以金鈞

王引之曰救亦當爲敵

王曰兩后字皆上衍小問篇[illegible]
先王必有置也然後有廢也
必有利也然後有害也
[illegible]七十六引[illegible]作後

（出盾又令出一戟也）過罰以金（過誤致罰出金以贖之）軍無所計而訟者成以束矢（不計於軍事而以私訟者令出束矢以平其罪成平也）公曰甲兵既足矣吾欲誅大國之不道者可乎對曰愛四封之內而后可以惡竟外之不善者（先施愛於四封之內則士致死故可以惡竟外之不善）安卿大夫之家而后可以危救敵之國（卿大夫家安則大臣盡力故以危救敵之國）賜小國地而后可以誅大國之不道者舉賢良而后可以廢慢法鄙賤之民是故先王必有置也而后必有廢也必有利也而后必有害也桓公曰昔三王者既弑其君今言仁義則必以三王爲法度不識其故何也對曰昔者禹平治天下及桀而亂之湯放桀以定禹功也湯平治天下及紂而亂之武王伐紂以定湯功也且善之伐不善也自古至今未有改之君何疑焉公又問曰古之亡國其何失對曰計得地與寶而不計失諸侯計得財委而不計失百姓計見親而不計

俞曰請致仲父者欲仲父飲己酒仲父猶仲甫吾之字耳尹注曰仲父者尊老有德之稱桓公欲尊事管仲故以仲父之號致之此說非是蓋自毛公解尚父為可尚可父尊君亦以尚父為尊稱後人因疑仲父之稱猶尚父之比故有此說不知尚父亦字也初非尊稱詳平議

俞曰兜讀為顉一切經音義卷六引古文作與是也公顉管仲父而將飲之猶襄十四年左傳曰衛獻公戒孫文子甯惠子食也與義相近戒與顉其義相近

孫星衍曰白帖十五引作以為脫於罪

見棄。三者之屬。一足以削。遍而有者。亡矣。古之隳國家隕社稷者。非故且為之也。必少有樂焉。不知其陷於惡也。桓公謂管仲曰。請致仲父。（仲父者尊老有德之稱桓公欲尊事管仲故以仲父之號致之）公與管仲父而將飲之。（以行飲酒禮尊顯之）掘新井而柴焉。（新井而又柴蓋之欲以絜清示敬之）十日齋戒。召管仲。管仲至。公執爵。夫人執尊。觴三行。管仲趨出。公怒曰。寡人齋戒十日而飲仲父。寡人自以為脩矣。仲父不告寡人而出。其故何也。（謂不辭而出所以怒）鮑叔隰朋趨而出。及管仲於途曰。公怒。管仲反入。倍屏而立。公不與言。少進中庭。公不與言。少進傅堂。公曰。寡人齋戒十日而飲仲父。自以為脫於罪矣。仲父不告寡人而出。未知其故也。對曰。臣聞之。沉於樂者洽於憂。（樂過則憂傳）厚於味者薄於行。慢於朝者緩於政。害於國家者危於社稷。臣是以敢出也。公遽下堂曰。寡人非敢自為脩也。仲父年長雖

俞曰萃當爲猝言由來[illegible]漸非起於一朝之猝然也尹注讀如字本而訓爲萃集非是

丁云萃讀爲卒史記索隱引廣[illegible]卒暴也宋本萃作萃字之誤

張云皆下當脫一不字

丁云殺當爲悖悖很也晉書嚴象意亦作悖

法文原曰悖殳叚不可[illegible]矣顧云下脫一字屏上爲句[illegible]代[illegible]法困滯句[illegible]決也來字當作[illegible]

不是釋爲耦[illegible]誤爲耦耦[illegible]而法度不亡爲韻尹注本已誤

俞曰往當爲迣[illegible]世[illegible]和樂之意[illegible]作游於世

寡人亦衰矣吾願一朝安仲父也（言俱至於衰老故欲一朝樂飲而爲安）對曰臣聞壯者無怠老者無偷順天之道必以善終者也三王失之也非一朝之萃（其所由來者漸矣非一朝萃集也）君奈何其偷乎管仲走出君以賓客之禮再拜送之明日管仲朝公曰寡人願聞國君之信對曰民愛之鄰國親之天下信之此國君之信公曰善請問信安始而可對曰始於爲身中於爲國成於爲天下公曰請問爲身對曰道血氣以求長年長心長德（長心謂謀慮遠也長德謂恩施廣也）此爲身也公曰請問爲國對曰遠舉賢人慈愛百姓外存亡國繼絕世起諸孤（孤謂死王事者子孫）薄稅斂輕刑罰此爲國之大禮也法行而不苛刑廉而不赦有司寬而不凌（不虐惸獨）菀濁困滯皆法度不亡（鬱濁謂穢塞不絜清者[illegible]困滯謂疲羸微隱者也有如此者皆以法度加之不令有所失亡也）往行不來而民游世矣（其行法度者但往行而進不却來而退而人以此自得行於世也）此爲天下也

孫星衍曰文選陸機答賈謐詩注引加作嘉左氏莊九年正義引無其字

孫星衍曰治要引執作秉左氏正義作鈇

孫星衍曰治要引秉作柄

孫星衍曰左氏正義引加作知

左莊九年正義又引動作勤洪曰勤是

小匡第二十（俊曰國語齊語一篇皆小匡之詞董增齡國語正義序曰管子流出左氏之前必不採輯國語是書亦非全文之勝齊語亡缺後人采小匡以補之俊謂齊語後人采自管書者）　內言三

桓公自莒反于齊使鮑叔牙爲宰鮑叔辭曰臣君之庸臣也君有加惠於其臣使臣不凍飢則是君之賜也若必治國家則非臣之所能也其唯管夷吾乎臣之所不如管夷吾者五寬惠愛民臣不如也治國不失秉臣不如也（秉柄也柄所操以作事國柄者賞罰之紀要也）忠信可結於諸侯臣不如也制禮義可法於四方臣不如也介冑執枹立於軍門使百姓皆加勇臣不如也（枹擊鼓槌）夫管仲民之父母也將欲治其子不可棄其父母公曰管夷吾親射寡人中鉤殆於死今乃用之可乎鮑叔曰彼爲其君動也君若宥而反之其爲君亦猶是也公曰然則爲之柰何鮑叔曰君使人請之魯公曰施伯[illegible]之謀臣也彼知吾將用之必不吾予也鮑叔曰君詔使者曰寡君有不令之臣在君之國願

左傳正義引作以戮於羣臣宋本戮於羣臣王從之

左正義引作請受而戮之王從之

丁云今作令齊語曰令彼在齊則必長爲魯國憂是也

孫星衍曰左氏正義引受作授無之字

請之以戮羣臣（戮以徇羣臣）魯君必諾且施伯之知夷吾之才必將致魯之政（既知其材故授以國政）夷吾受之則魯能弱齊矣夷吾不受彼知其將反於齊必殺之公曰然則夷吾受乎鮑叔曰不受也夷吾事君無二心公曰其於寡人猶如是乎對曰非爲君也爲先君與社稷之故君若欲定宗廟則亟請之不然無及也公乃使鮑叔行成（成平也與魯平）曰公子糾親也請君討之魯人爲殺公子糾又曰管仲讎也請受而甘心焉魯君許諾施伯謂魯侯曰勿予非戮之也將用其政也（用之使知政）管仲者天下之賢人也大器也在楚則楚得意於天下在晉則晉得意於天下在狄則狄得意於天下今齊求而得之則必長爲魯國憂君何不殺而受之其屍魯君曰諾將殺管仲鮑叔進曰殺之齊是戮齊也（言戮以徇齊也）殺之魯是戮魯也（以誡羣臣）弊邑寡君願生得之以

左氏正义引君下有之字元刻同

吾[illegible]當為請上文[illegible]

[illegible]左氏正义引[illegible]作故

宋[illegible]本下有乎字左氏正义同

左正义引作鮑非之不忍戮賢人其

知[illegible]因成也洪云正义引是

吾書作夫鮑非之仁不忍戮賢人

其智知稱賢以自成也[illegible]

[illegible]文引[illegible]仁[illegible]

俞曰釋名釋言語曰仁忍也好生惡

殺善含忍也然則鮑叔之忍猶云鮑

叔之仁下云其智正以仁智並言[illegible]

正義引作鮑叔之不忍戮賢人蓋

後人不達忍字之義而妄改之

不足爲據[illegible]

俞曰與以二字傳寫互誤當作

以魯與戰言以魯國之師與齊

戰也能字義不可通管仲以魯國

與齊戰豈反使魯敗乎能當

讀爲乃以魯與戰乃使魯敗明是

天意非人力所爲也能與乃聲近故

得通用淮南人間篇此何遽不能

爲福乎[illegible]

[illegible]

徇於國爲羣臣僇（戮之以誡羣臣）若不生得是君與寡君賊比也（言親非吾賊）弊邑之君所謂也使臣不能受命於是魯君乃不殺遂生束縛而柙以予齊（柙檻）鮑叔受而哭之三舉（三舉其聲僞哀其將死也）施伯從而笑之（笑其僞也）謂大夫曰管仲必不死夫鮑叔之忍不僇賢人（言多所容忍必不僇賢人）其智稱賢以自成也（稱舉也）鮑叔相公子小白先入得國（得國人心）管仲召忽奉公子糾後入與魯以戰能使魯敗（與魯師與齊戰能使魯敗而齊克也）功足以得天與失天其人事一也（管仲本圖將立小白今能敗魯而勝齊是其功也故於齊爲得天於魯爲失天至於能成人事則一）令魯懼殺公子糾召忽囚管仲以予齊鮑叔知無後事（既得管仲則知後無禍難之事也）必將勤管仲以勞其君（必探管仲本敗魯勝齊之意以成其功勤而慰勞其君也）願（宋本作[illegible]）以顯其功衆必予之（願君試用管仲以顯其定齊之功如此衆必與之與許也）有得力死之功猶尚可加也顯生之功將何如是（假令管仲力死成功但一時之事耳猶尚可加況不恥垢辱忍而生全齊將得之而霸以顯其本謀之功何善如之乎言不可加也）昭德以貳君也（言昭管仲之德以爲

戴曰浴者以香薰草藥沐浴之國語三釁三浴之

[illegible]本作[illegible]祓王[illegible]以宋本作捷

捷古插字

[illegible]注引[illegible]宋本插亦捷御覽引作

捷注捷即揵字之誤

吾[illegible]受之

吾[illegible]依齊語作戎車

宋本朱本[illegible]下有士字今本脫

陳先生曰[illegible]齊語[illegible]作續[illegible]功也據[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國作[illegible]

（君之副貳）鮑叔之知不是失也（以鮑叔之智能及此圖必不失也）至於堂阜之上（堂阜地名）鮑叔祓而浴之三（祓謂除其凶邪之氣）桓公親迎之郊管仲詘纓捷衽（示將就戮）使人操斧而立其後（操斧者將受斧鉞之誅也）公辭斧三然後退之（退操斧者）公曰垂纓下衽寡人將見管仲再拜稽首曰應公之賜殺之黃泉死且不朽（言君賜之死尚感恩不朽況生之乎）公遂與歸禮之於廟三酌而問爲政焉曰昔先君襄公高臺廣池湛樂飲酒田獵畢弋不聽國政卑聖侮士唯女是崇九妃六嬪（九妃謂諸侯所娶九女天子九嬪諸侯六也）陳妾數千食必粱肉衣必文繡而戎士凍飢戎馬待游車之弊（游車弊然後以爲戎車）戎士待陳妾之餘（陳妾食餘然後以食戎士）倡優侏儒在前而賢大夫在後是以國家不日益不月長吾恐宗廟之不掃除社稷之不血食敢問爲之柰何管子對曰昔吾先王周昭王穆王世法文武之遠迹以成其名合羣國比校民之有道者設象以

蘇本注美作權右作度原作建宋本作參

俞曰尹注解顛旄之義殊不可通據國語作班序顛毛韋昭注曰顛頂也毛髮也言以列頂髮之白黑使長幼有等然則此文黨字疑叢字之誤叢篆文作叢與叢字相似故誤也叢即今所用頒賜字亦或以班爲之是故管子書以叢爲班亦猶他書之以班爲叢也除乃叙字之誤叙與序通叢叙即班序也叢誤作黨後人乃改叙爲除以求合其義而不知其不可通矣

安曰古本御下有其字

宋本劉本三作五丁云五鄉萬家出一人爲萬人也下文云五鄉一帥故云人一軍五鄉鄉帥率之

爲民紀。（校試其人有道者與之設法象而爲人紀）式美以相應。比綴以書。原本窮末。（其所用美事必令始終相應然後次比緝綴書之簡策故能原其本窮其末無不錯綜也）勸之以慶賞。糾之以刑罰。糞除其顛旄。（顛謂高之頂人或不墾闢旄者所以誓勒兵士言能務農息兵故糞其顛而除其旄）賜予以鎮撫之。以爲民終始。公曰。爲之柰何。管子對曰。昔者聖王之治其民也。叅其國而伍其鄙。定民之居。成民之事。以爲民紀。謹用其六秉。如是而民情可得。而百姓可御。桓公曰。六秉者何也。管子曰。殺生貴賤貧富。此六秉也。桓公曰。叅國柰何。管子對曰。制國以爲二十一鄉。商工之鄉六。士農之鄉十五。公帥十一鄉。高子帥五鄉。國子帥五鄉。叅國故爲三軍。公立三官之臣。（謂三軍之官也）市立三鄉。工立三族。澤立三虞。山立三衡。（自三鄉已下每皆置其官）制五家爲軌。軌有長。十軌爲里。里有司。四里爲連。連有長。十連爲鄉。鄉有良人。三鄉一帥。桓公曰。五鄙柰何。管子對曰。制五

劉曰舊法作制鄙三十家為邑邑有司十邑為率率有帥十率為鄉鄉有良人三鄉為縣縣有帥十縣為屬屬有大夫五屬故立五大夫若覆注一屬焉　案後屬述而續連是退而脩鄉則此當作三鄉為連連有帥十連為屬今三鄉下缺為連連有帥十連七字但云讀以連為縣耳

王曰十邑為率之當依齊語作十卒下文鄉長乃帥字亦與卒誤同　屬有帥當作屬有大夫

王曰大夫一字乃五

孫曰漢書[illegible]注[illegible]傳不足據石引地[illegible]分毛傳云石[illegible]人大博也　文選阮瑀為曹操與孫權書云[illegible]明眾石交李善注云碩與石古字通陸士衡[illegible]歌詩及揚子雲[illegible]秦美新注引此石亦作正者[illegible]傳寫[illegible]而紀改　釋[illegible]交於陳孔璋檄吳[illegible]校文注引仍作石與今本同于校是之非也又[illegible]地[illegible]劇秦美新注引作[illegible]王民對[illegible]言作石字非[illegible]吳注孔璋檄吳將校文注白[illegible]作石

丁云今本[illegible]作令　閒燕[illegible]下讀

劉曰當作權節其用[illegible]

案據宋本權節其用[illegible]

家爲軌。軌有長。六軌爲邑。邑有司。十邑爲率。率有長。十率爲鄉。鄉有良人。三鄉爲屬。屬有帥。五屬一大夫。武政聽屬。（以武爲政者聽於屬）文政聽鄉。各保而聽。（鄉屬之聽各自保之）毋有淫佚者。桓公曰。定民之居。成民之事。柰何。管子對曰。士農工商四民者。國之石民也。（四者國之本猶柱之石也故曰石也）不可使雜處。雜處則其言哤。其事亂。（哤亂也）是故聖王之處士必於閒燕。（處士閒燕則謀議審）處農必就田墅。處工必就官府。處商必就市井。（立市必四方若造井之制故曰市井）今夫士羣萃而州處。閒燕。（每州之士羣萃共處閒燕謂學校之處）則父與父言義。子與子言孝。其事君者言敬。長者言愛。幼者言弟。且昔從事於此。（且昔猶朝夕也）以教其子弟。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異物謂異事非其所當習者）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夫是故士之子常爲士。今夫農羣萃而州處。審其四時。權節。（於四時中又權量其節之早晚）具備其械器用。

吾按穀即耞字之壞合趙本又誤穀當從齊語作耞芟又耞星行字同

俞曰時字絕句乃當作及字之誤也及耕二字屬下為義齊語作及耕深耕而疾耰之是其證惟齊語時下有耕字似為衍文當據此刪 [illegible]

吾旦暮本作旦昔 [illegible]

衣後改

[illegible]作[illegible]暮

衣語芋作莘是云作芋是也今俗為字可以為蓑笠

丁云疾字涉上文疾種而衍

其心安焉宋本脫此句

劉本才作材

吾當作敬農戚農言敬之親之

沈文虎曰異字疑亦由下文之譌

（械器皆謂田器）比耒耜穀芨。（比偶其耒耜及穀芨，穀芨小於耒耜，一人執之以隨耒耜之後，重治其闕遺。芨音捶）及寒擊槀除田以待時乃耕。（冬寒之月即擊去其草之槀者，修除其田以待春之耕也）深耕均種疾耰。（耰謂復種）（既已均種，當疾耰之）（[illegible]劉本作耒耜[illegible]又國語注[illegible]作[illegible]本）先雨芸耨以待時雨，時雨既至，挾其槍刈耨鎛。（在掖曰挾）（槍，椿也。刈，鎌也。耨，鎡錤也。鎛，鉏也）以旦暮從事於田壄，稅衣就功。（脫其常服以就功，役便事而省費）別苗莠，列疏遬。（遬，密也。謂苗之疏者當均列之）首戴苧蒲，（苧，蔣也。編苧與蒲以為笠）身服襏襫。（襏襫謂麤堅之衣，可以任苦著者也）沾體塗足，暴其髮膚，盡其四支之力，以疾從事於田野。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是故農之子常為農，樸野而不慝。（農人之子朴質而野，不為姦慝）其秀才之能為士者則足賴也。（農人之子有秀異之材可為士者，即所謂生而知之，不習而成者也，故其賢足可賴也）故以耕則多粟，以仕則多賢，是以聖王敬畏戚農。有司見之而不以告，其罪五。有司已於事而竣。（以農民能致粟，又秀材生焉，故聖王敬畏農而戚近之）令夫工羣萃而州處，相

王曰計當作汁汁與協通汁下當有材字齊語正作協材韋注協和也制斷齊也

丁云事字衍相高以知與上文三句列

白帖八十三引作旦暮

戴曰負當是資字之誤資任

劉云路一作輅望案當作路字是輅字之誤齊語正作輅

俞曰物當為總言珍異總聚若作物聚則不詞矣因俗書總字作揔其上半與物相似而誤

齊語時作積丁云齊語及此文並衍知字賈讀如市賈之賈則使以賈與上文二句對文

戴曰矣字衍

良材審其四時辨其功苦（功謂堅美苦謂濫惡）權節其用論比計制斷器尚完利（裁斷爲器貴於完利）相語以事相示以功相陳以巧相高以知事（以其能知器用之事相高）旦昔從事於此以教其子弟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夫是故工之子常爲工令夫商羣萃而州處觀凶飢審國變察其四時而監其鄉之貨（監視也）以知其市之賈負任擔荷服牛輅馬以周四方料多少計貴賤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買賤鬻貴是以羽旄不求而至竹箭有餘於國奇怪時來珍異物聚旦昔從事於此以教其子弟相語以利相示以時相陳以知賈（賈知物價相與陳說）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夫是故商之子常爲商相地而衰其政則民不移矣（相地沃瘠以差其政則人安其

洪
孫星衍曰正旅疑作政旅陳也古陳文
旧政之訛
丁云井与陵陸丘三者不類井當為
阜
吾營讀为攈方言攈取也
吾此苟为是

沃（增而不移衰差也音楚危反）正旅舊則民不惰（國之軍旅正之以從舊貫則稟令而不惰）山澤各以其時至則民不苟（苟謂非時入山澤也）陵陸丘井田疇均則民不惑無奪民時則百姓富犧牲不勞則牛馬育（任過用謂之勞）桓公又問曰寡人欲脩政以干時於天下其可乎（干求也時時見曰會欲求天下諸侯脩時見之會）管子對曰可公曰安始而可管子對曰始於愛民公曰愛民之道奈何管子對曰公修公族家修家族使相連以事相及以祿則民相親矣（相連以事則人慣狎相及以祿則恩情生故有親也）放舊罪修舊宗立無後則民殖矣（放舊罪則全人命修舊宗則收散親立無後則繼絕世故人殖殖生也）省刑罰薄賦斂則民富矣鄉建賢士使教於國則民有禮矣出令不改則民正矣此愛民之道也公曰民富而以親則可以使之乎管子對曰舉財長工以止民用（工能積財舉而長之民則慕而不費用矣）陳力尚賢以勸民知（賢能陳力而崇上之民則勸而學智矣）加刑無苛以濟百姓行之無私則足以容衆矣出言必

安曰民心未吾安古本無吾字

舉而嚴用之齊語嚴作業

齊語作遊從民與無財

洪曰正當作定漢書刑法志引此作定卒
又下卒伍定政定於里軍旅政定於郊杠
公曰卒伍定矣皆作定字

孫云當依通典為大作制有所
令

信則令不窮矣此使民之道也桓公曰民居定矣事已成矣吾欲從事於天下諸侯其可乎（欲從會事）管子對曰未可民心未吾安公曰安之柰何管子對曰脩舊法擇其善者舉而嚴用之慈於民予無財（貧無財者當施與之）寬政役敬百姓則國富而民安矣公曰民安矣其可乎管仲對曰未可君若欲正卒伍修甲兵則大國亦將正卒伍修甲兵君有征戰之事則小國諸侯之臣有守圉之備矣然則難以速得意於天下公欲速得意於天下諸侯則事有所隱而政有所寓（不顯習其兵事故曰事有所隱軍政寓之田獵故曰政有所寓）公曰爲之柰何管子對曰作內政而寓軍令焉爲高子之里爲國子之里爲公里三分齊國以爲三軍擇其賢民使爲里君（每里皆使賢者爲君）鄉有行伍卒長則其制令且以田獵因以賞罰（因田獵之功過行賞罰）則百姓通於軍事矣桓公曰善於是乎管子乃制五家

齊語無是故二字此文衍五人爲伍上當依下句例補五家字

張呈祥曰通典一百四十八引師作帥下文同

王曰萬人下脫一爲字據上文□春字及齊語通典補　師字皆當依齊語通典作帥　上文三鄉一帥

[illegible]

王曰政字當在通令政字並當作[illegible]一本作政一本作定誤入誤合

孫星衍曰通典一百四十八引作卒伍定於里軍政定於郊

宋本令設令從設徙

丁士涵曰[illegible]家相受字當作同

戴望曰福當爲上文祭祀相福兩衍元刻無福字

戴望曰以疑助字誤當正作相助

戴望曰横讀曰廣廣猶光也齊語作方

以爲軌軌爲之長十軌爲里里有司四里爲連連爲之長十連爲鄉鄉有良人以爲軍令是故五家爲軌五人爲伍軌長率之十軌爲里故五十人爲小戎里有司率之四里爲連故二百人爲卒連長率之十連爲鄉故二千人爲旅鄉良人率之五鄉一師故萬人一軍五鄉之師率之三軍故有中軍之鼓（中軍則公之里卒也）有高子之鼓有國子之鼓春以田曰蒐振旅（因寓軍政而且整旅）秋以田曰獮治兵（順殺氣因治兵）是故卒伍政定於里軍旅政定於郊內教既成令不得遷徙故卒伍之人人與人相保家與家相愛少相居長相游祭祀相福死喪相恤禍福相憂居處相樂行作相和哭泣相哀是故夜戰其聲相聞足以無亂晝戰其目相見足以相識驩欣足以相死是故以守則固以戰則勝君有此教士三萬人以横行於天下（教士謂先教習之士）誅無道以定周

宋蔡潛道本質作賢下文同

王曰聞字後人據齊語校衍不當有聞字

齊語謂之蔽賢〻作明

齊語才作賢

後皆墨子尚同中而無有下比之患也
鄉之萬民皆上同乎其長而不敢下比

王曰上使字因下使字而衍
其說見于齊語補證一段

室。天下大國之君莫。之能圉也。正月之朝。鄉長復事。（復白也）公

親問焉曰於子之鄉有居處爲義。好學聰明質仁慈孝於父

母長弟。聞於鄉里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蔽賢。其罪

五。（謂其罪當入於五刑而定其罰）有司已於事而竣。（既畢於上事而竣退）公又問焉曰於子

之鄉。有拳勇股肱之力。筋骨秀出於衆者。有則以告。有而

不以告。謂之蔽才。其罪五。有司已於事而竣。公又問焉曰於

子之鄉。有不慈孝於父母。不長弟於鄉里。驕躁滛暴。不用上

令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下比。（下與有罪者比而掩蓋之）其罪五。有

司已於事而竣。於是乎鄉長退而脩德進賢。明公親見之。

遂使役之官。（謂授之官而役之所以歷試其材能）公令官長期而書伐以告。（伐功也）且

令選官之賢者而復之。曰有人居我官。有功休德。維順端慤。

以待時使。（以慤善待時待可用之時也）使民恭敬。以勸其稱。秉言則足。以補

東與諸本同郭本等字相近
宋本字作等古字通

宋本乃作迺齊語坐作語

王曰可立而時有誤作誠可立
而授之業注言可立以爲大官
而授之事也此作可立而時者乃
時古字通又脫授字耳注非
劉績本誤以爲衍文之誤王曰
疚本作宊從久宊者病也宊
隸書或作宊與肉相似而譌
說文宊引詩作宊疚文惡也齊語作
不疚音義亦相近

王曰舉可以柄柄下文匹夫有
善可得而舉

此文本曰以爲諸葛武侯所謂妻
女不入門也

官之不善政（謂此人所稱柄之言可以補不善之政）公宣問其鄉里而有考驗（宣遍也遍）（問其鄉里之人以考其所行皆有事驗）乃召而與之坐省相其質以參其成功成事（既有考驗召而與坐更省視其質體以參驗其所成功之事也）可立而時設問國家之患而不肉（其人既可將立之又時設問國家之患以知智謀之深淺不直相其骨肉而已肉者所謂皮相也）退而察問其鄉里以觀其所能而無大過登以爲上卿之佐（爲鄉大夫之佐）名之曰三選（名此人曰三大夫所選）高子國子退而脩鄉（朝事既畢二大夫又如前退脩於鄉鮑叔在朝故不言）鄉退而脩連連退而脩里里退而脩軌軌退而脩家是故匹夫有善故可得而舉也匹夫有不善可得而誅也政既成鄉不越長朝不越爵罷士無伍（罷謂乏於德義者周禮所謂罷人不義之衆恥以爲伍也）罷女無家（罷女猶罷士衆恥娶之故無家）士三出妻逐於境外（三出妻所謂士也因極二三其德爲政者之所忌故逐於境外也）女三嫁入於春穀（三見出而嫁是不貞順者也故入於春穀）是故民皆勉爲善士與其爲善於鄉不如爲善於里與其爲善於里不如爲善於家（家善則鄉善矣所謂居家治理可移於官）是

戴曰五屬大夫復事於公册府元龜三百三十九引同君奇引此文無於字公屬下注

戴曰政事其不治其字衍册府元龜引無

故士莫敢言一朝之便皆有終歲之計莫敢以終歲爲議皆有終身之功（脩政則人無苟且）正月之朝五屬大夫復事於公擇其寡功者而譙之曰列地分民者若一何故獨寡功何以不及人教訓不善政事其不治一再則宥三則不赦公又問焉曰於子之屬有居處爲義好學聰明賢仁慈孝於父母長弟聞於鄉里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蔽賢其罪五有司已事而竣公又問焉曰於子之屬有拳勇股肱之力秀出於衆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蔽才其罪五有司已事而竣公又問焉曰於子之屬有不慈孝於父母不長弟於鄉里驕躁淫暴不用上令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者謂之下比其罪五有司已事而竣於是乎五屬大夫退而脩屬屬退而脩連連退而脩鄉鄉退而脩卒卒退而脩邑邑退而脩家是

宋本桓公曰別行成作定

丁曰重字涉下文重罪而衍元本無重字可證作輕過亦無重字下文重罪輕罪對舉若作輕罪甲兵則所輕者在甲兵也明本元本屖作犀

俞曰坐當爲挫言人有挫折屈抑以其直訟若無是而訟是好訟也故必有以禁之尹注謂其人自無所坐而被抑爲訟者非是

俞曰國語惡金以鑄鉏夷斤斸韋注夷平也所以刈平草也俞曰墨子備城門篇之足一[illegible]從文欽校庸以斲斫所以欘斸亦正所斫所以定考工鄭注斸作句欘桓公曰甲兵大足矣宋本亦別行管仲對曰宋本作管子

故匹夫有善可得而舉匹夫有不善可得而誅政成國安以守則固以戰則彊封內治百姓親可以出征四方立一霸王矣（所謂一霸王之功也）

桓公曰卒伍定矣事已成矣吾欲從事於諸侯其可乎管子對曰未可若軍令則吾既寄諸內政矣夫齊國寡甲兵吾欲輕重罪而移之於甲兵公曰爲之柰何管子對曰制重罪入以兵甲犀脅二戟輕罪入蘭盾鞈革二戟（蘭即所謂蘭錡兵架也鞈革重革當心著之所以禦矢）小罪入以金鈞（三十斤曰鈞）分宥薄罪入以半鈞（分宥謂從坐者分其首犯而寬宥之）無坐抑而訟獄者正三禁之而不直則入一束矢以罰之（謂其人自無所坐而被抑屈爲訟者正當禁之三日得其不直者則令入束矢也）美金以鑄戈劍矛戟試諸狗馬惡金以鑄斤斧鉏夷鋸欘試諸木土（夷鋤類也鋸欘钁類也）桓公曰甲兵大足矣吾欲從事於諸侯可乎管仲對曰未可治內者未

[illegible]曰鮑叔牙本作東郭牙下[illegible]
曰臣不如東郭牙請立以為大諫

[illegible]曰大匡[illegible]
宋云季勞[illegible]

王念孫曰[illegible]衛開封當為開方
大匡游公子開方於衛　孫[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八十人又與有通

俞曰政乃征字之誤齊語作擇其淫亂者而先征之是其證也尹注非

宋本作疆埸

宋本常作棠

具也。爲外者未備也。故使鮑叔牙爲大諫。（所以諫正君）王子城父爲將。弦子旗爲理。（理獄官）甯戚爲田。（教以農事自此已上理内已下理外）隰朋爲行。（行謂行人也所以通使諸侯）曹宿孫處楚。商容處宋。季勞處魯。徐開封處衛。匽尚處燕。審友處晉。（令此諸賢各處諸侯之國者所以諷動之令歸齊也）又游士八千人。奉之以車馬衣裘。多其資粮財幣。足之使出周游於四方。以號召收求天下之賢士。飾玩好。使出周游於四方。鬻之諸侯。以觀其上下之所貴好。擇其沈亂者而先政之。（以政正也）公曰。外内定矣。可乎。管子對曰。未可。鄰國未吾親也。公曰。親之奈何。管子對曰。審吾疆埸。反其侵地。正其封界。毋受其貨財。而美爲皮幣以極聘覜於諸侯。（覜見也）以安四鄰。則鄰國親我矣。桓公曰。甲兵大足矣。吾欲南伐何主。（謂以何國爲征伐之主也）管子對曰。以魯爲主。反其侵地常潛。（常潛地名）使海於有弊。（或遇水災教令出於海使有弊盡也）渠彌於

喬云階[illegible]作有階

綱山綱字或作繯綱與繯相似當依

齊語作環山

喬云柴夫吠[illegible]字誤而衍齊

語[illegible]臺原姑與漆里

冊府元龜引無地字　齊語海作河渠作

弭

王引之曰八當為六上文五十人為小

戎[illegible]於三萬人則六百乘

矣

俞曰此無名蔡陵者按下文云割蔡

蔡鄢陵疑此文蔡上奪某字

陵上奪鄢字存魯為一事蔡

鄢陵又為一事

孫詒讓曰地乃城誤幾亦作方城

王曰[illegible]形[illegible]齊語及衛

[illegible]作方[illegible]

俞曰南字[illegible]

本作割越地[illegible]宋鄭南征伐楚今本

南字誤移在上則征伐楚句不成

義矣齊語作遂南征伐楚其明

證也

有階（復敎之穿渠彌亘於何渚）綱山於有牢。（敎之立國城必依山以爲綱紀而有牢固）桓公曰吾欲西伐何主。管子對曰以衛爲主。反其侵地吉臺原姑與柒里（皆地名）。使海於有弊渠彌於有階綱山於有牢。桓公曰吾欲北伐何主。管子對曰。以燕爲主。反其侵地柴夫吠狗。（亦地名也）使海於有弊。渠彌於有階綱山於有牢。四鄰大親。既反其侵地正其封疆。地南至于岱陰。（謂岱山之北）西至於濟。北至於海。東至于紀隨。（紀隨地名）地方三百六十里。三歲治定。四歲教成。五歲兵出。有教士三萬人。革車八百乘。諸侯多沈亂不服於天子。於是乎桓公東救徐州。分吳半。（分吳地之半）存魯蔡陵。（蔡陵地名）割越地。南據宋鄭。（既割越地又據宋鄭之國以爲親援也）征伐楚。濟汝水。（伐楚時渡汝水）踰方地。（謂方城之地）望文山。（楚山也）使貢絲于周室。（使貢楚絲即所謂檿絲者也堪爲琴瑟絃）成周反胙於隆嶽。（周室有事歸胙於齊齊太嶽之後故言隆嶽）荊州諸侯莫不來服。中救晉公。禽狄王。敗

俞曰制乃刜字之誤齊語作刜令支韋注曰刜擊也案三[illegible]大言[illegible]此[illegible]春秋[illegible]已有[illegible]誹中土[illegible]

王曰依朱本及齊語作設柎按王說同宋本桴作浮齊語作石枕[illegible]音[illegible]枕又曰北堂書鈔一百十四引作束馬

王曰貉當爲谿齊語作辟耳之谿小問篇亦至卑耳之谿丁云秦夏疑泰夏之誤泰夏與大同

劉曰此當從齊語作庶王曰下文庶神不格

王曰壘當從宋本作曡[illegible]作[illegible]注曡所以[illegible]甲也

丁云之命並同下文天子之命而衍齊語同僖九年左傳云天子有事于文武無之命二字

胡貉破屠何（屠何東胡之先也）而騎寇始服（北狄以騎爲寇）北伐山戎制泠支斬孤竹而九夷始聽海濱諸侯莫不來服西征攘白狄之地遂至于西河（謂龍門之西河）方舟投柎乘浮濟河至于石沈（石沈地名）縣車東馬踰大行與卑耳之貉拘秦夏（與卑耳之貉共拘秦夏之不服者）西服流沙西虞（西虞國名）而秦戎始從故兵一出而大功十二（自救徐州已下有十二也）故東夷西戎南蠻北狄中國諸侯莫不賓服與諸侯飾牲爲載書（書謂要盟之辭載之於策）以誓要于上下薦神（謂以上下之神祇爲盟誓又以其牲爲之於神）然後率天下定周室大朝諸侯於陽穀故兵車之會六乘車之會三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甲不解壘兵不解翳（翳所以蔽兵謂脅盾之屬不解甲於壘不解兵於翳言不用也）弢無弓服無矢（弢弓衣也無弓無矢亦言不用也）寢武事行文道以朝天子葵丘之會天子使大夫宰孔致胙於桓公曰余一人之命有事於文武（有祭事於文王武王之廟也）使宰孔致胙且有後命曰以爾自

孫星衍曰柎字無義尹注引作棓
矣又引士喪禮注古文爲柎今文爲杅疑柎
字俗人所改

丁士涵云本也下當依齊語補桓公懼
云云臣聞九合一匡諸侯皆是桓公行大
之難故王信史記之言勤遠略乃在侯
會葵丘之時鳳皇不至焉是以管子諫
止封禪意以史記所載封禪篇文參攷
之疑其篇未出亡佚猶錯簡於斯以
其言漢文多耳

俞樾本作筮筮即筮字古書筮从
巫之字往往相亂呂氏春秋察傳篇
沈尹筮贊能篇作沈尹莖是其誤
也顏氏家訓書證篇曰巫混經
當正謂此類

俞曰蘿乃藋字之誤即古藋字也
莊子徐无鬼篇藜藋柱乎鼪鼬
之徑釋文藋本或作藋

丁士涵云日昌與上文不相对日者明之壞
字明昌猶昌明也大戴禮虞戴德篇
天下昌明此言日昌

卑勞（以介自卑而勞弊）實謂爾伯舅毋下拜。桓公召管仲而謀。管仲對曰。爲君不君（君命臣無下拜是不君也）爲臣不臣。（臣承命而不讓是不臣也）亂之本也。桓公曰。余乘車之會三。兵車之會六。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北至於孤竹。山戎。穢貉。拘秦夏。西至流沙。西虞。南至吳越。巴。牂牁。䍧。不庾。雕題。黑齒。（皆南夷之國號也）荆夷之國。莫違寡人之命。而中國卑我。（中國之人不尊崇樂推使居臣位是卑我也）昔三代之受命者。其異於此乎。管子對曰。夫鳳皇鸞鳥不降。而鷹隼鴟梟豐。庶神不格。（庶神不至則未歆其祭享）守龜不兆。（守龜國之守龜不兆謂不以信誠告之）握粟而筮者屢中。（長者不告而短者告是德之不至傳曰龜長筮短詩曰握粟出卜）時雨甘露不降。飄風暴雨數臻。五穀不蕃。六畜不育。而蓬蒿藜蘿（徒弔反）並興。夫鳳皇之文。前德義後日昌。（前包德義後有日昌明先德義乃可以日昌也）昔人之受命者。龍龜假。（假至也）河出圖。雒出書。地出乘黃。（乘黃神馬也坤利牝馬之貞故從地出若漢之渥洼神馬之比）今三祥未

宋本旗作旂　宋云旂當爲渠門所稱所建以爲軍門者今之門也按古音如吾旗讀音近亦爲一物故二記連文蓋謂中央注渠扣車旗所稱者是門旗者也

洪先生云不乃下字之誤下受承下拜登字爲句

冊府元龜關內之下有請字下文同

俊曰牛足[illegible]以羣子既倂以天矣不使王官外[illegible]士者不收耳

見有者（三祥謂龜龍圖書乘黃也）雖曰受命無乃失諸乎桓公懼出見客曰天威不違顏咫尺小白承天子之命而毋不拜恐顛蹶於下以爲天子羞遂下拜登受賞服大路龍旗九游渠門赤旂（渠門旂名）天子致胙於桓公而不受天下諸侯稱順焉

桓公憂天下諸侯魯有夫人慶父之亂而二君弒死（慶父通莊公夫人姜氏弒子般又弒閔公）國絕無後桓公聞之使高子存之男女不淫（淫亂雜也）馬牛選具（選擇其善者以成具凡欲以貢齊也）執五以見請爲關内之侯（請爲齊關内之侯）而桓公不使也狄人攻邢桓公築夷儀以封之男女不淫馬牛選具執玉以見請爲關内之侯而桓公不使也狄人攻衞衞人出旅於曹（旅客也客居曹也）桓公城楚丘封之其畜以散亡故桓公予之繫馬三百匹（謂馬在閑廐繫養之言其良也）天下諸侯稱仁焉於是天下之諸侯知桓公之爲己勤也是以諸侯之歸之也譬若市

丁云古作安天下諸侯不當有使字衍語無所本元延疲作罷

吾從宋本作縷帛霸形篇以虎豹皮文錦使諸侯諸侯以縷帛鹿皮報

俞曰櫥字當从木即稛字也說文禾部稛絭束也从禾稛声此作櫥者又變从廩声廩字亦從囷得声者故其声同也傳寫誤从木非是

劉本忠作惠

劉本及齊詩遊塩下有于字宋本趙本壥作壇釋文壥本亦作壇集韻壥亦作壇

俞曰默語作負夏負夏古字通也尚書禹貢南至于陪尾史記夏本紀作至于負尾即其例矣齊語韋注曩丘負夏頓丘

王引之曰当依宋本作牡邱齊語正作牡邱宋本趙本作權宋本蔡下有之字

人桓公知諸侯之歸己也故使輕其幣而重其禮故使天下諸侯以疲馬犬羊爲幣（疲謂瘦也）齊以良馬報諸侯以縷帛布鹿皮四分以爲幣（謂四分其鹿皮）齊以文錦虎豹皮報諸侯之使垂櫜而入櫥（丘粉反）載而歸（垂櫜言其空也櫥收拾也）故鈞之以愛致之以利結之以信示之以武是故天下小國諸侯既服桓公莫敢之倍而歸之喜其愛而貪其利信其仁而畏其武桓公知天下小國諸侯之多與己也於是又大施忠焉可爲憂者爲之憂可爲謀者爲之謀可爲動者爲之動伐譚萊而不有也諸侯稱仁焉通齊國之魚鹽東萊（自東萊通魚鹽於諸侯）使關市幾而不正壥而不稅（幾察也察其姦非而不正稅）以爲諸侯之利諸侯稱寬焉築蔡鄢陵培夏靈父丘（皆邑名）以衞戎狄之地所以禁暴於諸侯也築五鹿中牟鄴蓋與社丘以衞諸夏之地所以示勸於中國也教大成

戴曰王照圓國語釋文曰革甲也考工記函人為甲犀甲七屬兕甲六屬合甲五屬其證三革朱本作偃五刃

俞曰尹注言何功而不成然正文止有何功二字乃增益其文曰何功而不成殆失之矣張文虎曰管仲非得五隰朋等五人行甯戚為

是故天下之於桓公遠國之民望如父母近國之民從如流水故行地兹遠得人彌衆是何也懷其文而畏其武故殺無道定周室天下莫之能圍武事立也定三革（車馬人皆有革甲曰三革）偃五兵朝服以濟河而無怵惕焉（謂乘車之會朝服濟河以與西諸侯盟也）文事勝也是故大國之君慙媿小國諸侯附比是故大國之君事如臣僕小國諸侯驩如父母夫然故大國之君不尊（不以國大加其尊禮）小國諸侯不卑（不以國小而卑其敬）是故大國之君不驕小國諸侯不懾於是列廣地以益狹地損有財以與無財周其君子不失成功（周給君子得其力用故不失成功也）周其小人不失成命（周給小人懷德而歸故不失成命也）夫如是居處則順出則有成功不稱動甲兵之事以遂文武之近於天下（既以朝服濟河故不稱甲兵文德成也大國畏威事如臣僕武功立也）桓公能假其羣臣之謀以益其智也其相曰夷吾大夫曰甯戚隰朋賓胥無鮑叔牙用此五

大司田王子城父為大司馬賓胥無為大司理東郭牙為大諫而往之曰君若欲國彊兵則五子者在矣若從霸王夷吾在此然則此文疑當作寗戚隰朋王子城父賓胥無東郭牙[illegible]五子者雖與五人不敵夷吾明桓公所以爲霸者實由夷吾之力若止用此五人者則何功之有故下文曰則唯有明君在上察相在下也正見不用桓明君夷吾察相兩相得而成霸功非由[illegible]五大夫矣傳寫奪王子城父又誤東郭牙為鮑叔牙與後文五子不合遂并數夷吾為五子而任功之義不可解矣[illegible]與[illegible]語同蓋本齊國史之文齊語末云惟能用管夷吾寗戚隰朋賓胥無鮑叔牙之屬而伯功立是其時公論爲管氏之徒者取其文入管子書則歸功於管仲而他人不與焉此其所以國管氏之書也今本錯誤太非其舊者矣孫星衍曰何如璋曰何校減且毛詩有[illegible]是何處足稱[illegible]也言用此五子者[illegible]

丁云曰下疑脫臣字

俞云語本作田莫君注解田莫不見禽可[illegible]田[illegible]見禽此時也田[illegible]日[illegible]字之誤耳古[illegible]莫字[illegible]日暮不見禽而後反也

子者何功。（言何功而不成）度義（劉本義作儀）光德。繼法紹終。以遺後嗣。貽孝昭穆。大霸天下。名聲廣裕。不可掩也。則唯有明君在上。察相在下也。

初桓公郊迎管子而問焉。管仲辭讓。然後對以參國伍鄙。立五鄉以崇化。建五屬以厲武。寄兵於政。因罰備器械。加兵無道諸侯。以事周室。桓公大說。於是齋戒十日。將相管仲。管仲曰。斧鉞之人也。幸以獲生。以屬其署領。（屬綴連也）臣之祿也。若知國政。非臣之任也。公曰。子大夫受政。寡人勝任。（言子受政而輔我我則勝君之任也）子大夫不受政。寡人恐崩。管仲許諾。再拜而受相。三日。公曰。寡人有大邪三。其猶尚可以爲國乎。對曰。臣未得聞。公曰。寡人不幸而好田。晦夜而至禽側。（言夙興晦夜之時已至禽之側畔也）田莫不見禽而後反。（其田必見禽多獲而後反）諸侯使者無致。百官有司無所復。（既專於田故使者不

孫云意林白帖九十三引姊下有妹字荀子仲尼篇齊桓內行則姑姊妹之不嫁者七人

星衍曰意林兩優字俱作不優　俊按優優[illegible]書易混優而優于未之優往往隨下而[illegible]訛

意氏引帖云兌同銳[illegible]千里云兌明[illegible]見荀子[illegible][illegible]外傳[illegible]大臣[illegible]田[illegible][illegible]以利顧[illegible]近之

劉曰大臣作[illegible]於[illegible]而文巧於辭[illegible]辭結當作辭結

得致命有司（不得白事）　對曰惡則惡矣然非其急者也公曰寡人不幸而好酒日夜相繼諸侯使者無所致百官有司無所復對曰惡則惡矣然非其急者也公曰寡人有汙行不幸而好色而姑姊有不嫁者對曰惡則惡矣然非其急者也公作色曰此三者且可則惡有不可者矣（此三者尚以爲可豈更有不可於此者）　對曰人君唯優與不敏爲不可（優謂倭隨不斷）　優則亡衆不敏不及事公曰善吾子就舍異日請與吾子圖之對曰時可將與夷吾何待異日乎（可言之時正與夷吾不可待他日）　公曰柰何對曰公子舉爲人博聞而知禮好學而辭遜請使游於魯以結交焉公子開方爲人巧轉而兌利請使游於衛以結交焉曹孫宿其爲人也小廉而荷忕（音逝荷密）（伏習也言多所慣習也）　足恭而辭結（其辭能與人定交結）　正荊之則也（言此人立行正與荊俗同使之游荊必得其歡心上二人亦然）　請使往游以結交焉遂立行三使者而後退（使三使行）

丁云入邑韓子外儲說作仞邑新序雜事篇作新邑呂氏春秋勿躬篇作大邑

王曰大司田本作司田[illegible]作請立以為司田

孫星衍曰治要引無大字晏子春秋[illegible]下篇[illegible]又無司字

[illegible]作王子成甫

[illegible]

孫曰賓胥無[illegible]作弦章王曰賓胥無本作弦章

王曰大司理本作司理請立以為大理[illegible]

俞樾本作在呂氏春秋勿躬篇作則五子者足矣當從之此作在涉下夷吾在此而誤宜據刪

（出然後退）相三月。請論百官。公曰。諾。管仲曰。升降揖讓。進退閑習。辨辭之剛柔。臣不如隰朋。請立為大行。（大行，大使之官）墾草入邑。辟土聚粟。多衆盡地之利。臣不如甯戚。請立為大司田。平原廣牧。（廣遠可牧之地）車不結轍。士不旋踵。鼓之而三軍之士。視死如歸。臣不如王子城父。請立為大司馬。決獄折中。不殺不辜。不誣無罪。臣不如賓胥無。請立為大司理。犯君顏色。進諫必忠。不辟死亡。不撓富貴。臣不如東郭牙。請立以為大諫之官。此五子者。夷吾一不如。（於五子各不如其一）然而以易夷吾。夷吾不為也。（以五子之能易夷吾之德則夷吾所不能）君若欲治國彊兵。則五子者存矣。若欲霸王。夷吾在此。桓公曰。善。

王言第二十一　內言四

管子卷第八

鞈（革甲反）　擉（陟六反）

御覽九百十五引作管仲隰朋侍立有閒

孫星衍曰北堂書鈔四十藝文類聚九十御覽九百十六引亦俱作二

類聚引無於字御覽有

洪曰文義不應有非字藝文類聚太平御覽引俱無非字

香曰當云蓋言從之真言也
余又思當也

孫星衍曰治要引一作壹

管子卷第九　　唐司空房　玄齡　注

霸形第二十二　霸言第二十三

問第二十四　謀失第二十五

霸形第二十二（陳霸言之形容）　內言五

桓公在位。管仲隰朋見。立有閒。有貳鴻飛而過之。桓公嘆曰仲父。今彼鴻鵠有時而南有時而北有時而往有時而來。四方無遠。所欲至而至焉。非唯有羽翼之故。是以能通其意於天下乎。管仲隰朋不對。桓公曰二子何故不對。管子對曰君有霸王之心。而夷吾非霸王之臣也。是以不敢對。桓公曰仲父胡爲然盍不當言寡人其有鄉乎。（何不當言令寡人有所歸向）寡人之有仲父也。猶飛鴻之有羽翼也。若濟大水有舟楫也。仲父不一言教寡人。寡人之有耳。將安聞道而得度哉。（言何以自度得至於霸王哉）管子

丁云本事二字涉上文大事而衍舉大事必從其本六字不必於一事二字

丁云當朝於太廟之門朝趙本朝字引為句按朝即朝廷之朝廷也謂書於門廷廷於云宜

劉曰書乃墨字誤

俞曰尹注曰紉猶摩也此訓未知所本楚辭離騷傳精素潔於紉帛王逸注曰紉佩索也紉謂縶聯結也東京賦若僖二十八年左傳鐵繫絲未斷　洪說同

對曰君若將欲霸王舉大事乎則必從其本事矣桓公變躬遷席拱手而問曰敢問何謂其本管子對曰齊國百姓公之本也人甚憂飢而稅斂重人甚懼死而刑政險人甚傷勞而上舉事不時公輕其稅斂則人不憂飢緩其刑政則人不懼死舉事以時則人不傷勞桓公曰寡人聞仲父之言此三者聞命矣不敢擅也將薦之先君（不敢專擅自發此命將進之宗廟告先君而後行所謂以神道設教者也）於是令百官有司削方墨筆（方謂版牘也凡此欲書其所定令也）明日皆朝於太廟之門朝定令於百吏（因朝廟而定百吏之令也）使稅者百一鍾（假令百石而取一鍾）孤幼不刑澤梁時縱（放人入不設禁）關譏而不征市書而不賦（書謂錄其名籍）近者示之以忠信遠者示之以禮義行此數年而民歸之如流水此其後宋伐杞狄伐邢衛桓公不救裸體紉胷稱疾（紉猶摩也自摩其胷若有所痛患也）召管仲曰寡人有千歲之食而無百歲之壽今

俞曰尹注曰榱所以嚴飾之尹未得其義至古本亦榱為模切恐維叢且也或作簴抗大無榱簨二字疑即儀字說文系部縷也落也落與絡通廣雅釋器曰絡也文榱字當訓為絡又下文兩言鐘磬之縣故此文本作鐘磬之榱射鐘磬之縣陳歌舞竽瑟之樂故下文曰於是伐鐘磬之縣併歌舞之樂即承此文而言者其榱鐘磬之縣者鐘磬本在縣更飾寧亦不便是也尹注飾字雜而嚴字則非亂尹注以嚴飾為解疑其所據本正作榱鐘磬之縣故解為嚴飾若如今本則為縣鐘磬之嚴飾矣於義豈可通乎

宋本視作親仲作中孫先生云宋本是也親近也言桓公就近管子而為言也坐按元刻亦作視宋本是誤

有疾病姑樂乎。管子曰。諾。於是令之縣鐘磬之榱。（于元反榱所以嚴飾之）陳歌舞竽瑟之樂。日殺數十牛者數旬。羣臣進諫曰。宋伐杞。狄伐邢衞。君不可不救。桓公曰。寡人有千歲之食而無百歲之壽。今又疾病姑樂乎。且彼非伐寡人之國也。伐鄰國也。子無事焉。宋已取杞。狄已拔邢衞矣。桓公起行筍虡之閒。管子從。至大鐘之西。桓公南面而立。管仲北鄉對之。大鐘鳴。桓公視管子曰。樂夫仲父。管子對曰。此臣之所謂哀非樂也。臣聞之。古者之言樂於鐘磬之閒者。不如此言脫於口而令行乎天下。（脫出也）游鐘磬之閒。而無四面兵革之憂。今君之事言脫於口。令不得行於天下。在鐘磬之閒而有四面兵革之憂。此臣之所謂哀非樂也。桓公曰。善。於是伐鐘磬之縣。（伐謂斫斷也）併歌舞之樂。（併除也）宮中虛無人。（不令人掌守之）桓公曰。寡人以伐鐘磬之

丁云爲字衍下文曰今又將何行是其證

張文虎曰按上不疑倒慶蓋憂之誤與上桓公言樂相對尹注以不救爲慶非也然憂其亡而不救至其危而始封其所以爲[illegible]也

戴曰有丑又同

縣併歌舞之樂矣請問所始於國將爲何行管子對曰宋伐杞狄伐邢衛而君之不救也臣請以慶（以不救爲是故慶之）臣聞之諸侯爭於彊者勿與分於彊（若救三國是分於彊）今君何不定三君之處哉（三君既失國當定其居處也）於是桓公曰諾因命以車百乘卒千人以緣陵封杞車百乘卒千人以夷儀封邢車五百乘卒五千人以楚丘封衛桓公曰寡人以定三君之居處矣今又將何行管子對曰臣聞諸侯貪於利勿與分於利君何不發虎豹之皮文錦以使諸侯令諸侯以縵帛鹿皮報桓公曰諾於是以虎豹皮文錦使諸侯諸侯以縵帛鹿皮報則令固始行於天下矣此其後楚人攻宋鄭燒焫熯焚鄭地使城壞者不得復築也屋之燒者不得復葺也令共人有喪雌雄（失男女之偶）居室如鳥鼠處穴要宋田夾塞兩川使水不得東流（楚人又遮取宋田夾兩川築堤而壅塞之故水）

一三671册　續修四庫全書　第4　反正句

戴曰君疑爲字誤

戴曰有与文同

（不得東流兩川蓋睢汴也）東山之西水深滅垝（垝敗嗇也）四百里而後可田也楚欲吞宋鄭而畏齊曰思人衆兵彊能害己者必齊也於是乎楚王號令於國中曰寡人之所明於人君者莫如桓公所賢於人臣者莫如管仲明其君而賢其臣寡人願事之（既以其君臣爲明賢故願事之）誰能爲我交齊者寡人不愛封侯之君焉於是楚國之賢士皆抱其重寶幣帛以事齊桓公之左右無不受重寶幣帛者於是桓公召管仲曰寡人聞之善人者人亦善之今楚王之善寡人一甚矣寡人不善將拂於道（拂違也若不報善之是違於道也）仲父何不遂交楚哉管子對曰不可楚人攻宋鄭燒焫熯焚鄭地使城壞者不得復築也屋之燒者不得復葺也令人有喪雌雄居室如鳥鼠處穴要宋田夾塞兩川使水不得東流東山之西水深滅垝四百里而后可田也楚欲吞宋鄭思人衆

丁云今本作不知禁知疑之字誤宋本作止止出形近故也

俞樾本作不知禁此本作楚取宋鄭而不止止即禁之誤下文曰禁之則是又不信於楚也後人因下文是禁字遂改不止為不禁耳而傳寫者又或誤合之故宋本作楚取宋鄭而不止禁亦也今本作不知禁則又因止禁連文於義重複故易止為知耳夫楚取宋鄭而不止者非不知也乃不能也不曰不能禁而曰不知禁是可見其文之誤矣下文曰兵突於內兵困於外知失於內猶云計失於內此知字乃智慮之智非知識之知不得因此而疑本文之非誤也

兵彊而能害己者必齊也是欲以文克齊（以寶幣賂齊而齊自服故曰以文克齊）而以武取宋鄭也楚取宋鄭而不止禁是失宋鄭也禁之則是又不信於楚也知失於內兵困於外非善舉也桓公曰善然則若何管子對曰請興兵而南存宋鄭而令曰無攻楚言與楚王遇（冬會曰遇）至於遇上而以鄭城與宋水爲請楚若許則是我以文令也楚若不許則遂以武令焉桓公曰善於是遂興兵而南存宋鄭與楚王遇於召陵之上而令於遇上曰毋貯粟毋曲隄無擅廢適子無置妾以爲妻因以鄭城與宋水爲請於楚楚人不許遂退七十里而舍使軍人城鄭南之地立百代城焉（取其雖百代而無敢毀者也）曰自此而北至於河者鄭自城之而楚不敢隳也東發宋田夾兩川使水復東流而楚不敢塞也遂南伐及踰方城濟於汝水望汶山（汶音岷岷山江水所從出）南致楚越之君

俞曰此承上西伐秦北伐狄爲言自秦而言則晉在東矣自狄而言則晉在南矣故曰東存晉公於南尹注曰自伐楚而遂存晉於晉之南故曰東存此得東字之義而未得南字之義

安曰代當作世唐人避諱改爲代耳

丁云當作慕國致之與上文五國字一例

劉曰猶書所謂正四國

俞曰上之字疑它字之誤它即他字也故尹注曰兼能正他國者王

然文屬取疑霸字之誤以上下文證之自見

而西伐秦。北伐狄。東存晉公於南。（自伐秦而遂存晉於晉之南故曰東存）北伐孤竹。還存燕公。兵車之會六。乘車之會三。九合諸侯。反位已霸。修鍾磬而復樂。管子曰。此臣之所謂樂也。

霸言第二十三（謂此言足以成霸道）　内言六

霸王之形。象天則地。（謂象天明則地義）化人易代。（謂美教化移風俗）創制天下。（與之更始）等列諸侯。（列爵惟五各得其宜）賓屬四海。（賓禮四夷以恩屬之）時匡天下。（時一會而正之）大國小之。曲國正之。彊國弱之。重國輕之。亂國并之。（并亂所以揔其威權）暴王殘之。僇其罪。卑其列。維其民。然后王之。（其王之句暴者則殘滅之於國則戮其首罪卑其爵列維持其人衆）夫豐國之謂霸。（但自豐其國者霸也）兼正之國之謂王。（兼能正他國者王）夫王者有所獨明。德共者不取也。道同者不王也。（大能王天下者必有獨見之明羣物之所不違若彼德與我共彼道與我同則不取而且不王）夫爭天下者。以威易危暴王之常也。（若以兵威易彼危亂此固暴王之常也[illegible]霸王之道也）君人者有道。（有常道也）霸王者有時。（必遇

（其時然後霸王）國修而鄰國無道霸王之資也（我修而彼暴可以取亂侮亡故曰資也）夫國之存也鄰國有焉（雖存而國小弱必事鄰國以爲安故曰鄰國有焉）國之亡也鄰國有焉（因其亡而取之）鄰國有事鄰國得焉（鄰國有征伐之事因而敗績故鄰國得焉）鄰國有事鄰國亡焉（或有征伐之事大勝而多獲遂亡鄰國）天下有事則聖王利也（必有非常之事然後有非常之人）國危則聖人知矣（懷獨見之明故先知）夫先王所以王者資鄰國之舉不當也（舉事皆當則我無因爲功）舉而不當此鄰敵之所以得意也（不當所以資我故得意也）夫欲用天下之權者必先布德諸侯（諸侯懷德而歸欲求無權其可得乎）是故先王有所取有所與（所謂將欲取之必姑與之）有所詘有所信（所謂尺蠖之屈以求伸也）然後能用天下之權（妙於前四事故能用天下之權）夫兵幸於權權幸於地（兵幸在於有權權從在於得地幸猶勝也）故諸侯之得地利者權從之失地利者權去之夫爭天下者必先爭人（人惟邦本）明大數者得人審小計者失人得天下之衆者王得其半者霸是故聖王卑禮以下天

中立本釣作鈞是也宋本今本皆誤

香如尹注則伐當爲戎字之誤
我不謂貪矣我不爲貪人也
書曰伐字無義當是誤字亦補世凡
世字皆除作代代又誤爲伐耳
俞曰伐乃代字之誤上文化人易代宋本代誤
作伐即其例也此言以下原文本作世不貴者
言一世之人不以爲貪也唐人避諱改世爲
代因又誤爲伐耳

潛曰術〻乎大德作一句讀術古
通遂今天子遂〻遂〻作述王曰上
文以遂德之行結諸侯之親爲
韻即此云術〻乎大德也

戴曰說文及廣雅釋詁並云壽久也
俊按壽當訓保尚書慎厥乃保
國又曰一保其國
俞曰國語楚語臣能自壽也韋注曰壽
保也然則能壽猶言保也晏子春秋
雜下篇桓君之世賜得以壽三族壽
三族亦猶保三族也說文土部壔保也
壽字作壔與壔字並從𠷎聲故義
亦得通矣
丁云賞當讀尚〻與師義同

下之賢而王之均分以鈞天下之衆而臣之（既王有地均分其祿用此以引天下之衆故可得而臣之也）故貴爲天子富有天下而伐不謂貪者其大計存也（得地均分可以臣彼地自利彼於我何貪此其大計也）以天下之財利天下之人以明威之振（利天下之人還用天下之財於我無所減削更可以明威權之振所謂惠而不費者也）合天下之權以遂德之行結諸侯之親（合天下之權皆令在己權揔則德遂德遂則親成也）以姦僞之罪刑天下之心（所謂懲一而勸百）因天下之威以廣明王之伐（因天下所欲云而云之則明王之伐自廣）攻逆亂之國賞有功之勞封賢聖之德明一人之行而百姓定矣（賞加一人而天下勸罰加一人而天下畏故曰明一人之行而百姓定矣）夫先王取天下也術（非術則無以取天下也）術乎大德哉物利之謂也（術可以取天下故曰大德然術之所歸在於令物得利也）夫使國常無患而名利並至者神聖也（神聖則多所感致）國在危亡而能壽者明聖也（明聖則不失事機）是故先王之所師者神聖也其所賞者明聖也（賞謂樂翫也）夫一言而壽（用其言故壽也）國不聽而國亡若此者大聖之言

王氏宮門云元作宮闕
後文屠曰洩競文營下皆也字通作環宮
門之營埜所謂環宮之尹考曰治要引
門作闕者誤
孫星衍曰八覽萬宮營天而宮居小此句不誤
治要引作重宮闕之營是俗人所加

丁云輔時當作輔事

中立本其誤懼

標今本作標
孫星衍曰土當為古坐字

也夫明王之所輕者馬與玉其所重者政與軍若失主不然輕與人政而重予人馬輕予人軍而重予人玉重宮門之營而輕四竟之守所以削也夫權者神聖之所資也獨明者天下之利器也獨斷者微密之營壘也此三者（謂獨斷可以自營而即定故曰營壘）聖人之所則也聖人畏微而愚人畏明（聖人能知吉凶之先見故曰畏微愚人近火方知熱履冰乃知寒故曰畏明也）聖人之憎惡也內愚人之憎惡也外（聖人知心腹之姦謀故憎惡內愚人兵在頸方懼故憎惡外也）聖人將動必知愚人至危易辭（聖人之動必闇知愚者至危不知禍之將至尚有慢易之辭然後湯武之師起也）聖人能輔時不能違時（聖人能因時來輔成其事不能違時而立功不有桀紂之暴則無湯武之功）知者善謀不如當時精時者日少而功多夫謀無主則困事無備則廢是以聖王務具其備而愼守其時以備待時以時興事時至而舉兵絕堅而攻國（其兵超絕而又堅利故能攻國）破大而制地大本而小標（標末也本大而末小則難崩）坐近而攻遠（所全之地近故能攻）

孫星衍曰治要拂作咈

俊按載乃戴字言臣下曰不戴其上臣不戴其君則罪人不來罪人不來則百姓不有百姓不有則天下不至

王引之曰從當是計之誤言計謀為一世之最也知計計相符文

俊按下文疆於一代文法相同

俞曰繼乃疆字之誤草書系旁與弓旁相似又涉上文繼絕世而誤耳下文云疆最一代而天下共之國必弱矣宋本作疆最一代代即世也然則此云疆最一世彼云疆最一代而文義同此疆字誤為繼彼代字誤為伐而兩不可通矣

⊕手集之國得其守宋本得上有守字衍文

王曰令當為合下文諸侯合則彊孤則弱

（遠而有歸若高光之有關中河內也）以大牽小。以彊使弱。以衆致寡。德利百姓。威振天下。令行諸侯而不拂。近無不服。遠無不聽。夫明王爲天下正理也。（修正理而動故能成天下之功也）案彊助弱。（按抑也）圉暴止貪。存亡定危。繼絕世。此天下之所載也。（德義如此故爲天下所載）諸侯之所與也。（與親也）百姓之所利也。是故天下王之。（天下樂推以爲王）知蓋天下。繼最一世。（其繼敗續亡能成天下之功也）材振四海。王之佐也。千乘之國。可得其守。諸侯可得而臣。天下可得而有也。萬乘之國。失其守。國非其國也。天下皆理。己獨亂。國非其國也。諸侯皆令。（皆從霸者之令）己獨孤。國非其國也。鄰國皆險。己獨易。（易平易不牢固謂無守禦之備也）國非其國也。此三者。亡國之徵也。夫國大而政小者。國從其政。（小政蹴國故國從其政）國小而政大者。國益大。（大政開國故國益大）大而不爲者復小。（大而不爲則日損故復小）彊而不理者復弱。（彊而不理則綱紀亂故復弱也）衆而不理者復寡。（衆而不理則人散故復寡）貴而無

宋紹興本凌作陵

丁云上文書言兵此言止兵非文止當爲正此涉下文三滿而不止而衍下文曰夫先王之事天下也以方正又曰正四海者不可以兵獨攻而取也

丁云當从意林臣作仁

王曰苴與攝同上狹而下寬謂上小而下大也

禮者復賤（貴而無禮則位奪故復賤也）重而凌節者復輕（重而凌節則威喪故復輕）富而驕肆者復貧（富而驕肆則財竭故復貧也）故觀國者觀君（君爲化主）觀軍者觀將（將爲兵本）觀備者觀野（野有障塞則國不侵）其君如明而非明也（外明而內暗）其將如賢而非賢也（外賢而內愚）其人如耕者而非耕也（雖耕而鹵莽）三守既失國非其國也（三守謂明賢耕既失謂是而非）地大而不爲命曰土滿（謂土廣而功狹也）人衆而不理命曰人滿（謂人多而政少）兵威而不止命曰武滿（所謂亢之爲言也知進而不知退也）三滿而不止國非其國也（三滿不止敗亡立至）地大而不耕非其地也（地大不耕則無所獲）卿貴而不臣非其卿也（卿貴不臣化爲敵也謂卿大夫）人衆而不親非其人也（人衆不親欲亡者也）夫無土而欲富者憂（無土欲富猶緣木而求魚故憂）無德而欲王者危（無德而王猶欲進而却行故危）施薄而求厚者孤（施薄求厚人必不應故孤）夫上夾而下苴（苴苞裹也上既狹故爲下所苞）國小而都大者弑（此二者常有篡弑之禍）主尊臣卑上威下敬令行人服理之至也使天下兩天子天

俊按摶乃專字專壹也

御覽治道部兩引人作民理作治是也今本係唐人避諱所改下文同

戴曰士當爲土屬上讀人安土與兵勝敵對文

動作勝之元本劉本皆無此句

因其大國之重元本劉本無其字當爲衍文

宋本作弱國衆是[illegible]涉下文多言彊國衆而誤此文原四句兩兩相承以[illegible]彊國少爲文[illegible]相反則皆爲[illegible]並可證宋本首句作[illegible]戴曰下文[illegible][illegible]中本易并吞故和[illegible]以取弱[illegible]收小國以自助而圖[illegible]若弱國之[illegible]少何足計乎宋本[illegible]丁士涵云按上文[illegible]云[illegible]非[illegible]無道[illegible]彊國少而[illegible]

下不可理也。一國而兩君，一國不可理也。一家而兩父，一家不可理也。（凡此所謂兩推必爭亂之本也）夫令不高不行，不摶不聽。（摶聚也君命不高不聚而聽之）堯舜之人，非生而理也；（化之而理）桀紂之人，非生而亂也；（効之而亂）故理亂在上也。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爲本。本理則國固，本亂則國危。故上明則下敬，政平則人安，士教和則兵勝敵，使能則百事理，親仁則上不危，任賢則諸侯服。霸王之形，（說霸王之形容）德義勝之，智謀勝之，兵戰勝之，地形勝之，動作勝之，故王之。（有此五勝故可以王）夫善用國者，因其大國之重，以其勢小之；因彊國之權，以其勢弱之；因重國之形，以其勢輕之。（凡大彊重皆國之盈盛者也然盛者有時而衰盈者有時而息故因其衰息之勢大者小之彊者弱之重者輕之）弱國衆，合彊以攻弱，以圖霸；（謂時彊國衆多吾國雖彊適可圖霸）彊國少，合小以攻大，以圖王。（謂時彊國既少我則合衆聚小以攻彊大之國如此者可以圖王）彊國衆而言王勢者，愚人之智也；（非言王之時）彊國少而施霸道者，敗

舜之國必不我奪按四數事之謀宋本作彊國少則此句何解其下文彊國衆先舉者危後舉者利彊國少先舉者王後舉者亡不必非此文言也

一本作行曰方大也最夏也言心大而不知最注非循先生曰尹注不得其句[illegible]以王者之心方爲句[illegible]夫王者居心於方而不[illegible]而不最[illegible]爲句[illegible]元年[illegible]得[illegible]最不[illegible]列不[illegible]人[illegible]列位也不積賢不[illegible]下賢字涉上文而衍[illegible]於事人[illegible]以[illegible]之也[illegible]故之[illegible]大物也尹注失之

王曰方心當爲方正

丁云人道當作人心尹注云政令合人心尹所見本是心字

宋本元本劉本皆作天心據尹注云心應天時無復可以舉大事則當作天時即上文所謂時至而舉兵也人心地道天時三者正對今本皆誤爲道矣

[illegible]曰伐上疑脫不字

王曰一而伐之一當爲二二與貳同

左傳貳而執之

事之謀也（非施霸之時）夫神聖視天下之形知動靜之時視先後之稱知禍福之門彊國衆先舉者危後舉者利（彊國衆先舉必危彊者所圖故）彊國少先舉者王後舉者亡戰國衆後舉可以霸戰國少先舉可以王夫王者之心方而不最（心雖方直未爲其最）列不讓賢（雖列爵位不讓賢後）賢不齒弟擇衆（雖稱爲賢無優劣齒弟又非選衆而舉也）是貪大物也（大物謂大寶之位有此數者是定貪大位之利而無得位之實也）是以王之形大也（不可以小數得）夫先王之爭天下也以方心（心方而最故可以爭天下也）其立之也以整齊（整齊而之故可立也）其理之也以平易（平而易之故可理）立政出令用人道（政令須合人心）施爵祿用地道（地道平而無私）舉大事用天道（心應天時然後可以舉大事）是故先王之伐也伐逆不伐順伐險不伐易伐過不伐及（伐其太過者）四封之內以正使之（以正使之則人無怨）諸侯之會以權致之（以權致之則不敢不來）近而不服者以地患之（侵削其地則自服）遠而不聽者以刑危之（興師以征之）一而伐之武也（守一不移興師伐之此其武也）服

王引之曰滿當爲備字之誤

王曰伐之當依宋本作代代迭也

王曰一伐當依宋本作一國代

王曰制當爲折下文折節事彊以避罪小國之形也離彊者不肯附於彊大之國也

張文虎曰其失之也以離彊五字所謂小國恥師大國而不受命者也

張文虎曰戴君望說共誤二字衍是也自古以至今五字疑涉下而衍常當作嘗下無字當作而未嘗有能先作難違時易形以立功名者十六字爲一句無有嘗先作難違時易形而不敗者乎五字爲一句舊本句讀皆誤

而舍之文也（既服舍之綏之以德此其文也）文武具滿德也（唯文德諸功可以滿其德）夫輕重彊弱之形諸侯合則彊孤則弱驥之材而百馬伐之驥必罷矣彊最一伐而天下共之國必弱矣彊國得之也以收小其失之也以恃彊小國得之也以制節（制度合節故得）其失之也以離彊（離彊則乖節者也故失）夫國小大有謀彊弱有形服近而彊遠（謂用彊兵威遠國故曰彊遠）王國之形也合小以攻大敵國之形也以負海攻負海（謂以蠻夷攻蠻夷蠻夷負海以爲固故曰負海）中國之形也折節事彊以避罪小國之形也自古以至今未嘗有能先作難違時易形以立功名者無有（言無有此事）常先作難違時易形無不敗者也夫欲臣伐君（以臣伐君若湯武之於桀紂也）正四海者不可以兵獨攻而取也（謂當兼下事）必先定謀慮便地形利權稱親與國視時而動王者之術也夫先王之伐也舉之必義用之必暴（其用師必加於暴亂）相形而知可（謂相其亂亡之形）量力而知

孫星衍曰通典一百五十引膬作脆
從杜膬即脆字

王曰理本作治避高宗諱改通典
兵三引作治世不在善攻

俞曰尹注在於全大體然成曲之義殊
有未安疑曲字乃典字之誤霸王不在成
典言霸王者不必拘守成法也曲
與典形近而誤國語周語瞽獻曲注
曲樂曲也宋明道二年槧本如此今本
曲皆作典是其例矣

王曰刑与形同上文破敵有形
各侯地形自此以下刑字四
見皆形之譌

俞曰齊字讀為濟詩載馳篇不能旋濟
毛傳曰濟止也周易雜卦傳既濟定也定
亦止也天下之兵可濟謂天下之兵可止

攻攻得而知時是故先王之伐也必先戰而后攻先攻而后取地故善攻者料衆以攻衆（量吾衆寡可敵彼衆然後攻餘倣此）料食以攻食料備以攻備以衆攻衆衆存不攻（彼衆存則我不能亡之故不攻）以食攻食食存不攻以備攻備備存不攻釋實而攻虛（知其實而避之）釋堅而攻脆釋難而攻易夫摶國不在敦古（在於合今之宜摶聚也）理世不在善攻（在於權宜）霸王不在成曲（在於全大體）夫舉失而國危刑過而權倒（刑罰過理則權柄倒錯）謀易而禍反（謀事數易禍必反來）計得而彊信（音申）功得而名從權重而令行固其數也（數猶理也）夫爭彊之國必先爭謀爭刑爭權（先此三爭）然後爭彊令人主一喜一怒者謀也（謀得則喜謀失則怒）令國一輕一重者刑也（怒刑則重喜刑則輕）令兵一進一退者權也（權重則進權輕則退）故精於謀則人主之願可得而令可行也精於刑則大國之地可奪彊國之兵可圍也精於權則天下之兵可齊諸侯之君可朝也夫神聖

也上文云彊國之兵可圍也圍亦有止義

丁云節者士所最重不可言輕節字衍

士輕死謂不惜死也

孫先生云上字疑涉下文兩上字衍帥當爲

率校尹注上帥其士所爲者皆爲人之所戴

則正文以下脫爲字未敢臆定也

又云易[illegible]也

張文虎曰毋遺老忘親與大臣不怨探

此節所謂不行其親不使大臣怨乎

不以亡尹注不清

言行此道也總承上文以起下文

尹連衆不亂作一句讀大誤

視天下之刑，知世之所謀，知兵之所攻，知地之所歸，知令之所加矣。夫兵攻所憎而利之，此鄰國之所不親也。（兵攻所憎之國而以攻得爲利德義不施鄰國必怨而不親）權動所惡，而實寡歸者彊。（其威權能動移所惡之人而德義之實少爲人所歸如此但彊而已不能至霸王也）擅破一國，彊在後世者王。（令能專破一國常守其彊傳之後世如此者王也）擅破一國，彊在鄰國者亡。（既破一國不能守彊令鄰國得之如此者亡也）

問第二十四（謂爲國所當察問者）　內言七

凡立朝廷，問有本紀。（所問之事必有根本綱紀）爵授有德，則大臣興義；祿予有功，則士輕死節。上帥士以人之所戴，則上下和。（上帥其士所爲者皆人之所戴仰故上下和）授事以能，則人上功。（有能然後得事故人上功）審刑當罪，則人不易訟。（易猶交也所刑皆當其罪故人又交相訟）無亂社稷宗廟，則人有所宗。（社稷宗廟各得其正則人知所宗）毋遺老忘親，則大臣不怨。（大臣非國老則君親令不遺忘故不怨）舉知人急，則衆不亂。行此道也，（急謂困艱也舉困難之事以示人則人不復行此道）國有常經，人知終始，此

俞曰行此道也乃總承上文以起下文尹注以衆不亂行大道也作句讀大誤王氏於以爲亂志已斯正矣尹解舉知人急爲舉國數之事以示人則衆不敢背苟也辟舉則民留是尹彼注曰與舉者盡此也舉字義與彼同與舉知人急者亦如人難之事也當回事也二句以上攝下下文係刑

宋本仕作任誤

孫星衍曰問州之大夫也也字衍

丁云共當爲居字之誤禮記檀弓注何居怪之之詞故言何故也

孫詞度博云牧乃收字誤

霸王之術也（國有常經則人知終始之所歸如此者霸王之術也）然後問事事先大功（先問大功則勞臣悅）政自小始（爲政先小從微而至著）問死事之孤其未有田宅者有乎（未有則給與之死事孤謂死王事之子孫）問少仕而未勝甲兵者幾何人（知其數則預有所準）問死事之寡其餼廩何如（寡謂其妻餼廩言給其餼生食廩米粟之屬）問國之有功大者何官之吏也（問何官之吏欲知其材之所當）問州之大夫也何里之士也（問何州里欲知其風俗所好尚）今吏亦何以明之矣（問吏所明欲知其優劣厚薄）問刑論有常以行不可改也今其事之久留也何若（罪既論決國有常科當奉而行之此不可改易者也今乃久留其事將如之何）問五官有度制官都其有常斷今事之稽也何待（官都謂總攝諸司者也五官既各有制度官都復自有常斷今乃稽其事而不行將何待乎）問獨夫寡婦孤寡疾病者幾何人也（知其人數當有所稟餼）問國之棄人何族之子弟也（棄人謂有過不齒投之四裔者也問知其族欲有所收也）問鄉之良家其所牧養者幾何人矣（良家謂善營生以致富者收養謂其人不能自存良家全活之知其所養之數欲有所復除也）問邑之貧人債而食者幾何家（債而食謂從富者出息以

陳云宋本牧作收非禮記曰敬宗故收族

俞曰離讀爲儷禮記月令篇宿離不貸鄭注曰離讀如儷偶之儷是也不養而出離謂出而儷偶於他族若後世贅壻矣

又云不使疑本作不吏謂不治吏事也士有田則亦身爲之吏故問其不治吏事者幾何人并問其所治者何事也吏惡何事卽何也疑一本作惡一本作何寫者誤并入之使何事與下文身何事句法一例

王引之曰君當爲羣下文羣臣有位事官大夫者幾何人　從當爲徙

陳云責古債字

俞曰尹注曰其人居官乃賤自行文書身任士職輒以家臣自代亦須知其數也然身任士職以家臣自代義無足理即有之亦私事無從核其數也士疑出字之誤言身出而以家臣自代也隸書出字或似士知出之爲士又爲敢皆是故古書士出二字往往相亂王氏引之經義述聞詳言之

（供食知其家數欲有所矜免也）問理園圃而食者幾何家。人之開田而耕者幾何家。士之身耕者幾何家。問鄉之貧人何族之別也。（知從何族而別或從公族當有所收恤也）問宗子之牧昆弟者。以貧從昆弟者幾何家。（以貧故從昆弟以求養者與之從者各有幾家也）餘子仕而有田邑。今入者幾何人。（謂收入其稅者）子弟以孝聞於鄉里者幾何人。餘子父母存不養而出離者幾何人。（出離謂父母在分居者）士之有田而不使者幾何人。吏惡何事。（不使謂不用其吏不惡此等當惡何事）士之有田而不耕者幾何人。身何事。（既不耕此人身爲何事）君臣有位而未有田者幾何人。外人之來從而未有田宅者幾何家。國子弟之游於外者幾何人。貧士之受責於大夫者幾何人。（貧士無資而被大夫責者有幾人）官賤行書身士以家臣自代者幾何人。（其人居官乃賤自行文書身任士職輒以家臣自代亦須知其數也）官承吏之無田餼而徒理事者幾何人。（承吏謂攝官無餼而空理事）羣臣有位事官大夫者幾何人。（羣臣自有位事乃左官於大夫）外人

俞曰尹注曰既無上事乃率子弟不田農但弋獵此釋率字未得其義小匡篇曰十邑爲率十率爲鄉然則率子弟者率之子弟也下文曰男女不整齊亂鄉子弟者有乎[illegible]子弟率子弟當時有此名尹氏不達以謂由國子弟率之使然非其義矣國子弟與率子弟文正相對

又按此段率子弟之[illegible]同上謂率事爲力田者下謂率事不耕而弋獵者尹注不誤或據小匡篇十邑爲率之文以解率子弟字殆非也

俞曰冗乃問字之誤與上下文一律尹注不釋冗字則所見本未誤也

張曰前[illegible]十二字注當士不仕者中謂夫稱賢能當士不仕直其行[illegible]說注引匡[illegible]處士隱居於家者也

來游在大夫之家者幾何人（外人謂外國人）鄉子弟力田爲人率者幾何人（既自力田又能率人）國子弟之無上事衣食不節率子弟不田弋獵者幾何人（既無上事乃率子弟不田農但弋獵）男女不整齊亂鄉子弟者有乎（謂不以禮交者）問人之貸粟米有別券者幾何家（別券謂分契也）問國之伏利其可應人之急者幾何所也（伏利謂貨利隱蔽不見若銅銀山及溝瀆可決而漑灌者）人之所害於鄉里者何物也（人之爲害者害何物）問士之有田宅身在陳列者幾何人餘子之勝甲兵有行伍者幾何人問男女有巧伎能利備用者幾何人（能利備器之用）處女操工事者幾何人（能操女工之事謂綺繡之屬也）冗國所開口而食者幾何人（言其不農作直開口仰食）問一民有幾年之食也問兵車之計幾何乘也牽家馬軶家車者幾何乘（牽家馬言直有馬軶家車言直有車相配以成乘）處士修行足以教人可使帥衆莅百姓者幾何人士之急難可使者幾何人（謂士之可以急難使者）工之巧出足以利軍伍處可

丁云[illegible]作[illegible]衣也

丁云故何當作何故視字屬句下讀

俊按兒[illegible]完之誤

陳先生云帥當為師之誤師下疑脫四字
周官冢宰職師田以簡稽
俊按膌即瘠字

以修城郭補守備者幾何人。（其人既有技巧出用則能利軍居處則可以修城補備也）城粟軍粮。其可以行幾何年也。（行由經也城粟謂守城之粟軍粮謂出軍之粮二者可經幾年）吏之急難可使者幾何人。大夫疏器。（疏謂飾畫也）甲兵兵車旌旗鼓鐃帷幕帥車之載幾何乘。（載謂其車蓋）疏藏器。（疏畫而可以藏者）弓弩之張。（弓弩之可以張者）衣夾鋏。（鋏兩刃鈹也衣夾謂其衣也）鉤弦之造。（鉤弦所以挽弦）戈戟之緊。（緊謂其堅彊者）其厲何若。（其淬厲可用何如）其宜修而不修者故何視。（視比也其器物宜修者於故物何比）而造修之官。出器處器之具。宜起而未起者何待。（出器謂可出用之器處器謂貯庫而爲備者起謂其材所經日月可起用者也）鄉師車輜造脩之具。其繕何若。（輜謂車之有防蔽可以重載者）工尹伐材用。毋於三時。羣材乃植。而造器定冬。完良備用必足。（工尹工官之[illegible]）（三時謂春夏秋此特木方生植不堅故不可伐材其伐材必以冬也）人有餘兵。詭陳之行。以慎國常。[illegible]（有餘兵不用且詭而陳之以爲行伍當慎而聽命遵國之常令也）時簡稽帥馬牛之肥膌。其老而死者皆舉之。（軍之統帥當時簡選稽考之以知其能不而有黜陟至於馬牛肥膌及老而死者皆舉之以知其數也）其就山藪

丁云位當作涖周禮肆師注故書位爲涖是其例也

陳先生曰將築下屬讀脫一[illegible]閑上脫[illegible]讀者[illegible]之不而又誤作閉也防溝當作溝防築城郭修牆閉絕通道阨闕深溝防皆三字句月令完隄防謹壅塞修宮室坏垣牆補城郭又築城郭建都邑穿竇窖修囷倉文又略同

林澤食薦者幾何（薦草之美者）出入死生之會幾何（會謂合其數）若夫城郭之厚薄溝壑之淺深門閭之尊卑宜脩而不脩者上必幾之（幾察也君必察知之）守備之伍器物不失其具淫雨而各有處藏（器物遇雨不藏必致腐敗故當有藏處）問兵官之吏國之豪士其急難足以先後者幾何人（官吏國豪有急難可令之先後者當知其數相導前後曰先後詩曰予曰有先後）夫兵事者危物也不時而勝不義而得未爲福也（必合於時義然後爲福）失謀而敗國之危也愼謀乃保國問所以教選人者何事（其教人及選人者問以何事欲知其勤且觀其材用也）問執官都者其位事幾何年矣（執官都之職者問其官位及執事幷建立之年數）所辟草萊有益於家邑者幾何矣所封表以益人之生利者何物也（謂其事業最可以益人者遂封表以示之問知是何物也）所築城郭脩牆閉絕通道阨闕深防溝以益人之地守者何所也（牆閉謂築牆有所遮閉雖通路而爲妨礙者絕塞之阨闕空之處亦當絕之凡此守地者所以省其功費故曰益地守）所捕盜賊除人害者幾何矣制地君曰

安井衡曰君曰理國之道君下當脫子字

王曰普當爲晉〃与搢同

蕭曰徒負勿入於關收其稅入也

戴曰爲身外事謹按此句疑有脫誤

理國之道。地德爲首。（當制地之時君爲比言故言曰法地以爲政故曰地德爲首）君臣之禮。（地有高下君臣之禮也）父子之親。（高地下覆下地上承父子之親也）覆育萬人。（百貨出於地人得以生焉故曰覆育萬人）官府之藏。彊兵保國城郭之險。外應四極。（四極謂國之四鄙也自官府已下非地則無所容居）具取之地。（凡此皆因地而成故曰具取之地）而市者天地之財具也。（求天地之財不登山不入海於市求而得之故曰天地之財具）而萬人之所和而利也。（和謂交易也萬人因市交易而得利）正是道也。（言市正合道之理）民荒無苛。人盡地之職。一保其國。（欲理荒人無得苛虐但使盡地之職自然齊一而保國也）各主異位。毋使讒人亂普而德營九軍之親。（自君以下其位既異當各主之無使讒人交亂普廢其德如此則九軍之親自營也）關者諸侯之陬隧也。（謂陬隅之道也）而外財之門戶也。（他國之財因之而入）萬人之道行也。（謂因此出入）明道以重告之。（當明道路之令再重而告之）征於關者勿征於市。（征於關謂行商）征於市者勿征於關。（征於市謂坐賈）虛車勿索。（索虛車益其煩擾）徒負勿入。（徒負貨既寡故勿令入其征）以來遠人。（關政如此可以來遠人）十六道同。（齊國凡有十六道皆置關並同此令）身外事謹。則聽其名。（謂出入於關者身之外事既謹而從令則

王引之曰視其名三字因上下文衍

俞曰是循視也荀子解蔽篇是其庭可以博觀楊倞注曰是蓋當為視即其證也上云視其色此云是其事文異而義同尹注訓是正其事失之

俞曰尹注曰邊人失信故傷德也然邊人失信不得謂之邊信於義殊不可通邊當讀為[illegible]當即今[illegible]字也[illegible]

[illegible]信者小信也小信傷德正與上文小利害信小怒傷義一律尚書君奭篇文王蔑德正義引鄭注曰蔑小也然則小信謂之蔑信猶小德謂之蔑德矣[illegible]

王曰[illegible]厚建[illegible]德[illegible]

[illegible]尹注[illegible]為邊人失信[illegible]雜志上屬是

王曰[illegible]當為四令守法之官曰句行度必明句無失經常句[illegible]尹注補

丁云[illegible]則無敦於權人以困貌德[illegible]當屬上讀[illegible]乃完[illegible]上文定本完[illegible]宋本作兒[illegible]之例完德全[illegible]下文以順貌德[illegible]亦作兒皆完字[illegible]丁[illegible]同

（當聽其名之眞僞也）視其名視其色（既知其名又須視其色之是非）是其事稽其德（既知其色又須是正其事以考合其德也）以觀其外（既知其德又觀其外以校量之）則無敦於權人以困貌德（敦猶厚也校察如此則權詐之人無以成其厚校察行則困厚姦非因而不生故曰以困貌德）國則不惑行之職也（國無姦人所以不惑此掌行者之職）凡問於邊吏曰小利害信小怒傷義邊信傷德（邊人失信故傷德也）厚和構四國以順貌德（敦厚而和可以構結四國四國之來皆以誠信故曰以順貌德）后鄉四極（既結四國然後向四極而撫安之）令守法之官曰行（又令守法之官日行邊鄙與關塞）度必明失經常（其巡行之時必明其制度無得失於經常）

俞校本作[illegible]

[illegible]邊[illegible]小信與尚書之蔑德文異其義同

謀失第二十五

管子卷第九

焫（而悅反）

[illegible]

管子卷第十　唐司空房　玄齡　注

戒第二十六　地圖第二十七　參患第二十八

制分第二十九　君臣上第三十

[illegible]

戒第二十六（所以陳戒桓公）● 內言九

[illegible]

桓公將東游，問於管仲曰：我游猶軸轉斛，（言我之游必有所濟，猶軸之轉載斛石）南至琅邪，司馬曰：亦先王之游已，何謂也？（春游而南行，故司馬正令之，為先王之游，公未達其意，故問管仲）管仲對曰：先王之游也，春出原農事之不本者，謂之游，（本原察也。農事不依本務，當原察之）秋出補人之不足者，謂之夕，（秋為西成，尚有不足者，當補之）夫師行而糧食其民者，謂之亡，（師行無成功，空費糧食如此者必亡）從樂而不反者謂之荒。先王有游夕之業於人，無荒亡之行於身。桓公退再拜命曰：寶法也。（謂其法可寶也）管仲復於桓公曰：無翼而飛者，聲也；（出言門庭，千里必應，故曰無翼而飛）無根而固者，情也；（同舟而濟，胡越不患異心，知其情也，故曰無根而固）無方

丁云尹注[illegible]以著[illegible]
素字作[illegible]莫生之[illegible]均

[illegible]斯而來者作期之遠治
要北[illegible]本[illegible]依傳文又[illegible]陸
[illegible]長[illegible]行而注引並作期之
遠孫詒讓[illegible]　惟君子乃能作
唯君子爲能及矣注要
於前本並作唯言乃可能及
矣
丁云再拜之曰之字當作而二字相
公退再拜命曰是其證

張文虎曰按[illegible]乃也[illegible]見王氏任
宜生與下仁從中出義從外作同法
略同[illegible]靜[illegible]其注非
靜則生定文義[illegible]

而富者生也（生全則萬方輻湊生盡則鳴毛不振故曰無方而富也莫知生所在故曰無方也）公亦固情謹聲以嚴尊生（言當固物情謹聲教嚴爲防禁以尊其生）此謂道之榮（謂此三者順道而光榮）桓公退再拜請若此言（若順也）管仲復於桓公曰任之重者莫如身（萬事萬行非身不舉故曰重任）塗之畏者莫如口（樞機之發榮辱之主故可畏也）期而遠者莫如年（殤子曰聞期頤實寡故曰遠期也）以重任行畏塗至遠期唯君子乃能矣桓公退再拜之曰夫子數以此言者教寡人管仲對曰滋味動靜生之養也好惡喜怒哀樂生之變也聰明當物生之德也（非禮勿視聽故曰當物）是故聖人齊滋味而時動靜（所以養其生）御正六氣之變（所以循其變也六氣即好惡喜怒哀樂）禁止聲色之淫（所以成其德）邪行亡乎體違言不存口（體無邪行口言必順）靜然定生聖也（欲靜則生定如此者聖也）仁從中出義從外作（仁自心生故曰中出義因事斷故曰外作）仁故不以天下爲利義故不以天下爲名（若以天下爲名利則非仁義也）仁故不代王（不以道輔君而代之王者非仁也）義故七十而

王曰相字衍

王引之曰下字衍注同云即運字之誤四時運而萬物化也

孫曰修廉人死則易云云讀為運教之運

俞曰云字下字皆能句下而萬物化言天氣下行而萬物自化也下而萬物成言君道下行而萬功自成也王氏引之謂云即運字得之謂上句下字涉下句而衍則非也兩句一律不得參之差由失其句讀故耳

丁云按尹注以功成不當作萬物成如今物作功而功字亦迂而故

致政（老而不致政貪冒者耳非義也）是故聖人上德而下功尊道而賤物（物謂名利之事）道德當身故不以物惑（身苟有道德豈名利之物能惑哉）是故身在草茅之中而無懾意（道德爲量何懼之有）南面聽天下而無驕色（神器儻來何驕之有）如此而后可以爲天下王所以謂德者不動而疾（德必冥通故不動而疾）不相告而知（不出戶牖以知天下）不爲而成（無爲而無不爲）不召而至是德也（同聲相應同氣相求如此者可謂至德也）故大不動四時云下而萬物化（天常無爲故曰不動然四時云下故萬物化云運動皃也）君不動政令陳下而萬功成（君亦常無爲故曰不動然政令陳列而下故萬物成也）心不動使四枝耳目而萬物情（心亦當無爲故曰不動然四枝耳目自心使萬物莫不得其情也）寡交多親謂之知人（以其知人故能交寡而親多）寡事成功謂之知用（以其知用故能事寡而功成）聞一言以貫萬物謂之知道（以其知道故能聞一言而得物貫也）多言而不當不如其寡也（故曰狗不以善吠爲良人不以多言爲賢）博學而不自反必有邪（博學而不反修於其身心曼衍者故必有邪行）孝弟者仁之祖也（仁從孝弟生故爲仁祖）忠信者交之慶

王曰澤讀爲舍其路而弗由之舍經常也四經即孝弟忠信

孫星衍曰御覽引釬作捍而貝若倪狀捍注捍捍指之所可以捍弦也說文曰夬[illegible]百以決[illegible]釬[illegible]

孫星衍曰御覽三百三十二引非皆作皆非

孫星衍曰御覽引作黃鵠引上文作桓公見黃鵠謂管仲曰鴻鵠春北而南不失時千里所恃者六翼也亦與此不同

王曰濟大水七字後人加御覽引無此七字後人以爲翮形若濟大水有舟楫也故增入此由不知[illegible]所謂矣

洪文房曰按患勞患飢患死三句皆承上文此句獨衍有字文不成義宜刪

也（有忠信之心故能慶交友之善）內不考孝弟（言不仁）外不正忠信（言不友）澤其四經而誦學者是亡其身者也（四經謂詩書禮樂既無孝弟忠信空使四經流澤徒爲誦學者即四經可以亡身也）桓公明日弋在䰞（䰞所以盛米粟禽鳥或多集焉故於此弋也）管仲隰朋朝公望二予弛弓脫釬（釬所以杅弦）而迎之曰今夫鴻鵠春北而秋南而不失其時夫唯有羽翼以通其意於天下乎今孤之不得意於天下非皆二子之憂也（二子不能爲羽翼所以當憂）桓公再言二子不對桓公曰孤既言矣二子何不對乎管仲對曰今夫人患勞而上使不時人患飢而上重斂焉人患死而上急刑焉如此而又近有色（親冶容）而遠有德（踈賢俊）雖鴻鵠之有翼濟大水之有舟楫也其將若君何（不飛雖羽翼無益不濟雖舟楫徒施不聽雖讜言空設故曰其將若君何）桓公蹴然逡遁管仲曰昔先王之理人也蓋人有患勞而上使之以時則人不患勞也人患飢而上薄斂焉則人不患飢矣人患死而上寬刑

洪曰當作三月朔日日者錯倒房傳云里官爲廣官二字之誤安井衡同據公文乃指里吏之尉也与民春秋曰桓公命有司修之旅如此凡爲君之曰自孤之聞夷吾之言也目益明耳益聰孤弗敢專藏以告于先君可證也

陳先生云曰弊治也言三宥而后治其罪也

安井衡云車行軍少十乘

洪曰施城當作方城注非丁云門字衍

焉則人不惠死矣如此而近有德而遠有色則四封之内視君其猶父母邪四方之外歸君其猶流水乎公輟射援綏而乘自御管仲爲左隰朋參乘朔月三日進二子於里官（里官謂里尉也齊國之法舉賢必自里尉始故令里官進二子將旌別而用之）再拜頓首曰孤之聞二子之言也耳加聰而視加明於孤不敢獨聽之薦之先祖（謂陳其所言以薦祖廟）管仲隰朋再拜頓首曰如君之王也（君能如此可以王也）此非臣之言也君之教也（此雖臣言必君用之然後成教故曰君之教）於是管仲與桓公盟誓爲令曰老弱勿刑參宥而后弊（老弱犯罪者無即刑之必三寬宥而後斷罪三宥即周禮三宥一曰不識二曰過悞三曰悼耄也）關幾而不正市正而不布（布謂錢也即其物而正之不必分錢）山林梁澤以時禁發而不正也（獺祭魚然後入澤梁豺祭獸然後入山林）草封澤鹽者之歸之也譬若市人（草封澤謂澤多草刈積成封可用煑鹽者也其處既多鹽故歸者譬若市人言不設禁也）三年教人四年選賢以爲長五年始興車踐乘遂南伐楚門傅施城（施城楚城名謂附至其下）

孫星衍曰列子力命篇釋文引此作待戎叔作菽豆毛詩生民正義引亦作戎菽

俟按中婦諸子一段又見戒篇

張文虎曰諸子蓋八子七子之類史記秦本紀尊唐八子為唐太后集解徐廣曰八子妾媵之稱又穰侯列傳昭王母故號芈八子詳見漢書外戚傳蓋其來久矣

俞曰妾人聞之上當作妾聞之先人侈靡篇作吾聞之先人是其證張文虎曰妾人猶言妾身長門賦妾人竊自悲兮善注引此文為證

北伐山戎出冬蔥與戎叔布之天下（山戎有冬蔥戎叔今伐之故其物布天下戎叔胡豆）果三匡天子而九合諸侯桓公外舍而不鼎饋（外舍謂出宿於外不以鼎饋食言其饌不盛也）中婦諸子謂宮人盍不出從乎君將有行（中婦諸子內官之號君將有行何不出乎盍何不也）宮人皆出從公怒曰孰謂我有行者宮人曰賤妾聞之中婦諸子公召中婦諸子曰女焉聞吾有行也對曰妾人聞之君外舍而不鼎饋非有內憂必有外患今君外舍而不鼎饋君非有內憂也妾是以知君之將有行也公曰善此非吾所與女及也而言乃至焉（言我本不與汝及此謀今汝言乃能至於此謂能知我謀也）吾是以語女吾欲致諸侯而不至爲之奈何（我欲諸侯之至而乃不至今欲令其至如何乎）中婦諸子曰自妾之身之不爲人持接也（爲猶與也言妾身在深宮之中未嘗得出與人相持而接對）未嘗得人之布織也意者更容不審邪（宮中既少織紝之事又不得外人之布織言此者既昧於人事不當訪以軍謀蓋託不知以止君之行也故言更當容我恩其不審之事）明日管仲朝公告

刘本則朋作隰朋陳先生云作則是也宋定四是則也則與是同義凡則必是也然則朋乎下文曰其朋乎又曰闞其可乎句法相同刘不明則之訓爲是因改作隰誤矣

王引之曰握當為振振本救也路讀如露露家家亦形因之家也

之管仲曰此聖人之言也君必行也（謂中婦諸子止君不行此合聖人之言也故令君行之）管仲寢疾桓公往問之曰仲父之疾甚矣若不可諱也不幸而不起此疾彼政我將安移之管仲未對桓公曰鮑叔之爲人何如管仲對曰鮑叔君子也千乘之國不以其道予之不受也（雖與千乘之國不以其道彼必不受）雖然不可以爲政其爲人也好善而惡惡已甚（已猶太也言憎惡惡人太甚）見一惡終身不忘桓公曰然則孰可管仲對曰隰朋可朋之爲人好上識而下問（好上識謂好知遠大之事）臣聞之以德予人者謂之仁以財予人者謂之良以善勝人者未有能服人者也（以善勝人人亦生勝己之心故不服）以善養人者未有不服人者也於國有所不知政於家有所不知事必則明乎（若皆知之則事鍾於己將不勝任而敗明能有所不知故可以移政）且朋之爲人也居其家不忘公門居公門不忘其家事君不二其心亦不忘其身舉齊國之幣握路家五十室其

俞曰尹注曰瞿叟已謂有所驚焉懼而問未止也此注於義未安瞿叟疑請字之誤請字草書或作詹見說文碑又或作[illegible]見[illegible]碑其左旁皆與瞿叟相似誤其右旁因誤為瞿叟矣注謂者問也儀禮士昏禮聘禮鄭注並曰請猶問也君請者君問也君請瞿已乎言君有所問不得已而為此對也下文歷言鮑叔牙諸人之短故以此發之

王引之曰其孰能一人之上也共作一句讀則文不成義其孰能以解曰言此四子者其孰能以國寧也其孰能下無有寧作視其不能以國寧之謀一人之上也三句則根本不解其何以不能又問之也今本有脫文耳不能則不以國寧之問何自而來耶皆也一人之上言四子之材皆在人之上也尹所見已是脫誤之本故速其義於三字然之然其說則是其材在四子之上豈所得一人之上乎失之矣

人不知也大仁也哉其朋乎（握持也或有舉齊國之幣持與路旁之家五十室言其事大而且易顯此皆自有主司明能不干預而強知此所謂於國有所不知政合於天地之無不容載故曰大仁哉其朋乎也）公又問曰不幸而失仲父也二三大夫者其猶能以國寧乎管仲對曰君請矍已乎（矍已謂有所驚懼而問未止也）鮑叔牙之爲人也好直賓胥無之爲人也好善甯戚之爲人也能事孫在之爲人也善言公曰此四子者其孰能一人之上也寡人幷而臣之則其不以國寧何也（言四子皆有超絕之材無人能過其上今吾併得臣之國尚不寧何也）對曰鮑叔之爲人好直而不能以國詘（不能爲國以屈其直也）賓胥無之爲人也好善而不能以國詘甯戚之爲人能事而不能以足息（甯戚善於農植貪於積聚不能知足而息也）孫在之爲人善言而不能以信默（其所陳言既見信用尚不能默凡此四子皆矜能太過不能與時屈申故國不寧也）臣聞之消息盈虛與百姓詘信然后能以國寧勿已者朋其可乎朋之爲人也動必量力舉必量技言終喟然而歎曰天之生朋

[illegible]也言以臣死則君必歸江黃於楚之也

黃以周云事文抄三引[illegible]者自翦我假我殺我家也說文家作山殺齊事殺義[illegible]之本作家之不齊者是為牙之[illegible]者翦辭豎刁開方[illegible]此[illegible]只為易牙定也

王云嘊當作唯王筠唯[illegible]狗欲翦齒唯犬鬥字皆作唯無作嘊者集韻[illegible]或作唯[illegible]管子蓋已誤

猳注內字宋本朱本作枷王引之曰作枷者是也注以木連狗其為枷字甚明正文本作枷可知事以旦暮欲翦齒為句枷者迦三股說文迦迦互令不得行也枷而不使者謂枷之不使進而翦齧人也

俞曰王氏引之據宋本朱本注中猳字作枷訂正文猳字為枷字之誤又云枷者迦也王氏段字引說文迦互令不得行以說其義殆勝舊解惟讀我字絕句則猶未為得也此當以旦暮欲齧為句我枷而不使也為句我者管仲自我也

宋本今作刀下文同刁俗字作刀是也

洪曰耐下衍也字耐得於君通漢書尹注元也字下是字亦涉上是字誤

以爲夷吾舌也其身死舌焉得生哉（言朋亦將隨已早亡不得少理齊政故哀歎也以先知未然夷吾所以稱聖也）管仲曰夫江黃之國近於楚爲臣死乎（二國既近於楚必臣於楚豈爲齊臣而死乎也）君必歸之楚而寄之（以二國歸楚若寄託然則楚不得爲私而齊猶有望）君不歸楚必私之私之而不救也則不可救之則亂自此始矣（楚既私二國二國有難齊必不救一爲不救則不可救此救彼不臣則構怨矣故曰亂自此始）桓公曰諾管仲又言曰東郭有狗嘊嘊旦暮欲齧我猳而不使也今夫易牙子之不能愛將安能愛君君必去之公曰諾（東郭之狗喻易牙言其人殘忍同於狗矣枷謂以木連狗取聲爲義即國家也言日夕牙終能亡國滅家此不當使必須去之也）管子又言曰北郭有狗嘊嘊旦暮欲齧我猳而不使也今夫豎刁其身之不愛焉能愛君君必去之公曰諾管子又言曰西郭有狗嘊嘊旦暮欲齧我猳而不使也今夫衞公子開方去其千乘之太子而臣事君是所願也得於君者是將欲過其千乘也（開方在衞當嗣君之位今弃而事齊則所望不只千乘也其意必得齊國然後稱所

丁云當作易牙外與衛公子開方內與豎刁外對內言上文並云衛公子開方此不宜單言衛公子也

此一段與小稱篇畧同

陳云濫當讀爲[illegible]二淺也

王曰苴亦草也或作蔖广疋草也

孫星衍曰杜牧孫子注引困作圍謂圍地可種植者或[illegible]圍字之省乃注非

（望也）君必去之桓公曰諾管子遂卒卒十月隰朋亦卒桓公去易牙豎刁衛公子開方五味不至於是乎復反易牙宮中亂復反豎刁利言卑辭不在側復反衛公子開方桓公內不量力外不量交而力伐四鄰公薨六子皆求立易牙與衛公子內與豎刁因共殺羣吏而立公子無虧故公死七日不斂九月不葬孝公犇宋宋襄公率諸侯以伐齊戰于甗大敗齊師殺公子無虧立孝公而還襄公立十三年桓公立四十二年

地圖第二十七　短語一

凡兵主者必先審知地圖轘轅之險（謂路形若轅而又轘曲緱氏東南有轘轅道是也）濫車之水（其水深渺能泛車）名山通谷經川（謂常川也）陵陸丘阜之所在苴草林木蒲葦之所茂（苴草謂其草深茂能有所覆藏）道里之遠近城郭之大小名邑廢邑困殖之地（困謂其地墝埆不可種藝殖謂壤田可播殖者也）必盡知之（凡此皆兵主所當知）

此文脣口松蔭疑譌字之誤

第一二二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1　版反白

地形之出入相錯者盡藏之（藏謂苞蘊在心）然后可以行軍襲邑舉錯知先後不失地利此地圖之常也人之衆寡士之精麤器之功苦盡知之此乃知形者也（形謂兵之形）知形不如知能知能不如知意故主兵必參具者也主明相知將能之謂參具（明智能三者合故謂之參具）故將出令發士期有日數矣宿定所征伐之國（宿猶先也）使羣臣大吏父兄便辟左右不能議成敗人主之任也（事之成敗明王獨斷於心故其臣不能議）論功勞行賞罰不敢蔽賢（不敢蔽隱賢能）有私行用貨財供給軍之求索（言相室或用私財供軍所求若竇嬰李牧之爲也）使百吏肅敬不敢解怠行邪以待君之令相室之任也繕器械選練士爲教服（設教令使士服習）連什伍（使其什伍各相鈎連有所統屬）徧知天下審御機數此兵主之事也

參患第二十八（太強亦有患太弱亦有患必參詳強弱之中自致於無患也）　短語二

注文虜曰按此殺字当音所界反及尹注不發音則与下文諸殺字混稍欲殺字旁作殺字俗則是殺也

注文虜曰按去亡不辭疑当衍其一下文同

凡人主者猛毅則伐懦弱則殺猛毅者何也輕誅殺人之謂猛毅懦弱者何也重誅殺人之謂懦弱此皆有失彼此凡輕誅者殺不辜而重誅者失有罪故上殺不辜則道正者不安上失有罪則行邪者不變道正者不安則才能之人去亡行邪者不變則羣臣朋黨才能之人去亡則宜有外難（能士去亡必構鄰來伐故有外難也）羣臣朋黨則宜有內亂（羣臣朋黨則狗變爲虎篡殺常因是生故有內亂也）故曰猛毅者伐懦弱者殺也君之所以卑尊國之所以安危者莫要於兵故誅暴國必以兵禁辟民必以刑然則兵者外以誅暴內以禁邪故兵者尊主安國之經也不可廢也若夫世主則不然外不以兵而欲誅暴則地必虧矣（無兵誅暴暴必內侵故地虧）不以刑而欲禁邪則國必亂矣（無刑禁邪邪必上侵故國亂）故凡用兵之計三鷔當一至（鷔謂燿威示武能鷔敵使懼如此者三可當師之一至敵國）三至當一軍（師之三至可當一軍之用）三

丁云勝當作敗下文戰之自敗也注敗亦誤作勝與下文攻之自拔同文

孫星衍曰禮器衆不匡懼注云匡猶恐也注非

俞曰尹注曰用吉日襲吉夢此不然也雖武王伐商有筮襲於夢之說然亦偶然之事豈用兵者必以夢爲本乎今按夢寐字依說文當本作寢非此夢字夢在夕部與寢篆相似其說解曰不明也然則夢之本義爲夜不明故以夢與日對用日維夢謂將於其日有事必先於其夜預爲之計是所以用日者在夢故曰用日維夢因經傳夢字皆爲寢之叚借而無用其本義者故於此文莫得其解耳

孫星衍曰夢讀如洛誥汝乃是不蘉之蘉馬融云蘉勉也

洪曰說文夢不明也

軍當一戰（軍之三用可成一戰之功）故一期之師十年之蓄積殫（師行一期能盡十年之蓄積）一戰之費累代之功盡（傾國一戰能盡累代之功）今交刃接兵而后利之則戰之自勝者也（交刃接兵必卒喪刃折貨財空耗雖未被敵勝先已自勝）攻城圍邑主人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爨之則攻之自拔者也（主人食子爨骸攻者必智窮力竭財殫士喪城雖未攻先已自拔凡此皆庸主之師非善計者）是以聖人小征而大匡不失天時不空地利用日維夢其數不出於計（小征謂誅暴國大匡謂正天下既合天時又得地利用吉日襲吉夢其數從何而生皆出於計謀也）故計必先定而兵出於竟計未定而兵出於竟則戰之自敗攻之自毀者也得衆而不得其心則與獨行者同實（不得其心則叛亡至故與獨行同實也）兵不完利與無操者同實甲不堅密與俴者同實（俴謂無甲單衣者）弩不可以及遠與短兵同實射而不能中與無矢者同實中而不能入與無鏃者同實將徒人與俴者同實（徒人謂無兵甲者俴單也人雖衆無兵甲則與單人同也）短兵待遠矢與坐而待死者同實（遠矢

[illegible]

（至短兵不能應則坐而受死也）故凡兵有大論必先論其器論其士論其將論其主故曰器濫惡不利者以其士予人也士不可用者以其將予人也將不知兵者以其主予人也主不積務於兵者以其國予人也故一器成往夫具而天下無戰心（一器謂師之器其器既成敵往之夫又具則天下不敢生心與戰也）二器成驚夫具而天下無守城（二器謂軍之器其器既成驚敵之夫又具則天下不敢守城而禦也）三器成游夫具而天下無聚衆（三器謂一國之器其器既成游務之夫又具則天下之衆懼而自散也）所謂無戰心者知戰必不勝故曰無戰心所謂無守城者知城必拔故曰無守城所謂無聚衆者知衆必散故曰無聚衆

制分第二十九　　短語三

凡兵之所以先爭（謂欲用兵所當先而爭爲者謂下事）聖人賢士不爲愛尊爵（有聖人賢士則以尊爵加之而不愛惜也）道術知能不爲愛官職（有道術智能則以官職加之）巧伎勇力

中立本後下衍有字

陶文膺曰按丁君士涵曰幕當作募是也然此文疑有錯簡當云一堵之墻日一閒之十人之聚日五閒之故小征千里徧知之大征徧知天下

孙星衍曰靭當作韌說文韌柔而固也

不爲愛重祿聰耳明目不爲愛金財故伯夷叔齊非於死之日而後有名也其前行多修矣（由前行多修故死後有名）武王非於甲子之朝而後勝也其前政多善矣（由前政多善故甲子之朝一戰大勝）故小征千里徧知之（小征謂以諸侯之衆有所征古者諸侯大國有五百里者今既與衆而征已國與敵國皆當知之故徧知千里）築堵之墻十人之聚日五閒之（閒謂私候之假令築一堵之墻或十人聚作主者猶日五候之況戎事之大可以不徧知哉）大征徧知天下（大征謂以天下之衆有所征伐天子以天下爲家故徧知天下也）日一閒之散金財用聰明也（夫動衆當令主者日一閒候之其閒候之也或散金財有所募賞或用聰明度其不虞也）故善用兵者無溝壘而有耳目（溝壘防禦小耳目視聽遠）兵不呼儆不苟聚不妄行不強進呼儆則敵人戒苟聚則衆不用（無事徒聚衆必不用若周幽之僞烽也）妄行則羣卒困強進則銳士挫故凡用兵者攻堅則韌（韌牢固之名也所攻既堅則韌而難入）乘瑕則神（瑕謂虛脆也所乘既脆纔然瓦解故若神）攻堅則瑕者堅（所攻雖堅能令脆者堅則以士卒堅強故也）乘瑕則堅者瑕（所乘雖脆却爲堅者則以士卒脆弱故）故堅其堅者瑕其瑕者（謂強卒攻堅弱卒攻脆）

於文原曰按莫鐵不可解於下義
生主[illegible]文引此作[illegible]毛注[illegible]作
毛[illegible]又[illegible]為莫[illegible]
孫星衍曰[illegible]文云管子有
屠牛坦朝解九牛刀可以剃毛
載[illegible]說與此文異[illegible]覧合九十九
[illegible]引屠牛[illegible]朝解九牛而刀可以剃
毛則刀遊其間也[illegible]
牛而一[illegible]九牛而刀可以剃毛庖丁用刀
十九年而刃若新發[illegible]
[illegible]注[illegible]
[illegible]
丁云也[illegible]君[illegible]均

王引之曰此待字亦當作止此字
承上不可止而言待字承上
不可圉而言[illegible]待不屬
劉[illegible]加之　王曰[illegible]者由也
王曰治而未必富也當依朱本
作治而未必富也

屠牛坦朝解九牛而刀可以莫鐵（莫猶削也）則刃游閒也（刃游理閒故刀不虧）故天道不行屈不足（用兵者必順天道若反天道之不行必屈竭而不足）從人事荒亂以十破百（敵國人事既荒且亂故十可破百）器備不行以半擊倍（敵國器備不可施行故此雖半可以擊彼之倍）故軍爭者不行於完城池（行謂先覘之也欲以軍爭而行其城池彼則知而備之也）有道者不行於無君（覘彼無君亦恐知而有備）故莫知其將至也（既不先覘以潛襲所以不知其將至）至而不可圉莫知其將去也（不可圉者必潛而遁故不知其將去楚幕有烏之比）去而不可止敵人雖衆不能止（去既不可止雖衆何能止）待治者所道富也治而未必富也（有所待而治其道當然未必能富）必知富之事然後能富富者所道強也而富未必強也（富者其道當強而未必能強也）必知強之數然後能強強者所道勝也而強未必勝也必知勝之理然後能勝勝者所道制也而勝未必制也必知制之分然後能制是故治國有器富國有事強國有數勝國有理制天下有分

戴望曰修當爲循下文修義從令同誤見形勢篇

張文虎曰揭此當爲立之誤此與七法篇猶立朝夕於運均之上[illegible]欲定其末又同義謂景當立表乎均某以手舉者何能定景此文猶言[illegible]文揭字尹注并[illegible]似不誤[illegible]手[illegible]之已不能定[illegible]以此文不[illegible]改字

俞樾曰修與從二義不倫修乃循字之誤下文云下之事上也不虛則循義從令者審也正作循義從令可證此文修字之誤

俞樾曰希讀爲睎說文目部睎望也上下相睎謂上下相望也故下句曰若望參表

孫詒讓曰參表即九數重差之法[illegible]重差三表[illegible]與睎近[illegible]望[illegible]不屈君[illegible]表[illegible]以其[illegible]望與此文可互證[illegible]注及尹注并未得其義

俞樾曰誠當爲成言人嗇夫教成之後可用以守戰也涉上文賞在信誠句而誤爲誠耳[illegible]誠與成古本通用

君臣上第三十（翁曰此篇言爲君爲臣之事重在人君不使臣下[illegible]）短語四

爲人君者。修官上之道。而不言其中。（君在衆官之上但修此官上之道而已至於官中之事則有司存非所言也）爲人臣者。比官中之事。而不言其外。（比謂校次之也若言官外則爲越職）君道不明。則受令者疑。權度不一。則修義者惑。民有疑惑貳豫之心。而上不能匡。則百姓之與閒。（閒謂隔礙不通也人心有疑君不能正故其所與爲多礙而不通也）猶揭表而令之止也。（揭舉也表謂以木爲標有所告示也既使舉於表又令止之是亦不一也故以況人心之疑也）是故能象其道於國家。加之於百姓。而足以飾官化下者。明君也。（象法也謂能本道而立法）能上盡言於主。下致力於民。而足以修義從令者。忠臣也。上惠其道。下敦其業。上下相希。（言相希准以爲法也）若望參表。則邪者可知也。（參表謂立表所以參驗曲直）吏嗇夫任事。（吏嗇夫謂檢束群吏之官也若督郵之比也）人嗇夫任教。（人嗇夫亦謂檢束百姓之官）教在百姓。論在不撓。（謂百姓有不從教論其罪罰不撓法以行私）賞在信誠。體之以君臣。其誠也以守戰。（既賞信罰

俊按文劾即文章刻畫也史記李斯本傳獄中上書曰更刻畫平斗斛度量文章布之天下

（必君臣合體莫不至誠故入可以守城出可以野戰也）如此則人嗇夫之事究矣吏嗇夫盡有訾程事律（訾限也程準也事律謂每事據律而行也）論法辟衡權斗斛文劾不以私論而以事爲正（辟刑也文劾言據文而舉劾謂論法刑已下皆據事以爲正不曲從其私也）如此則吏嗇夫之事究矣人嗇夫成教吏嗇夫成律之後則雖有敦慤忠信者不得善也（人嗇夫之教既成則人皆忠信故無有獨得善者也）而戲豫怠傲者不得敗也（吏嗇夫之律既成人皆懼法不敢爲非雖有豫怠不得爲敗也）如此則人君之事究矣是故爲人君者因其業（謂因人嗇夫之業也）乘其事（謂乘吏嗇夫之事）而稽之以度（又以國之法度考此二者）有善者賞之以列爵之尊田地之厚而民不慕也（善自應賞故不善者不敢橫慕）有過者罰之以廢亡之辱僇死之刑而民不疾也（過自應罰故人不敢疾怒）殺生不違而民莫遺其親者（或罰而殺之或賞而生之皆不違其理則人知王德之有常不輕爲去就故人不遺其親也）此唯上有明法而下有常事也天有常象（懸象著明不改其貞）地有常刑（山澤通氣不改其靜）人有常禮（尊君父卑臣子其儀不易）一設而不更此謂

陳先生云[illegible]同處[illegible]君[illegible]此高者當[illegible]下并同

丁云當作則出法法度者明也與下文則循[illegible]令者審也對文作所出法則制度之謂明也恐非

丁云則上下體當連下而外內別也爲句并讀非

三常兼而一之人君之道也（人君無官兼統衆官故曰兼而一之）分而職之（各有司存）人臣之事也君失其道無以有其國臣失其事無以有其位然則上之畜下不妄而下之事上不虛矣上之畜下不妄所出法則制度者明也下之事上不虛則循義從令者審也上明下審上下同德代相序也（代更也謂上明下審更相序）君不失其威下不曠其產而莫相德也（君以威覆下下以產供上各有所恃故不相德）是以上之人務德而下之人守節義禮成形於上而善下通於民則百姓上歸親於主而下盡力於農矣故曰君明相信五官肅士廉農愚商工愿則上下體（上下各得其體也）而外內別也民性因而三族制也（三族謂農商工也言因士上下有體內外有別故此三族各得其制也）夫爲人君者蔭德於人者也（君者以德廕人）爲人臣者仰生於上者也（臣者仰君而生）爲人上者量功而食之以足（量其功之多少制祿以食之各得足也）爲人臣者受任而處之以教（受任者必設教布

民足於産　宋本無此四字

第五導作道

胥　待也
張文虎曰[illegible]胥令而動和於[illegible]
上也[illegible]

中立本作[illegible]人君上者人主之文

彼按畫謂為令之畫行之畫
商子要法者之正也

政有均民足於產則國家豐矣以勞授祿則民不幸生（有勞者必得祿人則致死以立功不儌倖而偷生也）刑罰不頗則下無怨心名正分明則民不惑於道（刑名職分明則人於道不惑也）道也者上之所以導民也是故道德出於君（德從君出）制令傳於相（令因相傳）事業程於官（官各以其事業程於君也）百姓之力也胥令而動者也（胥視也視令而動則所舉不妄）是故君人也者無貴如其言（君以言制下無言則下無所稟令故言最貴也）人臣也者無愛如其力（臣則宣力事君故其力最可愛也）言下力上（君言下於臣臣力上於君也）而臣主之道畢矣是故主畫之相守之（畫謂分別其所授事君既盡其事相則守而行之也）相畫之官守之官畫之民役之（官既畫之人則役力以行其事）則又有符節印璽典法筴籍以相揆也（符節印璽所以示其信也典法策籍所以示之制也凡此可以考其眞僞定其是非故曰以相揆也）此明公道而滅姦僞之術也論材量能謀德而舉之（謀知其德然後舉用之）上之道也專意一心守職而不勞（不以職事爲勞苦）下之事也爲人君者下及官中之事則有司不任（下及官中之事則君奪臣

此文當曰知善者明其道身善者守其職君之分義則非謂代馬之代馬爲實公字疑[illegible]之誤下文云是國無法也無法即不法也

俞曰不字衍文也上云治國無法則民朋黨而下比此云法制有常則民散而上合兩文正相對散者散其朋黨也昔文王爲政於臧丈人而列士散植壞者見莊子田子方篇此所謂民散即散植壞群之義後人不達其旨而妄增不字非管子原文也

此文應於字衍句法與上不言智巧一例

此文係曰教榮疑衆字之誤下文王者者正除之本也官治者月日中書也[illegible]与官對舉本云諸生猶言群生[illegible]

職（故有司不任也）爲人臣者上共專於上則人主失威（臣當上供從君之命今乃專上之權故主失威）是故有道之君正其德以莅民而不言智能聰明智能聰明者下之職也所以用智能聰明者上之道也（謂用下之智能聰明）上之人明其道下之人守其職上下之分不同任而復合爲一體（君爲元首臣爲股肱故曰一體）是故知善人君也（知善則謀慮深遠故可以爲人君也）身善人役也（身善則材能可任故爲人役也）君身善則不公矣（君身善則智淺故不公人也）人君不公常惠於賞而不忍於刑（不公則不識理之正故惠賞而不忍刑也）是國無法也治國無法則民朋黨而下比飾巧以成其私法制有常則民不散而上合竭情以納其忠是以不言智能而順事治國患解大臣之任也不言於聰明而善人舉姦僞誅視聽者衆也是以爲人君者坐萬物之原而官諸生之職者也（謂授諸生之官而任之以職也生謂知學之士也）選賢論材而待之以法舉而得其人坐而收其福不可勝收也

俞曰奔乃救字之誤上云坐而收其福不可勝收也此云奔走而救其事不可勝救也兩文相對今誤作奉其敗事不特義不可通且與不可勝救句亦不合矣

俞曰主當作立涉上文兩主字而誤下文當云身立而民化德正而官治身立德正即承上文立身正德而言

王引之曰治字因下文官治而衍據注無治字明矣

王曰淮南[illegible]注[illegible]篇得天下[illegible]而不[illegible]得人[illegible]而不可勝[illegible]而不[illegible]也[illegible]高誘注[illegible]勝[illegible]

[illegible]曰按既已設法則字疑衍

（得人則福多故不可勝收）官不勝任奔走而奉其敗事不可勝救也（不勝任則敗廣故不可勝救）而國未嘗乏於勝任之士上之明適不足以知之是以明君審知勝任之臣者也故曰主道得賢材遂百姓治亂在主而已矣故曰主身者正德之本也官治者耳目之制也（官稟君命而後行若耳目待上制而後用故曰官者耳目之制）身立而民化德正而官治治官化民其要在上是故君子不求於民（立身正德而已）是以上及下之事謂之矯（及猶預也矯僞也上預下事則僞有餘而實不足也）下及上之事謂之勝（下預上事則威權勝君故也）爲上而矯悖也爲下而勝逆也國家有悖逆反迕之行（迕背）有土主民者失其紀也是故別交正分之謂理（別上下之交正君臣之分）順理而不失之謂道道德定而民有軌矣有道之君者善明設法而不以私防者也而無道之君既已設法則舍法而行私者也爲人上者釋法而行私則爲人臣者援私以爲公公道不違則

宋本浸作寑　殺作弒

俞曰君意委曲隨於女謁若食之充口其說甚迂且如其說當云婦人食君之意非婦人食君之意矣食當讀爲飭周易豐彖詞月盈則食釋文曰食或作蝕是古字食與飭通說文攴部敕劅也婦人能飭其意者婦人能敕其意也正與下文國無常法則大臣敢侵其勢文義一律下篇云便辟不能食其意義亦同此

佩曰規讀如窺

桂文燦曰按楷書作衡注亦同下文云朝有定度衡儀以尊主位

是私道不違者也（臣之所以爲公者乃是私也名曰不違公道更是不違私道也）行公道而託其私焉寑久而不知姦心得無積乎（既久行私而不知則是姦心之積也故言姦心豈復無積乎）姦心之積也其大者有侵偪殺上之禍其小者有比周内爭之亂此其所以然者由主德不立而國無常法也主德不立則婦人能食其意（君意委曲隨於女謁若食之充口故曰婦人能食其意）國無常法則大臣敢侵其勢大臣假於女之能以規主情（假因也因女之能食主意以規度主之情也）婦人嬖寵假於男之知以援外權（婦人既得君之嬖寵又因大臣之智以引其外權則何爲而不成也）於是乎外夫人而危太子（女寵既隆又挾大臣之助故夫人被外太子見危）兵亂内作以召外寇此危君之徵也是故有道之君上有五官以牧其民則衆不敢踰軌而行矣下有五横以揆其官則有司不敢離法而使矣（横謂糾察之官得入人罪者也五官各有其横曰五横）朝有定度衡儀以尊主位（衡正）衣服緷絻盡有法度（緷絻古衮冕字）則君體法而立矣（體猶依也）君據法而出令

吾按綧當作埻字或作準鄭玄注周禮內宰出其度量淳制賈人同其度量壹其淳制制謂匹長洪說同非是尹注以作準是

吾二慶字皆當作薦薦進也

俞蔭甫曰官家人反辭言之謂事家人司官者注曰言言問其不如法度者此言字是衍同義歲一言者謂每歲一言問其來如歷度者也下文云時省者相也月稽者官也言問亦有省察稽考之意尹注曰謂正歲之朝布之縣象是未解問字也

洪云一言當是皆之誤歲者君也與時省者相也月稽者官也句法相同

宋云按此與下事以時循法之說鄭注百官各有又子弟及以是令其所事以合民之職百官父之子弟之言能言家是能其言者而推歸之注以爲其非是謂姓

有司奉命而行事百姓順上而成俗著久而爲常（著明而且久積習而爲常也）犯俗離教者衆共姦之（衆以離教爲姦而罪之也）則爲上者佚矣天子出令於天下諸侯受令於天子大夫受令於君子受令於父母下聽其上弟聽其兄此至順矣衡石一稱斗斛一量丈尺一綧制（所謂同律度量衡也綧古准字准節律度量也謂丈尺各有准限也）戈兵一度書同名車同軌此至正也從順獨逆從正獨辟此猶夜有求而得火也（衆皆從順而有獨逆者衆皆從正而有獨僻者必爲順正者所伏也）姦僞之人無所伏矣此先王之所以一民心也是故天子有善讓德於天諸侯有善慶之於天子（諸侯有善讓於天子而慶也）大夫有善納之於君民有善本於父慶之於長老此道法之所從來是治本也（道法以讓爲主）是故歲一言者君也（謂正歲之朝布政縣象）時省者相也月稽者官也務四支之力修耕農之業以待令者庶人也是故百姓量其力於父兄之間聽其言於

安井衡曰者乃考字之誤考官謂士爲司

丁云賓乃實字也義當作議謂量其實義
其美善也

張文虎曰義當作儀與量字對文是作
誤

丁云唯此當作此唯上文云比階上有
明法而下有常事也

戴望曰當云姓生也與姓字音生字者相
近而誤

王引之曰殺當爲弑

王引之曰茲非此也於道物真字
民屬下讀爲是財也理人當作治

君臣之義。而官論其德能而待之。（謂百吏之官各論其德能以待君命）大夫比官中之事。不言其外。而相爲常具以給之。（具論衆官之法制也）相總要者。（相無常官所以總統百吏之要）官謀士量實義美。匡請所疑。（士事也官各謀其職事也又當量實宜其有美善者用匡於所疑必陳而請之也）而君發其明府之法瑞以稽之。（府謂百吏所居之官曹也立府必有明法故曰明府之法瑞君所與臣爲信者珪璧之屬也又必合其瑞以考之也）立三階之上。南面而受要。（君之路寢前有三階要謂百吏之目也）是以上有餘日。（上唯受要故有餘日）而官勝其任。（各理其職故能勝任）時令不淫。而百姓肅給。（言其欲而供上）唯此上有法制。下有分職也。

道者誠人之姓也。非在人也。（姓生也言道立人之生人之所從出故非在人）而聖王明君善知而道之者也。（道猶言也聖王善知道理故言而相告也）是故治民有常道。而生財有常法。道也者。萬物之要也。爲人君者。執要而待之。則下雖有姦僞之心。不敢殺也。（不敢殺君）夫道者虛設。（道無形而善應故曰虛設）其人在則通。其人亡。則塞者也。非茲是無以理人。非茲是無以生財。（前茲

孫文虎曰[illegible]字似當衍其一卷或作茲或作是從者兩存之

丁云惠字下當作厚字本與嚴威對文下同

劉曰威罰之威當作賞法非

是謂（是道）民治財育其福歸於上是以知明君之重道法而輕其國也（得道之眞以理身緒餘以理國家故重道而輕國）故君一國者其道君之也（道可爲君故君一國）王天下者其道王之也（道可王故王天下）大王天下小君一國其道臨之也（其道足以臨國與天下也）是以其所欲者能得諸民（君之所欲人則順之令得）其所惡者能除諸民（君之所惡亦順之而除）所欲者能得諸民故賢材遂所惡者能除諸民故姦僞省如冶之於金陶之於埴制在工也（廢置之由君若金埴之由工也）是故將與之惠厚不能供（謂欲與人雖有惠厚之意財不能供）將殺之嚴威不能振（謂欲殺人以致其理然而嚴威銷縮不能振起也）嚴威不能振惠厚不能供聲實有閒也（或有聲無實或有實無聲聲實閒礙故不供不振也）有善者不留其賞故民不私其利（善必得賞私利何爲）有過者不宿其罰故民不疾其威（宿猶停也罰得其過則人不疾其威疾怨也）威罰之制無踰於民（因人所欲罰而罰之故不踰於人也）則人歸親於上矣如天雨然澤下尺生上尺（澤從上降潤有一尺則苗從下生上引一尺澤下降苗上引猶君恩下流人心上就也）

張文虎曰收疑牧字之誤按下文云夫民别而聽之則愚合而聽之則聖

俞曰潛夫論明闇篇是故人君通必兼聽則聖日廣矣庸說偏信則愚日甚矣是可作述說者證此别聽或者偏信此合聽猶言兼聽矣尹注解作以王兼所能斷

張文虎曰注繼信也疑君信當為傳訛

俞曰兩若字疑當訓為乃廣雅釋言曰若乃也國語周語引書曰必有忍也若能有濟也章注曰若猶乃也此文言君必知其臣乃任之以事臣必知己乃量食而受授官當作受國官與姑

是以官人不官事人不事獨立而無稽者人主之位也（君者與人之官而不自官授人之事而不自事獨立於無過之地臣下莫得而稽之如此者人主之位也）先王之在天下也民比之神明之德先王善牧之於民者也夫民别而聽之則愚（别而聽之則各信其一方暗莫之發故愚）合而聽之則聖（合而聽之則得失相輔可不相齊芻善之言賢聖不能易故聖也）雖有湯武之德復合於市人之言是以明君順人心安情性而發於衆心之所聚（聚謂同所歸湊）是以令出而不稽（稽留也）刑設而不用（人不犯法設無所用）先王善與民爲一體（以百姓心爲心故言一體）與民爲一體則是以國守國以民守民也（一國同一意萬人同一心）然則民不便爲非矣（爲非則失利故不便）雖有明君百步之外聽而不聞（耳聽有所極）閒之堵牆窺而不見也（目視有所窮）而名爲明君者君善用其臣臣善納其忠也（君能善用臣能善納則何聽而不聞何視而不見耳目不擁非明而何也）信以繼信善以傳善（君信而臣繼之君善而臣傳之）是以四海之內可得而治是以明君之舉其下也盡知其短長知其所

功職曰凡授嬪婦功司儀職曰登再拜授幣鄭注故云授當爲受是古授受得通言也陳力就列不能者止是謂量能而受官矣

不能益若任之以事（夫任人以事者必擇其可不君之舉臣亦猶是也）賢人之臣其主也盡知短長與身力之所不至（謂知君之短長及其身力所不至也）若量能而授官（天授人官者亦擇其可不臣之擇事亦猶是也）上以此畜下（擇其可畜而畜之）下以此事上（擇其可事而事之）上下交期於正（君有賢臣臣有令主欲求不正其可得乎）則百姓男女皆與治焉（君臣正則百姓無自爲淫僻也）

管子卷第十

俴（音踐詩云俴駟孔甚）

丁云廣雅釋言云媲妃也匹詣切又作嬶見管子疑此文妃匹古本當作媲陳先生評媲是谷字當是媲字之誤作妃者

丁云按理上脫順字尹注云道術既出則莫不從之而順理可證俊按兆字非誤

劉云處字物字是違名物爲非聖王名物謂正名其物也

管子卷第十一

唐司空房　玄齡　注

君臣下第三十一　小稱第三十二

四稱第三十三　正言第三十四

君臣下第三十一　短語五

古者未有君臣上下之別未有夫婦妃匹之合獸處羣居以力相征（若野獸之處以羣而居力強者征於弱也）於是智者詐愚強者凌弱老幼孤獨不得其所故智者假衆力以禁強虐而暴人止（智者卽聖王也）爲民興利除害正民之德（正人之邪德）而民師之（師智者也）是故道術德行出於賢人（賢人知道術德行者也）其從義理兆形於民心則民反道矣（道術既出故莫不從義而順理理之極則無姦僻之事始見於人心則人無不道矣）名物處違是非之分則賞罰行矣（人既反道故以正其善惡之物處其背理之違則爲是非者自分矣是非既分故行賞罰以當其功過也）上下設民生體而國都立矣（上下既設人則生其貴賤之禮故國都立也）是故國之所以爲國者民體

劉曰民可使以下十三字連讀謂使民居
則治戰則勝守則固尹注非

丁云夫賞重當作賞厚

宋本屬作厲涉下厲之而誤

王引之曰裹當爲稟字形相似而誤
稟古廩字
俞曰貴[illegible]合[illegible]以宋[illegible]集之注於
戴曰趙本以親字斷句非也則民親君四字
當連讀

董曰波當搖之誤字言水搖則高而上其盡
動搖而復下也波與搖古通

俞曰功當作貢說文貝部貢獻功也貢能
於上猶上天尊賢自於上也周易繫辭傳六
爻之義易以貢釋文云貢荀作功是功貢
相通之證

以爲國（貴賤成禮方乃爲國）君之所以爲君者賞罰以爲君（無賞罰則君不足貴）致賞則匱（賞而不已則匱）致罰則虐（罰而無節則虐）財匱而令虐所以失其民也是故明君審居處之教而民可使（人從教故可使）居治戰勝守固者也（居處既治戰則勝守則固）夫賞重則上不給也（賞重則費用多故不給也）罰虐則下不信也（令虐則人無所措手足故不信也）是故明君飾食飲弔傷之禮（飲食謂享燕傷謂喪祭也）而物厲之者也（禮行則物親也）是故厲之以八政（八政謂供範之八政）旋之以衣服（衣服所以表貴賤也）富之以國裹（裹謂財貨所苞裹而藏也）貴之以王禁（禁令行然後知常者之可貴也）則民親君可用也民用則天下可致也天下道其道則至（君得君道則天下至）不道其道則不至也夫水波而上盡其搖而復下其勢固然者也（言水波湧而上既盡其勢還復搖動歸下而止此自然之勢喻人懷德而來畏威不去者也）故德之以懷也威之以畏也則天下歸之矣有道之國發號出令而夫婦盡歸親於上矣布法出憲而賢人列士盡功能於上矣千里之內束布之罰（束謂帛也布謂錢也）

俞曰尹注曰讓猶拒也然此以治斧鉞治軒冕者言非以受之者言尹解讓字殊非其義讓當讀為攘禮記曲禮篇左右攘辟鄭注曰攘古讓字是攘讓古字通也此文兩讓字並當為攘竊之攘不敢讓刑不敢讓賞謂不敢攘竊刑賞之權也

陳奐曰尹訓墳為順貌墳於義不可通墳當為隤字之誤易繫辭夫坤隤然示人簡矣

丁士涵云實當為長字之誤長與是形相似一本為是者為實又作字耳尹注云若家之從長可見本不誤

俞曰侵淫也淫亦侵也故下文云禁淫侵者也侵上淫下則下亦無上矣上無淫侵[illegible]遂也其分故下無異幸也

趙本作異幸丁士涵曰依朱本作冀幸陶鴻慶曰騰與滕通說文滕水超涌也詩百川沸騰作騰之即孟子所謂長君之惡也易傳曰滕口說也宋本作騰是其證戴望云官當作言是

丁士涵云四官當為四者與之以言令侯作攻之（宋本張本作官猶巧官騰亂作騰）

王引之曰北與背同言不忠之臣必背其君北乖也從二人相背（背同）至敗當作則敗四者亂也騰也虐也北也後第亂至騰至並皆衍擇

王曰衍上則字涉下文衍故亂而當作一句傳猶用僨猶言止也

（古者罰刑或令出錢帛也）一畝之賦盡可知也（賢人為之視聽故無不知）治斧鉞者不敢讓刑（讓猶拒也當其罪敢不讓刑也）治軒冕者不敢讓賞（賞當其功故不讓也）墳然若一父之子若一家之實義禮明也（墳順貌或刑賞之莫敢違逆若子之從父家之從長如此者禮義明故也）夫下不戴其上臣不戴其君則賢人不來（上下不交則賢人隱）賢人不來則百姓不用（百姓無賢人則不知所歸故百姓不用也）百姓不用則天下不至（百姓不用則天下無邦將何至哉）故曰德侵則君危（君德見侵不危何待）論侵則有功者危（論義侵理則功過不明故有功者危）令侵則官危（令侵則法不行故官危也）刑侵則百姓危（刑侵則無辜受戮故百姓危也）而明君者審禁淫侵者也上無淫侵之論則下無異幸之心矣為人君者倍道弃法而好行私謂之亂為人臣者變故易常而巧官以諂上謂之騰（騰謂凌駕於君）亂至則虐騰至則北（騰至則摧故敗降北）四者有一至敗敵人謀之（四者則上之四危也）則故施舍優猶以濟亂則百姓悅（言施恩厚舍罪罰二者優厚雖非用法猶能濟亂故百姓悅之也）選賢遂材而禮孝弟則姦偽止（遂達）要淫

俟按故法作政法

王引之曰布當爲務尹注不務是所據本作務上其字因下衍　戴校當作不務其務其字衍脫務字

俟按當作此二過也君人者三字涉上而衍

俟按宜亦涉上治大官而衍

俟按倍其官當作倍其言官言形譌矣　王氏律

俟按穆字誤或作槐形近而誤注穆猶

令色疑以言色辭云文言色二字是君次

據亦不作官矣

俞樾讀漢祭祀志注引決疑要注曰穆順也故穆君

之色即順君之色下句曰從其欲從亦順也尹注

釋爲悅未得

按尹注曰從其欲勝之字疑衍 勝字亦衍

俟曰役其上

佚別男女則通亂隔（要謂遮止之也言能止淫佚別男女則先雖通亂今能隔阨也）貴賤有義倫等不踰則有功者勸國有常式故法不隱則下無怨心（隱謂佚而不行）此五者興德匡過存國定民之道也夫君人者有大過臣人者有大罪國所有也（國之所有也）民所君也（民者已之所君）有國君民而使民所惡制之此一過也（言民惡君之制已此亦君之過）民有三務不布其民非其民也（三務謂春夏秋務農人不務三則餒餓成變故民非其民也）民非其民則不可以守戰此君人者二過也夫臣人者受君高爵重祿治大官倍其官遺其事穆君之色（穆猶悅也）從其欲阿而勝之（阿曲也巧言令色委曲從君至於動也剛漸以勝之其終或至於簒殺故曰阿而勝之也）此臣人之大罪也君有過而不改謂之倒臣當罪而不誅謂之亂君爲倒君臣爲亂臣國家之衰也可坐而待之是故有道之君者執本相執要大夫執法以牧其羣臣羣臣盡智竭力以役其上（謂給上之役也）四守者得則治易則亂故不可不

丁云据尹注云云當作明設而周守

丁云違非索辯以根之違字疑題之誤

俊曰根字疑誤

丁云禮上疑脫一字尹注云制禮者用此道以正人

是本作制禮耶

丁云沈疑猶上伏寇二字沈猶伏也疑[illegible]也

俊按沈疑之疑讀如易陰疑于陽之疑

疑下文內有疑妻之妾庶有疑適

之子義似此疑之矣

丁云狡婦者君取之意狡婦云取主之情謀

之所由泄也請與情通宋本尹注作狡人

丁云當作沈疑之得民也者字涉下文衍

俊按食即餂字之義孟子書

以是以言餂之也注解食字[illegible]

[illegible]當作食君

[illegible]云食字與上篇化食其意同食民許為蝕

是也下文行食之徒食字同此文或[illegible]偽非

劉云附字衍

洪云之釋詁食偽也上文便僻不能食其意二君臣

上篇[illegible]人之[illegible]食其意皆[illegible]詐偽其意行食

之徒即說行多詐偽之人[illegible]非

俊按行食與作行食行游[illegible]

[illegible]從注以行[illegible]

俊按拘之言鈎也

孫曰[illegible]百姓通為句中央之人

和為句言為人上者宜以制群臣百姓[illegible]

通於上者回作中央之人和也從下文[illegible]

於民也[illegible]於中央之人

明設而守固（明設上四法固而守之）昔者聖王本厚民生審知禍福之所生是故愼小事微違非索辯以根之（謂有違非必尋索分辯得其根而止之也）然則躁作姦邪僞詐之人不敢試也（不敢爲非以嘗君）此禮正民之道也（制禮者用此道以正人也）古者有二言牆有耳伏寇在側牆有耳者微謀外洩之謂也伏寇在側者沈疑得民之道也微謀之洩也狡婦襲主之請而資游慝也（襲入也謂狡人妖蠱人主遂行請謁謂所請既從外資游說爲姦慝者也）沈疑者得民者也前貴而後賤者爲之驅也（所驅役之人前得貴寵今忽淪賤然賤者必思貴常伺君以興禍故謂之伏寇也）明君在上便僻不能食其意（便僻者不能諂君以得意故曰不能食其意也）刑罰亟近也（既不能得君意故刑罰數也）大臣不能侵其勢（不能侵君之勢）比黨者誅明也（君明故比黨者誅之）爲人君者能遠讒諂廢比黨淫悖行食之徒（行食游食）無爵列於朝者此止詐拘姦厚國存身之道也爲人上者制羣臣百姓通中央之人和（中央之人謂君之左右也左右與君和之也）是以中央

劉曰威當作為，為訛。故易賢不肖寶以為朋黨於天下。王曰威當作成，成讀朋黨於下也，謂私門成黨。王引之曰陷於當作啗，謂啗之以利也。

王曰環之言營也。韓子五蠹自環者謂之私，說文厶字下引作自營為厶。

後疑當作侵其賞而奪之惠，與惠威對文，而中間上文承其還於下則為人上者危矣義。

王曰上下不知當從朱本作上不知，下字衍也。言四者有作而上不知則國必危也。

之人臣主之參（左右之人在臣主之間參會其事者也）制令之布於民也必由中央之人中央之人以緩為急急可以取威（君雖曰緩左右行之乃為急故能取威也）以急為緩緩可以惠民（君雖曰急左右行之為緩故能惠人）威惠遷於下則為人上者危矣賢不肖之知於上必由中央之人財力之貢於上必由中央之人能易賢不肖而可威（實賢謂之不肖實不肖謂之賢故曰易賢不肖也）黨於下有能以民之財力上陷其主而可以為勞於下（用人財力上以陷主即於下以為勞）兼上下以環其私（上則擅君之柄下則用人材力上下之利皆用遶身故曰環其私也）爵制而不可加則為人上者危矣（勢既凌君故爵制不能加也）先其君以善者侵其賞而奪之實者也（先君行善則是侵君之賞奪君之富實也）先其君以惡者侵其刑而奪之威者也訛言於外者脅其君者也（假說妖妄之言外以惑眾如此者欲脅君也）鬱令而不出者幽其君者也（鬱塞也君之令而不出行者將欲幽君也）四者一作而上下不知也則國之危可坐而待也神聖者王仁智者君武勇者長

丁云尹注質主也按寵當與通對通寵猶尊卑也呂覽貴信篇可與尊通可與卑窮者其惟信乎

孫曰刑乃形譌　洪曰刑讀是也形謂心用吾以爲役用以形君子勞心小人勞力也形刑古通張文虎曰刑當爲形

〔俞樾〕謂滔赶二字有誤張文虎曰按刑字不當作形當從舊本也赴讀爲逡巡曲也疑赶當作迂下文云教民迂則從之民深迂則從之

王紹蘭謂記文段注訂注初學記二誤文赶進也曾于刑道滔赶以滔赶皆展轉之赶爲赶進之迂也滔赶古謹文本退赶也以大從小大小猶弟十八式讀若滔滔可僞滔爲本其形爲趕赶僞赶爲和之迂且即爲進退道有進有退刑道有進無退故下文云進退者主制滔赶者主勞此可

此天之道人之情也。天道人情，通者質，寵者從，此數之因也。（質主也能通於天道人情者可以爲主其不能通但寵貴之者可以爲從謂臣也言臣主數因此通而立也）是故始於患者不與其事，親其事者不規其道。（言初始謀慮而憂患者乃行其事令人爲之而不自預此謂君也）是以爲人上者患而不勞也，百姓勞而不患也。君臣上下之分素，（有謀慮之患無別謂上患而不勞也）則禮制立矣。是故以人役上，（人謂百姓百姓勞其身供上之役也）以力役明，（謂臣勤力役用其明而理職位）以刑役心，（刑法也君則役心以出法制也）此物之理也。心道進退，（心則度量可不故進退也）而刑道滔赶。（滔謂充也赶謂迪巡曲也設法有當不故有合或也）進退者主制，（君心進退所以主爲制令）滔赶者主勞。主勞者方，主制者圓。（君臣之道主得制者其事必有方有圓也）圓者運，運者通，通則和。（圓謂君道也圓而不滯必運而無礙通者必暢故和之也）方者執，執者固，固則信。（方謂臣道也方而有常故執而不舍則固固而不妄則信也）君以利和，（君道和則利也）臣以節信，（臣則守節則上下無邪矣）故曰君人者制仁，臣人者守信。此言上下之禮也。君之在國都也，若心之在身體也。道德定

王曰戒當爲成成與誠通所謂誠于中形於外

丁云之字衍給與立爲韵

元本道下有也字

丁云所字衍忠臣之行也與上明君之道也對文

丁云据尹注則政刑當作正刑齊民猶言平民也

陳云分民注當作君民云穀食於力之下而又上衍小人也下文齊民食於力卽承此句而申言之是云分民之民皆爲也字之譌

於上則百姓化於下矣戒心形於內（戒慎之心成形於內）則容貌動於外矣正也者所以明其德（必正然後德明）知得諸己知得諸民從其理也（於己既不失於人必不妄如此者從理故也）知失諸民退而脩諸己反其本也（有失於人必脩己自責如此者反其本也）所求於己者多故德行立（求己多者必進德脩業故德行立也）所求於人者少故民輕給之（求人少者必薄賦斂故人輕於給也）故君人者上注臣人者下注上注者紀天時務民力（上注謂注意於上天故紀要天時務全人力也）下注者發地利足財用也（下注謂注意於下地故發與地利足於財用也）故能飾大義審時節上以禮神明下以義輔佐者（所用輔佐皆得其宜）明君之道能據法而不阿上以匡主之過下以振民之病者忠臣之所行也明君在上忠臣佐之則齊民以政刑牽於衣食之利（君明臣忠則國理國理則人重生故人皆以養其形而牽係於衣食之利也）故愿而易使愚而易塞（塞止也易用法止也）君子食於道小人食於力分民（食道力不同故曰分民也）威無勢也無所立（必有勢然後有所立）事無爲也

朱本作禮審而義明

丁云偏卒當從左宣十二年傳令尹之偏注偏佐也卒與倅同說文倅副也

俞曰偏者車數卒者人數成七年左傳杜注引司馬法曰百人為卒車九乘為小偏十五乘為大偏是也有偏卒之大夫蓋謂大夫之家有車徒者耳尹注未得

俊曰民赶當作民迂注說據本不誤

王引之云民流下通字因注而衍注於上流字衍為流通下流字衍為流蕩則民流下無二通字

胥頃時頃當為須須亦胥也胥待也

無所生。（必有爲然後有所生）若此則國平而姦省矣。（君子小人既食於道力邪惡之人復無所立生故國平而姦省）君子食於道則義審而禮明（義不審則無所食也）義審而禮明則倫等不踰雖有偏卒之大夫不敢有幸心則上無危矣（國既明禮義倫等不踰雖有大夫偏獨出伏罪而怨不敢有幸亂心）齊民食於力作本作本者衆農以聽命是以明君立世民之制於上猶草木之制於時也（草木必得時然後也）故民赶則流之（人太迂曲不行則流通之）當衍民流通則迂之（人太流蕩則迂屈之）決之則行塞之則止雖有明君能決之又能塞之決之則君子行於禮塞之則小人篤於農君子行於禮則上尊而民順小民篤於農則財厚而備足上尊而民順財厚而備足四者備體（謂備具而成體）頃時而王不難矣四肢六道身之體也（四肢謂手足也六道謂上有四竅下有二竅也）四正五官國之體也（四正謂君臣父子五官謂五行之官也）四肢不通六道不達曰失四正不正五官不官曰亂是故國君聘妻於異姓設

俞曰威乃戚字之誤戚者滅也劉氏績謂是
戒字之誤非是
劉曰威乃戒字誤　言庶子雖有才
有寵亦不以逐嫡子而傷義故私愛
驩而不敢並嫡子爵位尊而亦爲
嫡子也　注皆非　俊曰設字誤
吾曰昉秋遂言庶子雖尊寵不以
代嫡子也

爲姪娣命婦宮女盡有法制所以佁其內也明男女之別昭嫌疑之節所以防其姦也是以中外不通讒慝不生婦言不及官中之事而諸臣子弟無宮中之交此先王所以明德圉姦昭公威私也明妾寵設不以逐子傷義（明立正嫡設其貴寵子不令逐而廢之故不傷義也）禮私愛驩勢不竝倫（嫡子者所以傳重也故禮許私愛雖驩之超異可也餘子之勢終不得與之並倫也）爵位雖尊禮無不行（言嫡子爵位雖復尊異以須行之以禮也）選爲都佼冒之以衣服旌之以章旗所以重其威也（所立之嫡必選其都雅佼好者又以美衣麗服覆冒之章表旗幟旌異之凡此皆所以重嫡子之威也）然則兄弟無閒郄讒人不敢作矣（嫡威重則兄弟和故讒人無所作其故矣）故其立相也陳功而加之以德論勞而昭之以法參伍相德而周舉之尊勢而明信之（其謂國相則功德兩兼勞法獲美於此四者參驗伍偶相與俱得其事既周然後舉用之既用之尊勢而明信之也）是以下之人無諫死之誋（君明相賢必從說如流故無諫死之忌也）而聚立者無鬱怨之心（聚立謂天下會同也若得其所故無怨望也）如此則國平而

宋云疑讀爲儗儗下兩疑字同漢書食貨志遠方之能疑者顏注疑讀曰偪儗也

孫星衍曰長短經十二引宮作家家作宗

丁云懷當是環字之誤上文云兼上下以環其私環誤爲褱

孫星衍曰治要引族作僕

丁云趙本於直字官字絕句非也此皆六字爲句相必直立以聽官必中信以敬二句對文上文妻必定子必正二句亦對文定正聽敬音均中即忠字

丁云有小人之亂下文三言小民當据改

宋本衍作分下同

民無慝矣（慝姦惡者也）其選賢遂材也舉德以就列不類無德（舉有德者以就列位不以無德之人爲類）舉能以就官不類無能以德弇勞不以傷年（有德者超於上列使在有功勞者之前故曰有德掩勞苟其德雖年未至而亦將用之不以年少爲之傷也）如此則上無困而民不幸生矣（有功能必賞用之故人不以苟生爲幸也）國之所以亂者四其所以亡者二内有疑妻之妾此宮亂也庶有疑適之子此家亂也朝有疑相之臣此國亂也任官無能此衆亂也四者無別（無別謂妻妾嫡庶等不分別也）主失其體群官朋黨以懷其私則失族矣（國亡則宗族隨之故曰失族也）國之幾臣陰約閉謀以相待也則失援矣（爲國之機臣下陰爲要結其所謀者閉而不泄以此相待人必懷疑而不相親矣故失其援也）失族於内失援於外此一亡也故妻必定子必正相必直立以聽官必中信以敬故曰有宮中之亂有兄弟之亂有大臣之亂有中民之亂（中人謂百吏之屬也）有小人之亂五者一作則爲人上者危矣宮中亂曰妬紛（言積妬紛然所以亂）兄弟

張文虎曰中民亂曰讋謼按謼乃詐字之誤下讋謼生慢[illegible]作[illegible]而它本亦誤謼其[illegible]史記平原君列傳集解引劉向別錄飾辭以相悖悖誤作惇[illegible]與此類

張文虎曰殺亟近讀逗斷

俞樾亟近當作亟先

俞樾周官大司徒[illegible]五地之物生

書曰無當爲典典常也常字即指衆功言

張文虎曰尹注云日期既近尚有不供者則加之罪以權伏之據此注則其下當作期[illegible]權字[illegible]

俞曰反當爲服字之誤反古服字

俞曰衆風負下讀

俞曰兩若字並當訓爲說詳上篇此承上文而言既稱德度功勸其所能乃稽其鄉衆風乃任以社稷之任也衆風者衆人之風論尹解非是

丁云風當讀同衆諷[illegible]以此同[illegible]皆曰賢之意風而任之

亂曰黨偏（黨偏則強弱相淩故亂也）大臣亂曰稱述（各稱述其德己之長而不相讓則亂也）中民亂曰讋謼（謂以智詐讋恐謼質則亂）小民亂曰財匱（賦稅重則財匱故亂）財匱生薄（財不供則禮義息故薄也）讋謼生慢（不重淳質而讋謼迷恐之此其慢也）稱述黨偏妒紛生變（此二者或王篡君殺主能爲大變也）故正名稽疑刑殺亟近則內定矣（正嫡庶之名稽妻妾之疑不正者之黨數取其偏近者而刑殺之如此則黨偏妒紛之變息故內定）順大臣以功順中民以行順小民以務（順用其務農也）則國豐矣（三者各稱其所順故國豐也）審天時（天時各有宜也）物地生以輯民力禁淫務（繡文刻鏤淫務）勸農功以職其無事（無事者皆令得職也）則小民治矣上稽之以數（謂上欲有所徵發必考其定數以命之也）下十伍以徵（既得其定數下其什伍名以徵之也）近其罪伏以固其意（日期既近尚有不供者則加之罪以權伏之所以固供者之意）鄉樹之師以遂其學（每鄉必立之師以遂之也）官之以其能及年而舉則士反行矣（舉而有材能者則授之以官既有年矣則舉其功過而考察之如此則皆反其行矣）稱德度功勸其所能若稽之以衆風若任以社稷之任（既稱其德又度其功則其材能不可不知矣既知其能順而考之或使之莅衆以立風化其材能尤高者）

林文麿按不可八字當作一句讀尹注於遁逃斷句非

張云業經問於家言善與過視民之毀譽不必問之家人並欲改家為我非也

翼曰操名者民操之也操名以從我謂我彊操名以去我則我弱注失之

（或授之以社稷之任者也）若此則士反於情矣（有能必任之以職故士反於情也）

小稱第三十二（稱舉也小舉其過則當權而改之）　短語六

第四此篇多精深語大約畏民以自儆不已以此知

管子曰身不善之患毋患人莫己知（言但患身之不善耳無患人不知己也）丹青在山民知而取之美珠在淵民知而取之（丹青與珠各有可用之性故雖在山泉而藏人猶知而取之況在於人懷善而不知乎）是以我有過爲而民毋過命（我身有過爲人必知而名之無有過而奔命者也）民之觀也察矣不可遁逃（有過必知故不可以遁逃）以爲不善故我有善則立譽我我有過則立毀我當民之毀譽也則莫歸問於家矣（人既毀譽則己之善惡審矣故不復問家問家則左右便媚者善掩其過而飾其非也）故先王畏民（民之毀譽必當其過善故畏之）操名從人無不強也（謂君自行善持名使之延譽故強也）操名去人無不弱也（君既行惡即是持名去人善可稱故弱也）雖有天子諸侯民皆操名而去之則捐其地而走矣（皆持其名而去於人則過惡日聞人共畏之故弃其地而走也）故先王畏民（無善名則弃之走故畏人）在於身者孰爲利氣與目爲利（氣也者所以生全其形目也者所以獨見其運爲功用莫

曾曰聖人行義實之於己達之於面是乎之善託於己與日以惡故曰得利而託重人有美則託可好我有過則託可惡

吾來當為求

張曰愛且不能為我能也不能字誤不相能之能又為得同

戴曰毛嬙西施天下之美人也後人據莊子誤改管子是周末書考莊子齊物論釋文引司馬彪云毛嬙古美人西施下又云夏也諸夏之人則非吳之西施明矣

宋本無可字

俞云呂氏春秋去名篇淮南子主術篇高注皆曰充實也求乃來字誤以自我而去者為惡實自人而來者為美名也不可從上文惡言云云皆惡實惡充身美名去身來字相對成文

洪曰滿當作洫大戴記于張問入官篇以其甚滿也夫天之道滿而不溢與上下句文義相對注非也滿字亦作滿古字通用勢解

俞曰尹注斷去惡充三字為一句解曰所往去於人者皆以惡事充此說殊未安去惡充以來美名七字為句惡充美名相對成文詩山有扶蘇毛傳子充良人也正義曰充者實也呂氏春秋正名篇不肖者之充淮南子主術篇皆有充於內高誘注並訓充為實然則惡充者惡實也正與美名相對來乃求字之誤上文我託可惡以來美名字正作來可證也去來亦相對成文去惡充以來美名猶自我而去者為惡實自人而來者為美名也不可得之數也故曰又可得乎上文怨氣見於面惡言出於口此皆惡之實也尹氏不知充有實義故失其解

（大焉故最為利也）聖人得利而託焉故民重而名遂（聖人之聖精而又神託而行善則譽滿天下故人重而名遂也）我亦託焉聖人託可好我託可惡我託可惡以來美名又可得乎（我雖託氣獨而不神所行皆可惡用此招來美名其可得乎）愛且不能為我能也（託氣既獨雖令人愛猶不得美名況於惡之乎）毛嬙西施天下之美人也盛怨氣於面不能以為可好（嬙施雖美而面有怨氣亦不能為可好喻聖人外見其惡亦不得美名）我且惡面而盛怨氣焉怨氣見於面惡言出於口去惡充（所往去於人者皆以惡事充）以求美名又可得乎（喻人君既內無聖德外皆行惡必無美之名也）甚矣百姓之惡人之有餘忌也（惡人不善更有餘忌）是以長者斷之短者續之滿者洫之虛者實之（洫虛也長滿者人所忌故或斷之或虛之短虛者人之所好故或續之或實之也）管子曰善罪身者民不得罪也（成湯罪己故人不罪之也）不能罪身者民罪之（桀紂罪人故人罪之）故稱身之過者強也（稱身之過即是謙受益也）治身之節者惠也（懷智之人然後理身節故曰惠）不以不善歸人者仁也（不以不善之事歸之於人如此者仁也）故明王有過則反之

元刻二下有於字陸校元刻是也上文有過而反之身之下亦當有於字

王曰孫無不然上有則字引作有過而歸之於民則民怨有善而反之於身則身驕也

治要作有過而歸之於民則民怒有善而反之於身則身驕王云治要是也上文云有過而反之身則身懼有善而歸之民則民喜是其証今本無有過而有善而六字者後人以意刪之耳

吾相云為斷斤欘所以斷鋸御覽引正作斷

陳奐曰嘗試二字涉下而衍是也今云舌言之有所欲也與利為韻蒙上文言古不遜與利本非之部去声逆與身亦不同部則不得其身上則不失於人矣為對身下

於身有善則歸之於民有過而反之身則身懼（過反於身則懼而脩德也）有善而歸之民則民喜（民得善故喜也）往喜民（善往則人喜也）來懼身（過來則懼身也）此明王之所以治民也今夫桀紂不然有善則反之於身有過則歸之於民歸之於民則民怒反之於身則身驕往怒民來驕身此其所以失身也故明王懼聲以感耳懼氣以感目（人以惡聲懼己耳聞而感則心不敢念非人以惡氣懼己目見而感則身不敢造惡）以此二者有天下矣可毋慎乎匠人有以感斤欘故繩可得料也羿有以感弓矢故彀可得中也造父有以感轡筴故遬獸可及遠道可致（彀謂射質棲皮者也感謂深得其妙有應於心者也）天下者無常亂無常治不善人在則亂善人在則治在於既善所以感之也（既盡也天下所以理在於君人者內外盡善之於人也）管子曰修恭遜敬愛辭讓除怨無爭以相逆也（逆迎也謂用此恭遜等以相迎接也）則不失於人矣（遜以接人有何失乎）嘗試多怨爭利相爲

疑脫夫字

王曰察當爲祭

戴曰中國二字衍諸夏即中國不得於諸夏之上更言中國也

張文虎曰澤字尹解爲粉澤由按下審云審行之身審去之身疑此澤字亦行之誤

俞曰身上衍之字蓋涉上文澤之身去之身審行之身審去之身四句而衍身者使之愛惡名者使之榮辱兩文相對今作之身者於文難通尹注曲爲之說非是

管仲有病以下不接與上文也錯簡在此

戴曰當依呂覽知接篇作仲父之疾病矣鄭注論語子罕云病疾甚曰病

王引之曰當作臣故且謁之故與固同

不遜則不得其身（苟爲不遜身尚不得況於人乎）大哉恭遜敬愛之道吉事可以入察凶事可以居喪大以理天下而不益也（直用恭遜敬愛足以理天下更不須益）小以治一人而不損也（雖復一身用恭遜敬愛理之纔可足耳亦不須損也）嘗試往之中國諸夏蠻夷之國以及禽獸昆蟲皆待此而爲治亂（有恭遜敬愛則理無之則亂也）澤之身則榮去之身則辱（恭遜敬愛身之粉澤也故在身則榮去身則辱也）審行之身毋怠雖夷貉之民可化而使之愛（夷貉之人殘戾凶暴苟以恭遜敬愛化之可使生愛）審去之身雖兄弟父母可化而使之惡（父母兄弟恩情結固苟無恭遜敬愛化之可令生惡）故之身者使之愛惡（之是也同是此身有恭遜敬愛則愛無之則惡）名者使之榮辱（問是此身之名有恭遜敬愛則榮無之則辱也）此其變名物也如天如地（言恭遜敬愛可以變化愛惡榮辱名物之善惡如天地之生殺也）故先王曰道（道者貴作變化也）管仲有病桓公往問之曰仲父之病病矣若不可諱而不起此病也仲父亦將何以詔寡人管仲對曰微君之命臣也故臣且謁之（謁謂有所告之也）雖然君猶不能

孫星衍曰治要引和作味

孫星衍曰首子當作子首韓非子難一篇宋本亦作子首

王引之曰當依宋本作烝內

王曰行下脫於親之不愛焉能有於公十一字治要有　孫星衍說同

尹桐陽曰爲所僞字洪說同

戴曰長當作迭聲之誤

王曰治要作公曰四子者廢之

史記齊世家索隱引作棠巫呂覽知接篇漢書古今人表作棠之巫

王曰苛病起下治要是以無兵字

行也（恐其不從故以此言抑之）公曰仲父命寡人東寡人東令寡人西寡人西仲父之命於寡人寡人敢不從乎管仲攝衣冠起對曰臣願君之遠易牙豎刁堂巫公子開方夫易牙以調和事公公曰惟烝嬰兒之未嘗於是烝其首子而獻之公人情非不愛其子也於子之不愛將何有於公公喜宮而妬豎刁自刑而爲公治內人情非不愛其身也於身之不愛將何有於公公子開方事公十五年不歸視其親齊衛之閒不容數日之行臣聞之務爲不久（務時爲事久必發揚之也）蓋虛不長（覆蓋虛妄不得長掩謂上三士皆務爲蓋虛者其姦情終當彰露也）其生不長者其死必不終（其所行之行所長之性其至於死必將改復本情未有能終爲意也）（言三士之忠皆爲忠耳必將復其不忠）桓公曰善管仲死已葬公憎四子者廢之官逐堂巫而苛病起兵（苛煩躁也　巫善今既逐之而公有煩苛之病起兵妄征伐無使療之也）逐易牙而味不至逐豎刁而宮中亂逐公子開方而朝不治桓公曰嗟

孫星衍曰史記齊世家索隱引作棠巫漢書古今人表呂氏春秋知接篇引作常之巫

吾懷引作幭也呂覽知化夫差乃為幎以冒面而死了相彰幎即幭字

洪云十一當為七或若不死七日不斂校正據仲一段與上不相屬將是或篇末一段錯出

張文虎曰按此節錯簡在管仲有病節前孫星衍曰此蟲字疑當作虫御覽引俱作蟲古字通

吾注本作使公毋忘出而在於莒也使管仲毋忘束縛在於魯也彭原衍堂引並作在莒

聖人固有悖乎（四子既逐而有四闕故以管仲爲悖）乃復四子者處朞年四子作難圍公一室不得出（置公一室之中而圍之故不得出也）有一婦人遂從竇入得至公所公曰吾飢而欲食渴而欲飲不可得其故何也婦人對曰易牙豎刁堂巫公子開方四人分齊國塗十日不通矣（既有兵難固國之道塗行伐十日不得通也）公子開方以書社七百下衛矣（古者群居二十五家則共置社謂以社數書於策謂用此七百之書社降下於衛者也）食將不得矣（作亂欲公之死故不給之食）公曰嗟茲乎聖人之言長乎哉（言其所見長遠）死者無知則已若有知吾何面目以見仲父於地下乃援素幭以裹首而絕（幭所以覆髮也）死十一日蟲出於戶乃知桓公之死也葬以楊門之扇（謂用門扇以掩屍也）桓公之所以身死十一日蟲出戶而不收者以不終用賢也桓公管仲鮑叔牙甯戚四人飲飲酣桓公謂鮑叔牙曰闔不起爲寡人壽乎（奉尊者酒祝令增壽）鮑叔牙奉杯而起曰使公毋忘出如莒時也使管子毋

[illegible]字

張文虎曰吾亦鑒焉按此第一段不當云亦蓋以字之誤下有道之臣語吾以鑒於焉朱本以作亦可證然安知諸亦字非皆以字之誤乎

冊府元龜令作命

冊府元龜收聚作收最
張文虎曰按忠疑惠字之誤大富謂富有之備言其人是富尹注非

俞樾徐伯之言多協韻
冊府元龜固作因安井云古本其作大
朱本形正作刑政
丁士涵云貸當為貳貳即忒之借字也他得切

忘束縛在魯也。使甯戚毋忘飯牛車下也。桓公辟席再拜曰。寡人與二大夫。能無忘夫子之言。則國之社稷必不危矣。

四稱第三十三（謂稱有道之君無道之君有道之臣無道之臣以戒桓公）　短語七

桓公問於管子曰。寡人幼弱惛愚。不通諸侯四鄰之義。仲父不當盡語我昔者有道之君乎。吾亦鑒焉。管子對曰。夷吾之所能與所不能。盡在君所矣。君胡有辱令。（言巳能不盡皆之於君無所隱藏今何勞辱君令而令危使巳言之乎）桓公又問曰。仲父寡人幼弱惛愚。不通四鄰諸侯之義。仲父不當盡告我昔者有道之君乎。吾亦鑒焉。管子對曰。夷吾聞之於徐伯曰。昔者有道之君。敬其山川宗廟社稷。乃至先故之大臣。收聚以忠而大富之。（先故之臣謂祖考時舊臣也令以忠誠收聚而賙恤之令其大富也）固其武臣。宣用其力。聖人在前。貞廉在側。競稱於義。上下皆飾。形正明察。四時不貸。民亦不憂。五穀蕃殖。外內均和。諸

俊曰今当為令注要不誤

今若君之美好而宣通也朱本君上有吾字

俊按官職當作言識

吾請當為繙

陳先生云宋本作已語我黃云今本多外六字已語我涉上文既已語我而誤已當作亡亡句無同無稱不必言不以邊語我吾豈知其為善也豎按冊府元龜引與今本同

孫詒讓曰按尹訓舍為止迂曲難通舍當為予之借字隸作寅三體石經大誥予惟小子予字古文作舍是其證是舍猶言授賊與人亦同荀子成相篇云外不避仇内不阿親賢者予

冊府元龜舍作用

無所朝處冊府元龜作就處

戴曰按脩當為循下文不循天道同說見形勢篇

侯臣伏國家安寧不用兵革受其幣帛以懷其德昭受其令以爲法式（鄰國以幣帛來聘當取之以懷來有德其或以制令來告者則君受之以爲法式乎）此亦可謂昔者有道之君也桓公曰善哉桓公曰仲父既已語我昔者有道之君矣不當盡語我昔者無道之君乎吾亦鑒焉管子對曰今若君之美好而宣通也既官職美道又何以聞惡爲（言君既美好宣通官又合於美道脩而行之自可爲理何須聞於惡事乎以此抑桓公欲觀其意也）桓公曰是何言邪以繙緣繙吾何以知其美也以素緣素吾何以知其善也仲父已語我其善而不語我其惡吾豈知善之爲善也管子對曰夷吾聞之於徐伯曰昔者無道之君大其宮室高其臺榭良臣不使讒賊是舍（舍止也謂止讒賊於其旁與之近也）有家不治借人爲圖（言自不能理其家借他人圖也）政令不善墨墨若夜（其言昏闇之甚也）辟若野獸無所朝處（野獸各恣意爲生不相統屬故無朝處也）不脩天道不鑒四方有家不治辟若生狂（狂惑者失其性不分

朱本抉作決冊府元龜引同

孫星衍曰尔疋釋天疏引敖作遨注非

孫云攻伐二字同义言削民以自削也尹注作伐攻解非

吾以鑒焉朱本以作亦同上文

冊府元龜君知則仕仕作事

冊府元龜循其祖德循作脩

林文序曰按上下文三十句皆四字句有韻此二句独五字不相叶蓋又字謨字後妄增元文當以卑謀爲韻冊府元龜克作哀

（善惡也）衆所怨詛（詛祝之也）希不滅亡進其諛優繁其鍾鼓流於博塞戲其工瞽誅其良臣敖其婦女（唯與婦女爲敖從也）獠獵畢弋暴遇諸父（其所接遇諸父惟以凶暴也）馳騁無度戲樂笑語式政既輮刑罰則烈（言其法式之政既已輮曲至於刑罰惟益酷烈）內削其民以爲攻伐（反以削生爲伐功也）辟猶漏釜豈能無竭（漏釜則江海不能備故必有竭也）此亦可謂昔者無道之君矣桓公曰善哉桓公曰仲父既已語我昔者有道之君與昔者無道之君矣仲父不當盡語我昔者有道之臣乎吾以鑒焉管子對曰夷吾聞之徐伯曰昔者有道之臣委質爲臣不賓事左右（賓敬也）君知則仕不知則已若有事必圖國家偏其發揮（良臣皆私其所有必能於國家及其發又普偏之也）循其祖德辯其順逆推育賢人讒慝不作事君有義使下有禮貴賤相親若兄若弟忠於國家上下得體居處則思義語言則謀謨動作則事居國則富處軍則克臨難據

俞曰拂弼也

俞曰酒食則慈謂有酒食必分以予人以見慈惠之意也或疑其當作辭非是

王引之曰憂國有大故也服者爲死

王曰古爲正字之誤言執邪說以進於其君求正己也邪者行曰蘄求也言不至於求則不已注非

俞曰此本作見貴若貨與下句見賤若過相對成文謂見貴者則趨之若貨財焉見賤者則若行者之相過不相顧也因涉上句以攻賢者句而誤貴爲賢尹注曲爲之說非是

俞曰鬭一作通超一作訟致當從之不友善士敖讒賊與通不禰人爭故唯趨人訟因句之義皆上下相承而通與訟又韻也今作鬭語則失其韻矣訟之與語以形似而誤鬭字則因注文而羼入者注云其見人爭則忘食飲無彌縫之心此自解不預人爭之意鬭即爭字之正文有鬭字乎

事雖死不悔近君爲拂遠君爲輔義以與交廉以與處臨官則治酒食則慈不謗其君不諱其辭君若有過進諫不疑君若有憂則臣服之（服行也）此亦可謂昔者有道之臣矣桓公曰善哉桓公曰仲父既以語我昔者有道之臣矣不當盡語我昔者無道之臣乎吾亦鑒焉管子對曰夷吾聞之於徐伯曰昔者無道之臣委質爲臣賓事左右執說以進不蘄亡已（執事佞說以進於君直擬全生無求於去也）遂進不退（所謂知進而不知退）假寵鬻貴（假因也因君之寵必能鬻其貴）尊其貨賄卑其爵位（不令人未必能貴其爵位但尊其貨賄而已）進曰輔之退曰不可（進於君則言已能爲輔弼退而私議則曰君不可輔）以敗其君皆曰非我（由斯之人不肖故君有敗乃更推過於君云此非我）不仁羣處以攻賢者（小人所僂者君子故其羣處常有陷賢之見）見賢若貨（其見賢人無敬恭之心反於規利若求貨然）見賤若過（其見賤人無矜恤之心蕭然不顧若行者之過）貪於貨賄競於酒食不與善人唯其所事（人有曲而事已與之交已）倨敖不恭不友善士讒賊與

張云彌弓弭古通說文弭弓無緣可以解轡紛者人爭則爲人解紛者也
香曰趣讀如促詔當爲訟

俊四或本或字

注文原曰按寵矜疑倒當作保寵矜貴
俞曰尹注曰善士則遷改而損棄之疑正文及注文損字均捐字之誤惟是捐字故尹氏以棄字足成其義耳宜訂正

丁云捕疑搏字誤搏與專[illegible]同

香書有匹稱之名

宋本作此本可謂昔者無道之臣乎丁云此書作矣今本脫可字矣

鬭不彌人爭（其人見爭則恣令鬭無彌縫之心）唯趣人詔（人有制命不問可不則向而順之言其佞設）湛湎於酒行義不從（從順也）不脩先故變易國常擅創爲令迷惑其君生奪之政（生猶奪政況於死後乎）保貴寵矜（懼寵而矜夸者則保依而貴重）遷損善士（善士則遷改而損弃之）捕援貨人（其所捕追而援引者唯財貨之人）入則乘等出則黨駢（其貨賄之人與之同國則同乘而等至其出也又用黨而駢並）貨賄相入酒食相親俱亂其君君若有過各奉其身（奉身自潔推過於君也）此亦謂昔者無道之臣桓公曰善哉

正言第三十四　短語八　闕

管子卷第十一

洪曰執文類聚八十引周書子夏曰侈靡見於桓公因曰侈靡可以為天下乎子夏曰可夫彫撩然後炊之雕卵然後瀹之所發積藏萬物也又初學記二十六四帖九十七御覽八百九十二引武王為侈靡（王問於倂度）有武令人豹襜豹裘方得入廟故豹皮百金功臣之家闘千鍾未得一豹皮皆今本所無此篇一問一答以侈靡為篇文體亦二句見下文二條疑皆此篇之闕文

宋本朱本无其字戴曰尹注見本無其字可知字者與枕以段征同

孫詒讓曰混吾即昆吾夏諸侯名舍也此言帝嚳與堯之時世有隱逸樸而貴美今在下也

戴曰俈字當同誤為童據上斫字同此誤用刻本作山不用而童鳞童用互易而据為俗本

俊按山不同當作山不童注可證作同者涉上文多同字而誤

丁為良疑食字誤注言天子之食是其證

俊按丁說甚是含食形最近書饮食複與非食不食俊按食為良之誤據良字與下文王為韻

言來乃為求　戴曰來乃求誤說見上枝

戴曰中立本卿作鄉按注鄉字亦誤乃鄉字誤天下所鄉下文易鄉而移令亦誤乃卿

丁引之曰腓位為屝草屨者

俞曰今屝之當作令屝法尹作注時未誤故曰叫所當法也

俊曰今本脫一稽字

丁引之曰稽大計量入名之使問之言其指斷首

劉曰之罪人名謀之計官見周禮小宰職

稽以前稽司其法注稽計也合也

管子卷第十二

唐司空房　玄齡　注

侈靡三十五

侈靡第三十五　短語九

問曰古之時與今之時同乎曰同（天地四時既無所易故曰同）其人同乎不同乎曰不同（古淳而今澆古質而今浮故不同也）可與政其誅（言今雖不同古可為政誅其不法以復古）俈堯之時混吾之美在下其道非獨出人也（俈帝俈也言二帝之時比屋可封美俱在下其能若此亦言非有出人之道脩古而已混同也）山不同而用掞澤不弊而養足（山無草木曰童弊竭也）耕以自養以其餘應良天子故平（以其自養之餘應天子之食須天下半有時而賦曰良）牛馬之牧不相及（各自足則不相及也）人民之俗不相知（人至老死不相往來故不相知）不出百里而來足（行者不出百里而來者所求足故也）故卿而不理靜也（雖立公卿不理其事以人靜故）其獄一踦腓一踦屨而當死（諸侯犯罪者令著一隻屨以耻之可以當死刑）今周公斷滿稽斷首滿稽斷足滿稽而死民不服非人性也敝也（今周公謂時所

丁云民不服安達乎天與張云當作而民死不服此俊按說則敝注時與非

第971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9

張曰此文錯簡大昏也二句當承養不足之下事作末二句當承游諸樂之下業乃末之誤民興之當爲民無化言居不富民生困敝故以在大昏博夜中聖人者諸本而游諸末而下侈靡也事末作而民無化而下無俗化也上名下實而下賤有實敬無用也刑疑當作制

陳云蓋乃苟字与上句苟珠玉亦當作苟

王引之曰二而字後人以如訓而也

俞樾本文當作賤粟米而如敬珠玉末之好也爲禮樂而賤事業本之始也本末對文本之始末之好二句又對文故下曰均之設也又問曰演與末孰急

王曰陰之陽當作陽之陰玉生於山爲陽而其形方故曰陽之陰陰之陽御覽引曰作陽之陰　孫曰大戴禮字上陰字作陽

孫曰大戴臧作藏下同狗作犬

（用法也稽考也罪滿而斷則從而考之首滿其罪者亦從而考之應斷足所罪滿者又亦從而考之凡此欲以爲慎審也罪定者死之然人尚不服其罪豈人性之然乎時奥故也）地重人載毀敝而養不足事末作而民興之（載生也今地利既重人之生植穀物君則從而毀奪弊盡之所以養有不足人既惰於本業故競起而事末作）是以下名而上實也（謂下但有農作之名不得自用而實皆歸於上也）聖人者省諸本而游諸樂（聖人察人之本游之於富壽之域則佸堯以前爲然也）大昏也博夜也（夜謂暗昧之行也令人主至於大昏者則以博爲夜事故也）問曰興時化若何（謂度時興化其理若何也）莫善於侈靡（侈靡謂珠玉之用也管氏以爲珠玉者飢不可食寒不可衣然時共貴之君若不重不重則強者守之以招人故度時興化莫若重珠玉以爲侈靡）賤有實敬無用則人可刑也（有實謂穀帛可貴而賤之無用謂珠玉可賤而敬之若此則人之賢不肖可刑也）故賤粟米而如敬珠玉好禮樂而如賤事業本之始也（言粟常人賤之賢者貴之如常人之敬珠玉末業常人貴之賢人賤之今則賢者之好禮樂如常人貴末業若此者可謂務本之始）珠者陰之陽也故勝火（珠生於水而有光鑒故爲陰之陽以向日則火烽故勝火）玉者陰之陰也故勝水（玉之生於山而藏於山故爲陰之陰以向月則水流故爲水）其化如神（言珠玉能致水火故曰如神也）故天子臧珠玉諸侯臧金石大夫畜狗馬百姓臧布帛

王曰牧當爲收言智者能以術收之也　孫曰大戴牧作秉　丁曰秉當以手持禾有收取之意改牧爲收是

孫曰大戴作於寡孤寡不得與

俞云之悲當作以悲與下以然一律

洪曰騰古讀字書文爲大騰也是作儵披鵬乃權之設書騰脫誤文作騰又山海經作皆鼓

俞曰乃及二字當在鵬然之下書作體鵬然若高山乃字及字之謂而行是也

嘉此當作藹然若夏雲及人之體九字而誤言君子教化及人猶然若之高和而及人之體其不沿譌也甚乃字則及字之誤而行

張曰當作若夏雲之靜與上秋雲之遠對

俞同　俞曰動人當亦夏雲句

張曰夏人之體言於降職人騰級作歡鵬不知何字之誤

張云賢者二字疑衍因前以賢者在上大秋雲之始見不肖大化而化焉也秋雲熱而時遠

張曰與當作野

張云使枚同也使其賢而從用賢以化不肖承上

不然則強者能守之智者能牧之賤所貴而貴所賤（粟米可貴而賤之珠玉可賤而貴之）不然鰥寡獨老不與得焉均之始也（君不貴而藏之則利積於強智雖務鰥寡獨無所與之令藏之者所以賑貧乏故爲均之始）政與教孰急（政者立法以齊物教者訓誘以感心用一者何先也）管子曰夫政教相似而殊方若夫教者標然若秋雲之遠動人心之悲（標高舉皃秋雲淒慘有愁悴之容高置且遠能生人之悲心喻教者憂人之不令見其戚容人亦爲之傷悼之）藹然若夏之靜雲乃及人之體鵬然若譪之靜（藹油潤皃鵬然和順皃夏雲之起油然含潤將降其澤及人之體去除熱氣而和順雖有譪躁之人恬靜喻教者洒之溫辭而強梁者感服之）動人意以怨蕩蕩若流水（教者若秋雲之動人意人意既動則自怨而蕩搖自怨而蕩搖則從教若流水也）使人思之人所生往教之始也身必備之（教者若夏雲之順適故其人使人思之人既可思之則生其善心教人之始必備此二者然後可也）辟之若秋雲之始見賢者不肖者化焉（教者既若秋雲始見而哀憐之又若夏雲之起而潤悅之則天下之賢與不肖無不化焉）敬而待之愛而使之若樊神山祭之（既後聖化人則敬而來待愛之而後使尊衛其君若樊落神山設祭而祈福者也）賢者少不肖者多使其賢不肖惡得不化（賢與不肖皆敎而使之則不得

張曰動人意以怨疑當作動人之意而誤衍　張云當作人心所往敎罪而歸之也　丁曰當作則人生善往可證備乃備誤与服同較修篇上身服以先之法治篇先民服也

丁云少則之則當作行[illegible]

張曰用貧[illegible]不知恥[illegible]上下不屬[illegible]錯簡

孫曰水平而不流此上亦有錯簡

丁云[illegible]

孫曰爲讀作僞言若詐僞相爲則生怨

丁云辟與譬通[illegible]

張云[illegible]論行論威二論字皆作諭[illegible]

丁云[illegible]

俞云注不釋府字[illegible]

孫曰二說皆[illegible]

不化也今夫政則少則（即皆從敎則人無所犯故於爲政少用爲則也）若夫成形之徵者也去則少可使人乎（欲成太平之形以知其徵驗者全能去則而使人斯太平之先兆也）用貧與富何如而可（問貧富之中適）曰甚富不可使（甚富則驕故不可使）甚貧不知恥（甚貧則濫竊故不知恥也）水平而不流無源則遬竭（平而不流謂水也停水無源必速竭）雲平而雨不甚無委雲雨則遬已（平雲少雨又無委雲以助之其雨必遬已上二事爲下有比例）政平而無威則不行（此則爲政者威以爲本也）愛而無親則流（但行汎愛無所偏親則其愛流漫賢智不盡力）親左有用無用則辟之若相爲有兆怨（雖曰當有所親而用親之理僻左則有爲用者不爲用者辟猶亦有中不凡此但爲怨兆而以親之無益也）上短下長無度而用則危本不稱（或復上得短而下持長其役用之不以度如此者或能懷怨以敗國故曰危本不稱也）而祀譚次祖犯詛渝盟傷言（譚近也國敗絕祀之事延及次祖更有犯詛渝盟傷言之罪）敬祖禰尊始也（祖禰人之始也）齊約之信論行也（詛盟欲爲整齊要束之信所以論行也）尊天地之理所以論威也（天地以秋冬肅殺雷震電耀爲威爲政者所取則故威不可弛之也）薄德之君之府囊也（凡尊始論行論威爲政者所當行德薄之君皆囊而藏之故有敗亡之禍）必因成刑而

張曰論於人論作論刑也
丁云論與倫同擇也擇而使之此政
行也　戴曰宋本形作刑行誤衍
晉必辨於天地之道下乃言地此地
字當衍

一丁云當作於好士承上可戚言士與
商
丁云當為致年
洪頤煊云遮古通庶字也
張佩綸云遮讀為晉錫馬蕃庶
之庶

丁云鄉當為鄰
俞樾云鄰國之君俱賢則不得王
故必待其有變然當而易鄰國
然當易而王就鄰國言而鄉而
移者乃變動不善使然
功勳之功也　趙本作民功之
宋本民作名　丁云承當為極言勸
勸其國樂　丁讀曰滋讀文茲
草木多益滋益也
張曰言當字之誤　普古時字下
文更之美者應其時　之字本作其　雅未說
俞曰故放之誤故日月之明上注
所云與日月齊明者
張云種疑動字
丁曰形勢篇有開通而物無天
之醜也　醜或醜之誤

論於人此政行也可以王乎（必因王事之成刑論考於人事此爲政所行也遵而勿失故可以王也）請問用之若何（問用政何如也）必辨於天地之道然后功名可以殖（天地有尊卑恩威之序故明之然後可以立功名也）辯於地利而民可富通於侈靡而士可戚（戚親也貴珠玉以賞士故士可親也）君親自好事（謂好爲政之事）強以立斷（強立其志以斷是非）仁以好任（所謂悅以使人）人君壽以政年（君以所壽考由爲政以順年之四時令也）百姓不夭厲（厲發疾也）六畜遮育五穀遮熟（遮猶兼也）然后民力可得用（人俱富而力全可用也）鄰國之君俱不賢然后得王（若俱賢則不可得而制難以王矣）俱賢若何（問之）曰忽然易卿而移（黜不肖立仁賢）忽然易事而化（去故而取新）變而足以成名（革當而故成名）承弊而名勸之（承先代之弊而成能名故勸勉者也）慈種而民富（慈以勉種故人富）應言待感與物俱長（應物而後言待感而後動所謂應天順人者也故與物俱長之也）故日月之明（所謂與日月齊其明）應風雨而種（風時雨若則以君禮不失故也）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斯民之良也（君人者德苞天地首出庶物有生莫能踰故曰人之良）不有而醜天地非天子之事也（不有上事而又醜惡天地之化此非天子

下梲當爲[illegible] 猶文皮梲
服以爲而別異注非也 梲之言
服也傳與附通革梲皮也民之
變化辟爲獸之脫毛變而不
[illegible]辟爲獸故服之也仍附
於其皮又度不能去而更新
而另有革加於外而不能革也
張云死服字之誤亦上不可服言。

張云弊與幣通 家疑則字之誤說
文幣帛也 家也者家字疑當
作弊涉上而誤
吾當作吾君長來獵虎豹之皮
此故來獵是其衍下君長衍

朱本無方字 丁云幣字衍上甲兵
與上甲兵對文

丁云注衍字因此字上下字當一句讀
上文云所因人之所重而行之
張云飲食者也侈樂者也 二者
字疑衍

宋本朱本功作力

宋本壹作致

洪曰雕取卵字引作夫雕橑然後爨
之雕卵然後瀹之 段曰橑當同
橑庭燎大炬也 爨炊也

（之事）民變而不能變是梲（之稅反）之傅革（梲杜也革皮也梲之附革則外革而內不革也今人變而不能變亦外革而內不革之類故取喻焉）有革而不能革不可服（可革而不革則人有輕君之心故不服也）民死信（人無信不立故在信也）諸侯死化（化變通之以盡利不化則利竭故死）請問諸侯之化弊也（弊謂久行而無益者）弊也者家也（言國之弊則以家習不革）家也者以因人之所重而行之（非人所重則當革也）吾君長來獵君長虎豹之皮（君好虎豹皮故來獵）用功力之君上金玉幣（君上用金玉爲幣故用功力）好戰之君上甲兵甲兵之本必先於田宅（有田宅然可以充甲兵之賦）今吾君戰則請行民之所重飲食者也侈樂者也民之所願也足其所欲贍其所願則能用之耳（君之於人必足欲贍願然後可用也）今使衣皮而冠角食野草飲野水孰能用之（言士既乏於衣食則君之不能用也）傷心者不可以致功（謂富者奢靡而有餘貧者窘悴而不足則傷心矣傷心則無聊而苟且故不能致功）故嘗至味而罷至樂（謂富者先奏至樂及食至味而罷之）而雕卵然后瀹（以灼反）之雕橑（力道反）然后爨之（皆富爲也橑薪也）丹沙之穴不塞則商賈不處（趨丹）

字。
後橑當作炊烝
獵同爲長上通
虎豹以同物
加同邓上字
[illegible]加幣同
上甲兵 三段
上下一例
涉下今吾君戰
戰字衍吾君
又因獵字涉民
長獵字而衍
長字。

張曰言富者終不恠其靡刑多
者不得其利耳凡
丁云百字衍不得上文而訛振
與勝同也　張曰[illegible]當作從言此富
者爲生不能作上之振而自成得
食其富[illegible]多爲物皆得化過也張[illegible]

王曰用其臣者四字疑下八句言尹
知注上屬非

俞曰以字衍注似无以字

王曰父字乃文字之誤　文方承上之詞

丁曰時字而誤注亦作利
張曰特當作財消讀和也從
積貨以取物之上而[illegible]
王引之曰有讀爲又亦承上詞禮
[illegible]禮義　俞曰有[illegible]之[illegible]
有雜讀爲雜重乙有[illegible]之[illegible]
輕重[illegible]誤
張曰强而可使服事則不辯以有
術字[illegible]强服人也与下[illegible]一[illegible]
一例

俞曰廣其德以輕上位
鍾之意

俞曰[illegible]作國亡之法与下成國之法對文

王曰當作法故而守常

俞曰注謂以[illegible]本亦作
[illegible]循尹[illegible]其義緣之言循
也廣之緣循也[illegible][illegible]注
[illegible]循其物而行也[illegible]及[illegible]
隨而[illegible]也

（宂而求利故不惪也）富者靡之貧者爲之（富者所以得成此侈靡則重弃貧者而爲之也）此百姓之怠生百振而食非獨自爲也（俞曰百乃自字[illegible]）（百姓既爲富者所兼則怠於作業故能生此富者之靡富成此至味亦以百姓振起之故也豈富者能自爲乎）爲之畜化用（張君佩綸謂爲貨）（今欲爲此畜貧富之法當變化富者之用也）其臣者予而奪之（謂臣富者今欲化之使貧或先少與而後多奪之也）使而輟之（既使之多所費用然後成其功）徒以而富之（或空言與利而今得富且取其物終之也）父擊而伏之（或加父罪而擊之子必伏而破産以贖父也）予虛爵而驕之（或空與爵名而無其位以驕此人令有所貴用也）收其春秋之時而消之（富者先貯物以射春秋之利今則官自收而消也）有雜禮我而居之（或有費用財物雜禮於我若此者順其意而居之）時舉其強者以譽之（富而又強則爲之作聲譽或令有所統率）強而可使服事（服行也強者服事事必成）辯以辯辭（其有辯者則令辯繁辭）智以招請（富而多智則使招來而請謁也）廉以標人（富而廉則使爲人標式）堅強以乘六廣其德以輕上位（君能堅意強力以乘上之六者可以廣其德又可以分其上之任故位輕者也）不能使之而流徙此謂國亡之郄（若不能使任上之六者乃流徙移而徙之斯亡國之郄也）故法而守常（謂古法得其法者則守常故而不革也）尊禮而變俗（循遁之俗則當變之）上信而賤文（文虛而寡用故賤之）好緣

洪曰古者禮服皆有繡畫藻繢黼黻畫即立飾也墨子辭過篇聖人之服中從而不駔今君之服駔華不可以導眾周禮典瑞駔圭璋鄭注駔讀為組然則好駔乃組皆以衣服華飾

丁曰緣順也駔狀麤也下文多為

黃尹是本不誤注文可證

張曰上文言絕恐誤惡華飾而好駔馬[illegible]文一例

王曰當作變之美者應其時

戴曰從字衍一本作從承一本作從校者誤合之下同

丁曰[illegible]承古字通[illegible]也

丁曰舉其死當云文而外其義與其人同事則道必行失字衍言重舉死士與同事則道必行也

俞曰奈其斝三字即下文執其斝辱字之誤而衍女執字止存左旁因誤為奈矣辱字連下句

而好駔（子朗反緣即捐也駔馬之壯健者怯惡者馬必亂故棄之喻姦人之雄亦亂國當絕）此謂成國之法也

俞曰民欲佚二句即反之證

爲國者反民性然后可以與民戚（戚親也反者冥也順其性欲必欺士若能反之然後有成可與之親也）民欲佚而教以勞（勞致於冠難則有功）民欲生而教以死（死致於冠難則有功也）勞教定而國富（積財故也）死教定而威行（致死則莫敢當其鋒故威行也）聖　者陰陽理（言法陰陽之理）故平外而險中（此則含陰於內發陽於外）故信其情者傷其神美其質者傷其文（精盛則神減也）化之美者應其名（實應其名故化美也）變其美者應其時（事應其時故變美也）不能兆其端者菑及之（來事之端不知其兆者當失於幾故災及之也）故緣地之利（緣順也）承從天之指（指意也當承順天之意也）辱舉其死（辱猶逆也逆地天以舉事則死也）開

俞曰本作開其國門辱知神次下文開其國門者玩之以善言[illegible]

國門辱（若能開國以納善言則辱可閉也）知其緣地之利者所以參天地之吉綱也（知能順地之利則能參天地之吉綱）承從天之指者動必明辱舉其死者與其失人同（逆天舉事故與失人同也）公事則道必行（公事則無擁故其道必行也）開其國門者玩之以善言（有善言可玩故開國以納之也）奈其斝辱（亦既有辱當奈之何唯有報斝爵祭神以謝過耳）知神

丁云吉綱當作告綱誤太玄傳陽啟告注告音化

張曰家當作寡古無寡字
陳曰貞與長對文辰有處隅之義
俊曰辰之言己也下文而物正注
其於物也雖見外正猶未可文意也
張曰而復七字而畏強者亦之以
豁曰不長從虛憍之氣也此節
多誤衍。寂言。物如射禮物長
如奇之物。射者所立處也。寂讀如卻
居以爲。幽幽所立依謀也

吾書作天之所宥不當有下八字

王曰富宜爲富鄭特牲富也者福也今下天字涉上衍當據刪

張曰短疑當作強。齊下脫而字。強與
短而立齊。謂強齊相持而並立也。若
會三猶居大都。故下言御之之術。
要据下文有若之若何。則此國
下當脫若字。

丁曰俄當作戚。上文通於國傳，靡
而寄戚。此後可以與民戚。皆作戚。
俊曰無毋也。秋為息而不已者之意。
俊曰數當讀為論語朋友數之數
數也。剝、敚上危隨剝 疏圖剝

王曰上大字衍。張曰上大字當作
夫

次者操犧牲與其珪璧以執其畢。（常令巫祝知神之次秩者操牲及珪璧執畢爵以禱神而謝逆舉之罪也）家小害以小勝大。（祭祀之費家雖有小損因此小損以勝大災）貞其中辰其外。（既以謝過又當貞中心無所專固有善則從無失外事之時也辰時也）而復畏強長其虛。（其有強大於己者則當長其謙虛之心而敬畏之也）而物正以視其中情。（其於物也雖見外正猶未可信又當視其中情以驗之）公曰國門則塞。百姓誰衍敖胡以備之。（謂寇有至國門以塞百姓誓衛而誰可放敖者事至於此如何救而可）

丁曰雜乃誰誤荀子彊國有此語敖宋本乘敵字依此刪
見本作敵

擇天下之所宥。（謂王不天下之所疾者）擇鬼之所當。（謂爲神所福助者也）擇人天之所戴。（謂爲人所戴仰者也）而亟付其身此所以安之也。（得此三德之人付其身而任之雖有寇賊無若我何故安）強與短而立齊國之若何。（謂寇敵既持強弓又執短兵列陣而竝以攻齊國若之何禦之此亦公問之辭）高予之名而舉之。（高舉其名則歡悅也）重予之官而危之。（與之重官則不避危亡也）因責其能以隨之。猶俄則踈之毋使人圖之。（責知其能隨而任之則自課厲而無所顧望啓寵納侮使人圖之也）猶踈則數之毋使人曲之。（因不寵任而踈己者則數加恩意以悅之無使人見怨陰謀曲求己隙者也）此所以爲之也。（撫人若此可以禦上強與短立之寇也）大有臣甚大將反爲害。（謂大臣富有既臣且甚大

俊曰上大字
當是強字
以卷八□
高予之句
義

丁云患當作惠表記節以壹惠注
惠猶善也優美即下文潭根
毋代云云潭當爲覃覃延也
入當作人毋人與毋代同勤深當作
湮割黨乃黨之誤涸當爲錮
儀指優乃樹之誤詞指蓋除
害義一律將小察大承上文
將固也固小而察大錯知也

丁云十乃六誤指上文六句
從猶也　荀此六句當榮也即此
榮字

丁云積而事字爲　水地篇量之不可
使滿至滿而止又云唯無不流至平
而止無事之時積之使滿平則溢故
云平以滿無事也

趙本作餘即宋本朱本日作食丁云
据尹注亦作食字下千歲毋出食
而承餘食言
從猶當作餘如食而侈立食粒
食是粒食與米與陸離對文
千歲毋出食言米粟不與陸外
國也

（甚大則逼君故將反爲害）吾欲優患除害將小能察大爲之柰何（言我宜欲寬優此患漸除其害每見其小能則察知其大欲爲此事如何亦公之問辭也）潭根之毋伐（潭深也此以大樹喻惡也辟若大樹深根不可伐大臣根黨盤亦未可卒誅）固事之毋入（既未能誅且固事之無得入同其惡也）深黨之毋涸（黨謂探其深情常令見之無使涸竭也）不儀之毋助（儀善也彼爲不善無得助爲之也）章明之毋滅（當發明不善令人皆知之無使昧滅也）生榮之毋失（謂生蕞殺之心若草木之生榮此其可誅之時必不得失之）十言者不勝此一（謂令他事有十言之善不如此一言也）雖凶必吉（忍而容之屈而事之凶也惡稔易誅吉也）故平以滿無事而揔以待有事而爲之若何（揔謂收積也故使國家從故平安之時備積其財以無事之時收積至時散其積而用也）積者立餘食而侈美車馬而馳多酒醴而靡（積謂富而積財者富而侈食美車多醴財有所散因其散而收之）千歲毋出食此謂本事（雖復千歲常令自食其財無使他外則富者之財可得而收之此積之本）縣人有主（縣謂繫屬也言欲繫屬於人必有所主主於財）人此治用（官既積財人則於官取之以理其器用也）然而不治積之市（謂不取官財以理其用齺乃積之於市使高價得其利也）一人積之下一人積之上此謂利無常（財既入市則公私共積之上雖積一分下亦積一分可謂利無常也）百姓無寶以

一号 071 开 黄參四庫全書 卷 10 反文句

王曰國當爲利字首下處與郭爲韵
戴曰尹注無靜字據正文靜字衍

俊按言名於作言名與獨名對

王曰仕當爲任注同上言不可疏其所親此言不可親其所疏

利爲首（百姓無他寶唯以利爲寶之首）一上一下唯利所處（利積多者百姓則從而歸之也）利然后能通通然后成國（無利而不通則國亡也）利靜而不化觀其所出從而移之（利而以不化者則由所出不變故也觀而移變之）視其不可使因以爲民等（等謂率而齊之不可使謂其人非有文武之材又不任作役若此者使之率與利之人而齊之也）擇其好名因使長民（其有好虛譽之名者則擇之使爲與利者之長）好而不已是以爲國紀（好名不已則乃彌積故爲國紀）丁云以字衍功未成者不可以獨名（積財之功未成則無獨與之名）事未道者不可以言名成功然后可以獨名古本作功成[illegible]事道然後可以言名然後可以承致酢宋本朱本酢字作詐朱本無承字（既有獨名又有言名然後可以承致於衆共言此人有名）承君之酢報也）先其士者之爲自犯（人有士行當推以爲先今反自先之是爲自犯其過也）後其民者之爲自贍（人能興利亦當先之充國今乃後之是自爲其贍不憂國也）輕國位者國必敗（輕國位則有散君之心故國敗也）踈貴戚者謀將泄（踈貴戚則有外顧之意故謀泄）毋仕異國之人是爲經（異國之人所謂非我族類者也今而仕之其必異此所有國之經也）毋數變易是爲敗成（數變易則事繁而無功故曰敗成）大臣得罪勿出封外是爲漏情毋數據大臣之家而飲酒

俊按三夷亡以青誤字

洪曰疑衣亡二誤，疑亦似作器字從

宋曰說文偏相敗也亦從嚻。嚻亦

器[illegible]亡敗亡也　俞曰宋儒之文更

是曰字書無嚻亦無嚻字疑器字誤嚻

有之義危是

丁曰本當為未士當為上未勝其本與上

語奪下對文試其證

俊按不平由今苟下向　不治向　言為

治不平今猶下不治也

俞曰下兵遠而不畏本當作閒也則此

者脫不字

張曰兵當為民下則兵遠而不畏與此

字同

丁云立即亡誤下亡国之起の字義不

可通涉下文衍

俊按注以先自踈国之宗族之遠

言難以文方作宗

俊案國小四句似指宋襄公事也

偶說　老子深日若無所語

張曰上之字疑己字誤注作自怨即

樂與己字己人對言

俊曰當作樂聚之力涉下文而誤

是爲使國大消（飲酒於臣家則威權移焉物不兩盛故臣強則國消也）三堯在臧於縣返於連比若是者必從是嚻亡乎（雖使三堯在臧但懸其物而不散施之終亦不能守其物亡必不返於連比之臣臣既得之自用樹福則國從是嚻敗而亡乎嚻即嚚之也）辟之若尊譚未勝其本亡流而下（譚延也雖堯守藏不施必亡猶如尊位將反而未能勝其本此位既不可得自然流而下者也）不平令苟下不治（凡始理下者必先能平令今既不平令雖下而不理者也）高下者不足以相待（自處其高欲下待上必不待之也）此謂殺事立而壞何也兵遠而畏何也（此謂弑君之事其事既立而後壞如此者何也即以德不素積故也）民已聚而散何也（人不歸無道故）輟安而危何也（神不祐故也皆謂篡弑）功成而不信者殆兵強而無義者殘不謹於附近而欲來遠者兵不信（欲來遠者必謹於附近然後遠而來信也）略近臣合於其遠者立（略禮爲不繫也言於近則略之於遠則合之若此者則可以立功）亡國之起毀國之族則兵遠而不畏（先自踈國之宗族以至三者若此則兵皆逃遠無兵則威息故不畏也）國小而脩大仁而不利猶有爭名者累哉是也（不量國之小好脩遠大雖復行仁不遇其利不如小好脩遠是以猶與他國爭名是者必相累而惕）樂聚之力以兼人之強以待其

俞曰古無王多矣按一二四曰又乎蓋泛言古之王者大抵皆言之詳本證或無詳于被札記。張曰大王亶父說誤

丁曰供而後利與下成而無害句例同之字衍。

俞曰以字衍當作企仁而謀泄

張云實乃寡誤與衆對此下王曰一例實字下屬非衆而約實寡好行之主衆則繁不約而易違又自眼與取而言讓句例相同宋本約作納與注約束不合蓋誤字

丁言害為禍字之誤此則在人之有禍所害在人之無患也

丁曰救字據注乃古字之誤但注謂為以行令也曰而財則非也可以行由今當下讀言古之時陳財之道以生則可以行矣令也則利散而民察必放之身然後行此今不同於古也

丁云尹注長喪與今本不同身疑其字誤與上文對

張曰黜字不必衍誤注外增無以致征而訛其意當之疑喪上當有厚字

身字當作其而[illegible]一律

害雖聚必散（好自勉以聚力欲兼他人之強用此以禦危害如是者先雖聚後必散）大王不恃眾而自恃百姓自聚供而後利之成而無害（大王亶父為狄所攻乃去豳之歧杖策而往百姓曰仁君也不可失扶老攜幼而從之一年成邑二年成都三年五倍其初言大王雖有眾不恃但自恃其德故百姓隨而聚之供其所須而利之遂至於成功而無危害者也）踈戚而好外企以仁而謀泄賤寡而好大此所以危（言自踈已親好交外人雖企慕於仁而所謀多泄漏既賤且寡好為迂大凡此皆危敗之道也）眾而約（謂與眾為要束也）實取而言讓（謂實取危彼物於言更成遜讓）行陰而言陽（於行實為陰密在言更成顯陽）利人之有禍（謂因禍而生利）言人之無患（人雖實禍於言乃為無患）吾欲獨有是若何（凡此獨君之事也問獨有之何如自眾而約己下公問之辭）是故之時陳財之道可以行今也利散而民察必放之身然後行（管氏言此乃古之陳設致財之道亦可行求於今然利散於下人則察而知之置之於身勿令下知然後可以行散置之言也）公曰謂何（問所以行之）長喪以黜其時（黜顯也吾喪者毀厝之息謂增長叛吾喪之禮使人皆黜顯之敗也）重送葬以起身財（重送葬則費用廣憍慢則不及事由人習為精厲庶事不怠故能起身之財）一親往一親來所以合親也（謂一親往死一親來生親無絕特故曰合親）此謂眾約（人皆親教之重葬可以起財故

丙培於埋字誤

丁云文上當脫一字

丙說浮當作沈浮下文次浮宗輕財也承其訟 修次數作次役抱羞丑爲樣 亦不推集

孫曰流下矣字不知何字之誤當屬下爲文今本作矣屬上句之末非也

洪曰丘猶高邱 老不通即老子老死不相往來也此所以述眺字 丁云覲亦都誤不通都棼民流散也

宋本眺作眺 俞曰眺當爲俛指視民不他

俞曰安鄉樂宅則不流散矣而下當沫若可通以祭字屬上句衍注非 從吟祭讀不一致田甫

戴本田作甸 丁云行衆馬爲一甸之衆則之旬田猶今之甸 尹注以爲此誤今本誤斷之二字屬下句

（曰衆要之也）問用之若何（問用衆要）巨瘞培所以使貧民也（瘞培謂壙中埋藏處深暗也貧人雖無財力則已有焉故教之巨瘞培以役其力也）美壟墓所以文明也（壟墓高美文明而不威也）巨棺槨所以起木工也（人習爲棺槨則增長久之工也）多衣衾所以起女工也（習爲衣衾則增長女工也）猶不盡故有次浮也（謂上之理猶有不盡也次浮謂棺槨壟墓之外遊飾也）有差樊（樊蕃也謂壟墓之外樹以蕃其制尊卑之外此壟之次浮也）有瘞藏（謂古之樊者或藏以金玉或以器物此棺槨之次浮也）作此相食然后民相利守戰之備合矣（方喪之時孝子荒迷或不舉火鄰里爲食以相飼如此則人遞相銜親恩情結固至於守戰之時必誠力齊敵而不能當之矣）鄉殊俗國異禮則民不流矣（流移也俗禮殊異則人各其所安故不流移也）不同法則民不困鄉丘老不通覲誅流散則人不眺（丘大也大老者各足於其所不相交通流散於其鄉則誅之今其覲見如此則人安其本不眺望他所而歸之）安鄉樂宅享祭而謳吟稱號者皆誅所以留民俗也（皆令安樂鄉宅享祭先祖其有謳吟思於他所者則誅之或有稱舉號詠他鄉者皆誅之凡此皆欲留上人俗不令轉移）斷方井田之數（謂分人之地畝斷定其方而立之田數屋三爲井也）乘馬田之衆（每一甸之衆數賦長轂一乘馬四疋謂之乘馬十六井曰丘四丘爲甸）制之陵谿立鬼神

下云以谿陵山谷之神之祭史社

宋本無下以字與注合

丁云生乃上字誤王如上字霸如上功二句對文以上事不可讀句也當以上

丁云免挽也字誤

梅氏士奇云先後功器爲句功作工臣工也宗祝之類器爲祭器也事當作祀乃祭祀之治也此以舉曰據注文戰事至下死句言戰功爲上祭了爲下也李云至省利句大小其工莫不有了承本其了以爲之依来食功也有案其利不以居利冒功也均臣至小利同言祭小利宗大義也以此等合上官禮之司當下互字

而謹祭（每大陵深谿皆有靈焉立鬼神之祠使人祭之）皆以能別以爲食數示重本也（人之大小皆各有材能多者食衆能少者食寡故曰以能別爲食數凡此皆重人本之事也）故地廣千里者祿重而祭尊其君無餘（言不脩祭以餘地與餉也）地與他一者從而艾之（從謂次當受封者艾謂臧削也言脩祭之君受地與他同故曰若一者則削臧其地與次受封之君者也）君始者（謂始爲君者也）艾若一者從乎殺與于殺若一者（言始受封之君本既無地故取先受君者彼或不與從而殺之彼或自取與受而殺之彼自取與于始封者令與先受封者地均若一也）從者艾艾若一者從于殺與于殺若一者從無封始王事者上王者（言從者先無封令始王事故父取他國之地與先者均齊若一則止也）上事霸者生功言重本（言諸侯既受地分則上事霸主隨政命以生立其功凡此皆爲重本也）是爲十禺分免而不爭言先人而自後也（禺猶區也十禺謂十里之地每里爲一禺故曰十禺皆他國來分明勸勉而與之不敢交爭如此者所以先陳他人自取其後）官禮之司（享言國宮禮各有私）（丁云名讀爲字疑爲句）昭穆之離（離謂次位之別也）（俞曰康字衍文尹注非是寡字）先後功器事之佁（功有大小器有精麤各定其先後之差也）（本篇法左右）尊鬼而守（謂謹其享祭之禮也）故戰事之任高功（丁云高當作）而下死本事（戰士雖有高下之殊各令死其本事也）食功而省利勸臣（丁云利字衍）（飼其有功省其無功則臣勸也）

俞曰掌當黨字誤祭祀有
賓黨主黨於天子諸侯之
祭亦然故曰君臣黨

丁曰敬祖當作敬宗禮大傳尊祖
故敬宗朝乃收字誤移收聚宗
族以明親疏之殺也

俊按中寢諸子一段又見戒篇
彼戒篇作中婦諸子婦寢則此寢字
是
孫蜀丞曰自高子至雖有聖人惡用之
與上文義不屬與戒篇桓公外舍而不鼎
饋之文大同或即彼錯簡複著於此
中寢當作中婦
王曰故當為胡
俊曰墨子為此甲校不容與此為段之本
也舉本校一本作胡

上義而不能與小利（上當操大義而主斷不可顧小利而移止）五官者人爭其職然後君閒（官爭理職則國治）故君名閒於天下祭之時上賢者也（謂助祭之時賢者居上為儀而已非能有所益）故君臣掌（祭者掌禮以行事所用其智謀或君有故使臣攝之事亦無曠故曰君臣掌也）君臣掌則上下均（臣能行君事故曰上下均者也）此以知上賢無益也其亡茲適（祭祀之時非不上賢但庸臣亦能行君之事無損於今王人雖云上賢而不用其智謀與祭時適故曰無益既不賢則動皆違理故茲適於危）上賢者亡（謂空上之而已不能用之也）而役賢者昌（役賢則功成故國昌）上義以禁暴（義者所以除去不宜故禁暴也）尊祖以敬祖（祖始也尊立祖廟所以敬始封之君也）聚宗以朝殺示不輕為主也（謂聚會也小之封宗以朝於君而有親疎之殺凡此為主之重者也）載祭明置（載行也言公將為行祭至明而置之欲人不知也）高子聞之以告中寢諸子（高子齊大夫聞君之將行故告中寢諸子諸侯諸子之居中寢者）中寢諸子告寡人舍朝不鼎饋（常禮退朝常鼎饋而食今不然故致怪之）中寢諸子告宮中女子曰公將有行故不送公（言何故不送公也）公言無行女安聞之曰聞之中寢諸子索中寢諸子而問之寡人無行女安聞之吾聞之先人諸侯舍於

丁曰上字衍

丁云君當作群

俞曰祀謂掌攝也言臣行君事惟祭祀然其它不攝也

非當為而亦攝名義上賢適之臣也

戴曰女當依上下文作汝

張佩綸曰戒篇作公曰善此非是汝與女及也而言乃至焉吾是以謂女女又弗究　女子至而知中婦諸子者謂戒篇中婦諸子四月其之鼎而爲人材猶也未嘗得人之布織也未明書畫其食不當而并殺巾掛樓之誤尹以汙殺爲染戮誤

爲汙殺乎人所降自相從之義

孫詒讓曰此言婦人不與外事雖有聖人無所用之戒篇作[illegible]

戴曰宋本朱本摩作靡古通

張云摩如揣摩之摩謂揣摩於新故閒而濟之

俊按苴當爲莫尹注曲解苴字非

洪曰苴是莫之譌言莫美於朝也爲市於國中　國富而鄙貧莫若是也[illegible]

丁曰宋本朱本鄙當上行[illegible]

孫曰善屬上本讀

高用之國字從國與得均法欲伐不服國必待賢能今本尹注服國二字譌作損用

戴曰趙本不可脩也宋本無不字今本衍

朝不鼎饋者。非有外事。必有內憂。公曰。吾不欲與汝及若（若不欲與汝論此言也）。女言至焉。不得毋與女及若言（至謂盡理）。吾欲致諸侯。諸侯不至若何哉。女子不辯於致諸侯（婦人無豫於外致故不明於致諸侯之理）。自吾不爲汙殺之事人。布職（趙本作織古字通）不可得而衣（汙殺言然人必有所訐殺染戮者所以伏遠而來近今既爲人雖織不爲已用故有布不得而衣言此者欲桓公訐威以伏其侯也）。故雖有（宋本無有字）聖人惡用之（人者寡也后不用威聖人亦可能用之堯爲定夫不能服三家即其事也）。能摩故道新道。定國家。然后化時乎（摩謂新其事也故道謂先王之典刑新道謂度時而制法言能故道以成新道定國安家然後可以化時也）。國貧而鄙富。苴美於朝。市國（言國朝貧而邊鄙富饒若此者邊鄙之邑必苞苴財貨好遺朝以市權利也）。國富而鄙貧。莫盡如市（國富財故富鄙輸貨故貧其取半反也其物莫知盡入於市以市人不虛取故鄙人不虛與故也）（張曰[illegible]）。市也者勸也。勸者（張曰勸乃觀字之誤下勸字亦觀）所以起本（善農者能多致於市利則自勸而不怠故能起本也）。善而末事起。不侈。本事不得立（侈謂饒多也末事不饒多農事不給故本事不得立）。選賢舉能不可得。惡得伐不服用（欲伐不損用必待賢能）。百夫無長。不可臨也（若無賢雖百夫之長無人爲之）。千乘有道。不可修也（戴曰修當作循誤）（雖千）

古本作惡得不伐與惡得伐
句存下得字移上行

古禮王制注今此與葬等蓋
婦聖卜數文书臥盖污舍字
則百蓋狀百室千聚事爲十
聚　東馬端方六里曰暴有社
五暴曰部五部曰聚一聚積二
十五暴當有二十五社無社爲陋
不行之地若作千里聚然無
社也

上句脩字為循形与正同

（乘之國有道以用之則不可脩營而伐之也）夫紂在上惡得伐不得（紂在上位萬人鏁之鬼神怒之雖其旅若林謨不倒干自伐故無有伐而不得者也）鈞則戰守則攻（言伐紂者力鈞則與之野戰城守則固而攻之）百蓋無築千聚無社謂之陋一舉而取天下有一事之時也（言紂人苟且雖有聚之夫不立一社以統之如此此者爲政之陋也故武王一舉取天下而有之此萬代一時之事也）

宋本朱本有有字無一

萬諸侯鈞萬民無聽（雖使萬諸侯鈞引於人人必不聽此言三者貴）上位不能爲功更制其能王乎（居上位不獨立其功不更共制之若此者必能王也）不緣故脩法以政治道則約殺子吾君故取夷吾謂替（子君之子也其能制緣順故常脩理法制爲政不違於道若此者可共謀要殺君子之不當立者吾君所以取夷吾爲替者爲有此道也）公曰何若（問何以獨取夷吾也）對曰以同（以其德智同故取也）其日久臨可立而待鬼神不明（謂君子不當立者雖久臨其位危亡可立而待其享祭鬼神之禮又不能明也）囊槖之食無報明厚德也（此論桓公之隱雖以囊槖之食遺人不求其報所以明厚德也）沉浮示輕財也（其散施於人不顧其沉所以示輕財也不得其報曰沉得報曰浮或曰祭川曰沉浮也）先立象而定期則民從之（先立法象與人定期人則率服皆順從也）故爲禱（謂先人禱神祈福祥）朝縷綿明輕財而重名（縷帛也言每於朝置綿以賞賜賞與所明是輕財而

戴曰宋本朱本敗下有事字。丁云孫四乃費字之壞注但經一日敗費千金

（重名者也）公曰同臨所謂同者其以先後智渝者也（所謂臣德同君者能先後於君其遇危難則智謀變而通之詩所謂予曰有先後者也）鈞同財爭依則說（假令財與人鈞同人則悅而爭依於己）十則從服（若財十倍多彼則服而從之）萬則化成功而不能識（若財萬倍多彼則變化而無不如意故可以成功而觀者莫能識之）而民期然后成形而更名則臨矣（言人心期以爲主相與樂推然後成形於以名前所服之人則臨之以爲君矣）請問爲邊若何（問所以防御邊境）對曰夫邊日變不可以常知觀也（邊者兩國交爭殺敵伺郄日有變當應機而動故不可以常智觀）民未始變而是變是爲自亂（未變者應機未發且當循常而伺之今人未當變而輒爲變此謂先時也更益其亂故曰是爲自亂也）請問諸邊而參其亂任之以（元刻因上有而字）事因其謀（諸邊則四邊也謂參驗知其委變之亂然後以事任之因其所謀而用之此已上公問之辭也）方百里之地樹表相望者丈夫走禍婦人備食（謂百里之國自國都至邊境每於高顯之處樹立其表使遞相望其有寇賊之禍丈夫則走而奔命婦人則備食以給之也）內外相備（外拒寇以防內內備食以給外故曰相備也）春秋一日敗百千金稱本而動（春秋種穫尤爲農要此二時而有戰敗但經一日敗費千金故爲國者必當稱本而動也）候人不可重也唯交於上能必於邊之辭

丁曰當作行人不可私與使人不可重對　有字及下不可私內衍

王曰實當從朱本作寶寶之道初下文弃其國寶　戴曰從是七法

俞曰當作使其內無使其外與下一例

張曰椽當爲掾掾史記貨殖傳掾其閒讀如緣

丁曰上文究於上詳又云使能能則賢能之材宜乃官字誤言賢能之材宜則守而不散　注守上無不字　校修篇則民鄉不得而宮也

丁云蔡侯咨此言君臣上篇夫嗇夫失之有此云程子律亡臣亡主見宮之不此紫

（候人謂謁候之來入國者候人入國或伺我虛實覘我動靜不可使重之唯有能與上交必定邊境之辭至國不易者其可重也）行人可不有私不有私所以爲內因也（行人使人也若何而可唯不有私耳無私則意成故能爲國內成事者也）使能者有主矣而內事（使人出境必有所主其所主者欲成內國之事）萬世之國必有萬世之實（無萬世之實不能成萬世之國也）必因天地之道（天地之道順以動者也）無使其內使其外（應內而外失外情也）使其小毋使其大棄其國寶（應小而大失事之宜大臣國之寶也今非理使之故曰棄國寶也）使其大（孫曰大當作外與下使其小以分承上文言）貴一與而聖稱其寶使其小可以爲道（謂使其大臣當尊之一與其事必無轉移知此則舉輒有成能立聖人之功謂稱其寶矣）能則專專則佚（使得其能於事必專專則功成故佚樂也）椽能踰則椽於踰（椽猶梯也謂豎椽以爲梯凡欲蹈越高遠必因梯而後能若不因梯直欲踰之則不能踰矣然則踰因梯而踰矣此喻成功必有良臣賢佐然後事遂而名立也）能宮則不守而不散（宮謂防禦之國四國也能有四國之宮則不有寇難若無宮直欲守之其衆必散也）衆能伯不然將見對（伯長也謂材能之主衆必能爲之長若不能長之豪俊之人將來對已以兩雄兩雄者之道也）君子者勉於糺人者也（君子者德民之稱故但糺察人不爲人所糺）非見糺者也故輕者輕重者重前後不慈（吳曰當作[illegible]）（輕謂臣人重謂君也凡君臣所以能相慈

戴曰宋本起下無輕字此涉下文輕重而衍

丁曰古同無使字涉上衍好德惡亡事言全賞必窮不能然也

丁曰哀當是愛之誤

丁曰得德同正篇利民不德[illegible]丁說甚也注施功而不求於報[illegible]見本尚未不誤

俞曰奪作[illegible]財予人食如以食予人食[illegible]不乃無奪時也

者（輕能事重重能制輕然後慈惠之心伷然生矣今輕自在輕重自在重或前或後不相交接否之謂也何慈之有乎）凡輕者操實也（臣須君食故必操君實也）以輕則可使（輕而操實則可使也）重不可起輕（雖重無實則輕不可起用）重有齊重以爲國（重者則限不過爲國）輕以爲死（以道使輕可以致死）毋全祿貧國而用不足（欲全其祿不以與下則賢去而人散故國逾貧而用逾不足也）毋全賞好德惡亡使常（雖曰好德全賞而不與雖曰惡亡所使者乃常人若此者敗亡之道）請問先合於天下而無私怨（謂與天下合同人皆樂推故无私怨也）犯強而無私害（雖犯於強乃以公義故無私害謂貢楚苞茅之比也）爲之若何對曰國雖強令必忠以義（令忠以義雖強必德之也）國雖弱令必敬以哀（令敬以哀雖弱不免也）強弱不犯則人欲聽矣（犯雖輕弱則人違之）先人而自後而無以爲仁也（先人自後大國之禮何仁之爲也）加功於人而勿得（施功而不求於報也）所橐者遠矣（橐貨而置民者當而遠之）所爭者外矣（交爭無禮者當遣之外也）明無私交則無內怨（私交則不公而偏故內怨起之）與大則勝（能親與大國故得勝）私交衆則怨殺夷吾也（使君私交者夷吾之由故恐衆怨而殺之）如以予人財者不如無奪時如以予人食者不如

俞云按文當曰親戚親戚之愛性也
臣見父子之於父母也愛出於天性與民
臣之以義相屬者不同法也
丁云尹注無察字　張云察際
據下文使人君不安者屬際也
承此文言

洪曰言水者當移之則汩沒人方得之
利用鼎居於上壞者寄地之美往之
爭而至於死者也社事前不前
承上文而言　張曰日本出作溝瀆
承墳墻對文
洪曰今本作令當移在亦之遺蜀都
賦引作含　俊按今印葉本作令
朱長春曰凡今漢字
俞曰王仍宋本校文字

毋奪其事（不奪其事則各安其業食無不足也）此謂無外內之患事故也（財食足則外內之患忘也）君臣之際也（君臣非有骨肉之親但以禮義相接也）禮義者人君之神也（禮義在則君尊臣卑萬人以寧故曰神）且君臣之屬也（以義相屬）親戚之愛性也（相親相愛性也）使君親之察同索屬故也（索求也君親之於臣子同求其愛敬矣故事也臣雖屬君當以事親之故事君）使人君不安者屬際也（使君不安其位者則臣但以義際君無愛敬故也）不可不謹也（臣無愛敬或化爲仇敵故不可不謹之也）賢不可威（威賢則邦國殄瘁）能不可留（材能當引用之不可留之於彼身）杜事之於前易也水鼎之汩也（姦凶之事先其未然而社塞之則甚易猶水之在鼎以烹之食事亦不擾也）人聚之壤也地之美也（由是地美人聚之也）人死之若江湖之大也（人所以爲君致死者則君量若湖水之大無不容納故也）求珠貝者不令也（君之於人有所簡擇若求珠貝之爲也人必去而不令之）逐神而遠熱交觶者不處兄遺利（君之於人也使敬之若逐神長之若遠熱其逐神者交觶祭祀不敢留處其遠熱也雖有兄弟之親亦遺利而去君之尊嚴莫與大誰敢窺覦之哉）夫事左（謂人君行事不得正）中國之人觀危國過君而弋其能者豈不幾於危社主哉（中國謂得禮義之中國也弋取也中國之人見危國過君不能用賢

翁曰法者循故

翁曰言乃至貞生至信乃至作
生乃綾之　今本信誤言生誤
往今正

翁曰王當爲善　下文善用道者內
丁曰山乃止誤　注格字即止訓
富饒八字閒人增

（道爲已用如此則過君之社主近於危）利不可法。故民流。神不可法。故事之。（神亦不得其法不知神之所在故畏敬事之所謂陰陽不測之者也）天地不可留。故動化。故從新。（天施地化日夜不息故能生成不已以天地變不可留停故動化其故以就其新然亦楯故之四時周而復始而所易之也）

張曰本作中形動而化故從新也　本作天施地摩　其道就道本

是故得天者高而不崩。（謂得天變化日新之理故能常保其尊高而不崩壞者也）得人者卑而不可勝。（得人則衆歸之故雖卑不可勝）是故聖人重之。（謂重天也）人君重之。（謂重君也）故至貞生至信至。（貞正也謂正心生則至信生而應之也）言往至絞生。（絞謂急言私已今空以言往而無其實則至絞已言生而應往則絞來皆有因而然故曰至自有道）至自有道。（正生則信至言）不務以文勝情。（以文勝情情彌虛也）不務以多勝少。（少是能正衆非故多不能勝之）不動則望有廧。（君子儼然不動則望者如墻焉）旬身行。（旬均也君子身行必令均平正直）法制度量。王者典器也。（理國之常器也）執故義道畏變也。（君人執守故義以尊於道者畏輕躁之人妄有所變也）

丁曰天地涉下衍注異

天地若夫神之動化變者也。天地之極也。（若能祀神而動化變流獘天地之極理善莫大焉）能與化起而王用則不可以道山也。（若能隨神化而起王有天下其所運用則不可以常道格之其富饒取類於山也）仁者善用。智者善用。非其人則

俊按大疑作失古本[illegible]可遠而[illegible]而失

戴曰萬民衍人

孫曰云讀爲運數之運古人死則易其運行之數

俞曰廣正云有以古本訓樹紀曰有此易云確令材文猶之乎山川之也从而云象子而非形並之字本而形之形皆有從往之文將易相扎云何云雄也者其默友也善於繞即有相親之義故得訓友

安曰古本人作入

張曰男特群字壞文

丁曰則字當衍

孫曰塵當作廛丁曰依乃倍字誤

與神往矣（非其人尚能用之則明無不用如此者可謂通靈合契契神往來也）衣食之於人也不可以一日違也（一日違衣食生理或幾乎不全也）親戚可以時大也（謂時大聚會之以結其恩意）是故聖人萬民艱處而立焉（人者難靜而易擾故聖人處立其上常有戰兢之心畏難之也）人死則易云（死者無所爲不憂其爲亂故易云也）生則難合也（生者有利欲之心合而無防或生姦謀故難合）故一爲賞再爲常三爲固然（謂一時行其賜人則欣賴以爲賞頻再爲之則人以爲常謂至此時必當有賞頻三爲之則以爲理國當然無懷愧之心）其小行之則俗也（若小行其賞則人習之以爲俗無過厚之恩也）久之則禮義（久而一行厚賞則人荷德而懷恩此禮義之正者也）故無使下當上必行之（無使下人毎至時承當君上必行之賞也）然后移商人於國非用人也（下既不希上賞則專意於市故商人皆移來入國也）不擇鄉而處不擇君而使（商人常隨利往來故不擇鄉又不擇君）出則從利入則不守（商人出國唯從利焉其入國遇寇難則恇怯而苟免不爲君城守也）國之山林也則而利之（商人雖不爲國用亦有利於國猶山林也則當容受而取其利也）市塵之所及二依其本（市則衆聚喧買尤多塵埃今使工商二族依之以爲本此亦處物之宜也）故上侈而下靡（得商賈之利故上侈下靡）而君臣相上下（得商工之用故依之章

丁云君臣相四字涉下文衍上下相親則君臣
之財不私藏承上上下之儀而下言之尹
讀誤

俞曰而云可數也。俊曰何乃何字柁公
問多賢何以云曰
俊按封曰疑作對曰越本不誤

孫曰呷當爲餌

張曰徑當作律 [illegible]
也若夫真可使之士能致之於其
孫曰言士能自致當爲運數所限若阨
其道而薄其所予則士乃運數所限
矣而云字當讀作逢 然後運可得
也逢即云字之訛 從於律何以得
言曰期亦而也言期而不服於上也上文能而
不使服所以爲虛期者 說之篇上不行君令
下不合於鄉里變更自爲易國之成俗
者命之曰不牧之民

俞曰則士云矣當云 [illegible] 之也

俊按方法也

（著上下之儀）相親則君臣之財不私藏（相親則情公故不私藏財）然則貧動枳而得食矣（枳棘者所爲擁塞也農人貧商賈而動者則多枳塞其幸者但得貧食而已無餘利也）徙邑移市亦爲數一（其有田邑之人今移於市此亦爲費數而得一耳也）問曰多賢可云（問多賢之理可言不）封曰魚鼈之不食呷者不出其淵樹木之勝霜雪者不聽於天（霜雪不能殺是不聽於天也）士能自治者不從聖人（能自理者則有餘不從聖人而求之也）豈云哉（能自理則雖聖人不能致自斯之外何可云者）夷吾之聞之也不欲強能（材能之士心不慕已勿強引之也）不服智而不牧（士之材智上不服則勿養之）若旬虛期於月律若出於一明然則可以虛矣（布一月日期律明潤白君人之道當若毎旬之虛而在數自期於來日既至律然後出一明矣如此虛而任數理足自耶人但虛懷接物賢才自至亦猶是也）故阨其道而薄其所予則士云矣（士之道藝則能阨而服之至人所與則薄而少之如此則必自來其理可言也）不擇人而予之謂之好人不擇人而取之謂之好利（遇人則與無所簡擇可謂謂多所愛所愛）審此兩者以爲處行則云矣（兩者謂不擇取與不擇而取盜不擇而與用此以爲處身之行則其理可云矣）不方之政不可以爲國（不方之政謂邪也）曲

戴曰元刻無齊字齊字衍
丁曰陽者下加謀字當從下文夫運謀此刪
運謀皆承此文言之　張曰可從是　謀運謀
二字當互易

張云以天事當云以天事天神以事神矣

張曰罪罰之誤
戴曰雜一本作離

張曰感疑盛之誤

丁曰當作陰陽時貸貸代通下文其陽厚
則其陰亡

靜之言不可以爲道（靜謀也）節時於政與時往矣（凡爲節度當合於時所施政教與時俱往）不動以爲道齊以爲行（守正不動以爲道齊整肅然以此爲行也）避世之道不可以進取（苟避世則晦明藏用若無所能故不可進取）陽者進謀幾者應感（顯明其事者欲進而爲謀幾理之動唯應所感也）再殺則齊（一殺尚有參差必再殺然後可齊文王再駕伐崇武王再駕伐紂也）然後運可請也（既齊則天下服故請問厤數之運將陟帝位也陽者進謀已下公問之辭也）對曰夫運謀者天地之虛滿也合離也（言厤運之謀當崇替相因若天地之有滿虛合離乃理之不可已者也春夏爲合秋冬爲虛）春秋冬夏之勝也（若無春秋冬夏之變則不能相勝而成歲歲有道之伐無道亦猶是也）然有知強弱之所尤然後應諸侯取交（尤殊絶也謂應運而王者必有智而強殊絶於衆若然諸侯之可以取天下之交）故知安危國之所存以時事天以天事神（謂以神禮事也）以神事鬼（謂依時而享鬼也）故國無罪而君壽而民不殺智運謀而雜橐刃焉（雖用智運謀亦須威以成之故曰雜橐韜也）其滿爲感（感則物應故滿也）其虛爲亡（亡則物散故虛也）滿虛之合有時而爲實（滿時爲實也）時而爲動（虛時爲動散也）地陽時貸（地在陽時假貸萬物精氣以長養也）其冬厚則

丁云尹注因冬時又云其時方寒之合而
未有時疑今本其下脫時字

洪曰禺古偶字心術其應物也
若偶之此言將合可以外物之
有偶

張曰曲於典法

趙本作古時　孫云不歲二字衍

俊按當作應之以法注應其所出
之處設法以懷之法即白文法字
下文之變氣應之以法推字可以
應之之正即白文之字一律今作
應其所出者陸注應其所出之
處因而譌并誤天之二氣在地之上

夏熱其陽厚則陰寒（厚謂過於寒、熱、冬有極寒、夏有極熱、夏有極熱、冬有極寒、）是故王者謹於日至（謂冬、夏至也當知二至之寒、熱也）故知虛滿之所在以爲政令（知其寒熱之虛爲時令以順之）已殺生其合而未散可以決事（時冬時既有肅殺兵萌牙內發欲生也然其時方寒合而未有時可以決斷罰罪之事也）將合可以禺其隨行以爲兵（禺謂事端初見也謂夏末初秋之時寒凉方至將凝合初見其禺隨此時而行可以爲兵威也）分其多少以爲曲政（兵之所由各有多少隨其多少委曲爲政）請問形有時而變乎（謂歲年多吉凶之變可知）對曰陰陽之分定則甘苦之草生也（陰陽之分定於吉則有甘草生薺是也定於凶則苦草生葶藶是也）從其宜則酸鹹和焉（謂從四時之宜以酸鹹之味和而食焉若春多酸冬、多鹹是也）而形色定焉以爲聲樂（酸色青鹹色黑青聲角黑聲羽言定色而生聲）夫陰陽進退滿虛時亡其散合可以視歲唯聖人不爲歲（言陰陽滿虛散合可視知歲之豐荒也）能知滿虛奪餘滿補不足（聖人善識滿虛之所在故奪有餘者補於不足）以通政事以贍民常（減滿與虛萬人均平故能通達政事贍足於人使脩常通）地之變氣應其所出（謂地見災變之氣應其所出之處設法以懷之）水之變氣應之以精受之以豫（水見災變之氣則當應之以精誠其祥不弭當受之者須預有所防）

宋本移義作之義注同
俊案當作不正為沮正誤為與正
注不能正則為沮敗今亦誤必不
俞曰注三卦並列進退上不當有之字
之字衍

俊案潛然而哀當作潸然而哀
涉上潛然而誤

俊曰佁當作治承上治動

（備之也）天之變氣應之以正（天見災變之氣唯守正以應之也）且夫天地精氣有五不必爲沮（謂五行之時也其時之氣不能必則爲沮敗也）其亟而反其重陔動毀之進退即此數之難得者也（其爲沮敗也或繞有形而違反者或遲重滯凝久而不去者或發動而有所毀傷者或有作退者凡此皆災敗之數難得而知之者）此形之時變也（謂歲年之形有變也）沮平氣之陽若如辭靜（言欲沮敗平和之陽氣默至而無形聲如辭言之靜者）餘氣之潛然而動愛氣之潛然而哀胡得而治動（災之餘氣潛然發動愛怜之氣已潛然而哀則氣候之動難知者也故曰胡得而治動自沮平已下公問之辭）對曰得之衰時位之觀之（得其沮氣衰敗之時而立分位而觀察之）佁美然后有煇（佁深思皃謂深得其美理然後情魂悅而皃煇然也）脩之心其殺以相待（既知災氣之所召則脩德於心以禳之其凶殺之至必有以待之）故有滿虚哀樂之氣也（當察災而德禳或滿而樂或虚而哀也）故書之帝八神農不與存爲其無位不能相用問運之合滿安臧（易之所序五帝謂伏羲神農黃帝堯舜書之所記三王夏殷周然於八帝之中神農所存事迹獨少則以不爲位以覲災處氣又不公問自今之後運之合滿何所藏隱可得知之乎）二十歲而可廣十二歲而聶廣百歲傷神（管氏對曰從今之後二十歲天下安寍德義可廣又十二歲代將亂而

俞曰將作周鄭之禮移矣

戴曰古作周之律廢矣此從俗

維曰依駟當作旅駟旅誤爲駟

丁云旅於字誤

張曰下里之曲見宋玉對楚王問

亟出平康內亟與極同害世之紀也婦

人君既衰則亦日退其亂之極矣

谿陵山谷之神之祭更應國之稱

號亦更也以上係誤[illegible]乃致誤

維曰邪字當在下曰邪更更而動

俞曰視乃天視與下文之風氣作

古之祭四方當以天氣言視方祭之時

天氣不同故此即上文所云視之天變現

之風氣也謂之云云中程又引揚

謂星時也此山星字涉上衍而作

有時而燒又作[illegible]而原集字集注作

熾蓋也物書作昫說文曰昫溫也

維曰胞遠也胞誤

戴曰韓注引民文選華應字華下出

若字當於實字名字後出其

義不可知

（攝其廣又百歲之後天下分崩鬼神之祀絕矣）周鄭之禮移矣（禮移則俗變也）則周律之廢矣（周之法則壞矣）則中國之草木有移於不通之野者（時既戰爭廢於農事蕪穢之地荊棘生焉故草之屬移變於不通之野）然則人君聲服變矣（聲謂樂聲衆亂則聲服俱變）則臣有依駟之祿（依稱也代衰則臣富故臣多養駟馬反其受祿又以稱之）婦人爲政鐵之重反旅金（君幼則母后爲政鐵者所以爲兵器當重之謂下而悲識不重鐵反旅陳於金而玩之者也）而聲好下曲食好鹹苦（謂聲之下而悲者食多鹹苦之味者婦人之所好）則人君日退亟（既使婦人爲政則百度昏人之退衰也豈不亟急哉）則谿陵山谷之神之祭更應國之稱號亦更矣（更改也國衰則神之祀改其所應祭國之稱號亦更矣市朝既變後聖既作故改其號國）視之亦變（旄麾之屬目視而取節今變矣）觀之風氣古之祭有時而星（或祭星以祈風氣之和者也）有時而星熺（熺星之明或有祭明星者）有時而熰（熰熱甚也祭謂此旱熱甚而祭）有時而胸（胞遠也或遠而爲來歲祈福而祭之也）鼠應廣之實陰陽之數也（鼠憂也凡此皆君之憂人故廣爲祈福祥而祭之調陰陽爲物也）華若落之名祭之號也（言祭時爲物作美號若花落之莊物益其光輝）是故天子之爲國圖具其樹物也

俞曰鼠乃䑕字誤而衍[illegible]

俞曰清花諸遺文不當有若字因注若花落誤入

管子卷第十二

王曰當為充盈。盈與聲為韻，此篇多韻文

戴曰故曰涉後人衍，當屬後文毋上有君

陳曰羽字衍，使弊其翼，上下句皆四字，力翼為均，其即見本無羽

戴曰宋本作絜，下絜其宮同，說文無潔，作絜為正。俞曰宋本作神不留處，為从之不解，不絜則神不處。戴曰當从宋本。王曰當下王有中字，涉上衍

管子卷第十三

唐司空房玄齡

心術上第三十六　心術下第三十七

白心第三十八

心術上第三十六

短語十

心之在體，君之位也。（心之在體，當身之中，凡身之運爲，皆心之所使，故象君位。）九竅之有職，官之分也。（九竅則各有職司，不能以此代彼，若百官之有其分也。）心處其道，九竅循理。（心之君處，常能順道，則九竅所司各循理而應也。）嗜欲充益，目不見色，耳不聞聲。（君嗜欲充益，動違道，則九竅失其由，故目有所不見，耳有所不聞也。）故曰上離其道，下失其事。（上順道則下事得。）毋代馬走，使盡其力；毋代鳥飛，使獘其羽翼；毋先物動，以觀其則，動則失位，靜乃自得。道不遠而難極也，（能走者馬也，能飛者鳥也，今不任鳥馬之飛走，而欲以人代之，雖盡力獘翼，而終竟不能盡，以喻君代臣亦然，故曰不遠而不得，故曰難極也。）與人並處而難得也。虛其欲，神將入舍。（但能空虛心之嗜欲，神則入而舍之。）掃除不絜，神乃留處。（不絜亦喻情欲。）人皆欲智，而莫索其所以智乎。（所以

俞云求之者不得處不得其處也下之者三字衍

王曰當作夫聖人無求也故能虛今本作正人者誤求下之字涉上求之而衍下解唯聖人得虛道又曰虛者無藏也故去知則奚求矣無藏則奚設矣無求無設則無慮無慮則反覆虛矣皆是釋此文夫聖人無求也故能虛九字且但言虛而不言虛無今據正虛無無形本作虛而無形洪云文選注天台賦[illegible]注左太沖詠史詩注引此並作虛而無形王曰下解天之道虛其無形則此文本作虛而無形明矣

俞曰伐乃貸誤下解天之道虛地之道靜虛則不屈靜則不變不變則無過故曰不伐以無過釋不伐則不伐是不貸之誤明矣月令宿離不貸注不得過差也貸與上文色爲韻

（智者虛心以循理也）智乎智乎投之海外無自奪（但能虛心脩理其智雖復遠投海外虛心用之他毋從而奪之也）求之者不得處之者（將欲求之智終不知其處而得之也）夫正人無求之也（智既不可得故人亦無從而求之）故能虛無虛無無形謂之道化育萬物謂之德君臣父子人閒之事謂之義（人事各有宜也）登降揖讓貴賤有等親踈之體謂之禮（丁云案作親踈有體[illegible]）簡物小未一道殺僇禁誅謂之法（丁云未乃大之誤大字作一[illegible]）（謂簡擇於物末有能與道爲一者乃殺勠禁防之此法之用也）大道可安而不可說（張曰[illegible]）（夫道無形無聲者也體神而安之則有理存焉如欲說之無緒）（王曰文[illegible]無文字）可直人之言（王曰[illegible]）不義不顧不出於口不見於色四海之人又孰知其則（謂安道之君子雖人言其不義猶然不顧言既不出於口理又不見於色言理既絕四海之人誰有能知其則義哉）天曰虛地曰靜乃不伐（言能體天而虛順地而靜則道德全備故不可伐也）絜其宮（宮者心之宅猶靈臺也）開其門（門謂口也開口使順理而言下解中門謂耳目也）去私毋言（謂無私言）神明若存（宮絜無私則神存）紛乎其若亂靜之而自治（雖紛然而亂但靜而順之則自理也）強不能徧立智不能盡謀（忘強與智然後所謀立能遍而盡）物固有形形固有名名當謂之聖人（立名當物所以稱聖）故

張曰當作闢其門下闢其門亦開之誤言以視聽聽也

王曰不言下脫之言二字。不與萬物不字涉上不言而衍 見下解
俊曰執乃勢之誤 執古勢字注同

王曰君道本作不休字之誤故云休止也且云下解作怵則此不作怵明矣下解作怵者也怵與訹通說文訹誘也漢書賈誼傳服賦怵迫之徒兮孟康曰怵為利所誘怵也迫迫貧賤也

俊按偶當作遇

王曰心術者二句舊無代馬走無代鳥飛之意不當有此四字俞同（劉同）陳注說甚是術字亦據注補注亦無衍字故曰君曰字無此正誤

必知不言無爲之事然後知道之紀（道以不言無事爲紀）殊形異埶不與萬物異理故可以爲天下（君人者必殊形異埶與物同理故可以爲天下主）人之可殺以其惡死也（若不惡死雖殺無益）其可不利以其好利也（若不好利雖不利之亦無懲也）是以君子不怵乎好（怵止也不止人好利之情下解中作怵）不迫乎惡（不迫移人惡死之意）恬愉無爲去智與故其應也非所設也其動也非所取也（故事也既忘智則事自去）過在自用（自用不順理則生過）罪在變化（小聰明變舊章則成罪也）是故有道之君其處也若無知（寂泊之至）其應物也若偶之（若符契自然而合也）靜因之道也（凡此皆虛靜心循理之道也）

心之在體君之位也九竅之有職官之分也（此巳下上章之解也然非管氏之辭豈有故作難書而復從而解之前之循制皆不然矣凡此書之解乃有數篇版法勢之屬皆開錯不倫處非其第據此則劉向偏掇之由曰謂爲管氏之辭故使然也今究尋文理觀其體勢一韓非之論而韓有解老之篇疑此解老之類也）耳目者視聽之官也心而無與於視聽之事則官得守其分矣夫心有欲者物過而目不見聲至而耳不聞也故曰上離其道下失其事故曰心術者無爲

張曰疑上能字當作人。人誠，才試言誤。

能古讀耐與試為均

俊曰趮當作躁，法有訛。

丁曰觀下脱其則二字上文毋先物動者

孔曰則

張曰世人當作聖人

俞曰精當為情世人惟以情為主故求欲而清宣宣而虛靜靜而處精而後精主

吾當作人皆欲知而莫索其所以知其所以知彼也其所以知此也人皆云云當屬上文其證知云云釋上文之詞

張云能讀為而而乃古通

而制竅者也（心無嗜欲之爲故能制於九竅）故曰君無代馬走無代鳥飛此言不奪能能不與下誠也（君之能不預於下之誠凡爲其所能無不誠）毋先物動者搖者不定趮者不靜言動之不可以觀也位者謂其所立也人主者立於陰陰者靜（靜爲躁君故人主立於陰也）故曰動則失位（失君位也）陰則能制陽矣靜則能制動矣（君亦能制臣矣）故曰靜乃自得道在天地之間也其大無外其小無內（所謂大無不苞細無不入也）故曰不遠而難極也虛之與人也無閒（虛能貫穿人形故曰無閒）唯聖人得虛道故曰並處而難得世人之所職者精也（職主也言所稟而生者精也）去欲則宣宣則靜矣（宣通也去欲則虛自行故通而靜）靜則精精則獨立矣獨則明明則神矣神者至貴也故館不辟除則貴人不舍焉故曰不潔則神不處人皆欲知而其索之其所以知彼也其所以知此也（有此然後知彼也）不脩之此焉能知彼（無此其具則不往知彼）脩之此莫能虛矣虛者無藏也（此既脩則彼不能虛誑者無誑）

（藏隱故也）故曰去知則奚率求矣（率循也無知則循理而自求也）無藏則奚設矣（既不能隱藏則無策謀可以施設也）無求無設則無慮無慮則反覆虛矣天之道虛其無形虛則不屈（屈竭也）無形則無所位𧼮（𧼮逆也）無所位𧼮故偏流萬物而不變（無物與之同故不變）德者道之舍物得以生（謂道因德以生物故德爲道舍）生知得以職道之精（得其生者主出稟道之精也）故德者得也得也者其謂所得以然也（得道之精而然）以無爲之謂道（無爲自然者道也）舍之之謂德（道之所舍之謂德也）故道之與德無閒（道德同體而無外內先後之異故曰無閒）故言之者不別也（同體故能不別）閒之理者謂其所以舍也（道德之理可閒者則所舍所以舍之異也）義者謂各處其宜也禮者因人之情緣義之理而爲之節文者也故禮者謂有理也理也者明分以諭義之意也故禮出乎義義出乎理理因乎宜者也法者所以同出不得不然者也（有禮則有法故曰同出）故殺僇禁誅以一之也故事督乎法（督察也謂以法察事）法出乎權權

戴曰一本無以字

王云故下衍曰字奚下不當有率字即涉上文而衍去知則奚求無藏則奚設對文

孫云[illegible]當爲復[illegible]復歸於虛

王引之曰位赴當作位趨[illegible]物之有所趨也猶言其有形也道無形則無所趨

孫云職識古通知字似衍

俞云[illegible]疑[illegible]是無以字

故道[illegible]衍故字[illegible]下[illegible]也字[illegible]道之與德無間與[illegible]之與人也無間一律

王引之曰閒之理者上文脫無字無閒之理者謂其所以舍也言道之與德所以無閒者[illegible]道之所舍[illegible]無閒也[illegible]脫無字

王引之曰禮出乎義當作禮出乎理[illegible]義出乎理當作理出乎義[illegible]理因乎宜當作義因乎宜[illegible]者各當其宜也

俞曰出[illegible]人不敢[illegible]誅以一之[illegible]

丁云其謂當作[illegible]其不正[illegible]各當其宜[illegible]有理[illegible]

戴曰各一本作名

俞曰施即四字施而不張於言
靜也與動對　得擇說三字衍
王曰此釋上真人之言不義不顧
也上誤為莫人言至也[illegible]
也三字[illegible]有脫誤
宜義有字道不宜即上文之
不義[illegible]不言[illegible]後應
之不出為是[illegible]
俞曰莫人言[illegible]不宜[illegible]
顧而言因[illegible]釋上文莫人乃顧
人之誤[illegible]
釋直　非吾所顧當作非吾所
顧與上非吾所設對文[illegible]
也尹作注時[illegible]
義[illegible]
門據上文[illegible]
孫曰[illegible]
[illegible]
吾不得過實上當有名字
王引之曰[illegible]其下[illegible]字
字[illegible]衍文[illegible]
名[illegible]

出乎道（權道者事從之而出）道也者動不見其形施不見其德萬物皆以得然莫知其極故曰可以安而不可說也莫人言至也（人無能言者理之至）也不宜言應也（有時宜言則應物故）應也者非吾所設故能無宜也不顧言因也（無所顧思者因舊故）因也者非吾所顧故無顧也（因舊也非吾所為故無顧）不出於口不見於色言無形也四海之人孰知其則言深囿也（不知深淺之圓城也）天之道虛地之道靜虛則不屈靜則不變不變則無過故曰不伐潔其宮闕其門宮者謂心也心也者智之舍也故曰宮潔之者去好過也（去欲好之過也）門者謂耳目也耳目者所以聞見也物固有形形固有名此言不得過實實不得延名（不得無實虛延其名）姑形以形以形務名督言正名（姑且也且言形者以其形也）故曰聖人不言之言應也（言則言彼形耳於我無言）應也者以其為之人者也（人有所為故聖人得不應）執其名務其應所以成之應之道也（物既有名守其名而命合之則所務自成斯應）

孫曰[illegible]衍[illegible]

張曰[illegible]誤[illegible]作以物[illegible]形

[illegible]此字衍[illegible]

上文此[illegible]不得
過實衍[illegible]
應上脫此[illegible]
俞曰當作此
應之道也
與此因之術
也衍文

劉云文作故其形以成得矣此以名成者韵

丁云弟乃本之誤本猶也

丁云不怵上當有君子二字今誤脫在恬愉無爲之上

丁云物字當在下句有字非

張曰作則上從缺超之超

俞曰者猶古通

（物之道）無爲之道因也因也者無益無損也（損益者生有爲）以其形因爲之名此因之術也（見形而後名非因而可）名者聖人之所以紀萬物也（萬物雖多立名以紀之也）人者立於強（必強然後有所立也）務於善（必善然後成人也）未於能（能未成者習而成之）動於故者也（凡所運動必循於故致也）聖人無之（謂無宰物之心也）無之則與物異矣（物有我無故異也）異則虛（異於有故虛也）虛者萬物之始也（有形生於無形也）故曰可以爲天下始（聖人體虛故爲天下始也）人迫於惡則失其所好（迫入於惡故失於好）怵於好則忘其所惡（爲好所怵故忘其惡）非道也（二者皆非）故曰不怵乎好不迫乎惡惡不失其理欲不過其情故曰君子恬愉無爲去智與故言虛素也（凡知與言習從虛素生則無邪欲也）其應非所設也其動非所取也此言因也因也者舍己而以物（舍己而隨物故曰因）爲法者也感而后應非所設也緣理而動非所取也過在自用罪在變化自用則不虛不虛則仵於物矣變化則爲生（謂有爲於營生）爲生則亂矣故道貴因因者因其

俊按此文多韵未可治徐写得

極均

俊曰飾德疑作飭德

戴曰宋本無作毋　俊按下同此當[illegible]

戴曰此說耳目以貞之宜爲注證

俊按陳說是　心術上曰九竅之有

職官之分也

戴曰宋本德作得与業同

俊曰前作形知四言儀也故下曰

形不正則民不服　形皆誤爲行

義乃儀之省　承上形不正者

俊不来而心釋之

能者言所用也（就能而用故曰因也）君子之處也若無知言至虛也其應物也若偶之言時適也若影之象形響之應聲也故物至則應過則舍矣舍矣者言復所於虛也

心術下第三十七　短語十一

形不正者德不來（有諸內必形於外故德來形自正詩云抑抑威儀惟德之隅）戴曰元本[illegible]　中不精者心不治（精誠至之謂也中能誠至心事自理）正形飾德萬物畢得翼然自來神莫知其極（正外形飾內德則下觀而化矣故萬物盡得其理也）昭知天下通於四極（因物之義可以逆順故能昭知天下自近以及遠通達於四極）元本無是字　是故曰無以物亂官（貪賄則官亂也）毋以官亂心（健羨太甚則心亂也）此之謂內德（官貨兩忘則內德也）是故意氣定然后反正（無欲則意氣定故能反正也）氣者身之充也（氣以實身故曰身之充也）行者正之義也（行不違中正之宜者也）充不美則心不得（充不美則氣邪故心亂而不自得也）行不正則民不服（行不正則邪枉故人不服）是故聖人若天然無私覆也若地然無私載也私者亂天下者也凡物載

壽曰此以兩治字作句，實不傷不亂於天下八字連讀，實与名正相對也

倫曰因而財之，即下聖人裁物義

倫曰自專於意至其精氣之極也一段承上中不精者心不治而釋之

占曰當作見之思之而不得，上文脱思之二字。內業曰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之而不通，鬼神將通之，以彼証此，可知其有脫字矣

俞曰慕乃纂誤，纂選義無可考，要字等齊篇撰從齊等

載曰內業作唯執一之君子能為此，乎此文當有脫字

倫曰失与物、理与使韻

名而來聖人因而財之而天下治實不傷（因名而財則物宜之不爽故天下之理不傷也）不亂於天下而天下治（天地以及萬物皆有理存焉苟莫之亂則自理矣）專於意一於心耳目端知遠之證（但專意一心則耳目自端證知遠事也）能專乎能一乎能毋卜筮而知凶吉乎（惠迪吉從逆凶豈勞卜筮而後知乎）能止乎能已乎（謂能止於己分）能毋問於人而自得之於己乎（誠己自通問人致惑故不問而自得也）故曰思之思之不得鬼神教之（誠己思而不得必有鬼神來教）非鬼神之力也其精氣之極也（鬼神雖能教不精極者令有精極則神不得不教豈鬼神能致其力我也）一氣能變曰精（謂專一其氣能變鬼神來教謂之精）一事能變曰智（能專一其事能變而動之謂智也）慕選者所以等事也（人之來助或占慕之或選擇之欲令其事齊等也）極變者所以應物也（物窮則變變而通之我之所由今極於變通之理應物者也）慕選而不亂（慕選則齊絜故不亂）極變而不煩（極變以順物宜故不煩也）執一之君子執一而不失能君萬物（一謂精專也既精且專故能君萬物也）日月之與同光天地之與同理（所謂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聖人裁物不爲物使（聖人者裁斷於物而使物不爲裁而使己也）心安是

王本云

張曰當作本不至與上言無字衍

張曰非改曰非不能人其人也

俞曰讀遂求當作逐求

孫曰王逸楚辭章句注引存作有

安井云下不化疑當作不傷與言韻

方作均均

俞曰肕乃韌字

俞曰兩手字皆當為足注文甚明

洪曰金字誤

劉曰當依內業作全心俞曰金心金

皆正心之誤正心者誠心也誠心在中

自不可得匿

國安也（聖心安是國安）心治是國治也（聖心治是國治）治也者心也安也者心也（理與安一在於心然後國從也）治心在中（理心在於中適也）治言出於口（則無口過）治事加於民（則無枉事）故功作而民從則百姓治矣（功成人服非理而何）所以操者非刑也所以危者非怒也（刑雖能操怒雖能危比之於道猶爲末功物不能離道無不操違道必危是無不危也）民人操百姓治道其本至也（必毎人皆操道然後百姓理如此則道爲人本豈不至哉）至不至無（無虛也所謂至者虛之道也）非所人而亂（非至虛而爲天下主必亂）凡在有司執制者之利非道也（有司執制常秉本逐求彿於刑政非道也）

戴曰亡當作忘

聖人之道若存若亡（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故曰若存若亡也）援而用之殁世不亡（道無形也無形則無盡時故殁世不亡也）與時變而不化應物而不移日用之而不化（無形則無變移之時）人能正靜者筋肕而骨強（能靜則和氣全故筋骨肕強也）能戴大圜者體乎大方（必體大方然後能戴大圓）鏡大清者視乎大明（必視大明然後能鏡大清）正靜不失日新其德（正靜者則理順而功立故其德日新）昭知天下通於四極（既知天下則遠通四極）金心在中不可匿（金之爲物彌精心之

王曰本作知於顏色知而見也、謂外見於顏色也

孫曰業戈作戎

丁曰易依內業作心之形

俞曰全心當作正心是也

張曰明王暴王之王當作主

俞曰天下之字皆心之誤下同下誠心以愛天下故天下可附暴王讀心以惡天下故天下可離

俞曰貨字於情處之誤形近

俞曰注正乎衍乎字因白文而衍

俞曰注失其主當作失其正涉下注樂主和而誤

丁曰守禮而下脫守敬莫若靜四字據內業補下文外敬而內靜即承此言

俞曰刑當作形注無明尹說據本不誤凡心之刑亦作形　退知而不可解

（爲用彌明故比心於金中苟有如金之心則徵見於外不可隱匿之也）外見於形容。可知於顏色。（其見於外或在形容或在顏色）善氣迎人。親如弟兄。惡氣迎人。害於戈兵。不言之言。聞於雷鼓。（至道之君常言之言則人無不聞故同於雷鼓）金心之形。明於日月。察於父母。（金心無不耀無不知故明於日月察於父母知子無若於父母故以言焉）昔者明王之愛天下。故天下可附。暴王之惡天下。故天下可離。故貨之不足以爲愛。刑之不足以爲惡。貨者愛之末也。刑者惡之末也。（愛惡以爲心本也故貨刑爲末也）凡民之生也。必以正平。（正平則能保全其生）所以失之者。必以喜樂哀怒。（喜樂哀怒過常則失其主）節怒莫若樂。節樂莫若禮。（樂主和故能節怒）守禮莫若敬。（禮者敬而已矣故敬能守禮也）外敬而內靜者。必反其性。（外敬則合禮內靜則循察故能反其性）豈無利事哉。我無利心。豈無安處哉。我無安心。（亦既反性則忘其利安雖有利事安處蔑不足資也）心之中又有心。（動亂之心中又有靜正之心也）意以先言。（意感而得言）意然後刑。（意感其事然後呈形）刑然後思。（有形則理可尋故思之也）思然後知。（思然後得理故能知也）凡心之刑。過知

戴曰內業作言之声

吾案內業作以爲泉原下文泉之不竭
而此時當言之則以爲缺知其義也表
裏遂通通當爲達達之與竭爲韵內業作遂
被服四固當作被及四固注但言被及
而不言被服則所見本作被及[illegible]一言
解之當依內業作一言之解於解與地爲韵

先王是故內聚以爲原泉之不竭（內聚思慮則用之不窮猶泉之有源其可竭哉）表裏遂通泉之不涸四支堅固（內和則外道表裏無擁故若泉之不涸而四支堅固也）能令用之被服四固（但能用此道者則四支堅固被及其身也）是故聖人一言解之上察於天下察於地（解則無不通物故能窮於上下）

白心第三十八　短語十二

吾案作建常立常以靖爲宗當宜
以道宗與寶爲韵

王曰當作非吾常下同常立
儀維守其平常了通道
能從人乎承此文言

吾隨當爲隨吾[illegible]必已注隨
廢也

後曰形誤爲刑注不誤

建當立（凡所建必建其當立者也）有以靖爲宗（靜則思慮審爲建事之宗）以時爲寶（建事非時雖盡善不成時爲事寶也）以政爲儀（政者所以節制其事故爲儀）和則能久（又必當和同然後能久也）非吾儀雖利不爲非吾當雖利不行非吾道雖利不取（凡此雖曰有利非吾儀也當也道也故皆不爲之也）上之隨天其次隨人（所謂應天順人也）人不倡不和（人倡而和事皆無不成也）天不始不隨（後天而奉天則舉無不違也）故其言也不廢其事也不隨原始計實本其所生知其象則索其形（謂君之出言人乃順而不廢其行事則有不隨若此者當原其初始計其理實尋本其所生則其象可知象既可知則其形可索也）緣其理則知其情（順理則情自見）索其端則

丁云明君衍下文候亦云聖人而若此文之

俊曰誇訓大而且衆則另當本作夸衆

嵩右自二字因下而名自治而衍物至而治之非因之而名自治理之也奇身名廢當作奇名自廢

俊曰奇讀用於奇衰之奇吉作身奇名廢與下句一例

嵩其人之入謂上句衍通古敵字

俊曰衍入字注並亦无入字

洪曰適古敵字言兵之勝則從於敵從之者則從於身

知其名（索端則名自形）故苞物衆者莫大於天地（萬物共在天地之中）化物多者莫多於日月（日陽也月陰也物皆稟陰陽之氣然後化之也）民之所急莫急於水火（一日無水火則生理或有不全）然而天不爲一物枉其時（冬不爲松栢不凋輟其霜雪夏不爲薺麥枯死止其雨露也）明君聖人亦不爲一人枉其法（周公不以管蔡之親休其誅放也）天行其所行而萬物被其利（冬行霜雪夏行雨露故萬物利也）聖人亦行其所行而百姓被其利（行賞於善人行罰於凶人故天下清而百姓蒙利也）是故萬物均既誇衆矣（誇大也天與聖人無私故萬物均蒙其利既大而且衆也）是以聖人之治也靜身以待之物至而名自治之（循名責實則下無隱情故理）正名自治之奇身名廢（奇謂邪不正音飢）名正法備則聖人無事（正名法備則事無闕滯故聖人無事也）不可常居也（居必有時而遷）不可廢舍也（廢舍則百度弛紊也）隨變斷事也（居變則不擁塞也）知時以爲度（事非其時則不成也）大者寬小者局（寬則有餘局則不足）物有所餘有所不足（以有餘補不足則事平理均也）兵之出出於人（人爲兵本）其人入入於身（兵而有功入其賞賜必反於身）兵之勝從於適（適和也所謂師克在和也）德之

強不可下當有脫字

下句兩義字當依者與上文二者字例
作者仲字

戴曰民當讀爲泯。泯，滅也。反，及。反及之誤

俞曰此本作出者而不傷人傷人者自傷也今本奪傷字入乃人之誤

俞曰去乃云誤、善言爲善事反無名即下能者無名也注非

王曰[illegible]反[illegible]作[illegible]注訓還也下文

顧能棄功與名而還及無成

來從於身（脩身則德立也）故曰祥於鬼者義於人（義於人者則鬼祐之以福祥也）兵不義不可（兵不義而還自害故不可）強而驕者損其強弱而驕者亟死亡（違禮而驕無施而可弱而驕者則又其戾焉死之速不亦宜乎）強而卑義信其強（信音申）弱而卑義免於罪是故驕之餘卑（於驕有餘則弱弱則卑也）卑之餘驕（於卑有餘則強強則天驕）道者一人用之不聞有餘（理纔用於一人）天下行之不聞不足（無不足於其人）此謂道矣（多少皆足者道也）小取焉則小得福大取焉則大得福盡行之而天下服殊無取焉則民反其身不免於賊（殊無取焉則動皆違道故人反背之而賊害也）左者出者也（左爲陽陽主生故爲出也）右者入者也（右爲陰陰主死故爲入也）出者而不傷人入者自傷也（出者既主生則不當傷人違而傷人是還自傷）不日不月而事以從（但循道而往不計日月事已從而成也）不卜不筮而謹知吉凶（順道則吉違道則凶豈須卜筮後知乎）是謂寬乎刑徒居而致名（守道者靜默而已故其身寬閑徒然而居能致令名）去善之言爲善之事事成而顧反無名（若能去言善直能爲善事其事之成顧反之者默然無名也）能者無口從事無事

俞曰口字疑
古文復注也
不求名即靜
此

劉曰有中有中所謂心之中又有心。王曰尹說不可從，劉說近之。今按當作中有有中，謂中之中又有中也。下故然可證。內業心以藏心，心之中又有心，與。俞曰此本作不中有中，故注曰舉事雖得其中而不爲中，乃是有中也。

王曰有貴其成當作貴其有成，與下貴其無成相對。無成貴其有成者，功未成則貴其有成也。有成貴其無成者，功成而不有其功也。王文引之云棄功與名而還反無成也。己無己當作亡己，亡與無同，言俱忘己，乃能效天地之紀也。俞曰己無己，猶言我與非我也。王說非。

（深能其事者必不求名然其從事安然閑暇若無事然也）審量出入而觀物所載（謂凡出命令當觀物載之所堪然後當量而出之也）孰能法無法乎始無始乎終無終乎弱無弱乎（凡此皆謂爲而忘之者也）故曰美哉岪岪（岪岪興起貌謂能爲而不爲有契於道如此則功美日興故曰美哉岪岪）故曰有中有中（舉事雖得其中而不爲中乃是有中也）孰能得夫中之衷乎（得於中之損折中者其唯忘中乎）故曰功成者隳名成者虧故曰孰能棄名與功而還與衆人同（君棄功名則與衆不異同於物者誰能害之者也）孰能棄功與名而還反無成（棄功名則無所成名）無成有貴其成也（能貴無成乃是成也）有成貴其無成也（若其貴成乃是無成）日極則仄月滿則虧極之徒仄滿之徒虧（謂月）巨之徒滅（謂能立大功也）孰能己無己乎效夫天地之紀（天地忘形者也能效天地者其唯忘己乎）人言善亦勿聽人言惡亦勿聽（譽之不勸非之不沮）持而待之空然勿兩之淑然自清（但無心而待則淑然和美善惡自清也）無以旁言爲事成察而徵之無聽辯（無以旁與譽之言則以爲事成功無聽其利口之辯言悅之也）萬物歸之美惡乃自見（萬物之歸當順）

丁曰巨當爲成，承上有成無成言之。

戴曰元本無勿字。

吉檐爲多揺之爲揺字淮南多岑推女揺之揺女揺之揺而揺之謂本書上注揺字而明字其末揺又謂作擔末本經改揺爲揺則非其舊列曰夫或者何或者揺之或揺之之或上言天地尚有所以維載之者也人而安能之者知此間諸之者之歟下遂詳其無声無臭之妙而口耳目手足等莫不本之注皆指爲風不可從　王引之曰當作集於肌膚知於顏色此以集色論風而別心術篇外見於形容知於顏色知亦如

（而容之其美之與惡終自顯見也）天或維之地或載之天莫之維則天以墜矣地莫之載則地以沉矣夫天不墜地不沉夫或維而載之也（天張於上地設於下自古及今而不沉墜者必有神靈維載之故）又況於人人有治之辟之若夫靁鼓之動也（必有以而動也）夫不能自搖者夫或搖之（無識之物皆不能自搖有時而動則物搖之也）夫或者何若然者也（風有時搖動誰使然也）視則不見聽則不聞（謂風）洒乎天下滿（風之洒散滿天下也）不見其塞（風無擁塞時也）集於顏色（寒者遇風則色慘熱者遇之則凊也）知於肌膚（惟肌膚能覺風）責其往來莫知其時（責問其往來則不得正時）薄乎其方也（謂遇方則爲方）韕乎其圜也（韕復皃謂遇圓則爲圓也）韕乎莫得其門（雖復圓轉終不見其門也）故口爲聲也耳爲聽也目有視也手有指也足有履也事物有所比也（今夫口手目足各有其在非徒然也必精神之比夫事物之動搖則風使之然然求風則不得語神亦不見之也）當生者生當死者死（或死或生亦神爲之主）言有西有東各死其鄉（雖其所居有東西之異至於各死其鄉則無不均也）置常立儀能守貞

戴曰元本搖作揺中立本下夫字誤作人

丁曰滿字衍上下皆四字句

孫曰樞當作薄薄乎猶曰圜脉脉乎莫得其門皆文有誤古韕字本作韕乃廓之段

張曰有於作其處下人字均

書上疑奪人口字[illegible]下不屬上
尹注非[illegible]以耳爲衍詞也
[illegible]則物至而命之耳
發於名聲句

口下至字當作正上文君臣法備
則聖人無可以承物至而命之[illegible]
如言至於正也[illegible]至於正教
亦可存可亡[illegible]聖人無可也

王引之曰[illegible]正文及注
神字皆當爲鬼上文曰祥於鬼
者義於人是也鬼與神爲韵
若作事有適[illegible]
觿有所[illegible]而不可解而后解[illegible]
三有適字[illegible]
觿之有解也[illegible]
故下文善舉事者國人莫知
其解[illegible]
也　王曰提提[illegible]
善之名也[illegible]
[illegible]

乎。（人理則置之常法立之儀則而勿失者可謂正乎）常事通道能官人乎。（有能守其常事隨時通變不違於道如此者可以官於人）故書其惡者言其薄者上聖之人。（聖通也既設法以教之立官以主之猶有惡薄而不化者則書而陳之居上者然後化而通之也）口無虛習也手無虛指也物至而命之。（口之習也手之指也終不徒然必以事物之至或以手指之或以口命之）耳發於名聲凝於體色此其可諭者也。（名聲之至耳能之內係於心外凝結於體色如此者性之敵惠故可以德義告諭也）不發於名聲不凝於體色此其不可諭者也。（不發不凝所謂頑鄙者也故不可告諭也）及至於至者教存可也教亡可也。（謂人可誘令至於所欲至如此者存亡教故教存亦可教亡亦可也）故曰濟於舟者和於水矣。（水和靜無有波浪則能濟舟）義於人者祥其神矣。（與人理相宜則神與之福祥也）事有適而無適（事雖有所適常者若無適然）若有適觿解不可解而后解。（雖時有適潛默周密人莫知其由然結必待觿而後解觿所以解結也）故善舉事者國莫知其解。（周密若結故不能知其解）爲善乎毋提提。爲不善乎將陷於刑。（提提謂有所揚舉也欲爲善乎則人以我謙退無所舉欲爲不善又恐陷於刑罰也）善不善取信而止矣。（善與不善足以爲物所信則止矣此言可以爲善不善之取也）若左若右

讀曰[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孫曰[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俞曰筴字義不可通當讀爲
愜說文愜快也言萬物不足以
快其志也

稽曰讀稽作齊齊速也即徇通
之義与稽梅
俞曰周當君字之誤此
篇天下王也君周古文相似
諸曰長久對當倒與王字協
下曰一字衍言固之於內可以
長久也法本無一字
下曰精者明也璧當作辟辟
闢也通也請其情之啟

正中而已矣。縣乎日月無已也。（左陽謂善也右陰謂不善也言處陰陽之中得其正而止若能常得中則各與日月俱懸而無已時也）愕愕者不以天下爲憂。（愕愕守正者忘天下故不憂也）刺刺者不以萬物爲筴。（刺刺操求自謂智謀之士能忘智當操求物理而經營功爲策也）孰能棄刺刺而爲愕愕乎。（智者勞而失惠忘德者佚而歸之也）難言憲術，須同而出。（凡爲法術必重難須同衆心然後出之矣）無益言，無損言，近可以免。（損益之事當潛而爲之又曰何謀此愼密之至）故曰知何知乎，謀何謀乎。（雖知之常曰何知雖謀之常曰何謀此愼密之至）審而出者彼自來。（審而出者必同於彼故自來）自知曰稽。（自知則能考彼矣）知人曰濟。（知人則能可以濟同不以和濟同也）知苟適，可爲天下周。（自知能稽知人能濟所謂適也若此可爲天下之周愼也）內固之一，可爲長久。（適可以知內自固之則長久）論而用之，可以爲天下王。（既固於心度時論用如此可以爲天下王）天之視而精。（既可王天下則於天道故視天能精之也）四璧而知請。（四璧周禮所謂四珪有邸者也祭天所奠也固邸於璧故曰四璧既能知天則祭以四璧而祈請其福祥也）壤土而與生。（天既降福故壤土爲之生百穀也）能若夫風與波乎。唯其所欲適。（風動波應大小唯所欲適天地之應聖人亦酒是也）故子而代其父曰義也。臣而代其君曰篡也。（臣代於君必是篡奪而取也）

維遹注前歌後舞云云據正文歌下本有舞字

余足不張引馬氏繹史曰寫當訓舉也謂寫息於名利必多危險故憂生也尹注非

維遹曰持而滿之至道也即老子而持而盈之不如其已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也語之本懿栄道家言

吾按宋仕字之誤而衍者洪曰今本不可以仕任依注當作任仕与下句合均

吾交當為友仕与友為均

安云當本无与字

俞曰此當乃周之誤与上文可互証親或視之誤周視六合文義乃明

簒何能歌武王是也（而武王以臣代君則非簒也謂之簒之豈能使紂之衆前歌後舞乎則武王以臣代君於理是也）故曰孰能去辯與巧而還與衆人同道（武王伐紂所以不爲簒者則以紂恃其辯巧自異於物逆天絕理毒流四海故也向能去其辯巧與衆同道何武王之敢窺哉雖欲伐之故得簒名）故曰思索精者明益衰德行脩者王道狹（思索太精則矜名故王道狹也）卧名利者寫生危（卧猶息也寫猶除也能息名利則除身之危）知周於六合之内者吾知生之有爲阻也（周其智於六合則神傷竭故於其生有阻難也）持而滿之乃其殆也（持滿者善覆故危也）名滿於天下不若其已也（名滿於天下則花揚而實喪）名進而身退天之道也（未有能名身俱進者）滿盛之國不可以仕任（滿盛則敗亡故不可任其仕也）滿盛之家不可以嫁子（嫁子於滿盛之家則與之俱亡）驕倨傲暴之人不可與交（交於驕暴則危亡及己也）道之大如天（無不覆也）其廣如地（無不載也）其重如石（萬人之力不能舉也）其輕如羽（一人載之不爲重）民之所以知者寡故曰何道之近而莫之與能服也（服行也）棄近而就遠何以費力也（道近在身不能求之於己而望之於人終無得時故曰費力也）故曰欲愛吾身先知吾情（知己情則能自保其身）君親六合

俞曰衍當為延○周官大祝衍祭注衍當為延遷延疊韻字左襄十四年晉人謂之遷延之役是也 丁曰衍與延同○西京賦遷延邪睨薛注遷延退旋也

丁曰當作古之從同今本誤倒注知古之從者以其同也可證

以考內身（遍六合之種一一考之於身皆備之則何須棄身而遠之也）以此知象乃知行情（於身知象乃知可行之情）既知行情乃知養生（知行情則不違理不違理則生全故曰乃知養生）左右前後周而復所（行身之道或從左右或從前後行之既周還復本所也）執儀服象敬迎來者（執常儀行常象將來可行之理敬而迎之）今夫來者必道其道（上道從也將來之理必道而來從也）無遷無衍命乃長久（理既從道而來但遵而行之無遷移無寬衍勤而爲之則命久長也）和以反中形性相葆（事既安和反理中理如此則形全性順故能相保也）一以無貳是謂知道將欲服之必一其端而固其所守（固守則道自行）責其往來莫知其時（若貴生之往來則其不定）索之於天與之爲期（求性命之理於天則期時可知也）不失其期乃能得之（既不失其則性命之理得也）故曰吾語若大明之極（若女也大明之極謂大也）大明之明非愛人不予也（愛惜也非有所隱情於人而不與之也）同則相從反則相距也（與天同則從反則距也）吾察反相距吾以故知古從之同也（察今反則有距故知古之從者以其同也）

管子卷第十三

王地者萬物之本原諸生之根菀也引之曰菀與
根義不相屬尹曲為之說非也根菀當為根荄下
文云水者何也萬物之本原諸生之宗室也本原根
荄宗室皆謂根本也隸書亥字或作㐅宛字
或作宛二形相似故荄誤為菀
戴曰御覽地部二十三引作地之血氣筋脉之流
者無如字中立本通流二字誤倒
仁從案五行大義一引作水者地之
血氣筋脉之通流者故曰水
孫星衍曰水經河水注作其具材也而水最為
大
戴曰文選運命論注引弱作淖御覽地部引
宋本濊作洒
孫星衍曰海賦注引已作水御覽引赴作趍

管子卷第十四　　唐司空房　玄齡　注

水地第三十九　四時第四十

五行第四十一

水地第三十九　短語十三

地者萬物之本原諸生之根菀也（菀圍城也）美惡賢不肖愚俊之所生也（謂出於地）水者地之血氣如筋脉之通流者也（水言材美具備其潤澤若氣以支持於地若筋分派地上若脉也）故曰水具材也（言水材美具備）何以知其然也曰夫水淖弱以清而好洒人之惡仁也（淖和也惡垢穢也）視之黑而白精也（視其色雖黑及揮揚之則白如者精也）量之不可使概至滿而止正也（以意量之則不多少之況注於器滿則止不可加剩如此者正也）唯無不流至平而止義也（方圓邪曲無所不流平則止不可增高如此者義也）人皆赴高已獨赴下卑也卑也者道之室王者之器也（道以卑爲室王以卑爲器也）而水以爲都居（都聚也水聚居於下卑也）準也者五量之宗也（水可爲下

俞曰淡字文不可通尹注曰能濟諸生以適中故曰淡亦未知淡字作何解也淡字疑本作澹淮南子原道篇富澹天下而不既齊俗篇智伯有三晉而欲不澹高注並曰澹足也又主術篇衆智不容而易澹注曰澹給也贍足之贍說文無之古人書贍字每作澹漢書食貨志司馬遷傳東方朔傳趙充國傳字皆作澹師古注並云澹古贍字是其證也水兼利萬物諸有生之物皆于水取給故云諸生之澹正合古人澹字從水之義而後人又以澹淡為一字文選潘安仁金谷集詩綠池泛淡淡注引東京賦淥水澹澹云澹與淡同於是諸生之澹改為諸生之淡而其義始晦矣

俞曰違當作韙隱十一年左傳犯五不韙杜注曰韙是也韙非猶曰是非正與得失一律丁云韙當為素

張文虎曰集於天地集疑[illegible]字之誤下集於諸生集於草木並同

俞曰詩芃蘭篇知我如式毛傳曰我期也萬物莫不盡其幾言無不盡其期也猶云終其天年耳尹注非

王曰夫玉鄰以理者知也引之曰鄰堅貌也聘義縝密以栗知也鄭注栗堅貌荀子法行篇曰縝密而理知也栗與鄰一聲之轉耳本書五行篇玉粼粼鄰尹彼注曰鄰鄰堅貌不足釋竹顏曰鄰鄰堅貌尹注曰其文文相與近其義近也尹此注訓鄰為近非是洪說同戴作紲

王曰瑕適皆見精也精與情同逸周書官人篇復徵其言以觀其精精即情字荀子脩身篇術順墨而精雜污楊倞曰精當為情情之言誠也不匿其瑕故曰情春秋繁露仁義法篇云自稱其惡謂之情義與此情字同荀子法行篇作瑕適並見情也瑕義曰瑕不揜瑜瑜不揜瑕忠也忠亦情也尹注非孫說同

（準五量取則焉故爲五量之宗也）素也者五色之質也（無色謂之素水雖無色五色不得不成故爲五色質也）淡也者五味之中也（無味謂之淡水雖無味五味不得不平也故爲五味中也）是以水者萬物之準也（萬物取平焉故曰準也）諸生之淡也（能濟諸生以過中故曰淡也）違非得失之質也（得亦自水生焉失亦自水生焉故爲得失之質）是以無不滿無不居也集於天地（雨從天降而亦有何漢故水集於天地）而藏於萬物（動植之物皆含液也）產於金石（揀金於水山石之穴或有溜泉焉）集於諸生（諸合生類皆得水而長之）故曰水神（莫不有水焉不知其所故謂之神也）集於草木根得其度（得其生之度）華得其數（得其榮落之數）實得其量（得其有熟之量）鳥獸得之形體肥大羽毛豐茂文理明著萬物莫不盡其幾（幾謂從無以適有也）[illegible]下有反字反其常者（常謂長言之常數也）水之內度適也（內度謂潛潤之度也）夫玉之所貴者九德出焉夫玉溫潤以澤仁也鄰以理者知也（鄰近也玉文相通近理各自通如此智也）堅而不慼義也（慼屈聚也如此義也）廉而不劌行也鮮而不垢絜也折而不撓勇也瑕適皆見精也（瑕適玉病也以其精純故不掩瑕適）茂華光澤竝通

王曰茂華光澤並通而不相陵容也引之曰茂字蓋因上文羽毛豐茂而誤　太平御覽珍寶部三引此已誤　茂華當作英華說文曰瑛玉英華相帶如瑟弦瑮玉英華羅列秩秩　孫星衍曰御覽事類賦注引搏作專專古摶字

張文虎曰當作人水也中字衍　俞云如當作而上下五月而成十月而生句法同御覽亦引作而丁說同　宋本脾作膈五行大義三引作脾生骨腎生腦肺生革心生肉肝生爪髮御覽人事部引作脾生膈肺生骨腎生腦肝生革心生肉與今本管子異

孫星衍曰太平御覽引五主字皆作生五行大義三引作脾生骨云云俱作生字不誤　丁士涵曰肉當作內上言五藏下言五內備骨腦革肉三者五內之[illegible]備者肉以包五內下文五內已具肉當內字之誤　王念孫曰五內已具而後發爲九竅案此承上文心生肉而言五肉上不當有五字蓋涉上文五藏已具而衍太平御覽人事部一引此無五字　戴望曰肺發爲竅下有心發爲下一句朱本同引此補注引文子亦有心發爲下句　王念孫曰脾發爲鼻肝發爲目腎發爲耳肺發爲竅案肺發爲竅隋蕭吉五行大義三引作肺發爲口心發爲下竅是也太平御覽亦作肺爲口心爲下竅今本肺發爲下脫口心發爲下五字則文不可通孫說同

俞曰漢書揚雄傳注引劉德曰荒忽不分明之貌[illegible]老子[illegible]無物之象是[illegible]恍[illegible]有莊子至樂雜乎芒芴之間淮南[illegible]芒芴[illegible]同音芴亦忽之音正字

俞曰淑當作啾湫當作啾並以聲言說文口部啾小兒聲也

王挺本作麁麄案麁麄當依朱本作麁粗與微對文凡書傳麁粗二字連文者皆上倉胡反下才戶反麁字亦作麄

而不相陵容也叩之其音清搏徹遠純而不殺辭也（象古君子之辭也）是以人主貴之藏以爲寶剖以爲符瑞九德出焉（人主所以寶而藏之爲符瑞九德之故）人水也男女精氣合而水流形（陰陽交感流布成形也）三月如咀咀者何曰五味（咀咀口和嚼之謂三月之胚渾初凝類口所嚼食也）五味者何曰五臓（五味出於五藏酸也）酸主脾鹹主肺辛主腎苦主肝甘主心五藏已具而後生肉脾生膈（膈在脾上也）肺生骨腎生腦肝生革（革皮膚也）心生肉五肉已具而後發爲九竅脾發爲鼻肝發爲目腎發爲耳肺發爲（元刻本[illegible]無以字）竅五月而成十月而生生而目視耳聽心慮目之所以視非特山陵之見也察於荒忽耳之所聽非特雷鼓之聞也察於淑湫（[illegible]）心之所慮非特知於麤麄粗也察於微眇故脩要之精（言精思是理脩要妙之精也）是以水集於玉而九德出焉凝蹇而爲人（蹇停也言精液凝停則爲人也）而九竅五慮出焉（五慮謂耳目鼻口心也）此乃其精也（言九竅五慮是身之精也）

粗字亦作觕俗作觕又作觕說文觕角長兒從角爿聲讀若粗麤觕晏子春秋問篇曰楚宋不能苞麤直學者訕淮南氾論篇曰風氣者陰陽麤觕者也春秋繁露俞序篇曰始於麤粗終於精微漢書藝文志曰庶得麤觕論衡量知篇曰夫竹木麤觕苴之物也隱元年公羊傳注曰用心尚麤觕並上合觕反下才戶反二字文同而音異字者不能分別輒傳寫多誤

王雅本作此乃其精也猶麤濁蹇能存而不能亡者也引之曰上也字衍下猶字後人所加此乃其猶麤濁蹇能存而不能亡者也十五字作一句讀謂生人與玉乃水之精麤濁蹇能存而不能亡者也下文曰是以水之精麤濁蹇能存而不能亡者也生人與玉是也尹注誤讀此乃其精為句注云九竅五慮是身之精又誤讀麤濁蹇能存而不能亡者也為句注云謂人之稟氣之字麤濁而蹇但能存而不能亡也遂使一句之中而本文義上下隔絕後人不知其誤又增也字於此乃其精之下增猶字於麤濁蹇之上而文義愈隔絕矣宋本無上也字及下猶字仍是管子原文可合而讀之以證尹注之誤

王曰伏闇能存而能亡者著龜與龍是也宋本著龜本作神龜下文神龜與龍即其證此言龜與龍能存而能亡無取於著也今作著龜者後人不曉文義而妄改之耳據尹注亦無著字

洪頤煊曰御覽北堂書鈔[illegible]引作[illegible]御覽事類賦注并引作發[illegible]則伏見

俞曰生字衍文也據下文云或世見或不見者蟡與慶忌無生字可證

王曰涸川之精者生蟡（舊本蟡上衍於字今據上文刪）蟡者一頭而兩身其形若蛇其長八尺以其名呼之可以取魚鼈案涸川之精法苑珠林六道篇及御覽妖異部一引此川下並有水字據下文云涸川水之精者則有水字者是（上文尹注亦云涸川水有時而絕）其形若蛇北山經注法苑珠林太平御覽引此形作狀據上文云慶忌者其狀如人則作狀者是可以取魚鼈北山經注法苑珠林引此可以並作可使據上文云可使千里外一日反報則作可使者是太平御覽作可以所見本已誤

俞曰於字衍文王氏讀書雜志已訂正矣惟此文尚有可疑上文云涸澤數百歲谷之不徙水之不絕者生慶忌是則當有生字若此文言涸澤之精者則即是蟡矣何得更言生乎據太平御覽妖異部法苑珠林六道篇引此文川下並有水字疑管子原文本作涸川之水生蟡因涉上文此涸澤之精也而誤若此文已云

麤濁蹇能存而不能亡者也（謂人之稟氣麤濁而蹇但能存而不能亡也）伏闇能存而能亡者著龜與龍是也（言龜龍稟氣微妙悠遠而暗冥故能存亡而為變化也）龜生於水發之於火（謂卜者以火鑽灼之）於是為萬物先為禍福正（謂龜得水火之靈故先知於萬物識禍福之正也）龍生於水被五色而游故神（得水不惻之靈故神）欲小則化如蠶蠋（蠋藿中蟲）欲大則藏於天下（言能隱覆天下）欲上則凌於雲氣（尚上也）欲下則入於深泉變化無日（隨時而變不期於日）上下無時謂之神龜與龍伏闇能存而能亡者也或世見或世不見者（謂涸川水有時而絕）生蟡與慶忌（世見生慶忌世不見生蟡也）故涸澤數百歲（謂下谷不徙水不絕之也）谷之不徙水之不絕者生慶忌（謂涸澤之中有谷有水谷不徙而水不絕也）慶忌者其狀若人其長四寸衣黃衣冠黃冠戴黃蓋乘小馬好疾馳以其名呼之可使千里外一日反報此涸澤之精也涸川之精者生於蟡蟡者一頭而兩身其形若蛇其長八尺以其名

涸川之精者生蟡而下文又云此涸川水之精也則於文義複矣知非管子原文也

王曰能存而亡當依朱本作及上文作能存而亡之或不見亦當依上文作或世不見著龜當為神龜說見上

劉先生曰山海經北山經注引作涸水之精名曰蟡又山海經注引作可使取魚鼈

丁云其下當有材字上文水具材也

王曰夫齊之水道躁而復案道當為遒字之誤也遒與酋字或作首形與首相似故遒字誤而為道荀子議兵篇鰌之以刑罰漢書刑法志鰌作道即遒字之誤遒急也字本作遒說文曰遒迫也廣雅曰遒急也楚辭招魂曰分曹並進遒相迫些是遒為急也遒躁二字連讀猶言急躁耳下文淖為弱而清濁重而洎甘㝡而稽淤滯而雜皆二字而運莩下而弱輕勁而清美與此相對為文不知遒為道之誤而以水道二字連讀失之矣

俞曰秦之水泔㝡而稽尹注曰㝡絕也稽停留也謂秦之水絕甘而味停留甚戾不通按尹作甘㝡而稽故其說如此然義實未安當以今本為長說文水部周謂潘曰泔潘淅米汁也冂部㝡積也鍇曰古以聚物之聚為㝡此二句之義蓋謂泔汁會聚而停留淤泥沉滯而混雜也尹據誤本為說非是宋本㝡作最則依尹注為文耳未足據也

孫星衍曰意林引泔作洎

王曰齊晉之水案自齊晉之水以下七條皆專指一國而言無兼兩國者此齊字涉上文而衍尹曲為之說非也意林無齊字

俞曰齊與晉聲相近周易釋文曰晉孟本作齊是也管子原文本作晉之水其讀為齊者旁注晉字傳寫并入正文遂作齊晉之水矣尹注謂其齊之西而晉之東此曲說也

呼之可以取魚鼈此涸川水之精也是以水之精麤濁蹇能存而不能亡者生人與玉伏闇能存而亡者著龜與龍或世見或不見者蝸與慶忌故人皆服之（謂服用水）而管子則之（言管子獨能知水法則也）人皆有之（莫不有水）而管子以之（以用也言管子獨能用水也）是故具者何也水是也（言水無理不具也）萬物莫不以生（得水以生）唯知其託者能爲之正具者水是也（託依也能知水理之所依者能正於萬物故理之具者水也）故曰水者何也萬物之本原也諸生之宗室也美惡賢不肖愚俊之所産也何以知其然也夫齊之水道躁而復（意林作[illegible]）故其民貪麤而好勇（丁云[illegible]）（意林賊上有好字）（以水道迴復故令人貪以其躁速故令人麤勇也）楚之水淖弱而清故其民輕果而賊（以其淖弱故輕佚清則明察故人果賊也）越之水濁重而洎故其民愚疾而垢（洎浸也濁重故愚侵則多所漸入故疾垢也）秦之水泔㝡而稽淤滯而雜（最絕也稽停留也謂秦水絕甘而味停留又泥淤沉滯與水相雜也）故其民貪戾罔而好事（以其泔而稽故貪戾以其滯雜故誣而好事）齊晉之水枯旱

王氏雜志謂涉上文而誤，夫上文有齊之水、楚之水、越之水、秦之水，何獨誤作齊乎？是猶未明其致誤之由也。又按：運字無義，乃渾之誤字，惟其枯旱是以渾濁，故曰枯旱而渾也。

孫星衍曰：困學紀聞十引訣下有而字

孫星衍曰：困學紀聞引閒作簡

王曰：一則欲不污，民心易則心亦不邪。案：一則欲不污本作民心正則欲不污，與下句對文。民心正、民心易皆承上文言之，今本正誤作一，涉上文水字而誤，又脫民心二字，尹注非

丁云：視字衍。視順形近而誤，一作視，一作順，校者旁注視字，遂入正文耳。尹讀視字句，非。時與來為韻

戴曰：[illegible]路與露同，說見五輔篇

而運墲墆而雜（齊晉謂齊之西而晉之東。枯旱謂其水絛溢而無光也）故其民諂諛葆詐巧佞而好利（以其運，故諂諛；以其枯旱，故葆詐；以其墲雜，故巧佞而好利）燕之水萃下而弱，沉滯而雜，故其民愚戇而好貞，輕疾而易死（沉故愚戇而好貞，雜故輕疾而易死也）宋之水輕勁而清，故其民閒易而好正（輕故易，清勁故好正也）是以聖人之化世也，其解在水（言解人之邪正，當水而知）故水一則人心正（一謂不雜）水清則民心易。一則欲不污（人心既一，故欲不污穢）民心易則行無邪（易直則無邪也）是以聖人之治於世也，不人告也，不戶說也，其樞在水（樞主運轉者也。言欲轉化於人，但則水之理，故曰其樞在水也）

四時第四十　　短語十四

管子曰：令有時（王者命令必有其時）無時則必視順天之所以來（視謂觀而察之，若不得時則必觀察其所致，改革以順尺道之來也）五漫漫，六惛惛，孰知之哉（漫漫曠遠皃，惛惛微暗皃。五謂每時之時五政，其理曠。六謂陰陽四時，其理微暗。既漫且惛，故知之者少也）唯聖人知四時。不知四時，

王曰故天曰信明地曰信聖四時曰正其主信明聖（主與臣相對爲文各本作王作）其臣乃正何以知其主之信明信聖曰慎使能而善聽信之使能之謂明聽信之謂聖信明聖者皆受天賞使不能爲惛惛而忘也者皆受天禍引之曰天曰信明地曰信聖當作天曰明地曰聖其主信明聖當作其主明聖何以知其主之信明信聖也當作何以知其主之明聖也信明聖者當作明聖者信字皆衍文也

蓋因兩言以信而衍尹注故天曰明二句云言能信順天地之道則而行之者曰明曰聖也則曰下無信字明甚注其主明聖二句云君明聖則能用賢材故正也則其主下亦無信字明甚

信明聖者皆受天賞注云信明者天福也是信明聖者皆受天福也其正文既衍信字後人又據之以改注文耳

皆受天禍當作皆受天殃殃與賞爲韻也襄二十八年左傳善人富謂之賞淫人富謂之殃亦以賞殃爲韻尹注云惛忘則動皆違理故受天殃也則正文本作天殃明甚後人改殃爲禍遂失其韻矣

俞曰使不能爲惛下有脫文據上文使能之謂明聽信之謂聖則此文當有所不信爲忘六字忘誤爲芒莊子齊物論人之生也固若是芒乎釋文曰芒昧也惛與芒同義又七臣七主篇有芒主

俞曰直當爲惪乃壞字也惪古德字言爲下者自以爲德也九變篇曰凡民之所以守戰至死而不德其上者猶有數焉注曰雖復至死不敢恃之以德於上此文惪字又與彼同因字誤爲直尹氏即以肆直釋之誤矣

張文虎曰將上諸信字疑皆以爲衍是也然信字蓋本衍下聽信之訛聖示古作聖於之從聖而衍信字聖字从耳从通聖古聲也言聽聲知情

張文虎曰惛而忘也者按而讀爲如尹注以上惛字屬上使不能爲句不成文理篇云之五蔽六惛惛則情三字遝文明矣

乃失國之基不知五穀之故國家乃路（路謂失其常居）故天曰信明地曰信聖（言能信順天地之道則而行之者曰明曰聖也）四時曰正（順行四時之令曰正也）其王信明聖其臣乃正（君明聖則能用賢材故正也）何以知其王之信明信聖也曰慎使能而善聽信之（謂能聽信賢材之人）使能之謂明（使任賢能則爲明也）聽信之謂聖（既聽其言又信其事所以爲聖）信明聖者皆受天賞（信明者天福也）使不能爲惛（既使不能所以爲惛）惛而忘也者皆受天禍（惛忘則動皆違理故授天殃也）是故上見成事而貴功則民事（丁云民事之事涉上文而衍接捷也　詩采芑傳曰捷捷言樂事也）接勞而不謀（謂君見下有成則能貴賞其功是上能以恩接人事故雖下勞不謀上報其事也）上見功而賤則爲人下者直（恃其功勞故肆直也）爲人上者驕（不恤下功則以驕恃故也）是故陰陽者天地之大理也（天地用陰陽爲生成）四時者陰陽之大徑也（陰陽更用於四時之間爲緯也）刑德者四時之合也（德合於春夏刑合於秋冬）刑德合於時則生福詭則生禍然則春夏秋冬將何行東方曰星（東方陰陽之氣和雜之時故爲星星亦不定於陰陽也）其時曰春（春蠢也時物蠢蠢而生也）其氣曰風（陽動而陰

壽時字絕句當出即時謂以時節發出萬物也其事號令引為句乃總領下文之詞春夏秋冬皆有之尹以其字絕句時字下屬爲句大謬

壽脩除神位謹禱弊梗引之曰弊與弊同

弊古通作蔽說見史記貨殖傳梗禱祭也蔽梗也梗用幣周官女祝掌以時招梗襘禳之事以除疾殃鄭注曰梗禦未至也淮南時則篇曰修除祠位幣禱鬼神文與此同尹以弊梗爲弊敗梗塞非是洪說同

會按本作星者掌發發為風與下文日者掌賞賞爲暑歲者掌和和為雨辰者掌收收為陰月者掌罰罰為寒文法一律今衍者字奪發字

丁說同

宋本雕作彫戴曰彫雕皆通借字

宋云殺疑是敵字

孫星衍曰藝文類聚二御覽十引令作敵

孫星衍曰藝文類聚引作治封洫御覽事類賦注五引作治封壇

孫曰御覽事類賦注引大作卵

王曰毋宜是華絕芋尹注曰蹇拔也芋之屬其根但冬不死不絕之也決云藝文類聚二太平御覽十事類賦注三引俱作無絕華芋芋從作蹇是衍字華絕二字誤也芋即芋字之誤據尹注非蹇蹇是華字之絕芋字數尚引作色華芋取見衣異耳說文搴拔取也引離騷朝搴阰之木蘭今本作搴寒足芜搴也揆究曰搴積栘程文搴九辭反

（寒爲風也）風生木與骨（木爲風而發暢骨亦木之類也）其德喜嬴而發出節（出生也言春德喜悅長嬴爲發生之節也）時其事號令修除神位謹禱弊梗（梗塞也時方開通而有弊敗梗塞者則禱神以通道之）宗正陽（春陽事故以正陽爲宗）治隄防（夏多水潦故於春預修隄防）耕芸樹藝正津梁（謂正橋梁也）修溝瀆甃屋行水（甃者修屋壞時方溉灌依坎行而用）解怨赦罪通四方（凡此皆助發生之氣）然則柔風甘雨乃至（柔和也）百姓乃壽百蟲乃蕃此謂星德（星以和爲德也）星者掌發爲風（掌主也主以風發生）是故春行冬政則雕（肅殺之氣乘之故雕落也）行秋政則霜（秋霜降時也）行夏政則欲是故春三月以甲乙之日發五政（甲乙統春之三時也）一政曰論幼孤舍有罪二政曰賦爵列授祿位（列次也）三政曰凍解修溝瀆復亡人（人之逃亡者還復之）四政曰端險阻（路有險阻理之使端平也）修封彊正千伯（千伯即阡陌也）五政曰無殺麑夭毋蹇華絕芋（蹇拔也芋之屬其根經冬不死不絕之也）五政苟時春雨乃來南方曰日（南方太陽故爲日也）其時曰夏（夏假也謂時物皆假大大）其氣曰陽（夏之陽氣也）陽

漢书季布傳贊身履軍搴旗者數矣

李奇注与樊噲同莊子至樂篇援蓬而

指司馬彪曰揷拔也搴寒皆攘之或字

尹訓搴爲拔是也但未知芉爲芉之誤耳又

禁藏篇毋夭英毋折竿尹注曰竿竹初

生也案折當爲拆竿或作竿亦當爲芉

隸书从艸从竹之字多相亂故芉又誤

爲竿

小足以當樣[illegible]曰承芉者曰芉夭英即搴芉

實是與寒芉同廣雅芉夭猶也

折芉即絕芉也尹注非

五政苟時春雨乃來孫曰太平御覽十事類

賦三引作五政御時是也左傳文十一年注云循

順也循順其時言順其時也二引作順時

王云賞賜賦爵受祿順鄉謹修神祀量功賞賢以

動陽氣案動當爲助字之誤也據尹注云陽氣主仁

故行恩賞以助之則本作助明矣

王曰九暑乃至時雨乃降引之曰九當爲大字之誤也大暑

乃至與下大寒乃至對文大暑乃至時雨乃降猶月令

言土潤溽暑大雨時行耳注非

孫云中央曰土據於書不當出於此當在下文

夏雨乃至也下

丁云中正上脫其事二字四時皆言其德其事是其證

丁云大寒乃極十二字北方一節文誤衍在此

劉云求有功發勞力者而舉之發疑伐字誤

古伐發同聲通用此十字作一句讀

王云墳乃墳字誤即償之借周官掌金玉錫

石之地久墳謂物久未賣者開之以假貸與民

故居所故所用也尹注大誤

生人與氣（陽爲鬱熱敲蒸故爲火氣也）其德施舍修樂（施舍謂施爵祿舍通罪修樂謂作樂以修轉也）其事號令賞賜賦爵受祿順鄉（順鄉謂不違土俗之宜也）謹修神祀量功賞賢以動陽氣（陽氣主仁故行恩賞以助之也）九暑乃至（九暑謂九夏之暑也）時雨乃降五穀百果乃登此謂日德（日以照育爲德也）中央曰土（土位在中央而寄王於六月承火之後以土火之子故也而統於夏所以與火同章也）土德實輔四時入出（王在四時之季與之入出）以風雨節土益力（土德兩遍益其生植之力）土生皮肌膚（土所生木實成皮與肌膚）其德和平用均（土無不載無不生故和而用均也）中正無私（位居中正無偏私）實輔四時春嬴育夏養長秋聚收冬閉藏（言上之四時皆土之所輔成也）大寒乃極國家乃昌四方乃服（言土輔四時使均成然後寒極而成歲國昌民服）此謂歲德（言土能成歲之德也）日掌賞賞爲暑（得賞則熱熱故爲暑）歲掌和和爲雨（和則陰陽交故爲雨）夏行春政則風（風主春故）行秋政則水行冬政則落（霜氣肅殺故凋落也）是故夏三月以丙丁之日發五政一政曰求有功發勞力者而舉之二政曰開久墳（久墳瘞之處開通之也）

丁云以字衍

丁云施上脫其德二字舍開舍[illegible]

俞曰除急二字衍文也尹注曰田中之廬欲徧之不欲人惡盛陽之氣也不及除急之文是尹所據本無此二字

丁云求有德賜布施於民者而賞之此十二字作一句讀德賜猶德惠也

俞曰布施猶敷賜也漢書武紀元封
元年詔曰遵天地況施應劭曰況賜也
潛夫論思賢篇使黑德況之人況
亦賜也

丁云夏雨乃至也也字衍上云春雨乃來

案西方辰下有脫字

王曰順旅聚收注云順讀爲慎旅謂旅客在野之衆
下文曰慎旅農趣聚收是其證也尹注非

丁云賞疑畜字誤兩句一事承上量民資以畜聚言之
尹注非

俞曰當作所惡必察兩句一律下文云所求必得所惡必伏
亦兩句一律是其證
吳云我其之壞字

孫星衍曰初學記御覽引塞作簺百數賦注引作簺
白帖引作禁博塞

發故屋辟故窌以假貸（辟開也）三政曰令禁扇去笠（禁扇去笠者不欲令人禦盛陽之氣）毋扱免（禁扱袵免袒者亦不欲人惡惡陽之氣也）除急漏田廬（田中之廬欲偏之不欲人惡盛陽之氣也）四政曰求有德賜布施於民者而賞之五政曰令禁罝設禽獸（謂設罝以取禽獸也）毋殺飛鳥五政苟時夏雨乃至也西方曰辰（辰星司交會也秋陰陽適中故爲辰）其時曰秋（秋揫也時物成熟揫斂之）其氣曰陰（秋之陰氣也）陰生金與甲（陰氣疑結堅實故生金爲爪甲也）其德憂哀靜正嚴順（秋氣悽惻故以憂恤哀憐爲德靜正陰之性也嚴順謂德雖嚴然順時而爲之也）居不敢滛佚（順秋氣而靜居不敢爲滛逸過失也）其事號令毋使（衆有）民滛暴順旅聚收（謂順時理軍旅聚而收之也）量民資以畜聚賞彼羣幹（武幹人當賞之）聚彼羣材（材謂可以充兵器之材當收聚之）百物乃收使民毋怠（時云收斂出師故聚裝人無懈怠）所惡其察所欲必得（察所惡之方而伐之則得其所欲也）我信則克（我既誠信故能免敵）此謂辰德（辰以收斂殺姦邪爲德也）辰掌收收爲陰（收聚冬閉藏故爲陰）秋行春政則榮（春發榮也）行夏政則水（夏多行水潦也）行冬政則耗（冬肅殺損耗也）是故

俞曰此三四字之義尤不可曉。據尹注曰譯傳言語相扶忌為關訟者，是其所據本作譯忌關，因傳寫奪關字，誤補之譯字之上，而忌字又誤作諰，此是所傳之異，非尹本之舊也。然尹義亦不可通。上文曰禁博塞圉小辯，上一字皆禁示止之意，下二字皆實指其事，此文疑亦當同。忌閑連文，雖未詳其義，要是譯乃睪之段字。說文睪，司視也，从橫目从㚔，令吏將目捕罪人也。然則睪有補治之義。禁圉之不止，從而補治之，亦事之相因者矣。[illegible]按[illegible]甚毒也。一曰[illegible]，[illegible]當訓[illegible]，[illegible]而補治之也。

[illegible]何曰周是圖字之譌

[illegible]曰其德淳越溫怒周密，引之曰溫讀為慍，慍亦怒也，尹注非。[illegible]詒讓云[illegible]不[illegible]，尹注云雖復陰怒當節之以溫[illegible]之說

秋三月以庚辛之日發五政。一政曰禁博塞、（博塞長姦邪故禁之）圉小辯、鬭譯諰。（小辯則利口覆國及譯傳言語相疾忌爲鬭訟者皆當禁圉之也）二政曰毋見五兵之刃。（時或出師掩襲故藏五兵之刃也）三政曰愼旅農，趣聚收。四政曰補缺塞坼。（師旅營農當愼收之秋方閉藏故令補塞缺坼也）五政曰修牆垣，周門閭。（亦所以助閉藏之氣）五攻苟時，五穀皆入。北方曰月，（北方太陰故爲月也）其時曰冬，（冬中也謂藏收萬物於中也）其氣曰寒，（冬之氣也）寒生水與血。（寒釋則水流血亦水之類）其德淳越、溫怒、周密，（冬時花葉凋落唯根幹存焉故以淳質爲德越散也冬既閉藏時則入於慍嗇故令散施爲德雖復陰怒當節之以溫周密者衆陰之閉藏也）其事號令修禁，徙民令靜止，（時方休息故禁人私徙令爲靜止也）地乃不泄。（冬令行故地不泄也）斷刑致罰，無赦有罪，以符陰氣。（陰氣主殺故斷刑致罪以符之）大寒乃至，甲兵乃強，五穀乃熟，國家乃昌，四方乃備，此謂月德。（月以閉藏罰罪爲德也）月掌罰，罰爲寒。（罰則殺物故爲寒也）冬行春政則泄，（春陽氣發泄也）行夏政則雷，（夏雷霆行）行秋政則旱。（謂冬氣旱早也）是故春凋，秋榮，冬雷，夏有霜雪，此皆氣之

王[illegible]故聖王務時而寄政焉作教而寄武作祀而寄德焉案此句亦當有焉字

戴按文選陸士衡樂府君子有所思行注引漢書韋昭注曰生業也殃注禍言失業

戴按明訓爲彊左氏哀十五年傳云與不仁人爭明句無不勝

戴曰是故冬三月宋本自此至山川之藏在暴虐積則之下而以道生天地接此文刊云宋本誤

賊也（氣反時則爲賊害也）刑德易節失次則賊氣遬至賊氣遬至則國多菑殃是故聖王務時而寄政焉（謂順時而立政）作教而寄武焉（因教而習武也）作祀而寄德焉（謂設祭以顯德則神歆也）此三者聖王所以合於天地之行也（天地之行唯此三者而已）日掌陽月掌陰星掌和陽爲德陰爲刑和爲事是故日食則失德之國惡之月食則失刑之國惡之彗星見則失和之國惡之（失則當受罰故其所失各以其所類而與惡也）風與日爭明則失生之國惡之（日惡風且熱旱災成矣方生之物皆枯悴矣此失生德也故失生之國惡也）是故聖王日食則修德月食則修刑彗星見則修和風與日爭明則修生此四者聖王所以免於天地之誅也信能行之五穀蕃息六畜殖而甲兵強治積則昌暴虐積則亡是故冬三月以壬癸之日發五政一政曰論孤獨恤長老二政曰善順陰修神祀賦爵祿授備位三政曰効會計毋發山川之藏（山藏謂銅銀之屬藏在山者川藏謂

王曰道生德德生正正生事宋正與此同尹注非

安井衡曰古本作久長

陳先生云此句下與六句皆數目在下而一者本也二者器也三者充也不一例恐傳寫者致誤

（珠玉之屬藏在川者也）四政曰撊姧遁得盜賊者有賞。五政曰禁遷徙止流民圉分異。（分異謂離居者）五政苟時。冬事不過。所求必得。所惡必伏。道生天地。（道者自然能生天地也）德出賢人。（德者賢人所修爲故能生賢也）道生德。（法道則成德也）德生正。（德脩則理自正）正生事。（正直則事幹）是以聖王治天下。窮則反。終則始。德始於春。長於夏。刑始於秋。流於冬。（謂刑於冬而休息也）刑德不失。四時如一。（皆順時而成故如一）刑德離鄉。時乃逆行。（鄉方也）作事不成。必有大殃。月有三政。（月三旬政異故曰三政也）王事必理。以爲必長。（王者行事必順三政之理然後可以長久）不中者死。失理者亡。（中猶合也不合三政者則死違失其理必敗亡）國有四時。固執王事。（固執四時之政以輔行王事）四守有所。（謂守四時令得其所）三政執輔。（執三月之政輔行已德也）

五行第四十一　短語十五

一者本也。（本農桑也）二者器也。（器所以理農桑之具也）三者充也。（充謂人力能稱本與器也）治者四也。（人既務本設治以理之也）教者五也。（人既奉法則以禮義教之）守者六也。（人既奉法從教則設官以守之）

戴按六多疑六府之誤下文云通乎九制六府三充而爲明天子

俞曰六多之义未詳尹氏曲爲之說殆非也街字义亦難明劉氏績曰街猶通也然則街當作術字之誤也說文行部術邑中道也術之訓通正得其义而其誤爲街亦有由矣字亦作遹玉篇遹通也遹迴也淮南子要略篇通迴造化之母上德篇德迴乎天地王氏念孫讀爲羅並謂迴字並迴字之誤是也即可以說術天地之义矣

丁云乎字衍以制萬物與下文以總一統對文

王曰脩槩水上當爲土槩平也謂脩平水土也尹注非

俞曰王氏念孫謂上當作土然此與下文治祀之下以觀地位相對爲文則上字不誤也其义未詳

丁云菫當爲謹觀與上文天字爲韵

丁云治讀爲祠公羊祠兵左氏作治兵

丁云古貨化同聲貨讀爲化曋當作尊尊猶設也神廬承上地位言之在地爲化曋猶化生門所合於天爲陽乾精屬陽也

立者七也（既設官以守之則能立事）前者八也（既能立功立事可與前王比隆）終者九也（既能與前王比隆可謂王道之終也）十者然後具五官於六府也（立五行之官分掌六府也）五聲於六律也（謂播五聲於六律也）六月日至（陽生至六爲夏至陰生至六爲冬至）是故人有六多（陽至六爲純陽之多也陰至六爲純陰之多也亶稟陰陽之純以生故曰人有六多）六多所以街天地也（街猶陽陰多也）天道以九制（九老陽之數以老陽制天所以君長之也）地理以八制（八少陰之數以少陰制地欲其生息也）人道以六制（六者兼三材之數人亶天也陰陽之氣以生故以制人）以天爲父以地爲母以開乎萬物（父母開通以生萬物）以總一統（總持其本以統萬物也）通乎九制六府三充而爲明天子（言能總一統九制已下可謂明天子）修槩水上以待乎天菫（菫誠也言天子能以中正自修以槩自平上待天誠也）反五藏以視不親（又親反察於五藏以視知何者不親也）治祀之下以觀地位（理於祭祀之時於其所祭之下觀知地位之尊卑也）貨曋神廬合於精氣（神廬謂廟祠也日所次隅曰曋言祭神廬之時或薦珍貨雖已奠於地復以日次隅之所以爲精祥亦如此者所以招合鬼神精氣之道也）已合而有常（神既合聚而饗祐則風雨得其常也）有常而有經（風雨有常百旹成而常經不失也）審合其聲修十二鍾以律人情（不失

丁云：當作「萬物已極」，與「人情已得」對文，此涉下文「有德」而誤。

戴曰：宋本「神筮」下有「衍」字。陳先生云：此文凡三錯，甚不可讀。「筮」當爲「莁」，「靈」當爲「然」，然「神」與「神筴」對文，「不筮」與「不卜」對文。「衍」字當在下句內，而下句「黃帝」二字又涉下文「黃帝」而誤入於此也。「衍」字當在「澤」字上。衍，推演之也。澤讀爲釋。說文：釋，猶含也。凡每卜筮必會人參互而占之，不筮不卜，故推演含參，言不用設立占人以推衍也。小尺秋杜傳曰：卜筮之會人占之。

王曰：「得奢龍而辯於東方」，宋本「奢」爲「蒼」。北堂書鈔帝王部十一、太平御覽皇王部四引此並作「蒼龍」。俊按：王說是也，別作「蒼龍」，此「奢」字誤於俗本，則書鈔以下不止一本。

孫星衍曰：北堂書鈔四十九、御覽七十九引作「而天下治，神明之至也」。

王曰：「黃帝得六相而天地治」，宋本「天地治」，初學記帝王部、北堂書鈔帝王部十一、太平御覽皇王部四並引作「天下治」，是也。

俞曰：「土師」當作「工師」。此官在唐虞爲共工，在周官爲司空，司空即工師。司空者，工之長也，工之事與土事相近，故司空之官亦掌邦土事。不曰冬官而曰工師者，周官司空主土之說，僞古文遂因司空掌邦土，是說得平議。此文工師作土師，蓋以形近而誤，俗與經文違異，故不可不辨。

王曰：昔黃帝以其緩急作五聲，以政五鍾。注云：北堂書鈔一百八引作「以正五聲」。一作「五鍾」，一曰「孫宗鈔本如是」，陳本誤刪文字。

（其經則庶績咸通，故可審合理世之聲以成安樂之音，然後十二鍾以播其音，音之高下，皆法人情律法也）人情已得，萬物有極，然后有德（得人情則物理極，極於物理可謂有德也）。故通乎陽氣，所以事天也；經緯日月，用之於民（天氣以積陽成德，故通陽氣，然後能事天。又經緯日月之時候，使人用之也）。通乎陰氣，所以事地也；經緯星曆，以視其離（地以積陰成體，故通陰氣，然後能事地。又經緯星曆之節氣，視其離經也）。通若道，然后有行（言能通上陰陽天地之道，然後所行不失也）。然則神筮不靈，神龜不卜（既通天地之道，則所行無不當，故龜筮不能爲卜兆）。黃帝澤參，治之至也（黃帝雖通天地之道，不使參問曰澤，以得萬靈之情，可謂理之至也）。昔者黃帝得蚩尤而明於天道，得大常而察於地利，得奢龍而辯於東方，得祝融而辯於南方，得大封而辨於西方，得后土而辨於北方。黃帝得六相而天地治，神明至。蚩尤明乎天道，故使爲當時（謂知天時之所當也）。大常察乎地利，故使爲廩者（廩，給也。謂開廩以給人也）。奢龍辨乎東方，故使爲土師（土師即司空也）。祝融辨乎南方，故使爲司徒（謂主徒衆使務農也）。大封辨於

以下文作立五行以正天時句證之[illegible]案今本無立字者後人不達文義而刪之也作立者始立也魯頌駉篇傳曰作始也又皐陶謨烝民乃粒萬邦作乂作与乃相對為文謂萬邦始乂也禹貢萊夷作牧謂萊夷水退始放牧也沱潛既道雲土夢作乂作与既相對為文謂雲土夢始乂也史記夏本紀以為字代作字失之辯見經義述聞

此言作立五聲亦謂始立五聲也後人不知作之訓為始而誤以為造作之作則作立二字義不可通故刪去立字耳據尹注云調政治之緩急作五聲也但言作而不言立則所見本已刪去立字獨賴有北堂書鈔所引及下文作立五行之語可以考見原文而太平御覽樂部十三所引并刪去下文立字[illegible]由不知作之訓為始故妄刪耳

丁云今其五鍾令與命通命名也

[illegible]曰御覽樂部十三引明作[illegible]

念孫曰睹字義不可通疑當為都都古字作覩因誤為睹後人遂[illegible]作睹耳爾雅釋詁曰都於也都甲子木行御言於甲子之日木行御也下文睹丙子火行御睹戊子土行御睹庚子金行御睹壬子水行御諸睹字並當作都

王曰天子出令命左右士師內御案士師當作七師見上文

王曰賦秘賜賞於四境之內尹讀賦秘賜為句注曰秘藏之物出而賦賜之也引之曰此當以賦秘為句賜賞於四境之內為句賦布也[illegible]賦布其所秘藏之物也下文曰[illegible]賦秘猶言散藏也賜賞於四境之內猶言任君賜賞也尹注非

安云古本順作慎

王曰然則水解而凍釋草木區萌案水當為冰區萌即句萌樂記曰草木茂區萌達是也尹注非

[illegible]謂水當作冰[illegible]字疑當作瀆上有脫文[illegible]春三月[illegible]曰凍解修溝瀆

丁云贖字衍[illegible]卵[illegible]蓄[illegible]

[illegible]

西方故使爲司馬（主兵馬以出征）后土辨乎北方故使爲李（李獄官也取使象水平之也）是故春者土師也夏者司徒也秋者司馬也冬者李也

昔黃帝以其緩急作五聲（調政理之緩急作五聲也）以政五鍾令其五鍾一曰青鍾大音（大音東方鍾名）二曰赤鍾重心三曰黃鍾洒光四曰景鍾昧其明五曰黑鍾隱其常（自大音重心已下皆鍾名其義則未聞）五聲既調然后作立五行以正天時五官以正人位人與天調然后天地之美生（美謂甘露醴泉之類也）日至睹甲子木行御（謂春日既至睹甲子用木行御時也）天子出令命左右士師內御（謂內侍之官也）總別列爵（謂總別等列之爵也）論賢不肖士吏（論士吏之賢與不肖當有所黜陟也）賦秘賜（秘藏之物出而賦賜之也）賞於四境之內發故粟以田數（故粟陳也以田數多少用陳粟給人使得務農）出國衡順山林禁民斬木所以愛草木也然則水解而凍釋草木區萌（萌牙區別而生也）贖蟄蟲卵菱（贖猶去也卵皃菱芡也皆早春而生也）春辟勿時（春當耕闢無得不及時也）苗足本（足猶擁也春生之苗當以

[illegible]書[illegible]案[illegible]引作[illegible]有立字赤鍾下有重心三字黃鍾下有洒光三字[illegible]書鈔曰正上[illegible]立五行所引[illegible]正文有立字[illegible]立字

与蘪字相似而誤劉王重宋本作卯作卯蓋非
丁云顧千里云速刘本作遬字亦見鹿訛為屢

丁云當讀為賦任君賜賞以發地氣四時篇曰賞功賞賢以動陽氣又曰斷刑致罰無赦有罪以符陰氣可法一例賞所以順時宣化也又君子修游馳出度幣一句讀馳乃駟之誤駟四馬一乘也游駟猶中匡篇之游車小匡篇曰又游士八十人奉之以車馬衣裘多其資糧財幣使出周游於四方山國軌篇曰立且修游人出若干幣游人即游士也彼指人言此就車馬言文義相合

王曰七十二日而畢尹注春當九十日而今七十二日而畢者則季月十八日屬土位故也劉曰上文甲子木行御下文丙子火行御自甲子至丙子六十日又十二日併丙子故曰七十二日而畢下皆仿此[illegible]為十日通三百六十日一年之數也注非
俞曰[illegible]之誤上文於春曰賦秘賜賞於四境之內於夏曰[illegible]任君賜賞是賞有賞也下文於秋曰令左右司馬衍組甲厲兵合什為伍以修於四境之內[illegible]有事所以待天地之殺斂也於冬曰令民出獵禽獸不釋巨少而殺之所以貴天地之所閉藏也是皆有謂也春賞秋刑以[illegible]至戊子土行御則不誅不[illegible]農事而已故不誅不[illegible]為[illegible]字[illegible]逆獄為貞尹注[illegible]而為之辭[illegible]說矣
[illegible]不誅不貞四農事為敬尹注曰夏時農事尤盛而敬之也案敬當作亟讀如亟其乘屋之亟亟急也言夏時不行誅罰唯農事為急也下文又云天子敬行急政旱札[illegible]亦當作亟[illegible]數也言天子亟行急政則有旱札之災[illegible]至[illegible]作
因敬而為敬大戴禮文王官人篇亟稱其[illegible]今本亟[illegible]為[illegible]是其證也
[illegible]不誅不貞注云貞正也丁士涵云貞當為責[illegible]
[illegible]責也司執注[illegible]尹注本作責[illegible]其下[illegible]
所責正[illegible]正文及注[illegible]責[illegible]尹注本[illegible]
作貞丁說非也[illegible]不當[illegible]此貞

（土擁其本）不癘雛鷇（癘殺也雛隨母食者）不夭麑麌毋傅速（麑鹿子也言夭傷之）亡傷繈褓（繈保之孾孩無得傷損也）時則不凋（若能行上事春則繁茂而不凋枯也）七十二日而畢（春當九十日而今七十二日而畢者則季月十八日屬土位故也）睹丙子火行御天子出令命行人內御（行人行使之官也）令掘溝澮津舊塗（舊塗謂先時濟水處當設其津梁也）發臧任君賜賞（任委也藏中委積物當發用之即以充君之賞賜也）君子修游馳以發地氣（游馳謂游戲馳馬也）出皮幣命行人修春秋之禮於天下諸侯通天下遇者兼和（春秋二時聘問之禮）然則天無疾風草木發奮鬱氣息（謂鬱蒸之氣止息也）民不疾而榮華蕃七十二日而畢睹戊子土行御天子出令命左右司徒內御（命司徒御理夏政也）不誅不貞（貞正也太陽用事時方長育故無所誅戮無責正以助養氣也）農事爲敬（夏時農事尤盛順而敬之也）大揚惠言（言大舉仁惠之事也）寬刑死緩罪人（皆所以助養氣也）出國司徒令命順民之功力以養五穀君子之靜居（陰氣方生故靜居以遵也）而農夫修其功力極然則天爲粤宛（粤厚也宛順也天爲厚順不逆時氣也）草

丁云：穀，詩外傳云子產之治鄭一年而負罰之過省，二年而負罰之咎同，不討不負，獵言不誅不罰也

洪曰：粤古越字，左氏昭四年傳風不越而殺，杜注越，散也。苑古通作苑，苑皆讀鬱，結言天殺其鬱結之等，此以木荄者五種蕃實秀大也，注非

孙星衍曰：北堂書鈔五十一引作合組甲厲士衆。戴文類聚御覽引作金組甲厲士中，金即合字之譌。丁云：爲字衍，初學記鄉閭之什伍某藏某四頓之以什各之以伍

戴校：諛然無義，諛乃譟之字誤，說文譟下引司馬法曰：師多則人譟，譟，止也。字亦作遏，廣雅釋詁曰遏，止也

洪曰：環讀爲營，謂可營居其地利，尹注非

戴校：釋名釋州國曰鄰，連也。五穀鄰熟，猶言連熟，即所謂累豐也

丁云：農字疑衍，蓋豐之誤衍

王曰：天子出令命左右使人內御，之其氣足則發而止。案下御字衍，據尹注云其閉藏之氣足則發令休止也，則其氣上無御字

俞曰：者字涉上句而衍，據尹注無

木養長五穀蕃實秀大六畜犧牲具民足財國富上下親諸侯和七十二日而畢睹庚子金行御天子出令命祝宗選禽獸之禁（禁謂牢圈圈所養擬供祭祀也）五穀之先熟者（先熟則黍稷也）而薦之祖廟與五祀（五祀謂門行戶竈中霤）鬼神饗其氣焉君子食其味焉然則涼風至白露下天子出令命左右司馬衍組甲厲兵（組甲謂以組貫甲也）合什爲伍（謂立什人之長爲伍）以修於四境之內諛然告民有事所以待天地之殺斂也（諛悅順皃有事謂出師以伐不服象天地殺斂也）然則晝炙陽夕下露地競環（環炙實皃方秋之時晝則暴炙夕則下寒露而潤之陰陽更生故地氣交競而炙實）五穀鄰熟（鄰緊也陰陽氣足故緊熟）草木茂實歲農豐年大茂七十二日而畢睹壬子水行御天子出令命左右使人內御其氣足則發而止（使人御理冬政其閉藏之氣足則發令休止也）其氣不足則發攔瀆盜賊（攔謂庶禁也羣聚之謂其閉藏之氣不足則攔防盜賊以助其閉藏之氣也）數剸竹箭（言數剸削竹箭以爲失也）伐檀柘（伐檀柘所以爲弓也）令民出獵禽獸不

俞曰釋乃擇字之誤

洪曰段疑作毈說文毈卵不孚也
丁云王為[illegible]字太玄[illegible]首曰[illegible]其青[illegible]月而青[illegible]與
[illegible]同

俞曰殺當為[illegible]字之誤也[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葉民斬木所以順草木也此文承上而言故曰天子不賦
不賜賞而大斬伐傷君危不殺太子危家人夫人死所
云不賦不賜賞而大斬伐傷[illegible]與上文賦秘賜[illegible]
於四境之內及禁民斬木於[illegible]云不賞與上文[illegible]故[illegible]
料應當有罪而不殺故其災禍如此[illegible]
殺不賜賞一律因字誤作殺尹注遂誤以君危不殺[illegible]
四字為句解曰若君[illegible]危而不見殺則又太子危而家
人夫人有死禍也當曰[illegible]不可以下文曰睹戊子土行御天
子修宮室築臺榭君危外築城郭臣死君危為
一事臣死為一事然則此文亦以君危為一事太子危為
一事非君危不見殺而後太子乃危也
孫詒讓曰此當[illegible]君危[illegible]不殺當作不然上言君若不危則
必太子當之故云太子危此[illegible]云不然[illegible]則[illegible]
殺注[illegible]作殺
[illegible]翔鳳[illegible]殺[illegible]
依文[illegible]
亦非

釋巨少而殺之所以貴天地之所閉藏也（貴天地閉藏故收獮取禽以助也）然則羽卵者不段（段謂離散不成）毛胎者不膭（膭謂胎敗凊也）䐡婦不銷棄（䐡古孕字銷弃謂散壞也）草木根本美（閉藏實堅則根本美凡此皆順冬閉藏之政所致也）七十二日而畢

睹甲子木行御天子不賦不賜賞而大斬伐傷（此已下言逆時政所致災禍也）君危不殺太子危家人夫人死（若君雖危而不見殺則又大子危而家人夫人有死禍也）不然則長子死（如無家人夫人死則長子死）七十二日而畢（逆氣亦畢於七十二日也）

睹丙子火行御天子敬行急政旱札苗死民厲（札夭死也厲疫死時當寬緩而乃急故有旱札疫之災也）七十二日而畢

睹戊子土行御天子修宮室築臺榭君危（土方用事而修宮室以動亂之故君有危亡之禍）外築城郭臣死（築城郭動土危故其臣死）七十二日而畢（土王在六月而得十二日者則每季得十八故也）

睹庚子金行御天子攻山擊石有兵作戰而敗士死喪執政（時方收斂而乃攻山擊石故致兵器之禍也）七十二日而畢

睹壬子水行御天子使塞動大水王后夫人薨不然則羽卵者段毛胎者膭䐡

婦銷棄草木根本不美七十二日而畢也

管子卷第十四

李曰人既迷芒必其將亡之道尹注曰凡此二事皆滅亡之道也劉云曰之道二字因注而衍人既迷芒必其將亡可證也　言其將亡皆以四字爲句且芒與亡爲韻也若增之道二字則亂其文義而又失其韻矣俞曰四動字皆當作重與任法篇重愛曰失德重愛曰失威兩重字又同義皆作信動各有所宜編重之則非矣尹注皆迂曲未合

管子卷第十五　唐司空房　玄齡　注

勢第四十二　正第四十三　九變第四十四

任法第四十五　明法第四十六　正世第四十七

治國第四十八

勢第四十二

（俊曰呂東萊云曰勢一篇下篇所載也與此互有　管子勢篇相出入見漢藝文志考證八引）

短語

（俊按鼓十六兩字）

戰而懼水此謂澹滅（方戰之時懼致水禍此必爲水所澹而滅亡也）小事不從大事不吉（苟懼水禍則事無小大未見其福也）戰而懼險此謂迷中（方戰之時懼有險礙進退莫知所從故曰迷中言在迷惑之中）分其師衆人既迷芒必其將亡之道（人既迷惑不知所從則無所用其力是以滅其師衆矣又況迷惑芒然乎若是者必亡其衆凡此二事皆滅亡之道也）動靜者比於死（此近也用師之道我動而敵靜者則靜者勝矣故我近於死亡也）動作者比於醜（我先動敵反作應者我必無功故近於醜）動信者比於距（我既動彼能自中以敵我如此者近於見距也）動詘者比於避（我既動而彼屈服者近於見避）夫靜與作時以爲主人時以爲客貴得度（靜作得度則爲主人其失度者則爲客也）知靜之修居而自

丁云政與征同　[illegible]按注云則被誅戮字當爲罪也綱字當爲僇字之[illegible]書曰以修天地之從順者故曰先聖舉而聖人行曰天地之從下文刑當作形　王曰正靜不爭動作不貳素貳當爲貳貳之字也得行度不貳不差也說文貳失常也字或作忒曹風鳲鳩篇其儀不忒是也又作貸月令宿離不貸是也又作貳象傳四時不忒京房忒作貳洪範衍忒史記宋世家作貳管子正篇如四時之不貳是也貳與下文極德極力代爲韻四代特貳則非韻矣貳从弋聲於古音屬之部貳从弍聲於古音屬脂部又輕重己篇[illegible]則從常[illegible]宗則高下不貳二字當爲貳之誤也[illegible]數有常則高下不差貳貳與忒字相近故貳誤作貳大射儀注引周語十日民無忒今本忒作貳　月令注引此亦作貳[illegible]不貸即貳字[illegible]大射儀注亦引不貸[illegible]無疑貳本則一本見本字已作貳矣月令正義引舊注平民使不貸者晉注也　緇衣引詩其儀不忒釋文忒他得反本或作貳音二貳即貳字之譌釋文音二非也家語五帝德篇其言不忒大戴禮忒作貳大戴禮三本篇貸之則[illegible]荀子禮論篇貸作貳皆是貳字之譌貳[illegible]作貳而貳[illegible]乃月令注[illegible]不貸無或差貸毋有差貸三代[illegible]春秋並作式釋文皆音二則並讀貸字亦讀爲貳貳其失甚矣　俞曰古依隱同聲故得名釋衣服曰衣依也廣雅釋詁曰衣隱也是依隱又同也此云隱於德猶云依於德禮記少儀篇曰依於德是其義矣尹注讀隱而脩德失之　王曰既成其功順守其從尹注曰從順也功成矣則以順理守之所謂逆取順守者也引之曰順字因注逆取順守而誤順當爲則既成其功則守其從與上文已得天極則致其力文義正同注內則以順理守之正釋則字也即此四字從已即是順若如今本作順守其從則是順守其順不復成文將文承句與本代作順字尹注以順也功成矣則以順守

利（既多智而又安靜二者能修則居然自獲其利也）知作之從每動有功（知其所作常能從理如此者動必有功也）故曰無爲者帝其此之謂矣（言無心於爲任理之自然如此者帝王之道也）逆節萌生天地未刑先爲之政其事乃不成繆受其刑（言將與慕殺凶逆之節雖萌牙而生然天地寂泊不見徵應無從已之形此則先天而政天乃違之故其事不成則被誅戮受其刑罪也）天因人聖人因天（所謂先天而天不違後天而奉天時）天時不作勿爲客（不因天時而動者乃爲客矣）人事不起勿爲始（不因人事而起可謂先事爲始）慕和其衆以修天地之從人先生之天地刑之聖人成之則與天同極（將建大事必慕和其衆天地既已從但當修天之意人先生是心天地又見其修意有從順之形聖人則發動而成如此者可謂與天同極也）正靜不爭動作不貳素質不留（全其素質無所留者）與地同極（能行正靜已下可謂與地同極也）未得天極則隱於德（未得與天同極則隱而修德也）已得天極則致其力（已同極則當致力而成之若湯之升陑武王牧野是也）既成其功順守其從人不能代（從順也功成矣則以順理守之所謂逆取順守者也則人何能代之乎）成功之道嬴縮爲寶（言嬴縮猶行藏也所謂時行則行時止則止其道乃者故以爲寶）毋亡天極究數而止（但盡天之數則止而勿爲）事若

之所謂逆與順者也刑人何能從之乎細其文則注亦作從今二十字皆誤

戴校[illegible]見於勢篇

丁云當乃常字誤

王云天地之形聖人成之案天地之形當依上文作天地形之形乃成爲韻尹注非

丁云靜疑情字之借中情不留與上素質不留同意

俞曰女字讀爲爾女之女形於女色猶言形於其色耳蓋既說無求則其安徐正靜皆有見於顏色者故云然尹注以女字爲女之容色失之

宋本朱本之下有大字

俞曰周字讀法篇曰秉順也秉時養人者順時養人也尹注曰持四時之政以順養其人則讀爲持秉待其文

未成毋改其刑毋失其始（形謂常形也守常修始事終有成也）靜民觀時待令而起（言事未成之時但安靜其人謹候其時待天命令然後起而應也）故曰修陰陽之從而道天地之常（道從也）贏贏縮縮因而爲當（必行藏順時然後事當重言之殷勤其事也）死死生生因天地之形（死生猶隱顯也聖人隱顯必因天地之形）天地之形聖人成之（因天地之形則無不成也）小取者小利大取者大利（但能法則大小無不利）盡行之者有天下（所謂唯天爲大唯堯則之）故賢者誠信以仁之慈惠以愛之端政象不敢以先人（常執兼以下物）中靜不留（中心安靜無所留著）裕德無求（道德饒裕無求於人）形於女色（女之容色靜而不先求者）其所處者柔安靜樂（雖復隱處常能柔安靜樂）行德而不爭以待天下之儥作也（雖復爲政行德常能謙讓不與物爭償動亂也）故賢者安徐正靜柔節先定（先定謙柔之節然後有所興爲也）行於不敢（則人不能與我爭勇）而立於不能（則人莫與我爭功）守弱節而堅處之（守柔弱之節而堅明以自處也）故不犯天時不亂民功（謙順故無所犯亂也）秉時養人（持四時之政以順養其人）先德後刑（賞以春夏刑以秋冬）順於天微度人（既順於天又微度人之所宜以合之）善周

丁云尹注云奮信振起兒案尹見本疑作奮訊
廣雅奮訊也與迅同

中立本上一字誤入注文

朱本貴作責

者明不能見也（善於周周則極也萬物無所至如此者雖有明察之人不能盡矣）善明者周不能蔽也（善於明明則極也如此者則雖善周之人不能自隱蔽必爲善明者所知也）大明勝大周則民無大周也（明勝大周則人無能爲大周也）大周勝大明則民無大明也（周勝大明則人無能爲大明凡此皆欲大周大明濁在君也）大周之先可以奮信（奮信振起貌言既有大周之德在物之先則可以振起而有事）大明之祖可以代天下（有大明之德可以爲物祖如此則可代天下無道取其位而君之也）索而不得求之招搖之下（招搖之星隨斗杓順時而建者也天下者神器直欲索之則不得若求之招搖之下順時而取則可也）獸厭走而有伏網罟（獸所以憎厭其走者恐前有伏網罟故聖人不敢以直道取天下者恐有大禍故也）一偃一側不然不得（偃側猶倚伏也聖人之取天下必權正文設武伏如其不然則天位不可得也）大文三曾而貴義與德大武三曾而偃武與力（大文三曾則文道行也故能成其德義大武三曾則武道行也故能偃其武力）

正第四十三　短語十七

制斷五刑各當其名罪人不怨（服罪故不怨也）善人不驚曰刑（刑當故不

俞曰崇讀爲宗尚書殷契有夏崇夏長漢書谷永傳崇作宗是古字通也廣雅釋詁宗本也萬物宗一者萬物本乎一也老子曰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

俞曰刑以弊之當作弊之以刑與下文命之以終其欲遏之以絕其志意養之以化其惡明之以察其生文法一律因弊字之下奪四字遂據上文於弊上加刑以二字非其舊矣

王曰令之以終其欲明之毋徑劉曰明之毋徑當作毋使民徑案劉說是也毋使民徑與下毋使民幸同一例今本毋上衍明之二字明之蓋涉上文道以明之而衍毋下又脫使民二字尹注非又案徑當爲絕字之誤也尹注廣本曰徑邪也民有欲則入於邪故曰絕其欲毋使民徑下文亦云遏之以絕其志意

俞曰致刑致政致德致道皆二字爲句其民庸心以蔽屬下讀之上讀致其刑致其政致其民服字與上讀錯然不協讀者因而數字之說足釋詁庸勞也釋訓庸庸勞也是庸之爲義爲勞工能致其刑則其民勞心而敢矣尹旣讀爲作法又誤讀致其民爲句遂以庸心以蔽爲就上之人言則因不用心以斷則濫及不辜乃其解下文和平以靜付而不爭文義民言何夫四句一律下三句旣以民言則上二句亦以民言故知其民二字正屬下讀不屬上讀也付而不爭者作附而不爭古字通用尚書梓材篇皇天旣付中國民釋文曰付馬本作附周官小司寇鐵則附刑罰釋文曰附本又作付是其證也附而不爭謂民親附而不爭尹注曰人被道則相付任而不爭未達假借之旨　王曰致其民[illegible]

[illegible]

驚如此者（所謂刑也）正之（所以勝姦正也）服之（所以服不能也）勝之（所以勝姦邪）飾之（修飾身也）必嚴其令而民則之曰政（令嚴則人倂法如此者政也）如四時之不貣如星辰之不變如宵如晝如陰如陽（宵晝陰陽皆有其常）如日月之明曰法（法之用常不變）守愛之生之養之成之利民不得（利雖及人不以爲德也）天下親之曰德（德之用恩萬物親之）無德無怨無好無惡萬物崇一陰陽同度曰道（道之用不二者）刑以弊之政以命之法以遏之德以養之（物待德養而成）道以明之（明是非也）刑以弊之毋失民命（刑斷合理故人命不失也）令之以終其欲明之毋徑（行令所以終人之欲使之明識正道不從邪徑也）遏之以絕其志意毋使民幸（用法正人之志意不使人有非分之幸也）養之以化其惡必自身始（身惡盡則人惡化）明之以察其生必修其理（恐有不修理故以明察之）致刑其民庸心以蔽（庸用也不用心以斷則濫及不辜）致政其民服信以聽（服用也謂用誠信聽理於人）致德其民和平以靜（君德及人以致和靜）致道其民付而不爭（人被道則相付任而不交爭）罪人當名曰刑（罪當其名刑之謂也）出令時當

則不通用字耳

王曰宜作常故不改曰法法一成而不改故曰常

俞曰尹注曰衡平也言但能守慎則政平而靜一是尹所据本作正衡靜一今作一靜誤

俞曰上云立常行政能服信乎中和慎敬能日新乎此承上文而言當作能服信此謂正紀能日新此謂行理上句政字涉上文臨政官民而衍下句服字亦涉上句能服信而衍

俞曰墨子備城門篇凡守國城之法厚以高壕池深以廣樓撕揗守備繕利薪食足以支三月以上人衆以選吏民和大臣有功勞於上者多主信以義萬民樂之無窮不然父母墳墓在焉不然山林草澤之饒足利不然則地形之難攻而易守也不然則有深怨於適而有大功於上不然則賞明可信而罰嚴足畏也　與此篇意同

曰正（令當於正時之謂也）當故不改曰法（不改當故法之謂也）愛民無私曰德（君愛無私德之謂也）會民所聚曰道（聚謂衆所宜也能令衆宜道之謂也）立常行政能服信乎（服信則政行常立）中和慎敬能日新乎（苟能和敬則其德日新也）正衡一靜能守慎乎（衡平也言但能守慎則政平而靜一）廢私立公能舉人乎（但公而無私則能舉人也）臨政官民能後其身乎（後其身則能臨政官人也）能服信政此謂正紀（能行信正者正之紀）能服日新此謂行理（能行日新可謂行之理也）守慎正名僞詐自止（能慎則詐息也）舉人無私臣德咸道（無私則不妄舉故臣德皆合於道也）能後其身上佐天子（後身則先公故能上佐天子也）

九變第四十四（謂人之情變有九）　短語十八

凡民之所以守戰至死而不德其上者有數以至焉（或守或戰雖復至死不敢恃之以德於上則有數存焉於其間故能至此也）曰大者親戚墳墓之所在也（一變）田宅富厚足居也（二變）不然則州縣鄉黨與宗族足懷樂也（三變）不然則上之教訓習俗慈愛之於民也厚無所往而得之（君之恩厚皆在於人）

寔曰不然則州縣依常而宗族更任乘也孫云通典一百四十八太平御覽二百七十引此俱無縣鄉二字更任人所加王曰不然則刑罰可畏也不然則賞明而足勸也洪云賞明上衍不然則三字通典太平御覽俱無此三字丕無此三字方合九變之數寔謹案備門嘉本不然則賞明可信而罰嚴足畏也丈又與前戴望御覽引此又此字在得之下疑云民往無所他往故得人之致死然九變皆就民情論無所往而得之謂不能堅之之意上句也字當如御覽移得之下句法方與上下一例。

（無所他往故得人之致死四變）不然則山林澤谷之利足生也（五變）不然則地形險阻易守而難攻也（六變）不然則罰嚴而可畏也不然則賞明而足勸也（七變）不然則有深怨於敵人也（八變）不然則有厚功於上也（功厚則祿多故亦自爲戰而不德於君九變）此民之所以守戰至死而不德其上者也今恃不信之人而求以智用不守之民而欲以固將不戰之卒而幸以勝此兵之三闇也

任法第四十五　　區言一

聖君任法而不任智任數而不任說任公而不任私任大道而不任小物（小物小事）然後身佚而天下治失君則不然舍法而任智故民舍事而好譽舍數而任說故民舍實而好言舍公而好私故民離法而妄行舍大道而任小物故上勞煩百姓迷惑而國家不治聖君則不然守道要處佚樂馳騁弋獵鐘

尚云不思不慮不憂不圖古本無此八字

俞曰爾雅釋詁事勤也勞勤也是事與勞義通禮記儒行篇先勞而後祿鄭注曰勞猶事也然則事亦猶勞也不事心者不勞心也至動字亦無意疑勤字之誤不事心不勞意不勤力三句一意

俞曰遇讀為愚詩巧言篇遇犬獲之釋文曰遇世讀作愚莊子則陽篇匿為物而愚不識釋文愚本作遇是遇與愚通愚其主者欲以為知而以其主為愚也尹注訓遇為待則失其文義矣讓案注云孟大也遇待也按遇讀為愚莊子則陽篇匿為物而愚不識釋文云愚本作遇注訓為待非是

張文虎曰孟疑猛之借字以過其情以其二字疑衍遇如遇主之遇謂說過也尹注未得

孫星衍曰藝文類聚五十四引作善明法禁令而已之俞字衍

俞曰此本作有國者國法不一則不祥有國者主字涉置下五句國法不一則不祥與下民不道法則不祥並同寫者奪有國者三字而誤補之則字在下則與上文句法不一律矣國法不一則不祥此言法之當一斷國法二字為句解曰有國者有其國也失以成其文是知其非

俞曰上下文凡四言不祥此亦當作不祥傳寫脫不字耳立法國則民安其法者也尹所据本奪不字故失其解

鼓竽瑟宮中之樂無禁圉也（宮中之樂所以悅體安性故不禁禦之也）不思不慮不憂不圖（但任法數故無所慮圖也）利身體便形軀養壽命垂拱而天下治（但任法數則事簡故身不勞壽命長而天下自理也）是故人主有能用其道者（道則謂上法數公正大道）不事心不勞意不動力而土地自辟囷倉自實蓄積自多甲兵自彊羣臣無詐僞百官無姦邪奇術技藝之人莫敢高言孟行以過其情以遇其主矣（孟大也遇待也不敢以謬妄姦言妄行以待其主也）昔者堯之治天下也猶埴已埏也（埏和也音羶）唯陶之所以爲猶金之在鑪恣冶之所以鑄其民引之而來推之而往使之而成禁之而止故堯之治也善明法禁之令而已矣黃帝之治天下也其民不引而來不推而往不使而成不禁而止（此黃帝之於堯則堯有爲而黃帝無爲）故黃帝之治也置法而不變使民安其法者也所謂仁義禮樂者皆出於法（法行順仁義生）此先聖之所以一民者也（法所以齊一於民也）周書曰

[illegible]

丁云發乃法字[illegible]下文云君臣上下貴賤皆法是其證

吳曰古之法也與句當連下讀

[illegible]

國法（有國者有法也）法不一則有國者不祥（法不一則亂故不祥）民不道法則不祥（道從）國更立法以典民則祥（更改也典主也言能觀宜改法以主於人則國理故祥也）羣臣不用禮義教訓則不祥百官伏事者離法而治則不祥（服行也）故曰法者不可恒也（法敝則當變故不恒）存亡治亂之所從出（法順則存治法違則亂亡）聖君所以爲天下大儀也（君爲天下之儀表也）君臣上下貴賤皆發焉（莫不取法於君臣發行也）故曰法古之法也（立法者必師古）世無請謁任舉之人（任保也以法取人則無請謁之保舉）無閒識博學辨說之士（閒雜亂也法行則博學辨說之人不敢閒亂識事也）無偉服無奇行（偉服奇行皆過越法制者令止息者畏法故也）皆囊於法以事其主（囊者所以斂藏也謂人皆斂藏過行以順於之上事其主）故明王之所恒者二一曰明法而固守之二曰禁民私而收使之（謂以法收斂而使之）此二者主之所恒也（廢此二者則政亂）夫法者上之所以一民使下也私者下之所以侵法亂主也故聖君置儀設法而固守之然故諶杵習士閒識博學之人不可亂也（杵所以毁碎於）

本作井鄭見玉篇土部又或作斟見漢書地理志應劭注管子[illegible]亦作斟[illegible]為斟也習士者俗士也說文人部[illegible]俗習也習與俗聲義又承得通[illegible]既習士猶言[illegible]士[illegible]道疑者也此猶書[illegible]不[illegible]者而書下云聞識博學之人則指賢知者而言此兩等人皆能出其私議以亂國法者也[illegible]舊注云杵所以毀杵於物者也謂姦詐之人僞託於誠以毀君法習士謂習法之士聞識謂多聞廣識[illegible]

俞[illegible]曰上云翦公財以祿私士此乃云翦其私又不可通此翦字當讀為[illegible]之[illegible]也[illegible]足鄭[illegible]翦者齊也郭注曰南方人呼翦刀為剃刀是齊與翦聲相近又涉上文翦公財而誤耳

洪云修通疑循道之誤

丁云當讀百姓輯睦句聽令連下道法句道順也從也

物者也（謂姦詐之人僞託於誠以毀君法習士謂習法之士聞識謂多聞廣識君守法堅故此等莫能亂也）衆彊富貴私勇者不能侵也信近親愛者不能離也（離猶違也）珍怪奇物不能惑也萬物百事非在法之中者不能動也（珍怪奇物比正法爲怪僻）故法者天下之至道也（道無越於法者）聖君之實用也（用法爲理國之實）今天下則不然皆有善法而不能守也然故諶杵習士聞識博學之士能以其智亂法惑上衆彊富貴私勇者能以其威犯法侵陵（謂侵陵於君也）鄰國諸侯能以其權置子立相（鄰國恃權能廢置君之子援立國相）大臣能以其私附百姓（謂用私恩誘百姓使附也）翦公財以祿私士（謂翦公財以祿私士）凡如是而求法之行國之治不可得也（此皆以君不守法故也）（謂從失法之後國不可得理也）聖君則不然卿相不得翦其私羣臣不得辟其所親愛聖君赤明其法而固守之羣臣修通輻湊（謂各得自通於君如輻之湊也）以事其主百姓輯睦聽令道法以從其事（道從也）故曰有生法有守法有

俞曰清太師京制而人愿正以全而
貴賤得罪其擇遠也則君任于上
而民從法於下矣
戴曰此謂為大治為字衍

丁云心乃上正字之誤據尹注當作政正

法於法。夫生法者君也。（君始制法，故曰生法。）守法者臣也。（臣則守法而行。）法於法者民也。（人則法君之法。）君臣上下貴賤皆從法。此謂爲大治。故主有三術。（謂上主、中主、危主也。）夫愛人。不私賞也。惡人。不私罰也。置儀設法。以度量斷者。上主也。愛人而私賞之。惡人而私罰之。倍大臣。離左右。專以其心斷者。中主也。臣有所愛而爲私賞之。有所惡而爲私罰之。（爲大臣愛惡之故，而私賞罰也。）倍其公法。損其正心。（謂損政教之正。）專聽其大臣者。危主也。故爲人主者。不重愛人。不重惡人。重愛曰失德。重惡曰失威。（君隨臣愛惡，則威德皆在於臣，故曰失也。）威德皆失。則主危也。故明王之所操者六。生之。殺之。富之。貧之。貴之。賤之。此六柄者。主之所操也。主之所處者四。一曰文。二曰武。三曰威。四曰德。此四位者。主之所處也。藉人以其所操。命曰奪柄。藉人以其所處。命曰失位。奪柄失位而求令之行。不可得也。（既至於奪柄失位之後，欲求令行，不可得。）法不平。令不

王曰故聖君失度量置儀法洪云藝文類聚五十二太平御覽六百二十四引此俱作故度量失則設字之壞尹注非案設與失聲之誤也置儀設法上文兩見

御覽引作然後

王曰法立而還廢之令出而後反之案後當依朱本作復字之誤也復反與還廢相對為文

戴曰五能字皆當讀為而古字通用

俞曰失君當作人君涉上文失君則不然而誤

全是亦奪柄失位之道也（法不平令不全則柄位不可得而保故曰奪柄失位之道）故有爲枉法有爲毀令此聖君之所以自禁也（言有枉法毀令聖君則能禁止之）故貴不能威富不能祿賤不能事近不能親美不能淫也（此五事解見下文也）植固而不動奇邪乃恐（所立堅則不可動若奇邪則敗亡旋及故恐奇音羈）奇革而邪化令往而民移（君之奇邪能有革化則令纔往而人已移心而從善也）故聖君失度量置儀法（聖君見有失度量則置儀法以改也）如天地之堅（堅謂尊勝）如列星之固（自古至今不見大星有虧敗也）如日月之明（無私耀臨）如四時之信（寒暑之氣來必以時）然故令往而民從之（君能苞上之四事故令往人從也）而失君則不然法立而還廢之令出而後反之枉法而從私毀令而不全是貴能威之富能祿之賤能事之近能親之美能淫之也此五者不禁於身（君身不能自禁止也）是以羣臣百姓人挾其私而幸其主（妄希非分之恩）彼幸而得之則主日侵（臣得不當得之恩則主日見侵也）彼幸而不得則怨日產（若不得所幸則怨毒日生也）夫日侵而產怨此失君

宋本朱本不下有能字元刻有前字脫通字

王曰來而當爲求下文近者以偪近親愛有求其主可證戴說同

丁云治世當作治君對下亂君言據上文以美君對亂君也

盧文弨曰宋本無下者字疑兩者字皆衍

俞樾曰方內字屬其匈於文意不安其正法非

之所愼也凡爲主而不得用其法不能其意顧臣而行（凡有所行不敢自專顧望其臣而爲之也）離法而聽貴臣（貴臣雖有離法亦聽從之）此所謂貴而威之也（言貴臣能威於君也）富人用金玉事主而來焉（謂以金玉來事主也）主離法而聽之此所謂富而祿之也（言富人能祿於君也）賤人以服約卑敬悲色告愬其主（服約謂屈服隱約也）主因離法而聽之所謂賤而事之也（言賤人善諂君聽之）近者以偪近親愛有求其主主因離法而聽之此所謂近而親之也（言近者恃親以要君則君從）美者以巧言令色請其主主因離法而聽之此所謂美而淫之也（言美者能以言色淫動於君故君亦聽之）治世則不然不知親疏遠近貴賤美惡以度量斷之其殺戮人者不怨也（殺當其罪故不怨也）其賞賜人不德也（以功受賞故不德於君也）以法制行之如天地之無私也是以官無私論士無私議民無私說皆虛其匈以聽其上（匈恐懼貌）上以公正論以法制斷故任天下而不重也（法制行則事簡故不重也）今亂君則不

丁云行下之字衍行有傷敗句行有功利對文此涉上文故遵主令而行之而衍而當為因〻罰之句因賞之對文

然有私視也故有不見也有私聽也故有不聞也有私慮也故有不知也（凡私則不周故有不見聞知也）夫私者壅蔽失位之道也上舍公法而聽私說故羣臣百姓皆設私立方以教於國（方謂異道術也）羣黨比周以立其私請謁任舉以亂公法人用其心以幸於上上無度量以禁之是以私說日益而公法日損國之不治從此產矣夫君臣者天地之位也民者衆物之象也各立其所職以待君令羣臣百姓安得各用其心而立私乎故遵主令而行之雖有傷敗無罰（遵令而行敗非己致故無罰也）非主令而行之雖有功利罪死（失令有功法所不赦故罪死）然故下之事上也如響之應聲也臣之事主也如影之從形也故上令而下應主行而臣從此治之道也夫非主令而行有功利因賞之是教妄舉也（賞不從令是教以妄爲舉措也）主令而行之有傷敗而罰之是使民慮利害而離法也羣臣百姓人

丁云計字衍洪云親也亦非惠也句同某同不足患後
解云尊臣之不敢敢主者非以畏主也以畏賞也
勢也百姓之爭用非以賞主也以畏主之威
文無計字明甚以畏主之法令也則存
王曰夫尊君卑臣非計親也以執勝也百官識
非惠也刑罰必也刑曰乃當作執後解作勢同
百官識當依解作百官論議乃字有缺
誤注皆非洪說同

王曰令求不出謂之滅出而道留謂之擁下
情求不上通謂之塞下情上而道止謂之侵
案求令求不出求當爲本下情求不上通
衍求字並見後解尹注非
俞曰令求不出據後解作令求不出無則下
情求不上通依當作下情求不上通後解
本有求字遂并此文而無之是正尹注曰
求不出令則下無所稟故滅求不上通
則與君隔絶故曰塞兩求字本存字
之誤
丁云據上文本文多作滅雍塞侵
雍當寫者倒亂
郭云何曰韓非子有度篇淫作遊尹注淫遊
也又本此

處利害而以其私心舉措則法制毀而令不行矣

明法第四十六　　區言二

所謂治國者主道明也（主道明則公法明故國治）所謂亂國者臣術勝也（臣術勝則私事立故國亂）夫尊君卑臣非計親也以執勝也（令尊君卑臣者其計非欲使親君也但令君執其勝也）百官識非惠也刑罰必也（令百官識非公之惠而不敢受又知刑罰必行無妄求免罪也）故君臣共道則亂（臣行君事故曰共道）專授則失（若君有所授與不合衆心而專之亦爲失也）夫國有四亡令求不出謂之滅（求不出令則下無所禀故滅）出而道留謂之擁（中道而留止故曰擁）下情求不上通謂之塞（求不上通則與君隔絶故曰塞也）下情上而道止謂之侵（下情雖欲上通中道爲左右所止此則臣侵上事也）故夫滅侵塞擁之所生從法之不立也是故先王之治國也不淫意於法之外（淫遊也）不爲惠於法之内也（不屈法以成私惠也）動無非法者所以禁過而外私也（外遺也）威不兩錯（臣行君威爲兩置）政不二門（臣出政是爲二門也）以法治國則舉錯而已（言能以法理國）

俊曰韓子有度故審得失有法度
之制者加以群臣之上則主不可欺以
詐偽審得失有權衡之稱者以
聽遠事則主不可欺以天下之輕重
今若以譽進能則臣離上而下比周
若以黨舉官則民務交而不求用
於法故官之失能者其國亂以譽為
賞以毀為罰也然則好賞惡罰之人
釋公行行私術比周以相為也忘主
外交以進其與則其下所以為上者薄
矣交衆與多外內朋黨雖有大過
其蔽多矣故忠臣危死於非罪
姦邪之臣安利於無功忠臣危死
而不以其罪則良臣伏矣姦邪之臣安
利不以功則姦臣進矣此亡之本
若是則群臣廢法而行私重輕公法矣
此段今本無之[illegible]
[illegible]當讀匿為同匿同
比周相為匿狀言所交為
嘉也上下當有故字亦
主死交韓子有度篇作
外交當是下奪文字按解作比周以相為慝
讀長字從何到氏已訂正矣惟匿字依解作
慝言比周而為姦慝也匿慝古字通洪頤
五行篇朔而月見東方謂之側匿漢書孔光
傳作側慝

[illegible]

不至於主之庭 百慮私家之便不壹圖主之國
俊曰韓子有度作十數至能人之門不
國不下適近君能人之[illegible]王先[illegible]曰[illegible]
用私人[illegible]屬數雖多非所以尊君
也百官雖具非所以任國也
非所以任國也然則主有人主之名而實

但舉而置之無不行（但舉而置之無不行）是故有法度之制者不可巧以詐僞（非法度不聽則詐僞何施）有權衡之稱者不可欺以輕重（以權衡稱之輕重立見也）有尋丈之數者不可差以長短今主釋法以譽進能則臣離上而下比周矣（比周於下所以求譽）以黨舉官則民務交而不求用矣（交合則自進官何須求用）是故官之失其治也是主以譽爲賞以毀爲罰也（以毀譽爲賞罰則官自然失理）然則喜賞惡罰之人離公道而行私術矣（行私術自然得賞安用就公道而求乎）比周以相爲匿是（比周者凡有公是之事皆匿而不行也）忘主死交以進其譽故交衆者譽多（爲交友致死其譽自進）外內朋黨雖有大姦其蔽主多矣是以忠臣死於非罪（朋黨共毀之故忠臣非罪而死）而邪臣起於非功（朋黨共譽之故邪臣非功而起）所死者非罪所起者非功也然則爲人臣者重私而輕公矣（私則得利公而致禍故重私而輕公矣）十至私人之門（私人之門謂所與父私爲朋黨者也）不一至於庭（謂之君庭）百慮其家不一圖國（重私輕公故也）屬數雖衆非以尊君也（所屬之數雖曰衆多無不黨私

丁云今疑衍字

丁云[illegible]輕重[illegible]

丁云[illegible]比周[illegible]

張文虎[illegible]作[illegible]

[illegible]作[illegible]

丁云也字衍

宋本朱本十上有數字

宋本國上有其字

[illegible]

後按晏子問上篇仕者持祿游者養交墨子[illegible]篇仕者持祿游者養交

[illegible]

會對及後解作不一國其國

王曰故能匿而不可蔽敗而不可飾也案朱本無匿字據解作能匿而不可蔽敗不可飾對子有度篇作貴者不可蔽敗者不可飾則無匿字明矣據尹注亦無匿字

後解不重明別二字

（故非尊君也）百官雖具非以任國也（各務私故不任國事）此之謂國無人國無人者非朝臣之衰也家與家務於相益不務尊君也大臣務相貴而不任國小臣持祿養交不以官爲事故官失其能（官各失能）

後解國下有此字

後解能作態

（則與無人同也）是故先王之治國也使法擇人不自舉也使法量功不自度也（設法者自著擇人量功之條故不勞自舉度也）故能匿而不可蔽敗而不可飾也（無功而敗法自量之故不可虛飾也）譽者不能進（無材雖譽之而不能進也）而誹者不能退也（有功雖誹之而不能退也）然則君臣之閒明別（謂賢不肖有功者各明白而分別也）明別則易治也（明別則無僞濫故易治也）主雖不身下爲（謂不身爲其事）而守法爲之可也（但守法則法自爲之不勞身也）

正世第四十七

區言三

古之欲正世調天下者必先觀國政料事務察民俗本治亂之所生知得失之所在然後從事（從爲）故法可立而治可行夫

王曰夫萬民不和國家不安失非在上則過在下案失非在上當作非失在上非與則對文失在上與過在下對文

丁云修當為循〻有順義君臣上篇順理而不失之為道

俞曰尹注曰倪傲也則墮當讀為惰〻與傲文相近然重[illegible][illegible]篇中本惰倪是其證

丁云今〻疑令字誤

丁云百官有常〻字句絕有常即上奉法守職也

俞曰匿亦當為慝說見上篇下文曰法禁不立則姦邪繁〻慝即姦邪繁慝也

萬民不和國家不安失非在上則過在下今使人君行逆不修道誅殺不以理重賦斂得民財急使令罷民力（使令急故人力疲也）財竭則不能毋侵奪（人財竭則侵奪以共上稅也）力罷則不能毋墮倪（倪傲也謂疲墮而傲從也）民已侵奪墮倪因以法隨而誅之則是誅罰重而亂愈起夫民勞苦困不足則簡禁而輕罪如此則失在上失在上而上不變則萬民無所託其命今人主輕刑政寬百姓薄賦斂緩使令然民淫躁行私而不從制飾智任詐負力而爭則是過在下過在下人君不廉而變（廉察也）則暴人不勝邪亂不止暴人不勝邪亂不止則君人者勢傷而威日衰矣故爲人君者莫貴於勝所謂勝者法立令行之謂勝法立令行故羣臣奉法守職百官有常法不繁匿萬民敦慤反本而儉力（謂廉嗇而勤力也）故賞必足以使（謂使人從善也）威必足以勝（謂勝合姦邪也）然後下從故

俞曰商子更法篇伏犧神農教而不誅黃帝堯舜誅而不怒及至文武各當時而立法因事而制禮禮法以時而定制令各順其宜 壹言篇聖人之為國也不法古不修今因世而為之治度俗而為之法

古之所謂明君者非一君也（五帝三王俱曰明君故曰非一）其設賞有薄有厚其立禁有輕有重迹行（元本無行字）不必同非故相反也皆隨時而變因俗而動夫民躁而行僻則賞不可以不厚禁不可以不重（既躁而僻則難化須厚賞以誘之重禁以威之）故聖人設厚賞非侈也立重禁非戾也賞薄則民不利禁輕則邪人不畏設人之所不利欲以使則民不盡力立人之所不畏欲以禁則邪人不止是故陳法出令而民不從故賞不足勸則士民不爲用刑罰不足畏則暴人輕犯禁民者服於威殺然后從見利然后用被治然后正得所安然后靜者也夫盜賊不勝邪亂不止彊劫弱衆暴寡此天下之所憂萬民之所患也憂患不除則民不安其居民不安其居則民望絶於上矣夫利莫大於治害莫大於亂夫五帝三王所以成功立名顯於後世者以爲天下致利除害也事

王曰治莫貴於得齊尹引注曰不足齊得也言治莫貴於得中也尹注非宋說同
俞曰水經濟水注引春秋說題辭曰齊度也周官亨人以給水火之齊鄭注曰齊多少之量又酒正辨五齊之名注曰齊者每有祭祀以度量節作之是齊有度量之義治莫貴於得齊言得其度量也史記孝武紀事化丹砂諸藥齊爲黄金矣索隱曰齊音劑之劑此齊字蓋當與彼同尹注非是

俞曰合於傷民者足於傷民也合乃給通借足也故合亦有足義論語子路篇始有曰苟合矣言苟足也孟子梁惠王篇此心之所以合於王者何也言足於王也說詳羣經平議

行不必同所務一也（莫不務於理也）夫民貪行躁而誅罰輕罪過不發（有罪過者不發舉也）則是長淫亂而便邪僻也有愛人之心而實合於傷民（輕刑以愛人姦多反傷人也）此二者不可不察也（二者謂愛與傷人）夫盜賊不勝則良民危（良人爲盜所害故危）法禁不立則姦邪繁故事莫急於當務（每事當其務則理也）治莫貴於得齊（齊謂無非人也）制民急則民迫民迫則窘窘則民失其所葆（葆謂所恃爲生者也）緩則縱縱則淫淫則行私行私則離公離公則難用故治之所以不立者齊不得也（謂上有非人也）齊不得則治難行故治民之齊不可不察也聖人者明於治亂之道習於人事之終始者也其治人民也期於利民而止（至於利人則止而物理也）故其位齊也不慕古不留今（留謂守常不變）與時變與俗化夫君人之道莫貴於勝勝故君道立（勝則無不服故君道立也）君道立然後下從下從故教可立而化可成也夫民不心服體從則不可以禮義

丁云當作文教之也案上篇則是教以文令之為此文字同又民不心服法度則必加之以殺刑然後劇不可以禮義文教之也

孫星衍曰藝文類聚五十二引作民富則安鄉安鄉則重家重家則敬上畏罪民貧則危鄉危鄉則輕家輕家則陵上犯禁治要引陵作凌

孫星衍曰治要引一作壹

洪頤煊曰文巧當依下文當作奇巧

戴曰末上當脫事字下文可証

之文教也君人者不可以不察也

治國第四十八　區言四

凡治國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則易治也民貧則難治也奚以知其然也民富則安鄉重家安鄉重家則敬上畏罪敬上畏罪則易治也民貧則危鄉輕家（危謂不安其所居也）危鄉輕家則敢陵上犯禁凌上犯禁則難治也故治國常富而亂國必貧是以善爲國者必先富民然后治之昔者七十九代之君法制不一號令不同然俱王天下者何也必國富而粟多也夫富國多粟生於農故先王貴之凡爲國之急者必先禁末作文巧末作文巧禁則民無所游食民無所游食則必農（謂必務農）民事農則田墾田墾則粟多粟多則國富國富者兵彊兵彊者戰勝戰勝者地廣是以先王知衆民彊兵廣地富國之必

俊曰此論禁末令民者為本趣務生業[illegible]根末利藏之[illegible]頭於利故有富[illegible]計食紀矣[illegible]而後[illegible]業末可以[illegible]民利此末作之所[illegible]也御覽九作故

俞曰束乃六之誤言富者秋以五糴之春以六糶之也篆文六作[illegible]與束形似而誤小問篇五而六之亦以五六言之

丁云故以上之徵而倍取於民者四據上文言倍貸者三下文關市以下亦當一倍貸合之數若四也以文義言之此句疑當在夫以一民養四主之上既誤在此耳

中在有刑上有有字陳先生曰言雖有刑而上不能止其逃徙與下文[illegible]刑罰重[illegible]而民歸之相應

王曰常山之東河汝之間早生而晚殺五穀之所蕃孰也案河汝當為河海字之誤也[illegible]相似常山在海西河北故曰常山之東河海之間若汝水去常山遠

生於粟也故禁末作止奇巧而利農事今爲末作奇巧者一日作而五日食（言取一日之利可共五日之食也）農夫終歲之作不足以自食也然則民舍本事而事末作捨本事而事末作則田荒而國貧矣凡農者月不足而歲有餘者也而上徵暴急無時（謂徭稅不以時）則民倍貸以給上之徵矣（倍貸謂貸一還二也）耕耨者有時而澤不必足（謂雨澤不足也）則民倍貸以取庸矣（澤不足則歲凶富者倍貸於貧不能還其倍價者則計所倍而取庸矣）秋糴以五春粜以束是又倍貸也（謂富者秋時以五糴之至春出粜便收其束矣此亦倍貸之類也束一足也）故以上之徵而倍取於民者四（謂上無時之徵一也澤不足二秋糴春粜三也下足關市府庫之徵四也）關市之租府庫之徵粟什一廝輿之事此四時亦當一倍貸矣（府庫謂府之庫新有徵稅言人供關市府庫之徵亦用粟之什一計四時常有所故亦當一倍貸之）夫以一民養四主（四主則上四倍貸也）故逃徙者刑（謂有刑罰）而上不能止者粟少而民無積也常山之東河汝之間蚤生而晚殺五穀之所蕃

案初學記地部上太平御覽九穀四引此並云其山北臨代南倚趙東枝河海之間早生而晚殺五穀之所蕃熟文多於今本而皆作河海之間

張文虎曰按小匡篇言士農工商各世其業然篇末論務農重粟所謂四民交能易作亦各掌其事耳無道相過猶言不相爲謀尹注乃云蓋士亦善於農工其農亦通於士業失之遠矣如其說則下文何云民作一乎

張文虎曰按此文蟬聯而下當有脫誤疑有脫文法戴校云吳說謂當作得均則姦巧不生非

孰也四種而五穫（四種謂四時皆種五穫謂五穀皆宜而有所獲）中年畝二石一夫爲粟二百石今也倉廩虛而民無積農夫以粥子者上無術以均之也故先王使農士商工四民交能易作（交能易作謂雖士亦善於農工雖農亦通於士業也）終歲之利無道相過也（道從也四人均能故其利無從相過之也）是以民作一而得均（四人交能易作故曰一也）民作一則田墾姦巧不生田墾則粟多粟多則國富姦巧不生則民治富而治此王之道也不生粟之國亡粟生而死者霸（霸者或不能廣積粟故人有不生而致死者也）粟生而不死者王（王者積粟既多故人保其生無復致死者也）粟也者民之所歸也粟也者財之所歸也（有粟則人歸之）粟也者地之所歸也（積粟既多或有入地歸降者也）粟多則天下之物盡至矣故舜一徙成邑貳徙成都參徙成國舜非嚴刑罰重禁令而民歸之矣去者必害（謂背舜而去者）從者必利也先王者善爲民除害興利故天下之民歸之所謂興利者利

孫星衍曰治要引無重字下同

案國富則安鄉重家安鄉重家則雖變俗易習敺衆移民至於殺之而民不惡也當依群書治要作至於殺之而不怨也今作不惡則非其指矣上文安鄉重家即指民而言無庸更加民字

孫星衍曰治要引惡作怨

孫星衍曰治要引民貧則輕家易去輕家易去則上令不能必行

丁云則戰不必勝守不必固矣不下亦當有能字與上文一例

王曰粟者王之本事也案群書治要王下有者字當據補　戴曰中立本主作生指主字誤王者之本事人生之大務新刻為是也字衍

丁云有疑富字誤人當作民富民治國結上文治國之道必先富民而主

農事也所謂除害者禁害農事也農事勝則入粟多入粟多則國富國富則安鄉重家安鄉重家則雖變俗易習（謂改易其常習）敺衆移民至於殺之而民不惡也此務粟之功也上不利農則粟少粟少則人貧人貧則輕家輕家則易去易去則上令不能必行上令不能必行則禁不能必止禁不能必止則戰不必勝守不必固矣夫令不必行禁不必止戰不必勝守不必固命之曰寄生之君（謂暫寄為生不能長久）此由不利農少粟之害也粟者王之本事也人主之大務有人之塗（謂保有其人其塗因粟也）治國之道也

管子卷第十五

吾是故此氣也不可止以力而可安以德不可呼以聲而可迎以音敬守勿失是謂成德德成而智出萬物畢得尹解可迎以音句云謂調其宮商使之克諧自來也念孫案尹注甚謬音即意字也言不可呼之以聲而但可迎之以意也意与力德得為韻明是意之借字

意古讀若億故与力德得為韻[illegible]明夷象傳獲心意也与食則得息國則為韻管子戒篇身在草茅之中而無懾意与[illegible]惑色為韻楚辭天問何所意焉[illegible]与極為韻呂氏春秋重言篇將以定志意与[illegible]也与翼則為韻秦之罘刻石文承順聖意与服極則式為韻[illegible]則[illegible]貨殖傳億作意皆其證也

若讀為聲音之音則失其韻矣又下文云彼道之情惡音与聲修心靜意道乃可得尹注曰音聲者所以亂真道故惡之也[illegible]

[illegible]

意从心从音[illegible]徐鍇本作从心从音[illegible]

音意聲相近故意字或通作音史記淮陰侯傳項王喑噁叱咤漢書作意[illegible]

管子卷第十六　唐司空房　玄齡　注

內業四十九　封禪五十

小問五十一

區言五

內業四十九

凡物之精此（丁云此乃化字誤）則爲生（精謂神之至靈者也得此則爲生）下生五穀上爲列星流於天地之閒謂之鬼神藏於胷中謂之聖人是故民（丁云民乃此字誤）氣（謂上之精者則人氣也）杲乎如登於天（杲明見也）杳乎如入於淵（丁云[illegible]）淖（女教切）乎如在於海（淖均潤也）卒乎如在於己（人有氣則存故如在於己也）是故此氣也不可止以力（以力止氣愈去）而可安以德（靜心念德氣自來也）不可呼以聲而可迎以音（調其宮商使之克諧氣自來也）敬守勿失是謂成德（不失氣德自成）德成而智出（德成智自生也）萬物果得（以智安物物皆得宜）凡心之刑（[illegible]）（刑法也謂得安心之法也）自充自盈（充盈謂完而無虧也）自生自成（生成謂毋生心必有所成凡此皆得安心法故也）其所以失之必以憂樂喜怒欲利（此六者過常以亂於心則失矣）能

[illegible]在曰游[illegible]人之[illegible]
經書屢言情心不同故下文[illegible]亦云[illegible]
也
張文虎曰折字書注[illegible]檀弓[illegible]事欲其折折[illegible]
鄭注折折安舒貌詩云好人提提釋文折大兮反是[illegible]
作上下文自見尹注折折明貌[illegible]說[illegible]都無[illegible]借
殆不然

王曰謀乎莫聞其音案謀字義不可通尹曲
為之說非也謀當為[illegible]說文[illegible]
也或作[illegible][illegible]乎莫聞其音[illegible]子作
[illegible]與謀相似後人多見謀少見[illegible]故[illegible]
為謀案陳云[illegible]當為[illegible][illegible]與漠通
俞曰謀乎乃形況之辭與下文卒乎冥冥
乎淫淫乎一律尹注曰今謀欲尋於道則不
聞其音非大[illegible]也[illegible]禮記玉藻篇[illegible]
[illegible]正義曰[illegible]微[illegible]也[illegible]
莫聞其音[illegible]合[illegible]或作[illegible]謀[illegible]
並从某聲故得通用莊子知北遊篇媒媒
晦晦釋文引李注曰媒媒晦貌謀乎[illegible]
[illegible]文選[illegible]注引作視之不見其形
聽之不聞其聲而序其成者道也

王曰安愛之愛當為處處之誤也言道
無所常居唯善心是居也

去憂樂喜怒欲利心乃反濟（若能去六者則心反守其所而能濟成也）彼心之情利安以寧（安寧者心之所利也）勿煩勿亂和乃自成（若無煩亂心和自成）折折乎如在於側（折折明貌言心明察若在其側）忽忽乎如將不得（及其求之則忽忽然而不得）渺渺乎如窮無極（渺渺微遠貌言心之微遠如欲窮之則無其極）此稽不遠日用其德（常以此考心不遠之則日有所用也）夫道者所以充形也（自形內而虛者皆道）而人不能固（人不能固守其虛反以利欲塞也）其往不復其來不舍（既有利欲之心則道往而不復雖其有來無處可舍）謀乎莫聞其音（今謀欲尋於道則不聞其音）卒乎乃在於心冥冥乎不見其形（尋至於極則近於心心之方寸虛道之君乎）淫淫乎與我俱生（淫淫增進皃有生則有道故曰與我俱生也）不見其形不聞其聲而序其成謂之道（雖無形聲常依序而成故謂之道也）

凡道無所善心安愛（言道無他善唯愛心安也）心靜氣理道乃可止（若靜心則氣自調理故道來止也）彼道不遠民得以產（人得之所生則道在人故不遠也）彼道不離民因以知（人既因道而知則道常在而不離）是故卒乎其如可與索（推尋其終似可與索）眇眇乎其如窮

安井衡云古本凡上有按字故凡道至下文命之曰道二十三字皆屬上節天主正以下提行

吾曰春秋冬夏天之時也山陵川谷地之枝也喜怒取予人之謀也案枝當爲材字之誤也樞言篇曰天以時使地以材使大戴禮五帝德篇曰養材以任地履時以象天國語曰高山廣川大藪則生良材故曰山陵川谷地之材也材與時謀爲韻

謀古讀若媒說見唐韻正若作枝則既失其義而又失其韻矣時材謀於古韻屬之部枝於古音屬支部兩部絶不相通說見段氏六書音均表尹注非

戴曰左氏襄三十一年傳注道通也氣道乃生猶言氣通乃生耳尹注非

無所（及欲窮之則眇眇然無所）被道之情惡音與聲（音聲者所以亂道故惡之也）脩心靜音道乃可得道也者口之所不能言也目之所不能視也耳之所不能聽也所以脩心而正形也（雖不可以言語視聽用之脩心則外形自正也）人之所失以死所得以生也事之所失以敗所得以成也

凡道無根無莖無葉無榮（道非如卉木而有根莖花葉也）萬物以生萬物以成命之曰道（無根莖而能生無花葉而能成則陰陽不測者也故命之曰道）天主正（平分四時天之正也）地主平（均生萬物地之平也）人主安靜（無爲而無不爲人之安靜也）春秋冬夏天之時也山陵川谷地之枝也（爲地之枝條也）喜怒取予人之謀也（四者謀之用也）是故聖人與時變而不化（時自變耳聖本不化）從物而不移（物還而從之聖本不移）能正能靜然后能定（必正靜然後定也）定心在中耳目聰明四枝堅固（心苟定於中則耳目自聰明四枝自堅固者也）可以爲精舍（心者精之所舍）精也者氣之精者也（氣之尤精者爲之精）氣道乃生（氣得道能有生）乃思（生則有心故思也）思乃知（思則知生也）知乃止矣（成智則理足故止也）凡心之形過知失

生（安心之法智過其度則失其生）一物能化謂之神一事能變謂之智（一謂無也謂無心於物事而物事自化變以爲神智也）化不易氣變不易智惟執一之君子能爲此乎（苟執一故能不易其氣智也）執一不失能君萬物（無心爲有心者主也）君子使物不爲物使（無心故能使物而物不能使也）得一之理治心在於中（苟得中則心自治矣）治言出於口治事加於人（則無狂事）然則天下治矣一言得而天下服一言定而天下聽公之謂也（理心之謂）形不正德不來中不靜心不治正形攝德天仁地義則淫然而自至（言欲正形攝德但能則天之仁法地之義則德淫然自至淫進貞也）神明之極照乎知（照智者神明之極理）萬物中義守不忒（若常守中則無差忒）不以物亂官（貪物則官亂）不以官亂心（貪官則心亂也）是謂中得（能志官貨則中心自得也）有神自在身（中得則神自在身也）一往一來莫之能思（神不測者也故往來不能思也）失之必亂得之必治（謂神也）敬除其舍精將自來精想思之（除謂有想思之則）寍念治之（寍靜思念則心自治）嚴容畏敬精將至定（但能嚴敬則精至而定也）得之而勿捨耳目不淫心無

王曰一言得而天下服一言定而天下聽公之謂也案公之謂本作共之謂共字指上文治心在於中以下四句而言故尹注云治心之謂今本作公之謂者後人不審文義而妄改之

王曰神明之極照乎知萬物中義守不忒洪云照與昭通乎字衍也知萬物爲句心術下篇云神莫知其極昭知天下通於四極其證也劉說與同案中義守不忒義字涉上文天仁地義而衍據尹注云若常守中則無差忒則無義字明矣

丁云有神自在身有字衍尹注亦無

王曰嚴容畏敬精將至定至當爲自上文精將自來即其證尹注非

王曰安乃也　戴說同

戴曰通當爲達

他圖（既得精守之而勿捨則耳目不淫心無他慮也）正心在中萬物得度（心在中而正則無過舉故萬物得度也）道滿天下普在民所民不能知也（言人皆有道但不能自知耳）一言之解上察於天下極於地蟠滿九州（若能解道之一言則能察天極地而中滿於九州蟠委地也）何謂解之在於心安（解道者在於心安）我心治官乃治我心安官乃安（言官之治安皆從心生也）治之者心也安之者心也（治之與安無不由心）心以藏心（言心亦藏於心也）心之中又有心焉（以心藏心故心中又有心）彼心之心（謂心中所藏之心）音以先言（言從音生故音先言）音然后形（有音然后見也）形然后言（有形則是言也）言然后使（有言則出命故有所使令）使然后治不治必亂（使而違理故亂）亂乃死（亂則凶禍至故死也）精存自生其外安榮（精存於中則自然長生至於外形靜而榮茂也）內藏以爲泉原（內藏於精則無窮竭若水之泉）浩然和平以爲氣淵（言精既浩然和平則能生氣故爲氣淵）淵之不涸四體乃固（生氣之淵不有竭涸故四體固也）泉之不竭九竅遂通（藏精之泉不竭故九竅通也）乃能窮天地被四海（體固竅通故能壽畢天地德被四海）中無惑意外無邪菑（邪菑生於惑意故內無惑意則邪菑自銷也）心全於中形全於外（中全則外見）不逢天

戴校本作信古律字心術篇作訓

陶先生云澤薄與逐淫對文澤讀為釋釋舍也舍薄猶言去其浮薄耳劉曰澤乃釋字之誤注非

劉曰和乃知字誤王曰劉說是也知與見亦互文

葘不遇人害（天葘人害能禍不全者也）謂之聖人人能正靜皮膚裕寬耳目聰明筋信而骨強（但能正靜則皮膚自裕寬耳目自聰明筋骨自中強）乃能戴大圜（天也）而履大方（地也）鑒於大清（道也）視於大明（日月也）敬慎無忒日新其德偏知天下窮於四極敬發其充（充謂道也）是謂內得（發行於道故內得也）然而不反此生之忒（忒差也若不反守於道則生有差謬也）

凡道必周必密（周密則慎不泄）必寬必舒（寬舒則博而密）必堅必固（堅固則精不解）守善勿舍（勿舍則善自成）逐淫澤薄（竟逐淫邪律澤浮薄）既知其極反於道德（知極反德則常道自隆）全心在中不可蔽匿（有諸內必形於外也）和於形容（心和者容睟也）見於膚色（內暢者體澤）善氣迎人親於弟兄惡氣迎人害於戎兵不言之聲疾於雷鼓（謂全心以德感物者也德者不疾而速不崇朝而遍天下故疾於雷鼓也）心氣之形明於日月察於父母（全心之氣發形於外則無不燿無不知若明於日月察於父母也）賞不足以勸善（慕賞乃善非本為善）刑不足以懲過（畏刑懲過非本無過）氣意得而天下服（若不慕賞不畏刑意氣內得善者此誠善也故天下服）

戴云摶皆摶字之誤說見五輔篇
三四能摶乎　摶即專字尹注摶結　能一乎
乎摶能是則已越之
能無卜筮而知吉凶乎案吉凶当依心術
篇作凶吉吉与一為韻

丁按本作得之己當依心術下篇補自字於而字
下尹注云自得者明是有自字

丁云巽當訓遁同巽讀也巽如竟與其服佚之
矣

心意定而天下聽（心意定則理明故天下聽也）摶氣如神萬物備存（摶謂結聚也結聚純氣則無所不變化故如神而物備存矣）能摶乎能一乎（摶結則自一也）能無卜筮而知吉凶乎（吉凶在於逆順故不須卜筮而知也）能止乎能已乎（謂正而求諸己也）能勿求諸人而之已乎（求人者惑自得者明）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求已者必須再三思之也）思之而不通鬼神將通之（若再三思之而不通則或致鬼神爲通之也）非鬼神之力也精氣之極也（言今能致鬼神者非鬼神自見其力蓋由思之不已精氣之極也）四體既正血氣既靜一意摶心耳目不淫雖遠若近（言既體正氣靜意一心摶耳目之用不有淫過事雖遠大可以近速而成也）思索生知（近而遇思索其知自生）慢易生憂（躁慢輕易必致凶禍故生憂）暴傲生怨（殘暴傲虐傷害必多故生怨也）憂鬱生疾（憂恚鬱塞懷不通暢故生疾也）疾困乃死（既疾而困可謂彌留而死）思之而不捨內困外薄（思欲不捨則五藏困於內形骸薄於外也）不蚤爲圖生將巽舍（既已內困外薄尚不圖之如此則生將巽遁其舍而至於死期也）食莫若無飽（飽食者善閉塞）思莫若勿致（致思者多困竭）節適之齊彼將自至（齊中也言能節食適思常莫過中則生將自至）凡人之生也天出其精（言稟精於天也）地出其形（地出衣食以養成其形）合此以爲人（言合

當爲精趙精字誤丁云其徵不醜係上文地出其形言之徵即形也於徐第可訖觀當爲數形而觀相似而誤說文觀遇見也不觀而不見同義觀而遇壽爲均

丁云平正擅匈四字重見下文疑此衍文

丁云忿當是喜字之誤下文不喜不怒即承此文言之下文又云止以詩恐憂患又云悲憂喜怒皆喜怒連言

孫星衍曰傷上當有脫字丁云當作形傷而不臧與下骨枯而血沍對文

戴曰此廣字讀若樂記廣則容姦之廣鄭注曰廣謂聲緩也飢則緩思者言無傷其精爽

戴曰飽而不廢飽疑食字誤宋足利本皆曰廢止也言飢不復思見食不能止飢

（天地精氣以成人）和乃生（二氣和乃成其生也）不和不生察和之道其精不見其徵不醜（醜類也言欲察和則其不可見至於徵驗又不知其類也）平正擅匈論治在心此以長壽（和之精類雖可知見但能平而正則和氣獨擅於匈中論其適理又不離心如此則可以益筭而長壽也）忿怒之失度乃爲之圖（若忿怒過度則常圖而去之）節其五欲去其二凶（喜怒過度皆能爲害故曰二凶）不喜不怒平正擅匈（不喜不怒可謂和也故能既平且正獨擅於匈中也）凡人之生也必以平正所以失之必以喜怒憂患是故止怒莫若詩（詩有清風之慰故能止怒）去憂莫若樂節樂莫若禮守禮莫若敬守敬莫若靜內靜外敬能反其性性將大定

凡食之道大充傷而形不臧（大充謂過於飽）大攝骨枯而血沍（大攝謂過於飽酒胃血銷減而凝沍）充攝之閒此謂和成（閒猶中也充攝得中則和暢而有所成也）精之所舍而知之所生（言精智生舍於和成）飢飽之失度乃爲之圖（圖之令合於度）飽則疾動（飽而疾動則食氣銷）飢則廣思（飢而廣思則忘其飢）老則長慮（老而長慮則遺其老）飽不疾動氣不通於四末（四末四支）飢不廣思飽而不廢（廢止也）老不長慮困乃遬竭

俞曰下飽字疑飢字之誤上文曰飢則廣思尹注曰飢而廣思則忘其飢故飢則[illegible]不廣思其飢益甚矣故曰飢而不廣言飢不止也尹注曰廣此也是其義也今作飽而不廣文不可通蓋後人不達其旨而臆改耳　丁云大心而敢敢字疑

俞曰下文云憂悲喜怒道乃無處是此文雲字亦云字之誤云字或作䨜見玉篇與雲相似故誤為雲耳尹注曰能調其氣故比於雲則其所据本已誤　故曲為之說

王曰憂鬱静之過亂正之按遇當爲過字之誤也過亂與憂欲對文言過於其憂欲正其過亂也尹注非

王曰得道之人理丞而屯泄匈中無敗[illegible]曰謂勝理丞達也屯聚泄散故曰中無敗引之曰尹以屯爲屯聚字也丞讀爲丞丞與丞古字通列子天瑞篇舜問乎丞釋文曰丞一本作丞漢書百官表有進傅太保後丞三陽侯[illegible]師古曰丞陽侯晉丞地理志作承陽侯漢書郡國志作丞陽[illegible]丞升也泄[illegible]

[illegible]

今老則益因而速竭（下接上頁）大心而敢（心既浩大又能勇敢）寬氣而廣（當寬舒其氣而廣有所容）其形安而不移（形安則志固故不移）能守一而棄萬苛（守一則惡煩故能棄萬苛也）見利不誘見害不懼寬舒而仁獨樂其身是謂雲氣意行似天（能調其氣故比於雲意之行氣似天之布雲也）凡人之生也必以其歡（歡則志氣和故生也）憂則失紀怒則失端（憂怒過常則失其端紀）憂悲喜怒道乃無處（憂怒則害道故道無所處）愛欲静之遇亂正之（謂若愛慾則當静之若遇發亂則當正之）勿引勿推福將自歸（去而勿引來而勿推但任平而往福則自歸也）彼道自來可藉與謀（藉因也因其自來而與之謀則意動而理盡）静則得之躁則失之靈氣在心一來一逝（静則來躁則逝）其細無内其大無外所以失之以躁爲害心能執静道將自定得道之人理丞而屯泄匈中無敗（謂勝理丞達屯聚泄散故匈中無敗）節欲之道萬物不害（能節欲則物無害也）

封禪第五十（元篇亡今以司馬遷封禪書所載管子言以補之）

後以王本史記校之皆同　編纂時宜采史記爲[illegible]

桓公既霸會諸侯於葵丘而欲封禪管仲曰古者封泰山禪

是其證也淮南言毛蒸理泄此書理蒸毛泄互文耳泄亦蒸也前幼官篇云冬行春政蒸泄言冬行春政則陽氣不收蒸泄也月令曰孟冬行春令則地氣上泄亦謂陽氣上泄也泄者私列以制云反曲禮荀渫章注云渫蒸蒸也蒸之釋文渫以制反蒸謂之泄蒸蒸謂之渫其義一也

王曰尹云元書之今以司馬遷封禪書所載子書以補之洪氏封禪篇唐初尚未亡是說封禪書索隱云今管子封禪篇是也為後序正文王制正義文選羽獵賦注引此篇古者封泰山禪梁父以下皆作管子是孔李司馬皆反見之乜孙星衍曰禮記王制正義引炎帝作少皞

陽先生云大匡小匡霸形篇皆作兵車之會六乘車之會三此三六誤倒

梁父者七十二家而夷吾所記者十有二焉昔無懷氏（古之王者在伏羲前）封泰山禪云云（云云山在梁父東）虙羲封泰山禪云云神農封泰山禪云云炎帝封泰山禪云云黃帝封泰山禪亭亭（亭亭山在牟陰）顓頊封泰山禪云云帝俈封泰山禪云云堯封泰山禪云云舜封泰山禪云云禹封泰山禪會稽湯封泰山禪云云周成王封泰山禪社首（山名在博縣或云在鉅平南十三里）皆受命然後得封禪桓公曰寡人北伐山戎過孤竹西伐大夏涉流沙束馬懸車上卑耳之山（將上山纏束其馬懸鉤其車也卑耳即齊語所謂辟耳）南伐至召陵登熊耳山以望江漢兵車之會三而乘車之會六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諸侯莫違我昔三代受命亦何以異乎於是管仲睹桓公不可窮以辭因設之以事曰古之封禪鄗上之黍北里之禾所以為盛（鄗上山也鄗音臛鄗上北里皆地名）江淮之閒一茅三脊（所謂靈茅）所以為

藉也東海致比目之魚（各有一目不比不行其名曰鰈）西海致比翼之鳥（各有一翼不比不飛其名曰鶼鶼）然后物有不召而自至者十有五焉今鳳皇麒麟不來嘉穀不生而蓬蒿藜莠茂鴟梟數至而欲封禪毋乃不可乎於是桓公乃止

（[illegible]引尚書中候[illegible]二月[illegible]仲父[illegible]乃封大山[illegible]鳳皇不[illegible]麒麟[illegible]）

數至人新引尚書中候[illegible]桓公欲封禪管仲曰[illegible]仲父[illegible]

（[illegible]又見大戴禮[illegible]）

小問第五十一　雜篇二

（[illegible]引尚書中候[illegible]）

桓公問管子曰治而不亂明而不蔽若何管子對曰明分任職則治而不亂明而不蔽矣公曰請問富國奈何管子對曰力地而動於時則國必富矣（謂勤力於地利其所動作必合於天時）公又問曰吾欲行廣仁大義以利天下奚爲而可管子對曰誅暴禁非（此大義也）存亡繼絕而赦無罪（此廣仁也）則仁廣而義大矣公曰吾聞之也夫誅暴禁非而赦無罪者必有戰勝之器攻取之數而后能誅暴禁非而赦無罪公曰請問戰勝之器管子對曰選天下

吾[illegible]治國[illegible]國富[illegible]

[illegible]曰公曰吾聞之也當作矣云云也此皆管仲對桓公語下文請問戰勝之器方是桓公問語

王曰然則取之若何案取之當爲取士下文則天下之士至矣正對此句而言又下文致天下之精材若何來工若何是承上文致天下之精材來天下之良工而言此文取士若何是承上文選天下之豪傑而言今本取士作取之者涉上文攻取之數而誤尹注非

俞曰不可爲數猶言不可勝數言天下之精材皆聚於我不可爲之計數也尹注非

張文虎曰尹注能博問多見齊其所不識疑亦有脫字之誤

俞曰尹注曰爲國者必入守出戰令吾於此二者預見其患案尹氏蓋以遠見有患連讀而解爲預見其患甚爲不辭遠見即外患也下文曰夫民不必死則不可與出乎守戰

之豪傑致天下之精材來天下之良工則有戰勝之器矣公曰攻取之數何如管子對曰毀其備散其積奪之食則無固城矣（毀備奪食則無以守故其城不固此謂攻也）公曰然則取之若何（謂取其土）管子對曰假而禮之（假謂假借之恩）厚而勿欺（厚謂重之以德）則天下之士至矣公曰致天下之精材若何（精材謂美材可爲軍之器用也）管子對曰五而六之九而十之不可爲數（欲致精材者必當貴其價故他處直五我酬之六他處直九我酬之十常令貴其一分不可爲定數如此則天下精材可致也）公曰來工若何管子對曰三倍不遠千里（酬工匠之庸直常三倍他處則工人不以千里爲遠皆至矣）桓公曰吾已知戰勝之器攻取之數矣請問行軍襲邑舉錯而知先後不失地利若何管子對曰用貨察圖（用貨爲反間則知其先後察彼國圖則不失地利也）公曰野戰必勝若何管子對曰以奇（奇謂權譎以勝敵也）公曰吾欲偏知天下若何管子對曰小以吾不識則天下不足識也（若能博問多見齊其所不識則知天下遍矣吾之所識天下亦無人能識之也）公曰守戰遠見有患（爲國者必入守出戰令吾於此二者預見其患矣）

之難不能信則不可恃而外知者也恃不死之民而求可守戰恃不信之人而求以外知則兵之三闇也尹氏外文而已故知近見即外知也權禮特牲饋食禮君不善則莫遠日兼注曰遠日旬之外日呂氏春秋有始覽見行遠道高注曰遠道外道也是遠即外也呂氏春秋自知篇文侯不說知於顏色高注曰知見也猶見也是見即知也丁云兵之三闇也三當為二猶上文不死不信二語非

俞樾曰說文夊部夓行之和也凡經傳憂字皆叚字此則其本字夓之以德謂和之以德也張文虎曰夓古優字說文引詩布政優優今作優是也

丁云牧民下當有者字上文凡牧民者必知其疾

夫民不必死則不可與出乎守戰之難（守戰之難必致死然後可出也）不必信則不可恃而外知（四人必誠信然後爲君視聽故知外事也）夫恃不死之民而求以守戰恃不信之人而求以外知此兵之三闇也（苟不死不信則守闇戰闇外闇故曰三闇）使民必死必信若何管子對曰明三本公曰何謂三本管子對曰三本者一曰固二曰尊三曰質公曰何謂也管子對曰故國父母墳墓之所在固也（人既戀本而哀墳墓則其心固）田宅爵祿尊也妻子質也三者備然后大其威厲其意則民必死而不我欺也（不我欺則信也）

桓公問治民於管子管子對曰凡牧民者必知其疾（疾謂患苦也）而夓之以德勿懼以罪勿止以力（煩力役則止而不來）慎此四者足以治民也

桓公曰寡人睹其善也何以爲寡也（謂四言雖善然以之理國恐其太少）管仲對曰夫寡非有國者之患也（患在不能行不在寡少也）昔者天子中立地方千里四言者該焉何爲其寡也（該備也謂四言足以備千里之化不爲少）夫牧民不知

王曰止之以力則往者不反來者鷙距尹注曰鷙疑也距止也案鷙當為騺字之誤騺距皆止也言來者止而不前也說文曰騺馬不前也今本作鷙誤鷙馬重見史記秦本紀曰晉君棄其軍還而馬騺晉世家曰惠公馬騺不行今本亦誤作鷙宋本鷙不誤太元釋曰進欲行止欲騺今本亦誤作鷙宋衷作騺廣雅曰騺止也距者作歫說文曰歫止也是騺距皆止也世人多見鷙少見騺故騺誤為鷙尹氏不能釐正而訓鷙為疑既不合語意又於古訓無徵斯為謬矣

王曰非其所欲勿施於人仁也尹注曰仁者忠於人也引之曰仁字後人所改以承上文信忠嚴禮而釋之論忠非論仁也中庸曰忠恕違道不遠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故曰非其所欲勿施於人忠也不得改為仁字尹所見本已誤 宋本[illegible]

王曰有時先事有時先政有時先德有時先怨後原文本無有時先怨四字後人以下文言先之以怨故增此四字也今案下文但言先之以事斯謂先之以政斯謂先之以德而不言先之以怨則本無有時先怨可知矣又下文云[illegible]山林藪澤以共其財後三以事先之以怨以張其罪是謂先之以德則先之以怨即是先之以德既言有時先德則無庸更言有時先怨矣後人據下文增入此句而不知其與下文不合也

其疾則民疾（疾謂憎嫌之也）不憂以德則民多怨懼之以罪則民多詐（設詐以避罪也）止之以力則往者不反（創其力役之苦）來者鷙距（鷙疑也距止也聞其役煩則疑而止也）故聖王之牧民也不在其多也桓公曰善勿已如是又何以行之（其事既善雖然不但如是而已更有何事以行此四言也）管仲對曰質信極忠（質主也謂主能得信又極忠也）嚴以有禮慎此四者所以行之也桓公曰請聞其說管仲對曰信也者民信之忠也者民懷之嚴也者民畏之禮也者民美之語曰澤命不渝信也（謂恩澤之命不有渝變如此者信也）非其所欲勿施於人仁也（仁者忠於人也）堅中外正嚴也質信以讓禮也（主行於信又能遜讓如此者禮也）桓公曰善哉牧民何先管仲對曰有時先事有時先政有時先德有時先怨飄風暴雨不爲人害涸旱不爲民患百川道（百川之流皆從故道）年穀熟糴貸賤禽獸與人聚食民食（年穀熟則禽獸食人之食）民不疾疫當此時也民富且驕牧民者厚收善歲以充倉廩（善歲謂有

王曰百川道尹注曰百川之流皆屆故道案道
猶順也楚語曰遶而道遶而逆是其證百
川道年大熟雜貸賤三句相對為文尹
注非

戴曰庫取善歲之疑稅字誤　丁云數之以和示
敬疑敷字誤

宋本財作材

宋本今吾有欲王霸許高文

王曰古之王者其君豐其臣教　教引之曰教當
為殺　色介殺豐臣相對尹注亦是殺字
也殺字或寫作敎與教相似而誤

王曰公遵遁繆然遠為句二三子遂徐行
而進為句遵遁与逡巡同義扁云桓公遵
然遠遁尹注大謬

年禁藪澤此謂先之以事隨之以刑敬之以禮樂以振其淫（振正也禮樂者所以止人淫放）此謂先之以政飄風暴雨為民害涸旱為民患年穀不熟歲飢糴貸貴民疾疫當此時也民貧且罷牧民者發倉廩山林藪澤以共其財後之以事先之以恕以振其罷此謂先之以德其收之也不奪民財（謂善歲也）其施之也不失有德（謂凶年也）富上而足下此聖王之至事也桓公曰善桓公問管仲曰寡人欲霸以二三子之功既得霸矣今吾有欲王其可乎管仲對曰公當召易牙而問焉（管仲知桓公不可王難以實對故推令問易牙）鮑叔至公又問焉鮑叔對曰公當召賓胥無而問焉賓胥無趨而進公又問焉賓胥無對曰古之王者其君豐其臣教（君豐臣教則君能制臣故可以王也）今君之臣豐（言德豐於君也）公遵遁繆然遠二三子遂徐行而進（言公之所遵行者皆逡遁繆妄之事無所比可謂遠於二三子見當遂而漸以取進耳欲王天下於米何）公曰昔者大王賢王季賢文王賢武

丁云謁當為楬周官秋官明窾注楬頭書其法也

洲案衍四包林兩傳字俱作搏丁云當作又求曲木又求直木衍曲木直木四字尹注云編棧者先附曲木其次還須曲木求其類玩其次二字即解又字則又字上無曲木二字可知矣馬棧傳木一曲而無不曲矣云先傳曲木又求曲木也

玉賢武王伐殷克之七年而崩周公且輔成王而治天下僅能制於四海之內矣今寡人之子不若寡人寡人不若二三子以此觀之則吾不王必矣桓公曰我欲勝民（言欲勝服於民）爲之柰何管仲對曰此非人君之言也（人君之言當仁以化之不可直用刑勝也）勝民爲易夫勝民之爲道非天下之大道也君欲勝民則使有司疏獄而謁有罪者償（謂疏録獄囚謁告有罪非者則償之也）數省而嚴誅（數省有過嚴其誅罪）若此則民勝矣雖然勝民之爲道非天下之大道也使民畏公而不見親（嚴刑故也）禍亟及於身（二世嚴刑身戮望夷）雖能不久（雖能勝人不可久安）則人持莫之弒也（持謂見刧執也弒謂殺親也）危哉君之國岌乎桓公觀於廐問廐吏曰廐何事最難（圉養馬者）廐吏未對管仲對曰夷吾嘗爲圉人矣傅馬棧最難（謂編次之棧馬所立木也）先傅曲木曲木又求曲木（編棧者先附曲木其次還須曲木求其類）曲木已傅直木毋所施矣（既用曲木又施直木則失其類而棧敗矣喻小人用則君子退也）先傅直

林本無人字持疑特之誤

丁云當作鄰敵之國中匡篇作敵敵之國敵與仇同形勢解云以事鄰敵㊀二字連上

丁云塞即賽字古無賽字假塞爲之㊃

王云除君苛疾與若之多虛而少實刻書曰君苛爲君之又多又爲君之若賢其[illegible]也尹注非

[illegible]若者君字之誤王氏刻之已訂正矣王尸氏說此句蒙除字爲文解曰謂君之材能多似有而非實者亦祝去之也如此則祝鳧已疵之言未始不善也何爲不說者蓋一陰一陽曰是兩事除者祝去之也與者求與之也多虛而少實謂數力者少而游功者多下文曰又與君之若賢亦是此意祝書以爲不賢固不可然以實賢則君又救以若賢爲祝也然曰正所謂婦寺之忠桓公以怒而將誅之是可以責難矣管仲是以知其可霸也

王曰桓公不說瞋目而視祝鳧已疵案瞋目當爲瞋瞋目猶兮且字或真冥字或作眞二形相似而誤莊子秋水篇瞋目而不見邱山瞋或作瞑鄧子守道篇瞋目切齒傾耳淮南道應篇作瞋然瞋目拔劍今本瞋字盡誤作瞑

安云授酒而祭之授古本作受

木直木又求直木直木已傅曲木亦無所施矣（喻君子用則小人退）桓公謂管仲曰吾欲伐大國之不服者奈何管仲對曰先愛四封之內然后可以惡竟外之不善者（四封之內見愛則人致死可以惡竟外之不善者）先定卿大夫之家然后可以危鄰之敵國（卿大夫之家既定則國強故可以危鄰國）是故先王必有置也然后有廢也（已國有置然後廢他國也）必有利也然后有害也（能利已國然後可以害他國也）桓公踐位令釁社塞禱（殺生以血澆落於社曰釁社）祝鳧已疵獻胙（祝祝史鳧疵其名也胙祭肉也）祝曰除君苛疾（祝令除君煩苛之疾）與若之多虛而少實（若似也謂君之材能多似有而非實貫如此者亦祝去之也）桓公不說瞋目而視祝鳧已疵祝鳧已疵授酒而祭之曰又與君之若賢（謂君似賢亦當去之）桓公怒將誅之而未也以復管仲（復猶告也）管仲於是知桓公之可以霸也（祝史誣君之惡君怒而將誅之是心務善也故知可與霸也）桓公乘馬虎望見之而伏桓公問管仲曰今者寡人乘馬虎望見寡人而不敢行其故何也管仲對曰

丁云尹注本三字絶句屬上讀誤當讀三辱其使者爲句與三辱其君對文滿讀懑也相值謂之當

王曰桓公放春三月觀於野洪云放古字通作方堯典方命孔疏漢書傅喜傳朱博傳俱作放命荀子子道篇不放舒注放讀為方尹注非

俞曰卷當讀爲圈大元交次六大圈閎閎示圈交之范注曰圈圍也是圈有圍邑之義故與城並言

丁云眴眴疑當作恂恂方與尹注柔順皃相合元刻注文無眴眴切目搖也六字疑淺人所加也宋本其孺子也上無何字

王曰至其成也由由乎茲免何其君子也程氏易疇九穀考曰茲免云者免俛也茲益也謂其穗益俛而向根也淮南繆稱篇注云

意者君乘駮馬而洀桓迎日而馳乎（洀古盤字）公曰然管仲對曰此駮象也駮食虎豹故虎疑焉楚伐莒莒君使人求救於齊桓公將救之管仲曰君勿救也公曰其故何也管仲對曰臣與其使者言三辱其君顏色不變（辱其君而色不變則無羞恥也）臣使官無滿其禮三（三加其禮皆不備足）強其使者爭之以死（不識不滿之意纔傲強之則爭之以死是不智）莒君小人也君勿救（其使不賢故知其君小人也）桓公果不救而莒亡桓公放春三月觀於野（春物放發故曰放春）桓公曰何物可比於君子之德乎隰朋對曰夫粟内甲以處中有卷城外有兵刃（種粟者甲在内而處葉居外而卷若城苗之纖芒在外有兵刃）未敢自恃自命曰粟（粟之物用雖如此然不敢自恃故自名曰粟粟則謹促之名也）此其可比於君子之德乎管仲曰苗始其少也眴眴乎何其孺子也（眴眴柔順皃穀苗始則柔順故似孺子也）至其壯也莊莊乎何其士也（壯謂苗轉長大莊莊矜直皃）至其成也由由乎兹免何其君子也（由由悅也實皃兹免謂益有謹勵）天下得

禾穗坐而向根，故君子不忘本也。今譌爲性。禾穗似根，亦猶也。案：程說是也。禾成而穗益俯，若君子之德高而心益下，故曰由由乎茲兒，何其君子也。趙箋曰：馮思禄，手俛首，欲言而不敢。

姚本如是，趙本改見爲俛。

翔案：曰見於一人之下而信於萬人之上，漢書陳勝傳贊曰：俛起阡陌之中。是俛字古通作見。尹注非。見（戴曰本注當云桓公二十年征孤竹）

吾桓公闟然止，瞠然視，援弓將射，引而未敢發也。謂左右曰：見是前人乎？案見是前人乎本作見前人乎。其是字即見字之誤而衍者。藝文類聚武部、太平御覽地部三十二、兵部六十引此皆無是字。

太平御覽神鬼部一引此有是字，此卷內所引多與今本同，蓋所見本已誤也。其地部、兵部所引皆不誤，則承用舊類書也。

翔案：今者寡人見人長尺而人物具焉，冠右祛衣，案冠右祛衣，藝文類聚武部、太平御覽兵部、開元占經人及神鬼占並引作冠，冠右祛衣，是也。冠〻者首戴冠也。

呂氏春秋知接篇冠冕冠帶其劍，今本脫一冠字，則文義不明。說苑辨物篇作有人長尺冠冕左祛。

翔案：御覽三百三十九引作馬前疾走。

御覽引無事其不濟乎三句。

戴曰：事其不濟乎寡人大惑，當云有人若此者乎。御覽引作寡人其不濟乎寡人大惑今者有人若此者乎。休徵部一引登作往，引登作蓋，俞作偷。

俞曰：說苑作左祛衣，是也。說詳後。

俞曰：水而及冠，是滅頂矣，又何涉乎？說苑作故左方渡至踝，從右方渡至膝，疑此文冠字亦當作踝，以聲近而誤也。左至踝，右至膝，左淺而右深也。自踝誤作冠，則爲左深而右淺，遂改上文之左祛衣爲右祛衣，左方涉爲右方涉，皆非管子之原文矣。

吾刻選吳都賦注、水經濡水注、藝文類聚武部、太平御覽兵部並引作已涉大濟，當據改。

太平御覽神鬼部引作已涉其大濟，其字誤，與今本同，惟已涉二字不誤。

說苑辨物篇作已渡事果濟。

之則安（人以穀爲命）不得則危故命之曰禾（以其和調人之性命）此其可比於君子之德矣桓公曰善（丁云御覽一引未至上有過津二字）

桓公北伐孤竹未至卑耳之谿十里闟然止瞠然視（闟任立貌瞠驚視貌）援弓將射引而未敢發也謂左右曰見是前人乎左右對曰不見也（御覽引無也字）公曰事其不濟乎寡人大惑今者寡人見人長尺而人物具焉冠右祛衣走馬前疾事其不濟乎寡人大惑豈有人若此者乎管仲對曰臣聞登山之神有俞兒者長尺而人物具焉霸王之君興而登山神見且走馬前疾道也祛衣示前有水也右祛衣示從右方涉也至卑耳之谿有贊水者（謂贊引渡水者）曰（丁云水經注引無曰字）從左方涉其深及冠從右方涉其深至膝若右涉其大濟桓公立拜管仲於馬前曰仲父之聖至若此（宋本無若字）寡人之抵罪也久矣（抵當也不知仲父之聖是寡人當有罪久矣）管仲對曰夷吾聞之聖人先知無

戴曰浩浩乎據元刻此句下有青青乎三字丁云當從元刻補王文云浩浩者水青青者魚是其証又甯戚應我曰浩浩乎下脫青青乎三字

戴曰婢子曰公何爾類聚人部引作婢子對之曰

俞曰尹注曰干江邊地亂毀齒也戰功曰多案於干戰國子功多也此注於干字未得其義干當作邗說文邑部邗國也今屬臨淮從邑干聲一曰邗本屬吳葢邗古國名後爲吳邑哀九年左傳吳城邗即其地矣此文吳干戰者干乃兩國也國子乃干國之人故曰爲干國多也其注從國子在干國中收功爲最也尹氏不知吳干爲國名誤解爲江邊地則吳與戰者何國也且其所解爲干國多句更文不成義矣

陳文虎曰干疑邗字越之干史記貨殖列傳鄭之後徙壽春與閩中干越雜俗今本或作于越誤說詳雜志

戴曰桑釋後管子卒二十一年此稱其謚蓋後人附益之詞

戴曰類聚人部引作浩浩之水育育之魚未有室家而將安居御覽人事部引育育作海海

王曰甯子其欲室乎按藝文類聚人部十九太平御覽人事部一百四十二引此句下並有仲以其言告桓公七字與上文桓公使管仲求甯戚句相應當據補

孫星衍曰類聚御覽引作未有家室我將安歸甯子其欲室乎仲以其言告桓公

王曰吳曰之役者有執席食以視上者按視上當爲上視故尹注曰私因上視北堂書鈔武功部二引此正作上視呂氏春秋重言篇說

形今已有形而後知之臣非聖也善承教也（善承古人之法）桓公使管仲求甯戚甯戚應之曰浩浩乎管仲不知至中食而慮之婢子曰公何慮管仲曰非婢子之所知也婢子曰公其毋少少毋賤賤昔者吳干戰（干江邊地也）未齓不得入軍門（齓毀齒也）國子擿其齒遂入爲干國多（戰功曰多言於干戰國子功多也）百里徯秦國之飯牛者也穆公舉而相之遂霸諸侯由是觀之賤豈可賤少豈可少哉管仲曰然公使我求甯戚甯戚應我曰浩浩乎吾不識婢子曰詩有之浩浩者水育育者魚（水浩浩然盛大魚育育然相與而遊其中喻時人皆得配偶以居其室家甯戚有伉儷之思故陳此詩以見意）未有室家而安召我居（言誰當召我授之配足與之爲居乎也）甯子其欲室乎桓公與管仲闔門而謀伐莒未發也而已聞於國其故何也管仲曰國必有聖人桓公曰然夫之役者有執席食以視上者必彼是邪（桓公與管仲謀時役人於前乃有執席而食私因上視所以察君也必是人者知吾謀也）於是

苑权謀篇亦作上視

王曰桓公令儐者延而上与之分級而上按分級而上上當為立此涉上句而誤也呂氏春秋說苑及論衡知實篇並作分級而立

孫詒讓曰按賓時以每視席之理注又殊不可通王云視上當為上視呂氏春秋重言篇作有視疑當而上視者此席當為庶即蹠之省食當為飭之壞字即枱之重文說文不部三枱未[illegible]也或作鈶或作[illegible]蓋傳寫[illegible]於重形又為[illegible]者[illegible]作[illegible]本即枱之別體也說見呂氏春秋[illegible]古怪篇作御[illegible]郵本作郵說苑权謀篇作垂郵郵字之省北本[illegible]郵引作[illegible]与呂氏春秋同

王曰君子善謀而小人善意尹注曰善以意度之也按意讀為億即度也尹注非

俞曰金樓子志怪篇曰口開而不闔顏氏家訓引作口開而不閉一本一作口開而不合一作口開而合皆由未[illegible]尹注云兩口相對其言莒者怪矣

洪曰顏氏家訓音辭篇云北人之音多以舉莒為矩矣唯李[illegible]見桓公口開而不閉故知所言者莒也然則莒矩必不同呼此知莒以音而知非論字形尹注非

王曰昔者臣視二君之在臺上也口開而不闔是言莒也舉手而指勢當莒也且臣觀小國諸侯之不服者唯莒於是臣故曰伐莒尹解唯莒於是句云唯莒不服於是知之正文於字下及之字[illegible]焉字同亦言臣觀小國諸侯之不服者其莒乎臣[illegible]莊八年公羊傳吾將以甲午之日然後祠兵於是即焉也僖十五年左傳晉於是乎作爰田於是乎作州兵晉語作[illegible]焉史記周本紀作君何患焉[illegible]呂氏春秋季春篇注曰焉猶於是也此其明證矣於是聘禮記曰及享發氣焉盈容言於是盈容也三年問曰故先王焉為之立中制節言於是為之立中制節也

後文所由[illegible]莒不闔口晉[illegible]二字疑當互易

乃令之復役毋復相代（時執麻而食者代人入役因得察君令不令相代彼亦知若覺己必當來也）少焉東郭郵至桓公令儐者延而上（儐謂賛引）與之分級而上（公以客禮待之故與之分級而上謂使之就賓階也）問焉曰子言伐莒者乎東郭郵曰然臣也桓公曰寡人不言伐莒而子言伐莒其故何也東郭郵對曰臣聞之君子善謀而小人善意（善以意度之也）臣意之也桓公曰子奚以意之東郭郵曰夫欣然喜樂者鍾鼓之色也夫淵然清靜者縗絰之色也漻然豐滿（心在兵武形氣盛故其皃豐滿）而手足拇動者（中勇外形必應故手足拇動也）兵甲之色也日者臣視二君之在臺上也口開而不闔是言莒也（莒字兩口故二君開口相對即知其言莒）舉手而指勢當莒也且臣觀小國諸侯之不服者唯莒於是（唯莒不服於是知之）臣故曰伐莒桓公曰善哉以微射明此之謂乎（言以形色之微知伐國之明也）子其坐寡人與子同之（同伐莒之謀也）客或欲見於齊桓公請仕上官授祿千鍾公以告管仲

王云夫字衍

手衍

宋本闕作問

曰君子之客聞之曰臣不仕矣公曰何故對曰臣聞取人以人者（以人之言然後取人）其去人也亦用人吾不仕矣

管子卷第十六

張文虎曰陳君云過當作道是也據篇中次序七主在前七臣在後題亦當作七主七臣今本主臣互倒

戴曰元本呼嗚作嗚呼丁云成疑當爲盛盛成古通用疾疑衍字

吾曰申主任勢守數以爲常尹注曰申謂陳用法令劉曰申乃中字之誤蓋謂得中道之主引之曰申當曰信[illegible]高遠高后文功[illegible]表注曰古信申同義信之通作申猶申之通作信也出政而信於民故曰信主據下文云皆要審法令固賞罰必則下服度則申主之郎試主明察尹劉二注皆失之審尹解皆要爲事皆得要始非也下句曰賞罰必則下服度皆要與賞罰相對爲文若從尹解則不倫矣皆當作比大戴記保傅篇於是比選天下端士孝弟博聞有道術者[illegible]策不斷於[illegible]者比是也釋[illegible]初見秦篇比作皆[illegible]例矣周官小司徒職及三年則大比大比則受邦國之比要鄭司農云五家爲比故以比爲名今時八月案比是也要謂其簿然則比要者大比之簿籍大比之簿籍審則法令固矣官乎其有用刑於必審矣張文虎曰按上文先六過後一是此申主所謂一是者也不當先於六過蓋錯簡說見下

吳云決疑快字誤

管子卷第十七　唐司空房　玄齡　注

七臣七主第五十二　禁藏第五十三

七臣七主第五十二　雜篇三

或以平虛請論七主之過（謂平意虛心也七主據下唯有六者皆過主能無此六者過則爲一是主也過主六是主一故曰七主也）得六過一是以還自鏡以知得失（得六過則爲一是以自鑒得失可知也）以繩七臣得六過一是呼嗚美哉成事疾（疾美也繩謂彈正也言以六過繩六臣令臣無六過是故爲一君臣咸有一德故能成美也）申主任勢守數以爲常（申謂陳用法令）周聽近遠以續明（遠近之事周而聽之則其明不絶）皆要審則法令固賞罰必則下服度（事皆得要而詳審則法令固賞罰必而下皆服其法度也）不備待而得和則民反素也（謂以道德理世之君至仁感物得和自此而至故人皆反於朴素令中主不能然故以爲過也）惠主豐賞厚賜以竭藏赦姦縱過以傷法藏竭則主權衰法傷則姦門闓故曰泰則反敗矣（謂爲惠太過故反成敗也）侵主好惡反法以自傷（越法行事謂之侵所好所惡皆反於法故自傷）喜決難知以塞

俞曰許乃悟之叚字言不覺悟則國勢失也上文曰得六過一是以還自鏡以知得失然則過主能早自覺悟政尚可爲不悟則已矣下文凡言不許者其義並同尹注讀許古伍字謂偶合也非是

俞曰此本作四隣不計故尹注曰四隣與己爲隣不計度而知之四隣與己爲隣正釋四隣之義今作四鄰不計者即涉注文而誤下文故上情則隣不計文與此同從隣四字耳

孫星衍曰許即語字與寤通用不覺悟也下俱同尹注非

丁云按此文皆四字爲句臣主同則□不合上下之例疑君與臣混而同之即是不明分職之意則刑振刑豐爲均尹讀刻下屬非也

王曰臣下振怒不知所錯引之曰怒當爲恐此涉上文喜怒而誤也振恐即震恐

洪先生曰芒主二見上文爲六過主王下來對芒主疑當作荒主荒主在六過主之末猶亂臣在六過臣之末也

孫星衍曰按芒主與上雖疑芒乃荒之壞文又通人情以質疑不得爲過疑有誤

王曰荒自治其事則事多多則昏昏則緩急俱植注曰植古置字謂緩急皆置而不行也尹注非

洪曰植古置字

此今謂植爲柔植之植植古置字云云植其杖芸耳古德作置其杖謂緩急皆置而不行尹注非

明（決難知則理不當故明塞也）從狙而好小察（狙伺也謂既任臣有所爲必從而伺之）事無常而法令申不許則國失勢（許古伍字謂偶合也言雖申布法令於事不合法既不行所以失勢也）芒主目伸五色耳常五聲（芒謂芒然不曉識之貌伸謂放恣也）丁云常疑當字誤 四鄰不計（四鄰與己爲隣不計度而知之也）司聲不聽（司聲之官隨君所好不爲聽其理亂之音）則臣下恣行而國權大傾不許則所惡及身（所爲既不合理故惡還及身）勞主不明分職上下相干（言失任臣之理勞而無功故曰勞主）臣主同則刑振以豐豐振以刻（臣主同勢則俱奮威權故刑罰大振而且豐多刑豐而又妄振非刻而何也）去之而亂臨之而殆則後世何得（權臣振主君欲去之必爲亂任而臨之必危殆既亂且危敗亡必及故後代無得也）振主喜怒無度嚴誅無赦（動發威嚴謂之振也）臣下振怒不知所錯則人反其故（故謂先君之理）不許則法數日衰而國失固（舉措既不合理故數衰而國失固）芒主通人情以質疑故臣下無信盡自治其事則事多（既不自曉故下通人情以問所疑則臣下無所取信皆自任胷臆以理其事人人生事故事多也）多則昏昏則緩急俱植（植立也既昏而不明故緩急之事俱可立）不許則見所不善（所爲既不合理故其所見之事皆不善）餘力自失

王曰故主虞而安吏肅而嚴民朴而親宗室無姦臣崇也十四國有道對上寡而安也尹訓虞爲度於是文當故主虞而安以下七字句與上文不相承疑當有脫文

張文虎曰此七句與上下文不接疑乃中主節制民反素之解貫吏肅而安承佳於四句民朴而親承民反素句官無邪吏四句總承上二項目前文之爲錯亂明矣維遹謂有脫文非維遹按自在其心之治亂在其心讀自以至在斷言澤子誤文相互於中与上下文皆不相接也此篇錯亂

俞曰漢書文紀詔曰錦繡纂組害女工者也

王曰夫男不田女不緇引之曰緇字義不可通尹訓爲黑繒非也緇當爲績男不田女不績相屬爲文而不耕女不織也績字篆書作形似緇故績譌爲緇

補

張佩綸云疑衍

王曰何以効其然也曰昔者桀紂是也於桀紂案人所以下文謂周武王天下尊指桀而言之則此案字明矣

丁云忠疑臣字誤唐武后臣作恵

而罰（尚有執權餘力已不自責乃遷怒而罰之）故主虞而安（虞度也主能度宜而行故安但主能度而安則致下數事）吏肅而嚴民樸而親官無邪吏朝無姦臣下無侵爭世無刑民（凡此皆主虞而安故也）故一人之治亂在其心（在其心之邪正）一國之存亡在其主（在其主之智愚）天下得失道一人出（道從也一人爲主也明主得闇主失）主好本則民好墾草萊（本謂農桑也）主好貨則人賈市主好宮室則工匠巧主好文采則女工靡夫楚王好小要而美人省食吳王好劒而國士輕死死與不食者天下之所共惡也然而爲之者何也從主之所欲也而況愉樂音聲之化乎夫男不田女不緇（緇謂黑繒）工技力於無用（謂勤力於無用之器物也）而欲土地之毛（毛謂嘉苗）倉庫滿實不可得也土地不毛則人不足人不足則逆氣生（不足則怨怒故逆上之氣生）逆氣生則令不行然彊敵發而起雖善者不能存（謂善爲計謀）何以効其然也曰昔者桀紂是也誅賢忠近讒賊之士而貴婦人好殺而不

俞曰尹注玉餔猶玉食然云不足處則當是居處之事餔疑圃之誤字[illegible]圃从甫聲故得通耳玉圃猶瑤圃也楚辭涉江篇曰吾與重華遊兮瑤之圃

陳云材疑列字誤

戴曰踣當作路下文同國路家同路而度者均說詳五輔篇

張文虎曰商宦二字疑宮室之誤尹依誤文爲說

劉曰歲有敗凶故民有義不足案義當爲羨之字之誤也從國蓄篇輕重乙[illegible]言羨不足尹注非

丁云敗疑賊字誤下足曰賊富也下文民有羨不足即蒙此文言之謂富者散民羨凶歲故民不足也望案凶[illegible]穀梁莊二十九年傳[illegible]注[illegible]謂凶年年敗二字相對

勇好富而忘貧馳獵無窮鼓樂無厭瑤臺玉餔不足處（玉餔猶玉食）馳車千駟不足乘材女樂三千人（謂有材能之女樂也）鍾石絲竹之音不絕百姓罷乏君子無死（言不爲君致死）卒莫有人人有反心遇周武王遂爲周氏之禽（爲周所禽獲也）此營於物而失其情者也（物謂臺榭車馬以所爲侈靡者）愉於淫樂而忘後患者也故設用無度國家踣（踣謂散亡）舉爭不時必受其菑夫倉庫非虛空也（必侈費無度故空）商宦非虛壞也（必弃本逐末故壞也）法令非虛亂也（必上替下陵故亂）國家非虛亡也（必倒道背理故亡也）彼時有春秋歲有敗凶政有急緩政有急緩故物有輕重（政急物輕政緩物重）歲有敗凶故民有義不足（歲既敗凶雖有義事不足以行其禮）時有春秋故穀有貴賤（春穀貴秋穀賤）而上不調淫故游商得以什伯其本也（淫過也謂穀物過於貴賤則上當收散以調之此之不爲故游商得什百之贏以弃其本也）百姓之不田貧富之不訾皆用此作（訾限也皆從不調淫而作也）城郭不守兵士不用皆道此始（道從）

書抄卷三卅引作玉輔

俞曰者字衍文也此以國家與壤土對言若有者字則以人言不當曰壤土矣下文夫凶歲雷旱非無雨露也亂世煩政非無法令也暴主迷君非無心腹也並無者字故知此者字疑衍

翔鳳案雷旱二字不相比擬下文云非無雨露對舉[illegible]雷旱疑雷乃霽字之誤

丁云雷乃霖字[illegible]之雨[illegible]謂之霖

春無割大陵倮大衍伐大木尹注曰倮謂焚燒令蕩然俱盡洪云倮當為儽儽當已[illegible]當作毋儽大衍言通作儽[illegible]盡其力也按洪讀倮為儽是也儽與倮字或作倮二形相似而誤儽即𤎩字也說文𤎩燒種也漢律曰𤎩田茠艸力周切田不耕火種也淮南地形篇注[illegible]雨污者為行[illegible]古字通儽大衍者謂火焚其[illegible]已盡[illegible]作戮者戮勠二字並與𤎩同音湯誥釋文勠說文力周反成十三年左傳戮力同心釋文勠嵇康力幽反呂靜韻集與飂同漢書高祖紀將軍戮力攻秦師古曰戮音力竹反又力周反古今人表[illegible]師古曰左氏傳作戮同音力周反又力救反是戮勠二字音與𤎩同也故𤎩通作戮又通作儽也呂氏春秋上農篇曰山不敢伐材下木即此所謂無伐大木也澤人不敢灰僇即此所謂無儽大衍也

吾收穀賦按使漢五行志注引作收斂賦錢是也說賦斂也斂錢也與收字對文

王曰冬無傷伐五藏按五藏當依宋本作五藏禁藏篇云冬收五藏是其證作五藏者涉注文而誤注云五穀之藏是五藏[illegible]

何注漢五行志注引作五藏

吾大水漂州流邑大風漂屋折樹火暴焚地燋草案火暴當為暴火與大水大風對文焚地燋草與上二句對文燋與焦同尹注非

五行志注引作春政不禁則百長不生夏政不禁則五穀不成

五行志注引此樹下有木字

王云火暴當為暴火與大水大風對文燋與焦同尹注非

夫亡國踣家者非無壤土也其所事者非其功也夫凶歲雷旱非無雨露也其燥濕非其時也亂世煩政非無法令也其所誅賞者非其人也暴主迷君非無心腹也其所取舍非其術也故明主有六務四禁六務者何也一曰節用二曰賢佐三曰法度四曰必誅五曰天時六曰地宜四禁者何也春無殺伐無割大陵（割謂掘徙之也）倮大衍（倮謂焚燒令蕩然俱盡）伐大木斬大山行大火誅大臣收穀賦（凡此春之禁也）夏無遏水達名川（謂偃塞小水合大水）塞大谷動土功射鳥獸（凡此夏之禁）秋毋赦過釋罪緩刑冬無賦爵賞祿傷伐五藏（五穀之藏）故春政不禁則百長不生夏政不禁則五穀不成秋政不禁則姦邪不勝冬政不禁則地氣不藏四者俱犯則陰陽不和風雨不時大水漂州流邑（漂流謂滿溢於堤防故漂流城邑）大風漂屋折樹火暴焚地燋草（旱甚則草燋）天冬雷地冬霆（霆震）草木夏

俞曰苴與菹同孟子滕文公篇驅蛇龍而放之菹趙注曰菹澤生草者也今青州謂澤有草為菹

王曰山多蟲蟁[illegible]蟲蟁即蟲螟[illegible]月令曰蟲螟為害是也注內蟁即蚕三字蓋後人妄加非尹注也 [illegible]

孫曰能去此取彼則人主道備矣按人主道備後漢書五行志注引作王道備於義為長 [illegible]

戴曰說文吏治人者也[illegible]

俞曰[illegible]法者君臣之所共操也[illegible]

落而秋榮蟄蟲不藏宜死者生宜蟄者鳴苴多螣蟇（苴謂草之翳薈）山多蟲蟁（蟁即蚕）六畜不蕃民多夭死國貧法亂逆氣下生故曰臺榭相望者亡國之廡也馳車充國者追寇之馬也（追猶召也言馳車所以召寇）羽劒珠飾者斬生之斧也文采纂組者燔功之窰也明王知其然故遠而不近也能去此取彼則人主道備矣（此謂珠飾等物彼謂節用愛民）夫法者所以興功懼暴也律者所以定分止爭也令者所以令人知事也法律政令者吏民規矩繩墨也夫矩不正不可以求方繩不信（音申）不可以求直法令者君臣之所共立也權勢者人主之所獨守也故人主失守則危臣吏失守則亂罪決於吏則治（有罪者吏必能決決之故理）權斷於主則威民信其法則親是故明王審法慎權下上有分（下慎罰上執權各有其分也）夫凡私之所起必生於主（主不好本則私生）夫上好本則端正之士在前（本謂道德之政）

元刻宋本下有以字是

王曰數出重法而不克其罪則姦不爲止尹注曰克謂勝伏引之曰克讀爲核不克其罪謂不核其罪之虛實也呂刑曰其罪惟均其審克之漢書刑法志引作其審核之是其證矣尹注非

王曰故法不煩而吏不勞民無犯禁故有百姓無怨於上劉曰有字疑衍按有即百字之誤而衍也

王曰上亦法臣法按臣下當有亦字上亦法臣亦法謂君臣皆守法也下文君法臣法即承此文言之尹注非

俞曰尹注曰依名而斷決則其所據本當作名斷決故下文曰名斷言澤

張文虎曰按勢疑本作執誤爲埶後人又加力

王曰好佼反而行私請劉曰佼與交同反當作友注非按明法篇曰民務交而不求用又曰十至私人之門不一至於庭明法解交作佼

張文虎曰劉注疑反當作友按佼字本作校譌爲反而車誤存遂爲衍字且此處不得有友字

上好利則毀譽之士在側（好利則傾巧故毀譽之士在側）上多喜善賞不隨其功則士不爲用（雖曰好善及其有功則不能賞故曰士不爲用）數出重法而不克其罪則姦不爲止（克謂勝伏）明王知其然故見必然之政立必勝之罰故民知所必就而知所必去推則往召則來如墜重於高如瀆水於地（以譬招來之易也）故法不煩而吏不勞民無犯禁故有百姓無怨於上上亦法臣法（言亦爲臣立法）斷名決無誹譽（依名而斷決則理當而事愜故無誹譽）故君法則主位安臣法則貨賂止而民無姦嗚呼美哉名斷言澤（依名而斷則其言順而澤）飾臣克親貴以爲名（虛名求實之飾克勝也謂不求親貴以自克勝持此爲名）恬爵祿以爲高（任弃爵祿以自安恬以此爲高）好名則無實（美名外揚內實必喪）爲高則不御爵祿（祿者君不能御也）故記曰無實則無勢（勢必以實生）失轡則馬焉制（制馬必以轡制臣必以祿）侵臣事小察以折法令（枉法行事謂之侵）好佼反而行私請（佼謂佷詐也背理爲反）故私道行則法度侵（不侵法度則無以成其私）刑法繁則姦不禁主嚴

俞先生云亂臣當六臣之一在下文此亂臣當作諂臣下文云是以諂臣貴而法臣賤是其明證劉績以下亂臣為[illegible]非

安云祿當為[illegible]之壞字[illegible]之道也

王曰敘記郝之曰愚忠讒賊按愚忠本作愚臣即承上文愚臣而言故尹注亦作愚臣此作愚忠者唐武后改臣為恵因脫其上畫而為忠矣

丁云尹注以字句非當讀信字句與親均

陳云[illegible]貫[illegible]非事而動為善[illegible]此所謂以非買名也注非

孫文虎曰按居為非母動為善棟[illegible]善以自求之棟[illegible]

孫文虎曰非其二字疑當為局謂己植其功歸過於下也

孫文虎曰按七臣亦六過一是此存六過　黃氏下有脫文

陳云上文亂此字句此亦當以請微攻與上文亂臣之謂微孤同一句例

誅。則先民心。亂臣多則造鐘鼓。衆飾婦女以惛上。故上惛則隟不計而司聲直祿。（上既惛暗雖有危亡之隟不能計度而知之其司聲之官直得祿而已不憂其職務也）是以諂臣貴而法臣賤。此之謂微孤。（諂貴法賤則危亡日至故其君衰微而孤獨）愚臣深罪厚罰以為行（深文入罪厚致其罰此愚臣之行）重賦斂多兊道以為上。（兊悅也謂多賦斂以悅道於君）使身見憎而主受其謗。（厚罰多斂人必憎之）故記稱之曰愚忠讒賊此之謂也（愚臣雖有損於主乃比之讒賊）姦臣痛言人情以驚主。（痛甚極之辭）開罪黨以為讎。（開引罪黨上聞於君與之為讎）除讎則罪不辜（彼但讎耳未必皆有罪今而除之則罪不辜之人也）罪不辜則與讎居。（既殺不辜則人皆讎已故所與居者莫非讎也）故善言可惡以自信而主失親。（好言可惡之事以告於君此求君之信已也君果信之則失其所親也）亂臣自為辭功祿。明為下請厚賞（已有功當得祿則佯辭之以為以其下未必當賞則明然為之請以求志心也）居為非母動為善棟。（其居也與衆犯者為母其動以佯為善者之棟梁也）以非買名。以是傷上。（其所以買名者用非道雖曰為之必傷於上）而衆人不知。之謂微攻。（言為僞善漸攻於君）

俞曰當讀道字為句道讀為導道與導通以人所喜說[illegible]賦斂也

孫星衍曰意林太平御覽二十二又三百九十五引濫作監冰作水

御覽引使上有不字誤張本有不字今本脱

張文虎曰王乃主字之誤小字疑有作酒意林美作治喜作放

張文虎曰涂君說彼字衍非也彼與己正相對曰承前首所於制彼以己知人來疑當衍於字官字當作臣

丁云居民於其所樂民字係下文五句所涉行之

丁云信之於其所餘財信讀爲賜信之信字亦聲取之也

丁云於下無誅疑衍此承上文功之於其所無誅句反覆推究無誅之故無誅者必誅者也與下文有誅者不必誅者對文

禁藏第五十三　雜篇四

禁藏於胷脅之內，而禍避於萬里之外。能以此制彼者，唯能以己知人者也。（言度己以察彼則無隱情故姦謀藏於胷脅姦藏禍息故遠避於萬里之外彼不能與姦生禍則我能制之凡此皆以己知人故也）夫冬日之不濫，非愛冰也；（濫謂泛冰於水以求寒所謂濫漿）夏日之不煬，非愛火也，爲不適於身便於體也。（冬之冰夏之火皆於身體不適便）夫明王不美宮室，非喜小也；不聽鍾鼓，非惡樂也，爲其傷於本事而妨於教也。（美宮室聽鍾鼓則傷事而妨教）故先慎於己而後彼，官亦慎內而後外，（內則本務外則末業君慎之則臣効）民亦務本而去末。（官慎之則主效也）居民於其所樂，（居其所樂則敦土而不遷）事之於其所利，（事其所利則不勸而自勵）賞之於其所善，（賞其所善則皆悅而立功）罰之於其所惡，（罰其所惡則忌慎而無犯）信之於其所餘財，（君人者莫不有餘財期賞而必故曰信）功之於其所無誅。（必勝殘息誅然後可以爲成功）於下無誅者，必誅者也；（有罪必誅故能息所謂以刑止刑以殺止殺也）有誅者，不必誅者也。（有罪不必誅故誅不息也）以有刑至無刑者，其法易

王曰夫先易者後難先難而後易萬物盡然按先易者後難者當依下句作而尹注云無刑至有刑故曰先易而後難即其證孫說同

王曰故必誅而不赦必賞而不遷者非喜予而樂其殺也按其字涉上文而衍尹注無其

安井衡云古本弱作幼

王曰夫不法〻則治案不字涉上文而衍法〻者守法也周官小宰五曰廉灋鄭注灋守灋不失也言能守法則國必治也故下文曰不失其法然後治若反是則謂之不法〻故法〻前曰不法〻則事毋常也尹注非

俞曰危當讀為詭古字通用說見大匡篇曹大家注幽通賦曰詭反也詭其命者反其命也謂反易其命也與上句不為親戚故貴易其法一律

按上視當作之視與下吏民二句句法一例

俞曰小爾雅釋詁神重也此言神寶即上言重寶因句有重字故變文稱之耳尹注曰夫寶有靈故曰神寶失之

而民全。（刑茲無赦人不敢犯故曰以有刑至無刑若此者其法簡易而民完全）以無刑至有刑者。其刑煩而姦多。（緩誅宥死人則輕而犯之故曰無刑至有刑若此者其刑繁漫而姦人多）夫先易者後難。（無刑至有刑故曰先易而後難）先難而後易。（有刑至無刑故曰先難而後易）萬物盡然。（皆同之於用法）明王知其然故必誅而不赦。必賞而不遷者。非喜予而樂其殺也。所以爲人致利除害也。（賞不遷非喜與誅不赦非樂殺然必其誅賞則爲人致利除害故也）於以養老長弱完活萬民莫明焉。（言養老活人無明於必誅賞）夫不法法則治。（言不法者必以法正之故治）法者天下之儀也。（儀謂表也）所以決疑而明是非也百姓所縣命也（刑罰一差人無所措手足故曰縣命）故明王慎之。不爲親戚故貴易其法。（故謂恩舊）吏不敢以長官威嚴。危其命。（危謂毀敗）民不以珠玉重寶。犯其禁。（所謂君無欲焉雖賞之不竊）故主上視法嚴於親戚。（不爲親戚易法故法嚴）吏之舉令。敬於師長。（不爲師長危令故令敬也）民之承教。重於神寶。（不爲重寶犯禁故教重夫寶有靈故曰神寶）故法立而不用。刑設而不行也。（無犯之人則無所用其刑法）夫施功而不鈞。位雖

王曰刑賞不當斷斬雖多其暴不禁按賞字與下二句義不相屬此涉下文賞雖多而衍

宋本行作刑刑法而不衆[illegible]文

安井衡曰當今爲愚人今乃令字誤

翁曰[illegible]樸者也呂氏春秋重己篇故聖人必先適欲高注適節也欲情欲也古樂篇有節有侈注適猶節也其適節之適讀與實[illegible]樸者舉也與節宮室一律

俞曰玩好當以[illegible]子揚权發約真地以適貴賤品也重己故本人必先之適所言注適猶節也

丁士涵曰適當讀爲[illegible]此事字當據下文補

丁云也古忘作懸上文說得所欲即樂逢所惡則憂欲忘對文望案安井衡所述古本正作忘

高爲用者少（施功謂施恩於有功者施恩不鈞則有功者怨故雖有高位人不爲用）赦罪而不一德雖厚不譽者多（赦罪不一則毒流不辜雖有厚德人誰譽之）舉事而不時力雖盡其功不成（方冬植禾雖勤似后稷不能成以嘉苗）刑賞不當斷斬雖多其暴不禁夫公之所加罪雖重下無怨氣私之所加賞雖多士不爲歡行法不道衆民不能順（有道之人必順於道）舉錯不當衆民不能成（衆尚不成況無衆乎）不攻不備（夫設備者必防攻也）當今爲愚人故聖人之制事也能節宮室適車輿以寶藏（不費於宮室車輿則庫藏自實也）則國必富位必尊能適衣服去玩好以奉本（本謂農桑）而用必贍身必安矣能移無益之事無補之費通幣行禮而黨必多交必親矣（移無益無補之費而行禮故黨多交親也）夫衆人者多營於物而苦其力勞其心故困而不贍（營物過分故勞而不贍）大者以失其國小者以危其身凡人之情得所欲則樂逢所惡則憂此貴賤之所同有也近之不能勿欲（謂所好之物）遠之不能勿忘人

中立本作飲食

丁云當作故意定而情不營情不營則耳目穀

俞曰穀讀爲愨禮記祭義篇其親也愨正義曰愨謂質愨言情不營則耳目質愨矣尹注如本字非

[illegible]

陳先生曰隱與恐文相近隱當讀[illegible]

情皆然而好惡不同各行所欲（各以所欲行之）而安危異焉（適理而欲則安背理而欲則危）然后賢不肖之形見也夫物有多寡而情不能等（賢者欲寡不肖者欲多也）事有成敗而意不能同（賢者意多成不肖者意多敗也）行有進退而力不能兩也（賢者能進不肖者唯退也）故立身於中（謂多寡成敗進退之中也）養有節宮室足以避燥濕食飲足以和血氣衣服足以適寒溫禮儀足以別貴賤游虞足以發歡欣棺槨足以朽骨衣衾足以朽肉墳墓足以道記（道識其處各有記也）不作無補之功（雖曰有功於身無補）不爲無益之事故意定而不營氣情氣情不營則耳目穀（穀善也謂聰明不虧）衣食足耳目穀衣食足則侵爭不生怨怒無有上下相親兵刃不用矣故適身行義儉約恭敬其唯無福禍亦不來矣（禍福兩來乃善之至）驕傲侈泰離度絕理其唯無禍福亦不至矣（禍福兩有乃禍之至）是故君子上觀絕理者以自恐也（觀絕理者致禍故恐）下觀不及者以自隱也（隱度也度已有不及之事當故之也）故

中立本能下衍以字

孫星衍曰意林引仞作徙　御覽八百三十三引作

百仞　意林引作衝波逆流

俞曰宿當作佰　佰夜猶早夜也　佰乃古文

夙字从人西　宿从此　意林宿作日

王曰敦利之所在雖千仞之山無所不上深源之

下無所不入焉　按深源當為深淵　意林深作

泉　避唐高祖諱也　則本作淵明矣

曰譽不虛出（必出於行善）而患不獨生（必生於爲惡）福不擇家（雖賤家行善福亦來矣）禍不索人（雖貴人行惡禍亦至矣）此之謂也（凡此欲令脩己以致福無恃貴以招禍）能以所聞瞻察則事必明矣（謂耳所聞目所瞻則能審察其是非如此則無事不明矣）故凡治亂之情皆道上始（道從也事明則理反是則亂也）故善者圉之以害牽之以利（有害則圉有利則牽）能利害者財多而過寡矣（利害由己則避害而取利取利則財多避害故過寡矣）夫凡人之情見利莫能勿就見害莫能勿避其商人通賈倍道兼行夜以續日千里而不遠者利在前也（疾至則得利故速行而不倦也）漁人之入海海深萬仞就彼逆流（謂海潮起則水逆流）乘危百里宿夜不出者利在水也故利之所在雖千仞之山無所不上深源之下無所不入焉故善者勢利之在而民自美安（勢利在身則人美而安之）不推而往不引而來不煩不擾而民自富（凡此皆勢利之所致）如鳥之覆卵無形無聲而唯見其成（夫勢利致人若鳥之覆卵焉雖無形聲俄見其成也）夫爲國之本得天之時而爲經（經所以本之也）

安井衡云今本[illegible]

孫星衍曰蘋當作菹　注菹字亦作菹　傳云菹州[illegible]並同

俞樾曰尹注曰取菹澤草以爲笠然云菹草笠立不當云菹笠且與上文被蓑以當鎧鑐文義不倫殆非也菹者組之假字說文糸部組綬屬其小者以爲冕纓然則組笠猶言纓冠正與被蓑相對成文

俞曰功當作攻上文云耕農當攻戰此承上文而言故曰農事習則攻戰巧矣尹注曰習農則當攻戰即依上文爲說攻功亦應作攻荀子議兵篇械用兵革攻完便利者強楊注曰攻當爲功是攻功古通用然尹所據本似本作攻今作功者[illegible]

王曰當春三月萩室熯造鑽燧易火杼井易水所以去茲毒也尹解萩室熯造云熯謂以火乾也三月之時陽氣盛發易生溫疫楸木鬱臭以辟毒氣故燒之於新造之室以禳被也按尹說甚謬[illegible]

[illegible]

說文曰熯乾也[illegible]

蒿熯作然

[illegible]

宋本[illegible]作[illegible]

得人之心而爲紀（紀則所以紀之也）法令爲維綱（維綱所以張也）吏爲網罟（網罟所以苞之）什伍以爲行列（行列所以閭其之也）賞誅爲文武（賞則文誅則武）繕農具當器械（用農具既繕則器械可脩也）耕農當攻戰（耕農之不怠若攻戰之不退也）推引銚耨以當劒戟（銚耨者必推引之若劒戟擊刺）被蓑以當鎧鑐（蓑雨衣被著之所懼雨露若武備之有鎧鑐著甲周身若褐炙故曰鑐）菹笠以當盾櫓（取菹澤草以爲笠若武備之有盾櫓也）故耕器具則戰器備（具耕器則備戰用也）農事習則功戰巧矣（習農則當功戰）當春三月萩室熯造（熯謂以火乾也三月之時陽氣盛發易生溫疫楸木鬱臭以辟毒氣故燒之於新造之室以禳被）鑽燧易火杼井易水所以去兹毒也（四時易火至春則取榆柳之火春時之井又當復杼之以易其水凡此皆去時滋長之毒）舉春祭塞久禱以魚爲牲以糵爲酒相召（久禱而未報者當享塞之相召謂因此時召親賓）所以屬親戚也毋殺畜生毋拊卵（拊謂擊剥之也）毋伐木毋夭英（英爲草木之初生也）毋拊竿（竿笋之初生也）所以息百長也（所以生息百物之長）賜鰥寡振孤獨貸無種與無賦所以勸弱民（謂勸勉貧弱之人也）發五正（正謂五官正也）赦薄罪出拘民解仇

丁云最當作冣說文冂部冣積也冣與聚音义皆同

者順天之時約地之宜按約字於義無取約當爲得得約草书相似故得誤爲約也又下文故今亡者無所匿遷徙者無所容不求而約不召而來約亦草书得字之誤得與來爲韻也

古來字亦讀入聲[illegible]大東篇[illegible]來與服爲韻[illegible]

通典會[illegible]引作正作不求而得

[illegible]

未及忠字之文忠當讀爲中枚氏古文尚書仲虺之誥建中于民釋文曰中本或作忠是中忠通用也中人之和猶得人之和周官鄉師以國中失之事鄭注曰中猶得也呂氏春秋[illegible]高注曰中猶得也[illegible]得爲中之證得人之和正與得地之宜一律荀子富國篇上得天時下得地利中得人和文義與此相近可以證成王説

丁云夫動靜順然[illegible]字衍

不亂而亡者元本朱本無者字

自古至今未嘗有也元本無也字

讎（仇讎者和讎令反去）所以建時功施生穀也（謂及時立農功施力爲生穀凡此皆春令）夏賞五德（五德謂五常之德）滿爵祿遷官位禮孝弟復賢力所以勸功也（賢而有功賞復除之此皆夏令）秋行五刑誅大罪所以禁淫邪止盜賊（凡此皆秋令）冬收五藏（五穀之藏）最萬物（最聚）所以內作民也（凡此皆冬作）四時事備而民功百倍矣（於四時事皆備故人有百倍之功）故春仁夏忠秋急冬閉（生者仁也長者忠也收當急也藏當前也）順天之時約地之宜忠人之和（忠猶稱一事稱人理則和）故風雨時五穀實草木美多六畜蕃息國富兵彊民材而令行（人多材藝而順上命故令行也）內無煩擾之政外無彊敵之患也夫動靜順然后和也不失其時然後富不失其法然后治故國不虛富（必不失財然後富也）民不虛治（必不失法然後治）不治而昌不亂而亡者自古至今未嘗有也（昌必國理亡必國亂反是者古今所未有）故國多私勇者其兵弱（私勇則怯於公戰故兵弱）吏多私智者其法亂（私智則營己而背公故多亂）民多私利者其國貧（私則利積之於家故國貧）故德莫若博厚

王[illegible]按使莫若博厚使民死之賞罰莫若必成使民信之按[illegible]本作必成刑誤也說是君臣下篇[illegible]九守篇云用賞者貴誠用刑者貴必曰貴誠實若[illegible]使民信之誠必與博厚相對為文作成者假借字耳俗本不解成字之義[illegible]改為必成而不知其誤以下是也尹子[illegible]曰人主之患不在乎不言用賢而在乎不誠必用賢呂氏春秋論威篇曰又況乎為之國而有所誠必乎則何敵之有賈子道術篇曰伏義誠必謂之節[illegible]七發曰誠必不悔決絕以諾淮南兵略篇曰將不誠必則卒不勇敢皆以誠必連文九守篇又曰刑賞信必於耳目之所見信必亦誠必也

王[illegible]曰民無流亡之意吏無備追之憂[illegible]曰備追當為追捕民不流亡則吏不追捕漢書韓延壽傳亦云吏無追捕之苦民無箠楚之憂今本追捕二字誤倒而捕字又誤為備則義不可通尹注內備字亦當為捕案注云人不流亡何所捕而追之則所見本追捕已誤為捕追今則注文捕字又因正文而誤為備矣追與捕[illegible]作備追則所見今本已誤[illegible]漢書[illegible]傳亦注民作人[illegible]

洪[illegible]曰素古通作索[illegible]也

[illegible]曰素字[illegible]蓋字形近而誤民未知為飲食時素食而[illegible]說亦未[illegible]取[illegible]秋官[illegible]食[illegible]注以草木之實為蓏食[illegible]說二石云[illegible]火化[illegible]草木之實食[illegible]見[illegible]讀墨子閒詁

使民死之（博厚則感人深故死之也）賞罰莫若必成使民信之夫善牧民者非以城郭也輔之以什司之以伍（謂什長伍長）伍無非其人（雖伍長亦選能者爲之也）人無非其里（謂無客寄）里無非其家（言不離居他人家其非之）故奔亡者無所匿遷徙者無所容（有什伍司之不容他寄也）不求而約不召而來（亡徙無所容匿故不求召而自來）故民無流亡之意吏無備追之憂（人說不亡何所備而追之）故主政可往於民民心可繫於主（謂繫屬於主）夫法之制民也猶陶之於埴冶之於金也（人之從法若埴金之從陶冶也）故審利害之所在民之去就如火之於燥濕水之於高下（火之就燥水之就下猶人之就利）夫民之所生衣與食也食之所生水與土也所以富民有要食民有率率三十畝而足於卒歲歲兼美惡畝取一石則人有三十石果蓏素食當十石（果蓏不以火化而食故曰素食）糠粃六畜當十石則人有五十石布帛麻絲旁入奇利未在其中也（奇餘言不在五十石之中也）故國有餘藏民有餘食（每年人有五十石故藏皆經也）

王曰果蓏素食當十石引之曰素讀爲疏字或作蔬月令取蔬食鄭注曰草木之實爲蔬食淮南主術篇曰夏取果蓏秋畜疏食即此所謂果蓏素食也墨子辭過篇古之民未知爲飲食時素食而分處亦以素爲疏尹注非

俞曰所以下有奪字下文云權衡者所以視重輕也戶籍田結者所以知貧富之不訾也可證

夫敘鈞者所以多寡也元本刊本敘作叙丁云鈞疑鈞字誤陳奐曰多寡上疑脫一字下文視輕重是其句例

戶籍田結者丁云結者約也說文契大約也

俞曰當作謀而有功者五丁云當作而謀功有五

戴云視其所愛以分其威按視作親元本威下有於字

丁云人兩心其內必衰下臣不用其國可危疑也字忠云設

丁云視其陰所憎厚其貨賂得情可深按陰字涉下文陰內辯士而衍視其所憎與上文視其所愛相對張尹注云視敵所憎者多與之賂則所憎上無陰字明矣

吳云聽其淫樂以廣其心樂以當爲欲丁云廣讀爲擴之擴

王曰遺以竽瑟美人以塞其內遺以諂臣文馬以蔽其外二句互文內外蔽塞可以成敗尹注曰內外蔽塞則理擁而見惑故莫不敗引之曰此述其敗非說其成也成字乃不可通成當爲惑字之形相似而誤惑與敗爲韻

四稱篇述無道之君則述其惑亂字論語顏淵篇子張問崇德辨惑釋文惑本亦作或大戴禮曾子制言篇今之說者無悲其或失也盧注曰或猶惑也孟子告子篇無或乎王之不智也趙注曰臣甚惑王之暨以或爲惑

可以成敗謂可合其以惑致禍敗也注內理擁而見惑正釋惑字

王曰以深親之如典之同生爲當云與當爲興尹注作

夫敘鈞者所以多寡也（敘鈞謂比其鈞平）權衡者所以視重輕也戶籍田結者所以知貧富之不訾也（謂每戶置籍每田結其多少則貧富不依訾限者可知也）故善者必先知其田乃知其人（田多則人多田少則人少）田備然后民可足也凡有天下者以情伐者帝（謂深知敵之內情而伐者帝也）以事伐者王（見其於事有失而伐者王）以政伐者霸（見其政有失而伐其霸）而謀有功者五（謂計謀可以成功）一曰視其所愛以分其威（令敵國之所愛者各權則其威分也）一人兩心其內必衰也（威分則每人各懷二心心二則力不齊故內衰也）臣不用其國可危（臣既不爲君用力故其國可危）二曰視其陰所憎厚其貨賂得情可深（視敵所憎者多與賂令以國情告己故深得其情）身內情外其國可知（謂所憎者身在國內情乃告外其國可知也）三曰聽其淫樂以廣其心（使之聽淫樂心廣於嗜欲）遺以竽瑟美人以塞其內（躭於竽瑟美女則心惑亂故其內閉塞也）遺以諂臣文馬以蔽其外（耳惑於諂臣目惑於文馬則耳目喪矣故其外蔽也）外內蔽塞可以成敗（內外蔽塞則理擁而見惑故之敗之莫不閉）四曰必深親之如典之同生（典常也若常與之同生也）陰內辯士使圖其計（私俠辯士令與敵國圖計）內

俞曰其敗非欲其敗而曰可以成敗乃因敗而連言成者語法如此說見日知錄卷二十七漢書何進傳先帝嘗與太后不快幾至成敗亦因敗而連言成正與此同王氏引之謂成當為或非是

朱本作必是士鬬　丁云當作是士必鬬　是則也

俞曰謹當讀為勤言與其忠臣相結也勤與謹一聲之轉故古或通用桓三年穀梁傳謹言而退公羊傳作信言而退是其證

張文虎曰謹乃勤之誤說文勤掌中反也

王曰離字不能令必內自賊案離字本作讎謂即承上使有離意而言故尹注云君臣意離別不可使令

張文虎曰案注中剝字乃則之誤既不下脫命字命當作令由是觀之則注文至脫誤多矣其不通處拉居尹氏之過也

丁云下字當令之今字誤則不能令承上使有離意句上文皆四字為句令字涉上令字而誤（涉上令而誤）

勇士使高其氣（彼得勇士則恃而氣高也）內人他國使倍其約絕其使拂其意（更納人於他國令背絕使兩國之意相違也）是必士鬬兩國相敵必承其弊（兩既相疑其士必鬬兩國敵則小傷大國以承其弊乃有一舉兩獲之功也）五曰深察其謀（欲知其謀得失也）謹其忠臣（欲知其臣之用不）揆其所使（欲知其所使賢不肖）令內不信使有離意（內既不信相疑則使其君臣之意絕）離氣不能令必內自賊（君臣意離別不可使令既不命則自相殘殺）忠臣已死故政可奪（人之云亡邦國殄瘁故其政可奪）此五者謀功之道也

管子卷第十七

王曰入國四旬五行九惠之教洪云四旬四十日也五行行五次也史記管仲傳正義引管子云相齊以九惠之教是約其義也尹注非

壹曰老老二曰慈幼三曰恤孤四曰養疾五曰合獨六曰問疾七曰通窮八曰振困九曰接絕引之曰問疾當為問病下文曰凡國都皆有掌病士人有病者掌病以上令問之又曰掌病行於國中以問病為事此之謂問病與此前後相應則作問病明矣若作問疾則與四曰養疾之疾無所區別疾傳寫之誤也北堂書鈔政術部十二引此已誤又案下文所謂問疾者疾甚者以告二疾字皆當作病所謂問病者與此之謂問病正相應也士人有病者掌病以上令問之病甚者以聞上身問之有病與病甚亦相應也今本作疾者六曰問病已誤作疾後人又據已誤之上文改不誤之下文耳其改之不盡者可據以更正

孫星衍曰北堂書鈔三十九引作一曰養老

孫星衍曰史記正義引作八曰賑北堂書鈔引作振困

管子卷第十八　唐司空房　玄齡　注

入國第五十四　九守第五十五

桓公問第五十六　度地第五十七

入國第五十四（謂始有國入而行化）　雜篇五

入國四旬五行九惠之教（旬即巡也謂四面五方行而施九惠之教）一曰老老（以養老之禮養老者）二曰慈幼三曰恤孤四曰養疾五曰合獨六曰問疾七曰通窮八曰振困九曰接絕所謂老老者凡國都皆有掌老（謂置掌老之官）年七十已上一子無征（不預國之征役）三月有饋肉（謂官饋之肉）八十已上二子無征月有饋肉九十以上盡家無征日有酒肉死上共棺槨勸子弟精膳食問所欲求所嗜（問老者何所欲求訪其所以耆欲而供也）此之謂老老所謂慈幼者凡國都皆有掌幼士民有子子有幼弱不勝養爲累者（勝堪也謂不堪自養食故爲累）有三幼者無婦征四幼者盡家無征五幼又

丁云人當之民上文云民有子下文云士民死上事

王曰必知其食飲飢寒身之膌胜而哀憐之尹注曰膌瘦也胜肥也桉訓胜為肥於古無據且與下文哀憐二字文不相屬今桉胜讀如減省之省胜亦瘦也字或作眚又作瘠又作省周官大司馬馮弱犯寡則眚之鄭注曰眚猶人眚瘦也釋名釋天篇曰眚瘠也如病者瘠瘦也又釋言語篇曰省瘠也膌瘠約少之言也呂氏春秋審時篇曰失時之稼約高注曰約眚病也晉灼注漢書外戚傳曰三輔謂憂愁面省瘦曰嫸冥後漢書袁閎傳注引謝承書曰面色省瘦並字異而義同

王曰所謂養疾凡國都皆有掌養疾引之曰皆有掌養疾養字因上文而衍上文說老老云凡國都皆有掌老說慈幼云凡國都皆有掌幼說恤孤云凡國都皆有掌孤說問病云凡國都皆有掌病則此亦當云皆有掌疾明甚又按下文曰所謂通窮者凡國都皆有通窮亦當言皆有掌窮今作皆有通窮者

[illegible]曰疾官二字連文古[illegible]字說[illegible]全所著字又疑疾官乃有疾者所居之館舍當從[illegible]詩設之以居有疾之人故曰上收而養之疾官而衣食之尹注誤於疾字斷句則兩句皆不可通矣

王曰上收而養之疾官而衣食之殊身而後止案說文殊死也猶言殁身而後止也尹注非

[illegible]又[illegible]十[illegible]作一句讀[illegible]於主疾之官而給之衣食也尹以疾字斷句非

子之葆（葆今之敎母）受二人之食（官給二人之食）能事而后止（幼者漸長能自管事然後止其養食）此之謂慈幼所謂恤孤者凡國都皆有掌孤士人死子孤幼無父母所養（既無父母又無所養食之親也）不能自生者屬之其鄉黨知識故人養一孤者一子無征養二孤者二子無征養三孤者盡家無征掌孤數行問之必知其食飲飢寒身之膌胜而哀憐之（膌瘦也胜肥也）此之謂恤孤所謂養疾者凡國都皆有掌養疾聾盲喑啞跛躄偏枯握遞（遞著也謂而子相拱著而不甲者謂之握遞）不耐自生者上收而養之疾（既養之又與療疾）官而衣食之（謂官給之衣食）殊身而后止（殊猶離也疾離身而後止其養）此之謂養疾所謂合獨者凡國都皆有掌媒丈夫無妻曰鰥婦人無夫曰寡取鰥寡而合和之予田宅而家室之三年然后事之（事謂供國之職役也）此之謂合獨所謂問疾者凡國都皆有掌病士人有病者掌病以上令問之九十以上日一問八十已上二日一問七十以

殘[illegible]耐[illegible]為殘

王曰歲凶庸句人訾厲多死喪引之曰庸字義不可通庸疑當作康字形相似而誤凶康即凶荒也古康與荒通故襄二十四年穀梁傳四穀不升謂之康韓詩外傳康作荒逸周書謚法篇凶年無穀曰糠史記𥺌作荒淮南天文篇三歲而一饑六歲而一衰十二歲而一康太平御覽時序部二引作十二歲而一大荒

洪曰列子黃帝篇物無疵厲莊子逍遙遊篇使物不疵癘釋詁皆病也古字皆通用

俞曰須本作傾與上文靜定為韻待讀為備國語周語其何以待之韋注曰待猶備也以待傾者以備傾也言虛心平意以備其傾覆也今誤作須則不特失其韻且須則待也於文複矣然管子符言篇作虛心平意以待傾損是其塙證

上三日一問衆庶五日一問疾甚者以告上身問之掌病行於國中以問病爲事此之謂問病所謂通窮者凡國都皆有通窮若有窮夫婦無居處窮賓客絕粮食居其鄉黨以聞者有賞不以聞者有罰此之謂通窮所謂振困者歲凶庸人訾厲（訾疾也厲病也）多死喪弛刑罰赦有罪散倉粟以食之此之謂振困所謂接絕者士民死上事死戰事使其知識故人受資於上（資謂財用）而祠之此之謂接絕也

九守第五十五（主位　主明　主聽　主賞　主問　主因　主則　主叅　督名）

雜篇六

安徐而靜（人居位當安徐而又靜默）柔節先定（以和柔爲節先能定已然後可定人）虛心平意以待須（虛其心平其意以待臣之諫說須亦待也）

右主位（人主居位當如此）

目貴明耳貴聰心貴智以天下之目視則無不見也以天下之

戴〔?〕用賞者貴誠之必當作信六韜賞罰篇亦作信六韜兩見字下皆有則闇字

俞曰見爲況字之誤管子書每以見爲況字大匡篇見與我有國之政也是其證也此言誠暢可以據天地通神明況姦僞乎言必爲其所化也古字見與況通故陸德明經典釋文曰況本或作見此見姦僞也猶云況姦僞也因尹注見爲況又誤況爲現而其義全失矣今子荀書篇作誠暢於天下神明不況姦若人君其文雖不同然況字正不誤可據以訂正　張文虎曰兩見字疑當作反

王曰一曰天二曰地三曰人四曰上下左右前後熒惑其處安在尹注曰又須知法星所在尹以熒惑爲法星非也熒惑猶惑也逸周書史記篇曰熒惑不治趙策蘇秦熒惑諸侯或作營惑又作營或史記吳王濞

耳聽則無不聞也以天下之心慮則無不知也輻湊並進則明不塞矣（言聖人不自用其聰明思慮而任之天下故明者爲之視聽聰者爲之聽智者爲之謀輻湊並進不亦宜乎故曰明不可塞）

右主明（主明在於用天下耳目視聽之）

聽之術曰勿望而距勿望而許（聽言之術必須審察不可望風則有所距有所許也）許之則失守距之則閉塞（既未審察輒有距而許之故或失守或閉塞）高山仰之不可極也深淵度之不可測也（不審察者常爲彼所知故戒之當如高山深淵不可極而測之）神明之德正靜其極也（既如山淵則其德配神明而正且靜如此者其有窮極矣）

右主聽

用賞者貴誠用刑者貴必刑賞信必於耳目之所見則其所不見莫不闇化矣誠暢乎天地通於神明見姦僞也（既暢天地通神明故有姦僞必能見之）

右主賞

[illegible]大夫[illegible]錯熒惑，天子漢書作營惑。淮南厲王傳熒惑百姓，漢書作營惑。鬼谷子符言篇四曰作四方，其二[illegible]作三[illegible]，又爲長。一曰四方作四曰，因上文一曰二曰三曰而誤。四方上下，承天地而言；左右前後，承人而言。熒惑，謂不明於天地人之道也。問心[illegible]熒惑之處在四方上下乎，抑在左右前後乎。故四四方及上下左右前後熒惑之處安在，非謂法星安在也。尹注、鬼谷子注皆曰熒惑天之法星，所居災害之所尤著，故曰雖有明天子，必察熒惑之所在，故亦猶知其業，雖有明天子二句出史記天官書，非此所謂熒惑也。蓋緣後文云必視熒惑所在，此亦云熒惑之處安在，因而誤會矣。

王曰：來當爲求，鬼谷子符言正作求。戴說同。

俞曰：修爲循字之誤，鬼谷子正作循理。下文修名而督實，修亦當爲循，鬼谷子作循名而爲實，其文雖不同，而循字不誤，可據訂。戴說同。

王紹蘭[illegible]校文改注竹稱二說，又周密也。[illegible]六書[illegible]周如鄭注周密也，其謀周而不泄。禮記注周密也。荀子正論篇主道利周，[illegible]周靜致下，楊注並云周密也。

王曰：闔閉不開，善否無原。引之曰：闔閉當爲關閉，說文曰：關，以木橫持門戶也。又曰：闔，閉門也。[illegible]所以距門者，閉之本義，謂閉門也。八[illegible]宮垣關閉不可以不備，今本備誤作[illegible]，皆距門之木。故曰關閉不開也。若是閉，則門而與關並舉之，則爲不類矣。[illegible]云關閉不可以不備，又云關閉不可不開，是關閉爲一類，閉爲一類也。閉字本作閉，與闔相似而誤。鬼谷子正作關閉。今本鬼谷子闔誤作開，不下文說關。

一曰天之。二曰地之。三曰人之。（言三才之道，幽邃深遠，必問於賢者而後行之。）四曰上下左右前後，（凡此皆有逆順之宜，故須問之。）熒惑其處安在。（又須知法星所在也。）

右主問

心不爲九竅，九竅治。（心任九竅，九竅自治。）君不爲五官，五官治。（君任五官，故五官自治之。）爲善者，君予之賞；爲非者，君予之罰。君因其所以來，因而予之，則不勞矣。（自來而又得賞，何勞之有。）聖人因之，故能掌之。（掌，主也。因來而賞物，皆屬己，故能主之。）因之修理，故能長久。

右主因

人主不可不周。（周，謂密也。）人主不周，則羣臣下亂。（不周則泄其機事，故臣下交爭而亂也。）寂乎其無端也。（慎密者當如是。）外內不通，安知所怨。（外內不通，則事不泄，故無怨。）關閉不開，善否無原。（既不開其關閉，故善之與不善，不得知其原哉。）

右主周

宋本當字獨不誤

俞曰動當作洞聲之誤也鬼谷子作要謂洞天下姦

孫星衍曰文選晉紀總論注引作循名而責實[illegible]按作[illegible]下云反[illegible]說文[illegible]反相爲情[illegible]禮記言[illegible]相爲宮耳智生於當朱本當作當非

宋本作賞仲　[illegible]當作亡

孫星衍曰初學記十三藝文類聚十一引明臺作明堂三國志魏文帝紀注引賢作兵御覽八十二引立作有無兩者字人作民

孫星衍曰北堂書鈔九引作黃帝置鼓之鼓御覽六十七引作而備訊[illegible]國志初學記九引作備訊唉[illegible]王紹蘭說之[illegible]注[illegible]訊從[illegible]唉應也[illegible]以唉[illegible]訊焉問[illegible]

一曰長目二曰飛耳三曰樹明明知千里之外隱微之中曰動姦姦動則變更矣（姦在隱微其理將動姦既動矣自然變更）

右主參

脩名而督實按實而定名名實相生反相爲情名實當則治不當則亂名生於實實生於德德生於理理生於智智生於當

右督名

桓公問第五十六　雜篇七

齊桓公問管子曰吾念有而勿失得而勿忘爲之有道乎對曰勿創勿作時至而隨毋以私好惡害公正察民所惡以自爲戒（人有所惡已行之非）黃帝立明臺之議者上觀於賢也堯有衢室之問者下聽於人也舜有告善之旌而主不蔽也禹立建鼓於朝而備訊唉（訊問也唉驚問也）湯有總街之庭以觀人誹也武王

鼛衆人作民 誤作非
孫星衍云三國志注引傳作國 鼛衆御覽也偏
作靈臺之宮 初學記作靈臺之宮 令
本復字之譌

陳先生云 厥讀爲蹶 蹶之壞字 劉績改
厥爲決 於文不安 又案 爲字宋本朱
本作焉 屬上讀 於文爲長

吳云乎乃下字誤
而擇於形之肥饒者 元本刊作於

吳汝綸云今案國者必於不傾之地 而擇地
形之肥饒者鄉山左右經水若澤 尹注曰
其國都或在山左或向山右 及緣水之澤 是
後建 引之曰 經字文不可通 地右水字誤
經過之謂也 蓋國下文令曰經水 字形誤 經
寫作緣 又者國之周水及澤而建 尹注固
緣水澤三字 尹據誤本正文也

孫星衍 經水見下 若順也 尹注非

安井衡云 蒸緣通 總也 國都之內 作總終

有靈臺之復而賢者進也（復謂白也）此古聖帝明王所以有而勿失得而勿忘者也桓公曰吾欲效而爲之其名云何對曰名曰嘖室之議（謂議論者言語讙嘖）曰法簡而易行刑審而不犯事約而易從求寡而易足人有非上之所過謂之正士（見上有過而非之可謂正士）內於嘖室之議（納正士之言著爲嘖室之議）有司執事者咸以厥事奉職而不忘爲此嘖室之事也請以東郭牙爲之此人能以正事爭於君前者也桓公曰善

雜篇八

度地第五十七

昔者桓公問管仲曰寡人請問度地形而爲國者其何如而可管仲對曰夷吾之所聞能爲霸王者蓋天子聖人也故聖人之處國者必於不傾之地（言其處深厚岡原復壯者謂之不傾）而擇地形之肥饒者鄉山左右經水若澤（其國都或在山左或向山右及緣之澤然後建）內爲落渠之寫因

四方之渠以注焉疑惡又因大川而注疏云

丁云穀當作乃以其天材地利之所生養其人其以育六畜今本利字脫置在下句。下文云因天之固歸地之利

王曰州者謂之術不滿術者謂之里引之曰州者上亦當有不滿二字下文里十爲術術十爲州故曰不滿州者謂之術不滿術者謂之里尹注非

丁云也乃已字誤不如霸國者句國也句以奉天子句

俞曰方言稽合也廣雅釋詁稽合也稽與啇偕並通稽著猶合著也文選[illegible]李善注引說文曰稽[illegible]也文亦相近注文[illegible]稽鉤之謂荊棘相鉤連也[illegible]

丁云有字當在此字下法之[illegible]有天下制在人

大川而注焉（謂於都內更爲洛水之渠以注於大川）乃以其天材地之所生利養其人以育六畜（天材謂五穀之屬因天時而植者也）天下之人皆歸其德而惠其義（惠順）乃別制斷之（乃分別其地制之斷之）州者謂之術（地數充爲州者爲之術）不滿術者謂之里（不成術而餘者謂之里）故百家爲里里十爲術術十爲州州十爲都都十爲霸國不如霸國者國也（不成於霸國者諸侯之國也）以奉天子（霸國率諸侯以奉天子也）天子有萬諸侯也其中有公侯伯子男焉天子中而處此謂因天之固（所處之地自然不傾故曰因之）歸地之利內爲之城城外爲之郭郭外爲之土閬（閬謂隍）地高則溝之下則堤之命之曰金城樹以荊棘上相穡著者所以爲固也（穡鉤也謂荊棘利條相鉤連也）歲脩增而毋已時脩增而無已福及孫子此謂人命萬世無窮之利人君之葆守也（謹置國都繕脩城郭此人君所保全而守）臣服之以盡忠於君君體有之以臨天下故能爲天下之民先也此宰之任則臣之義也（宰謂執君之政者也）故善爲國者

壼按人乃終身無患害而孝慈焉害字涉上文五害而衍

御覽地部三十二引近作遠

孫星衍曰水經河水注引作引之引他水入於大水及海今本作別非

王引之曰水之出於他水溝流於大水及海者命曰川水谷出於他水本作出於地下文出地而不流者命曰淵水正對此出地而流者言之今作出於他水者地他字相似又涉上文別於他水而誤水經河水注引出正作出於地上文云水別於他水入於大水及海者命曰枝水若此文亦云水出他水溝流於大水及海則與上文之枝水無異

王引之曰五水者因其利而往之可也因而扼之可也案往當為注字之誤也

杉按往字或作注與注相似且無扼注之與扼之意正相反據尹注云謂因地之勢疏引以溉灌則當作注明矣

宋云上領〻字疑校者改為瓴字而兩存其讀當使下上高而以領瓴引水則滿四十

必先除其五害人乃終身無患害而孝慈焉桓公曰願聞五害之說管仲對曰水一害也旱一害也風霧雹霜一害也厲一害也蟲一害也（厲疾病也）此謂五害五害之屬水最爲大五害已除人乃可治桓公曰願聞水害管仲對曰水有大小又有遠近水之出於山而流入於海者命曰經水（言爲衆水之經）水別於他水（謂從他水分流若江別爲沱）入於大水及海者命曰枝水（言爲水之枝）山之溝一有水一毋水者命曰谷水水之出於他水溝流於大水及海者命曰川水出地而不流者命曰淵水此五水者因其利而往之可也（謂因地之勢疏引以溉灌）因而扼之可也（扼塞也恐其泛溢而塞之亦可也）而不久常有危殆矣（謂卒有暴溢或能漂沒居人故危殆也）桓公曰水可扼而使東西南北及高乎管仲對曰可夫水之性以高走下則疾至於漂石（謂能漂浮於石）而下向高即留而不行故高其上領瓴之尺有十分之三里滿四十

九里而水行走下矣十里則之不能達矣又迂其道以遠之如鄭三渠以引河北書之高地即迂其道以遠之也自此以下八十餘言皆明遠水向高之法注説全非

丁云當作地曲則擣激擣激則躍躍地曲則地下地高言之杜曲地毀石詞形近而誤又衍杜曲二字否則激字無著文矣

傳先生云二孝字皆當爲爻字形近之誤

姚井衛云古本亦作也

俞云財足猶言足也史記孝文本紀見馬遺財足索隱曰財字與纔同漢書楊雄傳財足以奉郊廟師古注曰財讀與纔同漢書以財爲纔不可枚舉此文財足正與彼同言人數不必過多也其財足任事而已尹注財謂其祿廩非是下文云給卒財足亦言給其卒使僅足任事不必過多也注云財其祿用也亦非是

九者水可走也（上謂水從來處高之者欲注下取勢也瓴謂瓴甋也言欲令水上高必大爲瓴甋私空其中使前後相受以尺爲分每領而有十尺即長一丈也分之於三閒之每里滿此九如此則水可走上矣）乃迂其道而遠之以勢行之（行曲也謂下曲水道遠張其勢而以行水）水之性行至曲必留退滿則後推前（謂水至處必流而却退其處既滿則後水推前水令去）地下則平行地高即控（控謂頓也言水頓挫而却）杜曲則擣毀（杜猶衝也擣觸也言水行至曲則衝而觸有所毀傷）杜曲激則躍躍則倚（倚排也謂前後相排也）倚則環環則中（前後相排則圓流生空若環之中所謂齊）中則涵（圓流無所通則相涵激也）涵則塞塞則移移則控（塞亦控也）空則水妄行水妄行則傷人傷人則困困則輕法輕法則難治難治則不孝不孝則不臣矣故五害之屬傷殺之類禍福同矣知備此五者人君天地矣（所謂與天地合其德）桓公曰請問備五害之道管子對曰請除五害之説以水爲始請爲置水官令習水者爲吏大夫大夫佐各一人率部校長官佐各財足（財謂其祿稟）乃取水左右各一人使爲都匠水工（爲水工之都匠）

俞曰省與少一聲之轉故義得相通禮記喪服小記多除之不省納之荀子仲尼篇省求多功並以省與多對省即少也此言雖有疾病不能多作猶可少作故半事之也尹注謂可以省視作者取其半功未得其義

劉具備亦云元刻具作其是也注亦是其字

籠函版築各什六函當字之誤宋本正作函

王曰函舉什二尹注曰車舉所以御雨故曰雨舉按說文舉大車駕馬也舉非所以御雨舉當爲蓋蓋本或作字之誤也蓋謂車蓋考工記方言車枸簍西隴謂之䈙郭注曰即車弓也䈙與舉同釋名曰舉蓋也蓋藏也所以御雨也故尹注云車舉所以御雨故曰雨舉

安井曰兩具當爲雨具雨具其蓑笠之屬

令之行水道城郭堤川溝池官府寺舍及州中當繕治者給卒財足（卒謂所當治水者財其粮用也）令曰常以秋歲末之時閱其民（閱謂省視）案家人比地定什伍口數（案人比地有十口五口之數當受地若干）別男女大小其不爲用者輒免之（謂其幼小不任役者則免之）有錮病不可作者疾之（著其名於疾者之數有以賙恤之也）可省作者半事之（謂疾者雖不任役可以省視作者取其半功）并行以定甲士當被兵之數上其都（因力役之際并行視之强壯者預定之以爲甲士而被兵之數既而上其名籍於國都也）都以臨下視有餘不足之處輒下水官水官亦以甲士當被兵之數（都既臨下視其兵不足之處即甲士下之於水官水官既得甲士還以備兵數也）與三老里有司伍長行里因父母案行閱具備水之器（謂水官與三老五長等行視其里因其家之父母與之閱其備水之器）以冬無事之時籠函板築各什六（謂什人共貯六具下準此）土車什一雨輂什二（車輂所以禦雨故曰雨輂）食器兩具（每人兩具）人有之錮藏里中以給喪器（謂人既有貯器當錮藏於里中兼得給凶喪之用）後常令水官吏與都匠因三老里有司伍長案

俞曰尹注曰其器既補弊而久有苦惡者除去之此未得其義補弊久與去苦惡相對久讀爲舊尚書無逸篇舊勞於外舊爲小人史記魯周公世家舊皆作久是舊久古通用詩抑篇告爾舊止鄭箋曰舊久也文選答賓戲時暗而久章者注曰久舊也並其證也此文言弊久者補之苦惡者去之兩句文義一律若云補弊而久則不辭甚矣

陸云久讀若舊是也弊舊猶言舊弊字當讀爲[illegible]固也弊久苦惡皆謂不完堅者也完堅者取之不完堅者補之去之此以三字爲句尹注讀弊爲句久苦惡爲句失其句讀

丁云春上脫當字下文夏秋冬皆有共證篇云當春三月是其證

安云列與例同

陸云隄曰[illegible]壞之壞

行之常以朔日始出閱具之取完堅補弊久去苦惡（其器既補弊而久有苦惡者除去之）常以冬少事之時令甲士以更次益薪積之水旁州大夫將之唯毋後時（謂將領之無得後時）其積薪也以事之已（已畢也農事既畢然後益薪）其作土也以事未起（謂春事未起）天地和調日有長久以此觀之其利百倍故常以毋事具器毋事用之水常可制而使毋敗此謂素有備而豫具者也桓公曰當何時作之管子曰春三月天地乾燥水糾列之時也山川涸落天氣下地氣上萬物交通故事已新事未起草木荑生可食寒暑調日夜分分之後夜日益短晝日益長利以作土功之事土乃益剛令甲士作堤大水之旁大其下小其上隨水而行地有不生草者必爲之囊大者爲之堤小者爲之防夾水四道禾稼不傷歲埤增之樹以荆棘以固其地雜之以柏楊以備決水民得其饒是謂流

俞曰放讀為妨禮記月令篇毋發令而待以妨神農之事也即其义吳說同

丁云餔與補同尺足顧積也

中立本作暑字止

安云古本廥作廩

俞曰服讀為備謂不知四時之備也戰國策趙策騎射之服史記趙世家作騎射之備是服與備古字通

膏。令下貧守之。往往而爲界。可以毋敗。當夏三月。天地氣壯大暑至。萬物榮華。利以疾薅殺草薉。使令不欲擾。命曰不長不利作土功之事。放農焉。利皆耗十分之五。土功不成。當秋三月。山川百泉踊。降雨下。山水出。海路距。雨露屬。天地湊汐利以疾作。收斂毋留。一日把。百日餔。民毋男女皆行於野。不利作土功之事。濡濕日生。土弱難成。利耗什分之六。土工之事亦不立。當冬三月。天地閉藏。暑雨止。大寒起。萬物實熟。利以塡塞空郄。繕邊城。塗郭術。平度量。正權衡。虛牢獄。實廥倉。君修樂與神明相望。凡一年之事畢矣。舉有功。賞賢。罰有罪。遷有司之吏而第之。不利作土功之事。利耗什分之七。土剛不立晝日益短。而夜日益長。利以作室。不利以作堂。四時以得。四害皆服。桓公曰。寡人悖。不知四害之服。奈何。管仲對曰。冬作土

洪曰周禮蜡氏掌除骴鄭注故書骴作脊鄭司農云脊讀爲漬謂死人骨也月令曰掩骼埋骴 類聚百[illegible]二十二又三十八引注作朽骴 古字通用

陶云噎當爲曀字之誤積陰也 [illegible]

[illegible]云露下疑有脫字原乃厚字誤

宋本[illegible]八作入

陳云冬賞多爲終古以冬爲終謂終之以賞罰也

[illegible]曰紀疑治五字之誤上文云五害之發人

孫詒讓疑脫不字

丁云比疑北之誤北古背字

功發地藏則夏多暴雨秋霖不止春不收枯骨朽脊伐枯木而去之則夏旱至矣夏有大露原煙噎下百草人采食之傷人人多疾病而不止民乃恐殆君令五官之吏與三老里有司伍長行里順之令之家起火爲溫其田及宮中皆蓋井毋令毒下及食器將飲傷人有下蟲傷禾稼凡天菑害之下也君子謹避之故不八九死也大寒大暑大風大雨其至不時者此謂四刑或遇以死或遇以生君子避之是亦傷人故吏者所以教順也三老里有司伍長者所以爲率也五者已具民無願者願其畢也故常以冬日順三老里有司伍長以冬賞罰使各應其賞而服其罰五者不可害則君之法犯矣此示民而易見故民不比也

桓公曰凡一年之中十二月作土功有時則爲之非其時而

惠云章當作埤字下云案章言堤壞處損程詳奏上事也

中立本衝誤衛　宋本固作故元本作救

王曰獨水蒙壤自塞而行者江河之謂也　按獨水當爲濁水見下文

蒙云隄下句有脫文

敗將何以待之管仲對曰常令水官之吏冬時行堤防可治者章而上之都都以春少事作之已作之後常案行堤有毀作大雨各葆其所可治者趣治以徒隸給大雨堤防可衣者衣之衝水可据者据之終歲以毋敗爲故此謂備之常時禍何從來所以然者獨水蒙壤自塞而行者江河之謂也歲高其堤所以不沒也春冬取土於中秋夏取土於外濁水入之不能爲敗桓公善仲父之語寡人畢矣然則寡人何事乎哉亟爲寡人教側臣

管子卷第十八

[illegible]

[illegible]

管子卷第十九

唐司空房　玄齡　注

地員第五十八　弟子職第五十九

地員第五十八（員地也土地高下水泉深淺各有其位）　雜篇九

夫管仲之匡天下也其施七尺（施者大尺之名也其長七尺）瀆田悉徙（瀆田謂穿溝瀆而溉田悉徙謂其地每年皆須更易也）五種無不宜其立后而手實（謂立君以主之手常握此地之實數也）其木宜蚖蕍與杜松（蚖蕍二木名也）其草宜楚棘見是土也命之曰五施五七三十五尺而至於泉（謂其地深五施每施七尺故五七三十五而至於泉也）呼音中角（謂此地號呼之聲其音中角）其水倉其民彊赤壚歷彊肥（歷歷疎也彊堅也）五種無不宜其麻白其布黃其草宜白茅與雚其木宜赤棠見是土也命之曰四施四七二十八尺而至於泉呼音中商其水白而甘其民壽黃唐無宜也（唐虛脆也）唯宜黍秫也宜縣澤（常宜縣注而澤）行廧（音牆）落（土既虛脆不堪板築故爲行廧及籬落也）地潤數毀難以立邑置

王曰尹注曰檿桑又曰柔桑也引之曰尹以檿桑為柔桑非也豳風七月篇爰求柔桑柔桑[illegible]謂求桑之穉者以養初生之蠶耳非謂柔木桑為柔桑名也檀檿桑三者皆木名檿讀為[illegible]風隱有柤之柤爾疋柤梨郭樸曰似梨細葉葉新生可飼牛材中車輞關西呼柤子一名土檿西山經曰英山其上多杻檿是也檿字古讀若柤故與柤通左傳公山不狃論語作弗擾是其證也

王曰黃而糗依漢書馮衍傳注引作黃而有臭是也上文云其水白而甘下文云其泉鹹又云其水黑而苦則此文當作其泉黃而有臭無疑矣糗也尹注非流徙上當有水字下文云斥埴其泉鹹水流徙是其證

雅是衍四複漢書馮衍傳注引作其水黃而有臭

碊是衍曰馮衍傳注引作其味鹹

其草宜[illegible]字衍中立本[illegible]

王曰引之曰五字當為立字之訛也史記律書云置一而九三之以為法置一即立一命曰一而三之為三三而三之為九九而三之為二十七二十七而三之為八十一是謂四開以合九九尹注誤

洪文弨曰尹注一而三之即四也[illegible]一者[illegible]三[illegible]之是三[illegible]之[illegible]分其全数之度為三分也於是又三因之則三其三分而為九又三因之則三其二十七而為八十一[illegible]自始至此其為三因[illegible]以成數曰四開以合九九四開行云四[illegible]九之數合律林志九三之以為法十一三之以為實

廧（其地遇潤則數頹毀故不可立邑置廧也）其草宜黍秫與茅其木其櫄擾桑（櫄木名擾柔又曰柔桑也）見是土也命之曰三施三七二十一尺而至於泉呼音中宮其泉黃而糗流徙（謂水糗構之氣其泉居地中而流故曰流徙也）斥埴宜大菽與麥其草宜萯雚其木宜杞（杞木名也）見是土也命之曰再施二七十四尺而至於泉呼音中羽其泉鹹水流徙黑埴宜稻麥其草宜苹蓨（苹蓨草名也）其木宜白棠見是土也命之曰一施七尺而至於泉呼音中徵其水黑而苦

凡聽徵如負猪豕覺而駭凡聽羽如鳴馬在野凡聽宮如牛鳴窌中凡聽商如離羣羊凡聽角如雉登木以鳴音疾以清凡將起五音凡首（凡首謂音之揔先也）先主一而三之四開以合九九（一而三之即四也以是四開合於五音九也又凡九九之為八十一也）以是生黃鍾小素之首以成宮（素本宮八十一數生黃鍾之宮而為五音之本）三分而益之以一為百有八為徵（黃鍾之數本八十一益以三分之一二十七）

丁云不無二字衍有同文下文又三分其句例

張文虎曰墳延疑即周官大司馬之墳衍鄭注水崖曰墳下平曰衍延衍古通

俞曰芳當作旁字之誤也旁與下文山之上山之側一律

張文虎曰杞陝不知何字之誤

俞曰宋本作八七五十六尺與上文六七四十二尺七七四十九尺一律當从之下文七九六十三尺亦當作九七

丁云徙當為環乘馬篇有蔓山汎山汎山前付山蔓付乃汎字誤尹注謂地名非

丁云青山之山字原上句以上文下文之山是其證[illegible]行名也青山上脫共下二字

孫詒讓曰庚當為唐上文云黃唐無宜也注云唐鹵也此唐泥謂泥粘埴塗絕粘不可得泉也注說非

孫詒讓曰赘當為磝釋名釋山云山多小石曰磝

[illegible]宋本清作青

（通前爲百有八是爲徵之數）不無有三分而去其乘適足以是生商（不無有即有也乘亦三分之一也三分百八而去一餘七十二是商之數也）有三分而復於其所以是成羽（三分七十二而益其一分二十四合爲九十六是羽之數）有三分去其乘適足以是成角（三分九十六去其一分餘六十四是角之數）墳延者六施六七四十二尺而至於泉（墳延地名下皆此類）陝之芳七施七七四十九尺而至於泉祀陝八施七八五十六尺而至於泉杜陵九施七九六十三尺而至於泉延陵十施七十尺而至於泉環陵十一施七十七尺而至於泉蔓山十二施八十四尺而至於泉付山十三施九十一尺而至於泉付山白徒十四施九十八尺而至於泉中陵十五施百五尺而至於泉青山十六施百一十二尺而至於泉青龍之所居庚泥不可得泉（庚續其處既有青龍居又沙泥相續故不可得泉也）赤壤𠢕山十七施百一十九尺而至於泉其下青商不可得泉（青商神怪之名）陛山白壤十八施百二十六尺而至於泉其下

宋本作徙山元本作陡山

俞曰如茅疑當作如芧釋草所謂芧虋茅蒐非此二草也走未詳

孫星衍曰走即草名疑漢字之誤

張文虎曰陳云材當為側是也壞文作則譌為財王照庶材側與蘄韻枝疑乾之誤

俞曰材字無義疑本字之誤才誤作才因誤作材矣于省吾云古文見說文我部山之寺邦山之垂說文土部垂遠邊也是垂有邊側之义尹注曰材猶旁也正得其义但未得其字耳

俞曰木無名格者格乃椵之誤字借字爾雅釋木椵柂郭注以為柚屬說文木部椵木可作床几從木段聲以為椵屬二者未詳孰是此文以椵為格猶儀礼古文以格為椵鞈古音相近故得通用

俞曰引之曰品榆當為區榆區與榆同類故並言之字本作蓲或作樞又作櫙誤加區耳之誤以足釋木樞荎郭注曰今之刺榆唐風山有樞傳曰樞荎也釋文樞烏侯反云本或作蓲爾足疏引陸機詩疏曰其針刺如柘其葉如榆瀹為茹美滑於白榆是區字本亦誤音故其字遂作區今則誤其字品字而為品矣

王曰莧當為莞爾雅釋草莞苻蘺其上蒚本草云白蒲一名苻蘺楚謂之莞蒲蒲小是斯干篇下莞上簟鄭箋曰莞小蒲之席也釋文曰莞草叢生水中莖圓江南以為席形似小蒲而實非也莞似蒲而小故曰莞下於蒲若莧則非其類矣述周書文傳篇曰潤溼不穀枝之竹

騈石不可得泉（言有石騈密故不可得泉）徙山十九施百三十三尺而至於泉其下有灰壤不可得泉高陵土山二十施百四十尺而至於泉山之上命之曰縣泉其地不乾其草如茅與走（如茅走皆草名）其木乃楋（楋木名）鑿之二尺乃至於泉山之上命曰復呂其草魚腸與蕕其木乃柳鑿之三尺而至於泉山之上命之曰泉英其草蘄白昌其木乃楊鑿之五尺而至於泉山之材（材猶旁也）其草兢與薔（薔音嗇草名）其木乃格鑿之二七十四尺而至於泉山之側其草葍與蔞其木乃品榆鑿之三七二十一尺而至於泉

凡草土之道各有穀造（謂此地生某草宜某穀造成也）或高或下各有草土葉下於鬱（葉亦草名唯生葉無莖在鬱之下鬱即鬱也莊周所謂鬱西也）鬱下於莧莧下於蒲蒲下於葦葦下於雚雚下於蔞蔞下於荓荓下於蕭蕭下於薛薛下於萑萑下於茅凡被草物有十二衰（衰謂草上下相

[illegible]

葦莧蒲楊天子信曰爰有萑其草
莧蒲。此文云莧下於蒲，蒲下於葦，葦下
於萑。則莧字即是莧字之誤。隸
書莧字或作莧，形與見相似，故諸
書中莧多誤爲見。
夬九五莧陸夬夬，虞注曰：莧，讀夫
子莧爾而笑之莧。莧即莧字之
誤。故釋文云：莧，一本作莞。論語
陽貨篇夫子莞爾而笑，釋文
云：莞，作莧。楚辭漁父漁父莞爾
而笑，莞一作莧。列子天瑞篇
老韭爲莧，釋文：莧亦作莞。文選辨
亡論莞然坐乘，李善本作
莧。

王曰：每州有常國，季紀聞周禮類引
作每土有常，是也。下文上土中土下土各有
三十物，故曰每土有常而物有次。不當
言每州也。尹涉九州而誤。[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曰其[illegible]不辭，尹訓姤爲好，亦未知
所出

王曰：尹注曰橐土謂其土多竅穴若橐
多竅，故曰橐。橐之易全，引之曰蟲橐易
全，殊爲不詞。易當爲豸，豸與易篆文
相似，故豸誤作易。爾雅曰有足謂

重次也各有所歸（謂短者生於高者之下）九州之土爲九十物每州有常而物有次羣土之長是唯五粟五粟之物或赤或青或白或黑或黃五粟五章五粟之狀淖而不肕剛而不觳（觳薄）不濘車輪（濘泥）不汙手足其種大重（陳云重當種字）細重白莖白秀無不宜也五粟之土若在陵在山在墳在衍其陰其陽盡宜桐柞莫不秀長其榆其柳其檿其桑其柘其櫟其槐其楊羣木蕃滋數大條直以長其澤則多魚牧則宜牛羊其地其樊俱宜竹箭藻龜楢檀五臭生之薜荔白芷蘪蕪椒連五臭所校（校謂馨烈之銳）寡疾難老士女皆好其民工巧其泉黃白其人夷姤（夷平也姤好也言均善也）五粟之土乾而不格（格謂堅禦也）湛而不澤無高下葆澤以處（言常潤也）是謂粟土

粟土之次曰五沃五沃之物或赤或青或黃或白或黑五沃五物各有異則五沃之狀剽忞橐土蟲易全處（剽堅也忞密也橐土謂其土多竅穴若橐）

之蟲無足謂之豸漢書五行志曰蟲豸之類謂之蠥

王曰安与刑枖对妥不刑之合本安

上文有刑字　宋本朱本各皆作[illegible]各名

皆分字之誤下說同

王曰大者不類小者則治　劉曰類當作

纇纇節也言大麻疏美無節小麻

條理易治也注非　按纇類古字通

昭十六年左傳刑之頗類服虔注纇

為纇二十八年傳類無期服本作纇

老子夷道若纇河上公本作類

丁云疥騷即[illegible]古字[illegible]　中立本[illegible]

孫云下上當從無字上文云若高若下不擇疇所此

云無高下葆澤以處可證[illegible]同

（多竅故蟲處之易全）忞剽不白下乃以澤（既堅密故常潤濕而不乾白此乃蓧澤之地也）其種大苗細苗赨（音形）莖黑秀箭長（赨即赤也箭長謂若箭竹之長也）五沃之土若在丘在山在陵在岡若在陬陵之陽其左其右宜彼羣木桐柞枎櫄及彼白梓其梅其杏其桃其李其秀生莖起其棘其棠其槐其楊其榆其桑其杞其枋羣木數大條直以長其陰則生之楂藜其陽則安樹之五麻若高若下不擇疇所其麻大者如箭如葦大長以美其細者如萑如蒸欲有與各大者不類（欲有施與則以麻之大而類也）小者則治揣而藏之若衆練絲（言細麻既治揣而藏故若練絲）五臭疇生（疇隴也謂爲隴而種也）蓮與藁蕪藁本白芷其澤則多魚牧則宜牛羊其泉白青其人堅勁寡有疥騷終無痟酲（痟首疾也酲酒病也）五沃之土乾而不斥（斥舄鹵）湛而不澤無高下蓧澤以處是謂沃土沃土之次曰五位五位之物五色雜英各有異章五位之狀

丁云其字疑涉上文而衍

王曰尹注曰謂色青而細密和落以相及也引之曰尹說是也[illegible]落與灰爲韻及字蓋衍文耳下文云五隱之狀黑土黑落青怵以肥芬然若灰亦以落灰爲韻

陶文居曰尹注[illegible]

俞曰尹注曰蘢斥並古草名[illegible]古字殊爲無義疑正文本作有蘢古與斥注文本作蘢古斥並草名[illegible]寫奪誤耳爾雅釋草紅蘢古即此草也

王曰安於也[illegible]

[illegible]

王曰苑即上文[illegible]與苑之苑尹注非[illegible]

不墑不灰（墑謂堅不相著）青忞以落（音沓）及（謂色青而細密和落以相及也）其種大葦無細葦無赫莖白秀五位之土若在岡在陵在噴在衍在丘在山皆宜竹箭求黽（求黽亦竹類也）楢檀其山之淺有蘢與斥（蘢斥並古草名）羣木安逐條長數大（安和易逐競長數謂速長）其桑其松其杞其茸（茸木名）種木胥容榆桃柳楝（楝音煉）羣藥安生薑與桔梗小辛大蒙（大蒙藥名）其山之臬（臬猶顛也）多桔符榆其山之末有箭與苑其山之旁有彼黃蝱及彼白昌山藜葦芒羣藥安聚以圍民殃其林其漉其槐其楝其柞其穀羣木安逐鳥獸安施（施謂有以爲生）既有麋麃又且多鹿其泉青黑其人輕直省事少食（言其性麋省事少食）無高下葆澤以處是謂位土位土之次曰五蘟五蘟之狀黑土黑落（落地衣也）青怵以肥芬然若灰（芥然壤起貌）其種櫑葛赫莖黃秀恚目（恚目謂穀實怒）開其葉若苑（苑謂蘊結）以蓄殖果木不若三土（三土謂五粟五沃五位）以十分也

[illegible]

丁云[illegible]黄秀以慈[illegible]忍水旱[illegible]

佼按當作不若三土

丁云葆字衍澤讀爲[illegible]澤之澤

張文虎曰影宋本作[illegible]陸[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之二（言於三土十分已不如其二分餘倣此）是謂蘟土蘟土之次曰五壤五壤之狀芬然若澤若屯土（言其土得澤則墳起爲堆故曰屯土也）其種大水腸細水腸赨莖黄秀以慈忍水旱無不宜也（忍耐）蓄殖果木不若土以十分之二是謂壤土壤土之次曰五浮五浮之狀捍然如米（捍堅貌其土屑碎如米）以葆澤不離不坼其種忍蘟（忍蘟草名）忍葉如藋葉以長狐茸（草之狀若狐也）黄莖黒莖黒秀其粟大無不宜也蓄殖果木不如三土以十分之二凡上土三十物種十二物中土曰五态五态之狀廪焉如壏（壏猶彊也）潤濕以處其種大稷細稷赨莖黄秀慈忍水旱細粟如麻（其粟美若麻也）蓄殖果木不若三土以十分之三态土之次曰五纑（纑音盧）五纑之狀彊力剛堅其種大邯鄲細邯鄲（草名）莖葉如枎櫄（枎櫄亦草名）其粟大（言其粒大）蓄殖果木不若三土以十分之三纑土之次曰五壏五壏之狀芬焉若糠以肥（謂其

王曰五剽土之次曰五沙其種大萯細萯白莖青秀以蔓尹注曰萯草名引之曰尹說非也、萯凡言其種其種者皆指五穀而言上文云羣土之長是唯五粟其種大重細重白莖白秀粟土之次曰五沃其種大苗細苗赨莖黑秀箭長沃土之次曰五位其種大葦無細葦無赨莖白秀位土之次曰五隱其種櫑葛赨莖黃秀恚目其葉若苑隱土之次曰五壤其種大水腸細水腸赨莖黃秀以慈壤土之次曰五浮其種忍種忍葉如雚葉以長狐茸黃莖黑莖黑秀其粟大中土曰五怷其種大稷細稷赨莖黃秀慈其粟如麻怷土之次曰五纑其種大邯鄲細邯鄲莖葉如扶櫄其粟大纑土之次曰五壏其種大荔細荔青莖黃秀壏土之次曰五剽其種大秬細秬黑莖青秀下文云沙土之次曰五塥其種大穋杞細穋杞黑莖黑秀下土曰五猶其種大華細華白莖黑秀猶土之次曰五壯其種青梁黑莖黑秀壯土之次曰五殖其種鴈膳黑實朱跗黃實殖土之次曰五觳其種大菽細菽多白實觳土之次曰五鳧其種陵稻黑鵝馬夫鳧土之次曰五桀其種白稻長狹以上凡言其種其種者皆指五穀之大而言其名與其別類而言尹注以大邯鄲細邯鄲大華細華鴈膳黑鵝馬夫為草名皆非也若此木則於五穀之外別言之不稱種也萯讀為秠大雅維秬維秠毛傳曰秬黑黍秠一稃二米郭注曰秠亦黑黍但中米異耳上文云其種大秬小秬此云其種大萯小萯是萯即秠也萯字从艸負聲[illegible]與秠相近秠之通作萯猶丕之通作負也金縢是有丕子之責于天史記魯世家丕作負月令王瓜生鄭注曰今月令云王萯生呂氏春秋孟夏紀作王善生穆天子傳有[illegible]郭注曰萯今音倍中山經萯山郭注曰萯音倍漢書宣帝紀行幸萯陽宮李斐注曰萯音倍東方朔傳萯陽作倍陽是萯字古讀若倍與秠相近故字亦相通也王曰五塥之狀累然如僕累尹注曰僕附也言其地附著而重累也洪云山海經中山經墠渚多僕累郭璞注云僕累蝸牛也此上下文若櫝以肥如屑塵厲如糞如鼠肝皆舉物以狀其土尹注非按洪說是也僕累即[illegible]之蝸蠃聲相近

（地色黃而虛）其種大荔細荔青莖黃秀蓄殖果木不若三土以十分之三壏土之次曰五剽五剽之狀華然如芬以脤（謂其地色青紫若脤然也）其種大秬細秬（秬黑黍）黑莖青秀蓄殖果木不若三土以十分之四剽土之次曰五沙五沙之狀粟焉如屑塵厲（言其地粟碎故若屑塵之厲厲踊起也）其種大萯細萯（萯草名）白莖青秀以蔓蓄殖果木不如三土以十分之四沙土之次曰五塥五塥之狀累然如僕累（僕附也言其地附著而重累也）不忍水旱其種大穋杞細穋杞（水名）黑莖黑秀蓄殖果木不若三土以十分之四凡中土三十物種十二物下土曰五猶五猶之狀如糞其種大華細華（草名）白莖黑秀蓄殖果木不如三土以十分之五猶土之次曰五壯五壯之狀如鼠肝其種青梁黑莖黑秀蓄殖果木不如三土以十分之五壯土之次曰五殖五殖之狀甚澤以疏離坼以臞塉其種鴈膳（草名）黑實

一第671冊

王四其種大樛杞佴樛杞黑墳黑秀桉樛當爲樛杞當爲杞樛即黍稷重樛之樛杞即稚穈稚也之邑上文云大重細重大秬細秬大蕡細蕡重即童樛之重蕡即稚秬稚秬大荒南經稚宜邑苣樛楊其人食郭注曰管子說地所宜云其種樛杞黑秀皆禾類也是其證尹注木名亦禾名之誤集韻秬禾名引管子其種樛杞本尹注也吾五殖之次曰五觳校五殖當爲類之例見上下文 [illegible]

周官攷工記輈人注引虛作空

匡俗通又引堅則作[illegible]

赤跗黃實（跗花足也）蓄殖果木不如三土以十分之六五殖之次曰五觳五觳之狀婁婁然（婁婁然也）不忍水旱其種大菽細菽多白實蓄殖果木不如三土以十分之六觳土之次曰五凫五凫之狀堅而不骼（雖堅不同骨之骼也）其種陵稻（陵稻謂陸生稻）黑鵝馬夫（皆草名也）蓄殖果木不如三土以十分之七凫土之次曰五桀五桀之狀甚鹹以苦其物爲下其種白稻長狹（謂稻之形長而狹也）蓄殖果木不如三土以十分之七凡下土三十物其種十二物凡土物九十其種三十六

弟子職第五十九　　　雜篇十

先生施教弟子是則温恭自虛（必虛其心然後有所容也）所受是極（極謂盡其本原）見善從之聞義則服温柔孝悌毋驕恃力（驕而恃力則羝羊觸藩）志毋虛邪（虛謂虛僞）行必正直游居有常必就有德顏色整齊中心

拚是從[illegible]文選[illegible]注引見作有　又文選注
引作[illegible]作

莊氏述祖云凡言與行以下十八字當在師出皆起之下今本誤

所求雖不在　按宋本在作[illegible]作存

必式（法式）夙興夜寐衣帶必飭朝益暮習小心翼翼一此不解是謂學則

少者之事夜寐蚤作既拚盥漱（掃席前曰拚盥絜手漱滌口）執事有恪攝衣共盥（謂供先生之盥器也）先生乃作沃盥徹盥（謂既盥而徹盥器也）汎拚正席（汎拚謂汎水而拚之）先生乃坐出入恭敬如見賓客危坐鄉師顏色毋怍（怍謂變其容皃）受業之紀必由長始（先從長者教也）一周則然其餘則否（謂始教一周則從長始一周之外則不然）始誦必作其次則已（始誦而作以敬事端也至於次誦則不然）

凡言與行思中以爲紀（思合中和以爲綱紀）古之將興者必由此始（必先中和然後可與起）

後至就席狹坐則起（狹坐之人見後至者則當起）若有賓客弟子駿作（迅起也）

對客無讓（對客而讓則有不足故敬心）應且遂行趨進受命（受先生命）所求雖不在必以反命（求雖不得必當反白）反坐復業若有所疑捧手問之師出皆起至於食時先生將食弟子饌饋（饌謂選具在食）攝衽盥漱

張文虎曰按[illegible]置[illegible]下文云凡置彼食是也朱本誤為[illegible]惠氏大[illegible]遂改[illegible]矣

洪曰[illegible]當作[illegible]要大[illegible]注云兩有之則左酒右漿義本此北堂書鈔一百四十四引此八百六十一引醬固作漿鈔引注云漿而漱也不知何人所撰

[illegible]云三飯二斗[illegible]二字為[illegible]為[illegible]豆周禮酒正祭三貳注[illegible]云三貳三益副之也

俞曰尹注曰匕者所以載鼎實故曰挾匕此說非也古時匕有二儀禮士昏禮匕俎從設注曰匕所以別出牲體也此一匕也少牢饋食禮廩人摡甑甗匕與敦于廩爨注曰匕所以匕黍稷者也此又一匕也說文云匕相與比敘也從反人匕亦所以用比取飯一名柶本之也取以取飯是匕之本義為取飯之匕因別出牲體之具為用略同故亦以匕名之[illegible]飯之匕小而別出牲體之匕大易[illegible]震[illegible]不喪匕鬯注詩大東篇有捄棘匕傳並云匕所以載鼎實蓋皆別出牲體之匕也尹氏因本篇周其設要方等句遂以此文言弟子為先生設食之禮豈必列鼎而食則所謂匕者自是取飯之匕挾匕者二物也挾讀為梜禮記曲禮羹之有菜者用梜鄭注曰梜猶箸也然則梜也匕也並食時所必用者雖無菜不可無此二物弟子執之正其宜矣

俞曰尹注曰貳謂再益食盡曰嗛是齒類也謂食者則以其所盡之類而進尹氏此說於同嗛以齒未得其義齒者年也長幼之次也同嗛以齒先生之齒言猶下文弟子乃食以齒相要以弟子之齒言也蓋食盡則更益之有同盡者則以齒為序先生亦或非一人自有長幼也

孫星衍[illegible]周禮酒正司尊彝注賈公彥疏皆引此二句連作旋[illegible]之周旋而貳者敘制益酒尊之時唯謙不滿唯酒尊不滿者視之更益

柄尺不跪[illegible]依上文引此文柄上有進字無[illegible]祭[illegible]本設作板[illegible]字之誤[illegible]也下

戴[illegible]捧[illegible]擥者[illegible]之誤字[illegible]云[illegible]也

俞曰於猶為也見王氏經傳釋詞如於賓客者如為賓客也尹注曰賓客食畢亦自撤也亦其損其饋與客實同

俞曰并當為屏尚書金縢[illegible]乃屏璧與珪枝傳曰屏藏也既徹屏器謂既徹之後即藏其器故尹注曰屏并謂藏去也

孫[illegible]其席曰按[illegible]不[illegible]注云恐濕其袂是本無曰字

跪坐而饋置醬錯食陳膳毋悖凡置彼食鳥獸魚鼈必先菜羹（先菜後肉羹美食之次也）羹胾中別（胾謂肉而細切）胾在醬前（遠胾近醬食之便也）其設要方（其陳設食器要令成方也）飯是爲卒（既飯而食則卒也）左酒右醬（左酒右醬陰陽也）告具而退捧手而立三飯二斗（三飯食必二毀斗也）左執虛豆右執挾匕（匕者所以載鼎實故曰挾匕也）周還而貳（貳謂再益）唯嗛之視（食盡曰嗛）同嗛以齒（齒類也謂食者則以其所盡之類而進）周則有始柄尺不跪是謂貳紀（豆有柄長尺則立而進之此已是再益之綱紀也）先生已食弟子乃徹趨走進漱拚前板祭（既食畢掃席前并擻所祭也）先生有命弟子乃食以齒相要坐必盡席（所謂食坐盡前）飯必捧擥手羹不以手（當以挾也）亦有據膝毋有隱肘（隱肘則大伏也）既食乃飽循咡覆手（咡覆手而循之所以拭其不絜也）振衽掃席（謂振其底衽以拂席之汙）已食者作摳衣而降旋而鄉席各徹其餽如於賔客（賔客食畢亦自徹也）既徹并器乃還而立（并謂藏去也）凡拚之道實水于盤（次用泛灑）攘臂袂及肘（恐濕其袂且不便於事也）堂上

安本古本無此四字

洪曰：揲當依下文作葉。曲禮注引作揲，儀禮士冠禮注古文葉爲擖。詩小戎正義引作[illegible]，箕膺擖傳寫之誤。

集校：[illegible]作箕。

孫[illegible]曰：拚板乃扱字之誤。曲禮云以箕自鄉而扱之。鄭注：扱讀[illegible]。尹注板穢時以手排之，世[illegible]不見本扱字，今則并注誤爲板字。

俞曰：先生若作者，先生[illegible]爲之起，弟子不敢當，故以辭。尹注誤以拚未畢故辭之令止，然未達其旨。爲弟子者豈宜以己拚未畢而止先生之作乎。

[illegible]

俞曰：尹注曉燭者有墮即其次代之也，然則正文及注文墮字當爲隋。[illegible]大戴記曾子[illegible]篇：[illegible]則小者偏墮，是墮與惰古字通。

洪曰：[illegible]

則播灑室中握手（堂上寬故播散而灑室中隘故握手爲掬以灑）執箕膺揲厥中有帚（揲舌也既灑水將掃之故執箕以舌自當置帚於箕中也）入戶而立其儀不貸執帚下箕倚于戶側（謂倚箕於戶側也）凡拚之紀必由奧始（西南隅也）俯仰磬折拚毋有徹（徹動也不得觸動他物也）拚前而退（謂從前掃而却退也）聚於戶內（謂聚其戶所掃之穢壤於戶內也）坐板排之（板穢時以手排之也）以葉適己（適己猶向己也）實帚于箕先生若作乃興而辭（以拚未畢故辭之令止也）坐執而立（坐執謂獨坐執箕也）遂出弃之既拚反立是協是稽（協合也稽考也謂合考書義也）暮食復禮（謂復朝之禮也）昏將舉火執燭隅坐錯揔之法橫于坐所（揔設燭之東也）櫛之遠近乃承厥火（櫛謂燭盡察其將盡之遠近乃更以燭承取火也）居句如矩（句謂著燭處言居燭於句如前燭之法矩法也）蒸閒容蒸然者處下（蒸細薪著蒸之閒必令容蒸然燭者必處下以焚也）捧椀以爲緒（緒然燭燼也椀所以貯緒也）右手執燭左手正櫛有墮代燭（燒燭者有墮即令其次代之也）交坐毋倍尊者乃取厥櫛遂出是去先生將息弟子皆起敬奉枕席問所何趾俶衽則請有常

則否（廢其衽席則當問其所趾若有常處則不請也）先生既息各就其友相切相磋各長其儀周則復始是謂弟子之紀

言昭第六十亡　雜篇十一

脩身第六十一亡　雜篇十二

問霸第六十二亡　雜篇十三

牧民解第六十三亡　管子解一

管子卷第十九

陳先生云校下文四者高行則高者當是高行之誤

王者曰臣之高行當依宋本作臣下之高行下文臣下字凡七見初學記人部上太平御覽人事部五十九並引作臣下之高行

管子卷第二十　　唐司空房　玄齡　注

形勢解第六十四

形勢解第六十四　　管子解二

山者物之高者也惠者主之高行也慈者父母之高行也忠者臣之高行也孝者子婦之高行也故山高而不崩則祈羊至主惠而不解則民奉養父母慈而不解則子婦順臣下忠而不解則爵祿至子婦孝而不解則美名附故節高而不解則所欲得矣解則不得故曰山高而不崩則祈羊至矣

淵者衆物之所生也能深而不涸則沈玉至主者人之所仰而生也能寬裕純厚而不苛忮則民人附父母者子婦之所受教也能慈仁教訓而不失理則子婦孝臣下者主之所用也能盡力事上則當於主子婦者親之所以安也能孝弟順

言曰臣下隨而不忠則卑辱困窮按隨當依宋本作墮墮與惰同言怠惰而不盡其力也上文云臣下於其事上則當於其正與此文相對洪頤煊

丁云天下當作羣臣下文云主不失其常則羣臣得其義百官守其事

親則當於親故淵涸而無水則沈玉不至主苛而無厚則萬民不附父母暴而無恩則子婦不親臣下墮而不忠則卑辱困窮子婦不安親則禍憂至故淵不涸則所欲者至涸則不至故曰淵深而不涸則沈玉極

天覆萬物制寒暑行日月次星辰天之常也治之以理終而復始主牧萬民治天下莅百官主之常也治之以法終而復始和子孫屬親戚父母之常也治之以義終而復始敦敬忠信臣下之常也以事其主終而復始愛親善養思敬奉教子婦之常也以事其親終而復始故天不失其常則寒暑得其時日月星辰得其序主不失其常則羣臣得其義百官守其事父母不失其常則子孫和順親戚相驩臣下不失其常則事無過失而官職政治子婦不失其常則長幼理而親踈和

俞曰治安上當有主字主治安百姓與地生養萬物相對猶上文主牧萬民與天覆萬物相對也

故用常者治失常者亂天未嘗變其所以治也故曰天不變其常

地生養萬物地之則也治安百姓主之則也教護家事父母之則也正諫死節臣下之則也盡力共養子婦之則也地不易其則故萬物生焉主不易其利故百姓安焉父母不易其則故家事辨焉臣下不易其則故主無過失子婦不易其則故親養備具故用則者安不用則者危地未嘗易其所以安也故曰地不易其則

春者陽氣始上故萬物生夏者陽氣畢上故萬物長秋者陰氣始下故萬物收冬〻者陰氣畢下故萬物藏故春夏生長秋冬〻收藏四時之節也賞賜刑罰主之節也四時未嘗不生殺也主未嘗不賞罰也故曰春秋冬〻夏不更其節也

注云則人得之而易其威按易讀爲傷說文云傷輕也

俞曰門字無義疑明字之誤禮記禮運篇故君者所明也鄭注曰明猶尊也去其明卽去其尊上文虎豹去其幽此云人主去其明兩文正相對虎豹必居以幽僻之地故以幽言人主必居於高明之地故以明言一幽一明語意可取譬之指也

張文虎按去其門不辭疑門乃闇字之壞文闇說文作闇字古通从日象宮垣

天覆萬物而制之地載萬物而養之四時生長萬物而收藏之古以至今不更其道故曰古今一也蛟龍水蟲之神者也乘於水則神立失於水則神廢人主天下之有威者也得民則威立失民則威廢蛟龍待得水而后立其神人主待得民而后成其威故曰蛟龍得水而神可立也

虎豹獸之猛者也居深林廣澤之中則人畏其威而載之人主天下之有勢者也深居則人畏其勢故虎豹去其幽而近於人則人得之而易其威人主去其門而迫於民則民輕之而傲其勢故曰虎豹託幽而威可載也

風漂物者也風之所漂不避貴賤美惡雨濡物者也雨之所墮不避小大強弱風雨至公而無私所行無常鄉人雖遇漂濡而莫之怨也故曰風雨無鄉而怨怒不及也

人主之所以令則行禁則止者必令於民之所好而禁於民之所惡也民之情莫不欲生而惡死莫不欲利而惡害故上令於生利人則令行禁於殺害人則禁止令之所以行者必民樂其政也而令乃行故曰貴有以行令也

人主之所以使下盡力而親上者必爲天下致利除害也故德澤加於天下惠施厚於萬物父子得以安羣生得以育故萬民驩盡其力而樂爲上用入則務本疾作以實倉廩出則盡節死敵以安社稷雖勞苦卑辱而不敢告也此賤人之所以亡其卑也故曰賤有以亡卑

起居時飲食節寒暑適則身利而壽命益起居不時飲食不節寒暑不適則形體累而壽命損人惰而侈則貧力而儉則富夫物莫虛至必有以也故曰壽夭貧富無徒歸也法立

[illegible] 續修四庫全書 第 10 [illegible]

孫星衍曰此旁蓋令作命以涉上文而誤

王曰宋以蜀為器誤脩當為循
宋翔鳳曰羊祠兵左穀作溪矣
星祠器即祭器方言蜀一也抱
蜀即老子抱一　俞曰宋說祠
字是矣祠一而抱之謂道石行
祠之誤器字書作[illegible]
王曰美行當為美貌美貌德義[illegible]
明主並見上文今作美行者涉上文行之美者
而誤
俞曰詩泮水篇[illegible]毛傳云[illegible]也鄭
箋云[illegible]也正義謂齊即[illegible]文以[illegible]
事斷釋濟濟則此意也可證古詩[illegible]故特
表出之

而民樂之令出而民銜之法令之合於民心如符節之相得也則主尊顯故曰銜令者君之尊也

人主出言順於理合於民情則民受其辭民受其辭則名聲章故曰受辭者名之運也明主之治天下也靜其民而不擾佚其民而不勞不擾則民自循不勞則民自試故曰上無事而民自試

人主立其度量陳其分職明其法式以莅其民而不以言先之則民循正所謂抱蜀者祠器也故曰抱蜀不言而廟堂既脩

將將鴻鵠貌之美者也貌美故民歌之德義者行之美者也德義美故民樂之民之所歌樂者美行德義也而明主鴻鵠有之故曰鴻鵠將將維民歌之

濟濟者誠莊事斷也多士者多長者也周文王誠莊事斷故

孫星衍曰蜚古飛字後漢書明帝紀注引作飛字下俱同形勢篇作飛字

丁云動靜當依下文作動作

孫星衍曰形勢篇牲作牷

國治其羣臣明理以佐主故主明主明而國治竟內被其利澤殷民舉首而望文王願爲文王臣故曰濟濟多士殷民化之紂之爲主也勞民力奪民財危民死冤暴之令加於百姓憯毒之使施於天下故大臣不親小民疾怨天下畔之而願爲文王臣者紂自取之也故曰紂之失也無儀法程式蜚搖而無所定謂之蜚蓬之問蜚蓬之問明主不聽也無度之言明主不許也故曰蜚蓬之問不在所賓

道行則君臣親父子安諸生育故明主之務務在行道不顧小物燕爵物之小者也故曰燕爵之集道行不顧

明主之動靜得理義號令順民心誅殺當其罪賞賜當其功故雖不用犧牲珪璧禱於鬼神鬼神助之天地與之舉事而有福亂主之動作失義理號令逆民心誅殺不當其罪賞賜

舉事小有禍元本作而字
戴曰鬼下脫神字元本有

王曰引之曰弓當引此因上文兩弓字而誤

王曰羿善射者也造父善御者也文同一律馭下馬字涉下文而衍太平御覽工藝部三引此無馬字孫星衍說同
俞曰此當作度量其力承上文善視其馬而言不必言馬也下文說明主善治其民亦云度量其力不言民力可證此文馬力之誤
孫星衍曰御覽引作度量其馬力

不當其功故雖用犧牲珪璧禱於鬼神鬼神不助天地不與舉事而有禍故曰犧牲珪璧不足以享鬼

主之所以爲功者富強也故國富兵強則諸侯服其政鄰敵畏其威雖不用寶幣事諸侯諸侯不敢犯也主之所以爲罪者貧弱也故國貧兵弱戰則不勝守則不固雖出名器重寶以事鄰敵不免於死亡之患故曰主功有素寶幣奚爲

羿古之善射者也調和其弓矢而堅守之其操弓也審其高下有必中之道故能多發而多中明主猶羿也平和其法審其廢置而堅守之有必治之道故能多舉而多當道者羿之所以必中也主之所以必治也射者弓弦發矢也故曰羿之道非射也

造父善馭馬者也善視其馬節其飲食度量馬力審其足走故能取遠道而馬不罷明主猶造父也善治其民度量其力

王曰奚字涉下文而衍藝文類聚舟車部太平御覽車部二引此皆無奚字

俞曰[illegible]二字不詞據下文云若奚仲之所以為器也則此文亦當作奚仲之為器也車字蓋後人妄加耳藝文類聚[illegible]御覽引此文並作奚仲之為車[illegible]字為衍而[illegible]考工記曰一器而工聚焉者車為多車亦器[illegible]此文作器為長

孫星衍曰類聚御覽引無奚字

[illegible]宋本作[illegible]

孫星衍曰類聚引作非斤刀也

於四方無擇也治要御引方作害

孫星衍曰治要引作召遠之作綏民

審其技能故立功而民不困傷故術者造父之所以取遠道也主之所以立功名也馭者操轡也故曰造父之術非馭也

奚仲之爲車器也方圜曲直皆中規矩鈎繩故機旋相得用之牢利成器堅固明主猶奚仲也言辭動作皆中術數故衆理相當上下相親巧者奚仲之所以爲器也主之所以爲治也斲削者斤刀也故曰奚仲之巧非斲削也

民利之則來害之則去民之從利也如水之走下於四方無擇也故欲來民者先起其利雖不召而民自至設其所惡雖召之而民不來也故曰召遠者使無爲焉

莅民如父母則民親愛之道之純厚遇之有實雖不言曰吾親民而民親矣莅民如仇讎則民疏之道之不厚遇之無實詐僞並起雖言曰吾親民民不親也故曰親近者言無事焉

王曰獨有之也也今本誤作乎據形勢改

王曰當作平隰者下澤也故曰平隰之封也奚有於高

明主之使遠者來而近者親也爲之在心所謂夜行者心行也能心行德則天下莫能與之爭矣故曰唯夜行者獨有之乎

爲主而賊爲父母而暴爲臣下而不忠爲子婦而不孝四者人之大失也大失在身雖有小善不得爲賢所謂平原者下澤也雖有小封不得爲高故曰平原之隰奚有於高

爲主而惠爲父母而慈爲臣下而忠爲子婦而孝四者人之高行也高行在身雖有小過不爲不肖所謂大山者山之高者也雖有小隈不以爲深故曰大山之隈奚有於深

毀訾賢者之謂訾推譽不肖之謂讆（讆爲劇切）訾讆之人得用則人主之明蔽而毀譽之言起任之大事則事不成而禍患至故曰訾讆之人勿與任大

明主之慮事也爲天下計者謂之譕臣譕臣則海內被其澤

王曰譕與謨同臣亦當作巨

孫星衍曰初學記十七引無兩有字

王曰備當爲偷隸書偷字或作偷備字作俻二形相似而誤荀子[illegible]作詐

俞曰備字無義疑當字之誤荀誤作荀因誤爲備禮記表記篇安肆日偷鄭注曰偷苟且也是偷與苟同義苟利即偷得也

張文虎曰備[illegible]作苟乃苟之誤字也是也下文云其得之雖速禍患之至亦急是其證作循無義

[illegible]曰舉長者可遠見也元本見下有者字

澤布於天下後世享其功久遠而利愈多故曰譕臣者可與遠舉

聖人擇可言而后言擇可行而后行偷得利而后有害偷得樂而后有憂者聖人不爲也故聖人擇言必顧其累擇行必顧其憂故曰顧憂者可與致道

小人者枉道而取容適主意而偷説備利而偷得如此者其得之雖速禍患之至亦急故聖人去而不用也故曰其計也速而憂在近者往而勿召也

舉一而爲天下長利者謂之舉長舉長則被其利者衆而德義之所見遠故曰舉長者可遠見也

天之裁大故能兼覆萬物地之裁大故能兼載萬物人主之裁大故容物多而衆人得比焉故曰裁大者衆之所比也

中立本理誤禮

丁云聖人之諾已也按已乃言字誤

貴富尊顯民歸樂之人主莫不欲也故欲民之懷樂已者必服道德而勿猒也而民懷樂之故曰美人之懷定服而勿猒也

聖人之求事也先論其理義計其可否故義則求之不義則止可則求之不可則止故其所得事者常爲身寶小人之求事也不論其理義不計其可否不義亦求之不可亦求之故其所得事者未甞爲賴也故曰必得之事不足賴也

聖人之諾已也先論其理義計其可否義則諾不義則已可則諾不可則已故其諾未甞不信也小人不義亦諾不可亦諾言而必諾故其諾未必信也故曰必諾之言不足信也

謹於一家則立於一家謹於一鄉則立於一鄉謹於一國則立於一國謹於天下則立於天下是故其所謹者小則其所立亦小其所謹者大則其所立亦大故曰小謹者不大立

元本無石字，丁云：山不辭土石與海不辭水對文。選三引亦有，無石字，意林同。

陳云：訾食者，多所惡也。按此與下三訾字皆當作呰，涉下文訾字而誤，呰今本形勢篇正作呰。

海不辭水故能成其大山不辭土石故能成其高明主不厭人故能成其衆士不厭學故能成其聖訾（疾移切）食（嫌食皃）者多所惡也諫者所以安主也食者所以肥體也主惡諫則不安人訾食食則不肥故曰訾食者不肥體也

言而語道德忠信孝弟者此言無棄者天公平而無私故美惡莫不覆地公平而無私故小大莫不載無棄之言公平而無私故賢不肖莫不用故無棄之言者參伍於天地之無私也故曰有無棄之言者必參之於天地矣

明主之官物也任其所長不任其所短故事無不成而功無不立亂主不知物之各有所長所短也而責必備夫慮事定物辯明禮義人之所長而蝚蝯（上如由切下于元切）之所短也緣高出險蝚蝯之所長而人之所短也以蝚蝯之所長責人故其令廢而

孫星衍曰形勢篇作猱猨不足擇與猱蝯善猱觀文選善注引作蝯猱蝚字當从犬旁作猱

戴曰亂主自智也也字衍

責不塞故曰墜岸三仞人之所大難也而蝚蝯飲焉

明主之舉事也任聖人之慮用衆人之力而不自與焉故事成而福生亂主自智也而不因聖人之慮矜奮自功而不因衆人之力專用己而不聽正諫故事敗而禍生故曰伐矜好專舉事之禍也

馬者所乘以行野也故雖不行於野其養食馬也未嘗解惰也民者所以守戰也故雖不守戰其治養民也未嘗解惰也故曰不行其野不違其馬

天生四時地生萬財以養萬物而無取焉明主配天地者也教民以時勸之以耕織以厚民養而不伐其功不私其利故曰能予而無取者天地之配也

解惰簡慢以之事主則不忠以之事父母則不孝以之起事

孫星衍：御覽八百二十引無不字

俞曰：不知下有於字，乃衍文也。下文云：爲人父而不明父子之義以教其子而整齊之，則子不知爲人子之道以事其父矣，不知下本無於字，可證矣。元本無於字

校曰：父不父子不子，元本子上有則字，今本脫

則不成故曰怠倦者不及也

以規矩爲方圜則成以尺寸量短長則得以法數治民則安故事不廣於理者其成若神故曰無廣者疑神

事主而不盡力則有刑事父母而不盡力則不親受業問學而不加務則不成故朝不勉力務進夕無見功故曰朝忘其事夕失其功

中情信誠則名譽美矣脩行謹敬則尊顯附矣中無情實則名聲惡矣脩行慢易則汙辱生矣故曰邪氣襲内正色乃衰也

爲人君而不明君臣之義以正其臣則臣不知於爲臣之理以事其主矣故曰君不君則臣不臣

爲人父而不明父子之義以教其子而整齊之則子不知爲人子之道以事其父矣故曰父不父子不子

下云上有禁亦當作主有禁与主有令對文主民二字互錯上下也

君臣親上下和萬民輯故主有令則民行之上有禁則民不犯君臣不親上下不和萬民不輯故令則不行禁則不止故曰上下不和令乃不行

言辭信動作莊衣冠正則臣下肅言辭慢動作虧衣冠惰則臣下輕之故曰衣冠不正則賓者不肅

儀者萬物之程式也法度者萬民之儀表也禮義者尊卑之儀表也故動有儀則令行無儀則令不行故曰進退無儀則政令不行

人主者溫良寬厚則民愛之整齊嚴莊則民畏之故民愛之則親畏之則用夫民親而爲用主之所急也故曰且懷且威則君道備矣

人主能安其民則事其主如事其父母故主有憂則憂之有

[illegible]事其主上脫民字當依群書治要補下文云則民不爲用正与此文相對

孫星衍曰治要引主上有人字

難則死之主視民如土則民不爲用主有憂則不憂有難則不死故曰莫樂之則莫哀之莫生之則莫死之

民之所以守戰至死而不衰者上之所以加施於民者厚也故上施厚則民之報上亦厚上施薄則民之報上亦薄故薄施而厚責君不能得之於臣父不能得之於子故曰往者不至來者不極

道者扶持衆物使得生育而各終其性命者也故或以治鄉或以治國或以治天下故曰道之所言者一也而用之者異聞道而以治一鄉親其父子順其兄弟正其習俗使民樂其上安其土爲一鄉主幹者鄉之人也故曰有聞道而好爲鄉者一鄉之人也

民之從有道也如飢之先食也如寒之先衣也如暑之先陰

則國非其國而民無其民也元本作[illegible]

也故有道則民歸之無道則民去之故曰道往者其人莫來道來者其人莫往

道者所以變化身而之正理者也故道在身則言自順行自正事君自忠事父自孝遇人自理故曰道之所設身之化也

天之道滿而不溢盛而不衰明主法象天道故貴而不驕富而不奢行理而不惰故能長守貴富久有天下而不失也故曰持滿者與天

明主救天下之禍安天下之危者也夫救禍安危者必待萬民之爲用也而后能爲之故曰安危者與人

地大國富民衆兵強此盛滿之國也雖已盛滿無德厚以安之無度數以治之則國非其國而民無其民也故曰失天之度雖滿必涸

元本合作精安云經言作其功既成莫知其爲之
其功既成莫知其[illegible]之[illegible]天之道也此脫
首尾各一句而釋之下衍也字藏之下衍而字又脫
莫知其精之三字[illegible]

俞曰斬當讀爲鏨說文金部鏨小鑿也字
亦作[illegible]文選海賦[illegible]而[illegible]李注
鏨與[illegible]古字通[illegible]即此所謂
斬高矣橋讀爲撟引之撟舊訓而上行

臣不親其主百姓不信其吏上下離而不和故雖自安必且危之故曰上下不和雖安必危

主有天道以禦其民則民一心而奉其上故能貴富而久王天下失天之道則民離畔而不聽從故主危而不得久王天下故曰欲王天下而失天之道天下不可得而王也

人主務學術數務行正理則化變日進至於大功而愚人不知也亂主淫佚邪枉日爲無道至於滅亡而不自知也故曰莫知其爲之其功既成莫知其舍之也藏之而無形

古者三王五伯皆人主之利天下者也故身貴顯而子孫被其澤桀紂幽厲皆人主之害天下者也故身困傷而子孫蒙其禍故曰疑今者察之古不知來者視之往

神農教耕生穀以致民利禹身決瀆斬高橋下以致民利湯

之意新高稽下義正當相當稱言高者下
之下者高之耳
王曰務若作萬事之生也異起而同歸是也
生任趣起皆字形相近而誤

王曰弱子慈母之所愛也不以其理動者下瓦則慈
母笞之　按宋本無動者二字是也太平御覽
刑法部十五引此亦無此二字下兩動者亦衍
孫說同

俞曰所與而古字通然所戰[illegible]攻取也然而
戰攻取也下文桀紂貴爲天子富有海內
地方甚大戰卒甚衆而身死國亡爲天
下僇者治要作然而身死國亡此文正
與彼對一作戰一作然而文異而義同韓詩
外傳曰[illegible]而下賊則[illegible]分其貧
則窮[illegible]大理[illegible]或有[illegible]
[illegible]或有[illegible]而見殘[illegible]而互用古書往往有此
王曰[illegible]治要而身死上有然字當據補然而
者[illegible]也古書中若是者多矣
孟子曰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
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又曰夫環而攻之必有
得天時者矣然而不勝者是天時不如地
利也又曰犧牲既成粢盛既潔祭祀[illegible]

武征伐無道誅殺暴亂以致民利故明王之動作雖異其利民同也故曰萬事之任也異起而同歸古今一也

棟生橈不勝任則屋覆而人不怨者其理然也弱子慈母之所愛也不以其理衍下瓦則必母笞之故以其理動者雖覆屋不爲怨不以其理動者下瓦必笞故曰生棟覆屋怨怒不及弱子下瓦慈母操箠

行天道出公理則遠者自親廢天道行私爲則子母相怨故曰天道之極遠者自親人事之起近親造怨

古者武王地方不過百里戰卒之衆不過萬人然能戰勝攻取立爲天子而世謂之聖王者知爲之之術也桀紂貴爲天子富有海內地方甚大戰卒甚衆而身死國亡爲天下僇者不知爲之之術也故能爲之則小可爲大賤可爲貴不能爲

而旱乾水溢則變置社稷孟子而外不可枚舉

宋本違作遺下同

雖大必削元本作雖成必敗　與人交宋本交作佼

孫星衍曰意林引咄作出

之則雖爲天子人猶奪之也故曰巧者有餘而拙者不足也

明主上不逆天下不壙地故天子之時地生之財亂主上逆天道下絶地理故天不予時地不生財故曰其功順天者天助之其功逆天者天違之

古者武王天之所助也故雖地小而民少猶之爲天子也桀紂天之所違也故雖地大民衆猶之困辱而死亡也故曰天之所助雖小必大天之所違雖大必削與人交多詐僞無情實偷取一切謂之烏集之交烏集之交初雖相驩後必相咄故曰烏集之交雖善不親

聖人之與人約結也上觀其事君也内觀其事親也必有可知之理然後約結約結而不襲於理後必相倍故曰不重之結雖固必解道之用也貴其重也

韋曰不信二字絕句屬上告之以君臣之义三句為義

明主與聖人謀故其謀得與之舉事故其事成亂主與不肖者謀故其計失與之舉事故其事敗夫計失而事敗此與不可之罪故曰毋與不可

明主度量人力之所能爲而后使焉故令於人之所能爲則令行使於人之所能爲則事成亂主不量人力令於人之所不能爲故其令廢使於人之所不能爲故其事敗夫令出而廢舉事而敗此強不能之罪也故曰毋強不能

狂惑之人告之以君臣之義父子之理貴賤之分不信聖人之言也而反害傷之故聖人不告也故曰毋告不知

與不肖者舉事則事敗使於人之所不能爲則令廢告狂惑之人則身害故曰與不可強不能告不知謂之勞而無功

常以言翹明其與人也其愛人也其有德於人也以此爲友

張文虎曰聖當作衆尹注不誤下云以衆人之智思慮者聖字亦當作衆

能自去而因天下之智力起元本無起字此誤衍

王曰乱主独用其智而不任衆人之智衆人當依朱本作聖人此涉下文不任衆人之力而誤也上文明主不用其智而任聖人之智正與此文相對尋尹注亦作聖人之智

張文虎曰乱主獨用其智而不任衆人之智指此正與上明主相反也衆字不誤宋本朱本作聖為治要引作聖非

則不親以此爲交則不結以此有德於人則不報故曰見與之友幾於不親見愛之交幾於不結見施之德幾於不報四方之所歸心行者也

明主不用其智而任聖人之智不用其力而任衆人之力故以聖人之智思慮者無不知也以衆人之力起事者無不成也能自去而因天下之智力起則身逸而福多亂主獨用其智而不任聖人之智獨用其力而不任衆人之力故其身勞而禍多故曰獨任之國勞而多禍

明主內行其法度外行其理義故鄰國親之與國信之有患則鄰國憂之有難則鄰國救之亂主內失其百姓外不信於鄰國故有患則莫之憂也有難則莫之救也外內皆失孤特而無黨故國弱而主辱故曰獨國之君卑而不威

則醜恥而人不信也元本則下有身字

明主之治天下也必用聖人而后天下治婦人之求夫家也必用媒而后家事成故治天下而不用聖人則天下乖亂而民不親也求夫家而不用媒則醜恥而人不信也故曰自媒之女醜而不信

明主者人未之見而有親心焉者有使民親之之道也故其位安而民往之故曰未之見而親焉可以往矣

堯舜古之明主也天下推之而不倦譽之而不猒久遠而不忘者有使民不忘之道也故其位安而民來之故曰久而不忘焉可以來矣

日月昭察萬物者也天多雲氣蔽蓋者衆則日月不明人主猶日月也羣臣多姦立私以擁蔽主則主不得昭察其臣下臣下之情不得上通故姦邪日多而人主愈蔽故曰日月不明

宋本立校作也私作司

王曰多當爲朋字之誤也古文多字作𠬸形與朋相似故朋誤爲多說見秦策公仲侈下立政九敗解曰人主聽羣徒比周則羣臣朋黨蔽美揚惡荀子臣道篇曰朋黨比周以環主圖私爲務韓子孤憤篇曰朋黨比周以弊主飾邪篇曰羣臣朋黨比周以隱正道行私曲[illegible]策曰[illegible]朋黨比周[illegible]不以[illegible]爲可[illegible]也

王曰羣書治要上作理下作禮是也使人有理謂使之以道也遇人有禮謂待之以禮也賈子階級篇曰遇之有禮故羣臣自喜是也今本理禮二字互易則非其指矣

天不易也

山物之高者也地險穢不平易則山不得見人主猶山也左右多黨比周以壅其主則主不得見故曰山高而不見地不易也

人主出言不逆於民心不悖於理義其所言足以安天下者也人唯恐其不復言也出言而離父子之親踈君臣之道害天下之衆此言之不可復者也故明主不言也故曰言而不可復者君不言也

人主身行方正使人有理遇人有禮行發於身而爲天下法式者人唯恐其不復行也身行不正使人暴虐遇人不信行發於身而爲天下笑者此不可復之行故明主不行也故曰行而不可再者君不行也

言之不可復者其言不信也行之不可再者其行賊暴也故言而不信則民不附行而賊暴則天下怨民不附天下怨此滅亡之所從生也故明主禁之故曰凡言之不可復行之不可再者有國者之大禁也

管子卷第二十

吾曰按朝月本無其文

中立本作甲兵毀彫與上文城郭毀壞相對

戴曰按數當為殺字之誤

管子卷第二十一

唐司空房玄齡注

嚴鐸贈圖書

立政九敗解第六十五　版法解第六十六
明法解第六十七　臣乘馬第六十八
乘馬數第六十九　問乘馬第七十

立政九敗解第六十五　管子解三

人君唯毋聽寢兵則羣臣賓客莫敢言兵然則內之不知國之治亂外之不知諸侯強弱如是則城郭毀壞莫之築補甲弊兵彫莫之脩繕如是則守圉之備毀矣遼遠之地謀邊竟之士脩百姓無圉敵之心故曰寢兵之說勝則險阻不守

人君唯毋聽兼愛之說則視天下之民如其民視國如吾國如是則無并兼攘奪之心無覆軍敗將之事然則射御勇力之士不厚祿覆軍殺將之臣不貴爵如是則射御勇力之士

宋本作必不能勝也

宋本無作毋下皆同

宋本朱本又作及

孫詒讓四稅字疑誤增 山乃訕之訛

上字疑衍

出在外矣我能毋攻人可也不能令人毋攻我彼求地而予之非吾所欲也不予而與戰必不勝也彼以教士我以敺衆彼以良將我以無能其敗必覆軍殺將故曰兼愛之說勝則士卒不戰

人君唯無好全生則羣臣皆全其生而生又養生養何也曰滋味也聲色也然後爲養生然則從欲妄行男女無別反於禽獸然則禮義廉恥不立人君無以自守也故曰全生之說勝則廉恥不立

人君唯無聽私議自貴則民退静隱伏窟穴就山非世間上輕爵祿而賤有司然則令不行禁不止故曰私議自貴之說勝則上令不行

人君唯無好金玉貨財必欲得其所好然則必有以易之所

元本下作力

王曰如是則朋党者處前寡党者處後按朋当為多党与寡党正相对多朋字形相似又涉上文朋党而誤俞曰王氏念孫讀朋當作多党是也惟此段句尚有脫文當云夫多党者處前寡党者處後則賢不肖不分賢不肖不分則爭奪之亂起而君在危殆之中矣今本奪二句則文義不備

俞曰此釋上文觀樂玩好不當專舉觀樂而釋之疑本作凡觀樂者宮室臺池玩好者珠玉聲樂也傳寫奪三字丁云觀樂下當依上文補玩好二字宮室臺池觀樂也珠玉聲樂玩好也

以易之者何也大官尊位不然則尊爵重祿也如是則不肖者在上位矣然則賢者不爲下智者不爲謀信者不爲約勇者不爲死如是則敺國而捐之也故曰金玉貨財之說勝則爵服下流

人君唯毋聽羣徒比周則羣臣朋黨蔽美揚惡然則國之情僞不見於上如是則朋黨者處前寡黨者處後夫朋黨者處前賢不肖不分則爭奪之亂起而君在危殆之中矣故曰羣徒比周之說勝則賢不肖不分

人君唯毋聽觀樂玩好則敗凡觀樂者宮室臺池珠玉聲樂也此皆費財盡力傷國之道也而以此事君者皆姦人也而人君聽之焉得毋敗然則府倉虛蓄積竭且姦人在上則壅遏賢者而不進也然則國適有患則優倡侏儒起而議國事

王曰人君唯毋聽請謁任譽（唯毋聽請謁任譽者唯[illegible]請謁任譽也毋語詞[illegible]）羣臣皆相為請[illegible]當為舉立政篇亦作舉任法篇亦兩言請謁任舉朱本正作舉

王曰求用上當有不字明法篇曰以黨舉官則民務佼而不求用魏曰羣臣相推以美名相假以功伐務多其佼而不為主用是其證

王曰謀臣當為諫臣八觀篇云諫臣死而諂臣尊是其證諫與諂正相對無取於謀臣也此因字形相似而誤白虎通義引禮保傅曰大夫進諫今賈子保傅篇及漢書賈誼傳諫並作謀[illegible]荀子[illegible]而亦正道[illegible]丁云上文作諫臣此當同[illegible]

王曰版字涉法解而衍法天地之位云云乃釋法字非釋版法二字諸解皆不釋篇名故名版為衍文也鈔本北堂書鈔刑法部上本刑云[illegible]無版字太平御覽刑法部四引此皆無版字

矣是敺國而捐之也故曰觀樂玩好之說勝則姦人在上位

人君唯毋聽請謁任譽則羣臣皆相為請然則請謁得於上黨與成於鄉如是則貨財行於國法制毀於官羣臣務佼而求用然則無爵而貴無祿而富故曰請謁任譽之說勝則繩墨不正

人君唯無聽諂諛飾過之言則敗奚以知其然也夫諂臣者常使其主不悔其過不更其失者也故主惑而不自知也如是則謀臣死而諂臣尊矣故曰諂讒飾過之說勝則巧佞者用

版法解第六十六　管子解四

版法者法天地之位象四時之行以治天下四時之行有寒有暑聖人法之故有文有武天地之位有前有後有左有右聖人法之以建經紀春生於左秋殺於右夏長於前冬藏於後

王曰饒當作撓撓亂也洪說同
俞樾本作饒案饒當爲譊說文言部譊
恚呼也

宋本自萬物下另行

生長之事文也收藏之事武也是故文事在左武事在右聖人法之以行法令以治事理凡法事者操持不可以不正操持不正則聽治不公聽治不公則治不盡理事不盡應治不盡理則跡遠微賤者無所告愬事不盡應則功利不盡舉功利不盡舉則國貧踈遠微賤者無所告愬則下饒故曰凡將立事正彼天植天植者心也天植正則不私近親不孽踈遠不私近親不孽踈遠則無遺利無隱治無遺利無隱治則事無不舉物無遺者欲見天心明以風雨故曰風雨無違遠近高下各得其嗣

萬物尊天而貴風雨所以尊天者爲其莫不受命焉也所以貴風雨者爲其莫不待風而動待雨而濡也若使萬物釋天而更有所受命釋風而更有所仰動釋雨而更有所仰濡則

吾曰始宋本畢作必古字假借也立政篇小大必舉列子楊朱篇無不必殺之韓子天體篇物不必載秦策必因必從並與畢同漢書王莽傳聖主必覺頌謁林畢錄文選畢作必今作畢字者後人不識古字而改之

無爲尊天而貴風雨矣今人君之所尊安者爲其威立而令行也其所以能立威行令者爲其威利之操莫不在君也若使威利之操不專在君而有所分散則君日益輕而威利日衰侵暴之道也故曰三經既飭君乃有國

秉夏方長審治刑賞必明經紀陳義設法斷事以理虛氣平心乃去怒喜若倍法棄令而行怒喜禍亂乃生上位乃殆故曰喜無以賞怒無以殺喜以賞怒以殺怨乃起令乃廢驟令而不行民心乃外外之有徒禍乃始牙衆之所忿寡不能圖

冬既閉藏百事盡止往事畢登來事未起方冬無事愼觀終始審察事理事有先易而後難者有始不足見而終不可及者此常利之所以不舉事之所以困者也事之先易者人輕行之人輕行之則必困難成之事始不足見者人輕棄之人

王曰安井衡云勝任二字涉上句而衍注可勝任與親上鄉意對文下文云衆乃勝衆親上鄉意從事勝任矣是其證

俞曰不親則不明句當爲衍文上下文均無意且下文曰明教順以道之是明君不患民故知此句衍文也不教順則不鄉意下當有[illegible]文據下句當云不利則不勝任

陳云此不親則不明五字疑衍下文[illegible]云教順言可證也

俞云不教順則不鄉意此下當有闕文據下文當補云不利則不勝任

輕棄之則必失不可及之功夫數困難成之事而時失不可及之功衰耗之道也是故明君審察事理慎觀終始爲必知其所成成必知其所用用必知其所利害爲而不知所成成而不知所用用而不知所利害謂之妄舉妄舉者其事不成其功不立故曰舉所美必觀其所終廢所惡必計其所窮凡人君者欲民之有禮義也夫民無禮義則上下亂而貴賤爭故曰慶勉敦敬以顯之富祿有功以勸之爵貴有名以休之凡人君者欲衆之親上鄉意也欲其從事之勝任也而衆者不愛則不親不親則不明不教順則不鄉意是故明君兼愛以親之明教順以道之便其勢利其備愛其力而勿奪其時以利之如此則衆親上鄉意從事勝任矣故曰兼愛無遺是謂君心必先順教萬民鄉風旦暮利之衆乃勝任治之本二

俞樾[illegible]
舊校取人以己内按各人若用條校[illegible]
對衆不去之[illegible]
是說失仁者怨己以及人
丁云故曰審用財愼施報察稱量按財
下脫力字愼施報[illegible]
用財二句下文用財[illegible]
此

中立本阤作[illegible]堵壞

王曰洪云藝文類聚五十四太平御覽六百
三十八引擬作儀任法篇云聖君置儀
設法而固守之又云聖君設法以度量斷
者上主也禁藏篇云法者天下之儀也形勢
解云法度者萬民之儀表也此作擬字誤
孫星衍云北堂書鈔四十三引作儀[illegible]

一曰人二曰事人欲必用事欲必工人有逆順事有稱量人心逆則人不用失稱量則事不工事不工則傷人不用則怨故曰取人以己成事以質成事以質者用稱量也取人以己者度恕而行也度恕者度之於己也己之所不安勿施於人故曰審用財愼施報察稱量故用財不可以嗇用力不可以苦用財嗇則費用力苦則勞矣奚以知其然也用力苦則事不工事不工而數復之故曰勞矣用財嗇則不當人心不當人心則怨起用財而生怨故曰費怨起而不復反衆勞而不得息則必有崩阤堵壞之心故曰民不足令乃辱民苦殃令不行施報不得禍乃始昌禍昌而不悟民乃自圖

凡國無法則衆不知所爲無度則事無機有法不正有度不直則治辟治辟則國亂故曰正法直度罪殺不赦殺僇必信

宋本怠作台苦石

王曰則國治當依羣書治要作故國治與下文故國不治對文

王曰按何也下脫曰字當依羣書治要補上下文何也下皆有曰字

孫星衍云治要引畏作威下同

民畏而懼武威既明令不再行

凡民者莫不惡罰而畏罪是以人君嚴教以示之明刑罰以致之故曰頓卒台倦以辱之罰罪有過以懲之殺僇犯禁以振之

治國有三器亂國有六攻明君能勝六攻而立三器則國治不肖之君不能勝六攻而立三器故國不治三器者何也曰號令也斧鉞也祿賞也六攻者何也親也貴也貨也色也巧佞也玩好也三器之用何也曰非號令無以使下非斧鉞無以畏眾非祿賞無以勸民六攻之敗何也曰雖不聽而可以得存雖犯禁而可以得免雖無功而可以得富夫國有不聽而可以得存者則號令不足以使下有犯禁而可以得免者則斧鉞不足以畏眾有無功而可以得富者則祿賞不足以勸民

俞曰得職猶得所也漢書趙廣漢傳小民得職注曰得職各得其常所也此文以職姓連文甚爲不詞疑姓字原文止作生莫不得其職生本或有作得其姓者乃性之假字言得其性也亦與得職同意而後人誤合之遂作得其職姓耳明法解篇作莫不得其職不失其所職所職二字亦爲不詞蓋亦一本作所一本作職而誤合之

號令不足以使下斧鉞不足以畏衆祿賞不足以勸民則人君無以自守也然則明君柰何明君不爲六者變更號令不爲六者疑錯斧鉞不爲六者益損祿賞故曰植固而不動奇邪乃恐奇革邪化令往民移

凡人君者覆載萬民而兼有之燭臨萬族而事使之是故以天地日月四時爲主爲質以治天下天覆而無外也其德無所不在地載而無棄也安固而不動故莫不生殖聖人法之以覆載萬民故莫不得其職姓得其職姓則莫不爲用故曰法天合德象地無親日月之明無私故莫不得光聖人法之以燭萬民故能審察則無遺善無隱姦無遺善無隱姦則刑賞信必刑賞信必則善勸而姦止故曰參於日月四時之行信必而著明聖人法之以事萬民故不失時功故曰伍於四時

丁云[illegible]利下文同　元本作愛施所施設

丁云德乃惠字誤形近解惠忠愛孝四字兩見

[illegible]注云[illegible]此數語[illegible]連下節讀[illegible]於上當乙

凡衆者愛之則親利之則至是故明君設利以致之明愛以親之徒利而不愛則衆至而不親徒愛而不利則衆親而不至愛施俱行則說君臣說朋友說兄弟說父子愛施所設四固不能守故曰四說在愛施

凡君所以有衆者愛施之德也愛有所移利有所并則不能盡有故曰有衆在廢私

愛施之德雖行而無私內行不脩則不能朝遠方之君是故正君臣上下之義飾父子兄弟夫妻之義飾男女之別別踈數之差使君德臣忠父慈子孝兄愛弟敬禮義章明如此則近者親之遠者歸之故曰召遠在脩近閉禍在除怨非有怨乃除之所事之地常無怨也

凡禍亂之所生生於怨咎怨咎所生生於非理是以明君之

元本作故曰備長在乎任賢

丁云凡所謂能以所不利利人者舜是也據下言[illegible]當作
[illegible]入[illegible]文不類疑[illegible]之[illegible]也

事衆也必經使之必道施報必當出言必得刑罰必理如此則衆無鬱怨之心無憾恨之意如此則禍亂不生上位不殆故曰閉禍在除怨也

凡人君所以尊安者賢佐也佐賢則君尊國安民治無佐則君卑國危民亂故曰備長存乎在賢

凡人者莫不欲利而惡害是故與天下同利者天下持之擅天下之利者天下謀之天下所謀雖立必隳天下所持雖高不危故曰安高在乎同利凡所謂能以所不利利人者舜是也舜耕歷山陶河濱漁雷澤不取其利以敎百姓百姓舉利之此所謂能以所不利利人者也所謂能以所不有予人者武王是也　武王伐紂士卒往者人有書社入殷之日決鉅橋之粟散鹿臺之錢殷民大說此所謂能以所不有予人者也

俞曰撫當作橅橅即模字漢書[illegible]之傳注
曰橅讀曰模是也說文木部模法也所以自橅
言以學自爲模範
安井衡云惡不忠而怨妬惡不公議而名當稱按古本
妬作嫉當作嫉

俞曰有字乃明字之誤明字之下又奪不字
當云明主者明於術數而不可欺也與下文審於法禁而不可犯也察於分職
而不可亂也文法一律
中立不以[illegible]有其字之誤按[illegible]當有其字
[illegible]下文有於[illegible]近者不得[illegible]下
亦當補其字
王曰君者治安無所字是也不失其職者示
各曰職當也言孤寡老弱皆有所養而不
失其常也漢書武帝紀賜年九十以上
及鰥寡孤獨帛人二疋絮三斤八十以上
人三石有冤失職使者以聞師古曰職
當失職者失其常業及家理也又宣帝
紀其加賜鰥寡孤獨高年帛此令失
職謂與此失職同義加一所字又不通

桓公謂管子曰今子教寡人法天合德合德長久合德而兼覆之則萬物受命象地無親無親安固無親而兼載之則諸生皆殖參於日月無私葆光無私而兼照之則美惡不隱然則君子之爲身無好無惡然已乎管子對曰不然夫學者所以自化所以自撫故君子惡稱人之惡惡不忠而怨妬惡不公議而名當稱惡不位下而位上惡不親外而內放此五者君子之所恐行而小人之所以亡況人君乎

明法解第六十七　管子解五

明主者有術數而不可欺也審於法禁而不可犯也察於分職而不可亂也故羣臣不敢行其私貴臣不得蔽賤近者不得塞遠孤寡老弱不失其所職音內明辨而不相踰越此之謂治國故明法曰所謂治國者主道明也

王曰明主當爲明法明法與私術相對爲文下文法廢而私行即承此法字而言今作明主者涉上下文明主而誤
私術元本作私術

俊曰潛夫論引[illegible]語亂君[illegible]而能
君女者之嬖者也

丁云當作非以愛主也下文此句凡三見

王曰百姓之奉法無姦者非以愛主也依以愛

明主者上之所以一民使下也私術者下之所以侵上亂主也故法廢而私行則人主孤特而獨立人臣群黨而成朋如此則主弱而臣強此之謂亂國故明法曰所謂亂國者臣術勝也

明主在上位有必治之勢則羣臣不敢爲非是故群臣之不敢欺主者非愛主也以畏主之威勢也百姓之爭用非以愛主也以畏主之法令也故明主操必勝之數以治必用之民處必尊之勢以制必服之臣故令行禁止主尊而臣卑故明法曰尊君卑臣非計親也以勢勝也

明主之治也縣爵祿以勸其民民有利於上故主有以使之立刑罰以威其下下有畏於上故主有以牧之故無爵祿則主無以勸民無刑罰則主無以威衆故人臣之行理奉命者非以愛主也且以就利而避害也百官之奉法無姦者非以

愛爵祿而避刑罰也今本脫刑字據上下文補 受爵祿之愛當依朱本作受受與愛字相似又涉上愛主而誤罰上當據上下文補刑字

丁云[illegible]

愛主也欲以愛爵祿而避罰也故明法曰百官論職非惠也刑罰必也

人主者擅生殺處威勢操令行禁止之柄以御其群臣此主道也人臣者處卑賤奉主令守本任治分職此臣道也故主行臣道則亂臣行主道則危故上下無分君臣共道亂之本也故明法曰君臣共道則亂

人臣之所以畏恐而謹事主者以欲生而惡死也使人不欲生不惡死則不可得而制也夫生殺之柄專在大臣而主不危者未嘗有也故治亂不以法斷而決於重臣生殺之柄不制於主而在羣下此寄生之主也故人主專以其威勢予人則必有劫殺之患專以其法制予人則必有亂亡之禍如此者亡王之道也故明法曰專授則失

元本朱本無本字是

洪曰條讀曰脩漢書周勃傳乃封為條侯地理志條作脩[illegible]法篇[illegible]通[illegible]以[illegible]主即其證

俞曰[illegible]秦之二世陽[illegible]很世而[illegible]言隔

丁云[illegible]下文如此者[illegible]丁云通作[illegible]主之道是[illegible]

凡爲主而不得行其令廢法而恣羣臣威嚴已廢權勢已奪令不得出羣臣弗爲用百姓弗爲使竟內之衆不制則國非其國而民非其民如此者滅主之道也故明法曰令本不出謂之滅

明主之道卑賤不待尊貴而見大臣不因左右而進百官條通羣臣顯見有罰者主見其罪有賞者主知其功見知不悖賞罰不差有不蔽之術故無壅遏之患亂主則不然法令不得至於民疏遠鬲閉而不得聞如此者壅遏之道也故明法曰令出而留謂之壅

人臣之所以乘而爲姦者擅主也臣有擅主者則主令不得行而下情不上通人臣之力能鬲君臣之閒而使美惡之情不揚閒禍福之事不通徹人主迷惑而無從悟如此者塞主

俞曰治天論作闌。闌[illegible]以法者君治[illegible]也其[illegible]不[illegible]闌也君之[illegible]兼聽[illegible]闌[illegible]行也[illegible]能[illegible]下[illegible]不[illegible]不[illegible]於[illegible]本[illegible]今本[illegible]

數[illegible]其上當[illegible]之字

之道也故明法曰下情不上通謂之塞

明主者兼聽獨斷多其門戶羣臣之道下得明上賤得言貴故姦人不敢欺亂主則不然聽無術數斷事不以叅伍故無能之士上通邪枉之臣專國主明蔽而聰塞忠臣之欲謀諫者不得進如此者侵主之道也故明法曰下情上而道止謂之侵

人主之治國也莫不有法令賞罰具故其法令明而賞罰之所立者當則主尊顯而姦不生其法令逆而賞罰之所立者不當則羣臣立私而壅塞之朋黨而劫殺之故明法曰滅塞侵壅之所生從法之不立也法度者主之所以制天下而禁姦邪也所以牧領海內而奉宗廟也私意者所以生亂長姦而害公正也所以壅蔽失正而危亡也故法度行則國治私意

吾謂主之治國也案其當宜行其正理[illegible]為治要作案其當罰行其正理是也下文[illegible][illegible]罪即承此句而言今本賞字作其當二字涉下文其當賞者而誤又脫一罰字行一宜字耳

俞曰群書治要作案其當賞罰行其正理[illegible]原文也案其當宜行其正理兩句相對成文當猶正也廣韻正當也正可謂之當當亦可謂之正漢書賈捐之傳當賞良等統左道亂朝政法當斬師古曰當謂處其罪也[illegible]也其當與正同也宜讀作誼周官肆師職注引鄭司農曰古者書儀但為義今時所謂義為誼是宜誼古字通[illegible]仁者人也義者宜也仁人古通用則義宜亦通用案其當宜與其正理文義正同上文一律王氏令從群書治要本誤也

俊曰[illegible]一夫惰草芥者耗禾穀惠盜賊者傷良民今從刑罰[illegible]寬宥是[illegible]害善人也後漢書梁統傳刑輕之作反生大患惠加姦軌而害及良善也

王曰私意當依宋本作私惠又見上下文群書治要亦作私惠此作私意者涉上文兩私意而誤

行則國亂明主雖心之所愛而無功者不賞也雖心之所憎而無罪者弗罰也案法式而驗得失非法度不留意焉故明法曰先王之治國也不淫意於法之外

明主之治國也案其當宜行其正理故其當賞者羣臣不得辭也其當罰者羣臣不敢避也夫賞功誅罪所以爲天下致利除害也草茅弗去則害禾穀盜賊弗誅則傷良民夫舍公法而行私惠則是利姦邪而長暴亂也行私惠而賞無功則是使民偷幸而望於上也行私惠而赦有罪則是使民輕上而易爲非也夫舍公法用私意明主不爲也故明法曰不爲惠於法之内

凡人主莫不欲其民之用也使民用者必法立而令行也故治國使衆莫如法禁淫止暴莫如刑故貧者非不欲奪富者

丁云法誅當作刑誅上下文皆刑法對文畏刑誅與法[illegible]對文

王曰服德當依朱本作服聽字之誤也服聽猶言服從燕策及史記淮陰侯傳並云天下服聽是也下文法政出於臣則民不聽正與此文相反且聽與敬為韻

財也然而不敢者法不使也強者非不能暴弱也然而不敢者畏法誅也故百官之事案之以法則姦不生暴慢之人誅之以刑則禍不起羣臣並進筴之以數則私無所立故明法曰動無非法者所以禁過而外私也

人主之所以制臣下者威勢也故威勢在下則主制於臣威勢在上則臣制於主夫蔽主者非塞其門守其戶也然而令不行禁不止所欲不得者失其威勢也故威勢獨在於主則羣臣畏敬法政獨出於主則天下服德故威勢分於臣則令不行法政出於臣則民不聽故明主之治天下也威勢獨在於主而不與臣共法政獨制於主而不從臣出故明法曰威不兩錯政不二門

明主者一度量立表儀而堅守之故令下而民從法者天下

元本作以法賞其功而以法誅罪對文

戴曰此以法舉錯之功也攻功乃方字誤

丁云賊字衍任法篇曰人用其心以幸於上令

羣臣百姓安得各用其心而立私乎

之程式也萬事之儀表也吏者民之所懸命也故明主之治也當於法者誅之故以法誅罪則民就死而不怨以法量功則民受賞而無德也此以法舉錯之功也故明法曰以法治國則舉錯而已明主者有法度之制故羣臣皆出於方正之治而不敢爲姦百姓知主之從事於法也故吏之所使者有法則民從之無法則止民以法與吏相距下以法與上從事故詐僞之人不得欺其主嫉妬之人不得用其賊心讒諛之人不得施其巧千里之外不敢擅爲非故明法曰有法度之制者不可巧以詐僞

權衡者所以起輕重之數也然而人不事者非心惡利也權不能爲之多少其數而衡不能爲之輕重其量也人知事權衡之無益故不事也故明主在上位則官不得枉法吏不得

孫星衍曰治要引財貨作貨財

孫星衍曰治要引作卑辱貧賤　丁云注疑字之誤

爲私民知事吏之無益故財貨不行於吏權衡平正而待物故姦詐之人不得行其私故明法曰有權衡之稱若不可欺以輕重

尺寸尋丈者所以得短長之情也故以尺寸量短長則萬舉而萬不失矣是故尺寸之度雖富貴衆強不爲益長雖貧賤卑辱不爲損短公平而無所偏故姦詐之人不能誤也故明法曰有尋丈之數者不可差以長短

國之所以亂者廢事情而任非譽也故明主之聽也言者責之以其實譽人者試之以其官言而無實者誅吏而亂官者誅是故虛言不敢進不肖者不敢受官亂主則不然聽言而不督其實故羣臣以虛譽進其黨任官而不責其功故愚汙之吏在庭如此則羣臣相推以美名相假以功伐務多其佼而

孫星衍曰明法篇佼作交古字通用

丁云如此者者字衍如此二字連下讀例見上下文又云忠正無罪四字而有罰按上句言之下行正而論忠臣與邪臣對文

此字原作係

俞曰姦臣當作人臣蓋全句無實之言誅人則人臣皆事貴重以求免非必姦臣也涉上文兩云姦臣而誤

不爲主用故明法曰主釋法以譽進能則臣離上而下比周矣以黨舉官則民務佼而不求用矣

亂主不察臣之功勞譽衆者則賞之不審其罪過毀衆者則罰之如此者則邪臣無功而得賞忠正無罪而有罰故功多而無賞則臣不務盡力行正而有罰則賢聖無從竭能行貨財而得爵祿則汙辱之人在官寄託之人不肖而位尊則民倍公法而趨有勢如此則慤愿之人失其職而廉潔之吏失其治故明法曰官之失其治也是主以譽爲賞而以毀爲罰也

平吏之治官也行法而無私則姦臣不得其利焉此姦臣之所務傷也人主不參驗其罪過以無實之言誅之則姦臣不能無事貴重而求推譽以避刑罰而受祿賞焉故明法曰喜賞惡罰之人離公道而行私術矣

宋本死佼作私佼

戴曰義儀之借字說詳王氏尚書述聞

孫星衍曰明法篇佼作交

王曰朱本及羣書治要邪上皆有姦字當據補上下文皆作姦邪孫詒讓同

孫星衍曰治要引悟作寤

姦臣之敗其主也積漸積微使主迷惑而不自知也上則相爲候望於主下則買譽於民譽其黨而使主尊之毀不譽者而使主廢之其所利害者主聽而行之如此則羣臣皆忘主而趨私佼矣故明法曰比周以相爲慝是故忘主死佼以進其譽主無術數則羣臣易欺之國無明法則百姓輕爲非是故姦邪之人用國事則羣臣仰利害也如此則姦人爲之視聽者多矣雖有大義主無從知之故明法曰佼衆譽多外內朋黨雖有大姦其蔽主多矣

凡所謂忠臣者務明法術日夜佐主明於度數之理以治天下者也姦邪之臣知法術明之必治也治則姦臣困而法術之士顯是故邪之所務事者使法無明主無悟而已得所欲也故方正之臣得用則姦邪之臣困傷矣是方正之與姦邪

王曰惡也當依羣書治要作惡之下文曰惟惡之則必候主閒而日夜危之三之字文义相承

不兩進之勢也姦邪在主之側者不能勿惡也惟惡之則必候主閒而日夜危之人主不察而用其言則忠臣無罪而困死姦臣無功而富貴故明法曰忠臣死於非罪而邪臣起於非功

富貴尊顯久有天下人主莫不欲也令行禁止海内無敵人主莫不欲也蔽欺侵凌人主莫不惡也失天下滅宗廟人主莫不惡也忠臣之欲明法術以致主之所欲而除主之所惡者姦臣之擅主者有以私危之則忠臣無從進其公正之數矣故明法曰所死者非罪所起者非功然則爲人臣者重私而輕公矣

亂主之行爵祿也不以法令案功勞其行刑罰也不以法令案罪過而聽重臣之所言故臣有所欲賞主爲賞之臣欲有

丁云當作臣欲有所罰與下句對文

戴校牧收字之誤說見侈靡篇

王曰故羣臣皆務其党重臣而忘其主按上其字涉下其字而衍務党重臣四字連讀

所罰主爲罰之廢其公法專聽重臣如此故羣臣皆務其黨重臣而忘其主趨重臣之門而不庭故明法曰十至於私人之門不一至於庭

明主之治也明於分職而督其成事勝其任者處官不勝其任者廢免故羣臣皆竭能盡力以治其事亂主則不然故群臣處官位受厚祿莫務治國者期於管國之重而擅其利牧漁其民以富其家故明法曰百慮其家不一圖國

明主在上位則竟內之衆盡力以奉其主百官分職致治以安國家亂主則不然雖有勇力之士大臣私之而非以奉其主也雖有聖智之士大臣私之非以治其國也故屬數雖衆不得進也百官雖具不得制也如此者有人主之名而無其實故明法曰屬數雖衆非以尊君也百官雖具非以任國也此

丁云元本無與家二字依文义似衍家務相益與大臣務相貴對文

之謂國無人

明主者使下盡力而守法分故羣臣務尊主而不敢顧其家臣主之分明上下之位審故大臣各處其位而不敢相貴亂主則不然法制廢而不行故羣臣得務益其家君臣無分上下無別故羣臣得務相貴如此者非朝臣少也衆不爲用也故明法曰國無人者非朝臣衰也家與家務相益不務尊君也大臣務相貴而不任國也

人主之張官置吏也非徒尊其身厚奉之而已也使之奉主之法行主之令以治百姓而誅盜賊也是故其所任官者大則爵尊而祿厚其所任官者小則爵卑而祿薄爵祿者人主之所以使吏治官也亂主之治也處尊位受奉祿養所與佼而不以官爲務如此者則官失其能矣故明法曰小臣持祿

孫星衍曰明法篇引佼作交

孫星衍曰治要引功作攻注云故以戰攻之事定勇怯

王曰任人而不官故不肖者不困按不官當依羣書治要作不課任人而不課其功則賢不肖無由而見故不肖者不困也下文曰以官任其身而課其功是其證上文曰聽言而不試故妄言者得用試亦課也說文課試也今本課作官者涉上下文諸官字而誤　孫說同

中立本作專任法而不自舉焉

孫星衍曰治要引音作竟

養佼不以官爲事故官失職

明主之擇賢人也言勇者試之以軍言智者試之以官試於軍而有功者則舉之試於官而事治者則用之故以戰功之事定勇怯以官職之治定愚智故勇怯愚智之見也如白黑之分亂主則不然聽言而不試故妄言者得用任人而不言故不肖者不困故明主以法案其言而求其實以官任其身而課其功專任法不自舉焉故明法曰先王之治國也使法擇人不自舉也

凡所謂功者安主上利萬民者也夫破軍殺將戰勝攻取使主無危亡之憂而百姓無死虜之患此軍士之所以爲功者也奉主法治音内使強不凌弱衆不暴寡萬民驩盡其力而奉養其主此吏之所以爲功也匡主之過救主之失明理義以

元本作禮義以道其主主無邪僻之行

下云亂治者誅治疑法字誤

道其主主無邪辟之行蔽欺之患此臣之所以爲功也故明主之治也明分職而課功勞有功者賞亂治者誅誅賞之所加各得其宜而主不自與焉故明法曰使法量功不自度也明主之治也審是非察事情以度量案之合於法則行不合於法則止功充其言則賞不充其言則誅故言智能者必有見功而後舉之言惡敗者必有見過而後廢之如此則士上通而莫之能妬不肖者困廢而莫之能舉故明法曰能不可蔽而敗不可飾也

明主之道立民所欲以求其功故爲爵祿以勸之立民所惡以禁其邪故爲刑罰以畏之故案其功而行賞案其罪而行罰如此則羣臣之舉無功者不敢進也毀無罪者不能退也故明法曰譽者不能進而誹者不能退也

丁云其分畫之不同也分當作介說文介畫也

丁云身無煩勞而分職按分職下有脫文

丁云元本朱本作匠疑當今[illegible]俗[illegible][illegible]因形近而誤

制羣臣擅生殺主之分也縣令仰制臣之分也威勢尊顯主之分也卑賤畏敬臣之分也令行禁止主之分也奉法聽從臣之分也故君臣相與高下之處也如天之與地也其分畫之不同也如白之與黑也故君臣之閒明別則主尊臣卑如此則下之從上也如響之應聲臣之法主也如景之隨形故上令而下應主行而臣從以令則行以禁則止以求則得此之謂易治故明法曰君臣之閒明別則易治

明主操術任臣下使群臣効其智能進其長技故智者効其計能者進其功以前言督後事所効當則賞之不當則誅之張官任吏治民案法試課成功守法而法之身無煩勞而分職故明法曰主雖不身下爲而守法爲之可也

巨乘馬第六十八　管子輕重一

俞曰七十日陰凍釋而杌稷至百日而止則當三十日乃云春事二十五日者義不可通疑管子原文本作七十五日而陰凍釋後人但取六十日七十日兩文相對而不顧其數之不合遂妄删五字耳易乾鑿度曰天氣三微而成一著鄭注曰五日為一微十五日為一著故五日成一候十五日成一氣然則日至六十日得三微一至者二十五日又得三微一至者一以周書時訓篇言之日至六十日而陽凍釋是為驚蟄七十五日而陰凍釋是為雨水若作七十日則不相當矣故知其誤也　孫星衍曰集韻杌古作䄷宋本杌作杬又案丁君云耳當為畢杌耳稅而已也已止也文可通不煩改字

安云君過春而不止古本君作若

穀失於時君之衡藉而無止元本於作其丁云衡當讀為橫下同

衡謂衡乃橫之通

王曰筴乘馬上當有管子曰三字安云求當為未字之誤

桓公問管子曰請問乘馬管子對曰國無儲在令桓公曰何謂國無儲在令管子對曰一農之量壤百畝也春事二十五日之內桓公曰何謂春事二十五日之內管子對曰日至六十日而陽凍釋七十日而陰凍釋陰凍釋而杌稷百日不杌稷故春事二十五日之內耳也今君立扶臺五衢之衆皆作君過春而不止民失其二十五日則五衢之內阻棄之地也起一人之繇百畝不舉起十人之繇千畝不舉起百人之繇萬畝不舉起千人之繇十萬畝不舉春已失二十五日而尚有起夏作是春失其地夏失其苗秋起繇而無止此之謂穀地（孫詒讓曰亡穀上疑脫亡字）數亡穀失於時君之衡藉而無止民食十伍之穀則君已藉九矣有衡求幣焉此盜暴之所以起刑罰之所以衆也隨之以暴謂之內戰桓公曰善哉筴乘馬之數求盡也彼王者不

戴按興豐二字[illegible]，則興字之誤，与[illegible]字衍。舉[illegible]也，後人不知而言之，文妄加爲興，且以相對爲句。物[illegible]末二句記同注。

古佚農夫寒耕暑耘，藝文類聚歲時部下、太平御覽時序部十九引此四句，引此暑並作熱，熱與暑義得兩通，然諸書所引具作熱，且其在熱類下，則暑字乃後人所改也。孫說同。

王曰：女勤於織微而織歸於府，當依事類賦作女勤於織績微而功歸於府。說文曰：績，緝也。緝，績也。運言之則曰績，析言之則曰緝。陳風東門之池「可以漚麻」，漚中束麻使可緝績，作衣服是也。微、織即徽識，徽[illegible]文作微。周官司常注曰：徽識，旗之細也。識試令作幟。或作微，不足六月爲織文鳥章，旌旗徽識是也。功歸於府與功歸於工對文，今本脫績績功三字，徽誤作微，又衍織而二字。織即徽字之誤而衍者。

王曰：百畝之夫子之筴率二十七日爲子之春事，引之曰：七當爲五。上文曰：一農之量，壤百畝也。春事二十五日之內是也。古五字作乂，與七相似，故五譌爲七。

王曰：春秋當爲泰秋，此涉上文春事而誤。泰秋即秋也。見山國軌、山至數二篇。輕重乙、輕重丁二篇並作大秋。大與泰同。

丁云：當作還穀而應幣。山國軌篇曰：然後調立環乘之幣。又曰：上無幣，有穀以穀准幣，環穀而應筴。以穀准幣即其國筴，故應筴誤之應筴。又曰：貲家假幣，皆以穀准幣，直幣而庚之，亦爲下歸爲上下幣古[illegible]括而其生長十倍，環穀而應假幣，是其證。還與環同。

安云：古本立作王

奪民時故五穀興豐五穀興豐則士輕祿民簡賞彼善爲國者使農夫寒耕暑耘力歸於上女勤於纖微而織歸於府者非怨民心傷民意高下之筴不得不然之理也桓公曰爲之奈何管子曰虞國得筴乘馬之數矣桓公曰何謂筴乘馬之數管子曰百畝之夫子之筴率二十七日爲子之春事資子之幣春秋子穀大登國穀之重去分謂農夫曰幣之在子者以爲穀而廩之州里國穀之分在上國穀之重再十倍謂遠近之縣里邑百官皆當奉器械備曰國無幣以穀准幣國穀之櫎一切什九還穀而應穀國器皆資無藉於民此有虞之筴乘馬也

乘馬數第六十九

管子輕重二

桓公問管子曰有虞筴乘馬已行矣吾欲立筴乘馬爲之奈何

丁云當作上下游於分之閒而用足分字涉上下文而衍上下游於分之閒即上文所謂[illegible]來[illegible]有而天下有[illegible]也

俞曰下文國用一不足則加一焉國用二不足則加二焉云云是乃無策之甚者何以謂之王國疑王國乃亡國之誤上文云出准之令守地用人筴故開闔皆在上無求於民霸國守分上分下游於分之閒而用足㊀夫無求於民者上也游於分之閒而用足者次也然則此為最下矣王國之誤[illegible]疑也

王曰引之曰五當為三歲藏十分之三至十年則餘三十分每十分而當一年故三十分而為三年之餘也

紹按[illegible]庸乃傭之古字

管子對曰戰國脩其城池之功故其國常失其地用王國則以時行也桓公曰何謂以時行管子對曰出准之令守地用人筴故開闔皆在上無求於民朝國守分上分下游於分之閒而用足王國守始國用一不足則加一焉國用二不足則加二焉國用三不足則加三焉國用四不足則加四焉國用五不足則加五焉國用六不足則加六焉國用七不足則加七焉國用八不足則加八焉國用九不足則加九焉國用十不足則加十焉人君之守高下歲藏三分十年則必有五年之餘若歲凶旱水泆民失本則脩宮室臺榭以前無狗後無彘者爲庸故脩宮室臺榭非麗其樂也以平國筴也今至於其亡筴乘馬之君春秋冬夏不知時終始作功起衆立宮室臺榭民失其本事君不知其失諸春筴又失諸夏秋之筴數也民

俞曰敎矣二字衍文涉上文失諸夏秋之筴
數也而衍果本作數也非其衍之甚今作數
矣則又誤也字爲矣字

宋云員數也謂以筴通田之數今本誤作圓

王曰賤字涉上文獨貴獨賤而衍下文云此之
謂筴乘馬之數也無賤字

宋本臾作腴陳云臾古腴字上腴之壤猶
言上腴之壤閒猶是

王曰下樂上上亦當有而字

無檀賣子數也猛毅之人淫暴貧病之民乞請君行律度焉則民被刑僇而不從於主上此筴乘馬之數亡也乘馬之准與天下齊准彼物輕則見泄重則見射此鬪國相泄輕重之家相奪也至於王國則持流而止矣桓公曰何謂持流管子對曰有一人耕而五人食者有一人耕而四人食者有一人耕而三人食者有一人耕而二人食者此齊力而功地田筴相員此國筴之時守也君不守以筴則民且守於上此國筴流已桓公曰乘馬之數盡於此乎管子對曰布織財物皆立其貲財物之貲與幣高下穀獨貴獨賤桓公曰何謂獨貴獨賤管子對曰穀重而萬物輕穀輕而萬物重公曰賤筴乘馬之數奈何管子對曰郡縣上臾之壤守之若干閒壤守之若干下壤守之若干故相壤定籍而民不移振貧補不足下樂上故以上

俞曰衆字義不可通疑本作補下壞之處處與滿相對國蓄篇曰萬物之[illegible]滿虛又曰守歲之滿虛並其證也隸书虛字或作虗一故誤為衆耳

丁云廢古通罷成公十八年傳注廢置也置者不去也齊人語

壞之滿補下壞之衆章四時守諸開闔民之不移也如廢方於地此之謂筴乘馬之數也

問乘馬第七十　管子輕重三

管子卷第二十一

宋本作士女不泰
戴云俎豆之禮不致牲按不字衍

俞曰内業篇節適之齊尹注曰齊中也齊諸侯者中諸侯也謂中國之諸侯也與下文負海子相對負海則非中國諸侯矣輕重篇作此諸侯齊此一聲之轉猶鱭魚之爲鮆魚也

俞曰舉衍文蓋即與字之誤而衍者

管子卷第二十二　唐司空房　玄齡　注

事語第七十一　海王第七十二
國蓄第七十三　山國軌第七十四
山權數第七十五　山至數第七十六

事語第七十一　管子輕重四

桓公問管子曰事之至數可聞乎管子對曰何謂至數桓公曰秦奢教我曰帷蓋不脩衣服不衆則女事不泰俎豆之禮不致牲諸侯太牢大夫少牢不若此則六畜不育非高其臺榭美其宫室則羣材不散此言何如管子曰非數也桓公曰何謂非數管子對曰此定壤之數也彼天子之制壤方千里齊諸侯方百里負海子七十里男五十里若胷臂之相使也故准徐疾贏不足雖在下也不爲君憂彼壤狹而欲舉與大

孫星衍曰按上文作泰奢二字必有誤

安云微勝不微微指微乃纖字誤纖著也

丁云待當爲恃不恃與國正與上文桓公曰何不因諸侯權以制天下意相對因依也恃亦依也此句字同文對此乃與上段造衡始權造車始輿不待權輿言不待有始者而已竟能禁止矣

國爭者農夫寒耕暑芸力歸於上女勤於緝績徽織功歸於府者非怨民心傷民意也非有積蓄不可以用人非有積財無以勸下泰奢之數不可用於危隘之國桓公曰善

桓公又問管子曰佚田謂寡人曰善者用非其有使非其人何不因諸侯權以制天下管子對曰佚田之言非也彼善爲國者壤辟舉則民留處倉廩實則知禮節且無委致圍城肥致衝夫不定内不可以持天下佚田之言非也管子曰歲藏一十年而十也歲藏二五年而十也穀十而守五綈素滿之五在上故視歲而藏縣時積歲國有十年之蓄富勝貧勇勝怯智勝愚微勝不微有義勝無義練士勝敺衆凡十勝者盡有之故發如風雨動如雷霆獨出獨入莫之能禁止不待權與故佚田之言非也桓公曰善

五臺為宮室之名雖乃築階之度
定十二年公羊傳曰五板而堵五堵而雉坊記
鄭注曰雉度名也高一丈長三丈為雉
臺雉二字意義不倫偏考諸書無以臺雉並稱
者國蓄篇曰夫以室廡籍之毀成輕重甲
篇曰寡人欲藉於室屋以此例之臺下之字亦當
為宮室之名雉蓋榭之誤也榭與射同規即
榭字之假借
楚語榭不過講軍實又列達吳都賦注引
作射鄉敦銘王格于宣射宣十六年春秋
之成周宣榭也
古字偏旁每左右互易
如榭或作[illegible]獸或作猷鵲或作[illegible]或
作[illegible]或作[illegible]之類是也
則榭字亦可作[illegible]形與雉相似因誤為雉矣
馬數事語地數輕重甲諸篇言臺榭者屢矣
則此本當[illegible]日關[illegible]之臺有木者謂之
榭
張文虎曰按臺雉疑當作臺榭輕重甲篇作室屋國蓄篇
作室廡其文異此大同臺與室形近又屋字古文
作臺与臺字尤易相混

張云地數篇曰凡食鹽之數嬰兒二升少半則吾子謂嬰兒也
吾讀為蛾學記曰蛾子時術之鄭注曰蛾蚍蜉也蚍蜉之子
微者吾子即蛾子皆幼稚之稱下文及國蓄篇吾子凡
三見尹注皆同
俞曰尹注曰吾子謂小男小女也然則吾當讀為牙後
漢書崔駰傳注曰童牙謂幼小也吾子即牙子其
作吾者牙吾古同聲[illegible]吾或為[illegible]牙與
大玄勤次三曰羈角之吾其[illegible]義与此同
集韻有[illegible]字音牙云吳人謂赤子曰[illegible][illegible]
即牙字而加子旁耳
注文係曰若百升而釜尹注鹽十二兩七銖一黍十
分之一為升按依尹注一釜之鹽七十六斤十二兩
十九銖二累百分之則升當為十二兩六銖九累[illegible]
一黍十分之二[illegible]升指傳寫脫誤
張文虎曰尹注每字按[illegible]作升

海王第七十二　　管子輕重五

桓公問於管子曰吾欲藉於臺雉何如管子對曰此毀成也吾欲藉於樹木管子對曰此伐生也吾欲藉於六畜管子對曰此殺生也吾欲藉於人何如管子對曰此隱情也桓公曰然則吾何以爲國管子對曰唯官山海爲可耳桓公曰何謂官山海管子對曰海王之國謹正鹽筴（海王言以負海之利而王其業）桓公曰何謂正鹽筴（正稅也）管子對曰十口之家十人食鹽百口之家百人食鹽終月大男食鹽五升少半大女食鹽三升少半（少半猶劣薄也）吾子食鹽二升少半（吾子謂小男小女也）此其大厤也（厤數）鹽百升而釜（鹽十二兩七銖一黍十分之一爲升當米六合四勺也百升之鹽七十六斤十二兩十九銖二累爲釜當米六斗四升）令鹽之重升加分彊釜五十也（分彊半彊也今使鹽官稅其鹽之重每一斗加半合爲彊而取之則一釜之鹽得五十合而爲之彊）升加一彊釜百也升加二彊釜二百也鍾二千（十釜之鹽七百六十八斤爲鍾當米六斛四斗是）十鍾二

王曰問當依宋本作開揆度篇亦作開通典十引同下並同

王曰萬乘之國正九百萬也月人三十錢之籍爲錢三千萬今吾非籍之諸君吾子而有二國之籍者六千萬引之曰正與征同萬乘之國正[illegible]句萬乘之國正常征也欲言征發策之善故以常征相比校也九百萬也者九當爲人篆文人字作九與九相似而誤揆度篇曰萬乘之國爲戶百萬戶爲開口千萬人爲當分者百萬人是萬乘之國雖有開口千萬人其當分之人但有百萬故征但征其當分之人百萬故曰萬乘之國征人百萬也月人三十錢之籍爲錢三千萬者當分之人每月籍其錢人各三十錢董丁當曰請以令籍人三十泉是也一人三十錢百萬人則當爲錢三千萬故曰月人三十錢之籍爲錢三千萬也今吾非籍之諸君吾子而有二國之籍者六千萬者言一國之常征每月但有三千萬錢而已今吾之征鹽策也不待號令籍之諸君吾子而每月自有六千萬錢（上文曰一月六千萬）倍於一國三千萬之籍是有二國之籍也故曰今吾非籍之諸君吾子而有二國之籍者六千萬也尹不知九百萬爲人百萬之誤又不知爲錢三千萬乃百萬人一月之籍故其說皆不確

俞曰九乃人字之誤隸書人字或作[illegible]凡隸書從[illegible]之凡即人字是也其形與九相似又因上下多言[illegible]數故誤爲九耳正人二字連文[illegible]以正人籍謂之籍情以正戶籍謂之[illegible]正人正戶[illegible]時有[illegible]名目尹從注曰正數之人若丁壯也此正人之數[illegible]亦當與後同揆度篇曰萬乘之國爲戶百萬戶爲開口千萬人爲當分者百萬人其乘之國正人正百萬而已[illegible]曰正人百萬也王氏引之說與余同而誤以正字絕句讀爲征則[illegible]未[illegible]

王曰今夫給之鹽策利云今當作令據通典正作令又案下文令鐵之重加一也今亦令之誤上文云令鹽之重升加分彊文義正與此同

俞曰百字衍文上云月人三十錢之籍爲錢三千萬今吾非籍之諸君吾子而有二國之籍者六千萬是國之常征止三千萬鹽筴之利倍於常適加一倍故倍歸於上若作百倍則太多矣蓋後人不察文義而妄加又按上文三千萬六千萬之數王氏引之說最塙尹注皆非也說具[illegible]志今不錄

王曰輂當依宋本作輦通典引此亦作輦故尹注云大車駕馬（孫[illegible]同）

陳[illegible]曰[illegible]志[illegible]作[illegible]居玉反則所見作輂不誤

[illegible]

萬百鍾二十萬千鍾二百萬萬乘之國人數開口千萬也（舉其大數而言之也開口謂大男大女之所食鹽也）禺筴之商日二百萬（禺讀爲偶偶對也商計也對其大男大女食鹽者之口數而立筴以計所稅之鹽一日計二百萬合爲二百鍾）十日二千萬一月六千萬萬乘之正九百萬也（萬乘之國大男大女食鹽者千萬人而稅之鹽一日二百鍾十日二千鍾一月六千鍾也今又施其稅數以千萬人如九百萬人之數則所稅之鹽一日百八十鍾十日千八百鍾一月五千四百鍾）月人三十錢之籍爲錢三千萬（又變其五千四百鍾之鹽而籍其錢計一月每人籍錢三十凡千萬人爲錢三萬萬矣以籍之數而比其常籍則當一國而有三千萬人矣）今吾非籍之諸君吾子而有二國之籍者六千萬（諸君謂老男老女也六十已上爲老男五十已上爲老女也既不籍於老男老女又不籍於小男小女乃能以千萬人而當三千萬人者蓋鹽官之利耳鹽官之利既然則鐵官之利可知也鹽官之利當一國而三千萬人鐵官之利當一國而三萬人焉故能有二國之籍者六千萬人耳其常籍人之數猶在此外）使君施令曰吾將籍於諸君吾子則必囂號（孫[illegible]云者數疑倒）今夫給之鹽筴則百倍歸於上人無以避此者數也今鐵官之數曰一女必有一鍼一刀若其事立（若猶然後）耕者必有一耒一耜一銚若其事立（大銚謂之銚羊昭反）行服連（輂名所以載作器人挽者）軺（羊昭反）輂（居玉反）者（大車駕馬）必有

小字三行校之乃不誤　高注作服中頗爲疑閱章注以頗为馬字而此字異時之誤易刪去之也

安云三十鍼一人之籍按古本籍下有也字

王曰耜鐵之重加七三耜鐵一人之籍也引之曰七當爲十上文曰月人三十錢之籍謂每一人月有三十錢之籍也今每一耜鐵之籍加十錢三耜鐵則三十錢而當每月一人之籍矣故曰耜鐵之重加十三耜鐵一人之籍也上文今鍼之重加一也今當爲令說見上加六五六三十五刀一人之籍也皆以三十錢當一人之籍是其證也尹說非

丁云因人之山海假之名有海之國按言技之字的名與命同說文名自命也七法篇名者所以命事也周語言以信名注名謂命也有乃負字誤管子輕重乙篇有游子七十里之治國多無今之鐵於吾國即所謂因人之山海假之也

王曰有海之國讎鹽於吾國釜十五吾受而官出之以百引之曰十五當爲五十釜五十者升加五也出之以百者升加五上文曰按甲升而釜今鹽之重升加分彊釜五十也升加一彊釜百也是其證也有海之國讎鹽於吾國每升加錢之半十升而加五錢百升而加五十錢故釜五十也吾國受而官出之則倍其數而升加一錢十升而加十錢百升而加百錢故曰以百也若作釜十五則與出之以百多寡不相因矣尹說非

一斤一鋸一錐一鑿若其事立不爾而成事者天下無有令鍼之重加一也三十鍼一人之籍（鍼之重每十分加一分爲彊而取之則一女之籍得三十鍼也矣）刀之重加六五六三十五刀一人之籍也（刀之重每十分加六分以爲彊而取之五六爲三十也則一女之籍得五刀）耜鐵之重加七三耜鐵一人之籍也（耜鐵之重每十分加七分以爲彊而取之則一農之籍得三耜鐵也）其餘輕重皆准此而行（其器彌重其加彌多）然則舉臂勝（音升）事無不服藉者

桓公曰然則國無山海不王乎管子曰因人之山海假之名有海之國（雖無海而假名有海則亦雖無山而假名有山）讎鹽於吾國（彼國有鹽而糶於吾國爲集耳）釜十五吾受而官出之以百（受取也假令彼鹽平價釜當十錢者吾又加五錢而取之所以來之也既得彼鹽則令吾國鹽官又出而糶之釜以百錢也）我未與其本事也（與用也本事本鹽也）受人之事以重相推（以重推謂加五錢之類也推猶度也）此人用之數也（彼人所有而皆爲我用之）

國蓄第七十三　管子輕重六

國有十年之蓄而民不足於食皆以其技能望君之祿也君

王曰通典食貨十二引此累作繫又引尹注云食者民之司命也言人君唯能以食制其事所以民無不繫於君今本繫譌作累又全脫尹注

宋本夫民者夫作故親信作信親

孫星衍曰通典十二引民上有夫字喜作憙

孫星衍曰通典十二引作民憂此愛字誤

王曰劉云後租重也作租籍者君所宜得也正籍者君之所強求也毋有缺誤洪云正讀為征

丁云慶讀曰賞賞者不去也

有山海之金而民不罪於用是皆以其事業交接於君上也故人君挾其食守其用據有餘而制不足故民無不累於上也五穀食米民之司命也黃金刀幣民之通施也故善者執其通施以御其司命故民力可得而盡也夫民者信親而死利海內皆然民予則喜奪則怒民情皆然先王知其然故見予之形不見奪之理（與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故民愛可洽於上也（洽通也）租籍者（在工商曰租籍）所以彊求也（彊其兩反）租稅者所慮而請也（在農曰租稅慮猶計也請求也）王霸之君去其所以彊求廢其所慮而請故天下樂從也利出於一孔者（凡言利者不必貨利慶賞威刑皆是）其國無敵出二孔者其兵不詘（詘與屈同屈窮也）出三孔者不可以舉兵出四孔者其國必亡先王知其然故塞民之養（養利也羊向反）隘其利途故予之在君奪之在君貧之在君富之在君故民之戴上如日月親君若父母凡將爲國不

孫星衍曰通典十二引無爲籠二字民作人

元本匡作民

陳奐曰賡與庚更通山國軌篇亦作庚史記平準書巴蜀賦不足以庚之集解韋昭曰更續也或曰更償也償續之本相因

丁云此當作叔民利有百倍之失也

王曰人君當爲今君以上文君引錣量用之之皆指桓公而言非泛言人君也今作人君者涉上下文人君而誤尹注非通典食貨八兩引亦誤輕重甲篇正作今君鑄錢立幣　孫說同

通於輕重不可爲籠以守民不能調通民利不可以語制爲大治是故萬乘之國有萬金之賈千乘之國有千金之賈然者何也國多失利則臣不盡其忠士不盡其死矣歲有凶穰故穀有貴賤令有緩急故物有輕重然而人君不能治故使蓄賈游市乘民之不給百倍其本分地若一彊者能守分財若一智者能收智者有什倍人之功（以一取什）愚者有不賡本之事（賡猶償也音庚）然而人君不能調故民有相百倍之生也夫民富則不可以祿使也貧則不可以罰威也法令之不行萬民之不治貧富之不齊也且君引錣（錣筭也丁劣反）（丁云矣字衍）量用耕田發草上得其數矣民人所食人有若干步畝之數矣計本量委（委積也）則足矣然而民有飢餓不食者何也穀有所藏也（言一國之内耕墾之數君悉知）（凡人計口授田家族多少足以自給而人乏於食者謂豪富之家收藏其穀故）人君鑄錢立幣民庶之通施

王曰人有若干百十之數矣舊本十誤作千據通典改若干二字涉上文人有若干步畝之數而衍上文步畝之數無定故言若干此云人有百十之數則不得更言若干矣通典所引已誤輕重甲篇無若干二字

王曰利有所并藏也并字涉上文有所并而衍
并與屏同
輕重丁篇曰大夫多并其財而不出史記吳王濞傳曰擅并左右并皆與屏同
屏即藏也上言利有所并下又且漢書食貨志引此正作利有所并也輕重甲篇亦有餓餒於衢閭者何也以有所屏也又云民有鬻子者何也財有所并也

吳云八日歲日字衍

念孫案予讎也此予字當讀為讎讎即售字說文新附售賣去手也詩抑篇云無言不讎箋云物善則其售賈貴釋文云售本作讎古無售字即以讎為之此文言無予即無售也猶詩云賈用不售矣下文云歲凶則以幣予食布帛賤則以幣予衣言以幣售食以幣售布帛也兩予字當訓售

安云則市糴釜十繦據古本

王曰無予之義已見上矣半力二字義不可通疑半分之誤下文云物適貴則什倍而不可得半分與什倍正相對輕重乙篇十倍而不足或五分而有餘以五分與十倍相對義與此近

也（錢幣無補於飢寒之用人君所立以均制財物通交有無使人之所求各得其欲）人有若干百千之數矣然

孫案通典八引作人有若千百十之數矣

而人事不及用不足者何也利有所并藏也（民事謂常費也言人之所有多少各隨其分而自足君上不能均調其事則豪富并藏財貨專擅其利是故人常費不給以致匱乏）然則人君非能散積聚鈞羨（餘也）不足分并財利而調民事也則君雖彊本趣耕（本謂務農趣讀為促）而自爲鑄幣而無已乃今使民下相役耳惡能以爲治乎（言人君若不能權其利門制其輕重雖鑄幣無限極而與人徒使豪富侵奪貧弱終不能致理也惡音烏）歲適美則市糶無予而狗彘食人食歲適凶則市糴釜十繦而道有餓民然則豈壤力固不足而食固不贍也哉夫往歲之糶賤狗彘食人食故來歲之民不足也物適賤則半力而無予民事不償其本物適貴則什倍而不可得民失其用然則豈財物固寡而本委不足也哉夫民利之時失而物利之不平也故善者委施於民之所不足操事於民之所有餘夫民有餘則輕之

段云櫎即桄字也古黃切

洪曰通典十一御覽八百二十三引繈俱作鏹說文無鏹字漢書食貨志作繦

宋本芸作耘

王曰鏁宋本作饟當從之俗書饟從金耳鍾本作鐘今從金旁者誤山國軌篇尹注引此文正作鍾饟糧食可證　洪說同

戴曰然則何君養其本謹也按何字即則字之誤而衍者

王曰秩讀爲迭迭更也言貴則物賤賤則物貴是穀與物更相勝也集韻秩迭并徒結切聲相同故字相通尹注非

故人君斂之以輕民不足則重之故人君散之以重斂積之以輕散行之以重故君必有什倍之利而財之櫎（古莫反）可得而平也凡輕重之大利以重射輕以賤泄平萬物之滿虛隨財准平而不變衡絕則重見人君知其然故守之以准平使萬室之都必有萬鍾之藏藏繈千萬使千室之都必有千鍾之藏藏繈百萬春以奉耕夏以奉芸耒耜械器鍾饟粮食畢取贍於君故大賈蓄家不得豪奪吾民矣然則何君養其本謹也春賦以斂繒帛夏貸以收秋實（蓋方春蠶家闕乏而賦與之約收其繒帛也方夏農人闕乏亦賦與之約取其穀實也）是故民無廢事而國無失利也（人之所乏君悉與之則豪商富人不得擅其利）凡五穀者萬物之主也穀貴則萬物必賤穀賤則萬物必貴兩者爲敵則不俱平故人君御穀物之秩相勝而操事於其不平之閒（秩積也食爲人天故五穀之要可與萬物爲敵其價常不俱平所以人君視兩事之委積可彼此相勝輕重於其閒）

[illegible]傳云[illegible]案云按[illegible]子[illegible]以年[illegible]錢[illegible]重[illegible]十年[illegible]有[illegible]十可糴[illegible]一石輕重[illegible]齊西[illegible]而民[illegible]齊東[illegible]糴[illegible]齊西[illegible]通籍借也益齊西釜百泉以三十泉借人而取其三平則泉數下而可糴谷粟釜十泉以三十泉借人而取其三釜與粟收於上石糴十[illegible]其多少則貴者可賤[illegible]者可[illegible]權也注[illegible]石取其利十泉而[illegible]大[illegible]粟石三十錢特[illegible]大泉而[illegible]泉故貴重者此後秦[illegible]錢則米至石萬[illegible]保不[illegible]令[illegible]以粟米石百錢[illegible]其貴[illegible]又云金城[illegible]其[illegible]漢[illegible]春秋大[illegible]漢[illegible]成帝紀鴻嘉三年令[illegible]十錢無過石百錢者也山至數篇[illegible]國[illegible]二十則諸侯[illegible]二十[illegible]十則吾國[illegible]於諸侯矣[illegible]石則[illegible]十年也丁云收穡而戶籍也[illegible]收疑[illegible]

（則國利不散也）故萬民無籍而國利歸於君也夫以室廡籍謂之毀成（小曰室大曰廡廡音武是使人毀壞廬室）以六畜籍謂之止生（畜計救反是使人不競牧養也）以田畝籍謂之禁耕（是止其耕稼也）以正人籍謂之離情（正數之人若丁壯也離情謂離心也）以正戶籍謂之養贏（贏謂大賈畜家也正數之戶既避其籍則至浮浪爲大賈蓄家之所役屬增其利耳）五者不可畢用故王者偏行而不盡也故天子籍於幣諸侯籍於食中歲之穀糶石十錢大男食四石月有四十之籍大女食三石月有三十之籍吾子食二石月有二十之籍歲凶穀貴糴石二十錢則大男有八十之籍大女有六十之籍吾子有四十之籍（六十爲大男五十爲大女吾子謂小男小女也按古之石准今之三斗三升三合平歲每石稅十錢凶歲稅二十者非必稅其人謂於操宋本守作[illegible]事輕重之閒約收其利也）是人君非發號令收穡而戶籍也彼人君守其本委謹而男女諸君吾子無不服籍者也（嗇斂也委所委積之物也謹嚴也言人君不用下令稅斂於人但嚴守利途輕重在我則無所逃其稅也）一人廩食十人得餘十人廩食百人得餘百人廩

宋本託作記誤

王曰夫國當為大國此涉上夫字而誤大國即千乘萬乘之國不相中未相得也史記封禪書康后與王不相中索隱引三倉云中得也

俞曰夫國者彼國也漢書賈誼傳夫將為我危師古注曰夫夫人也亦猶彼人耳此夫字義亦與同以⊕百乘之國視千乘萬乘之國則皆彼國耳故曰夫國之君王氏念孫謂當作大國非是

宋云鄉當讀為饗未通字吉有功利而已不得享受其功利也

戴曰分壤而功列陳無係纍纍獲虜按功字似衍宋本纍作係

丁云及乃反字誤古返字作反下文然後百乘可反

食千人得餘夫物多則賤寡則貴散則輕聚則重人君知其然故視國之羨不足而御其財物穀賤則以幣予食布帛賤則以幣予衣視物之輕重而御之以准故貴賤可調而君得其利前有萬乘之國而後有千乘之國謂之抵國前有千乘之國而後有萬乘之國謂之距國壤正方四面受敵謂之衢國以百乘衢處謂之託食之君千乘衢處壤削少半萬乘衢處壤削太半何謂百乘衢處託食之君也夫以百乘衢處危懾圍阻千乘萬乘之間夫國之君不相中舉兵而相攻必以爲扞格蔽圉之用有功利不得鄉大臣死於外分壤而功列陳係纍獲虜分賞而祿是壤地盡於功賞而稅臧彈於繼孤也是特名羅於爲君耳無壤之有號有百乘之守而實無尺壤之用故謂託食之君然則大國內款小國用盡何以及

也本富作反元本朱本正作支是其證

戴曰當作千乘之封國今本誤

戴曰資乃澹之誤字說詳下山權數篇相因揩而答隆下

王曰先王以守財物以御民事而平天下也按通典食貨八引此平天下也下有是以命之曰衡衡者使物一高一下不得有調也十九字又引尹注云若五穀與萬物平則人無其利故設上中下之幣而行輕重之術使一高一下乃可權制利門悉歸於上今本正文注文皆脫去

此曰百乘之國官賦軌符乘四時之朝夕御之以輕重之准然后百乘可及也千乘之國封天財之所殖械器之所出財物之所生視歲之滿虛而輕重其祿然后千乘可足也萬乘之國守歲之滿虛乘民之緩急正其號令而御其大准然后萬乘可資也玉起於禺（音虞）氏金起於汝漢珠起於赤野東西南北距周七千八百里水絕壤斷舟車不能通先王為其途之遠其至之難故託用於其重以珠玉爲上幣以黃金爲中幣以刀布爲下幣三幣握之則非有補於煖也食之則非有補於飽也先王以守財物以御民事而平天下也今人君籍求於民令曰十日而具則財物之賈什去一令曰八日而具則財物之賈什去二令曰五日而具則財物之賈什去半朝令而夕具則財物之賈什去九先王知其然故不求於萬民而籍於號令也

宋本無若干二字　巳作若

宋本十畝之壤　淑作鼓

王曰過當為通地數篇輕重甲篇作通移國蓄篇作通施施与移同

山國軌第七十四　　管子輕重七

桓公問管子曰請問官國軌管子對曰田有軌人有軌用有軌鄉有軌人事有軌幣有軌縣有軌國有軌不通於軌數而欲爲國不可桓公曰行軌數奈何對曰某鄉田若干人事之准若干穀重若干曰某縣之人若干田若干幣若干而中用穀重若干而中幣終歲度人食其餘若干曰某鄉女勝事者終歲績其功業若干以功業直時而櫎（古莫反）之終歲人已衣被之後餘衣若干別群軌相壤宜桓公曰何謂別群軌相壤宜管子對曰有莞蒲之壤有竹前檀柘之壤有氾下漸澤之壤有水潦魚鼈之壤今四壤之數君皆善官而守之則籍於財物不籍於人畝十鼓之壤君不以軌守則民且守之民有過移長力不以本爲得此君失也桓公曰軌意安出管子對

元本皆作者

俞曰不度食當作不足食涉上文終歲度人食若干而誤也下文云終歲其食不足於人若干可証　丁云〻〻若干四字疑涉上文而衍人衆田不度食若干者食不足於其人也　餘食若干者田之有餘於其人食也

丁云山田上脫謂字下文謂高田之萌曰

俞曰墨子尚賢上四鄙之萌人漢書劉向傳挍注萌與氓同無知之貌一切經音義引字林作甿云田民也三蒼作巧是萌乃甿之一作甿說文甿田民也

元本夾作決丁云當讀高田撫閒日句不被穀十倍句衍山字山田以君寄幣句振其以高田撫閒田閒田之不被穀者相去十倍也山田不被穀者更不止十倍故寄幣以振之下文云閒田山不被於峭丘之西塞丘者山邑之田也故樂於貧萌而調之是其證下文又云周壽陵而至少沙者中田也振之以衡更中田亦寄公幣上文云山田閒田曰終歲其食不足於其人若干則置公幣以滿其准是其證失古俟字

丁云萬字當上讀即下文云環穀而應筴常也國奉決穀言國用皆決之以穀也上文云女貢織帛苟合於國奉者即國用也反還也還准賦軌幣即所謂以穀准幣也上文山田閒田置公幣高

曰不陰據其軌皆下制其上桓公曰此若言何謂也管子對曰某鄉田若干食者若干某鄉之女事若干餘衣若干謹行州里曰田若干人若干人衆田不度食若干曰田若干餘食若干必得軌程此調之泰軌也然后調立環乘之幣田軌之有餘於其人食者謹置公幣焉大家衆小家寡山田閒田曰終歲其食不足於其人若干則置公幣焉以滿其准重歲豐年五穀登謂高田之萌曰吾所寄幣於子者若干鄉穀之櫎若干請爲子什減三穀爲上幣爲下高田撫閒田山不被穀十倍山田以君寄幣振其不贍未淫失也高田以時撫於主上坐長加十也女貢織帛苟合于國奉者皆置而券之以鄉櫎市准曰上無幣有穀以穀准幣環穀而應筴國奉决穀反准賦軌幣穀廩重有加十謂大家委貲家曰上且脩游人出若

四三曾而償其坐長加十此又以其準幣國奉決其以應幣故其重之重又加十也有再又同上且修游人出若干宋元本修作循刻云一本作上且鄰循丁云修當爲備游人游士也其游士出若干幣計直以假其也

俞曰隆當作降古字通用也大倍隆其幣注曰隆故如庭降之降是其證也此言物重則出之反降穀而復止故曰降而止庭是釋詁庭減也降與庠同

王曰桓公問於管子曰不籍而贍國爲之有道子按子當依宋本作乎字之誤也子即乎字也呂氏春秋審應篇魏王請田駢曰丞則先生聖乎高注曰乎丞也莊子人間世篇不爲社者且幾有翦乎釋文曰乎崔本作子列子黃帝篇而今女之鄙至此乎釋文曰乎本又作子周穆王傳王乃歎曰於乎釋文乎作子象語爲政篇引書孝乎惟孝釋文乎作子皇侃本及漢石經並同管子九守篇假乎其無端也鬼谷子符言篇乎作子是乎字古通作子也通典食貨十二徑改爲乎义則是而文則亂矣

千幣謂鄰縣曰有實者皆勿左右不贍則且爲人馬假其食民鄰縣四面皆橫穀坐長而十倍上下令曰貲家假幣皆以穀准幣直幣而庚之穀爲下幣爲上百都百縣軌據穀坐長十倍環穀而應假幣國幣之九在上一在下幣重而萬物輕斂萬物應之以幣幣在下萬物皆在上萬物重十倍府官以市櫎出萬物隆而止國軌布於未形據其已成乘令而進退無求於民謂之國軌桓公問於管子曰不籍而贍國爲之有道乎管子對曰軌守其時有官天財何求於民桓公曰何謂官天財管子對曰泰春民之功繇（與招反）泰夏民之令之所止令之所發（謂山澤之所禁發）泰秋民令之所止令之所發泰冬民令之所止令之所發此皆民所以時守也此物之高下之時也此民之所以相幷兼之時也君守諸四務桓公曰何謂四務管

王曰洪云寵當作龍按勝當為縢字之誤也縢字古作縢與勝相似說文縢囊也商子賞刑篇曰贊茅岐周之粟以賞天下之人不得人一升趙策曰若飄縢負書擔橐秦策縢作縢縢與屑同屑碎米也屑定作糈列曰糉糉字之誤糗乾飯也引之音捍查桿字之誤說文或作桿方言曰齊東郊謂之桿周官鄉師注引司馬法曰輦一斧一斤一鑿一梩一鉏孟子滕文公篇蔂梩而掩之趙注曰蔂梩籠臿之屬誤蔂為梩為臿屬也故管子亦以梩籠並言之

宋本芸作耘

元本貲作貨

丁云據乃振字誤

子對曰泰春民之且所用者君已廩之矣泰夏民之且所用者君已廩之矣泰秋民之且所用者君已廩之矣泰冬民之且所用者君（廩藏也言四時人之所要皆先備之所謂耒耜器械種饟粮食必取要焉則豪人大賈不得擅其利）已廩之矣泰春功布日春縑衣夏單衣捍寵累箕勝籯屑糉若干日之功用人若干無貲之家皆假之械器勝籯屑糉公衣功已而歸公衣折券故力出於民而用出於上春十日不害耕事夏十日不害芸事秋十日不害斂實冬二十日不害除田此之謂時作桓公曰善吾欲立軌官爲之奈何管子對曰鹽鐵之筴足以立軌官桓公曰奈何管子對曰龍夏之地布黃金九千以幣貲金巨家以金小家以幣周岐山至於峥丘之西塞丘者山邑之田也布幣稱貧富而調之周壽陵而東至少沙者中田也據之以幣巨家以金小家以幣三壤已撫而國穀

丁云「齊」字衍，「滿」衍。是孫校之又山至數篇云伏尸滿衍，則滿衍二字連文。孫氏謂衍乃野之誤，見山至數篇顛疑題之誤

元本朱本下二家字皆作立貲。丁云元本是也。爲上粟二家上貲斂其粟作一句讀，庚國當滿作貲，貲，貲也

丁云廩字衍

宋本作室宮械器

王念孫曰握拔，与爲柤之俗，說文木部云柤木閑也。徐鍇繫傳云閑，闌也。柴者，柂也。公羊哀四年傳云亡國之社蓋揜之，揜其上而柴其下。周禮媒氏注柴柤作柂。淮南子道應訓云柴箕子之門。柴柤皆以細木為闌，以故並舉之。孫星衍謂柤即楂之俗字，未確。俞曰書夫上當有衍文，以紫為禱，則詰夸之卷十四十二叶

王曰安乃也

再什倍梁渭陽瑣之牛馬滿齊衍詰問毆之顛齒量其高壯曰國爲師旅戰車毆就斂子之牛馬上無敝帀請以穀視市擴而庚子牛馬爲上粟二家二家散其粟反准牛馬歸於上管子曰請立貲於民有田倍之内毋有其外外皆爲貲壤被鞍之馬千乘齊之戰車之具具於此無求於民此去丘邑之籍也國穀之朝夕在上山林廩械器之高下在上春秋冬夏之輕重在上行田疇田中有木者謂之穀賊宮中四榮樹其餘曰害女功宮室械器非山無所仰然后君立三等之租於山曰握以下者爲柴楂把以上者爲室奉三圍以上爲棺槨之奉柴楂之租若干室奉之租若干棺槨之租若干管子曰鹽鐵撫軌穀一廩十君常操九民衣食而繇下安無怨咎去其田賦以租其山巨家重葬其親者服重租小家菲葬其親者服

後漢書[illegible]湯七年旱淮南主術訓湯
之時七年旱而[illegible]書[illegible]言湯
遭七年旱
五曰湯七年旱禹五年水民之無饘
通典載尹注饘糜也饘音旃反七字今本脫
賣子者換民之無饘賣子者依通典食貨八所引
作民之無饘有賣子者云無饘之民有賣其子者
也今本脫有字者涉下文民之無饘賣子者而誤
王曰引之曰三年二字因下文而衍當作歲守十分之
參與少半言一歲之中分為十分守其三分與一分
之少半是所守者為十分中三分之一也成歲者順成
之歲也藏十一年衍一字當作藏十年言順成之歲三十
一年而藏其十年與一年之少半是所藏者為三十一年
中三分之一也故曰藏參之一
引王氏引之曰三年二字因下文而衍當作歲守十分之
參與少半言一歲之中分為十分守其三分與一分之少半是
所守者為十分中三分之一也成歲者順成之歲也藏十一年
衍一字當作藏十年言順成之歲三十一年而藏其十年與
一年之少半是所藏者為三十一年中三分之一也今按王氏
此說殊不可通所守者既為三分之一則曰守者歲
守三之一豈不簡而易明乃必設為十分然後以十
分之參及一分之少半也這由數何也且果三分之
則是三十年而藏十年也乃不曰三十年而藏十年
而曰三十一年而藏十年與少半如此一年使成奇
零之數又何也且前之少半為十分中一分之少分是之

小租巨家美脩其宫室者服重租小家爲室廬者服小租上立軌於國民之貧富如加之以繩謂之國軌

山權數第七十五　管子輕重八

桓公問管子曰請問權數管子對曰天以時爲權地以財爲權人以力爲權君以令爲權失天之權則人地之權亡桓公曰何爲失天之權則人地之權亡管子對曰湯七年旱禹五年水民之無饘賣子者湯以莊山之金鑄幣而贖民之無饘賣子者禹以歷山之金鑄幣而贖民之無饘賣子者故天權失人地之權皆失也故王者歲守十分之參三年與少半成歲三十一年而藏十一年與少半藏參之一不足以傷民而農夫敬事力作故天毀埊（古地字）（此稱宋本校有脫文）凶旱水泆民無入於溝壑乞請者也此守時以待天權之道也桓公曰善吾欲行三權之數爲

[illegible]實

王曰泄者失權也見射者失筴也據泄者上亦當有見字見泄見射皆承上文而言

[illegible]

王曰亂之之本也衍一之字[illegible]為贅損矣

吾聞田中也乘馬數篇郡縣上史之壤守之若干閒壤守之若干下壤守之若干是閒爲中也

吾廉田三石引之曰廉字義不可通廉當爲庳字形相似而誤庳山下田也

之奈何管子對曰梁山之陽綪（千見反）絤夜石之幣天下無有管子曰以守國穀歲守一分以行五年國穀之重什倍異日管子曰請立幣國銅以二年之粟顧之立黔落力重與天下調彼重則見射輕則見泄故與天下調泄者失權也見射者失筴也不備天權下相求備准下陰相隸此刑罰之所起而亂之之本也故平則不平民富則不如貧委積則虛矣此三權之失也已桓公曰守三權之數奈何管子對曰大豊則藏分阨亦藏分桓公曰阨者所以益也何以藏分管子對曰隘則易益也一可以爲十十可以爲百以阨守豊阨之准數一上十豊之筴數十去九則吾九爲餘於數筴豊則三權皆在君此之謂國權桓公問於管子曰請問國制管子對曰國無制地有量桓公曰何謂國無制地有量管子對曰高田十石閒田五石

王曰賈則粟三十衍三字粟賈一者今增其賈而爲十粟賈十者今增其賈而爲百故百畝可以當千畝百乘之國可以爲千乘千乘可以爲萬乘也

李本元本作地有量國無筴望按下文亦言地有量

丁云按通於輕重之數下脫不以輕畏重通於多少之數十一字上文云君通於廣狹之數不以狹畏廣是其例

宋本國作問

丁云當讀樹表置高句鄉之二字下屬讀一鄉之孝子聘之以幣也下文云樹表置高而高仁

庸田三石其餘皆屬諸荒田地量百畝一夫之力也粟賈一粟賈十粟賈三十粟賈百其在流筴者百畝從中千畝之筴也然則百乘從千乘也千乘從萬乘也故地無量國無筴桓公曰善今欲爲大國大國欲爲天下不通權筴其無能者矣桓公曰今行權奈何管子對曰君通於廣狹之數不以狹畏廣通於輕重之數不以少畏多此國筴之大者也桓公曰善蓋天下視海内長譽而無止爲之有道乎管子對曰有曰軌守其數准平其流動於未形而守事已成物一也而十是九爲用徐疾之數輕重之筴也一可以爲十十可以爲百引十之半而藏四以五操事在君之決塞桓公曰何謂決塞管子曰君不高仁則問不相被君不高慈孝則民簡其親而輕過此亂之至也則君請以國筴十分之一者樹表置高鄉之孝子聘之幣孝子兄

藍老要求証

王曰劉曰袬育同按劉說非也袬當作裕字之誤也玉篇廣韻袬字並與裕同蕃裕猶蕃衍耳世人多見裕少見袬故袬譌爲袞又以上文言蕃育六畜故以蕃袞爲蕃育而不知其誤也宋本徑改爲育字則謬益甚矣洪說同

吳云且乃豐字誤丁云按當作歲豐且阨上文云大豐則藏分阨亦救分豐阨對言歲豐且阨與下文某穀不登某穀豐文亦相成

顏云引作使蠶不疾病者置黃金一斤丁云皆字衍

王曰國筴之下當有大字上文云不可以使異國不可以少長多此國筴之大者也是其證

王曰引之曰砮當爲滯字之誤也隸書滯字作滯因誤而爲砮

澹古贍字也荀子王制篇物不能澹楊倞曰澹讀爲贍漢書食貨志猶未足以澹其欲也師古曰澹古贍字也凡漢書贍字多作澹可校祭文漢巴郡太守張納功德敘

弟眾寡不與師旅之事樹表置高而高仁慈孝財散而輕乘輕而守之以筴則十之五有在上運五如行事如日月之終復此長有天下之道謂之准道桓公問於管子曰請問敎數管子對曰民之能明於農事者置之黃金一斤直食八石民之能蕃育六畜者置之黃金一斤直食八石民之能樹藝者置之黃金一斤直食八石民之能樹瓜瓠葷菜百果使蕃袬者置之黃金一斤直食八石民之能已民疾病者置之黃金一斤直食八石民之知時曰歲且阨曰某穀不登曰某穀豐者置之黃金一斤直食八石民之通於蠶桑使蠶不疾病者皆置之黃金一斤直食八石謹聽其言而藏之官使師旅之事無所與此國筴之者也國用相靡而足相因揲而砮然後置四限高下令之徐疾敺屏萬物守之以筴有五官技桓公

濟
凍鍾[illegible]曰以濟為贍
上司言足也句讀之亦足也[illegible]謂曰山不
立里而周讀澤不樂而若足節若篇曰豈
校力[illegible]不足而食周不贍也最礼記大傳曰民
無不足無不贍者皆以贍足對文又与此同也
耕用漢而贍[illegible]相漢而濮實足曰漢積
也言周用相積而贍實相積而贍与相[illegible]
而足對文周[illegible]行字耳則[illegible]為字則茶
可通矣本作改為否則誤益甚矣又輕重
甲篇亂者得食寒者得衣死者得葬不資
者得振本書資作資亦是贍字之誤民
不贍故振之山國軌篇曰振其不贍是也後人
不知資為贍之誤因改為貧耳下文不資者
振之及山至數篇散振不資者不資皆当
為不贍又國蓄篇千乘可足萬乘可資
之与足對文亦當是贍字

俶田形擧狀是引足千計其五穀者萬民
之命國之重寶　潛夫論敘錄穀者民命
之云民智而君愚按此下疑脱民愚而君智句與
下富而君貧下貧而君富對文

曰何謂五官技管子曰詩者所以記物也時者所以記歲也春秋者所以記成敗也行者道民之利害也易者所以守凶吉成敗也卜者卜凶吉利害也民之能此者皆一馬之田一金之衣此使君不迷妄之數也六家者即見其時使豫先蚤閑之曰受之故君無失時無失筴萬物興豐無失利遠占得失以爲末教詩記人無失辭行殫道無失義易守禍福凶吉不相亂此謂君棅（筆永反說文與柄同）

桓公問於管子曰權棅之數吾已得聞之矣守國之固柰何曰能皆已官時皆已官得失之數萬物之終始君皆已官之矣其餘皆以數行桓公曰何謂以數行管子對曰穀者民之司命也智者民之輔也民智而君愚下富而君貧下貧而君富此之謂事名二國機徐疾而已矣君道度法而已矣人

宋本闕作闕

丁云將御神用寶依御覽卷[illegible]通說文云禦祀也下文云東海之子類於龜尹注東海之子海神之子也以龜為神而祀之故謂之寶臺日豐四年

王曰尹注掘穿也求物反穿地至泉曰闕求月反引之曰闕即掘字之假借玉篇廣韻掘音其勿其月二切其月與求月同是掘字本有求月反之音故闕與掘通亦音求月反掘闕二字音義無異也蓋管子本作闕校者因其音義與掘同而旁記掘字傳寫者遂誤入正文耳尹不能釐正而强為分別失之譔云掘闕固不當複然掘下似脫一字但云掘丈不成文又按此與莊子度史記龜策傳褚先生所述略同其事所本

心禁繆而已矣桓公曰何謂度法何謂禁繆管子對曰度法者量人力而舉功禁繆者非往而戒來故禍不萌通而民無患咎桓公曰請聞心禁管子對曰晉有臣不忠於其君慮殺其主謂之公過諸公過之家毋使得事君此晉之過失也齊之公過坐立長差惡惡乎來刑善善乎來榮戒也此之謂國戒

桓公問管子曰輕重准施之矣筴盡於此乎管子曰未也將御神用寶桓公曰何謂御神用寶管子對曰北郭有掘闕而得龜者（掘穿也求物反穿地至泉曰闕求月反）此檢數百里之地也（檢猶比也以此龜爲用者其數可比百里之地）桓公曰何謂得龜百里之地管子對曰北郭之得龜者令過之平盤之中（令力呈反過之猶置之也平盤者大盤也）君請起十乘之使百金之提（起發也提裝也使色吏反）命北郭得龜之家曰賜若服中大夫（若汝也中大夫齊爵也）曰東海之子類於龜（東海之子其狀類龜假言此龜東海之子耳東海之子者海神之子也）託舍

第[illegible]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illegible]4 版正內

[illegible]按之龜爲無貲之乃以字誤

宋本無人字

丁云還四年伐孤竹謂丁氏之粟中食三軍五月之食此十[illegible]九字疑衍見上文

吳云則君[illegible]上脫二無豫二字

於若（託舍猶寄居也）賜若大夫之服以終而身（而若也）勞若以百金（勞賜也）之龜爲無貲（之是也是龜至寶而無貲也無貲無價也）而藏諸泰臺（泰臺高臺也）一日而釁之以四牛立寶曰無貲（立龜爲寶號曰無貲）還四年伐孤竹（還四年後四年）丁氏之家粟（丁氏齊之富人所謂丁惠也）可食三軍之師行五月（食音嗣下以意取行五月經五月）召丁氏而命之曰吾有無貲之寶於此吾今將有大事請以寶爲質於子（音致下皆同）以假子之邑粟（即家粟也）丁氏北鄉再拜入粟不敢受寶質桓公命丁氏曰寡人老矣爲子者不知此數終受吾質丁氏歸革築室賦籍藏龜（革更也賦敷也藉席也才夜反）還四年伐孤竹謂丁氏之粟中食三軍五月之食桓公立貢數文行出 七年龜中四千金黑白之子當千金凡貢制中二齊之壤筴也用貢國危出寶國安行流桓公曰何謂流管子對曰物有豫則君失筴而民失生矣故善爲天下者操於二豫之外桓公曰何

王曰引之曰飾字文不可通飾當作餘餘飾二字篆文右畔相似故餘誤爲飾蓄餘者蓄所餘也萬金千金百金所餘之數也輕重甲篇曰蓄餘藏羨而不息

洪頤煊曰此下事語篇作曰此篇梁聚請其特輕重甲篇癸乙篇並衛當是失其人

丁士涵云此古佚字集韻佚遺也列子黃帝篇曰所偏肥音同與之張湛注曰肥薄也

俞樾曰肥當爲肥乃落之段字也魏孝武帝比干墓文頗莫荷之龍表屯根容之薪窮闕民長武金石文字記謂肥即肥字然肥字之文殊不成文義既肥爲落故與輕衣相對正與彼同肥字誤作肥遂不可解矣下文祿肥則士不死幣輕則士簡賞肥亦當作肥而讀爲落祿落幣輕亦相對也

維遹案衣作卒

孫詒讓曰傳與吏通後事語篇事吏並文相下云內國傳賤同

沫若案戴云御覽治道部引無外字內作對維遹案御覽引無疏但以字爲句二字[illegible]近[illegible]內後人[illegible]於上句妄增之字

吾曰彼善爲國者不曰使之使不得不使不曰貧之使不得不用按貧字文不可通疑當爲貧作用是也兩使字兩用字皆上下相應孫說同

丁云不得不使疑當作不用不能求其不得不使不得不用言之也[illegible]用不[illegible]也

謂二豫之外管子對曰萬乘之國不可以無萬金之蓄飾千乘之國不可以無千金之蓄飾百乘之國不可以無百金之蓄飾以此與令進退此之謂乘時

山至數第七十六　　管子輕重九

桓公問管子曰梁聚謂寡人曰古者輕賦稅而肥籍斂取下無順於此者矣梁聚之言何如管子對曰梁聚之言非也彼輕賦稅則倉廩虛肥籍斂則械器不奉而諸侯之皮幣不衣倉廩虛則倳賤無祿外皮幣不衣於天下內國倳賤梁聚之言非也君有山山有金以立幣以幣准穀而授祿故國穀斯在上穀賈什倍農夫夜寢蚤起不待見使五穀什倍士半祿而死君農夫夜寢蚤起力作而無止彼善爲國者不曰使之使不得不使不曰貧之使不得不用故使民無有不得不使

與云此肥字亦當刻本爲已肥據[illegible]

戴曰彼穀十藏於[illegible]按十是七字之誤

丁云黃金上亦當有[illegible]地名字[illegible]秦之[illegible]衍之字按度云云有譌

孫星衍曰按[illegible]作秦明山之曾青上之字衍

戴按今[illegible]當管子曰三字

者夫粟聚之言非也桓公曰善

桓公又問於管子曰有人教我謂之請士曰何不官百能管子對曰何謂百能桓公曰使智者盡其智謀士盡其謀百工盡其巧若此則可以爲國乎管子對曰請士之言非也祿肥則士不死幣輕則士簡賞萬物輕則士偷幸三怠在國何數之有彼穀十藏於上三游於下謀士盡其慮智士盡其知勇士輕其死請士所謂妄言也不通於輕重謂之妄言

桓公問於管子曰昔者周人有天下諸侯賓服名教通於天下而奪於其下何數也管子對曰君分壤而貢入市朝同流黃金一筴也江陽之珠一筴也秦之明山之曾青一筴也此謂以寡爲多以狹爲廣軌出之屬也桓公曰天下之數盡於軌出之屬也合國穀重什倍而萬物輕大夫謂賈之子爲吾

丁士涵云當作穀羨九在大夫然則正是臣大夫也今本穀誤爲幣又衍一幣字遂不可通上文云吾運穀而斂財財即幣也

[illegible]按熟穀之人當從宋本作孰

俞曰還當讀爲環韓子五蠹篇曰自環者謂之私

運穀而斂財穀之重一也今九爲餘穀重而萬物輕若此則國財九在大夫矣國歲反一財物之九者皆倍重而出矣財物在下幣之九在大夫然則幣穀羨在大夫也天子以客行令以時出熟穀之人亡諸侯受而官之連朋而聚與高下萬物以合民用內則大夫自還而不盡忠外則諸侯連朋合與孰穀之人則去亡故天子失其權也桓公曰善

桓公又問管子曰終身有天下而勿失爲之有道乎管子對曰請勿施於天下獨施之於吾國桓公曰此若言何謂也管子對曰國之廣狹壤之肥墝有數終歲食餘有數彼守國者守穀而已矣曰某縣之壤廣若干某縣之壤狹若干（國之廣狹肥墝人之所食多少其數君素皆知之）則必積委幣（委蓄也各於縣州里蓄積錢幣所謂萬室之邑必有萬鍾之藏藏繈千萬千室之邑必有千鍾之藏藏繈百萬）於是縣州里受公錢（公錢即積委之幣）泰秋國穀去參

王曰泰秋田穀之存予者若干洪云子當為予臣乘馬篇泰秋子穀大登又曰幣之在子者以為穀而廩之州里皆其證按通典食貨十二引此正作予穀予令以斂穀以幣按今令上字之誤

中立本國作筴

宋本歸下有於字

之一（去減也丘呂反）君下令謂郡縣屬大夫里邑皆籍粟入若干穀重一也以藏於上者（一其穀價以收藏之）國穀參分則二分在上矣（言先貯幣於縣邑當秋時下令收糴也則魏李悝行平糴之法上熟糴三捨一中熟糴二捨一下熟中分之蓋出於此令言去三之一者納中熟爲准耳）泰春國穀倍重數也泰夏賦穀以市擴（古莫反）民皆受上穀以治田土泰秋田穀之存子者若干今上斂穀以幣民曰無幣以穀則民之三有歸於上矣（言當春穀貴之時計其價以穀賦與人秋則斂其幣雖設此令本意收其穀入既無幣請輸穀故歸於上）重之相因時之化舉無不爲國筴（重之相因若春時穀貴與穀也時之化舉若秋時穀賤收穀也）（因時之輕重無不以術權之）君用大夫之委以流歸於上君用民以時歸於君藏輕出輕以重數也則彼安有自還之大夫獨委之彼諸侯之穀十使吾國穀二十則諸侯穀歸吾國矣諸侯穀二十吾國穀十則吾國穀歸於諸侯矣故善爲天下者謹守重流（重流謂嚴守穀價不使流散）而天下不吾洩矣（洩散也吾穀不散出）彼重之相歸如水

丁云擴字疑衍

宋本故守大夫以縣之筴以下有一字

王曰請散之散涉下文而衍太平御覽資產部十六引此無藏字

謂請散上脫管子對曰四字

福保

之就下吾國歲非凶也以幣藏之故國穀倍重故諸侯之穀至也是藏一分以致諸侯之一分利不奪於天下大夫不得以富侈以重藏輕國常有十國之筴也故諸侯服而無止臣擴從而以忠此以輕重御天下之道也謂之數應

桓公問管子曰請問國會管子對曰君失大夫爲無伍失民爲失下故守大夫以縣之筴守一縣以一鄉之筴守一鄉以一家之筴守家以一人之筴桓公曰其會數奈何管子對曰幣准之數一縣必有一縣中田之筴一鄉必有一鄉中田之筴一家必有一家直人之用故不以時守郡爲無與不以時守鄉爲無伍桓公曰行此奈何管子對曰王者藏於民霸者藏於大夫殘國亡家藏於篋桓公曰何謂藏於民請散棧臺之錢散諸城陽鹿臺之布散諸濟陰君下令於百姓曰民富君無與貧民

戴曰大爲君幣爲下按君疑上字誤

戴曰宋本作旅壤按張刻本同聲如陳張即
陳刻曰今本作聚以聚字之誤

財字衍不資乃不贍之誤
元本无作見

貧君無與富故賦無錢布府無藏財貲藏於民歲豐五穀登五穀大輕穀賈去上歲之分以幣據之穀爲君幣爲下國幣盡在下幣輕穀重上分上歲之二分在下下歲之二分在上則二歲者四分在上則國穀之一分在下穀三倍重邦布之籍終歲十錢人家受食十畝加十是一家十戶也出於國穀筴而藏於幣者也以國幣之分復布百姓四減國穀三在上一在下復筴也大夫旅壤而封積實而驕上請奪之以會桓公曰何謂奪之以會管子對曰粟之三分在上謂民萌皆受上粟度君藏焉五穀相靡而重去什三爲餘以國幣穀準反行大夫無什於重君以幣賦祿什在上君出穀什而去七君斂三上賦七散振不資者仁義也五穀相靡而輕數也以鄉完重而籍國數也出實財散仁義萬物輕數也乘時進退故

俞曰特者人名也命猶告也禮記緇衣篇鄭注曰傳說作書以命高宗是古者上下不嫌同詞以君告臣謂之命以臣告君亦謂之命事語篇秦奢教我曰帷田請賓入曰及此篇求聚請秦人有人教我請之請士曰輕重乙篇衛請管子人曰鼓羊人言以問管子則特命我曰文亦同也

孫詒讓（福保）貍乃薶之省俗作埋

宋本主作生

史云三世當爲四世十世當爲五世古文四作亖五作ㄨ形近而誤禮天子諸侯皆親廟四故云四世則昭穆同祖五世爲姓祧之主藏於太祖是二祧廟若文武不世室有主而無廟故云五世則爲祏之藏主石函也

孫詒讓衍乃野之段與山國軌篇牛馬滿齊衍同（福保）

王吾引之曰大夫行三夫之家謂三夫爲一家也乘馬篇曰三歲而制事四聚爲一離五離爲一制五制爲一田二田爲一夫三夫爲一家是也乘馬篇又曰白徒

曰王者乘時聖人乘易桓公曰善

桓公問管子曰特命我曰天子三百領泰嗇而散大夫准此而行此如何管子曰非法家也大夫髙其壟美其室此奪農事及市庸此非便國之道也民不得以織爲緣綃而貍之於地彼善爲國者乘時徐疾而已矣謂之國會

桓公問管子曰請問爭奪之事何如管子曰以戚始桓公曰何謂用戚始管子對曰君人之主弟兄十人分國爲十兄弟五人分國爲五三世則昭穆同祖十世則爲祏故伏尸滿衍兵決而無止輕重之家復游於其閒故曰毋予人以壤毋授人以財財終則有始與四時廢起聖人理之以徐疾守之以決塞奪之以輕重行之以仁義故與天壤同數此王者之大轡也

桓公問管子曰請問幣乘馬管子對曰始取夫三大夫之家

三十人奉車兩　兩上脫一字　郭其乘馬萬此二十七人當作三十人三秋為二又行七字惠我六字皆八字之誤與衆馬萬同

方六里而一乘二十七人而奉一乘幣乘馬者方六里田之惡美若干穀之多寡若干穀之貴賤若干凡方六里用幣若干穀之重用幣若干故幣乘馬者布幣於國幣爲一國陸地之數謂之幣乘馬桓公曰行幣乘馬之數奈何（即臣乘馬所謂筴乘馬者）（臣猶實也筴者以幣爲筴而浅重射輕）管子對曰士受資以幣大夫受邑以幣人馬受食以幣則一國之穀貲在上幣貲在下國穀什倍數也萬物財物去什二筴也皮革筋角羽毛竹箭器械財物苟合于國器君用者皆有矩券於上（矩券常券）君實鄉州藏焉（用制）（萬二千五百鄉二千五百家爲家爲州齊雖霸國尚用周制）曰某月某日苟從責者（責讀爲債）鄉決州決故曰就庸一日而決國筴出於穀軌國之筴貨幣乘馬者也（貲價也言應合受公家之所給皆與之幣則穀之價君上權之其幣在下故穀倍重其有皮革之類堪於所用者所在鄉州有其數若今官曹簿帳人有負公家之債若耒耜種之類者官司如要器用若皮革之類者則與其准納如要功庸者令就役一日除其簿書耳此蓋君上一切權

吳云日乃曰字誤安云古本牡作壯

王曰唐圉當爲唐園字之誤也食与飼同謂唐園中牧飼之人也輕重甲篇曰以唐園爲本利晏子春秋問篇曰治唐園考菲履此其證

丁云唐捫疑欄字誤晏子君之牛馬老於欄牢鹽鐵論旦猶闌其欄牢輕重戊篇殷人之王立皂牢服牛馬欄牢即皂牢也下文行捫牢之筴同

（之也詳輕重之本旨摧抑富商兼幷之家隘塞利門則與奪貧富悉由號令然可易爲理也）今刀布藏於官府巧幣萬物輕重皆在賈之彼幣重而萬物輕幣輕而萬物重彼穀重而穀輕人君操穀幣金衡而天下可定也此守天下之數也

桓公問於管子曰准衡輕重國會吾得聞之矣請問縣數管子對曰狼牡以至於馮會之日龍夏以北至于海莊禽獸羊牛之地也何不以此通國筴哉桓公曰何謂通國筴管子對曰馮市門一吏書贅直事若其事唐圉牧食之人養視不失扞殂者去其都秩與其縣秩大夫不鄉贅合游者謂之無禮義大夫幽其春秋列民幽其門山之祠馮會龍夏牛羊犧牲月賈十倍異日此出諸禮義籍於無用之地因捫牢筴也謂之通

桓公問管子曰請問國勢管子對曰有山處之國有氾下多

安井衡云古本藏下有国字

丁云常操下當脫国穀二字与上文句例同

望按與疑輿字誤

望按彼疑被字誤

水之國有山地分之國有水泆之國有漏壤之國此國之五勢人君之所憂也山處之國常藏穀三分之一汜下多水之國常操國穀三分之一山地分之國常操國穀十分之三水泉之所傷水泆之國常操十分之二漏壤之國謹下諸侯之五穀與工雕文梓器以下天下之五穀此准時五勢之數也

桓公問管子曰今有海内縣諸侯則國勢不用已乎管子對曰今以諸侯爲筭公州之飾焉以乘四時行捫牢之筴以東西南北相彼用平而准故曰爲諸侯則高下萬物以應諸侯徧有天下則賦幣以守萬物之朝夕調而已利有足則行不滿則有止王者鄉州以時察之故利不相傾縣死其所君守大奉一謂之國簿

管子卷第二十二

俊按山海經中山經篇曰天下名山經五千三百七十山六萬四千五十六里居地也言其五藏蓋其餘小山甚衆不足記云天地之東西二萬八千里南北二萬六千里出水之山者八千里受水者八千里出銅之山四百六十七出鐵之山三千六百九十此天地之所分壤樹穀也戈矛之所發也刀鎩之所起也能者有餘拙者不足封於太山禪於梁父七十二家得失之數皆在此內是謂國用

書史記貨殖傳正義太平御覽地部一引此出銅之山上竝有凡天下名山五千二百七十一句中山經亦有之呂相補又引出銅之山二句作出銅之山四百六十七出鐵之山三千六百有九今本二句末皆衍山字

按兩山字皆後人所加

此句中又脫有字呂錄此句訂正洪說同

王曰之所以上脫天地二字

孫星衍曰中山經此字下脫天地二字

孫星衍曰中山經幣作鎩

丁士涵云下脫有字當據上文補

[illegible]

管子卷第二十三

地數第七十七　揆度第七十八

國准第七十九　輕重第八十

管子輕重十

地數第七十七

桓公曰。地數可得聞乎。管子對曰。地之東西二萬八千里。南北二萬六千里。其出水者八千里。受水者八千里。出銅之山。四百六十七山。出鐵之山。三千六百九山。此之所以分壤樹穀也。戈矛之所發。刀幣之所起也。能者有餘。拙者不足。封於泰山。禪於梁父。封禪之王。七十二家。得失之數。皆在此內。是謂國用。

桓公曰。何謂得失之數皆在此。管子對曰。昔者桀霸有天下而用不足。湯有七十里之薄而用有餘。天非獨爲湯雨菽粟。而地非獨爲湯出財物也。伊尹善通移輕重開闔決塞通於

[illegible]

高下徐疾之筴坐起之費時也。黃帝問於伯高曰。吾欲陶天下而以爲一家。爲之有道乎。伯高對曰。請刈其莞而樹之。吾謹逃其蚤牙。則天下可陶而爲一家。黃帝曰。此若言可得聞乎。伯高對曰。上有丹沙者。下有黃金。上有慈石者。下有銅金。上有陵石者。下有鉛錫赤銅。上有赭者。下有鐵。此山之見榮者也。苟山之見其榮者。君謹封而祭之。距封十里而爲一壇。是則使乘者下行。行者趨。若犯令者罪死不赦。然則與折取之遠矣。脩教十年。而葛盧之山發而出水。金從之。蚩尤受而制之以爲劒鎧矛戟。是歲相兼者諸侯九。雍狐之山發而出水。金從之。蚩尤受而制之以爲雍狐之戟芮戈。是歲相兼者諸侯十二。故天下之君頓戟壹怒。伏尸滿野。此見戈之本也。桓公問於管子曰。請問天財所出。地利所在。管子對曰。山上

路史黃帝紀注引刈作乂莞作莧樹作
詒讓曰樹吾當爲五下文伐殺字讀刈其莞而樹之五穀言芟刈而栽種五穀也傳本挩穀字校者於五下著一口識者不察遂并爲吾字矣
路史引蚤作爪
路史引上有丹沙者下有黃沙作砂金作銀
戴按慈即磁之假字
路史引下有銅金作下有赤銅黃金
孫星衍曰御覽三十八引作陵石八百十引作陵石與今本同御覽地部三珠寶部九引並無赤銅二字
孫星衍曰北堂書鈔一百四十引謹作遂
俞樾曰折取者[illegible]使乘者[illegible]
[illegible]
孫星衍曰史記五帝本紀索隱引作蚩尤受盧山之金而作五兵盧上無葛字高誘注呂覽引作交而出水精見六十引作盧而出水盧古字通用
路史黃帝紀注引諸侯二字在相兼者之上
洪頤煊曰荀子榮辱篇孤父之戈楊倞注孤父地名管子曰蚩尤爲雍狐之戟狐父之戈蓋近此即路史後紀四引作雍狐之戟狐父之戈此作芮戈誤
路史引作諸侯相兼者十有二
路史引作天下頓戟一怒
丁士涵云戈疑失之壞字正文五得失之數皆在此內是其證

御覽書鈔並引盧作廬

案五一曰以下十一字皆校者語而作正文則校語入正文
翔曰玉篇金部銈送死人具也然則銈金銈銀殊不可通疑鉒字之誤五音集韻鉒堅金也

王曰牛氏當作禺氏見國蓄揆度輕重甲輕重乙四篇

孫星衍曰揆度輕重乙篇洿皆作衢

俞樾曰各當為託聲之誤也國蓄篇作先王為其途之遠其至之難故託用於其重可證揆度篇作故先王度用其重度亦當為託

張文虎曰俞云各當作託是疑權度字作度度字作庶與各形相近而誤下文云先王權度其號令之徐疾高下其中幣而制下上之用是也國用篇作故託用於其重託亦庶字之誤

尹桐同云伯申先生于此義稅當為挩挩者脫之假字也丁沫云述聞讀為稅稅者稅之假字也下文云夫本富而財物眾不能守則稅於天下五穀興豐巳賤而天下貴則稅

有赭者。其下有鐵。上有鉛者。其下有銀。一曰上有鉛者。其下有銈銀。上有丹沙者。其下有銈金。上有慈石者。其下有銅金。此山之見榮者也。苟山之見榮者。謹封而爲禁。有動封山者。罪死而不赦。有犯令者。左足入。左足斷。右足入。右足斷。然則其與犯之遠矣。此天財地利之所在也。桓公問於管子曰。以天財地利立功成名於天下者誰子也。管子對曰。文武是也。桓公曰。此若言何謂也。管子對曰。夫玉起於牛氏邊山。金起於汝漢之右洿。珠起於赤野之末光。此皆距周七千八百里。其涂遠而至難。故先王各用於其重。珠玉爲上幣。黃金爲中幣。刀布爲下幣。令疾則黃金重。令徐則黃金輕。先王權度其號令之徐疾。高下其中幣而制下上之用。則文武是也。

桓公問於管子曰。吾欲守國財而毋稅於天下。而外因天下

於天下杭深当為抗
王念孫曰渠亦讀為遽遽急也

陳先生云最当為冣尹注音子外反則譌最矣

孫星衍曰御覽八百六十五引咶作舐

可乎。管子對曰可。夫水激而流渠。令疾而物重。先王理其號令之徐疾。內守國財而外因天下矣。桓公問於管子曰。其行事奈何。管子對曰。夫昔者武王有巨橋之粟貴糴之數。（武王既勝殷得巨橋粟欲使糴貴巨橋倉在今廣平郡曲周縣也）桓公曰。爲之奈何。管子對曰。武王立重泉之戍。（戍名也假設此戍名欲人憚役而競收粟也重丈恭反）令曰民自有百鼓之粟者不行。（鼓十二斛也）民舉所最粟。（舉盡也最聚也子外反）以避重泉之戍。而國穀二什倍。巨橋之粟。亦二什倍。武王以巨橋之粟二什倍而市繒帛。軍五歲毋籍衣於民。以巨橋之粟。二什倍而衡黃金百萬。（衡平也）終身無籍於民。准衡之數也。

桓公問於管子曰。今亦可以行此乎。管子對曰。可。夫楚有汝漢之金。齊有渠展之鹽。燕有遼東之煮。此三者。亦可以當武王之數。十口之家。十人咶鹽。百口之家。百人咶鹽。凡食鹽之數。

洪曰沛當作沸沸水清不爲鹽且下文脩河濟之流字已作沸輕重甲篇亦作沸華丹當材讀見左見輕重甲篇作沸字不誤

王曰丈夫當爲大夫輕重甲篇孟夏號重四叔事且起大夫毋得繕冢墓治宮室立臺榭築牆垣其證是也御覽八百六十五引此作大夫決詳聞

又云四什下脫倍字

俞曰脩乃循字之誤古循循而下也舊誤作㊀脩因誤作脩矣與類此者不可勝舉

俞曰此有作者賤而天下貴言五穀與豐巨則吾國之五穀賤而天下貴矣與豐巨吾賤而天下貴則稅於天下然則吾民常爲天下虜矣今作巨乎者吾字闕壞止存上半之五遂誤爲巨至賤之與錢字形相似因又相同致誤如是矣

王曰天高當作天下高又見上文輕重丁篇作天下高我獨下

一月。丈夫五升。少半婦人三升。少半嬰兒二升少半。鹽之重升加分耗而釜五十。升加一耗而釜百。升加什耗而釜千。君伐菹薪煑沛水爲鹽。正而積之三萬鍾。至陽春。請籍於時。桓公曰。何謂籍於時。管子曰。陽春農事方作。令民毋得築垣牆。毋得繕冢墓。丈夫毋得治宮室。毋得立臺榭。北海之衆毋得聚庸而煑鹽。然鹽之賈必四什倍。君以四什之賈。脩河濟之流。南輸梁趙宋衛濮陽。惡食無鹽則腫。守圉之本。其用鹽獨重。君伐菹薪煑沛水以籍於天下。然則天下不減矣。

桓公問於管子曰。吾欲富本而豐五穀可乎。管子對曰。不可。夫本富而財物衆。不能守則稅於天下。五穀興豐巨錢而天下貴則稅於天下。然則吾民常爲天下虜矣。夫善用本者。若以身濟於大海。觀風之所起。天下高則高。天下下則下。天高

元本無利字

丁云本字爲國 輕重甲篇輕重乙篇同可
證戴云遺字是道字之誤
丁云勝當作騰方言廣雅並曰騰寄也寄商猶
客商也

路史前紀五引此文云齊桓公問于管仲曰輕
重安施對曰自理國伏羲以來未有不以輕
重而成其王者曰燧人以來其大會可得而
聞乎對曰燧人以來未有不以輕重而爲天下
者也較今本多二十五字宜據以補入正文

我下。則財利稅於天下矣。桓公問於管子曰。事盡於此乎。管子對曰。未也。夫齊衢處之本。通達所出也。游子勝商之所道。人求本者。食吾本粟。因吾本幣。騏驥黃金。然后出。令有徐疾。物有輕重。然后天下之寶。壹爲我用。善者用非有。使非人。

揆度第七十八　輕重十一

齊桓公問於管子曰。自燧人以來。其大會可得而聞乎。管子對曰。燧人以來。未有不以輕重爲天下也。共工之王。（帝共工氏繼女媧有天下）水處什之七。陸處什之三。乘天勢以隘制天下。至於黃帝之王。謹逃其爪牙。不利其器。（藏秘鋒芒不以示人行機權之道使人日用而不知）燒山林。破增藪。焚沛澤。（沛大澤也一說水草兼處曰沛）逐禽獸。實以益人。然後天下可得而牧也。至於堯舜之王。所以化海內者。北用禺氏之玉。（禺氏西北戎名王之所出）南貴

引之曰禽獸之仇也不可通禽獸安得有仇乎下文曰猛獸勝於外則所勝者禽獸非禽獸之仇也之仇也六字蓋因下文若從親戚之仇而衍尹不能釐正而曲為之說非

洪曰武當作虎此唐人避諱字通典十一路史後紀十一俱作虎

王曰桓公曰當作管子曰下文何謂事名二何謂正名五方是桓公問語此文原曰按桓公曰三字誤當在何謂上

俞曰童山竭澤四字當在上文至於黃帝之王句下揆度篇云黃帝之王童山竭澤是其明證傳寫誤入此不可通矣人君以數制之人句亦不可通疑下人字衍文也此文本云二五者人君以數制之人君失二五者亡其國大夫失二五者亡其勢民失二五者亡其身至味者所以守口也三句乃在二五者人君以數制之之上誤讀之云文讀之曰其在色者青黃白黑赤也其在聲者宮商羽徵角也其在味者酸辛鹹苦甘也味者

江漢之珠其勝禽獸之仇也。以大夫隨之。（勝猶益也禽獸之仇者使其逐禽獸如從仇讎也以大夫隨之者使其大夫散邑粟財物隨山澤之人求其禽獸之皮）桓公曰。何謂也。管子對曰。令諸侯之子。將委質者。（諸國君之子若衛公子開方魯公子季友之類）皆以雙武之皮。（雙虎之皮以為裘）卿大夫豹飾。（卿大夫上大夫也袖謂之飾）列大夫豹幨。（列大夫中大夫也襟謂之幨幨音昌詹反）大夫散其邑粟。與其財物。以市武豹之皮。故山林之人。刺其猛獸。（刺音七亦反）若從親戚之仇。此君冕服於朝。而猛獸勝於外。大夫已散其財物。萬人得受其流。此堯舜之數也。（言堯舜嘗用此數）

桓公曰。事名二。正名五。而天下治。何謂事名二。對曰。天筴陽也。壤筴陰也。此謂事名二。何謂正名五。對曰。權也。衡也。規也。矩也。准也。此謂正名五。其在色者。青黃白黑赤也。其在聲者。宮商羽徵角也。其在味者。酸辛鹹苦甘也。二五者。童山竭澤。人君以數制之人。味者。所以守民口也。聲者。所以守民耳也。色者。所

所以守民口也所以守者所以守民耳也邑者所以守民目也如此則文又俱順矣二五者人君以教[illegible]之又远家者五正名五而言下接人君失二五者亡其國今於中間又錯入味者所以守民目也三句則文不可貫矣其衍一人字知所數削之下本与人君相連貫遠未泯尚可訂正

宋本與字作釁下同

宋本劓作劓

後漢後紀注引作故人無有姦能誣祿而至於君者

俞曰寅字無義疑吏字之誤隸書寅作寅其下與吏相似故吏誤為寅矣相任吏為官都者言使之相保任而吏之為官都[illegible]問曰問五官有度[illegible]都其有常斷令事之精也何待然[illegible]都昔五官之德司也淮南子天文篇曰何謂五官東方為田南方為司馬西方為理北方為司空中央為都都即此所謂官都也上文云言能為司馬不能為司馬者殺其身以釁其鼓自言能治田土不能治田土者殺其身以釁其社司馬也田也五官中之二也然則相任吏為官都猶謂使四官相保任而更迭為官都耳

俞曰生字乃者字之誤上文云自言能為司馬不能為司馬者殺其身以釁其鼓自言能治田土不能治田土者殺其身以釁其社自言能為官不能為官者劓以為門父此言重門擊柝不能去者亦隨之以法不以其職而免之也重門擊柝猶言抱關擊柝

俞曰厲讀為利厲國即利國也史記[illegible]世家是為厲公索隱曰厲利聲相近因[illegible]秦策曰繕甲厲兵高注曰厲利也

以守民目也。人君失二五者亡其國。大夫失二五者亡其勢。民失二五者亡其家。此國之至機也。謂之國機。

輕重之法曰。自言能爲司馬。不能爲司馬者。殺其身以釁其鼓。自言能治田土。不能治田土者。殺其身以釁其社。自言能爲官。不能爲官者。劓以爲門父。故無敢姦能誣祿至於君者矣。故相任寅爲官都。重門擊柝不能去。亦隨之以法。

桓公問於管子曰。請問大准。管子對曰。大准者。天下皆制我而無我焉。此謂大准。桓公曰。何謂也。管子對曰。今天下起兵加我。臣之能謀厲國定名者。割壤而封。臣之能以車兵進退成功立名者。割壤而封。然則是天下盡封君之臣也。非君封之也。天下已封君之臣十里矣。天下每動。重封君之民二十里。君之民非富也。鄰國富之。鄰國每動。重富君之民。貧者重貧。富

元本朱本更作吏

者重富。大准之數也桓公曰何謂也。管子對曰。今天下起兵加我。民棄其耒耜出持戈於外。然則國不得耕。此非天凶也。此人凶也。君朝令而夕求具。民肆其財物。與其五穀爲讎厭而去。賈人受而廩之。然則國財之一分在賈人。師罷。民反其事。萬物反其重。賈人出其財物國幣之少分。廩於賈人。若此則幣重三分。財物之輕重三分。賈人市於三分之間。國之財物盡在賈人。而君無筴焉。民更相制。君無有事焉。此輕重之大准也。

管子曰。人君操本。民不得操末。人君操始。民不得操卒。其在涂者。籍之於衢塞。其在穀者。守之春秋。其在萬物者。立貲而行。故物動則應之。故豫奪其涂。則民無遵。君守其流。則民失其高。故守四方之高下。國無游賈。貴賤相當。此謂國衡。以利相守。則數歸於君矣。

按此文屬財以裁之假借易泰大象傳后以財
成天地之道財荀氏作裁

管子曰。善正商任者。省有肆。省有肆則市朝閒。市朝閒則田野充。田野充則民財足。民財足則君賦斂焉不窮。今則不然。民重而君重。重而不能輕。民輕而君輕。輕而不能重。天下善者不然。民重則君輕。民輕則君重。此乃財餘以滿不足之數也。故凡不能調民利者。不可以爲大治。不察於終始。不可以爲至矣。動左右以重相因二十國之筴也。鹽鐵二十國之筴也。錫金二十國之筴也。五官之數。不籍於民。

桓公問於管子曰。輕重之數惡終。管子對曰。若四時之更舉無所終。國有患憂。輕重五穀以調用。積餘臧羨以備賞。天下賓服。有海內以富誠信仁義之士。故民高辭讓。無爲奇怪者。彼輕重者。諸侯不服。以出戰。諸侯賓服。以行仁義。

管子曰。一歲耕五歲食。粟賈五倍。一歲耕六歲食。粟賈六倍。二

丁云十一年當作十二年下文亦當有奥字十二倍五字
張文虎曰按五穀六歲正得十一年十字亦當作
十二年非
孫云十一年食下疑有脫句
福保

丁云處蓋衍也左傳能左右之曰以杜注以者不
以也注不以者謂本非所得制令得以之也有以重
至而輕去言物非無故而重至無故而輕去必有以之
者則權數是也
張文虎曰按已字疑衍當作天下即於我矣

年耕而十一年食。夫富能奪。貧能予。乃可以爲天下。且天下者處茲行茲。若此而天下可壹也。夫天下者使之不使。用之不用。故善爲天下者。毋曰使之。使不得不使。毋曰用之。使不得不用也。

管子曰。善爲國者。如金石之相舉。重鈞則金傾。故治權則勢重。治道則勢羸。今穀重於吾國。輕於天下。則諸侯之自泄。如原水之就下。故物重則至。輕則去。有以重至而輕處者。我動而錯之。天下即已於我矣。物臧則重。發則輕。散則多。幣重則民死利。幣輕則決而不用。故輕重調於數而止。

五穀者。民之司命也。刀幣者。溝瀆也。號令者。徐疾也。令重於寶。社稷重於親戚。胡謂也。對曰。夫城郭拔。社稷不血食。無生臣。親沒之後。無死子。此社稷之所重於親戚者也。故有城無

安井衡云甲兵下疑脫有田二字
孫福保曰虛疑墟之省

孫星衍曰禺北狄國名

王念孫曰鑪橐當爲鑪橐字之誤也
周官鄭氏注故書橐爲橐〻譌作橐之鞴字
八鈹高于城距衝不若墮穴伏橐今本橐譌作
未詳
老子天地之閒其猶橐籥乎王注曰橐排橐也淮
南本經篇鼓橐吹埵以銷銅鐵高注橐冶鑪
排橐也齊俗篇曰鑪橐埵坊設非巧冶不能以
治金趙衡星知者曰工師鼓鑪橐鑄
[illegible]錄乃成器故曰搖鑪橐而立黃金
洪曰橐當作橐埵橐作備鍛家用吹火令
熾也　孫福保曰自珠起至則下土之用疑地數
篇之復簡錯入

人謂之守平虛有人而無甲兵而無食謂之與禍居

桓公問管子曰吾聞海內玉幣有七筴可得而聞乎管子對曰陰山之礝碈一筴也燕之紫山白金一筴也發朝鮮之文皮一筴也汝漢水之右衢黃金一筴也江陽之珠一筴也秦明山之曾青一筴也禺氏邊山之玉一筴也此謂以寡爲多以狹爲廣天下之數盡於輕重矣

桓公問於管子曰陰山之馬具駕者千乘馬之平賈萬也金之平賈萬也吾有伏金千斤爲此奈何管子對曰君請使與正籍者皆以幣還於金吾至四萬此一爲四矣吾非埏埴搖鑪橐而立黃金也今黃金之重一爲四者數也珠起於赤野之末光黃金起於汝漢水之右衢玉起於禺氏之邊山此度去周七千八百里其涂遠其至阨故先王度用其重而因之珠玉

元本利作曲制

俞曰度當爲発聲之誤也謂東西南北各五十里也上文故先王度用其重而因之地數篇作故先王各用於其重度谷近而誤在存篇則可證又按此文當作東西南北各百五十里故其下云三日出境明每日行五十里也荀子大略篇所謂吉行五十里也下文千乘之國中而立市東西南北度百五十餘里當作度二百五十里故其下文云五日出境亦是每日行五十里也何以明之據下文曰萬乘之國中而立市東西南北度五百里其下即云十日出境夫五百里而十日出境則日行五十里可知謝說也當一例故知此文有奪誤詳管子之意萬乘之國方千里是古王畿之制千乘之國方五百里是周禮諸公之國之制百乘之國方三百里是周禮諸伯之國之制蓋孟子多與周禮合也古者公侯爲一等伯子男爲一等故左傳曰在禮卿不會公侯會伯子男可也將文書以公以該侯言伯以該子男耳若然則百乘之國方百里千乘之國方三百餘里萬乘之國方千里參差不齊矣又五十五百均非餘數相於百五十言餘亦不可通也

俞曰三日出境五日而反疑本作六日而反據下文五日出境十日而反十日出境二十日而反是反之日必倍其出境之日則云三日出境則必六日而反可知傳寫誤也

丁云爲分者爲當分者萬人據下文云爲當分者千萬人爲當分者百萬人皆有當字宜據補

宋本鰥下有也字

爲上幣。黃金爲中幣。刀布爲下幣。先王高下中幣。利下上之用。百乘之國。中而立。東西南北。度五十里。一日定慮。二日定載。三日出竟。五日而反。百乘之制。輕重。毋過五日。百乘爲耕田萬頃。爲戶萬戶。爲開口十萬人。爲分者。萬人。爲輕車。百乘。爲馬四百四。千乘之國。中而立市。東西南北。度百五十餘里。二日定慮。三日定載。五日出竟。十日而反。千乘之制。輕重。毋過一旬。千乘爲耕田。十萬頃。爲戶。十萬戶。爲開口百萬人。爲當分者十萬人。爲輕車千乘。爲馬四千匹。萬乘之國。中而立市。東西南北。度五百里。三日定慮。五日定載。十日出竟。二十日而反。萬乘之制。輕重。毋過二旬。萬乘爲耕田百萬頃。爲戶百萬戶。爲開口千萬人。爲當分者百萬人。爲輕車。萬乘。爲馬四萬匹。

管子曰。疋夫爲鰥。匹婦爲寡。老而無子者。爲獨。君問。其若有

元本同作周

洪文唐曰挾萌即民也讀文民字明也

役田當壯丁壯也[illegible]必使當

年[illegible]外而當年不游[illegible]其禮[illegible]

見受數士有當年而不耕者女有

當年而不織者謂而有俗文夫丁壯而

不耕[illegible]當年而不知說

俞曰挾猶給也挾讀爲決古無決字故以挾爲之[illegible]

言周也給也故有給足之訓荀子解蔽篇[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役曰[illegible]數[illegible]

不耕者則天下或受其飢矣女有當年而

不織者則天下或受其寒矣　新書無

此言也古之人曰一夫不耕或受之飢一婦不織

或受之寒此注語[illegible]一夫不耕天

下必受其飢一婦不織天下必受其寒

者　丁云起疑趣之誤

王曰賣子當爲有不足乎糧即饉[illegible]之饉

曰再其本[illegible]則民無饉[illegible]而求不得

矣子亦種重甲篇曰四再其本則無食

某子者是其誤

丁云此重甲篇曰事三其本則衣食足疑

此文有誤

子弟師役而死者。父母爲獨。上必葬之。衣衾三領。木必三寸。鄉吏視事、葬於公壤。若産而無弟兄。上必賜之。匹馬之。壤。故親之殺其子以爲上用不苦也。君終歲行邑里。其人力同而宮室美者。良萌也。力作者也。脯二束。酒一石。以賜之。力足蕩游不作。老者譙之。當壯者遣之。邊戍。民之無本者。貸之圃彊。故百事皆舉。無留力。失時之民。此皆國筴之數也。

上農挾五。中農挾四。下農挾三。上女衣五。中女衣四。下女衣三。（蓋有脫文[illegible]也）農有常業。女有常事。一農不耕。民有爲之飢者。一女不織。民有爲之寒者。飢寒凍餓。必起於糞土。故先王謹於其始。事再其本。民無檀者賣其子。三其本。若爲食。四其本。則鄉里給。五其本則遠近通。然后死得葬矣。事不能再其本。而上之求焉無止。然則姦涂不可獨遵。貨財不安於拘。隨之以法。則中内

丁云黃帝之王謹逃其爪牙下脫燒山林破增藪焚沛澤九字下文可証

丁云燒山林上脫謹逃其爪牙五字此文即承上文言之

摲民也。輕重不調。無饘之民。不可責理。鬻子不可得使。君失其民。父失其子。亡國之數也。管子曰。神農之數曰。一穀不登。减一穀。穀之法什倍。二穀不登。减二穀。穀之法再什倍。夷踈滿之。無食者予之陳。無種者貸之新。故無什倍之賈。無倍稱之民。

國准第七十九

齊桓公問於管子曰。國准可得而聞乎。管子對曰。國准者。視時而立儀。桓公曰。何謂視時而立儀。對曰。黃帝之王。謹逃其爪牙。有虞之王。枯澤童山。夏后之王。燒增藪。焚沛澤。不益民之利。殷人之王。諸侯無牛馬之牢。不利其器。周人之王。官能以備物。五家之數殊而用一也。桓公曰。然則五家之數籍何者爲善也。管子對曰。燒山林。破增藪。焚沛澤。禽獸衆也。童山竭澤者。君智不足也。燒增藪。焚沛澤。不益民利。逃械器。閉知

宋本用作周

宋本搏作摶　山全作金山

丁云騈字乃牛馬二字相并而誤　上文云諸侯無牛馬之牢　輕重戊篇曰立皁牢服牛馬而天下化之與　按路史引蒙亦有騈字以為民饒句疑今本文

王曰菹菜當爲菹萊字之誤也　俗本萊字作菜菜字作萊二形相似　菹或作沮孟子滕文公篇注曰菹澤生草者也　王制注曰沮謂萊沛　周官縣師注曰萊休不耕者　是菹萊皆生草之地也　輕重己篇菹萊鹹鹵斥澤山間堁壏不爲用之壤　萊字亦誤作菜　唯輕重甲篇山林菹澤草萊　萊字不誤

宋本稅作殺　上有殺字　五穀下有之所生也四字

能者輔已者也諸侯無牛馬之牢不利其器者曰淫器而一民心者也以人御人逃戈刃高仁義乘天國以安已也五家之數殊而用一也

桓公曰今當時之王者立何而可管子對曰請兼用五家而勿盡桓公曰何謂管子對曰立祈祥以固山澤立械器以使萬物天下皆利而謹操重筴童山竭澤益利搏流出金山立幣成菹丘立駢牢以爲民饒彼菹菜之壤非五穀之所生也麋鹿牛馬之地春秋賦生殺老立施以守五穀此以無用之壤臧民之羸五家之數皆用而勿盡

桓公曰五代之王以盡天下數矣來世之王者可得而聞乎管子對曰好譏而不亂亟變而不變時至則爲過則去王數不可豫致此五家之國准也

王曰太平御覽人事部一百三十四引作晨譟於端門樂聞於三衢是也今本既誤且倒則文不成義孫說同
張文虎曰按謂即豈也下文云夫湯以七十里之薄是其證也舊本於之字斷句誤

王曰窌字義不可通當是窖字之誤隸書窖或作窖與窌字略相似
窌亦古窖字也窖與窌皆所以藏穀晏子春秋問篇命吏計公稟之粟藉長幼貧氓之數則必窖其廩實之粟以食之今本窖粟誤作窌
一據注第一字當窖字今本窌字宋本作窖

宋本資作貲下文同按貲當作資字之誤說見山權數篇
一
張文虎曰按故聖人善用非其有二句用非其有者所謂來天下之財使非其人即所謂致天下之民事語篇彼善為國者用非其有使非其人與此正同舊本乃於其有斷句誤也

輕重甲第八十　輕重十三

桓公曰輕重有數乎管子對曰輕重無數物發而應之聞聲而乘之故爲國不能來天下之財致天下之民則國不可成桓公曰何謂來天下之財管子對曰昔者桀之時女樂三萬人端譟晨樂聞於三衢是無不服文繡衣裳者伊尹以薄之游女工文繡纂組一純得粟百鍾於桀之國夫桀之國者天子之國也桀無天下憂飾婦女鍾鼓之樂故伊尹得其粟而奪之流此之謂來天下之財桓公曰何謂致天下之民管子對曰請使州有一掌里有積五窌民無以與正籍者予之長假死而不葬者予之長度飢者得食寒者得衣死者得葬不資者得振則天下之歸我者若流水此之謂致天下之民故聖人善用非其有使非其人動言摇辭萬民可得而親桓

丁士涵云就二字不可解按度當以奭與滿之誤
食者予之陳無種者予之新又事語篇曰歲十
而宇互借奭滿之互在上奭疏與借奭同聲
則獲度字假之奭疏滿之即事語篇之借奭滿之
矣凡從奭從弟之字古皆通用奭奭疏二字互通
用者惟有粟藉之疏古通用字宋足其不能名藉
疏不能曰疑者外疏乃重按當子言此[illegible]
疏者以祖則夷競之疑存重疏字故有粟書之而木字借
疏者故者詩出周[illegible]民有日至乃奭之疏為註讀
以鈎鉺追然於文之書語篇借今是積字改作借奭之
翔云億曰按夷競之當爲奭即古墳字古平
治籍者之遺字也上文桀冬不爲杠夏不
束柎正與湯相反丁校以夷競爲敕是萬夷
疏之誤校正失之

公曰善

桓公問管子曰夫湯以七十里之薄兼桀之天下其故何也管子對曰桀者冬不爲杠夏不束柎以觀凍溺弛牝虎充市以觀其驚駭至湯而不然夷競而積粟飢者食之寒者衣之不咨者振之天下歸湯若流水此桀之所以失其天下也桓公曰桀使湯得爲是其故何也管子曰女華者桀之所愛也湯事之以千金曲逆者桀之所善也湯事之以千金內則有女華之陰外則有曲逆之陽陰陽之議合而得成其天子此湯之陰謀也

桓公曰輕重之數國准之分吾已得而聞之矣請問用兵柰何管子對曰五戰而至於兵桓公曰此若言何謂也管子對曰請戰衡戰准戰流戰權戰勢此所謂五戰而至於兵者也桓

汝文寄按跱當爲偫費墊峙乃模糊誤
文作偫
孫福保曰跱乃儲之叚

戴按高誘注呂氏春秋曰虞亂也

望按遁乃道字誤

香曰牧當作收宋本作收收謂收恤之也

公曰善桓公欲賞死事之後曰吾國者衢處之國饋食之都虎狼之所棲也今每戰輿死扶傷如孤荼首之孫仰倳戟之寳吾無由予之爲之奈何管子對曰吾國之豪家遷封食邑而居者君章之以物則物重不章以物則物輕守之以物則物重不守以物則物輕故遷封食邑富商蓄賈積餘藏羨跱蓄之家此吾國之豪也故君請縞素而就士室朝功臣世家遷封食邑積餘藏羨跱蓄之家曰城肥致衝無委致圍天下有慮齊獨不與其謀子大夫有五穀菽粟者勿敢左右請以平賈取之子與之定其券契之齒釜鏂之數不得爲侈弇焉困窮之民聞而糴之釜鏂無止遠通不推國粟之賈坐長而四十倍君出四十倍之粟以振孤寡牧貧病視獨老窮而無子者靡得相鬻而養之勿使赴於溝澮之中若此則士爭前戰爲顏行

與上校案乃[illegible]字之誤說見中匡篇
高杠池平之時夫妻服簞輕至百里宋本簞
簞作箪引之曰簞字文不可通益輂字之誤
輂字隸或作[illegible]見漢[illegible]碑字从[illegible]从大[illegible]故誤若
共字上畔之卄與竹相似[illegible]作卄者相似因誤為
竹下畔之六與四字相似因誤為四又脫去車
字上一畫因誤為簞之簞後又改為
莞簞之簞夫妻服輂者言杠池平之時
民間夫妻服輂而行不用牛馬亦不假人
輓之也海王篇行服連軺輂者服連即服
輂也
周官鄉師注故書輂作連鄭司農云連讀
為輂[illegible]車連車也[illegible]謂文連者本亦作輂
字亦作[illegible]淮南人間篇高負輂粟而至
今本輂字說見淮南
太平御覽治道部八引作服[illegible]是也
高注[illegible]為駕馬牛[illegible]者失之
服之言負也任重之名也
考工記車人牝服鄭司農云服讀為負
小兒大車萬[illegible]役[illegible]以[illegible]相[illegible]
負類也
史記貨殖傳[illegible]民見[illegible]路使夫妻推輂行
賣服輂者或推或輓前後各一人故夫妻可
以服輂也下文云今高杠柴池東西南北不相睹
天酸然雨十人之力不能上正謂推輂者不能上高
也[illegible]子外儲說右篇輓子引輂上高梁而不
能支是也杠池平之時夫妻二人即可以服輂
而過及其高杠柴池天雨苟下則雖十人之力
不能服輂而登故高而輂之若作服簞
則或食之器也輕何至于人非之而猶不能上乎
輂今人謂之二把手前後各兩轅一人兩手持轅
而輓於前一人如之推於後謂有夫婦推輓者
俗輓於前大扶兩轅推於後則所謂夫
婦服輂也
俞[illegible]說當為[illegible]說文雨部[illegible]小雨也从雨酸聲
王曰所無因當作無所因人力不足恃則當恃牛馬之力
故曰夫舍牛馬之力無所因

不偷而爲用輿死扶傷死者過半此何故也士非好戰而輕死輕重之分使然也

桓公曰皮幹筋角之徵甚重重籍於民而貴市之皮幹筋角非爲國之數也管子對曰請以令高杠柴池使東西不相睹南北不相見桓公曰諾行事期年而皮幹筋角之徵去分民之籍去分桓公召管子而問曰此何故也管子對曰杠池平之時夫妻服簞輕至百里今高杠柴池東西南北不相睹天酸然雨十人之力不能上廣澤遇雨十人之力不可得而恃夫舍牛馬之力所無因牛馬絕罷而相繼死其所者相望皮幹筋角徒予人而莫之取牛馬之賈必坐長而百倍天下聞之必離其牛馬而歸齊若流故高杠柴池所以致天下之牛馬而損民之籍也道若秘云物之所生不若其所聚

[illegible]道字[illegible]道字之誤也韓子外儲說右篇甘茂之吏道穴聞之呂氏春秋知化篇捷之寡[illegible]壞交道屬今本据鵝鶩去人近鶡雞鵠鴇去人遠故曰鵝鶩之舍近鶡雞鵠鴇之道遠（道字并誤作通）

王引之曰說文玉篇廣韻集韻皆無匃字匃當爲[illegible]篆文乃字作[illegible]去字作[illegible]二形相似隸書乃字作[illegible]去字作去亦相似故隸書[illegible]字多誤作匃汗簡[illegible]州從事張表碑[illegible]故匃父司隸校尉魯峻碑陰定陶皆是也匃讀爲韜韜同弓衣也廣雅曰韜弓藏也小雅彤弓篇受言橐之毛傳曰橐韜也釋文韜本又作弢說文曰弢弓衣也古者謂[illegible]曰韜同聲小雅[illegible]曰[illegible]假即冒[illegible]之倒小雅菀柳篇上帝甚蹈一切經音義五引韓詩蹈作陶楚辭九章滔滔孟夏兮史記屈原傳滔滔作陶陶說文搯[illegible]也一切經音義七引通俗文曰捐出曰掏是其證[illegible]之爲韜猶[illegible]之通作掏

俞曰字書無匃字即医字之誤說文匚部医盛弓弩矢器也从匚从矢國語曰兵不解医

張文虎曰按考工記則輪雖敝不匡注匡枉也

璧按匡之義月盈而匡之匡言弓不正圓如月之虧缺也

俞曰[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箙與此同

吾按[illegible]廣韻[illegible]皆無棐字當是棐字之誤說文棐輔也[illegible]作錯曰輔弓弩檠也故从木說文又曰檠榜所以輔弓弩又曰檠榜也棐檠檠二字皆从木其義一也此文曰彼十鈞之弩不得棐檠不能自正荀子性惡篇曰繁弱鉅黍古之良弓也然而不得排檠不能自正排檠與棐檠同韓子外儲說右篇曰榜檠者所以矯不直也鹽鐵論申韓篇曰[illegible]之榜輔檠之正弧刺也棐輔榜一聲之轉或言榜檠或言輔檠棐輔檠其義一也洪曰棐排古今字。

桓公曰弓弩多匡軫（苦禮切礙也）者而重籍於民奉繕工而使弓弩多匡軫者其故何也管子對曰鵝鶩之舍近鶡雞鵠鴇（音保）之通遠鵠鶡之所在君請式璧而聘之桓公曰諾行事期年而上無闕者前無趨人三月解匃弓弩無匡軫者召管子而問曰此何故也管子對曰鵠鶡之所在君式璧而聘之菹澤之民聞之越乎而射遠非十鈞之弩不能中鶡雞鵠鴇彼十鈞之（[illegible]曰四字對上文而衍）弩不得棐擏不能自正故三月解匃而弓弩無匡軫者此何故也以其家習其所也

桓公曰寡人欲籍於室屋管子對曰不可是毀成也欲籍於萬民管子曰不可是隱情也欲籍於六畜管子對曰不可是殺生也欲籍於樹木管子對曰不可是伐生也然則寡人安籍而可管子對曰君請籍於鬼神桓公忽然作色曰萬民室

王曰此何故也四字涉上文而衍上是桓公問語
此是管仲對桓公語不當言何故
王曰忽然非作色之貌忽然當為忿然隸
書忿字或作忩形與忽相似而誤晏子春秋
諫篇曰公忿然作色莊子天地篇曰為圃
者忿然作色齊策曰王忿然作色皆其證
俞曰幼當讀為幽大戴記誥志篇四幽幼也史記
麻書索隱曰幽者幼也是幽與幼聲近義通禮
記玉藻篇再命幽衡鄭注曰幽讀為黝
然則幼之讀為幽猶幽之讀為黝矣聖人
乘幽即上文所謂君請籍於鬼神者之說
同
宋本五吏作五更下同
豐按盤疑鰵之字誤

非文應曰按魚字疑脫右旁
按福保曰正乃征之省

俞曰矩當為渠說文水部渠水所居从水渠
省聲故得假矩為之以渠游為樂謂以游於
渠為樂
[illegible]
王曰大身之都亦當為大舟之都此復舉上文以
起下文字身与舟字形相近而誤都即禹貢大野
既豬之豬馬注云水所停止深者曰豬史記
夏本紀豬作都

屋六畜樹木且不可得籍鬼神乃可得而籍夫管子對曰厭宜乘勢事之利得也計議因權事之囿大也王者乘勢聖人乘幼與物皆耳桓公曰行事奈何管子對曰昔堯之五吏五官無所食君請立五厲之祭祭堯之五吏春獻蘭秋斂落原魚以爲脯鯢以爲郁若此則澤魚之正伯倍異日則無屋粟邦布之籍此之謂設之以祈祥推之以禮義也然則自足何求於民也

桓公曰天下之國莫彊於越今寡人欲北舉事孤竹離枝恐越人之至爲此有道乎管子對曰君請遏原流大夫立沼池令以矩游爲樂則越人安敢至桓公曰行事奈何管子對曰請以令隱三川立員都立大舟之都大身之都有深淵壘十仞令曰能游者賜千金未能用金千齊民之游水不避吳越

香萹當為菑曲菑：水之曲處也淤塞也謂塞曲菑以灌齊都也

祥田徐以緇係緇係

[illegible]

扶身之士[illegible]

王引之曰燒字絕句火字下屬為句尹注獵而行火曰燒式照反九字本在燒字下今本移入火字下則誤以齊之北澤燒火為句矣

俞曰屨僂二字無义乃窶數之段字釋名釋姿容曰窶數猶局縮皆小意也然則窶數之甿謂小民也窶數二字並從婁聲屨僂二字亦並從婁聲故得通用矣

丁云上文云北郭者盡屨僂之甿也則鞽即屩字屩也集韻屩或作鞽

王曰空閒當依宋本作空閑謂以空閑之地給貧民

桓公終北舉事於孤竹離枝越人果至隱曲菑以水齊管子有扶身之士五萬人以待戰於曲菑大敗越人此之謂水豫

齊之北澤燒火（獵而行火曰燒式照反）光照堂下管子入賀桓公曰吾田野辟農夫必有百倍之利矣是歲租稅九月而具粟又美桓公召管子而問曰此何故也管子對曰萬乘之國千乘之國不能無薪而炊今北澤燒莫之續則是農夫得居裝而賣其薪蕘（大曰薪小曰蕘）一束十倍則春有以傳耜夏有以決芸此租稅所以九月而具也（俊曰書鈔八十五禮儀部引北澤燒火光照堂下管子入賀公私問之對曰國不能無薪而炊今北澤燒是農夫得賣其薪蕘也今本宫亦作堂餘同）

桓公憂北郭民之貧召管子而問曰北郭者盡屨縷之甿也以唐園爲本利爲此有道乎管子對曰請以令禁百鍾之家不得事鞽千鍾之家不得爲唐園去市三百步者不得樹葵菜若此則空閒有以相給資則北郭之甿有所讎其手搔之

王曰菑當為甾甾中當也菁茅之有菑金者矣之有菑石也輕重丁使工人刻石而為璽尹注刻石利用以留石亦留石之訛

國曰吾字涉上句衍吾而衍

浩曰俛當作兌是也言操之工用之不善天下之人皆耕而走耳今本作是字誤輕重乙篇同

王曰請君伐菹薪煮沸水為鹽舊本水譌作火據朱本改

下文云山林菹澤草萊者薪蒸之所出也是注非

洪曰沸火當作沸水見地數篇輕重乙篇

皇按火字當依朱本作水安云古本作煮水為鹽地數作煮沸水古本脫沸字

俞曰尹注曰庸功也其說未合庸當為傭史記陳涉世家云與人傭耕索隱引廣雅曰傭役也漢書或以庸為之周勃傳取庸苦之司馬相如傳與庸保雜作索隱引庸為傭是其證也無得聚庸者謂無得聚傭作者尹訓為功失其文矣地數篇毋得聚庸而煮鹽是其文同

功唐園之利故有十倍之利

管子曰陰王之國有三而齊與在焉桓公曰此若言可得聞乎管子對曰楚有汝漢之黃金而齊有渠展之鹽燕有遼東之煑此陰王之國也且楚之有黃金中齊有菑石也苟有操之不工用之不善天下倪而是耳使夷吾得居楚之黃金吾能令農毋耕而食女毋織而衣今齊有渠展之鹽（渠展齊地泲水所流入海之處可煑鹽之所也故曰渠展之鹽）請君伐菹薪（草枯曰菹采居反）煑沸火爲鹽正（音征）而積之桓公曰諾十月始正至於正月成鹽三萬六千鍾召管子而問曰安用此鹽而可管子對曰孟春既至農事且起大夫無得繕冢墓理宮室立臺榭築牆垣北海之衆無得聚庸（庸功也）而煑鹽（北海之衆謂北海煑鹽之人本意禁人煑鹽託以農事慮有妨奪先自大夫起欲人不知其機斯爲權術）若此則鹽必坐長而十倍桓公曰善行事奈何管子對曰請以令糶之

王曰宋本国字在也字上是也尹注云本国自無遠饋而食是其證無鹽則腫自為句地數篇作惡食無鹽則腫

孫星衍曰御覽八百六十五引使作吏

梁趙宋衛濮陽彼盡饋食之也國無鹽則腫守圉之國（本國自無遠饋而食圉與與禦同）用鹽獨甚桓公曰諾乃以令使糴之得成金萬壹千餘斤桓公召管子而問曰安用金而可管子對曰請以令使賀獻出正籍者必以金金坐長而百倍運金之重以衡萬物盡歸於君故此所謂用若挹於河海若輸之給馬此陰王之業

管子曰萬乘之國必有萬金之賈千乘之國必有千金之賈百乘之國必有百金之賈非君之所賴也君之所與故爲人君而不審其號令則中一國而二君二王也桓公曰何謂一國而二君二王管子對曰今君之籍取以正萬物之賈輕去其分皆入於商賈此中一國而二君二王也故賈人乘其弊以守民之時貧者失其財是重貧也農夫失其五穀是重竭也故爲人君而不能謹守其山林菹澤草萊不可以立爲天下王

宋本弊作幣

王曰殷字文不可通殷當爲段段即今假字交段謂交借也隸書叚字作段段字作段二形相似故段誤爲殷史記高祖功臣表故市侯閻澤赤漢書遷爲假相漢表作殷相殷爲段之誤又汗書地理志琅邪郡有段王子侯表作原侯史記建元以來王子侯表誤作段說文假非真也段借也是假借之字古作段今經傳相承作假而段字不復用此段字若不誤爲殷則後人亦無從爲假矣洪曰字書無簡字月令具曲植籧筐呂氏春秋注作簾簡乃簿字之壞

王曰包當作枹枹畜也揆度篇作貨不安於枹業米本亦作枹洪說同

桓公曰此若言何謂也管子對曰山林菹澤草萊者薪蒸之所出犧牲之所起也故使民求之使民籍之因以給之私愛之於民若弟之與兄子之與父也然后可以通財交殷也故請取君之游財而邑里布積之陽春蠶桑且至請以給其口食筒曲之彊若此則絓絲之籍去分而斂矣且四方之不至六時制之春日傳耜次日獲麥次日薄芓次日樹麻次日絶菹次日大雨且至趣芸壅培六時制之臣給至於國都善者鄉因其輕重守其委廬故事至而不妄然后可以立爲天下王

管子曰一農不耕民或爲之飢一女不織民或爲之寒故事再其本則無賣其子者事三其本則衣食足事四其本則正籍給事五其本則遠近通死得藏今事不能再其本而上之求焉無止是使姦涂不可獨行遺財不可包止隨之以法則是

張文虎曰按文則當通下文讀去其本下文今食操不反之事不反二字疑下文之譌

王引之曰正字文不可通正當為乏之乏者匱也絕也史記高祖紀曰漢軍乏食是也乏食則不忍飢餓而為盜矣乏字本作丒形与正相似因譌而為正宣十五年左傳曰文反正為乏

俞曰努讀為努方言凡人語而過東齊謂之劍或謂之努是齊人謂語而過者為努朝令一怒正謂其語之過也怒者努之叚字以管子齊人故齊言耳

王曰有人若干畝當依國蓄篇作人有若干畝

下艾民食三升則鄉有正食而盜食二升則里有正食而盜食一升則家有正食而盜今操不反之事而食四十倍之粟而求民之毋失不可得矣且君朝令而求夕具有者出其財無有者賣其衣屨農夫糶其五穀三分賈而去是君朝令一怒布帛流越而之天下君求焉而無止民無以待之走亡而棲山阜持戈之士顧不見親家族失而不分民走於中而士遁於外此不待戰而內敗

管子曰今爲國有地牧民者務在四時守在倉廩國多財則遠者來地辟舉則民留處倉廩實則知禮節衣食足則知榮辱今君躬犂墾田耕發草土得其穀矣民人之食有人若干步畝之數然而有餓餒於衢閭者何也穀有所藏也今君鑄錢立幣民通移人有百十之數然而民有賣子者何也財有所并

丁云草字与立幣連言不詞疑涉上文而衍
與發若疑草字誤

丁云東乃束字誤束車約車也國策曰請爲子
約車又曰王爲約車載百金
宋本迎癸乙於周下原下作不

也故爲人君不能散積聚調高下分并財君雖彊本趣耕發草立幣而無止民猶若不足也桓公問於管子曰今欲調高下分并財散積聚不然則世且并兼而無止蓄餘藏羨而不息貧賤鰥寡獨老不與得焉散之有道分之有數乎管子對曰唯輕重之家爲能散之耳請以令輕重之家桓公曰諾東車五乘迎癸乙於周下原桓公問四因與癸乙管子甯戚相與四坐桓公曰請問輕重之數癸乙曰重籍其民者失其下數欺諸侯者無權與管子差肩而問曰吾不籍吾民何以奉車革不籍吾民何以待鄰國癸乙曰唯好心爲可耳夫好心則萬物通萬物通則萬物運萬物運則萬物賤萬物賤則萬物可因知萬物之可因而不因者奪於天下奪於天下者國之大賊也桓公曰請問好心萬

丁云幣者敝之借字說文敝帗也一曰敗衣也輕重乙篇曰粟以待靡幣

王曰引之曰當作粟賈平釜四十金賈四千者今之粟賈錢每粟一釜其賈四十錢金賈每一金一千四二千公孫丑篇趙注曰古者以一鎰為一金鎰二十兩也四千錢二者皆当時之賈也下文賈粟釜四十則鍾四百也十鍾四千也二十鍾者為八千也即承粟賈平釜四十言之金賈四千則二金中八千也則承金賈四千言之今本四十上脫釜字金賈上衍則字因下文粟賈釜四十則鍾四百而衍而文又遂不可通

物之可因癸乙曰有餘富無餘乘者責之卿諸侯足其所不賂其游者責之令大夫若此則萬物通萬物通則萬物運萬物運則萬物賤萬物賤則萬物可因矣故知三准同筴者能爲天下不知三准之同筴者不能爲天下故申之以號令抗之以徐疾也民乎其歸我若流水此輕重之數也

桓公問於管子曰今傳戟十萬薪菜之靡日虛十里之衍頓戟一譟而靡幣之用日去千金之積久之且何以待之管子對曰粟賈平四十則金賈四千粟賈釜四十則鍾四百也十鍾四千也二十鍾者爲八千也金賈四千則二金中八千也然則一農之事終歲耕百畝百畝之收不過二十鍾一農之事乃中二金之財耳故粟重黃金輕黃金重而粟輕兩者不衡立故善者重粟之賈釜四百則是鍾四千也十鍾四萬二十鍾者八萬

豐案士字當脫二字帥然與筴桐鼓爲句

錫於祿曰按上下文皆云重祿重賞又云故軒冕立於朝爵祿不隨臣不爲忠中軍行戰委予之賞不隨士不死其列陳則執於朝〻當作祿

王曰珠象上脫詰字下文皆有當據補

金賈四千則是十金四萬也二十金者爲八萬故發號出令曰一農之事有二十金之筴然則地非有廣狹國非有貧富也通於發號出令審於輕重之數然管子曰湩然擊鼓士忿怒鎗然擊金士帥然筴桐鼓從之輿死扶傷爭進而無止口滿用手滿錢非大父母之仇也重祿重賞之所使也故軒冕立於朝爵祿不隨臣不爲忠中軍行戰委予之賞不隨士不死其列陳然則是大臣執於朝而列陳之士執於賞也故使父不得子其子兄不得弟其弟妻不得有其夫唯重祿重賞爲然耳故不遠道里而能威絕域之民不險山川而能服有恃之固發若雷霆動若風雨獨出獨入莫之能圉

桓公曰四夷不服恐其逆政游於天下而傷寡人寡人之行爲此有道乎管子對曰吳越不朝珠象而以爲幣乎發朝鮮

孫星衍曰御覽八百九引無之字爾雅有崑崙虛之璆琳琅玕焉又云河出崑崙虛此不當有之字

陳云上金字疑誤下云而金疑當作千金

不朝請文皮毤（他卧切落毛也）服而以爲幣乎禺氏不朝請以白璧爲幣乎崐崘之虛不朝請以璆琳琅玕爲幣乎故夫握而不見於手含而不見於口而辟千金者珠也然后八千里之吴越可得而朝也一豹之皮容金而金也然后八千里之發朝鮮可得而朝也懷而不見於抱挾而不見於掖而辟千金者白璧也然后八千里之禺氏可得而朝也簪珥而辟千金者璆琳琅玕也然后八千里之崐崘之虛可得而朝也故物無主事無接遠近無以相因則四夷不得而朝矣

管子卷第二十三

宋本大一之字得而霸霸作伯丁云之乃不字誤山至數篇曰天子以客行令以時出熟穀之人亡又四周則自環而不書謂忠外則諸侯連朋合與熟穀之人則去亡故天子失其權也此言熟穀者去天下不可得而霸與山至數篇文義略同丁云壤列二字連文下文云終則有始與天壤爭是請立壤列也戴讀列字下屬非

管子卷第二十四　　唐司空房　玄齡　注

輕重乙第八十一　　輕重丙第八十二

輕重丁第八十三　　輕重戊第八十四

輕重己第八十五　　輕重庚第八十六

輕重乙第八十一　　輕重第四（俊按當作十四）

桓公曰天下之朝夕可定乎管子對曰終身不定桓公曰其不定之說可得聞乎管子對曰地之東西二萬八千里南北二萬六千里天子中而立國之四面面萬有餘里民之入正籍者亦萬有餘里故有百倍之力而不至者有十倍之力而不至者有倪而是者則遠者踈疾怨上邊竟諸侯受君之怨民與之爲善缺然不朝是天子塞其涂熟穀者去天下之可得而霸桓公曰行事奈何管子對曰請與之立壤列天下之

陳云仳小也其字當作佌說文佌小皃也詩曰佌佌彼有屋今毛詩作仳仳傳曰仳仳小也
孫詒讓曰仳乃坒之叚

王曰推當為準〃省作淮因譌而為推事語篇作准徐疾羨不足是其証

宋本沸作沸

張文虎曰[illegible]於更棲即揆度之
宋本左右不足支〃作交疑誤

豐按不欲當作欲不二字倒

丁云地數篇云人求本者令民吾本粟因吾本
幣數篇之入吾為食

戴按衡字衍

丁云按當讀故謹毋失其度與本則民可治今
本本字譌衍又與本二字倒則字接上文則
戴說可成句補上文曰故苟食吾國之粟因吾
國之幣粟幣皆本也

王曰旁山地數揆度二篇皆作邊山因邊
旁字形相近而誤 鐵說同

孫詒讓曰禺氏地數篇作牛氏

旁天子中立地方千里兼霸之壤三百有餘里佌諸侯度百里負海子男者度七十里若此則如胷之使臂臂之使指也然則小不能分於民推徐疾羨不足雖在下不爲君憂夫海出沸無止山生金木無息草木以時生器以時靡幣沸水之鹽以日消終則有始與天壤爭是謂立壤列也

武王問於癸度曰賀獻不重身不親於君左右不足支不善於群臣故不欲收穡戶籍而給左右之用爲之有道乎癸度對曰吾國者衢處之國也遠秸之所通游客蓄商之所道財物之所遵故苟入吾國之粟因吾國之幣然后載黃金而出故君請重重而衡輕輕運物而相因則國筴可成故謹毋失其度未與民可治武王曰行事奈何癸度曰金出於汝漢之右衢珠出於赤野之末光玉出於禺氏之旁山此皆距周七

丁云𣃍當爲柯考工記車人之事一欘有半謂之柯又車人爲車柯長三尺博三寸厚一寸有半五分其長以其一爲之首注首六寸謂今剛關頭斧柯其柄也鄭司農云柯長三尺謂斧柯說文柯斧柄也柯也或作榛詩伐柯伐柯其則不遠說文則等畫物也言之人或取法於斧柯故謂之則然則不遠取法也尺寸取則於柯故曰法也然則柯者車不可少之物也管子書因此假木柄字爲此同又

孫詒讓曰按說文金部云釭車轂中鐵也釭以含軸之管故一車有四釭此云一釭則不可通且此方說重車所載之任器非說車上金木諸材也亦不當及釭當爲鈕之誤周禮鄉師注引司馬法云輂一斧一斤一鑿一梩一鉏是其塙證也

維遹案孫說是也王本作鈕御覽八百三十引作鉏

翼按鈹乃鍛字之誤說文鍛有所治也讀若毀此因聲以得義鐵在山中利鍛治之也

翼按十乃七字誤

張文虎曰猨有當爲又

翼案有乃有之誤字說見侈靡篇

丁云虜乃膚字誤

丁云磧字文不可通左當白字疑百字誤古者責字或負字爲百負即百倍也言畝鍾之國百倍於山諸侯之國也寫者誤

千八百餘里其涂遠其至阸故先王度用於其重因以珠玉爲上幣黃金爲中幣刀布爲下幣故先王善高下中幣制下上之用而天下足矣

桓公曰衡謂寡人曰一農之事必有一耜一銚一鎌一鎒一椎一銍然后成爲農一車必有一斤一鋸一釭一鑽一鑿一銶（奇休切鑿屬）一軻然后成爲車一女必有一刀一錐一箴一鉥（時橘切長針也）然后成爲女請以令斷山木鼓山鐵是可以毋籍而用足管子對曰不可今發徒隸而作之則逃亡而不守發民則下疾怨上邊竟有兵則懷宿怨而不戰未見山鐵之利而内敗矣故善者不如與民量其重計其贏民得其十君得其三有雜之以輕重守之以高下若此則民疾作而爲上虜矣

桓公曰請問壤數管子對曰河埳諸侯畝鍾之國也磧（側革切）山

并百負二字爲韻校者又改作贖耳負
倍二字古通用

上句十倍上疑當有或字与下句对文

孫星衍曰據國蓄篇所是形字之誤

諸侯之國也何埮諸侯常不勝山諸侯之國者豫戒者也桓公曰此若言何謂也管子對曰夫河埮諸侯畆鍾之國也故穀衆多而不理固不得有至於山諸侯之國則斂蔬藏菜此之謂豫戒桓公曰壤數盡於此乎管子對曰未也昔狄諸侯畆鍾之國也故粟十鍾而錙金程諸侯山諸侯之國也故粟五釜而錙金故狄諸侯十鍾而不得傳戟程諸侯五釜而得傳戟十倍而不足或五分而有餘者通於輕重高下之數國有十歲之蓄而民食不足者皆以其事業望君之禄也君有山海之財而民用不足者皆以其事業交接於上者也故租籍君之所宜得也正籍者君之所強求也亡君廢其所宜得而斂其所強求故下怨上而令不行民奪之則怒予之則喜民情固然先王知其然故見予之所不見奪之理故五穀粟

王曰霜露當爲雪木勝霜雪則經冬而不凋故曰不受令於天今雪作霜露則非其旨矣傳寫者因云樹木之勝霜雪者不听於天毋其誤

米者民之司命也黃金刀布者民之通貨也先王善制其通貨以御其司命故民力可盡也管子曰泉雨五尺其君必辱食稱之國必亡待五穀者衆也故樹木之勝霜露者不受令於天家足其所者不從聖人故奪然後予高然后下喜然后怒天下可舉

桓公曰強本節用可以爲存乎管子對曰可以爲益愈而未足以爲存也昔者紀氏之國強本節用者其五穀豐滿而不能理也四流而歸於天下若是則紀氏其強本節用適足以使其民穀盡而不能理爲天下虜是以其國亡而身無所處故可以益愈而不足以爲存故善爲國者天下下我高天下輕我重天下多我寡然后可以朝天下

桓公曰寡人欲毋穀一士毋頓一戟而辟方都二爲之有道乎

今本沿作洧
孫詒讓曰於乃淤之省

丁云艾與刈同收當為畝中方都二之數雖未止一畝之積要其所量可於一畝約知其數也

堅按素賞為素積禮記檀弓云素積也
治要無以令至鼓四字　孫詒讓曰至乃致之省
王曰下期字當依羣書治要作朝言朝軍士朝於泰舟之野而致之令作期者即涉上文期於而誤　孫說同

又曰易牙二字後人所加也小匡篇亦只相曰夷吾大夫曰寗戚隰朋賓胥無鮑叔牙易牙小臣也豈得與四大夫差肩而立乎藝文類聚居處部四引此無易牙二字明是後人所加下文五子曰善五子本作四子因增入易牙故改四為五耳
張文虎曰按易牙字衍牙書皆在鮑叔下
孫星衍曰史記索隱集解引作拔破敵禽將者賞百金

俞曰執將則主將也淮南說山篇執獄牢者無病高注曰執主也義與此同

管子對曰涇水十二空汶淵洙沿滿三之於乃請以令使九月種麥日至日穫則時雨未下而利農事矣桓公曰諾令以九月種麥日至而穫量其艾一收之積中方都二故此所謂善因天時辯於地利而辟方都之道也

管子入復桓公曰終歲之租金四萬二千金請以一朝素賞軍士桓公曰諾以令至鼓期於泰舟之野期軍士桓公乃即壇而立寗戚鮑叔隰朋易牙賓胥無皆差肩而立管子執枹而揖軍士曰誰能陷陳破衆者賜之百金三問不對有一人秉劍而前問曰幾何人之衆也管子曰千人之衆千人之衆臣能陷之賜之百金管子又曰兵接弩張誰能得卒長者賜之百金問曰幾何人卒之長也管子曰千人之長千人之長臣能得之賜之百金管子又曰誰能聽旌旗之所指而得執將

按星衍曰治要引壘作纍丁云當作十能得纍千人者乃與上下文句一例

望按識職之借字

宋云內鄉二字當互易

孫福保曰五子曰善四字疑衍

王曰見其者依唐方治要作見禮見禮二字緊承上文而言今本禮作其涉上下文諸其字而誤　孫說同

宋本無衍字今本作桓公作終舉兵攻萊　治要無必市里三字

首者賜之千金言能得者壘千人賜之人千金其餘言能外斬首者賜之人十金一朝素賞四萬二千金廓然虛桓公惕然太息曰吾曷以識此管子對曰君勿患且使外爲名於其内鄉爲功於其親家爲德於其妻子若此則士必爭名報德無北之意矣吾舉兵而攻破其軍并其地則非特四萬二千金之利也五子曰善桓公曰諾乃誡大將曰百人之長必爲之朝禮千人之長必拜而送之降兩級其有親戚者必遺之酒四石肉四鼎其無親戚者必遺其妻子酒三石肉三鼎行教半歲父教其子兄教其弟妻諫其夫曰見其若此其厚而不死列陳可以反於鄉乎桓公衍終舉兵攻萊戰於莒必市里鼓旗未相望衆少未相知而萊人大遁故遂破其軍兼其地而虜其將故未列地而封未出金而賞破萊軍并其地禽其

俞曰此文凡三云寡人不得籍斗升焉句下並有去一兩字言如此則是去其一分也今第一句下有去字而奪一字第二句下去一兩字俱存而誤屬下讀第三句下去一兩字俱奪矣不能操其二當作不能操其三蓋上文三言去一則是去其三分故桓公言五分不能操其三也如今本則皆不得其指矣又按吾歲罔者即吾歲無也罔無一聲之轉尚書湯誓罔有攸赦西伯戡黎罔敢知吉微子乃罔恒獲金縢王其罔害史記并易以無字是其證也歲無即歲凶或疑罔字為凶字之誤非是

張文虎曰校字疑當作下

君此素賞之計也

桓公曰曲防之戰民多假貸而給上事者寡人欲爲之出賂爲之奈何管子對曰請以令令冨商蓄賈百符而一馬無有者取於公家若此則馬必坐長而百倍其本矣是公家之馬不離其牧皁而曲防之戰賂足矣

桓公問於管子曰崇弟蔣弟丁惠之功世吾歲罔寡人不得籍斗升焉去菹菜鹹鹵斥澤山閒堁壈不爲用之壤寡人不得籍斗升焉去一列稼緣封十五里之原強耕而自以爲落其民寡人不得籍斗升焉則是寡人之國五分而不能操其二是有萬乘之號而無千乘之用也以是與天子提衡爭秩於諸侯（提持也合衆弱以事一強者謂之衡秩次也）爲之有道乎管子對曰唯籍於號令爲可耳桓公曰行事奈何管子對曰請以令發師置屯藉

宋本毋子作予是

俞曰施乃也字之誤乎乃予字之誤宋本作予可證也上當有粟字管子原文當云往歲凶而民飢辟之以號令引之以徐疾也粟予其歸我若流水輕重甲篇曰救中是以号令執之以徐疾也民予其歸我若流水文法與此同知此文是粟予非民予者以下文是言粟事耳

農（屯戍也發師置戍人有粟者則不行）十鍾之家不行（六斛四斗爲鍾）百鍾之家不行千鍾之家不行行者不能百之一千之十而囷窌之數（囷丘倫反窌力救反）皆見於上矣君案囷窌之數令之曰國貧而用不足請以平價取之子皆案囷窌而不能挹損焉（挹猶謂減其數）君直幣之輕重以決其數（直猶當也謂決其積粟之數）使無券契之責（分之曰券合之曰契責讀曰債使百姓皆稱貸於君則無契券之債）則積藏囷窌之粟皆歸於君矣故九州無敵竟上無患令曰罷師歸農無所用之管子曰天下有兵則積藏之粟足以備其粮天下無兵則以賜貧甿若此則菹菜鹹鹵斥澤山閒堤壘之壤無不發草此之謂籍於號令

管子曰滕魯之粟釜百則使吾國之粟釜千滕魯之粟四流而歸我若下深谷者非歲凶而民飢也辟之以號令引之以徐疾施乎其歸我若流水

俞曰此言粟價而云金三百文不可通金乃釜字之誤釜[illegible]甲篇云故善者重粟之價釜四百則是[illegible]四千也十鍾四萬二千鍾者八萬[illegible]文意與彼同三百當作四百古書四字或作亖因誤爲三耳

丁云元本作金三百[illegible]是也請益金加價賈三百下文所謂三倍其賈也

俞曰此謂諸侯即校禮所謂諸公鄭注云公曰諸公謂大國之孤也孤一人言諸者容牧有三監[illegible]子此文有卿諸侯之名且列於大夫之上其爲孤[illegible]無疑

[illegible]云當作請以令與卿諸侯令大夫城藏城藏者藏粟於城中也下文曰下令卿諸侯令大夫城藏正承此句言之下又曰使卿大夫藏千鍾令大夫藏五百鍾列大夫藏百鍾則分承此句言之也今本大夫上脫卿諸侯令四字則與下文不合

丁曰衡者使物一高一下不得常固[illegible]固當爲調[illegible]爲固又誤爲周耳下文衡數不可調即承此句而言[illegible]者使物一高一下不得有調也[illegible]其證

[illegible]曰調則澄澄則常常則高下不貳[illegible]澄[illegible]清與調[illegible]字文不相承[illegible]高者有時而下下者有時而高衡數不[illegible]均平調之則前後相等[illegible]下平矣故曰調則澄平則高者常高下者常下矣[illegible]

[illegible]周易注[illegible]正文

[illegible]

吾此言以四秋分屬四時也分下不當有之字[illegible]上有字而行[illegible]

桓公曰吾欲殺正商賈之利而益農夫之事爲此有道乎管子對曰粟重而萬物輕粟輕而萬物重兩者不衡立故殺正商賈之利而益農夫之事則請重粟之價金三百若是則田野大辟而農夫勸其事矣桓公曰重之有道乎管子對曰請以令與大夫城藏使卿諸侯藏千鍾令大夫藏五百鍾列大夫（列大夫中大夫）藏百鍾富商蓄賈藏五十鍾內可以爲國委外可以益農夫之事桓公曰善下令卿諸侯令大夫城藏農夫辟其五穀三倍其賈則正商失其事而農夫有百倍之利矣

桓公問於管子曰衡有數乎管子對曰衡無數也衡者使物壹高壹下不得常固桓公曰然則衡數不可調耶管子對曰不可調調則澄澄則常常則高下不貳高下不貳則萬物不可得而使固桓公曰然則何以守時管子對曰夫歲有四秋

有四時秋而分四題時無下有字
孫星衍曰御覽引且作既
御覽時序部二引作農事既成　絲作[illegible]鑛
王曰大秋上衍而字上下文皆無此例太平御覽
引此亦無
又按女事紡績緝縷之所作也也字衍御覽
引此亦無

而分有四時故曰農事且作請以什伍農夫賦耜鐵此之謂春之秋大夏且至絲纊之所作此之謂夏之秋而大秋成五穀之所會此之謂秋之秋大冬、營室中女事紡績緝縷之所作也此之謂冬之秋故歲有四秋而分有四時已得四者之序發號出令物之輕重相什而相伯故物不得有常固故曰衡無數桓公曰皮幹筋角竹箭羽毛齒革不足爲此有道乎管子曰惟曲衡之數爲可耳桓公曰行事奈何管子對曰請以令爲諸侯之商賈立客舍一乘者有食三乘者有芻菽五乘者有伍養天下之商賈歸齊若流水

輕重丙第八十二亡　管子輕重十五

輕重丁第八十三　管子輕重十六（右石壁謀　右菁茅謀）

桓公曰寡人欲西朝天子而賀獻不足爲此有數乎管子對

孫福保曰泉古錢字

王曰天下諸侯載黃金珠玉五穀文采布泉輸齊以收石璧㮣泉當為帛下文亦云有五穀菽粟布帛文采者通典食貨十二引此正作布帛文下文大夏帷蓋太宰之秦謹守泉布之謝按泉布亦當為帛布[illegible]帛文帛布下文帛布此承上文惟衣裳之奉[illegible]書云帛布不當云泉布則泉字明似又涉上文泉金而誤也天下文臣之家人民百姓皆獻其貢者泉金索泉金亦當為帛布上文作五穀菽粟布帛文彩並其證今作泉金者亦涉上文泉金而誤

俞曰毌古貫字

曰請以令城陰里（城者築城也陰里齊地也）使其牆三重而門九襲（襲亦重也欲其事密而人不知又先託築城）因使玉人刻石而爲璧（刻石刻其菑石）尺者萬泉八寸者八千七寸者七千珪中（丁仲反）四千瑗中五百（好倍肉曰瑗）璧之數已具管子西見天子曰弊邑之君欲率諸侯而朝先王之廟觀於周室請以令使天下諸侯朝先王之廟觀於周室者不得不以彤弓石璧不以彤弓石璧者（彤弓朱弓也非齊之所出蓋不可獨言石璧兼以彤弓者猶藏其機）不得入朝天子許之曰諾號令於天下天下諸侯載黃金珠玉五穀文采布泉輸齊以收石璧石璧流而之天下天下財物流而之齊故國八歲而無籍陰里之謀也

右石璧謀

桓公曰天子之養不足號令賦於天下則不信諸侯爲此有道乎管子對曰江淮之閒有一茅而三脊毋至其本名之曰

王曰以爲禪籍禪字涉上文禪於梁父而衍籍當爲藉之譌史記封禪書曰江淮之間一茅三脊所以爲藉也是其證引之曰不如令者不得從爲句天下諸侯三字則涉上文天子而衍

王曰反此有道乎當依前後文作爲此有道乎今本爲作反者涉下反之而誤

丁云閒乃閭字誤下文云表稱貸之家皆堊白其門而高其閭

菁茅請使天子之吏環封而守之夫天子則封於太山禪於梁父號令天下諸侯曰諸從天子封於太山禪於梁父者必抱菁茅一束以爲禪籍不如令者不得從天子下諸侯載其黃金爭秩而走江淮之菁茅坐長而十倍其賈一束而百金故天子三日即位天下之金四流而歸周若流水故周天子七年不求賀獻者菁茅之謀也

右菁茅謀

桓公曰寡人多務令衡籍吾國之富商蓄賈稱貸家以利吾貧萌農夫不失其本事反此有道乎管子對曰惟反之以號令爲可耳桓公曰行事奈何管子對曰請使賓胥無馳而南隰朋馳而北甯戚馳而東鮑叔馳而西四子之行定夷吾請號令謂四子曰子皆爲我君視四方稱貸之閒其受息之氓

王曰幾何千家當作幾何家其千字則涉下文千鍾而衍

王曰其出之鍾也一鍾洪云上鍾字當作中下文曰其出之中伯伍也其出之中鍾五釜也其出之中伯二十也皆作中與此下鍾字兩誤丁云校也六字亦當在一鍾下例見下文

孫福保曰萌即氓之叚西方作氓

宋本粟作栗

孫福保曰伯乃百之叚字

王曰苦處當爲谷處上文山居谷處即其證隸書谷字作𠔌苦字作𦬂二形相似而誤又不可通按上文云上斷輪軸下采杼栗則此上斷當是上斷輪之誤上斷輪若特之言代輪從輻矣

張文虎曰校本沸疑泲字之譌

宋本無數字是

幾何千家以報吾鮑叔馳而西反報曰西方之氓者帶濟負河菹澤之萌也漁獵取薪蒸而爲食其稱貸之家多者千鍾少者六七百鍾其出之鍾也一鍾其受息之萌九百餘家賓胥無馳而南反報曰南方之萌者山居谷處登降之萌也上斷輪軸下采杼栗田獵而爲食其稱貸之家多者千萬少者六七百萬其出之中伯伍也其受息之萌八百餘家寗戚馳而東反報曰東方之萌帶山負海苦處上斷福漁獵之萌也治葛縷而爲食其稱貸之家下惠高國多者五千鍾少者三千鍾其出之中鍾五釜也其受息之萌八九百家隰朋馳而北反報曰北方萌者衍處負海煑沸爲鹽梁濟取魚之萌也薪食其稱貸之家多者千萬少者六七百萬其出之中伯二十也受息之萌九百餘家凡稱貸之家出泉參千萬出粟參數千

吳云萌乃意字誤丁云之正二字當是五王之誤五王猶五君也輕重甲篇曰故爲人君而不審其號令則中一國而二君五王也是其證

吳云職疑戢字誤下文同

張文虎曰宋本元本衣作哀按疑衷字之譌　衷

王壽同云終當爲給下文民多稱貸負子息以給上之急度上之求是其證

丁云寵疑龍字誤

王曰從通稱貸之家曰皆再拜按衍曰字

萬鍾受子息民參萬家四子已報管子曰不棄我君之有萌中一國而五君之正也然欲國之無貧兵之無弱安可得哉桓公曰爲此有道乎管子曰惟反之以號令爲可請以令賀獻者皆以鏤枝蘭鼓則必坐長什倍其本矣君之棧臺之職亦坐長什倍請以令召稱貸之家君因酌之酒太宰行觴桓公舉衣而問曰寡人多務令衡籍吾國聞子之假貸吾貧萌使有以終其上令寡人有鏤枝蘭鼓其賈中純萬泉也願以爲吾貧萌決其子息之數使無券契之責稱貸之家皆齊首而稽顙曰君之憂萌至於此請再拜以獻堂下桓公曰不可子使吾萌春有以傳耜夏有以決芸寡人之德子無所寵若此而不受寡人不得於心故稱貸之家曰皆再拜受所出棧臺之職未能參千純也而決四方子息之數使無券契之責四

王曰引之曰發下蓋脫草字國蓄篇曰耕田發草上得其
數矣又輕重甲篇曰今君躬犁墾田耕發草土又曰發本
趣耕發草土或無止是也務字屬下讀務上之所
急者務田農也田農者上之所急也

洪曰纂當作綦綦羅也茈草染成之紋故綦茈下文
萊失綦茈字不誤

俞曰庸乃康字之誤淮南子天文篇十二歲一康高
注曰康盛也盛則豐康者豐盛也尹注曰庸用也
謂豐稔而足用非是
王曰今齊西之粟釜百泉尹注五鍾爲釜今本鍾誤作鍾則鏂二
十也齊東之粟釜十泉則鏂二泉也今本此泉字誤作錢
請以令籍人三十泉得以五穀菽粟決其籍若此則
齊西出三斗而決其籍齊東出三釜而決其籍按齊
西之粟三斗三十錢則二斗二十錢也所鏂亦二十錢則
是二斗爲一鏂也尹注云斗二升八合曰鏂失之矣
王曰然則釜十之粟皆實於倉廩按十當爲斗釜
斗之粟即承上三斗三釜而言隸書斗字作什後人
誤以爲什而改爲十通典食貨十二引此已誤

方之萌閒之父教其子兄教其弟曰夫墾田發務上之所急可以無庶乎君之憂我至於此此之謂反準

管子曰昔者癸度居人之國必四面望於天下下高亦高天下高我獨下必失其國於天下桓公曰此若言曷謂也管子對曰昔萊人善染練茈之於萊純鍿緺綬之於萊亦純鍿也其周中十金萊人知之閒纂茈空周且斂馬作見於萊人操之萊有推馬是自萊失綦茈而反準於馬也故可因者因之乘者乘之此因天下以制天下此之謂國準

桓公曰齊西水潦而民飢齊東豐庸而糶賤（庸用也謂豐稔而足用）欲以東之賤被西之貴爲之有道乎管子對曰今齊西之粟釜（五鍾爲釜）百泉則鏂二十也（斗二勝八合曰鏂烏侯反泉錢也）齊東之粟釜十泉則鏂二錢也請以令籍人三十泉得以五穀菽粟決其籍若此則

俞曰云齊西之粟釜百泉齊東之粟釜十泉然則所謂釜十之粟者乃一釜十泉之粟指齊東而言若齊西粟貴齊東粟賤故云坦是籍人三十泉而齊西稅以粟三斗當齊東三十泉東必以粟三釜當粟三十泉是齊西之粟所入無多而齊東之粟皆實於倉廩矣下曰西之民飢者得食寒者得衣以此故粟賈平因桓公欲以東之賤補西之貴故爲此法則其所注意者在齊東一釜十泉之粟故曰然則釜十之粟皆實於倉廩三氏含糊其詞當爲斗釜十之粟承上三斗三釜而言則全失其義矣

吾阮當爲阬谿當爲鄣丁子之說也立政篇曰溝瀆不遂於隘鄣水不安其藏又曰通溝瀆修障防安水藏隘與阬同鄣與障同

疑王援泉乃帛字誤

丁云謹下當有守字上文句例可証

宋本誤作謂

齊西出三斗而決其籍齊東出三釜而決其籍然則釜十之粟皆實於倉廩西之民飢者得食寒者得衣無本者予之陳無種者予之新若此則東西之相被遠近之準平矣（君下令稅人三十錢準以五穀令齊西之人納三斗東之人納三釜以賑西之人則東西俱平矣管子曰智用無窮以區區之齊一匡天下本仁祖義成其霸業所行權術因機而發非爲常道故別篇云偏行而不盡也）桓公曰衡數吾已得聞之矣請問國準管子對曰孟春且至溝瀆阮而不遂谿谷報上之水不安於藏內毀室屋壞牆垣外傷田野殘禾稼故君謹守泉布之謝物且爲之舉大夏帷蓋衣幕之奉不給謹守泉金之謝物且爲之舉大秋甲兵求繕弓弩求弦謹絲麻之謝物且爲之舉大冬任甲兵粮食不給黃金之賞不足謹守五穀黃金之謝物且爲之舉已守其謝富商蓄賈不得如故此之謂國準

龍鬬於馬謂之陽牛山之陰管子入復於桓公曰夫使使者

宋本飭作飾顧千里云初疑袀字之誤請使
大夫袀飭爲句飭下當脫一字

丁云哉乃戕字之誤
孫詒讓曰哉乃戴之叚

王曰收當爲叔叔即菽字
戰國策冬惠與戌叔莊子列御寇篇食以芻叔漢
書昭帝紀以叔粟當賦并與菽同大雅生民篇蓺之
荏菽柏之弓字叔左氏春秋定元年隕霜殺
菽釋文并作叔
見下文輕重甲篇末云中大夫有五穀叔粟者勿敢左
古叔字草書作收因誤而爲收

王曰嗇當爲嗇嗇亦災字彗星天災
也因彗星出而斂財物故曰乘
天災而求民鄰財之道戴說同
俞曰天嗇無義當爲天留留者災之叚字也隸
書留字或作畱嗇字或作嗇兩形相似而誤
王曰請之當爲謂謂下文說其位杜其門是謂之事
今作請之者涉上請以令而誤

臨君之郊請使大夫初飭左右玄服天之使者乎天下聞之曰神哉齊桓公天使使者臨其郊不待舉兵而朝者八諸侯此乘天威而動天下之道也故智者役使鬼神而愚者信之

桓公終神管子入復桓公曰地重投之哉兆國有慟風重投之哉兆國有槍星其君必辱國有彗星必有流血浮丘之戰彗之所出必服天下之仇今彗星見於齊之分請以令朝功臣世家號令於國中曰彗星出寡人恐服天下之仇請有五穀收粟布帛文采者皆勿敢左右國且有大事請以平賈取之功臣之家人民百姓皆獻其穀菽粟泉金歸其財物以佐君之大事此謂乘天嗇而求民鄰財之道也

桓公曰大夫多并其財而不出腐朽五穀而不散管子對曰請以令召城陽大夫而請之桓公曰何哉管子對曰城陽大

朱本絿作䅥是云芸陵下奪之風輕重乙篇有

俞曰尹注曰峥丘地名未聞說即葵丘此說殊不可解但傳多言葵丘之会無言葵丘之戰者安得借謂峥丘即葵丘乎葵疑癸字之誤春秋莊十年夏六月齊師宋師次于郎公敗宋師于乘丘或說苑以峥丘之戰為指此役故云即乘丘耳乘古字作𠅤与癸字相似因而致誤　王曰洽当為佮下文云国中大佮即其證也給洽草书相似故给誤洽尹注非

王曰表当依宋本作旌故尹注曰旌表也今作表者涉注文而誤

夫嬖寵被絺綌鵝鶩含餘粖齊鍾鼓之聲吹笙篪同姓不入伯叔父母遠近兄弟皆寒而不得衣飢而不得食子欲盡忠於寡人能乎故子毋復見寡人滅其位杜其門而不出功臣之家皆爭發其積藏出其資財以予其遠近兄弟以爲未足又收國中之貧病孤獨老不能自食之萌皆與得焉故桓公推仁立義功臣之家兄弟相戚骨肉相親國無飢民此之謂繆數

桓公曰崢丘之戰（崢丘地名未聞說即葵丘）民多稱貸負子息以給上之急度上之求寡人欲復業產（業產者本業也）此何以洽（洽通也言百姓爲戎事失其本業今欲敢之何以通於此也）管子對曰惟繆數爲可耳（繆讀曰謬假此術以陳其事也）桓公曰諾令左右州曰表稱貸之家（旌表也）皆堊白其門而高其閭（亦所以貴重之）州通之師執折箓曰君且使使者桓公使八使者式璧而聘之以給鹽菜之用（令使者賫石璧而與仍存問之謙言鹽菜之用）稱貸之家皆齊首稽顙

王曰也字涉下文父母也而衍通典食貨十二引無也字

今本振作賑与宋夏本不合

王云杭当為莊〻古讀若康杭莊即康莊

丁云巨渠叚字雄当為庸上林賦有庸渠水鳥也說文鷛〻〻渠

而問曰何以得此也使者曰君令曰寡人聞之詩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也寡人有峥丘之戰吾聞子假貸吾貧萌使有以給寡人之急度寡人之求使吾萌春有以傳耜夏有以決芸而給上事子之力也是以式辟而聘子以給鹽菜之用故子中民之父母也稱貸之家皆折其券而削其書（舊執之券皆折毀之所書之債皆削除之不用）發其積藏出其財物以振貧病分其故貲故國中大給峥丘之謀也此之謂繆數

桓公曰四郊之民貧商賈之民富寡人欲殺商賈之民以益四郊之民爲之奈何管子對曰請以令决瓁洛之水通之杭莊之閒桓公曰諾行令未能一歲而郊之民殷然益富商賈之民廓然益貧桓公召管子而問曰此其故何也管子對曰决瓁洛之水通之杭莊之閒則屠酤之汁肥流水則蟲虻巨雄

王曰蚍當依上文作虻孫說同

樸案丁壯當作桑蟬居其下

俛曰九當爲丸之訛（說文彈行丸也）游當爲

浮游猶懷丸挾彈手遊（遊）[illegible]

王曰賣賤當作買賤言四郊之民多買賤物所以致

富也今作賣賤者涉上文賤賣而誤

王曰當作此其故何也下文同

張文虎曰推字疑當作互

丁云睹乃職之借字廣雅曰職識也孟子離

婁章句注曰職記也音義職或作𥄂同說文作𥄂云

記也六書故有𥅡字云與職同視也

翡燕小鳥皆歸之宜昬飲此水上之樂也賈人蓄物而賣爲雠買爲取市未央畢而委舍其守列投蟲蚍巨雄新冠五尺請挾彈懷九游水上彈翡燕小鳥被於暮故賤賣而貴買四郊之民賣賤何爲不富哉商賈之人何爲不貧乎桓公曰善

桓公曰五衢之民衰然多衣弊而屨穿寡人欲使帛布絲纊之賈賤爲之有道乎管子曰請以令沐途旁之樹枝使無尺寸之陰桓公曰諾行令未能一歲五衢之民皆多衣帛完屨桓公召管子而問曰此其何故也管子對曰途旁之樹未休之時五衢之民男女相好往來之市者罷市相睹樹下談語終日不歸男女當壯扶輦推輿相睹樹下戲笑超距終日不歸父兄相睹樹下論議玄語終日不歸是以田不發五穀不播麻桑不種爾蠒縷不治內嚴一家而三不歸則帛布絲纊之

丁云無穀退字誤

宋本壹作壹今本作一

照按此作民何不為也

丁云于即方字之誤而衍者

賈安得不貴桓公曰善

桓公曰糶賤寡人恐五穀之歸於諸侯寡人欲爲百姓萬民藏之爲此有道乎管子曰今者夷吾過市有新成囷京者二家（大囷曰京）君請式璧而聘之（式用也璧石璧也聘問也賜之以璧仍存問之）桓公曰諾行令半歲萬民聞之舍其作業而爲囷京以藏菽粟五穀者過半桓公問管子曰此其何故也管子曰成囷京者二家君式璧而聘之名顯於國中國中莫不聞是民上則無功顯名於百姓也功立而名成下則實其囷京上以給上爲君壹舉而名實俱在也民何爲也

桓公問管子曰請問王數之守終始可得聞乎管子曰正月之朝穀始也日至百日黍秫之始也九月斂實平麥之始也

管子問於桓公敢問齊方于幾何里桓公曰方五百里管子

王曰洪云山至數篇載龍夏以北至于海莊禽獸羊牛之地也此湃字乃海莊二字誤并作一字按洪說是也俗書莊字作庄隸書莊字作荘荘俗又省作庄因誤而爲庠加氵則爲湃矣

安云朝夕讀爲潮汐外之逸其外也

俞曰吾字乃君字之誤管仲請桓公爲託食之主故桓公遽然起曰然則爲之奈何戴說同

王曰引之曰操當作摽摽辭與動言相對古人自有複語耳輕重甲篇云動言摇辭萬民可得而親是其證今本摽作操者涉上文兩操字而誤

丁云虞乃斥字誤

安云君以織籍籍於系元本無下籍字系當爲糸五忽爲糸十糸爲絲

曰陰雍長城之地其於齊國三分之一非穀之所生也湃龍夏其於齊國四分之一也朝夕外之所墆齊地者五分之一非穀之所生也然則吾非託食之主耶桓公遽然起曰然則爲之奈何管子對曰動之以言潰之以辭可以爲國基且君幣籍而務則賈人獨操國趣君穀籍而務則農人獨操國固君動言操辭左右之流君獨因之物之始吾已見之矣物之終吾已見之矣物之賈吾已見之矣管子曰長城之陽魯也長城之陰齊也三敗殺君二重臣定社稷者吾此皆以狐突之地封者也故山地者山也水地者澤也薪芻之所生者斥也公曰託食之主及吾地亦有道乎管子對曰守其三原公曰何謂三原管子對曰君守布則籍於麻十倍其賈布五十倍其賈此數也君以織籍籍於系未爲系籍系撫織再十倍其

刘云云疑當作去

丁云當讀以國一籍五句臣乃五字誤君守布萬兩句右乃君字誤上文云君守布其其証而后籍麻句麻十倍其賈句布五十倍其賈句今一籍麻二字誤人衍四字失本衍字係校於屬入上文云君守布則一籍於麻十倍其賈布五十倍其賈是其証

丁云朱本二十作廿舊廿字誤救乃數字誤

王曰湯之以高下（湯於高集陳風宛邱曰子之湯兮）注之以徐疾一可以爲百撫一可以爲百當作一可以爲十十可以爲百山权數篇云徐疾之數輕重之筴一可以爲十十可以爲百此二句當也凡兩見是其證

朱本刑作形

賈如此則云五穀之籍是故籍於布則撫之系籍於穀則撫之山籍於六畜則撫之術籍於物之終始而善御以言公曰善管子曰以國一籍臣右守布萬兩而右麻籍四十倍其賈衍布五十倍其賈公以重布決諸侯賈如此而有二十齊之故是故輕軼於賈穀制畜者則物軼於四時之輔善爲國者守其國之財湯之以高下注之以徐疾一可以爲百未甞籍求於民而使用若河海終則有始此謂守物而御天下也公曰然則無可以爲有乎貧可以爲富乎管子對曰物之生未有刑而王霸立其功焉是故以人求人則人重矣以數求物則物重矣公曰此若言何謂也管子對曰舉國而一則無貲舉國而十則有百然則吾將以徐疾御之若左之授右若右之授左是以外內不踐終身無咎王霸之不求於人而求之終始四

王曰身上当有終字上文終身無咎即其證

洪曰峜当作金〻古文法字路史後紀一引作六𨥁莊氏述祖云峜当作金古法字束通政大戴礼盛德篇有六政疑即六金路之炎帝記注引樹作樓淇上有于字民作人無而天下化之五字御覽火部二引生火作出火路史注引葷臊作膻[illegible]膻[illegible]御覽七十九引茲胃作腸胃集韻胃古文作膶[illegible]

俞曰商当為障古書商与章通荀子[illegible]篇殺商者女[illegible]之曰商[illegible]章是之障从章声故得以商為之呂氏春秋[illegible]為臣不知其章韓子外儲說篇作強商然則以商為障猶以商為章矣朱本商作[illegible]之讀商當為[illegible]之誤

時之高下令之徐疾而已矣源泉有竭鬼神有歇守物之終始身不竭此謂源究

輕重戊第八十四　　輕重十七

桓公問於管子曰輕重安施管子對曰自理國虙戲以來未有不以輕重而能成其王者也公曰何謂管子對曰虙戲作造六峜以迎陰陽作九九之數以合天道而天下化之神農作樹五穀淇山之陽九州之民乃知穀食而天下化之黃帝作鑽鐩生火以熟葷臊民食之無茲胃之病而天下化之黃帝之王童山竭澤有虞之王燒曾藪斬羣害以爲民利封土爲社置木爲閭始民知禮也當是其時民無慍惡不服而天下化之夏人之王外鑿二十虻韘十七湛疏三江鑿五湖道四涇之水以商九州之高以治九藪民乃知城郭門閭室屋之

王曰帛當爲皁字之誤也史記五宗世家彭祖衣皁布衣漢書景十三王傳皁作帛皁以養馬牢以養牛故曰立皁牢服牛馬

洪曰㤓當作全

王曰公其行義奈何按其字涉上文公其行義而衍

俞曰千一本作芊當從之芊者楚之不成者猶言童也漢書食貨志蘇林注下云禾粟之未生而不成者謂之童芊之言童其義一也

築而天下化之殷人之王立帛牢服牛馬以爲民利而天下化之周人之王循六㤓合陰陽而天下化之公曰然則當世之王者何行而可管子對曰幷用而毋俱盡也公曰何謂管子對曰帝王之道備矣不可加也公其行義而已矣公曰其行義奈何管子對曰天子幼弱諸侯亢強聘享不上公其弱強繼絕率諸侯以起周室之祀公曰善

桓公曰魯梁之於齊也千穀也蠭螫也齒之有脣也（蠭古蜂字螫音尸亦反言魯梁二國常爲齊患也）今吾欲下魯梁何行而可管子對曰魯梁之民俗爲綈（徒奚反繒之厚者謂之綈）公服綈令左右服之民從而服之公因令齊勿敢爲必仰於魯梁則是魯梁釋其農事而作綈矣桓公曰諾即爲服於泰山之陽（魯梁二國在泰山之南故爲服於此近其境也欲魯梁人速知之）十日而服之管子告魯梁之賈人曰子爲我致綈千匹賜子金三

王曰財用上脫而字下文云則是魯梁不賦於民而財用足也即其證

王曰繑與繑同亦作繑集韻繑儌當作徼徼引也言引繑而遲相隨也今作繑者因繑字而誤加糸耳尹注非

孫星衍曰通典十二引作周月

王曰居當為治字之誤也齊民要術一太平御覽木部一引此並作治下文室屋漏者得居二句居亦作治

鄭

宋云檟弓沐楸塗沐治也此云沐者亦謂脩治去其枝也

百斤什至而金三十斤則是魯梁不賦於民財用足也魯梁之君聞之則教其民爲綈十三月而管子令人之魯梁魯梁郭中之民道路揚塵十步不相見絏繑而踵相隨（絏繑謂連續也絏息列反繑丘喬反）車轂齺騎連伍而行（齺齺也士角反言其車轂往來相齺而騎東西連而行皆趨綈利耳）管子曰魯梁可下矣公曰奈何管子對曰公宜服帛率民去綈閉關毋與魯梁通使公曰諾後十月管子令人之魯梁魯梁之民餓餒相及（相及猶相繼也）應聲之正無以給上（應聲之正謂急速之賦正音征）魯梁之君即令其民去綈脩農穀不可以三月而得魯梁之人糴十百（穀斗千錢）齊糶十錢（穀斗十錢）二十四月魯梁之民歸齊者十分之六三年魯梁之君請服桓公問管子曰民飢而無食寒而無衣應聲之正無以給上室屋漏而不居牆垣壞而不築爲之奈何管子對曰沐涂樹之枝也桓公曰諾令謂左右伯沐涂樹之

俞曰闊字無义乃閼字之誤其誤爲蓍古字通也郭注以閼其年三字爲句尹氏以閼字屬上讀注云閼涂也非是
劉望校合[illegible]字

王曰梢當爲俏俏與肖同列子力命篇佹成者俏成也初非成也張湛注俏似也釋文云肖字同又楊朱篇人肖天地之類釋文作俏
言其息於樹下者皆游淸之民故曰古者遇萊之國也一樹而百乘息其下者以其不肖也下文三不歸皆承不肖言之宋本作梢者民誤作梢皆俏字之誤
俞曰梢當從宋本作梢考工記輪人以其圍之防捎其藪鄭注曰捎除也此言一樹而百乘息其下者以其不捎除之故下文曰今吾沐涂樹之枝日中無尺寸之陰正是捎除之也宋說同
王曰歸市下當有者字歸市者對上文丁壯者及父老而言

枝左右伯受沐涂樹之枝闊其年民被白布淸中而濁應聲之正有以給上室屋漏者得居牆垣壞者得築公召管子問曰此何故也管子對曰齊者夷萊之國也一樹而百乘息其下者以其不梢也衆鳥居其上丁壯者胡丸操彈居其下終日不歸父老柎枝而論終日不歸歸市亦惰倪終日不歸今吾沐涂樹之枝日中無尺寸之陰出入者長時行者疾走父老歸而治生丁壯者歸而薄業彼臣歸其三不歸此以鄉不資也

桓公問於管子曰萊莒與柴田相并爲之奈何管子對曰萊莒之山生柴君其率白徒之卒鑄莊山之金以爲幣重萊之柴賈萊君聞之告左右曰金幣者人之所重也柴者吾國之奇出也以吾國之奇出盡齊之重寶則齊可并也萊即釋其耕農而治柴管子即令隰朋反農二年桓公止柴萊莒之糴

戴曰胡乃怙字誤輕重丁篇正作怙

俞曰二十八月當作二十四月上文曰二十四月魯梁之民歸齊者十分之六此文亦與彼同益二十四月者復言之則二年也若作二十八月於文無取故知其非

安井衡云城非所以置鹿城當是囿字誤

俞曰此本作楚之生鹿一而當八萬言一鹿直八萬泉也傳寫者誤移其於一而之上又不可通又按下文曰子為我致生鹿二十賜子金百斤是一鹿直金五斤也而當八萬泉則金一斤直泉一萬六千蓋金一兩而泉一千也漢書食貨志曰黃金重一斤直錢萬是春秋時金價貴於漢也

宋本作明主下同

三百七十齊糴十錢萊莒之民降齊者十分之七二十八月萊莒之君請服

桓公問於管子曰楚者山東之強國也其人民習戰鬬之道舉兵伐之恐力不能過兵弊於楚功不成於周爲之奈何管子對曰即以戰鬬之道與之矣公曰何謂也管子對曰公貴買其鹿桓公即爲百里之城使人之楚買生鹿楚生鹿當一而八萬管子即令桓公與民通輕重藏穀什之六令左司馬伯公將白徒而鑄錢於莊山令中大夫王邑載錢二千萬求生鹿於楚楚王聞之告其相曰彼金錢人之所重也國之所以存明主之所以賞有功禽獸者群害也明王之所棄逐也今齊以其重寶貴買吾群害則是楚之福也天且以齊私楚也子告吾民急求生鹿以盡齊之寶楚民即釋其耕農而田

望按涂上一本有內字疑管子本或作內或作涂而校者合之耳

元本朱本芊作楚

此文當從舊本狐白應陰陽之變按管子曰三字當衍

[illegible]
平御覽[illegible]部二十一引此作[illegible]貴者[illegible]上文貴
[illegible]其[illegible]作貴[illegible]者涉上文貴
買之而穀文下文衡山之君告其相曰天下爭吾械
器令其買再什以上國素買當依朱本作貴
上文云衡山之械器必倍其賈即其證此本涉上文
諸賈字而誤
命曰[illegible]數文數案服御覽引作去其本[illegible]下文代人果
去其本而居山林之中然後人不勝其語而改之也本者
根本也凡有根本之義者皆可以本言之故古人言本者
無定名禮記大學篇此謂知本正義曰本謂身也禮器
篇反本修古正義曰本謂心也周易大過象傳本末弱
也侯果曰本君也是知本無定名對天下國家而言則身
為本對四體而言則心為本對臣民而言則君為本
矣管子地數篇守圉之本其用鹽獨重又云夫齊衢
處之本通達所出也游子勝商之所道人求本者食
吾本粟因吾本幣[illegible]輕重甲篇曰守圉之國用鹽
獨重[illegible]重也萬曰吾國者衢處之國也遠[illegible]所

鹿管子告楚之賈人曰子爲我至生鹿二十賜子金百斤什至而金千斤也則是楚不賦於民而財用足也楚之男子居外女子居涂隰朋教民藏粟五倍楚以生鹿藏錢五倍管子曰楚可下矣公曰奈何管子對曰楚錢五倍其君且自得而脩穀錢五倍是楚強也桓公曰諾因令人閉關不與楚通使楚王果自得而脩穀穀不可三月而得也楚糴四百齊因令人載粟處芊之南楚人降齊者十分之四三年而楚服

桓公問於管子曰代國之出何有管子對曰代之出狐白之皮公其貴買之管子曰狐白應陰陽之變六月而壹見公貴買之代人忘其難得喜其貴買必相率而求之則是齊金錢不必出代民必去其本而居山林之中離枝聞之必侵其北離枝侵其北代必歸於齊公曰今齊載金錢而往桓公曰諾即

通[illegible]之所遺財物之所遺故[illegible]入吾國之衆國吾國之幣前後文小異大同或言本或言國者國亦可謂之本也淮南子氾論篇立三本朝之上注曰本朝國朝也此古人謂國爲本之證是本[illegible]國之本書字制之國也衡山之本書衡[illegible]之國也人求本者求乃衆字之誤言人衆吾國也食吾本衆因吾本幣[illegible]吾國吾國幣也此篇代民必去其本而居山林中言去其國而寓山林之中也若[illegible]則失其文義矣王曰公國[illegible]令齊貴金錢而往投公因[illegible]當爲公其上文曰君其鑄莊山之金以爲幣下文曰公其令人貴買衡山之械器而賣之時其證

[illegible]曰[illegible]柳買引本俱作[illegible]

張文虎曰案上文已云離枝聞之遂侵其北疑此文侵字當作取

孫星衍曰類聚九十五引作離枝聞而伐之又五十九引作齊[illegible]誤

[illegible]曰[illegible]買下[illegible]當有[illegible]字

令中大夫王師北將人徒載金錢之代谷之上求狐白之皮代王聞之即告其相曰代之所以弱於離枝者以無金錢也今齊乃以金錢求狐白之皮是代之福也子急令民求狐白之皮以致齊之幣寡人將以來離枝之民代人果去其本處山林之中求狐白之皮二十四月而不得一離枝聞之則侵其北代王聞之大恐則將其士卒葆於代谷之上離枝遂侵其北王即將其士卒願以下齊齊未亡一錢幣脩使三年而代服

桓公問於管子曰吾谷制衡山之術爲之奈何管子對曰公其令人貴買衡山之械器而賣之燕代必從公而買之秦趙聞之必與公爭之衡山之械器必倍其賈天下爭之衡山械器必什倍以上公曰諾因令人之衡山求買械器不敢辯其貴賈齊修械器於衡山十月燕代聞之果令人之衡山求買

安云古本買作賣

吳云趙糴十五此與下文脩糴五月糴糴二字當互易

丁云清精同字
又曰天子東出其國四十六里而壇服青而絻青搢
玉總帶玉監朝諸侯卿大夫列士循於百姓號
曰祭日犧牲以魚[illegible]作犧牲以魚[illegible]
之笏忽即笏字也吳陶謨在治要齋作笏注
云笏忽也臣見君所書思對命者也君本
有[illegible]紀集解[illegible]士冠禮注今文笏作忽墨子
公孟篇曰公孟子戴章甫搢忽是笏與忽通也桓
二年左傳衮冕黻珽杜注曰珽玉笏也此云天子搢
玉笏即玉藻所謂天子搢珽考工記玉人所謂大圭
長三尺天子服之者也周官典瑞云王晉大圭以朝
此云天子搢玉笏祭日正與周官合左傳正義
引賈逵云天子執玉笏以朝日即此篇之文

械器燕代修三月秦國聞之果令人之衡山求買械器衡山之君告其相曰天下爭吾械器令其買再什以上衡山之民釋其本脩械器之巧齊即令隰朋漕粟於趙趙糴十五隰朋取之石五十天下聞之載粟而之齊齊脩械器十七月脩糴五月即閉關不與衡山通使燕代秦趙即引其使而歸衡山械器盡魯削衡山之南齊削衡山之北內自量無械器以應二敵即奉國而歸齊矣

輕重己第八十五　　輕重十八

凊神生心心生規規生矩矩生方方生正正生曆曆生四時四時生萬物聖人因而理之道偏矣以冬日至始數四十六日冬盡而春始天子東出其國四十六里而壇服青而絻青搢王揔帶王監朝諸侯卿大夫列士循於百姓號曰祭曰犧牲

一書七二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 9　[illegible]

望校本下無[illegible]字　[illegible]乃[illegible]字之誤說見禁藏篇

王曰又當為乂乂與刈通齊語云槍刈耨鎛是也說文橿鉏柄名也鹽鐵論論勇篇云鉏櫌棘橿以破衝隆橿渠下文作[illegible]渠未詳[illegible]即[illegible]字之誤[illegible]字或作[illegible]又作[illegible]形與[illegible]相似因之為[illegible]其下半亦相類也緤亦[illegible]也

王曰此字疑衍引之曰人字衍民之窮者有此三類故謂使有三人也孟子梁惠王篇老而無妻曰鰥老而無夫曰寡老而無子曰獨幼而無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窮民而無告者文義與此同

俞曰衆當作[illegible]漢書文帝紀吏之不當受職者師古注曰衆給也此言就官而衆謂就官而給作衆者形近而誤[illegible]下有人字疑涉上[illegible]文有此三人者按猶言此三等人也雜志謂衍人字非

孫詒讓曰衆可事者八字疑衍

俞曰兩作字皆叚為祖古字通用詩蕩篇侯作侯祝釋文曰作本作祖是其證也此言有不樹藝者必下祖之於地上祖之於天明其為不服之民蓋以神道設教之意若依本字讀之則不可通矣

王曰引之曰下文曰秋盡而冬始天子服黑絻黑而靜處朝則此當云天子服赤絻赤而靜處朝寫者誤改耳

以魚發出令曰生而勿殺賞而勿罰罪獄勿斷以待期年教民樵室鑽鐩墐竈泄井所以壽民也耜耒耨懷鉊鉛又橿權渠繉緤所以御春夏之事也必具教民爲酒食所以爲孝敬也民生而無父母謂之孤子無妻無子謂之老鰥無夫無子謂之老寡此三人者皆就官而衆可事者不可事者食如言而勿遺多者爲功寡者爲罪是以路無行乞者也路有行乞者則相之罪也天子之春令也以冬日至始數九十二日謂之春至天子東出其國九十二里而壇朝諸侯卿大夫列士循於百姓號曰祭星十日之內室無處女路無行人苟不樹藝者謂之賊人下作之地上作之天謂之不服之民處里爲下陳處師爲下通謂之役夫三不樹而主使之天子之春令也以春日至始數四十六日春盡而夏始天子服黃而靜處朝

俞曰誅大臣三字衍文也此蓋以斷大木斬大山戮大衍爲滅三大其上文聚大衆行大火非滅之也故不數之若如誅大臣則爲滅四大矣又按斬大山之斬當讀爲墾與形聲解爲斬高同

孫星衍曰戮上當脫毋字

孫星衍曰御覽五二十三引作祈天宗據下文祀於太祖此亦當作太宗

王曰入當爲人言之也言同族者入祭異族者剝止也

吳云沃乃飫字誤

吳云觀於外祖者三句兩祭字皆涉下文所以害而衍

吳云大惢疑心星也心三星故其字作惢詩曰七月流火故公祀於其他惢也說文惢心疑也讀若瑣非此文

俞曰上文以冬日至始數四十六日冬盡而春始天子東出其國四十六里而壇以冬日至始數九十二日謂之春至天子東出其國九十二里而壇下文以秋日至始數九十二日天子北出九十二里而壇里數

諸侯卿大夫列士循於百姓發號出令曰毋聚大衆毋行大火毋斷大木誅大臣毋斬大山毋戮大衍滅三大而國有害也天子之夏禁也

以春日至始數九十二日謂之夏至而麥熟天子祀於太宗其盛以麥麥者穀之始也宗者族之始也同族者人殊族者處皆齊大材出祭王母天子之所以主始而忌諱也

以夏日至始數四十六日夏盡而秋始而黍熟天子祀於大祖其盛以黍黍者穀之美者也祖者國之重者也大功者太祖小功者小祖無功者無祖無功者皆稱其位而立沃有功者觀於外祖者所以功祭也非所以戚祭也天子之所以異貴賤而賞有功也以夏日至始數九十二日謂之秋至秋至而禾熟天子祀於太惢西出其國百三十八里而壇服白而絻白

与日數相符此云以夏日至始數九十二里謂之秋至則亦當云出國九十二里乃出國百三十八里者蓋自夏日至上溯春盡夏始之四十六日而并計之也然所云四十六日乃舉成數而言實止四十五日有奇數步實三百六十五日有奇而四時出國則為三百六十八里也

至日以秋日至始數九十二日按此下當有謂之冬日至字上文云以冬日至始數九十二日謂之春至以春至日始數九十二日謂之夏至以夏至日始數九十二日謂之秋至是其証

搢玉揔帶錫監吹塤箎之風鑿動金石之音朝諸侯卿大夫列士循於百姓號曰祭月犧牲以彘發號出令罰而勿賞奪而勿予罪獄誅而勿生終歲之罪毋有所赦作衍牛馬之實在野者王天子之秋計也

以秋日至始數四十六日秋盡而冬始天子服黑絻黑而靜處朝諸侯卿大夫列士循於百姓發號出令曰毋行大火毋斬大山毋塞大水毋犯天之隆天子之冬禁也

以秋日至始數九十二日天子北出九十二里而壇服黑而絻黑朝諸侯卿大夫列士號曰發繇趣山人斷伐具械器趣菹人薪雚葦足蓄積三月之後皆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謂之大通三月之蓄凡在趣耕而不耕民以不令不耕之害也宜芸而不芸百草皆存民以僅存不芸之害也宜穫而不穫風雨

塈上按張耜以下數句乃他篇之佚文誤掇於此

元本軻作𨍏丁云脅軻之爲物形狀未聞惠棟云以脅爲甲軻疑當爲軥軥玉篇曰軥兵器也掾當爲楯字之誤楯者盾之借字從木誤蒲曰蓑笠以當盾櫓是其證

將作五穀以削士民零落不獲之害也宜藏而不藏霧氣陽陽宜死者生宜蟄者鳴不臧之害也張耜當弩銚耨當劔戟獲渠當脅軻蓑笠當掾櫓故耕械具則戰械備矣

輕重庚第八十六　亡

管子卷第二十四

讀管子

張嵲巨山

余讀管子然後知莊生鼂錯董生之語時出於管子也不獨此耳凡漢書語之雅馴者率多本管子管子天下之奇文也所以著見於天下後世者豈徒其功烈哉及讀心術白心上下内業諸篇則未嘗不廢書而歎益知其功業之所本然後知世之知管子者殊淺也管子書多古字如專作摶忒作貣宥作侑況作兄釋作澤此類甚衆大匡載召忽語曰百歲之後吾君下世犯吾命而廢吾所立奪吾糾也雖得天下吾不生也兄與我齊國之政也而注乃謂召忽呼管仲爲兄曰澤命不渝而注乃以爲澤恩之命甚陋不可徧舉書既雅奥難句而爲之注者復繆於訓故益使後人疑惑不能究知世傳房

玄齡所注恐非是予求管子書久矣紹興己未乃從人借得之後而讀者累月始頗窺其義訓然舛脫甚衆其所未解尚十二三用上下文義及叅以經史刑政頗爲改正其訛謬疑者表而發之其所未解者置之不敢以意穿鑿也既又取其間與於理切於務者抄而藏於家將得善本而卒業焉

瞿氏書目

此書首列管子序楊忱撰接總目録又劉向進書序連接管子卷第一題唐司空房玄齡註又列卷一之目後接本文以後每卷同卷末後有張嵲巨山讀管子不詳歲月文中有紹興己未從人借得改正訛謬鈔藏於家云云楊序作於大宋甲申九月按己未為紹興九年甲申為隆興二年孝宗初立時也大約刻即在其時每半葉十二行行廿四字宋諱敬竟鏡殷匡貞字有闕筆明萬厤間趙文毅刻本即從此出校讎亦慎然尚有譌字亦有臆為校正而實譌者令除宋本本譌趙本校正不譌外舉其異於趙本而可訂正者如卷一形勢第二虎豹託幽而威可載也託不作得謳臣者可與遠舉與不作以邪氣襲內襲不作入道往者其人莫往道來者其人

莫來上不作莫來下不作莫往（于廷宋氏曰道往者其人莫往言人與道俱化而不見其往也道來者其人莫來亦與道化而不見來也故注云均彼我忘是非而無往來之體劉績據形勢解改作道往莫來道來莫往　彼係訛字）莫知其澤之澤不作釋（按釋作澤古假借字）其功逆天者天圜之圜不作違（石渠王氏曰圜違古通借字繫辭傳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釋文範圍馬王肅張作犯違）

權脩第三舟車臺榭廣車下無飾字朝庭不肅庭不作廷（宋曰庭廷古通用）

立政第四功力未見於國者則不可授與重禄與不作以草木不得成得不作植然后可以布憲后不作後全書悉同

乘馬第五凡立國都非於大山之下大不作太（王曰大山廣川相對為文無取於太山）長短小大盡正不作大小數鎌纆得入焉纆不作纆（王曰纆說文作纆索也按鎌以刈薪纆以束之列子云擔纆采薪是也鎌纆皆入藪采薪之用故曰藪鎌纆得入焉）則視貸離之實而出夫粟貸不作貨今日不為明日亡貨亡不作忘

卷二七法第六成器不課不用不試不臧臧不作

藏必順於理義故不理不勝天下理不作禮版法第七兼愛無遺謂君謂上無是字君下無心字衆地無親地不作法（按衆地與上法天對作地為是）安高在乎同利不作高安卷三幼官第八治和氣下無用五數三字（按三字劉績增）藏溫儒儒不作濡（宋曰說文儒柔也溫儒猶溫柔與濡義近古字通用）勸勉以還衆還不作選聽羽聲下無治陽氣三字（劉績增）行春政華春不謪秋必得文威武官習勝勝下無之字養之以德則民合故能習合下無和合二字莫能傷也莫下無之字罰人是君君下無也字幼官圖第九小注次序作西方本圖西方副圖南方本圖中方本圖北方本圖南方副圖中方副圖北方副圖東方本圖東方副圖以下本文悉依之（劉績本與宋本同趙本依上文改易其舊）其中方本圖文中庶人之守也下無動而無不從靜而無不同十字卷四宙合第十一民之興善

也如化不作如此（王曰作化是呂氏春秋曰兵不接刃而民服若化）爵尊即肅不作則（松崖惠氏曰即測古同字）繆過以惛則憂惛不作昏樞言第十二故曰有氣則生無氣則死下無生者以其氣五字（劉績增）萬物之脂也脂不作指賢大夫不恃宗室室不作至自古及今未嘗之有有下無也字卷五八觀第十三金玉貨財商賈之人不論而在爵祿論下無志行二字祿下無也字法禁第十五壹士以為亡資不作壺士（王曰壺當為壹亡乃己之譌尹註作壺飡之士大謬壹聚也言收聚眾士以為己用即上文所謂舉國之士以為己黨也王以意定為壹豈知宋刻本作壹不作壺耶）重令第十五慶賞不施於卑賤而求令之必行而上無二三兩字卷六法法第十六是故先王制軒冕足以著貴賤不作所以（宋曰足足所字古多通用）法之侵也生於不正於不譎而故言有辯而非務者辯不作辨矜物之人無大士焉矜不譎務則內亂自是起矣不脫

矣字兵法第十七得地而國不敗者因其民民下無也字因其民則號制有發也民不譌利卷七大匡第十八今君知臣之不肖也臣下不脱之字召忽曰可曰下無不字（千里顧氏曰可當爲叵或形近而譌文義當爲不可也）其反不足以圖我哉反不作及（宋曰反當是友之譌下文朋友不能相合摎正釋此義）凡仕者近公不作近宮小匡第二十管仲詘纓捷衽不作插衽（淵如孫氏曰太平御覽引作捷衽捷乃捷之譌）比耒耜穀芨穀不作穀（孫曰穀芨當依齊語作耞芟王曰耞芟之壞字）敬畏戚農下有有司見之而不以告其罪五有司已於事而竣十八字（按此下文語錯入趙本刪之是）設問國家之患而不肉肉不譌肉（王曰劉績依齊語以肉爲疚之譌蓋其字本作宊隷書或從篆作肉形與肉相似因誤爲肉詩曰煢煢在宊今詩宊作疚未必非後人所改說文宊貧病也從宀久聲按王校未見宋本而與之暗合其精於小學如此）聰明賢仁賢不譌質渠彌於有陼有不作河下渠彌彌不作瀰中國諸侯不作中諸侯國握粟而筮者

屢中筮不謠莖（按莖即筮字）故行地茲遠茲不作滋人君惟僾與不敏為不可僾不作優下僾則亾衆同（宋曰僾訓隱言人君自隱其情使不可知故曰僾則亾衆也若作優而釋以僾隨不斷與下不敏何以異）此五子者夷吾一不如脫一字卷九霸形第二十二桓公親管子曰不作視管仲曰（按親疑視之謠上下文皆曰管子是子為是）霸言第二十三千乘之國可得其守不脫可字未嘗有能先作難不作先能卷十戒第二十六使四枝耳目而萬物情不作四肢地圖第二十七主明相知將能之謂參具參不作叅制分第二十九乘瑕則神不作乘瑕（按說文無瑕字此以篆文瑕字形近而謠）至而不可圍圍不作圍君臣上第三十地有常刑刑不作形（按刑形古字通）所出法則制度者明也不作則所出法度者明也卷十一君臣下第三十一而物厲之者也厲不作厲（宋曰厲讀為賴）則下無冀倖之心矣冀不謠異故民趍則流之

不作民迂（按赶即迂之別體上文刑道滔赶亦即是迂趙補註謂走也巨言切則謬矣）明妄寵設妄不作立小稱第三十二又可得乎下無我託可惡四字（劉績本亦無趙刻臆增）四稱第三十三不諱其辭諱不作毀侈靡第三十五山不同而用掞同不作童掞不作贍（此不可通趙刻臆改）而必因成刑而論於人刑不作形此政術也術不作行（按術字不可通或是道字因篆文作衜而譌）承弊而名勸之名不作民請問諸侯之化弊也不脫也字父擊而伏之擊不作繫國門則塞百姓誰術敖術不作敢（此術字或行字之譌言國門既塞百姓無行遨者）毋仕異國之人是為經為下無失字乘馬田之衆田不作甸地與他一者從而艾之他下無若字國貧而貪鄙富不脫貪字百夫無長術可臨也術不作不重有齊重以為國重上無輕字夫陰陽進退滿虛時亡不作亡時卷十三心術上第三十六埽除不絜絜不作潔（按絜潔本

（字說文無潔字）心術下第三十七治心在中在下無於字意然後刑刑然後思刑俱不作形凡心之刑過知先王不作過知失生（按先王失生俱不可通疑宋本先字不譌而王乃生之譌）白心第三十八知其象則索其刑刑不作形能者無下作口不作名字故善舉事者國下空一字不作人字卷十四水地第三十九而好洒人之惡洒不作灑（按洒古洗字作灑非）非特知於麤粗也粗不作麤（王曰麤粗與下微渺對文上倉胡反下才胡反春秋繁露俞序篇曰始於麤粗終於精微漢書藝文志曰庶得麤觕觕即觕粗之本字也說文觕角長貌從角爿聲讀若粗觕隱元年公羊傳注曰用心尚麤觕明人不知二字有別遂改粗曰麤無可解矣）四時第四十鬭譯誋誋不作跽行秋政則旱下即接是故春凋秋榮云云其是故冬三月至所惡必伏一段原在下文暴虐積則亡下（劉績移置於前趙本因之）作教而寄武焉不脫焉（伯申王氏校明刻曰句當有焉字豈知宋本固有之）攝姧遁不作捕姦遁五行第四十一地競環不作環絰

法第四十五猶埴已埏也不作猶埴之在埏也不能其意能不作適（按能下疑脫一字）正世第四十七重賦歛得民財得不作竭治國第四十八而亂國必貧必不作常封禪第五十帝告封泰山告不作譽小問第五十一何以為寡也不作何為其寡也發倉廩山林藪澤以共其財倉不作食桓公與管仲闔門而謀伐莒未發也下無而已聞於國矣至未發也二十七字（劉績補）夫之役者之下無日字卷十七七臣七主第五十二傷伐五藏藏不作穀（依尹注五穀之藏當作藏）卷十九弟子職第五十九拚前板祭不作歛祭（宋曰宋作板譌）卷二十形勢解第六十四臣下墮而不忠墮不作隨（筠軒洪氏曰墮與惰同下文云解惰簡慢以之事主則不忠）不以其理衍下瓦則必毋笞之理下有衍字無動者二字必不作慈（宋曰不以其理下一衍字校書者所加謂此四字為衍文也按必毋當是毋必譌倒）亂主獨用其智而不

任聖人之智聖不作衆（按上文以聖人之智思慮者無不知也當作聖）使人有理遇人有禮理禮不互倒卷二十一版法解第六十六故曰四說在愛施不脫四字明法解第六十七任人而不言言不作官（宋曰羣書治要引作任人而不課言乃課字脫其半也）主無邪辟之行辟不作僻使羣臣効其智能効不作效下同乘馬數第六十九責子數也也不作矣地田筴相員員不作圓（宋曰員數也謂以筴通田之數今本作圓譌）卷二十二事語第七十一不待權與與不作輿海王第七十二令鹽之重令不作令人數開口千萬也開不作問（孫曰揆度篇及通典所引俱作開口）行服連軺輂者輂不作輦（惠曰連即古輦字王曰通典引此亦作輂故尹注云大車駕馬）國蓄第七十三夫民者信親而死利信親不互倒山國軌第七十四請問官國軌官不作宮十鼓之壤鼓不作畝山田閒田曰閒不作間為之有道乎乎不作予（石渠王氏所見影宋本譌乎為于謂于即）

（乎字引高誘注呂覽曰于乎也為證豈知宋本本作乎不作于也）君不高仁則問不相被問不作國相因揲而訾因不作困山至數第七十六肥籍歛則械器不奉而諸侯之皮幣不衣械器不奉下不複衍四字泰秋田穀之存予者若干子不作予故諸侯服而無止止不作正地數第七十七苟山之見其榮者不脫者字揆度第七十八剸以為門父剸不作剸此乃財餘以滿不足之數也不脫也字毋曰用之使不得不用也使不作用國准第七十九國准可得而聞乎不脫而字禽數衆也禽不作猛出金山立不作出山金立輕重甲第八十不訾者得振訾不作資（王曰訾乃澹字澹即贍以隸書作澹形近而譌也）故還封食邑食不作倉釜鏂之數釜不作金夫妻服簞不作服簞（王曰簞乃葦之譌）則無屋粟邦布之籍籍不作藉則空閒有以相給資閒不作聞故使民求之使民藉之

籍不作藉次曰薄芓芋不作芋卷二十四輕重乙第八十一夫海出沸無止沸不作泲左右不足支支不作友已得四者之序得不作有輕重丁第八十三上斷輪軸斷不作斵帶山負海苦處上斷福漁獵之萌也苦不作若（王曰苦處當為谷處福當為輻上斷福猶上文言上斷輪軸也）少者三千鍾千不作十北方萌者方下無之字受息之萌萌不作氓國有篲星篲不作彗下同衍布五十倍其價衍不作術（按衍疑行之譌行布對上守布）輕重戊第八十四以其不捎也捎不作埍（王曰捎當為俏俏與肖同）子為我至生鹿二十至不作致（按至致古字通）公曰令齊載金錢而往曰令不作因令（王曰公因當為公其令當為令上文曰君其鑄莊山之金以為幣下文曰公其令人貴買衡山之械器而賣之皆其證）按王氏孫氏洪氏宋氏所云宋本皆影抄紹興壬申瞿源蔡潛道刻本影抄亦有譌舛與是本間有不合處故所舉與讀書雜識管子義

證管子識誤三書亦不盡同冀附諸家所記後以供好古者參證之助云

管子世鮮善本往時曾見陸勅先校宋本在小讀書堆後於任蔣橋顧氏借得小字宋本其卷一後有長方印記其文云瞿源蔡潛道宅墨寶堂新雕印驗其欵式當在南宋末年中缺十三至十九卷即其存者取與陸校本對亦多不同蓋非最善之本也甲子歲余友陶蘊輝鬻書於都門得大宋甲申秋楊忱序本板寬而行密亦小字者因以寄余索直甚昂余亦重其代購之意如數許之遂得有其全本案大宋甲申不言何朝核其板刻當在南宋初以卷宋附張巨山讀管子一篇也内有鈔補并僞刻之葉在第六卷中徧訪諸藏書家無可借鈔時錢唐友人謂余曰嘉興某家有影宋鈔本與此正同余聞之欣然久而無以應我之求適陶君往嘉興於小肆中獲其半檢所缺葉一一完好字跡與刻本纖毫不爽方信

影鈔者即從余所得本出而下半部偶失之耳命工用宋紙從影鈔本重摹輟鈔補僞刻之葉而重裝之管子至今日宋刻始完好無闕豈非快事取對顧氏小字本高出一籌當是勅先所據以校劉績之本者也後錢唐友人來詢之知嘉興所見者即此鈔本其不肯明言在書肆者恐余捷足先得孰知已有代購之人為之始之終之俾作兩美之合哉嘉慶丙寅立冬後一日士禮居重裝并記　蕘翁黃丕烈

戊辰正月从瞿氏叚得此本与海鹽唐耑甫常訉張純卿同校一過于趙刻本上羿記此戴望忠予冶城山書局

楊升菴先生評註

鄧子

横秋閣藏板

鄧子序

昔人謂东方曼倩學不純師余于鄧析子亦云從来虚無則老莊司化刑名則商韓執契經濟則敬仲持竅飛箝捭闔則鬼谷導機蓋悉有常門各不相借澟々乎如畫界而守也今觀

是書則經緯相雜玄黃互陳宮商迭奏初無定質其言神不可見幽不可見智者窺於是非明者寂于玄就則鬼谷子家言也其言百官有司各務其刑循名責實察法立威則商韓氏意也其言達道者無知之道無能之

道聖人以死大盜不起則漆園語也其言心欲安靜慮欲深遠尊貴無以高人聰明無以籠人資給無以先人剛勇無以勝人則柱下史知雄守雌知白守黑之遺教也至云藏形匿影群下無私明君視民而出政又云民

一于君事斷于法君人者不能自專而好任下則智日困而數日窮則又皆管大夫不失政柄君臣明法之旨也於篇中多術變勵臣之譚鄧析殆長于治國者與雖其書合纂組以成文於皆幾幾乎道可謂列素點絢流

潤發彩言之成服者矣

成都楊慎撰

鄧子序

中鄧析書四篇臣敘書一篇凡中外書五篇以相校除復重爲一篇皆定殺而書可繕寫也鄧析者鄭人也好刑名操兩可之說設無窮之辭當子產之世數難子產之法記或云子產起而戮之於春秋左氏傳昭公二十年而子產卒子太叔嗣爲政定公八年太叔卒駟歂嗣爲政明年乃殺鄧析而用其竹刑君子謂子歂於是乎不忠苟有可以加於國家棄其邪可也靜女之三章取形管焉竿旄何以告之取其忠也

故用其道不棄其人詩之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思其人猶愛其樹也況用其道不恤其人乎然無以勸能矣竹刑簡法也久遠世無其書子產卒後二十季而鄧析死傳說或稱子產誅鄧析非也其論無厚者言之異同與公孫龍同類謹上

鄧子目錄

鄭　鄧析　撰　明　楊慎　評註
張懋宷　校梓

無厚篇

轉辭篇

鄧子目錄終

大不穀冬地不穀夏使有私厚安得人人而給諸

三皇乘五帝輪後求皆御忠策馬皆然故曰實得其道

鄧子

無厚篇

天於人無厚也君於民無厚也父於子無厚也兄於弟無厚也何以言之天不能屏勃厲之氣全夭折之人使爲善之民必壽此於民無厚也凡民有穿窬爲盜者有詐僞相迷者此皆生於不足起於貧窮而君必執法誅之此於民無厚也堯舜位爲天子而丹朱商均爲布衣此於子無厚也周公誅管蔡此於弟無厚也排此言之何厚之有

循名責實君之事也奉法宣令臣之職也下不得自擅上操其柄而不理者未之有也君有三累臣有四責何謂三累惟親所信一累以名取士二累近故親疏三累何謂四責受重賞而無功一責居大位而不治二責理官而不平三責御軍陣而奔北四責君無三累臣無四責可以安國

勢者君之輿威者君之策臣者君之馬民者君之輪勢固則輿安威定則策勁臣順則馬良民和則輪利爲國失此必有覆車奔馬折輪敗載之患安得不危

明則電燭千里晦則丘山足下故人主不去蔽雖如飲上流水則見直一方

量塗者不厭視民者不逆膠柱鼓瑟者敗也

獵士張見豆不能挂龍虎所以害要人爲獸在帳戶

異同之不可別是非之不可定白黑之不可分清濁之不可理久矣誠聽能聞於無聲視能見於無形計能規於未兆慮能防於未然斯無他也不以耳聽則通於無聲矣不以目視則照於無形矣不以心計則達於無兆矣不以知慮則合於未然矣君者藏形匿影羣下無私掩目塞耳萬民恐震

循名積實察法立威是明王也夫明於形者分不遇於事察於動者用不失則利故明君審一萬物自定名不可以外務智不可以從他求諸己之謂也

治世位不可越職不可亂百官有司各務其刑上循名以督實下奉教而不違所美觀其所終所惡計其所窮喜不以賞怒不以罰可謂治世

夫負重者患塗遠據貴者憂民離負重塗遠者身疲而無功在上離民者雖勞而不治故智者量塗而後負明君視民而出政

獵熊虎者不於外圂釣鯨鯢者不居清池何則圂非熊虎之窟也池非鯨鯢之泉也楚之不泝流陳之不束麾長盧之不士呂子之蒙恥

夫游而不見敬不恭也居而不見愛不仁也言而不見用不信也求而不能得無始也謀而不見喜無理也計而不見從遺道也因勢而發譽則行等而名殊人齊而得時則力敵而功倍其所以然者乘勢之在外推辯說非所聽也虛言向非所應也無益亂非舉也故談者別殊類使不相害序異端使不相亂諭志通意非務相乖也若飾詞以相亂匿詞以相移非古之辯也

慮不先定不可以應卒兵不閑習不可以當敵廟筭

千里帷幄之奇百戰百勝黃帝之師

死生自命貧富自時怨夭折者不知命也怨貧賤者不知時也故臨難不懼知天命也貧窮無懾達時序也凶飢之歲父死於室子死於戶而不相怨者無所顧也同舟渡海中流遇風救患若一所憂同也張羅而畋唱和不差者其利等也故體痛者口不能不呼心悅者顏不能不笑責疲者以舉千鈞責兀者以及走兔驅逸足於庭求猨捷於檻斯逆理而求之猶倒裳而索領

李卓吾公曰貧賤富貴看透著即吃生老病死得到便行

欲走而絆其足欲飛而縛其翮使之非其術

事有遠而親近而疎就而不用去而反求風此四行明主大憂也

夫水濁則無掉尾之魚政苛則無逸樂之士故令煩則民詐政擾則民不定不治其本而務其末譬如拯溺錘之以石救火投之以薪

夫達道者無知之道也無能之道也是知大道不知而中不能而成無有而足守虛責實而萬事畢忠言於不忠義生於不義音而不收謂之放言出而不督謂之闇故見其象致其形循其理正其名得其端知

其情若此何往不復何事不成有物者意也無外者德也有人者行也無人者道也故德非所履處非所處則失道非其道不道則諂意無賢慮無忠行無道言虛如受實萬事畢

夫言榮不若辱非誠辭也得不若失非實談也不進則退不喜則憂不得則亡此世人之常眞人危斯十者而爲一矣所爲大辯者別天下之行具天下之物選善退惡時措其宜而功立德至矣小辯則不然別言異道以言相射以行相伐使民不知其要無他故

後心不怨[illegible]者　管子精語

治大國若烹小鮮

焉故淺知也君子并物而錯之兼塗而用之五味未嘗而辨於口五行在身而布於人故何方之道不從面從之義不行治亂之法不用惔然寬裕蕩然簡易略而無失精詳入纖微也

夫舟浮於水車轉於陸此自然道也有不治者知不豫焉

夫木擊折轊水戾破舟不怨木石而罪巧拙故不載焉故有知則惑有心則嶮有目則眩是以規矩一而不易不爲秦楚緩節不爲胡越改容一而不邪方行

而不流一日形之萬世傳之無爲爲之也

夫自見之明借人見之闇也自聞之聰借人聞之聾也明君知此則去就之分定矣爲君當若冬日之陽夏日之陰萬物自歸莫之使也恬臥而功自成優游而政自治豈在振目搤腕手據鞭朴而後爲治歟

夫合事有不合者知與未知也合而不結者陽親而陰疎故遠而親者志相應也近而疎者志不合也就而不用者策不得也去而反求者無違行也近而不御者心相乖也遠而相思者合其謀也故明君擇人

[illegible]之中[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下也

不可不審士之進趣亦不可不詳

轉辭篇

世間悲哀喜樂嗔怒憂愁久惑於此今轉之在己爲哀在他爲悲在己爲樂在他爲喜在己爲嗔在他爲怒在己爲愁在他爲憂在己若扶之與攜謝之與議故之與右諾之與已相去千里也夫言之術與智者言依於博與博者言依於辯與辯者言依於安與貴者言依於勢與富者言依於豪與貧者言依於利與勇者言依於敢與愚者言依於說此言之術也不用

在早圖不窮在早稼非所宜言勿言非所宜爲勿爲以避其危非所宜取勿取以避其咎非所宜爭勿爭以避其聲一聲而非駟馬勿追一言而急駟馬不及故惡言不出口苟語不留耳此謂君子也

夫任臣之法闇則不任也慧則不從也仁則不親也勇則不近也信則不信也不以人用人故謂之神怒出於不怒爲出於不爲視於無有則得其所見聽於無聲則得其所聞故無形者有形之本無聲者有聲之母循名責實實之極也按實定名名之極也參以

相平轉而相成故得之形名

夫川竭而谷虛丘夷而淵實聖人以死大盜不起天下平而故也聖人不死大盜不止何以知其然爲之斗斛而量之則并斗斛而竊之爲之權衡以平之則并與權衡而竊之爲之符璽以信之則并與符璽而竊之爲之仁義以教之則并仁義而竊之何以知其然彼竊財誅竊國者爲諸侯諸侯之門仁義存焉是非竊仁義耶故遂於大盜霸諸侯此重利也盜跖所不可禁者乃聖人之罪也欲之與惡善之與惡四者變之失恭之與儉敬之與傲四者失之修故善素朴任惔憂而無失未有修焉此德之永也言有信而不爲信言有善而不爲善者不可不察也

夫治之法莫大於私不行功莫大於使民不爭今也立法而行私與法爭其亂也甚於無法立君而爭愚與君爭其亂也甚於無君故有道之國則私善不行君立而愚者不尊民一於君事斷於法此國之道也明君之督大臣緣身而責名緣名而責形緣形而責實臣懼其重誅之至於是不敢行其私矣

子產以之治鄭管子曰銖失其柄其勢[illegible]責

淮南子聚此諸葛公復述之古人語有承襲如此

心欲安靜慮欲深遠心安靜則心策生慮深遠則計謀成心不欲躁慮不欲淺心躁則精神滑慮深則百事傾治世之禮簡而易行亂世之禮煩而難遵上古之樂質而不悲當今之樂邪而爲淫上古之民質而敦朴今世之民詐而多行上古象刑而民不犯教有墨劓不以爲恥斯民所以亂多治少也堯置敢諫之鼓舜立誹謗之木湯有司直之人武有戒慎之銘此四君子者聖人也而猶若此之勤至於渠陸氏殺東里子宿沙氏戮箕文桀誅龍逢紂刳比干四主者亂君故其疾賢若仇是以賢愚之相覺若百丈之谿與萬仞之山若九地之下與重山之顛

[illegible]

明君之御民若御奔而無轡履冰而負重親而疏之疏而親之故畏儉則福生驕奢則禍起聖人逍遙一世罕匹萬物之形寂然無鞭朴之罰莫然無叱咤之聲而家給人足天下太平視昭昭知冥冥推未運覩未然故神而不可見幽而不可見此之謂也

君人者不能自專而好任下則智日困而數日窮迫於下則不能申行隨於國則不能持知不足以爲治

役御臣下故無分將衡下之世不亂

威不足以行誅無以與下交矣故喜而使賞不必當功怒而使誅不必值罪不慎喜怒誅賞從其意而欲委任臣下故亡國相繼殺君不絕古人有言衆口鑠金三人成虎不可不察也

夫人情發言欲勝舉事欲成故明者不以其短疾人之長不以其拙病人之工言有善者則而賞之言有非者顯而罰之塞邪枉之路蕩淫辭之端臣下閉之左右結舌可謂明君爲善者君與之賞爲惡者君與之罰因其所以來而報之循其所以進而答之聖人

四款

因之故能用之因之循理故能長久今之爲君無堯舜之才而慕堯舜之治故終顛殞乎混冥之中而事不覺於昭明之術是以虛慕欲治之名無益亂世之理也

患生於官成病始於少瘳禍生於懈慢孝衰於妻子此四者愼終如始也富必給貧壯必給老快情恣欲必多侈侮故曰尊貴無以高人聰明無以寵人資給無以先人剛勇無以勝人能履行此可以爲天下君

夫謀莫難於必聽事莫難於必成成必合於數聽必合於情故抱薪加火爍者必先燃平地注水濕者必先濡故曰動之以其類安有不應者獨行之術也

賓集之擧先匠影由日月之速無羈繫也

明君立法之後中程者賞缺繩者誅此之謂君曰亂君國曰亡國

智者寂於是非故善惡有別明者寂於去就故進退無類若智不能察是非明不能審去就斯謂虛妄

目貴明耳貴聰心貴公以天下之目視則無不見以天下之耳聽則無不聞以天下之智慮則無不知得此三術則存於不爲也

天啓乙丑冬日武林
張氏積秋閣藏板

鄧子終

劉歆叙录一篇藝文志名家作二篇隋唐志皆云一卷而直齋書录解題作二卷此卷本二卷與陳氏所見合

序

書四篇臣叙書一篇凡中
相校除復重爲一篇皆定
阝析者鄭人也好刑名
力之辭當子產之卅
子產起而戮
十年而

方是乎不忠
家棄甚邪可也靜女之三章

竿旄何以告之取其忠也故用
棄其人詩之蔽芾甘棠勿翦勿伐
所茇思其人猶愛其樹也況用其道不
恤其人乎然無以勸能矣竹刑簡法
久遠世無其書子產卒後二十年而鄧
析死傳說或稱子產誅鄧析非也其論
無厚者言之異同與公孫龍同類謹第一

鄧析子卷上

無厚篇

天於人無厚也君於民無厚也父於子無厚也兄於弟無厚也何以言之天不能屏勃厲之氣全夭折之人使爲善之民必壽此於民無厚也凡民有穿窬爲盜者有詐僞相迷者此皆生於不足起於貧窮而君必執法誅之此於民無厚也堯舜位爲天子而丹朱商均爲布衣此於子無厚也周公誅管蔡此於弟無厚也推此言之何厚之有官

循名責實君之事也奉法宣令臣之職也下不得自擅上操其柄而不理者未之有也君有三累臣有四責何謂三累惟親所信一累以名取士二累近故親

踈三累何謂四責受重賞而無功一責居大位而不治二責理官而不平三責御軍陣而奔背四責君無三累臣無四責可以安國

馬良意林作馬馴　為國作治國者　析輪至不危語有脫誤意林作折策敗輪之患輪敗策折馬奔輿覆則載者亦傾矣

勢者君之輿威者君之策臣者君之馬民者君之輪勢固則輿安威定則策勁臣順則馬良民和則輪利爲國失此必有覆車奔馬折輪敗載之者安得不危

異同之不可別是非之不可定白黑之不可分清濁之不可理久矣斯誠明聽能聞於無聲視能見於無形計能規於

斯明皆行擇史引無二字

不可繹史引作以

無然繹史引作未然

王當作主

遇當作過

一是壞字

奉疑作奏

羆罷意林繹史引別為一節

鈞繹史引作釣

未兆慮能防於未然斯無他也不可耳聽則通於無形矣不以心計則達於無兆矣不以知慮則合於無然矣君者藏形匿影群下無私掩目塞耳萬民恐震循名責實察法立威是明王也夫明於形者分不遇於事察於動者用不失其利故明君審一萬物自定名不可以外務智不可以從他求諸已之謂也

治世位不可越職不可亂百官有司各務其刑上循名以督實下奉教而不違所美觀其所終所惡計其所窮喜不以

賞怒不以罰可謂治世

夫負重者患塗遠據貴者憂民離負重塗遠者身疲而無功在上離民者雖勞而不治故智者量塗而後負明君視民而出政獵羆虎者不於外圂鈞鯨鯢者不居清池何則圂非羆虎之處也池非鯨鯢之泉也楚之不泝流陳之不東麾長盧之不士呂子之蒙恥

夫游而不見敬不恭也居而不見愛不仁也言而不見用不信也求而不能得無始也謀而不見喜無理也計而不見

下一意字衍

亂字衍

閑習意林作預整

廟勝意林作算

飢意林作饑繹史同

躰俗字繹史作體

冗者繹史引作負冗者

走乎一寫本作走兔

索裳索字衍繹史引無

風疑凡

從遺道也因勢而發譽則行等而名殊人齊而得時則力敵而功倍其所以然者乘勢之在外推辯說非所聽也虛言向非所應也無益亂非舉也故談者別殊類使不相害序異端使不相亂諭志通意意非務相乖也若飾詞以相亂匿詞以相亂移非古之辯也

慮不先定不可以應卒兵不閑習不可以當敵廟勝千里帷幄之奇百戰百勝黃帝之師

死生自命貧富自時怨夭折者不知命

也怨貧賤者不知時也故臨難不懼知天命也貧窮無懾達時序也凶飢之歲父死於室子死於戶而不相怨者無所顧也同舟渡海中流遇風救患若一所憂同也張羅而畋唱和不差者其利等也故躰痛者口不能不呼心悅者顏不能不笑責疲者以舉千鈞冗者以及走乎驅逸足於庭求猨捷於檻斯逆理而求之猶倒裳而索領

事有遠而親近而疎就而不用去而反求風此四行明主大憂也

[illegible]

言訣

辟衍字

不逮意林別爲一節

故淺知也當作淺知故之

夫水濁則無掉尾之魚政苛則無逸樂之士故令煩則民詐政擾則民不定不治其本而務其末譬如拯溺錘之以石救火投之以薪

夫達道者無知之道也無能之道是知大道不知而中不能無成無有而足守虛責實而萬事畢

忠言於不忠義生於不義音而不收謂之放言出而不督謂之闇故見其象致其形循其理正其名得其端知其情若此何往不復何事不成有物者意也無外者德也有人者行也無人者道也故德非所履處非所處則失道非其道不道則諂意無賢慮無忠行無道言虛如受實萬事畢

夫言榮不若辱非誠僻辝也得不若失非實談也不進即退不喜則憂不得則亡此世人之常真人危斯十者而爲一矣所謂大辨者別天下之行具天下之物選善退惡時措其宜而功立德至矣小辨則不然別言異道以言相射以行相伐使民不知其要無他故焉故淺知

音而不收當作言口而不收

而下有敚字

德字當作有德則口

方旁也

天自見之明意林作自見則明鏵夫引作夫自見之明

手操鏵夫引作手探

合衍字

二忘字皆當作志

也君子并物而錙之兼塗而用之五味未嘗而於口五行在身而布於人故何方之道不從面從之義不行治亂之法不用惔然寬裕蕩然簡易略而無失精詳入纖微也

夫舟浮於水車轉於陸此自然道也有不治者知不豫焉

夫木擊折轊水戾破舟不怨木石而罪巧拙故不載焉故有知則感德有心則嶮有目則眩是以規矩一而不易不爲秦楚緩節不爲胡越改容一而不邪方行而不流一日形之萬世傳之無爲爲之也

天自見之明借人見之闇也自聞之聰借人聞之聾也明君知此則去就之分定矣爲君當若冬日之陽夏日之陰萬物自歸莫之使也恬卧而功自成優遊而政自治豈在振目搤腕乎摽鞭朴而後爲治歟

夫合事有不合者知與未知也合而不結者陽親而陰踈故遠而親者志相應也近而踈者志不合也就而不用者策

意林闇作晴。之聰作引聰。之聾作則聾

思下也字當作者

不得也去而反求者無違行也近而不御者心相乖也遠而相思也合其謀也故明君擇人不可不審士之進趣亦不可不詳

鄧析子卷上

同治壬申秋七月江山劉氏影摹宋本開雕

[illegible]

[illegible]

不用繹史引連上誤

罵勿追意林作駟馬不能追繹史引作駟馬勿追罵不及意林作駟馬不能及繹史引作駟馬不及

恕當作怒

[illegible]

刑者當作有形者

鄧析子卷下

轉辭篇

世間悲哀喜樂嗔怒憂喜久惑於此今轉之在己爲哀在他爲悲在己爲樂在他爲喜在己爲嗔在他爲怒在己爲愁在他爲憂在己若扶之與攜謝之與議故之與右諾之與己相去千里也夫言之術與智者言依於博與博者言依於辨與辨者言依於安與貴者言依於勢與富者言依於豪與貧者言依於利與勇者言依於敢與愚者言依於說此言之術也

○不用在早圖不窮在早稼非所宜言勿言非所宜爲勿爲以避其危非所宜取勿取以避其咎非所宜爭勿爭以避其聲一聲而非駡勿追一言而急駡不及故惡言不出口苟語不留耳此謂君子也

夫狂臣之法闇則不任也慧則不從也仁則不親也勇則不近也信則不信也不以人用人故謂之神怒出於不恕爲出於不爲視於無有則得其所見聽於無聲則得其所聞故刑者有形之本無

[illegible]

忽罵意林作急繹史引同書口言繹史訂字大無

[illegible]

莊子

均當作竊

功之爲本作竊之

被竊財誅當作竊財被誅

聲者有聲之母循名責實實之極也按實定名名之極也參以相平轉而相成故得之形名

夫川竭而谷虛丘夷而淵實聖人以死大盜不起天下平而故也聖人不死大盜不止何以知其然爲之斗斛而量之則并斗斛而均之爲之權衡以平之則并與權衡而竊之爲之符璽以信之則并與符璽而功之爲之仁義以教之則并仁義以竊之何以知其然被竊財誅竊國者爲諸侯諸侯之門仁義存焉是非竊仁義耶故遂於大盜覇諸侯此重利也盜跖所不可桀者乃聖人之罪也

欲之與惡善之與善四者變之失恭之與儉敬之與傲四者失之修故善素朴任惔憂而無失未有修焉此德之永也言有信而不為信言有善而不爲善者不可不察也

夫治之法莫大於私不行功莫大於使民不爭今也立法而行私與法爭其亂也甚於無法立君而尊愚與君爭其亂也甚於無君故有道之國則私善不行

[illegible]

[illegible]

寫本於下有其字

繹史引連上誤

行疑衍

堯置當別爲一節

欲諫繹史引作敢諫　舜之繹史引作舜　立寫本同

宿沙文繹史引作夙沙氏　寫本同

覺當作較

重天繹史引作重山　寫本同

御民意林作治民

履冰而負重意林作負重而履冰

君立而愚者不尊民一於君事斷於法此國之道也

明君之督大臣緣身而責名緣名而責形緣形而責實臣懼其重誅之至於不敢行其私矣

心欲安靜慮欲深遠心安靜則神策生慮深遠則計謀成心不欲躁慮不欲淺心躁則精神滑慮淺則百事傾

治世之禮簡而易行亂世之禮煩而難遵上古之樂質而不悲當今之樂邪而爲淫上古之民質而敦朴今世之民詐而多行上古象刑而民不犯教有墨劓不以爲恥斯民所以亂多治少也堯置欲諫之鼓舜之非謗之木湯有司直之人武有戒慎之銘此四君子者聖人也而猶若此之勤至于栗陸氏殺東里子宿沙文戮箕文桀誅龍逄紂刳比干四主者亂君故其疾賢若仇是以賢愚之相覺若百丈之谿與萬仞之山若九地之下與重天之顛

明君之御民若御奔而無轡履冰而負重親而疎之疎而親之故畏儉則福生

於下疑有[illegible]

椎當作推
見鈔閣

伏實及下伏誅二伏字意
林皆作伏

驕奢則禍起聖人逍遙一世罕匹萬物之形寂然無鞭朴之罰莫然無叱咤之聲而家給人足天下太平視昭昭知冥冥椎未運覩未然故神而不可見幽而不可見此之謂也

君人者不能自專而好任下則智日困而數日窮迫於下則不能申行隨於國則不能持知不足以爲治威不足以行誅則無以與下交矣故喜而使賞不必當功怒而使誅不必值罪不慎喜怒誅賞從其意而欲委任臣下故亡國相繼

殺君不絕古人有言衆口鑠金三人成虎不可不察也

辟當作辟

夫人情發言欲勝舉事欲成故明者不以其短疾人之長不以其拙病人之工言有善者則而賞之言有非者顯而罰之塞邪枉之路蕩淫辟之端臣下閉之左右結舌可謂明君爲善者君與之賞爲惡者君與之罰因其所以來而報之循其所以進而荅之聖人因之故能用之因之循理故能長久今之爲無堯舜之才而慕堯舜之治故終顛殞乎混冥

爲下當有君字

爲下當有君字

患生於官成意林作患惹於宦成

必威威必二必字寫本皆作成

之中而事不覺於昭明之術是以虛慕欲治之名無益亂世之理也

患生於官成病始於少瘳禍生於懈慢孝衰於妻子此四者慎終如始也冨必給貧壯必給老快情恣欲必多侈侮故曰尊貴無以高人聰明無以寵人資給無以先人剛勇無以勝人能履行此可以爲天下君

富也當別爲一節

夫謀莫難於必聽事莫難於必威威必合於數聽必合於情故抱薪加火爍者必先燃平地注水濕者必先濡故曰動

之以其類安有不應者獨行之術也

澠寫本作繩
此之謂疑有缺文

明君立法之後中程者賞鈇澠者誅此之謂君曰亂君國曰亡國

澠當作繩注也

智者寂於是非故善惡有別明者寂於去就故進退無類若智不能察是非明不能審去就斯非虛妄

聰寫本作公

目貴明耳貴聰心貴聰以天下之目視則無不見以天下之耳聽則無不聞以天下之知慮則無不知得此四術則有於不爲也

鄧析子卷終

[illegible]

北京圖書館藏

鄧析子通考

列子力命鄧析操兩可之說設無窮之辭當子產執政作竹刑鄭國用之數難子產之治子產屈之子產執而戮之俄而誅之（北堂書鈔刑法部下曰鄧析子操兩可之說子產誅之引列子屈之下俄而戮而誅之同）

意林一七略別錄鄧析子二篇劉向曰非子產殺鄧析推春秋驗之

周廣業意林注曰左昭二十年子產卒定公九年駟歂乃殺鄧析而用其竹刑傳說謂子產誅之非也

子產誅鄧析見於列子荀子呂覽尹文子並然說苑亦有之

淮南子氾論子產誅鄧析而鄭國之姦禁高注鄧析訛辯姦人之雄也子產誅之故姦禁也傳曰鄭駟遄殺鄧析而用其竹刑鄧析制刑書之于竹鄭國用之不以人廢言也

定公九年左傳鄭駟歂殺鄧析而用其竹刑君子謂子然於是不忠苟有可以加於國家者棄其邪可也靜女之三章取彤管焉竿旄何以告之取其忠也故用其道不棄其人詩云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思其人猶愛其樹況用其道而不恤其人乎子然無以勸能矣

呂覽離謂鄭國多相縣以書者子產令無縣書鄧析致之子產令無致書鄧析倚之令無窮則鄧析應之亦無窮矣是可不可無辯也（辯別）可不可無辯而以賞罰其罰愈疾其亂愈疾此為國之禁也（為治禁法）故辯而不當理則偽（偽巧也）知而不當理則詐詐偽之民先王之所誅也理也者是非之宗也（宗本也）洧水甚大鄭之富人有溺者人得其死者（死與尸同史記秦本紀晉楚流河河二萬人漢書酷吏傳安所求子死桓東少年場此書期賢篇扶傷與死亦是意林作有人得富者尸）富人請贖之其人求金甚多以告鄧析（意林作富人賞以告鄧析）鄧析曰安之人必莫之賣矣（意林作必無買此者）得死者患之以告鄧析鄧析又答之曰安之此必無所更買矣（意林作必無人更買義必無不售下五字疑是注）夫傷忠臣者有似於此也夫無功不得民則以其無功不得民傷之有功得民則又以其有功得民傷之（此鄧析之詭辯所以車裂而死）人主之無度者無以知此豈

不悲哉比干萇弘以此死（以世詭辯反白為黑而主不知故死）箕子商容以此窮（箕子紂之庶父也商容紂時賢人老子所從學者也以主不知故窮）周公召公以此疑（以管蔡流言故疑也論語曰雖有周親不如仁人此之謂也此引論語不解所用意）范蠡子胥以此流（流放）死生存以安危從此生矣（此詭辯無理若鄧析）子產治鄭鄧析務難之與民之有獄者約大獄一衣小獄襦袴（舊校云一作襗下同玉篇襗子憤切禪衣也案）民之獻衣襦袴而學訟者不可勝數以非為是以是為非是非無度而可與不可日變（舊校云）所欲勝因勝所欲罪因罪鄭國大亂民口讙譁子產患之於是殺鄧析而戮之民心乃服是非乃定法律乃行今世之人多欲治其國而莫之誅鄧析之類（有如鄧析者無能誅案列子力命篇亦云子產殺鄧析考左氏定九年傳鄭駟歂殺鄧析而用其竹刑駟歂乃代子太叔為政者則鄧析子產並不同時張湛注列子云子產卒後二十年而鄧析死也）此所以欲治而愈亂也

說苑反質衛有五大夫俱負缶而入井灌韭終日一區鄧析過下車為教之曰為機重其後輕其前命曰桔槹終日灌韭百區不倦五丈夫曰吾師言曰有機智之功必有機智之敗我非不知也不欲為也子其往矣我一心灌之不知改已鄧析去行數十里顏色不悅懌自恥弟子曰是何人也而恨我君請為君殺之鄧析曰釋之是所謂真人者也可令守國

鄧析者鄭人好刑名撰竹刑之書嘗數難子產之法子產卒二十年駟歂乃殺其人而用其書甚哉小有才之適足以殺其身也其書以無厚名首篇則其發於心者為可知而韓昌黎所斥聖人不死大盜不止之語正出是書一死猶未足以盡其罪者矣或者猶謂用其道不當棄其人耶（黃氏日抄五十五卷）

鄧析鄭人與子產同時其名散見於荀鄭列子呂覽左傳等左傳魯定公九年鄭駟歂殺鄧析用其竹刑據注改鄭所鑄舊制不受君命而私造刑法書之於竹簡恐是鄧析難子產之政子產執而戮之之說較近似也據呂覽鄧析於得溺屍者而教之賣荀子曰鉤有須云云惠施鄧析能之由是觀之鄧析之於當

時蓋玩辭弄辯之流所著二篇（漢志）今無厚篇轉辭篇收入百子全書中恐非其究粹之書也

此二篇以眾多之斷章而成絕不統一或取申韓法治之意曰萬物自歸莫之使也（無厚篇）或反覆老子聖人不死大盜不止之言（轉辭篇）其他循名責實之說必非無之而皆除之且荀子所謂惠施鄧析之言今二篇中亦不錄故余以此書為偽作也（日本遠藤隆吉支那哲學史）

漢志名家鄧析二篇鄭人與子產並時

隋志舊新唐志皆一卷意林一卷二篇崇文總目言劉歆校為二篇今本二篇即歆所分而前有劉向奏稱除復重為一篇者蓋歆書冠以向奏唐本相承如此也或言此奏當為歆作知不然者意林及楊倞注荀子皆云向不云歆也先秦古書佚失者多鄧析幸而僅存即不盡醇要各有所見自成一家左氏好惡合於聖人而於鄧析比之靜女彤管召伯甘棠或非過譽流傳久遠轉寫多訛因據各書引見改補五十餘事疑者闕之舊三十二章今合并為三十一章節次或不相屬而詞情完具各書徵用鬬出此外惟御覽八十符子引鄧析言曰古詩云堯舜至聖身如脯腊桀紂無道肌膚二尺今本無之當是佚脫或如呂氏春秋淮南所載元不在二篇中亦未可知也（嚴可均鐵橋漫稿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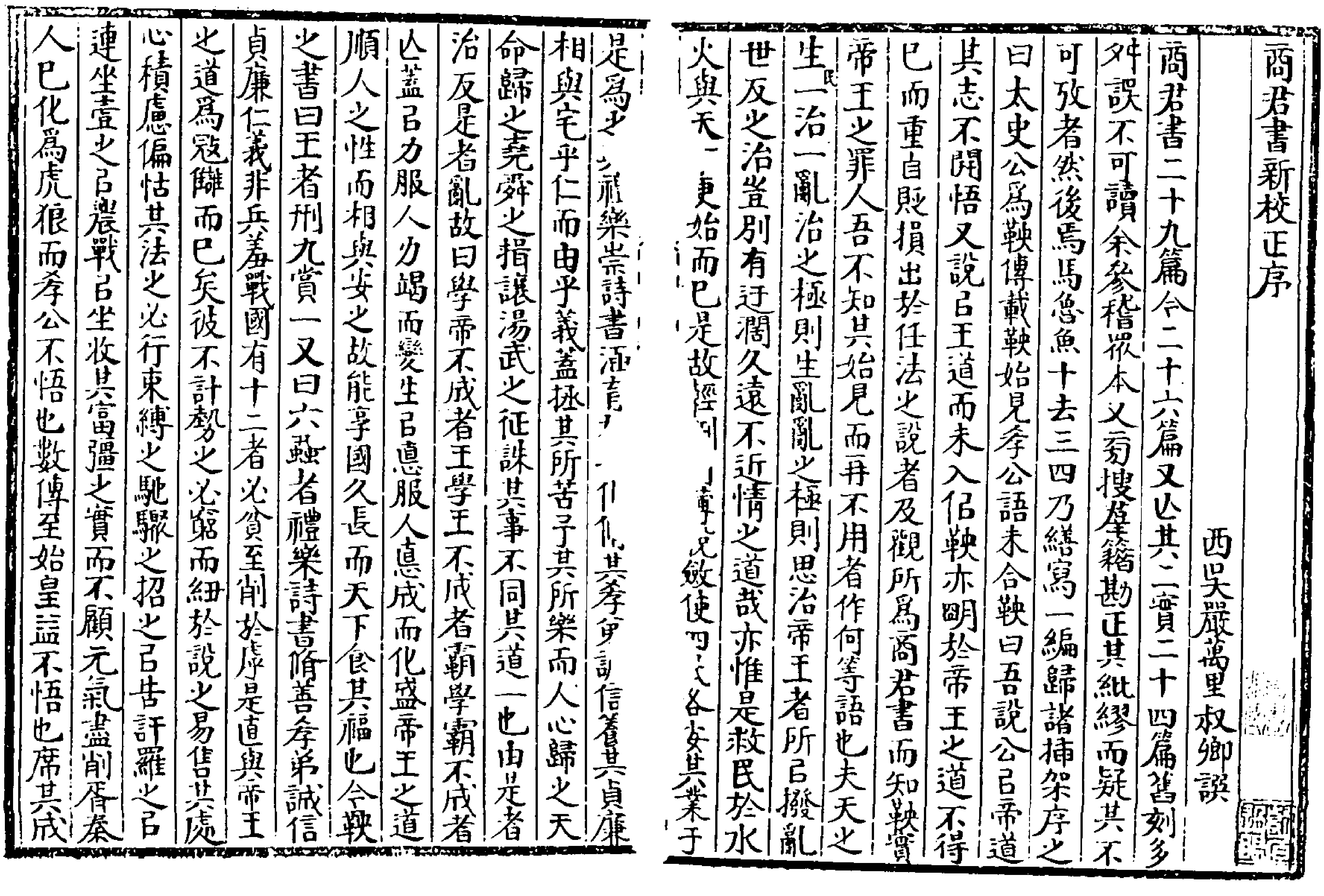
據北京圖書館藏清嚴可均抄本影印原書版框高一九二毫米寬二九八毫米

商君書新校正

〔清〕嚴萬里撰

商君書

嚴鐵橋先生訂正繕寫本



商君書新校正序

西吳嚴萬里叔卿譔

商君書二十九篇今二十六篇又亾其二實二十四篇舊刻多舛譌不可讀余參稽衆本又旁搜羣籍勘正其紕繆而疑其不可攷者然後焉馬魯魚十去三四乃繕寫一編歸諸插架序之曰太史公爲鞅傳載鞅始見孝公語未合鞅曰吾說公㠯帝道其志不開悟又說㠯王道而未入佀鞅亦明於帝王之道不得已而重自貶損出於任法之說者及觀所爲商君書而知鞅實帝王之罪人吾不知其始見而再不用者作何等語也夫天之生民一治一亂治之極則生亂亂之極則思治帝王者所㠯撥亂世反之治豈別有迂濶久遠不近情之道哉亦惟是救民於水火與天下更始而已是故經刑[illegible]尊卑斂使四方各安其業于是爲之[illegible]禮樂崇詩書涵育之[illegible]仁化其孝弟誠信著其貞廉相與宅乎仁而由乎義蓋拯其所苦予其所樂而人心歸之天命歸之堯舜之揖讓湯武之征誅其事不同其道一也由是者治反是者亂故曰學帝不成者王學王不成者霸學霸不成者亾蓋㠯力服人力竭而變生㠯悳服人悳成而化盛帝王之道順人之性而相與安之故能享國久長而天下食其福也今鞅之書曰王者刑九賞一又曰六蝨者禮樂詩書脩善孝弟誠信貞廉仁義非兵羞戰國有十二者必貧至削於序是直與帝王之道爲寇讎而已矣彼不計勢之必窮而紐於說之易售其處心積慮偏怙其法之必行束縛之馳驟之招之㠯告訐羅之㠯連坐壹之㠯農戰㠯坐收其富彊之實而不顧元氣盡削脊秦人已化爲虎狼而孝公不悟也數傳至始皇益不悟也席其成

業遂能鞭撻九有橫噬六合于是山東戍卒揭竿一呼而秦瓦解矣向使鞅能堅持其帝王之道將不見用用而其效或不如任法之速而秦久安長治矣然而鞅安知所謂帝王之道也僞也彼不過假迂遠悠謬之說姑嘗試之而因㠯申其任法之說而証知亾其身㠯亾人國乎夫帝王之道無近功亦無流弊故君子斷不舍此而取彼也或曰審若是宜遏絕其說而顧校正之可乎曰是書自漢志㠯來著錄久矣但使後之君若臣讀是書者談虎色變則鞅之毒輸於秦而功及於後世爲不少矣夫荀卿明王道一傳至李斯而焚書坑儒商鞅語帝王再不用於孝公而滅法亂紀則夫士之抗言高論或不幸而見用於世吾焉保其末路之不至斯極也又誰得盡廢其書哉

乾隆五十八年歲在癸丑仲冬[illegible]書

商君書總目

第一卷

更法第一
墾令第二
農戰第三
去彊第四

第二卷

說民第五
筭地第六
開塞第七

第三卷

壹言第八
錯法第九
戰法第十
立本第十一
兵守第十二
靳令第十三（秦本作飭令）
修權第十四

第四卷

徠民第十五
刑約第十六（篇亾）
賞刑第十七
畫策第十八

第五卷

竟內第十九
弱民第二十
□□第二十一（篇亾）
外內第二十二
君臣第二十三
禁使第二十四
愼法第二十五
定分第二十六

案隋唐志及唐代註釋家徵引並作商君書不曰商子今從其舊稱又其篇帙漢志二十九篇讀書志今亾者三篇書錄解題今二十八篇又亾其一是宋本實二十六二十七篇余得元鐫本始更法止定分[illegible]二十六中間亾篇二第十六第二十一實二十四篇與[illegible]有范欽本正同後又得秦四麟本頗能是正謬誤最爲善本其篇次亦同因以知宋與鐫本或有之而流傳不廣故元時巳有所亾失也舊本缺總目范本有今遂錄爲一篇冠諸卷首云叔卿書

商君書附攷

史記商君列傳太史公曰余嘗讀商君開塞耕戰書與其人行事相類卒受惡名於秦有㠯也夫

漢書藝文志法家商君二十九篇（本註曰名鞅姬姓衛後也相秦孝公有列傳）

諸葛亮集先主遺詔勑後主曰讀漢書禮記閒暇歷觀諸子及六韜商君書益人意知

隋書經籍志法部商君書五卷秦相衛鞅譔

舊唐書經籍志法家商君書五卷

新唐書藝文志法家商君書五卷商鞅譔或作商子

司馬貞史記索隱曰案商君書開謂刑嚴峻則政化開塞謂布恩賞則政化塞其意本於嚴刑少恩又爲田開阡陌及言斬敵首賜爵是耕戰書也

通志藝文略法家商君書五卷（秦相衛鞅撰）漢有二十九篇今亾三篇

郡齋讀書志法家類商子五卷右秦公孫鞅撰鞅衛之庶孽好刑名之學秦孝公委㠯政遂致富彊後㠯反誅鞅封於商故㠯名其書本二十九篇今亾者三篇太史公旣論鞅刻薄少恩又讀鞅開塞書謂與其行事相類卒受惡名有㠯也索隱曰開謂刑嚴峻則政化開塞謂布恩惠則政化塞今考其書司馬貞蓋未嘗見之妄爲之說耳開塞乃其第七篇謂道塞久矣今欲開之必刑九而賞一刑用於將過則大邪不生賞施於告姦則細過不失大邪不生細過不失則國治矣由此觀之鞅之術無他特恃告訐而止耳故其治不告姦者與降敵同罰告姦者與殺敵同賞此秦俗所㠯日壞至於父子相夷而鞅不能自脫也太

史公之言信不誣也

周氏涉筆曰商鞅書亦多附會後事擬取他辭非本所論著也其精確切要處史記列傳包括已盡今所存大抵汎濫淫辭無足觀者葢有地不憂貧有民不憂弱凡此等語殆無幾也此書專以誘耕督戰爲本根今云使商無得糴農無得糶農無糶則窳惰之農勉商無糴則多歲不加樂夫積而不糴不耕者誠困矣力田者何利哉暴　如工山不時焚燒無所用之管子謂積多而食寡則民不力不知當時何以爲餘粟地也貴酒肉之價重其租令十倍其樸則商估少而農不酣然則酒肉之用廢矣凡史記所不載往往爲書者所附合而未嘗通行者也秦方興時朝廷官爵豈有以貨財取者而賣權者以求貨下官者以冀遷豈孝公前事邪

直齋書錄解題雜家類商子五卷秦相衛鞅撰漢志二十九篇今二十八篇又亡其一

文獻通考經籍雜家商子五卷

宋史藝文志雜家類商子五卷

商君書卷第一

西吴嚴萬里叔卿校

更法第一

孝公平畫公孫鞅甘龍杜摯三大夫御於君慮世事之變討正法之本求使民之道（秦本范本無求字元本有）君曰代立不忘社稷君之道也錯法務民主張臣之行也令吾欲變法以治更禮以教百姓恐天下之議我也公孫鞅曰臣聞之疑行無成（史記作無名）疑事無功君亟定變法之慮殆無顧天下之議之也且夫有高人之行者固見負於世（史記作固見非司馬貞索隱云案商君書非作負今據改）有獨知之慮者必見驁於民（元本驁作敖史記同索隱引作必見驁於人令據改唐避太宗諱故更民作人秦本范本作固見毀訛）語曰愚者闇於成事知者見於未萌民不可與慮始而可與樂成（舊本無而字成下有功字今如史記刪）郭偃之法曰論至悳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衆法者所以愛民也禮者所以便事也是以聖人苟可以彊國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禮（舊本作於禮與文誼不合今據上文及史記改）孝公曰善甘龍曰不然臣聞之聖人不易民而教知者不變法而治因民而教者不勞而功成據法而治者吏習而民安今若變法不循秦國之故更禮以教民臣恐天下之議君願孰察之公孫鞅曰子之所言世俗之言也夫常人安於故習（元本及史記李善註文選東京賦引竝作故俗）學者溺於所聞此兩者所以居官而守法（史記作以此兩者居官守法可也當屬以意刪改）非所與論於法之外也（范本無也字）三代不同禮而王（舊本作同道史記作同禮案此篇禮法竝舉作道訛今改正）五霸不同法而霸故知者作法而愚者制焉賢者更禮而不肖者拘焉（史記李善註文選西京賦引無而字）拘禮之人不足與言事制法之人不足與論變君無疑矣杜摯曰臣聞之利不百不變法功不十不易

器臣聞法古無過循禮無邪君其圖之公孫鞅曰前世不同教何古之法帝王不相復何禮之循伏羲神農教而不誅黃帝堯舜誅而不怒及至文武各當時而立法因事而制禮禮法以時而定制令各順其宜兵甲器備各便其用臣故曰治世不一道便國不必法古（元本范本作不必古史記作不法古今據秦本）湯武之王也不脩古而興（諸本及史記作循古今據司馬貞索隱改）殷夏之滅也不易古而亡（元本作殷夏史記同秦本范本作商夏又史記無之滅也之王也六字）然則反古者未必可非循禮者未足多是也（史記作反古者不可非循禮者不足多）君無疑矣孝公曰善吾聞窮巷多怪曲學多辯愚者笑之知者哀焉狂夫之樂賢者喪焉拘世以議寡人不之疑矣於是遂出墾草令

墾令第二

無宿治則邪官不及爲私利於民而百官之情不相稽則農有餘日邪官不及爲私利於民則農不敗（范本作不救譌）農不敗而有餘日則草必墾矣訾粟而稅則上壹而民平（諸本作一元本作壹下同）上壹則信信則臣不敢爲邪民平則慎慎則難變上信而官不敢爲邪民慎而難變則下不非上中不苦官下不非上中不苦官則壯民疾農不變壯民疾農不變則少民學之不休少民學之不休則草必墾矣無以外權爵任與官則民不貴學問又不賤農民不貴學則愚愚則無外交無外交則國勉農而不偷（范本闕國字諸本有）民不賤農則國安不殆國安不殆勉農而不偷則草必墾矣祿厚而稅多食口衆者敗農者也則以其食口之數賦而重使之則辟淫游惰之民無所於食民無所於食則必農農則草必墾矣使商無得糴農無得糶農無得糶則窳惰之農勉疾商不得糴則多歲不加樂多歲不加樂則饑歲無裕利無裕利則商怯商怯則欲農窳惰之農勉疾商欲農則草必墾矣聲服無通於百縣則民行作不顧休居不聽休居不聽則氣不淫行作不顧則意必壹意壹而氣不淫則草必墾矣無得取庸則大夫家長不建繕愛子不惰食惰民不窳而庸民無所於食是必農大夫家長不建繕則農事不傷愛子惰民不窳則故田不荒農事不傷農民益農則草必墾矣廢逆旅則姦僞躁心私交疑農之民不行逆旅之民無所於食（秦本范本作無以食此依元本）則必農農則草必墾矣壹山澤則惡農慢惰倍欲之民無所於食無所於食則必農農則草必墾矣貴酒肉之價重其租令十倍其樸然則商賈少農不能喜酣奭大臣不爲荒飽商賈少則上不費粟民不能喜酣奭則農不慢大臣不荒則國事不稽主無過舉上不費粟民不慢農則草必墾矣重刑而連其罪則褊急之民不鬭很剛之民不訟怠惰之民不游費資之民不作巧諛惡心之民無變也五民者不生於境內則草必墾矣使民無得擅徙（秦本范本作擅徙譌元本作擅徙）則誅愚亂農農民無所於食而必農愚心躁欲之民壹意則農民必靜農靜誅愚則草必墾矣均出餘子之使令以世使之又高其解舍令有甬官食槩不可以辟役而大官未可必得也則餘子不游事人則必農農則草必墾矣國之大臣諸大夫博聞辯慧游居之事皆無得爲無得居游於百縣則農民無所聞變見方農民無所聞變見方則知農無從離其故事而愚農不知不好學問愚農不知不好學問則務疾農知農不離其故事則草必墾矣令軍市無有女子而命其商令人自給甲兵（秦本范本作自拾此依元本）使視軍興又使軍市無得私輸糧者則姦謀無所於伏盜輸糧者不私稽輕惰之民不游軍市盜糧者無所售送

糧者不私糶惰之民不游軍市則農民不淫國粟不勞則草必墾矣百縣之治一形則從迂者不敢更其制過而廢者不能匿其舉（秦本作匿其過舉）過舉不匿則官無邪人迂者不飾代者不更則官屬少而民不勞官無邪則民不敖民不敖則業不敗官屬少徵不煩民不勞則農多日農多日徵不煩業不敗則草必墾矣重關市之賦則農惡商商有疑惰之心農惡商商疑惰則草必墾矣㠯商之口數使商令之廝輿徒重者必當名則農逸而商勞農逸則良田不荒商勞則去來賫送之禮無通於百縣則農民不饑行不飾農民不饑行不飾則公作必疾而私作不荒則農事必勝農事必勝則草必墾矣令送糧無取僦無得反庸車牛輿重設必當名然則往速徠疾則業不敗農業不敗農則草必墾矣無得爲罪人請於吏而饟食之則姦民無主姦民無主則爲姦不勉農民不傷姦民無樸姦民無樸則農民不敗農民不敗則草必墾矣

農戰第三

凡人主之所以勸民者官爵也國之所㠯興者農戰也今民求官爵皆不㠯農戰而㠯巧言虛道此謂勞民勞民者其國必無力無力者其國必削善爲國者其敎民也皆作壹而得官爵是故不官無爵國去言則民樸民樸則不淫民見上利之從壹空出也則作壹作壹則民不偸營民不偸營則多力多力則國彊令境內之民皆曰農戰可避而官爵可得也是故豪傑皆可變業務學詩書隨從外權上可㠯得顯下可㠯求官爵要靡事商賈爲技藝皆㠯避農戰具備國之危也民㠯此爲敎者其國必削善爲國者倉廩雖滿不偸於農國大民衆不淫於言則民樸壹民樸壹則官爵不可巧而取也不可巧取則姦不生姦不生則主不惑今境內之民及處官爵者見朝廷之可㠯巧言辯說取官爵也故官爵不可得而常也是故進則曲主退則慮私所㠯實其私然則下賣權矣夫曲主慮私非國利也而爲之者㠯其爵祿也下賣權非忠臣也而爲之者㠯末貨也然則下官之冀遷者皆曰多貨則上官可得而欲也曰我不㠯貨事上而求遷者則如㠯貍餌鼠爾必不冀矣若㠯情事上而求遷者則如引諸絕繩而求乘枉木也（乘秦本作繩疑誤）愈不冀矣二者不可㠯得遷則我焉得無下動衆取貨㠯事上而㠯求遷乎百姓曰我疾農先實公倉收餘㠯食親爲上忘生而戰㠯尊主安國也倉虛主卑家貧然則不如索官親戚交游合則更慮矣豪傑務學詩書隨從外權要靡事商賈爲技藝皆㠯避農戰民㠯此爲敎則粟焉得無少而兵焉得無弱也善爲國者官法明故不任知慮上作壹故民不偸營（秦本作不營私）則國力摶（案摶古與專通左傳若琴瑟之摶一呂氏春秋不收則不摶註入不專一也史記田齊世家摶三國之兵註摶領也秦本范本作博摶博形近致訛今從元本下同）國力摶者彊國好言談者削故曰農戰之民千人而有詩書辯慧者一人焉千人者皆怠於農戰矣農戰之民百人而有技藝者一人焉百人者皆怠於農戰矣國待農戰而安主待農戰而尊夫民之不農戰也上好言而官失常也常官則國治壹務則國富國富而治王之道也故曰王道作外身作壹而已矣（案外字疑誤）令上論材能知慧而任之則知慧之人希主好惡使官制物㠯適主心是㠯官無常國亂而不壹辯說之人而無法也（案辯說上當有脫文）上如此則民務焉得無多而地焉得無荒詩書禮樂善脩仁廉辯慧國有十者上無使守戰國㠯十者治敵至必削不至必貧國

去此十者敵不敢至雖至必郤興兵而伐必取按兵不伐必富國好力者㠯難攻㠯難攻者必興好辯者㠯易攻㠯易攻者必危故聖人明君者非能盡其萬物也（秦本范本作非盡能）知萬物之要也故其治國也察要而已矣今爲國者多無要朝廷之言治也紛紛焉務相易也是㠯其君惛於說其官亂於言其民惰而不農故其境內之民皆化而好辯樂學事商賈爲技藝避農戰如此則不遠矣國有事則學民惡法商民善化技藝之民不用故其國易破也夫農者寡而游食者衆故其國貧危今夫螟螣蚼蠋春生秋死一出而民數年不食今一人耕而百人食之此其爲螟螣蚼蠋亦大矣雖有詩書鄉一束家一員獨無益於治也非所㠯反之之術也（秦本范本少一之字）故先王反之於農戰故曰百人農一人居者王十人農一人居者彊半農半居者危故治國者欲民之農也國不農則與諸侯爭權不能自持也則衆力不足也故諸侯撓其弱乘其衰土地侵削而不振（范本土作大訛）則無及已聖人知治國之要故令民歸心於農歸心於農則民樸而可正也紛紛則易使也信可㠯守戰也壹則少詐而重居壹則可㠯賞罰進也壹則可㠯外用也夫民之親上死制也㠯其旦暮從事於農夫民之不可用也見言談游士事君之可㠯尊身也商賈之可㠯富家也技藝之足㠯餬口也民見此三者之便且利也則必避農避農則民輕其居（范本作避農戰不疊避農字）輕其居則必不爲上守戰也凡治國者患民之散而不可摶也（秦本范本摶作搏與前作博竝㠯形近致訛下同）是㠯聖人作壹摶之也國作壹一歲者十歲彊作壹十歲者百歲彊作壹百歲者千歲彊千歲彊者王君脩賞罰㠯輔壹教是㠯其教有所常而政有成也王者得治民之至要故不待賞賜而民親上不待爵祿而民從事不待刑罰而民致死國危主憂說者成伍無益於安危也夫國危主憂也者彊敵大國也人君不能服彊敵破大國也則修守備便地形摶民力㠯待外事然後患可㠯去而王可致也是㠯明君修政作壹去無用止浮學事淫之民壹之農然後國家可富而民力可摶也今世主皆憂其國之危而兵之弱也而彊聽說者說者成伍煩言飾辭而無實用（秦本范本作章無用訛今依元本）主好其辯不求其實說者得意道路曲辯輩輩成羣民見其可㠯取王公大人也而皆學之夫人聚黨與說議於國紛紛焉小民樂之大人說之故其民農者寡而游食者衆衆則農者殆農者殆則土地荒學者成俗則民舍農從事於談說高言僞議舍農游食而㠯言相高也故民離上而不臣者成羣此貧國弱兵之教也夫國庸民㠯言則民不畜於農故惟明君知好言之不可㠯彊兵闢土也惟聖人之治國作壹摶之於農而已矣

去彊第四

㠯彊去彊者弱㠯弱去彊者彊國爲善姦必多國富而貧治曰重富重富者彊國貧而富治曰重貧重貧者弱兵行敵所不敢行彊事興敵所羞爲利主貴多變國貴少變國多物削主少物彊千乘之國守千物者削戰事兵用曰彊戰亂兵息而國削農商官三者國之常官也三官者生蝨官者六曰歲曰食曰美曰好曰志曰行（范本無曰美句好上有死字行下有闕文三字）六者有樸必削三官之樸三人六官之樸一人㠯治法者彊㠯治政者削常官治者遷官（范本治者作法去訛）治大國小治小國大彊之重削弱之重彊夫㠯彊攻彊者亡㠯弱攻彊者王（秦本范本作攻弱此依元本）國彊而不戰毒輸於內

一第971冊 續修四庫全書第 2 反正句

禮樂蝨官生必削國遂戰毒輸於敵國無禮樂蝨官必彊舉榮任功曰彊（案榮字疑誤）蝨官生必削農少商多貴人貧商貧農貧三官貧必削國有禮有樂有詩有書有善有修有孝有弟有廉有辯國有十者上無使戰必削至亾國無十者上有使戰必興至王國以善民治姦民者必亂至削國以姦民治善民者必治至彊國用詩書禮樂孝弟善修治者敵至必削國不至必貧國不用八者治敵不敢至雖至必卻興兵而伐必取取必能有之按兵而不攻必富國好力曰以難攻國好言曰以易攻國以難攻者起一得十以易攻者出十亾百重罰輕賞則上愛民民死上重賞輕罰則上不愛民民不死上興國行罰民利且畏行賞民利且愛（舊本此下有行刑重其輕者輕其重者輕者不生重者不來十八字與下靳令篇語同而文說未全今從秦本刪去）國無力而行知巧者必亾怯民使以刑必勇勇民使以賞則死怯民勇勇民死國無敵者彊彊必王貧者使以刑則富富者使以賞則貧治國能令貧者富富者貧則國多力多力者王王者刑九賞一彊國刑七賞三削國刑五賞五國作壹一歲十歲彊作壹十歲百歲彊作壹百歲千歲彊千歲彊者王威以一取十以聲取實故能爲威者王能生不能殺曰自攻之國必削能生能殺曰攻敵之國必彊故攻官攻力攻敵國用其二舍其一必彊令用三者威必王十里斷者國弱九里斷者國彊（案九當作五下說民篇亦作五）以日治者王以夜治者彊以宿治者削舉民衆口數生者著死者削民不逃粟野無荒草則國富國富者彊（舉民衆以下一切舊本竝多淩亂脫誤今從葉校本乙增）以刑去刑國治以刑致刑國亂故曰行刑重輕刑去事成國彊重重而輕輕刑至事生國削刑生力力生彊彊生威威生惠惠生於力舉力以成勇戰戰以成知謀金生而粟死粟死而金生（秦本作粟生而金死金死而粟生）本物賤事者衆買者少農困而姦勸其兵弱國必削至亾金一兩生於竟內粟十二石死於竟外粟十二石生於竟內金一兩死於竟外國好生金於竟內則金粟兩死倉府兩虛國弱（舊本無國弱及下文國彊四字案楊慎丹鉛別錄文集四十六引竝有今據增）國好生粟於竟內則金粟兩生倉府兩實（楊慎引作兩盈）國彊

彊國知十三數竟內倉口之數壯男壯女之數老弱之數官士之數以言說取食者之數利民之數（秦本無此句）馬牛芻藁之數欲彊國不知國十三數地雖利民雖衆國愈弱至削國無怨民曰彊國興兵而伐則武爵武任必勝按兵而農粟爵粟任則國富兵起而勝敵按國而國富者王

商君書卷第一

商君書卷二

說民第五

辯慧亂之贊也禮樂淫佚之徵也慈仁過之母也任舉姦之鼠也亂有贊則行淫佚有徵則用過有母則生姦有鼠則不止八者有羣民勝其政國無八者政勝其民民勝其政國弱政勝其民兵彊故國有八者上無以使守戰必削至亡國無八者上有以使守戰必興至王用善則民親其親任姦則民親其制合而復者善也別而規者姦也（案字書無規字疑誤）章善則過匿任姦則罪誅過匿則民勝法罪誅則法勝民民勝法國亂法勝民兵彊故曰以良民治必亂至削以姦民治必治至彊國以難攻起一取十國以易攻起一亡百國好力曰以難攻國好言曰以易攻民易爲言難爲用國法作民之所難兵用民之所易而以力攻者起一得十國法作民之所易兵用民之所難而以言攻者出十亡百罰重爵尊賞輕刑威爵尊上愛民刑威民死上故興國行罰則民利用賞則上重法詳則刑繁法繁則刑省民治則亂亂而治之又亂故治之於其治則治治之於其亂則亂民之情也治其事也亂故行刑重其輕者輕者不生則重者無從至矣此謂治之於其治也行刑重其重者輕其輕者輕者不止則重者無從止矣（舊本多作無從至於文義不合至當作止今改正）此謂治之於其亂也故重輕則刑去事成國彊重重而輕輕則刑至而事生國削民勇則賞之以其所欲民怯則殺之以其所惡故怯民使之以刑則勇勇民使之以賞則死怯民勇勇民死國無敵者必王民貧則弱國富則淫淫則有蝨有蝨則弱故貧者益之以刑則富富者損之以賞則貧治國之舉貴令貧者富富者貧貧者富富者貧國彊（諸本國彊字在貧者富下今案文義乙正秦本與諸本同富者貧下又有國弱字於義悖當屬妄增）三官無蝨國久彊而無蝨者必王刑生力力生彊彊生威威生惪惪生於刑故刑多則賞重賞少則刑重民之有欲有惡也欲有六淫惡有四難從六淫國弱行四難兵彊故王者刑於九而賞出一刑於九則六淫止賞出一則四難行六淫止則國無姦四難行則兵無敵民之所欲萬而利之所出一民非一則無以致欲（秦本范本則作政誤）故作一作一則力摶力摶則彊彊而用重彊故能生力能殺力曰攻敵之國必彊塞私道以窮其志啓一門以致其欲使民必先行其所要然後致其所欲故力多力多而不用則志窮志窮則有私有私則有弱故能生力不能殺力曰自攻之國必削故曰王者國不蓄力家不積粟國不蓄力下用也家不積粟上藏也國治斷家王斷官彊斷君弱重輕刑去常官則治省刑要保賞不可倍也有姦必告之則民斷於心上令而民知所以應器成於家而行於官則事斷於家故王者刑賞斷於民心器用斷於家（范本作決於家）治明則同治闇則異同則行異則止行則治止則亂治則家斷亂則君斷治國者貴下斷故以十里斷者（弱）以五里斷者彊家斷則有餘故曰日治者王（范本無曰字兩）官斷則不足故曰夜治者彊君斷則亂故曰宿治者削故有道之國治不聽君民不從官

算地第六

凡世主之患用兵者不量力治草萊者不度地故有地狹而民眾者民勝其地地廣而民少者地勝其民民勝其地務開地勝其民者事徠開則行倍（案此下當有缺文）民過地則國功寡而兵力少地過民則山澤財物不爲用夫棄天物遂民淫者世主之務過

也而上下事之故民衆而兵弱地大而力小故爲國任地者山林居什一藪澤居什一谿谷流水居什一都邑蹊道居什四此先王之正律也故爲國分田數小畝五百足待一役此地不任也方土百里出戰卒萬人者數小也此其墾田足㠯食其民都邑遂路足㠯處其民山林藪澤谿谷足㠯供其利藪澤隄防足㠯畜（案此下當有脫文）故兵出糧給而財有餘兵休民作而畜長足此所謂任地待役之律也今世主有地方數千里食不足㠯待役實倉而兵爲鄰敵臣故爲世主患之夫地大而不墾者與無地同（案秦本范本地下有者字下同）民衆而不用者與無民同故爲國之數務在墾草用兵之道務在壹賞私利塞於外則民務屬於農屬於農則樸樸則畏令私賞禁於下則民力摶於敵摶於敵則勝奚㠯知其然也夫民之情樸則生勞而易力窮則生知而權利易力則輕死而樂用權利則畏罰而易苦易苦則地力盡樂用則兵力盡夫治國者能盡地力而致民死者名與利交至（案秦本范本作竝至）民之性饑而求食勞而求佚苦則索樂辱則求榮此民之情也（案秦本范本作百姓之情）民之求利失禮之法求名失性之常奚㠯論其然也今夫盜賊上犯君上之所禁而下失臣子之禮（元本范本臣作天大誤此據秦本）故名辱而身危猶不止者利也其上世之士衣不煖膚食不滿腸苦其志意勞其四肢傷其五臟而益裕廣耳（案此句有脫訛）非生之常也而爲之者名也故曰名利之所湊則民道之（案道字疑誤）主操名利之柄而能致功名者數也聖人審權㠯操柄審數㠯使民數者臣主之術而國之要也故萬乘失數而不危臣主失術而不亂者未之有也今世主欲辟地治民而不審數臣欲盡其事而不立術故國有不服之民主有不令之臣故聖人之爲國也入令民㠯屬農出令民㠯計戰夫農民之所苦而戰民之所危也犯其所苦行其所危者計也故民生則計利死則慮名名利之所出不可不審也利出於地則民盡力名出於戰則民致死入使民盡力則草不荒出使民致死則勝敵勝敵而草不荒富彊之功可坐而致也今則不然世主之所㠯加務者皆非國之急也身有堯舜之行而功不及湯武之略者此執柄之罪也臣請語其過夫治國舍勢而任說說則身脩而功寡故事詩書談說之士則民游而輕其君事處士則民遠而非其上事勇士則民競而輕其禁技藝之民用則民剽而易徙商賈之士佚且利則民緣而議其上故五民加於國用（案加字疑衍）則田荒而兵弱談說之士資在於口處士資在於意勇士資在於氣技藝之士資在於手商賈之士資在於身故天下一宅而圜身資民資重於身而偏託勢於外挾重資歸偏家堯舜之所難也故湯武禁之則功立而名成聖人非能㠯世之所易勝其所難也必㠯其所難勝其所易故民愚則知可㠯勝之世知則力可㠯勝之臣愚則易力而難巧世巧則易知而難力故神農教耕而王天下師其知也湯武致彊而征諸侯服其力也今世巧而民淫方傚湯武之時而行神農之事㠯隨世禁故千乘惑亂（范本惑作式案千乘字疑亦誤）此其所加務者過也民之生度而取長稱而取重權而索利明君愼觀三者則國治可立而民能可得國之所㠯求民者少而民之所㠯避求者多入使民屬於農出使民壹於戰故聖人之治也多禁㠯止能任力㠯窮詐兩者偏用則境內之民壹民壹則農農則樸樸則安居而惡出故聖人之爲國也民資藏於地而偏託危於外資於地則樸託危於外則惑民入則樸出

則惑故其農勉而戰戢也民之農勉則資重戰戢則鄰危資重則不可負而逃鄰危則不歸於無資歸危外託狂夫之所不爲也故聖人之爲國也觀俗立法則治察國事本則宜不觀時俗不察國本則其法立而民亂事劇而功寡此臣之所謂過也夫刑者所㠯奪禁邪也（元本無也字）而賞者所㠯助禁也羞辱勞苦者民之所惡也顯榮佚樂者民之所務也故其國刑不可惡而爵祿不足務也此亾國之兆也刑人復漏則小人辟淫而不苦刑則徼倖於民上徼於民上㠯利求顯榮之門不一（案則徼下數語當有脫譌）則君子事勢㠯成名（又范本次句無民字諸本有）小人不避其禁故刑煩君子不設其令則罰行刑煩而罰行者國多姦則富者不能守其財（則元本作故范本缺一字缺上有欲字或此處有脫句也今從秦本作則則上有徵字依文義刪去）而貧者不能事其業田荒而國貧田荒則民詐生國貧則上匱賞故聖人之爲治也（元本范本故下有天地設而民生當此之時也十一字迺開塞篇文誤入此今依秦本刪去）刑人無國位戮人無官任刑人有列則君子下其位衣錦食肉則小人冀其利君子下其位則羞功小人冀其利則伐姦故刑戮者所㠯止姦也而官爵者所㠯勸功也今國立爵而民羞之設刑而民樂之此蓋法術之患也故君子操權一正㠯立術（案一正字疑有誤）立官貴爵㠯稱之（范本之作臣誤）論榮舉功㠯任之（案榮字疑誤范本之下有者字）則是上下之稱平上下之稱平則臣得盡其力而主得專其柄

開塞第七

天地設而民生之當此之時也民知其母而不知其父其道親親而愛私親親則別（范本脫一親字）愛私則險民衆（范本作陰陽民險衆誤）而㠯別險爲務則有亂當此時也民務勝而力征務勝則爭（范本務作負）力征則訟訟而無正則莫得其性也故賢者立中正（范本無正字誤）設無私而民說仁（范本說作曰誤）當此時也親親廢上賢立矣凡仁者㠯愛爲務而賢者㠯相出爲道民衆而無制久而相出爲道則有亂故聖人承之作爲土地貨財男女之分分定而無制不可故立禁禁立而莫之司不可故立官官設而莫之一不可故立君既立君（秦本范本君上有其字）則上賢廢而貴貴立矣然則上世親親而愛私中世上賢而說仁下世貴貴而尊官上賢者㠯道相出也（范本道作瀛誤）而立君者使賢無用也親親者㠯私爲道也而中正者使私無行也此三者非事相反也民道弊而所重易也世事變而行道異也故曰王道有繩夫王道一端而臣道亦一端所道則異而所繩則一也故曰民愚則知可㠯王世知則力可㠯王民愚則力有餘而知不足世知則巧有餘而力不足民之生不知則學力盡而服故神農教耕而王天下師其知也湯武致彊而征諸侯服其力也夫民愚不懷知而問世知無餘力而服故㠯王天下者并刑力征諸侯者退德聖人不法古不脩今法古則後於時脩今則塞於勢周不法商夏不法虞三代異勢而皆可㠯王故興王有道而持之異理武王逆取而貴順爭天下而上讓其取之㠯力持之㠯義今世彊國事兼并弱國務力守上不及虞夏之時而下不脩湯武湯武塞故萬乘莫不戰千乘莫不守此道之塞久矣而世主莫之能廢也故三代不四非明主莫有能聽也今日願啓之㠯效古之民樸㠯厚今之民巧㠯僞故效於古者先德而治效於今者前刑而法此俗之所惑也（今之民㠯下元本范本之作時德作得治作防效作治惑作感並多舛誤今依秦本校正）今世之所謂義者將立民之所好而廢其所惡此其所謂不義者將立民之所惡而

廢其所樂也二者名貿實易（案貿易二字疑誤當作同異又禮檀弓貿貿然來釋文貿一音牟則貿或侔字之假借侔亦訓同作名貿實異亦可然無他証可據五經文字貿經典相承隸省作貿）不可不察也立民之所樂則民傷其所惡立民之所惡則民安其所樂何㠯知其然也夫民憂則思思則出度（案出字疑誤）樂則淫淫則生佚故㠯刑治則民威民威則無姦無姦則民安其所樂㠯義敎則民縱民縱則亂亂則民傷其所惡吾所謂義者義之本也而世所謂義者暴之道也夫正民者㠯其所惡必終其所好㠯其所好必敗其所惡治國刑多而賞少（一切舊本此下並有脫句案文義當補亂國賞多而刑少七字）故王者刑九而賞一削國賞九而刑一夫過有厚薄則刑有輕重善有小大則賞有多少此二者世之常用也刑加於罪所終則姦不去賞施於民所義則過不止刑不能去姦而賞不能止過者必亂故王者刑用於將過則大邪不生賞施於告姦則細過不失治民能使大邪不生細過不失則國治國治必彊一國行之境內獨治二國行之兵則少寢天下行之至德復立此吾㠯殺刑之反於德而義合於暴也古者民藂生而羣處亂（元本范本闕亂字秦本有）故求有上也然則天下之樂有上也（元本范本無然則天下句秦本有）將㠯爲治也今有主而無法其害與無主同有法不勝其亂與不法同天下不安無君而樂勝其法則舉世㠯爲惑也夫利天下之民者莫大於治而治莫康於立君立君之道莫廣於勝法勝法之務莫急於去姦去姦之本莫深於嚴刑故王者㠯賞禁㠯刑勸求過不求善藉刑㠯去刑（范本求過下有闕文五）

商君書卷第二

商君書卷第三

壹言第八

凡將立國制度不可不察也治法不可不慎也國務不可不謹也事本不可不摶也制度時則國俗可化而民從制治法明則官無邪國務壹則民應用事本摶則民喜農而樂戰夫聖人之立法化俗而使民朝夕從事於農也（秦本俗作治誤范本夕作暮）不可不知也（一切舊本知作變此依秦本）夫民之從事死制也㠯上之設榮名置賞罰之明也不用辯說私門而功立矣故民之喜農而樂戰也見上之尊農戰之士而下辯說技藝之民而賤游學之人也故民壹務其家必富而身顯於國上開公利而塞私門㠯致民力私勞不顯於國私門不請於君若此而功臣勸則上令行而荒草闢淫民止而姦無萌治國能摶民力而壹民務者彊能事本而禁末者富夫聖人之治國也能摶力能殺力制度察則民力摶摶而不化則不行行而無富則生亂故治國者其摶力也㠯富國彊兵也其殺力也㠯事敵勸民也夫開而不塞則短長長而不攻則有姦塞而不開則民渾渾而不用則力多力多而不攻則有姦蝨故摶力㠯壹務也殺力㠯攻敵也治國者貴民壹民壹則樸樸則農農則易勤勤則富富者廢之㠯爵不淫淫者廢之㠯刑而務農故能摶力而不能用者必亂能殺力而不能摶者必亡故明君知齊二者其國彊不知齊二者其國削夫民之不治者君道卑也法之不明者君長亂也故明君不道卑不長亂也秉權而立垂法而法（治）㠯得姦於上而官無不賞罰斷而器用有度若此則國制明而民力竭上爵尊而倫徒舉（案倫徒字當有誤）令世主皆欲治民而助之㠯亂（㠯秦本作於范本作闕文）非樂㠯爲亂也安其

故而不闚於時也是上法古而得其塞下修令而不時移而不明世俗之變不察治民之情故多賞㠯致刑輕刑㠯去賞夫上設刑而民不服賞匱而姦益多故民之於上也先刑而後賞故聖人之爲國也不法古不修今因世而爲之治度俗而爲之法故法不察民之情而立之則不成治宜於時而行之則不干故聖王之治也慎爲察務歸心於壹而已矣

錯法第九

臣聞古之明君錯法而民無邪舉事而材自練賞行而兵彊此三者治之本也夫錯法而民無邪者法明而民利之也舉事而材自練者功分明功分明則民盡力民盡力則材自練行賞而兵彊者爵祿之謂也爵祿者兵之實也是故人君之出爵祿也道明道明則國日彊道幽則國日削故爵祿之所道存亾之機也夫削國亾主非無爵祿也其所道過也三王五霸其所道不過爵祿而功相萬者其所道明也是㠯明君之使其臣也用必出於其勞賞必加於其功功賞明則民競於功爲國而能使其民盡力㠯競於功則兵必彊矣同列而相臣妾者貧富之謂也同實而相并兼者彊弱之謂也有地而君或彊或弱者亂治之謂也苟有道里（范本里作理）地足容身士民可致也苟容市井財貨可聚也有土者不可㠯言貧有民者不可㠯弱（周氏涉筆引作有地不憂貧有民不憂弱）地誠任不患無財民誠用不畏彊暴悳明教行則能㠯民之有爲己用矣故明王者用非其有使非其民明王之所貴惟爵其實爵其實而榮顯之（秦本無而榮顯之字范本全作闕文并不疊爵其實字今依元本）不榮則民不急列位不顯則民不事爵爵易得也則民不貴上爵列爵祿賞不道其門則民不㠯死爭位矣人君而有好惡故民可治也人君不可㠯不審好惡好惡者賞罰之本也夫人情好爵祿而惡刑罰人君設二者㠯御民之志而立所欲焉夫民力盡而爵隨之功立而賞隨之人君能使其民信於此如明日月則兵無敵矣人君有爵行而兵弱者有祿行而國貧者有法立而亂者此三者國之患也故人君者先便請謁而後功力則爵行而兵弱矣民不死犯難而利祿可致也則祿行而國貧矣法無度數而事日煩則法立而治亂矣是㠯明君之使其民也使必盡力㠯規其功功立而富貴隨之無私悳也故教流成如此（案此句當有闕誤）則臣忠君明治著而兵彊矣故凡明君之治也任其力不任其悳是㠯不憂不勞而功可立也度數已立而法可修故人君者不可不慎己也夫離朱見秋豪百步之外而不能㠯明目易人烏獲舉千鈞之重而不能㠯多力易人夫聖人之存體性不可㠯易人然而功可得者法之謂也

戰法第十

凡戰法必本於政勝則其民不爭不爭則無㠯私意㠯上爲意故王者之政使民怯於邑鬬而勇於寇戰（范本邑作私）民習㠯力難難故輕死見敵如潰潰而不止則免故兵法大戰勝逐北無過十里小戰勝逐北無過五里兵起而程敵政不若者勿與戰食不若者勿與久敵衆勿爲客敵盡不如擊之勿疑故曰兵大律在謹論察察衆則勝負可先知也王者之兵勝而不驕敗而不怨勝而不驕者術明也敗而不怨者知所失也若兵敵彊弱（案弱字誤或下有缺文）將賢則勝將不如則敗若其政出廟筭者將賢亦勝將不如亦勝持勝術者（秦本持上有政久字）必彊至王若民服而聽上則國富而兵勝行是必久王其過失無敵深入偕險絶塞民倦且

饑渴而復遇疾此其道也（其過失㠯下一切舊本林多舛誤令案文義當作兵之過失在深入敵阻險絕塞民倦且饑渴而復遇疾此敗道也）故將使民者乘良馬者不可不齊也（案使民者下當有缺文）

立本第十一

凡用兵勝有三等若兵未起則錯法錯法而俗成而用具此三者必行於境內而後兵可出也行三者有二勢一曰輔法而法行二曰舉必得而法立故恃其衆者謂之葺恃其備飾者謂之巧恃譽目者謂之詐此三者恃一因其兵可禽也故曰彊者必剛鬭其意鬭則力盡力盡則備是故無敵於海內治行則貨積貨積則賞能重矣賞壹則爵尊爵尊則賞能利矣故曰兵生於治而異俗生於法而萬轉過勢本於心而飾於備勢三者有論故彊可立也是㠯彊者必治治者必彊富者必治治者必富彊者必富富者必彊故曰治彊之道論其本也

兵守第十二

四戰之國貴守戰負海之國貴攻戰四戰之國好舉興兵㠯距四鄰者國危四鄰之國一興事而已四興軍故曰國危四戰之國不能㠯萬室之邑舍鉅萬之軍者其國危故曰四戰之國務在守戰守有城之邑不如㠯死人之力與客生力戰其城拔者死人之力也客不盡夷城客無從入此謂㠯死人之力與客生力戰城盡夷客若有從入則客必罷中人必佚矣㠯佚力與罷力戰此謂㠯生人力與客死力戰皆曰圍城之患患無不盡死而邑此三者非患不足將之過也守城之道盛力也故曰客治簿檄三軍之多分㠯客之候車之數三軍壯男爲一軍壯女爲一軍男女之老弱者爲一軍此之謂三軍也壯男之軍使盛食

宋楊慎丹鉛錄引作及耕格阱發梁撤屋㠯從從之不洽而熯之

厲兵陳而待敵壯女之軍使盛食負壘陳而待令客至而作土㠯爲險阻及耕格阱發梁撤屋（案及耕格阱不成文疑耕字誤或有逸脫）給從從之不洽而熯之使客無得㠯助攻備老弱之軍使牧牛馬羊彘草木之可食者收而食之㠯獲其壯男女之食而慎使三軍無相過壯男過壯女之軍則男貴女而姦民有從謀而國亡喜與其恐有蚤聞勇民不戰壯男壯女過老弱之軍則老使壯悲弱使彊憐悲憐在心則使勇民更慮而怯民不戰故曰慎使三軍無相過此盛力之道

靳令第十三

靳令則治不畱（秦本靳作飭）法平則吏無姦法已定矣不㠯善言害法任功則民少言任善則民多言行治曲斷㠯五里斷者王㠯十里斷者彊宿治者削㠯刑治㠯賞戰求過不求善故法立而不革則顯民變誅計變誅止貴爵殊使百都之尊爵厚祿㠯自伐（案則顯㠯下一切舊本舛誤相仍令無從是正范本兩作齊使作便亦不成文）國無姦民則都無姦市物多末衆農弛姦勝則國必削民有餘糧使民㠯粟出官爵官爵必㠯其力則農不怠四寸之管無當必不滿也授官予爵出祿不㠯功是無當也國貧而務戰毒生於敵無六蝨必彊國富而不戰偷生於內有六蝨必弱國㠯功授官予爵此謂㠯盛知謀㠯盛勇戰㠯盛知謀㠯盛勇戰其國必無敵國㠯功授官予爵則治省言寡此謂㠯法去法㠯言去言國㠯六蝨授官予爵則治煩言生此謂㠯治致治㠯言致言則君務於說言官亂於治邪邪臣有得志有功者日退此謂失（案此句疑有闕文）守十者亂守壹者治法已定矣而好用六蝨者亡民澤畢農（案民澤字疑有誤）則國富六蝨不用則兵民畢競勸而樂爲主用其竟內之民爭㠯

爲榮其以爲辱其次爲賞勸罰沮其下民惡之憂之羞之修容而以言恥食以上交以避農戰外交以備（案備字誤或有闕文）國之危也有饑寒死亡不爲利祿之故戰此亡國之俗也六蝨曰禮樂曰詩書曰修善曰孝弟曰誠信曰貞廉曰仁義曰非兵曰羞戰國有十二者上無使農戰必貧至削十二者成羣此謂君之治不勝其臣官之治不勝其民此謂六蝨勝其政也十二者成樸必削是故興國不用十二者故其國多力而天下莫能犯也兵出必取取必能守（有）之按兵而不攻必富朝廷之吏少者不毀也多者不損也效功而取官爵雖有辯言（秦本范本雖上有廷字疑當作朝廷闕朝字今依元本刪去）不能以相先也（范本能作得）此謂以數治以力攻者出一取十以言攻者出十亡百國好力此謂以難攻國好言此謂以易攻重刑少賞上愛民民死賞重賞輕刑上不愛民民不死賞利出一空者其國無敵利出二空者國半利利出十空者其國不守重刑明大制不明者六蝨也六蝨成羣則民不用是故興國罰行則民親賞行則民利（范本作上利）行罰重其輕者輕其重者（案輕其重者句當在下罪重刑輕上以舊本相承不敢擅乙）輕者不至重者不來此謂以刑去刑刑去事成罪重刑輕刑至事生此謂以刑致刑其國必削聖君知物之要故其治民有至要故執賞罰以壹輔仁者心之續也聖君之治人也必得其心故能用力力生彊彊生威威生惪惪生於力聖君獨有之故能述仁義於天下

修權第十四

國之所以治者三一曰法二曰信三曰權法者君臣之所共操也信者君臣之所共立也權者君之所獨制也人主失守則危君臣釋法任私必亂故立法明分而不以私害法則治權制獨斷於君則威民信其賞則事功成信其刑則姦無端惟明主愛權重信而不以私害法故多惠言而剋其賞則下不用（舊本多作不多於文義悖今刪去）數如嚴令而不致其刑則民傲死（案如字疑當作加如加形近致訛）凡賞者文也刑者武也文武者法之約也故明主任法（范本任作愼義長）明主不蔽之謂明不欺之謂察故賞厚而利刑重而威必不失疏遠不違親近故臣不蔽主而下不欺上世之爲治者多釋法而任私議此國之所以亂也先王縣權衡立尺寸而至今法之其分明也夫釋權衡而斷輕重廢尺寸而意長短雖察商賈不用爲其不必也夫倍法度而任私議皆不類者也不以法論知能賢不肖者惟堯而世不盡爲堯是故先王知自議譽私之不可任也故立法明分中程者賞之毀公者誅之賞誅之法不失其議故民不爭授官予爵不以其勞則忠臣不進行賞賦祿（案賦字誤以形求之或當作賜范本作賤尤誤）不稱其功則戰士不用凡人臣之事君也多以主所好事君君好法則臣以法事君君好言則臣以言事君君好法則端直之士在前君好言則毀譽之臣在側公私之分明則小人不疾賢而不肖者不妬功故堯舜之位天下也非私天下之利也爲天下位天下也論賢舉能而傳焉非疏父子親越人也明於治亂之道也故三王以義親五霸以法正諸侯皆非私天下之利也爲天下治天下（舊本爲天下上有議字當屬衍文故刪去）是故擅其名而有其功天下樂其政而莫之能傷也今亂世之君臣區區然皆擅一國之利而管一官之重以便其私此國之所以危也故公私之交存亡之本也（秦本范本交作敗誤）夫廢法度而好私議則姦臣鬻權以約祿秩官之吏隱下而漁民諺曰蠹衆而木折隙大而牆壞故大臣爭於私而不顧其民則下離上下離上

者國之隙也秩官之吏隱下以漁百姓此民之蠹也故有隙蠹而不亡者天下鮮矣是故明王任法去私而國無隙蠹矣

商君書卷第三

商君書卷第四

徠民第十五

地方百里者山陵處什一藪澤處什一谿谷流水處什一都邑蹊道處什一惡田處什二良田處什四（秦本作什一）以此食作夫五萬其山陵藪澤谿谷可以給其材都邑蹊道足以處其民先王制土分民之律也今秦之地方千里者五而穀土不能處二田數不滿百萬其藪澤谿谷名山大川之材物貨寶又不盡爲用此人不稱土也秦之所與鄰者三晉也所欲用兵者韓魏也彼土狹而民衆其宅參居而并處其寡萌賈息（案此句有脫誤葉校連下民字讀亦無說）民上無通名下無田宅而恃姦務末作以處人之復陰陽澤水者過半（案復陰陽未詳疑亦有誤）此其土之不足以生其民也似有過秦民之不足以實其土也（范本似作以）意民之情其所欲者田宅也而晉之無有也信秦之有餘也必如此而民不西者秦士戚而民苦也臣竊以王吏之明爲過見此其所以弱不奪三晉民者愛爵而重復也其說曰三晉之所以弱者其民務樂而復爵輕也秦之所以彊者（舊本秦上有今字據文義刪）其民務苦而復爵重也今多爵而久復是釋秦之所以彊而爲三晉之所以弱也此王吏重爵愛復之說也而臣竊以爲不然夫所以爲苦民而彊兵者將以攻敵而成所欲也兵法曰（范本法作稱）敵弱而兵彊此言不失吾所以攻而敵失其所守也今三晉不勝秦四世矣自魏襄以來野戰不勝守城必拔小大之戰三晉之所亡於秦者不可勝數也若此而不服秦能取其地而不能奪其民也今王發明惠諸侯之士來歸義者今使復之三世無知軍事秦四竟之內陵阪丘隰不起十年征者於律也足以造作夫百萬曩者臣言曰意民之

情其所欲者田宅也晉之無有也信秦之有餘也必若此而民不西者秦士戚而民苦也今利其田宅而復之三世此必與其所欲而不使行其所惡也然則山東之民無不西者矣且非直虛言之謂也不然夫實曠土出天寶（一切舊本誤作且直言之謂也不然夫實壙什虛出天寶今案文誼移虛于言上增非字改曠土字）而百萬事本其所謚多也豈徒不失其所以攻乎夫秦之所患者興兵而伐則國家貧安居而農則敵得休息（范本少得休字）此王所不能兩成也故三世戰勝而天下不服（舊本服作能今依文誼改）令以故秦事敵而使新民作本兵雖百宿於外竟内不失須臾之時此富強兩成之效也臣之所謂兵者非謂悉興盡起也論竟内所能給軍卒車騎令故秦兵新民給芻食天下有不服之國則王以此春圍其農夏食其食秋取其刈冬陳其寶以大武搖其本以廣文安其嗣王行此十年之内諸侯將無異民而王何爲愛爵而重復乎周軍之勝華軍之勝秦斬首而東之東之無謚亦明矣而吏猶以爲大功爲其損敵也今以草茅之地徠三晉之民而使之事本此其損敵也與戰勝同實而秦得之以爲粟此反行兩登之計也且周軍之勝華軍之勝長平之勝秦所亡民者幾何民客之兵不得事本者幾何臣竊以爲不可數矣假使王之羣臣有能用之費此之半弱晉彊秦若三戰之勝者王必加大賞焉今臣之所言民無一日之繇官無數錢之費其弱晉彊秦有過三戰之勝而王猶以爲不可則臣愚不能知已齊人有東郭敞者猶多願願有萬金其徒請賙焉不與曰吾將以求封也其徒怒而去之宋曰此愛於無也故不如以先與之有也今晉有民而秦愛其復此愛非其有以失其有也豈異東郭敞之愛非其有以亡其徒乎且古有堯舜當時而見稱中世有湯武在位而民服此三王者萬世之所稱也以爲聖王也然其道猶不能取用於後今復之三世而三晉之民可盡也是非王賢立今時（案此句當有脫誤范本立作为亦非）而使後世爲王用乎然則非聖別說而聽聖人難也

刑約第十六（篇亡）

賞刑第十七

聖人之爲國也壹賞壹刑壹教壹賞則兵無敵壹刑則令行壹教則下聽上夫明賞不費明刑不戮明教不變而民知於民務國無異俗明賞之猶至於無賞也明刑之猶至於無刑也明教之猶至於無教也所謂壹賞者利祿官爵摶出於兵無有異施也夫固知愚貴賤勇怯賢不肖皆盡其胸臆之知竭其股肱之力出死而爲上用也天下豪傑賢良從之如流水是故兵無敵而令行於天下萬乘之國不敢蘇其兵中原千乘之國不敢捍城萬乘之國若有蘇其兵中原者戰將覆其軍千乘之國若有捍城者攻將湊其城戰必覆人之軍攻必湊人之城盡城而有之盡賓而致雖厚慶賞何費匱之有矣昔湯封於贊茅文王封於岐周方百里湯與桀戰於鳴條之野武王與紂戰於牧野之中大破九軍卒裂土封諸侯士卒坐陳者里有書社車休息不乘從馬華山之陽從牛於農澤從之老而不收此湯武之賞也故曰贊茅岐周之粟以賞天下之人不人得一升以其錢賞天下之人不人得一錢故曰百里之君而封侯其臣大其舊（范本舊作居秦本共臣作功臣）自士卒坐陳者里有書社賞之所加寬於牛馬者何也善因天下之貨以賞天下之人故曰明賞不費湯武既破桀紂海内無害天下大定築五庫藏五兵偃武事行文教倒載干

戈（秦本范本作戢戈）搢笏作為樂以申其德當此時也賞祿不行而民整齊故曰明賞之猶至於無賞也所謂壹刑者刑無等級自卿相將軍以至大夫庶人有不從王令犯國禁亂上制者罪死不赦有功於前有敗於後不為損刑有善於前有過於後不為虧法忠臣孝子有過必以其數斷守法守職之吏有不行王法者罪死不赦刑及三族周官之人知而訐之上者自免於罪無貴賤尸襲其官長之官爵田祿故曰重刑連其罪則民不敢試民不敢試故無刑也夫先王之禁刺殺斷人之足黥人之面非求傷民也以禁姦止過也故禁姦止過莫若重刑刑重而必得則民不敢試故國無刑民國無刑民故曰明刑不戮晉文公將欲明刑以親百姓於是合諸侯大夫於侍千宮顛頡後至請其罪君曰用事焉吏（案文倒當作焉用事吏或云吏字當屬下句）遂斷顛頡之脊以殉晉國之士稽焉皆懼曰顛頡之有寵也斷以殉況於我乎舉兵伐曹五鹿及反鄭之埤東徵之畝（案舉兵以下文多脫誤五鹿衞地不應屬之伐曹圍鄭事在戰城濮後二年不應越次先叙葉校本作舉兵伐衞取五鹿伐曹救宋下接勝荊人句蓋據左傳任意刪改非有原書引證姑存）之勝荊人於城濮三軍之士止之如斬足行之如流水三軍之士無敢犯禁者故一假道重輕於顛頡之脊而晉國治（案重輕即本古所謂行刑重其輕者秦本作重刑誤又而晉國治秦本作而曰吾國治亦誤）昔者周公旦殺管叔流霍叔曰犯禁者也天下眾皆曰親昆弟有過不違而況疏遠乎故天下知用刀鋸於周庭而海內治（舊本作而況疏遠天下內不用云云脫誤不成文此依秦本）故曰明刑之猶至於無刑也所謂壹教者博聞辯慧信廉禮樂修行羣黨任譽清濁不可以富貴不可以評刑不可獨立私議以陳其上堅者被銳者挫雖曰聖知巧佞厚樸則不能以非功罔上利然富貴之門要存戰而已矣（富貴秦本范本作貴富下同存亦作在存）彼能戰者踐富貴之門彊梗焉有常刑而不赦（舊本作有常道）（在形近設亦通而不禁誤彊梗不禁是縱戰士之殘暴而召亂矣今依秦本改正繹其文設言人敢有相犯者罪不赦也）是父兄昆弟知識婚姻合同者皆曰務之所加存戰而已矣（存秦本作有）夫故當壯者務於戰老弱者務於守死者不悔生者務勸此臣之所謂壹教也民之欲富貴也共闔棺而後止而富貴之門必出於兵是故民聞戰而相賀也起居飲食所歌謠者戰也此臣之所謂明教之猶至於無教也此臣所謂參教也聖人非能通知萬物之要也故其治國舉要以致萬物故寡教而多功聖人治國也易知而難行也是故聖人不必加（加范本作王誤）凡主不必廢殺人不為暴賞人不為仁者國法明也聖人以功授官予爵故賢者不憂聖人不宥過不赦刑故姦無起聖人治國也審壹而已矣

畫策第十八

昔者昊英之世以伐木殺獸人民少而木獸多黃帝之世不麛不卵官無供備之民死不得用槨事不同皆王者時異也神農之世男耕而食婦織而衣刑政不用而治甲兵不起而王神農既沒以彊勝弱以眾暴寡故黃帝作為君臣上下之義（義秦本作儀案威儀字古作義說文義己之威義也从我从羊周禮肆師職鄭註漢書鄒陽傳顏註並云義讀為儀今依元本范本蓋循古書之未經改竄者也又仁義字當作誼說文誼人所宜也徐云史記仁義字作此漢書董仲舒傳舉民以誼古文尚書遵王之義本作誼唐明皇詔改義據此類推則古者之傳于今者半失其舊矣）父子兄弟之禮夫婦妃匹之合內行刀鋸外用甲兵故時變也由此觀之神農非高於黃帝也然其名尊者以適於時也故以戰去戰雖戰可也以殺去殺雖殺可也以刑去刑雖重刑可也昔之能制天下者必先制其民者也能勝彊敵者必先勝其民者也故勝民之本在制民若治於金陶於土也本不堅則民如飛鳥禽獸其孰能制之（案禽字誤）

民本法也故善治者塞民以法而名地作矣名尊地廣以至王者何故名卑地削以至於亡者何故戰罷者也不勝而王不敗而亡者自古及今未嘗有也民勇者戰勝民不勇者戰敗能壹民於戰者民勇不能壹民於戰者民不勇聖王見王之致於兵也故舉國而責之於兵入其國觀其治兵用者彊奚以知民之見用者也民之見戰也如餓狼之見肉則民用矣凡戰者民之所惡也能使民樂戰者王彊國之民父遺其子兄遺其弟妻遺其夫皆曰不得無返又曰失法離令若死我死鄉治之行間無所逃遷徙無所入入行間之治連以五辨之以章束之以令拙無所處罷無所生是以三軍之衆從令如流死而不旋踵國之亂也非其法亂也非法不用也國皆有法而無使法必行之法國皆有禁姦邪刑盜賊之法而無使姦邪盜賊必得之法爲姦邪盜賊者死刑而姦邪盜賊不止者不必得必得而尚有姦邪盜賊者刑輕也刑輕者不得誅也必得者刑者衆也故善治者刑不善而不賞善故不刑而民善不刑而民善刑重也刑重者民不敢犯故無刑也而民莫敢爲非是一國皆善也故不賞善而民善賞善之不可也猶賞不盜故善治者使跖可信而況伯夷乎不能治者使伯夷可疑而況跖乎勢不能爲姦雖跖可信也勢得爲姦雖伯夷可疑也國或重治或重亂明主在上所舉必賢則法可在賢法可在賢則法在下不肖不敢爲非是謂重治不明主在上所舉必不賢（肖）國無明法不肖者敢爲非是謂重亂兵或重彊或重弱民固欲戰又不得不戰是謂重彊民固不欲戰又得無戰是謂重弱明主不濫富貴其臣所謂富者非粟米珠玉也所謂貴者非爵位官職也廢法作私爵祿之富貴凡人主惪行非出人也知非出人也勇力非過人也然民雖有聖知弗敢我謀勇力弗敢我殺雖衆不敢勝其主雖民至億萬之數縣重賞而民不敢爭行罰而民不敢怨者法也國亂者民多私義兵弱者民多私勇則削國之所以取爵祿者多塗亡（秦本塗下有人字）國之欲賤爵輕祿不作而食而戰而榮無爵而尊無祿而富無官而長此之謂姦民所謂治主無忠臣慈父無孝子欲無善言皆以法相司也命相正也不能獨爲非而莫與人爲非所謂富者入多而出寡衣服有制飲食有節則出寡矣女事盡於內男事盡於外則入多矣所謂明者無所不見則羣臣不敢爲姦百姓不敢爲非是以人主處匡床之上聽絲竹之聲而天下治所謂明者使衆不得不爲所謂彊者天下勝天下勝是故合力是以勇彊不敢爲暴聖知不敢爲詐而慮用兼天下之衆莫敢不爲其所好而避其所惡所謂彊者使勇力不得不爲己用其志足天下益之不足天下說之恃天下者天下去之自恃者得天下得天下者先自得者也能勝彊敵者先自勝者也聖人知必然之理必爲之時勢故爲必治之政戰必勇之民行必聽之令是以兵出而無敵令行而天下服從（范本無服從字有朝字朝下闕一字）黃鵠之飛一舉千里（秦本范本一舉作日行）有必飛之備也麗麗巨巨（秦本作騏驥騄駬范本巨作臣）日走千里（秦本范本日上有每一字）有必走之勢也虎豹熊羆鷙而無敵有必勝之理也聖人見本然之政知必然之理故其制民也如以高下制水如以燥濕制火故曰仁者能仁於人而不能使人仁義者能愛於人而不能使人愛（秦本范本作相愛）是以知仁義之不足以治天下也聖人有必信之性又有使天下不得不信之法所謂義者爲人臣忠爲人子孝少長有禮男女有別非

一第七八二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14 版反内

其義也餓不苟食死不苟生此乃有法之常也聖王者不貴義而貴法法必明令必行則已矣

商君書卷第四

商君書卷第五

境內第十九

四境之內丈夫女子皆有名於上者著死者削其有爵者乞無爵者以爲庶子級乞一人其無役事也其庶子役其大夫月六日（元本范本月字作缺文）其役事也隨而養之軍爵自一級已下至小夫命曰校徒操出公爵自二級已上至不更命曰卒其戰也五人來簿爲伍一人羽而輕其四人能人得一首則復夫勞爵其縣過三日有不致士大夫勞爵能五人一屯長百人一將其戰百將屯長不得斬首得三十三首以上盈論百將屯長賜爵一級五百主短兵五十人二五百主將之主短兵百千石之令短兵百人八百之令短兵八十人七百之令短兵七十人六百之令短兵六十人國對尉短兵千人將短兵四千人戰及死吏而短兵能一首則優能攻城圍邑斬首八千已上則盈論野戰斬首二千則盈論吏自操及校以上大將盡賞行間之吏也（元本范本無也字作缺文）故爵公士也就爲上造也故爵上造就爲簪褭就爲不更故爵爲大夫爵吏而爲縣尉則賜虜六加五千六百爵大夫而爲國治就爲大夫故爵大夫就爲公大夫就爲公乘就爲五大夫則稅邑三百家故爵五大夫皆有賜邑三百家有賜稅三百家爵五大夫有稅邑六百家者受客大將御參皆賜爵三級故客卿相論盈就正卿就爲大庶長故大庶長就爲左更故四更也就爲大良造以戰故暴首三乃校三日將軍以不疑致士大夫勞爵其縣四尉訾由丞尉能得爵首一者賞爵一級益田一頃益宅九畒一除庶子一人乃得人兵官之吏其獄法高爵訾下爵級高爵能無給有爵人隸僕爵自二級以上有刑罪則

貶爵自一級㠯下有刑罪則已小失死㠯上至大夫其官級一等其墓樹級一樹其攻城圍邑也國司空訾其城之廣厚之數國尉分地㠯徒校分積尺而攻之爲期曰先已者當爲最啓後已者訾爲最殿（范本啓後作國家秦本啓下有國字並誤）再訾則廢內通則積薪積薪則燔柱陷隊之士面十八人陷隊之士（舊本人下有之字陷隊字倒今依文詮删乙）知疾鬬不得斬首隊五人則陷隊之士人賜爵一級死則一人後不能死之千人環規諫黥劓於城下國尉分地㠯中卒隨之將軍爲木壹與國正監與正御史參望之（范本下正字作王）其先入者舉爲最啓其後入者舉爲最殿其陷隊也盡其幾者幾者不足乃㠯欲級益之

弱民第二十

民弱國彊國彊民弱故有道之國務在弱民樸則彊淫則弱弱則軌淫則越志弱則有用越志則彊故曰㠯彊去彊者弱㠯弱去彊者彊民善之則親利之用則和用則有任和則匱有任乃富於政上舍法任民之所善故姦多民貧則力富力富則淫淫則有蝨故民富而不用則使民㠯食出各必有力則農不偷農不偷六蝨無萌故國富而民治重彊兵易弱難彊民樂生安佚死難難正（案此句有誤字）易之則彊事有羞多姦寡賞無失多姦疑敵失必利兵至彊威事無羞利用兵久處利勢必王故兵行敵之所不敢行彊事興敵之所羞爲利法有民安其次主變事能得齊國守安主操權利故主貴多變國貴少變利出一孔則國多物出十孔則國少物守一者治守十者亂治則彊亂則弱彊則物來弱則物去故國致物者彊去物者弱民辱則貴爵弱則尊守貧則重賞㠯刑治民則樂用㠯賞戰民則輕死故戰事兵用曰彊民有私榮則賤列卑官富則輕賞治民羞辱㠯刑戰則戰民畏死事亂而戰故兵農怠而國弱（范本怠作息誤）農商官三者國之常官也農闢地商物官法民三官生蝨六曰歲曰食曰美曰好曰志曰行六者有樸必削（秦本必作則）農有餘食則薄燕於歲商有淫利有美好傷器官設而不用志行爲卒六蝨成俗兵必大敗法枉治亂任善言多治衆國亂言多兵弱法明治省任力言息治省國治言息兵彊故治大國小治小國大政作民之所惡民弱政作民之所樂民彊民弱國彊民彊國弱（舊本無民弱國彊四字從秦本增又國弱范本作國羸誤秦本作國羸亦非今依上下文改正）故民之所樂民彊民彊而彊之兵重弱民之所樂民彊民彊而弱之兵重彊故㠯彊重弱弱重彊王㠯彊政彊弱弱存㠯弱政弱彊彊去彊存則弱彊去則王故㠯彊政弱削㠯弱政彊王也明主之使其臣也用必加於功賞必盡其勞人主使其民信此如日月則無敵矣今離婁見秋豪之末不能明目易人烏獲舉千鈞之重不能㠯多力易人聖賢在體性也不能㠯相易也今當世之用事者皆欲爲上聖舉法之謂也背法而治此任重道遠而無馬牛（秦本馬牛字倒）濟大川而無舡楫也今夫人衆兵彊此帝王之大資也苟非明法㠯守之也與危亡爲鄰故明主察法境內之民無辟淫之心（秦本辟淫字倒）游處之士迫於戰陣萬民疾於耕戰有㠯知其然也楚國之民齊疾而均速若飄風宛鉅鐵鉇（范本鉇作鍦）利若蜂蠆脅蛟犀兕堅若金石江漢㠯爲池汝潁㠯爲限隱㠯鄧林緣㠯方城秦師至鄢郢舉若振槁唐蔑死於垂涉莊蹻發於內楚分爲五地非不大也民非不衆也甲兵財用非不多也戰不勝守不固此無法之所生也釋權衡而操輕重者（案此下有佚脫）

□□第二十一（篇亾）

外內第二十二

民之外事莫難扵戰故輕法不可㠯使之奚謂輕法其賞少而威薄淫道不塞之謂也奚謂淫道爲辯知者貴游宦者任文學私名顯之謂也三者不塞則民不戰而事失矣故其賞少則聽者無利也威薄則犯者無害也故開淫道㠯誘之而㠯輕法戰之是謂設鼠而餌㠯狸也亦不幾乎故欲戰其民者必㠯重法賞則必多威則必嚴淫道必塞爲辯知者不貴游宦者不任文學私名不顯賞多威嚴民見戰賞之多則忘死見不戰之辱則苦生賞使之忘死而威使之苦生而淫道又塞㠯此遇敵是㠯百石之弩射飄葉也何不陷之有哉民之內事莫苦扵農故輕治不可㠯使之奚謂輕治其農貧而商富故其食賤者錢重食賤則農貧錢重則商富末事不禁則技巧之人利而游食者衆之謂也（元本秦本無故其食賤者云云二十二字范本附注篇末云）故農之用力最苦而贏利少不如商賈技巧之人苟能令商賈技巧之人無繁則欲國之無富不可得也故曰欲農富其國者境內之（食）民必貴而不農之徵必多市利之租必重則民不得無田無田不得不易其食食貴則田者利田者利則事者衆食貴糴食不利而又加重徵則民不得無去其商賈技巧而事地利矣故民之力盡在扵地利矣故爲國者邊利盡歸扵兵市利盡歸扵農邊利歸扵兵者彊市利歸扵農者富故出戰而彊入休而富者王也

君臣第二十三

古者未有君臣上下之時民亂而不治是㠯聖人列貴賤制爵位（范本制下有節字秦本位作秩）立名號㠯別君臣上下之義地廣民衆萬物多故分五官而守之民衆而姦邪生故立法制爲度量㠯禁之是故有君臣之義五官之分法制之禁不可不慎也處君位而令不行則危五官分而無常則亂法制設而私善行則民不畏刑君尊則令行官修則有常事法制明則民畏刑法制不明而求民之行令也不可得也民不從令而求君之尊也雖堯舜之知不能㠯治明王之治天下也緣法而治按功而賞凡民之所疾戰不避死者㠯求爵祿也明君之治國也士有斬首捕虜之功必其爵足榮也祿足食也農不離廛者（秦本廛作里）足㠯養二親治軍事故軍士死節而農民不偷也今世君不然釋法而㠯知背功而㠯譽故軍士不戰而農民流徙臣聞道民之門在上所先故民可令農戰可令游宦可令學問在上所與上㠯功勞與則民戰上㠯詩書與則民學問民之扵利也若水扵下也四旁無擇也民徒可㠯得利而爲之者上與之也瞋目扼腕而語勇者得被衣裳而談說者得遲日曠久積勞私門者得尊向三者無功而皆可㠯得民去農戰而爲之或談議而索之或事便辟而請之或㠯勇爭之故農戰之民日寡而游食者愈衆則國亂而地削兵弱而主卑此其所㠯然者釋法制而任名譽也故明主慎法制言不中法者不聽也行不中法者不高也事不中法者不爲也言中法則辯之行中法則高之事中法則爲之故國治而地廣兵彊而主尊此治之至也人君者不可不察也

禁使第二十四

人主之所㠯禁使者賞罰也賞隨功罰隨罪故論功察罪不可不審也夫賞高罰下而上無必知其道也與無道同也凡知道者勢數也故先王不恃其彊而恃其勢不恃其信而恃其數今

夫飛蓬遇飄風而行千里乘風之勢也探淵者知千仞之深縣繩之數也故託其勢者雖遠必至守其數者雖深必得今夫幽夜山陵之大而離婁不見清朝日㬐則上別飛鳥下察秋豪故日之見也託日之勢也得勢之至不參官而潔陳數而物當今恃多官衆吏官立丞監夫置丞立監者且㠯禁人之爲利也而丞監亦欲爲利則何㠯相禁故恃丞監而治者僅存之治也通數者不然也別其勢難其道故曰其勢難匿者雖跖不爲非焉或先王貴勢或曰人主執虛後㠯應則物應稽驗稽驗則姦得臣㠯爲不然夫吏專制決事於千里之外十二月而計書㠯定事㠯一歲別計而主㠯一聽見所疑焉不可蔽員不足（案此句有闕誤）夫物至則目不得不見言薄則耳不得不聞故物至則變言至則論故治國之制民不得避罪如目不能㠯所見遁心今亂國不然恃多官衆吏吏雖衆同體一也夫同體一者相不可且夫利異而害不同者先王所㠯爲保也故至治夫妻交友不能相爲棄惡蓋非而不害於親民人不能相爲隱上與吏也事合而利異者也今夫騶虞㠯相監不可事合而利異者也□□□□□□□□□□□□□若使馬馬能焉則騶虞無所逃其惡矣利異也利合而惡同者父不能㠯問子君不能㠯問臣吏之與吏利合而惡同也夫事合而利異者先王之所㠯爲端也民之蔽主而不害於蓋賢者不能益不肖者不能損故遺賢去（秦本去知作棄）治之數也

慎法第二十五

凡世莫不㠯其所㠯亂者治故小治而小亂大治而大亂人主莫能世治其民世無不亂之國奚謂㠯其所㠯亂者治夫舉賢能世之所治也而治之所㠯亂世之所謂賢者言正也所㠯爲善正也黨也聽其言也則㠯爲能問其黨㠯爲然故貴之不待其有功誅之不待其有罪也此其勢正使汚吏有資而成其姦險小人有資而施其巧詐初假吏民姦詐之本而求端愨其末禹不能㠯使十人之衆庸主安能㠯御一國之民彼而黨與人者不待我而有成事者也上舉一與民民倍主位而嚮私交民倍主位而嚮私交則君弱而臣彊君人者不察也非侵於諸侯必劫於百姓（范本劫作却）彼言說之勢愚智同學之士學於言說之人則民釋實事而誦虛詞民釋實事而誦虛詞則力少而非多君人者不察也㠯戰必損其將㠯守必賣其城故有明主忠臣産於今世而散領其國者（案散字誤秦本作能亦非）不可㠯須臾忘於法破勝黨任節去言談任法而治矣使吏非法無㠯守則雖巧不得爲姦使民非戰無㠯効其能則雖險不得爲詐夫㠯法相治㠯數相舉者不能相益訾言者不能相優民見相譽無益相管附惡見訾言無損習相憎不相害也夫愛人者不阿憎人者不害愛惡各㠯其正治之至也臣故曰法任而國治矣千乘能㠯守者自存也萬乘能㠯戰者自完也雖桀爲主不肯詘半辭㠯下其敵外不能戰內不能守雖堯爲主不能㠯不臣諧所謂不若之國自此觀之國之所㠯重主之所㠯尊者力也於此二者力本而世主莫能致力者何也使民之所苦者無耕危者無戰二者孝子難㠯爲其親忠臣難㠯爲其君今欲敺其衆民與之孝子忠臣之所難臣㠯爲非劫㠯刑而敺㠯賞莫可而今夫世俗治者莫不釋法度而任辯慧後功力而進仁義民故不務耕戰彼民不歸其力於耕即食屈於內不歸其節於戰則兵弱於外

入而食屈扵內出而兵弱扵外雖有地萬里帶甲百萬與獨立平原一貫也（元本范本無貫字）且先王能令其民蹈白刃被矢石其民之欲爲之非如學之所㠯避害故吾教令民之欲利者非耕不得避害者非戰不免境內之民莫不先務耕戰而後得其所樂故地少粟多民少兵彊能行二者扵境內則霸王之道畢矣

定分第二十六

公問扵公孫鞅曰法令㠯當時立之者明旦欲使天下之吏民皆明知而用之如一而無私奈何公孫鞅曰爲法令置官吏樸足㠯知法令之謂者㠯爲天下正則奏天子天子則各主法令之皆降受命發官各主法令之民敢忘行主法令之所謂之名各㠯其所忘之法令名罪之主法令之吏有遷徙物故輒使學讀法令所謂爲之程式使日數而知法令之所謂不中程爲法令㠯罪之有敢剟定法令損益一字㠯上罪死不赦諸官吏及民有問法令之所謂也扵主法令之吏皆各㠯其故所欲問之法令明告之各爲尺六寸之符明書年月日時所問法令之名㠯告吏民主法令之吏不告及之罪而法令之所謂也皆㠯吏民之所問法令之罪各罪主法令之吏卽㠯左券予吏之問法令者主法令之吏謹藏其右券木柙㠯室藏之封㠯法令之長印卽後有物故㠯券書從事法令皆副置一副天子之殿中爲法令爲禁室有鋌鑰爲禁而㠯封之內藏法令一副禁室中封㠯禁印有擅發禁室印及入禁室視禁法令及禁剟一字㠯上罪皆死不赦一歲受法令㠯禁令（諸本㠯禁令三字並作闕文此據秦本增）天子置三法官殿中置一法官御史置一法官及吏丞相置一法官諸侯郡縣皆各爲置一法官及吏皆此秦一法官郡縣諸侯一受

寶來之法令學問并所謂吏民知法令者皆問法官故天下之吏民無不知法者吏明知民知法令也故吏不敢㠯非法遇民民不敢犯法㠯干法官也遇民不修法則問法官法官卽㠯法之罪告之民卽㠯法官之言正告之吏吏知其如此故吏不敢㠯非法遇民民又不敢犯法如此天下之吏民雖有賢良辯慧不能開一言㠯枉法雖有千金不能㠯用一銖故知詐賢能者皆作而爲善皆務自治奉公民愚則易治也此所生扵法明白易知而必行法令者民之命也爲治之本也所㠯備民也爲治而去法令猶欲無饑而去食也欲無寒而去衣也欲東西行也其不幾亦明矣一兔走百人逐之非㠯兔也夫賣者滿市而盜不敢取由名分已定也故名分未定堯舜禹湯且皆如騖焉而逐之名分已定貧盜不取令法令不明其名不定天下之人得議之其議人異而無定人主爲法扵上下民議之扵下是法令不定㠯下爲上也此所謂名分之不定也夫名分不定堯舜猶將皆折而姦之而況衆人乎此令姦惡大起人主奪威勢亡國滅社稷之道也今先聖人爲書而傳之後世必師受之乃知所謂之名不師受之而人㠯其心意議之至死不能知其名與其意故聖人必爲法令置官也置吏也爲天下師所㠯定名分也名分定則大詐貞信民皆愿慤而各自治也故夫名分定勢治之道也名分不定勢亂之道也故勢治者不可亂世亂者不可治夫世亂而治之愈亂勢治而治之則治故聖王治治不治亂夫微妙意志之言上知之所難也夫不待法令繩墨而無不正者千萬之一也故聖人㠯千萬治天下故夫知者而後能知之不可㠯爲法民不盡知賢者而後知之不可㠯爲法民不盡賢

故聖人爲法必使之明白易知名正愚知徧能知之爲置法官置主法之吏㠯爲天下師令萬民無陷於險危故聖人立天下而無刑死者非不刑殺也行法令明白易知爲置法官吏爲之師㠯道之知萬民皆知所避就避禍就福而皆㠯自治也故明主因治而終治之故天下大治也

商君書卷第五終

据清道光二十四年钱氏守
山阁丛书本影印原书版框
高二〇〇毫米宽二八八毫米

〔周〕慎到撰
〔清〕钱熙祚辑校

慎子

慎子

附逸文

五千分半見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

慎子一卷周慎到撰到趙人中興書目作瀏陽人陳振孫書錄解題曰慎到趙人見於史記瀏陽在今潭州吳時始置縣與趙南北了不相涉則稱瀏陽者非矣明人刻本又云到一名廣案陸德明莊子釋文田駢下注曰慎子云名廣然則駢一名廣非到一名廣尤舛誤也慎子之學觀莊周天下篇所稱近乎釋氏然漢志列之於法家今考其書大旨欲因物理之當然各定一法而守之不求於法之外亦不寬於法之中則上下相安可以清淨而治然法所不行勢必刑以齊之道德之爲刑名此其轉關所以申韓多稱之也（語見漢書藝文志）其書漢志作四十二篇唐志作十卷崇文總目作三十七篇書錄解題則稱麻沙刻本凡五篇已非全書此本雖亦分五篇而文多刪削又非陳振孫之所見蓋明人捃拾殘剩重爲編次如云孝子不生慈父之家忠臣不生聖君之下二句前後兩見知爲雜錄而成失除重複矣

慎子　守山閣叢書　子部

周慎到撰　金山錢熙祚錫之校

威德

天有明不憂人之暗也（原刻脫也字依治要補下句同）地有財不憂人之貧也聖人有德不憂人之危也（原刻危作厄依治要改）天雖不憂人之暗（原刻脫之字依治要補）闢戶牖必取己明焉則天無事也地雖不憂人之貧（原刻脫之字依治要補）伐木刈草必取己富焉則地無事也聖人雖不憂人之危（原刻危作厄依治要改）百姓準上而比於下其必取己安焉則聖人無事也故聖人處上能無害人不能使人無己害也則百姓除其害矣聖人之有天下也受之也（原刻受作愛依治要改）非取之也（原刻取上有敢字依治要刪）百姓之於聖人也養之也非使聖人養己也則聖人無事矣（原刻脫矣字依治要補）毛嬙西施（文選神女賦注西子講德論注引此文西並作先按二字古通）天下之至姣也衣之以皮倛（御覽三百八十一引作禓又類聚十八倛上多禓字）則見者皆走易之以元緆則行者皆止由是觀之則元緆色之助也姣者辭之則色厭矣走背跋踚窮谷野走十里藥也走背辭藥則足廢故騰蛇遊霧飛龍乘雲雲罷霧霽（御覽九百三十三又九百四十七引作散後漢書隗囂傳注引作除）與蚯蚓同則失其所乘也故賢而屈於不肖者權輕也不肖而服於賢者位尊也堯爲匹夫不能使其鄰家（御覽六百三十八引此句作不能使家化）至南面而王則令行禁止由此觀之賢不足以服不肖而勢位足以屈賢矣故無名而斷者權重也弩弱而矰高者乘於風也（二句又見書鈔百二十五御覽三百四十八）身不肖而令行者得助於

衆也（自騰蛇遊霧至此又見韓非子難勢篇文多異古人引書每不屑屑字句既於大義無關可置不論）故舉重越高者不慢於藥愛赤子者不慢於保絕險歷遠者不慢於御（二句又見意林兩於字並作其）此得助則成釋助則廢矣夫三王五伯之德參於天地通於鬼神周於生物者其得助博也（按自毛嬙西施至此凡二百四十五字原刻並脫依治要補）古者工不兼事士不兼官工不兼事則事省事省則易勝（原刻脫此句事字依治要補）士不兼官則職寡職寡則易守（原刻脫此句職字依治要補）故士位可世工事可常百工之子不學而能者非生巧也（御覽七百五十二引此文生下多而字）言有常事也今也國無常道官無常法是以國家日繆教雖成官不足官不足則道理匱道理匱則慕賢智慕賢智則國家之政要在一人之心矣（自道理匱則慕賢智至此句心字凡二十一字原刻並脫依治要補）古者立天子而貴之者（原刻脫之字依治要補與御覽七十六引此文合）非以利一人也曰天下無一貴則理無由通通理以爲天下也故立天子以爲天下非立天下以爲天子也立國君以爲國非立國以爲君也立官長以爲官非立官以爲長也（原刻長上有官字依治要刪與御覽六百六十六引此文合）法雖不善猶愈於無法所以一人心也（治要以此句爲注文）夫投鉤以分財投策以分馬非鉤策爲均也（御覽四百二十九引此文非下有已字古已與以通）使得美者不知所以德使得惡者不知所以怨此所以塞願望也（治要願作怨與御覽六百三十八引此文合）故蓍龜所以立公識也權衡所以立公正也書契所以立公信也度量所以立公審也法制禮籍所以立公義也凡立公所以棄私也（自故蓍龜至此凡五十一字原刻並脫依類聚二十二御覽四百二十九引此文補）明君動事分功必由慧

（○原刻脫必字依治要補下二句同又治要慧作惠）定賞分財必由法行德制中必由禮故欲不得干時愛不得犯法貴不得踰親（○治要作規）祿不得踰位士不得兼官工不得兼事以能受事以事受利若是者上無羨賞下無羨財

因循

天道因則大化則細因也者因人之情也人莫不自爲也化而使之爲我則莫可得而用矣（○矣字依治要補）是故先王見不受祿者不臣（○原脫見字據長短經是非篇補）祿不厚者不與入難（○難字依治要補）人不得其所以自爲也則上不取用焉故用人之自爲不用人之爲我則莫不可得而用矣此之謂因（○之謂二字原倒依治要乙轉）

民雜

民雜處而各有所能所能者不同（○原刻所能二字不重依治要補）此民之情也大君者太上也兼畜下者也下之所能不同而皆上之用也是以大君因民之能爲資盡包而畜之無能去取焉（○原刻去取二字倒依治要乙轉）是故不設一方以求於人故所求者無不足也（○原刻必執於方以求於人故所求者無一足也依治要改）大君不擇其下故足不擇其下則易爲下矣（○原刻易字在矣上依治要改）易爲下則莫不容莫不容故多下（○原刻脫此句莫不二字依治要補）多下之謂太上君臣之道臣事事（○原刻作有事依治要改治要又有注云言事其所事）而君無事（○原刻此下有也字依治要刪）君逸樂而臣任勞臣盡智力以善其事而君無與焉仰成而已故事無不治（○原刻脫治字依治要補）治之正道然也人君自任而務爲善以先下（○原刻務作矯依治要改）則是代下負任蒙勞也臣反逸矣故曰君人者好爲善以先下則下不敢與君爭爲善以先君矣（○原刻脫爲字依治要補）皆私其所知以自覆掩（○原刻私作稱又脫其字並依治要補正）有過則臣反責君逆亂之道也君之智未必最賢於衆也以未最賢而欲以善盡被下（○原刻欲下脫以字依治要補）則不贍矣（○原刻則下有下字依治要刪）若使君之智最賢（○原刻脫使字依治要補）以一君而盡贍下則勞勞則有倦倦則衰衰則復反於不贍之道也（○原刻於下有人字依治要刪此十字作一句讀）是以人君自任而躬事則臣不事事是君臣易位也謂之倒逆倒逆則亂矣人君苟任臣而勿自躬則臣皆事事矣是君臣之順治亂之分不可不察也

知忠（此篇原刻全脫依治要補）

亂世之中亡國之臣非獨無忠臣也治國之中顯君之臣非獨能盡忠也治國之人忠不偏於其君亂世之人道不偏於其臣然而治亂之世同世有忠道之人臣之欲忠者不絕世而君未得寧其上無遇比干子胥之忠而毀瘁主君於闇墨之中遂染溺滅名而死由是觀之忠未足以救亂世而適足以重非何以識其然也曰父有良子而舜放瞽叟桀有忠臣而過盈天下然則孝子不生慈父之家（○原作義依意林引此文改）而忠臣不生聖君之下故明主之使其臣也忠不得過職而職不得過官是以過修於身而下不敢以善驕矜守職之吏人務其治而莫敢淫偷其事官正以敬其業和順以事其上（○吏原作史又於和下復衍吏人至正以凡十五字今依文義刪正）如此則至治已亡國之君非一人之罪也治國之君非一人之力也將治亂在乎賢使任職

而不在於忠也故智盈天下澤及其君忠盈天下害及其國故桀之所以亡堯不能以爲存然而堯有不勝之善而桀有運非之名則得人與失人也故廊廟之材蓋非一木之枝也粹白之裘（○粹原作狐依意林引此文改）蓋非一狐之皮也（○意林皮作腋按御覽七百六十六又九百九並作皮與治要合）治亂安危存亡榮辱之施非一人之力也（○按此六句又見文選盧子諒答魏子悌詩注四子講德論注）

德立

立天子者不使諸侯疑焉（○原刻脫者字焉字依治要補下三句並同）立諸侯者不使大夫疑焉立正妻者不使嬖妾疑焉（○原刻嬖妾作立孽妻依治要改）立嫡子者不使庶孽疑焉疑則動（○原刻此下有兩動二字依治要刪）兩則爭雜則相傷害在有與不在獨也故臣有兩位者國必亂臣兩位而國不亂者君在也恃君而不亂矣失君必亂（○原刻必作則又脫而字並依治要補正）子有兩位者家必亂子兩位而家不亂者父在也恃父而不亂矣失父必亂（○原刻必作則又脫而字並依治要補正又治要二父字並作親）臣疑其君無不危之國（○原刻脫其字之字又君下有而字並依治要刪補下二句倣此）孽疑其宗無不危之家

君人

君人者舍法而以身治則誅賞予奪從君心出矣（○原刻脫矣字依治要補）然則受賞者雖當望多無窮受罰者雖當望輕無已君舍法而以心裁輕重（○原刻脫而字依治要補）則同功殊賞同罪殊罰矣怨之所由生也是以分馬者之用策分田者之用鉤（○原刻脫兩者字依治要補）非以鉤策爲過於人智也（○原刻鉤策二字倒又脫也字並依治要補正長短經適變篇引作非以鉤策爲過人之智也）所以去私塞怨也故曰大君任法而弗躬則事斷於法矣（○原刻脫矣字依治要補）法之所加各以其分蒙其賞罰而無望於君也（○原刻脫兩其字及也字並依治要補）是以怨不生而上下和矣（○長短經適變篇引作則怨不生而上下和也）

君臣（此篇原刻全脫依治要補）

爲人君者不多聽據法倚數以觀得失無法之言不聽於耳無法之勞不圖於功（○二句又見文選長楊賦注）無勞之親不任於官官不私親法不遺愛上下無事唯法所在

慎子逸文

行海者坐而至越有舟也○（六帖十一舟下有故字）行陸者立而至秦有車也○（句亦見六帖十一）秦越遠途也安坐而至者械也○（御覽七百六十八）

厝鈞石使禹察錙銖之重則不識也懸於權衡則氂髮之不可差則不待禹之智中人之知莫不足以識之矣○（御覽八百三十又）（意林節引）

諺云不聽不明不能爲王不瞽不聾不能爲公海與山爭水海必得之○（意林御覽四百九十六）

禮從俗政從上使從君國有貴賤之禮無賢不肖之禮有長幼之禮無勇怯之禮有親疏之禮無愛憎之禮也○（類聚三十八御覽）（五百二十三）

法之功莫大使私不行君之功莫大使民不爭今立法而行私是私與法爭其亂甚於無法立君而尊賢是賢與君爭其亂甚於無君故有道之國法立則私議○（書鈔四十三引作私善）不行君立則賢者不尊民一於君事斷於法是國之大道也○（類聚五十四）（御覽六百三十八）

河之下龍門○（寰宇記四十六河下有水字）其流駛如竹箭駟馬追弗能及○（六帖六作追之不及寰宇記亦有之字　御覽四十）

有權衡者不可欺以輕重有尺寸者不可差以長短有法度者不可巧以詐僞○（意林御覽四百二十九）

有虞之誅以幪巾當墨○（書鈔四十四引作畫蹤當黥）以草纓當劓以菲履當刖以艾鞸當宮布衣無領當大辟此有虞之誅也斬人肢體鑿其肌膚謂之刑畫衣冠異章服謂之戮上世用戮而民不犯也當世用刑而民不從○（御覽六百四十五）

昔者天子手能衣而宰夫設服足能行而相者導進口能言而行人稱辭故無失言失禮也○（御覽七十六）

離朱之明察秋毫之末於百步之外下於水尺而不能見淺深非目不明也其勢難覩也○（文選演連珠注揚荊州誄注類聚十七御覽三百六十六）

堯讓許由舜讓善卷皆辭爲天子而退爲匹夫○（類聚二十一御覽四百）（二十四）

折券契屬符節賢不肖用之○（御覽四百三十　抄本書鈔百四云折券契節賢不肖日之）（物以此得而不記千信也按文有脫誤不可讀）

魯莊公鑄大鐘曹劌入見曰今國褊小而鐘大君何不圖之○（初學記十六御覽五百七十五）

公輸子巧用材也不能以檀爲瑟○（御覽五百七十六）

孔子曰丘少而好學晚而聞道以此博矣○（御覽六百七）

孔子云有虞氏不賞不罰夏后氏賞而不罰殷人罰而不賞周人賞且罰罰禁也賞使也○（御覽六百三十三）

燕鼎之重乎千鈞乘於吳舟則可以濟所託者浮道也○（御覽七）（百六十八）

君臣之間猶權衡也權左輕則右重右重則左輕輕重迭相橛天地之理也（御覽八百三十）

飲過度者生水食過度者生貪○（御覽八百四十九）

故治國無其法則亂守法而不變則衰有法而行私謂之不

法以力役法者百姓也以死守法者有司也以道變法者君長也○（類聚五十四）

一兔走街百人追之貪人具存人莫之非者以兔爲未定分也積兔滿市過而不顧非不欲兔也分定之後雖鄙不爭○（後漢書袁紹傳注又意林及御覽九百七並節引　按呂氏春秋愼勢篇引愼子云今一兔走百人逐之非一兔足爲百人分也由未定由未定堯且屈力而況衆人乎積兔滿市行者不顧非不欲兔也分已定矣分已定人雖鄙不爭故治天下及國在乎定分而已矣）

匠人知爲門能以門所以不知門也故必杜然後能門○（淮南道應訓）

勁而害能則亂也云能而害無能則亂也○（荀子非十二子篇注）

弃道術舍度量以求一人之識識天下誰子之識能足焉○（荀子王霸篇注）

多賢不可以多君無賢不可以無君○（荀子解蔽篇注）

匠人成棺不憎人死利之所在忘其醜也○（意林又御覽五百五十一引作匠人成棺而無憎於人利在人死也）

獸伏就穢○（文選西都賦注）

夫德精微而不見聰明而不發是故外物不累其內○（文選沈休文遊沈道士館詩注養生論注）

夫道所以使賢無奈不肖何也所以使智無奈愚何也若此則謂之道勝矣○（文選張景陽雜詩注）

道勝則名不彰○（文選張景陽雜詩注）

趣事之有司賤也○（文選謝元暉始出尚書省詩注）

臣下閉口左右結舌○（文選謝平原內史表注）

久處無過之地則世俗聽矣○（文選吳季重答魏太子牋注）

昔周室之衰也厲王擾亂天下諸侯力政人欲獨行以相兼○（文選東方朔答客難注）

衆之勝寡必也○（文選夏侯常侍誄注）

詩往志也書往誥也春秋往事也○（意林又經義考引此文下云至於易則吾心陰陽消息之理備焉未見所出當考）

兩貴不相事兩賤不相使○（意林）

家富則疏族聚家貧則兄弟離非不相愛利不足相容也○（意林）

藏甲之國必有兵遁市人可驅而戰安國之兵不由忿起○（意林）

蒼頡在庖犧之前○（尙書序疏）

爲毳者患塗之泥也○（書益稷疏）

晝無事者夜不夢○（雲笈七籤二十二）

田駢名廣○（莊子天下篇釋文）

桀紂之有天下也四海之內皆亂關龍逢王子比干不與焉而謂之皆亂其亂者衆也堯舜之有天下也四海之內皆治而丹朱商均不與焉而謂之皆治其治者衆也○（長短經勢運篇注）

君明臣直國之福也父慈子孝夫信妻貞家之福也故比干忠而不能存殷申生孝而不能安晉是皆有忠臣孝子而國家滅亂者何也無明君賢父以聽之○（按戰國策有此文）故孝子不生

慈父之家忠臣不生聖君之下○（二句又見意林據治要在知忠篇其上文與此大異當考此下逸文並依原刻附入原刻云載文獻通考今檢通考並無其文存之以質知者）

王者有易政而無易國有易君而無易民湯武非得伯夷之民以治桀紂非得蹠蹻之民以亂也民之治亂在於上國之安危在於政

夏箴曰小人無兼年之食遇天饑妻子非其有也大夫無兼年之食遇天饑臣妾輿馬非其有也戒之哉○（按逸周書有此文）

與天下於人大事也煦煦者以爲惠而堯舜無德色取天下於人大嫌也潔潔者以爲污而湯武無愧容惟其義也

日月爲天下眼目人不知德山川爲天下衣食人不能感○（御覽三以此四句爲任子文感作謝）

有勇不以怒反與怯均也○（二句又見御覽四百三十七及四百九十九）

小人食於力君子食於道○（二句又見意林及御覽八百四十九）先王之訓也

故常欲耕而食天下之人矣然一身之耕分諸天下不能人得一升粟其不能飽可知也欲織而衣天下之人矣然一身之織分諸天下不能人得尺布其不能煖可知也故以爲不若誦先王之道而求其說通聖人之言而究其旨上說王公大人次匹夫徒步之士王公大人用吾言國必治匹夫徒步之士用吾言行必修雖不耕而食饑不織而衣寒功賢於耕而食之織而衣之者也○（按墨子有此文）

法非從天下非從地出發於人間合乎人心而已治水者茨防決塞九州四海○（按繹史引此四字作雖在夷狄）相似如一學之於水不學之於禹也○（自治水者以下又見列子湯問篇注九州四海作雖在荒貊與繹史合）

古之全大體者望天地觀江海因山谷日月所照四時所行雲布風動不以智累心不以私累己寄治亂於法術託是非於賞罰屬輕重於權衡不逆天理不傷情性不吹毛而求小疵不洗垢而察難知不引繩之外不推繩之內不急法之外不緩法之內守成理因自然禍福生乎道法而不出乎愛惡榮辱之責在乎已而不在乎人故至安之世法如朝露純樸不散心無結怨口無煩言故車馬不弊於遠路旌旗不亂於大澤萬民不失命於寇戎豪傑不著名於圖書不錄功於盤盂記年之牒空虛故曰利莫長於簡福莫久於安○（按韓非子有此文）

鷹善擊也然日擊之則疲而無全翼矣驥善馳也然日馳之則蹶而無全蹄矣

能辭萬鍾之祿於朝陛不能不拾一金於無人之地能謹百節之禮於廟宇不能不弛一容於獨居之餘蓋人情每狎於所私故也

不肖者不自謂不肖也而不肖見於行雖自謂賢人猶謂之不肖也愚者不自謂愚也而愚見於言雖自謂智人猶謂之愚○（按鬻子有此文）

法者所以齊天下之動至公大定之制也故智者不得越法而肆謀辯者不得越法而肆議士不得背法而有名臣不得背法而有功我喜可抑我忿可窒我法不可離也骨肉可刑親戚可滅至法不可闕也

ZW　21101000772361
2121.5
156 (871)

善爲國者移謀身之心而謀國移富國之術而富民移保子孫之志而保治移求爵祿之意而求義則不勞而化理成矣

始吾未生之時焉知生之爲樂也今吾未死又焉知死之爲不樂也故生不足以使之利何足以動之死不足以禁之害何足以恐之明於死生之分達於利害之變是以目觀玉輅琬象之狀耳聽白雪清角之聲不能以亂其神登千仞之谿臨蝯眩之岸不足以淆其知夫如是身可以殺生可以無仁可以成

鳥飛於空魚游於淵非術也故爲鳥爲魚者亦不自知其能飛能游苟知之立心以爲之則必墮必溺猶人之足馳手捉耳聽目視當其馳捉聽視之際應機自至又不待思而施之也苟須思之而後可施之則疲矣是以任自然者久得其常者濟

周成王問鬻子曰寡人聞聖人在上位使民富且壽若夫富則可爲也若夫壽則在天乎鬻子對曰夫聖王在上位天下無軍兵之事故諸侯不私相攻而民不私相鬬也則民得盡一生矣聖王在上則君積於德化而民積於用力故婦人爲其所衣丈夫爲其所食則民無凍餓民得二生矣聖人在上則君積於仁吏積於愛民積於順則刑罰廢而無夭遏之誅民則得三生矣聖王在上則使人有時而用之有節則民無癘疾民得四生矣○（按賈誼新書有此文）

慎子逸文終

慎子跋

史記稱慎到著十二論徐廣註云今慎子劉向所定有四十一篇按漢志本四十二篇徐註一字誤也通志藝文略慎子舊有十卷四十二篇今亡九卷三十七篇是宋本已與今同羣書治要有慎子七篇今所存五篇具在用以相校知今本又經後人刪節非其原書今以治要爲主更據唐宋類書所引隨文補正其無篇名者別附於後雖不能復還舊觀而古人所引搜羅略備矣舊本後有逸文不知何人所輯內有數條云出文獻通考今檢之不可得且鄭漁仲所見已止五篇安得通考中尚有逸文尋其文句蓋雜取鬻子墨子韓非子戰國策諸書以流傳既久姑過而存之已亥七月錫之錢熙祚識